



序

姜杰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涟水,作为汉置古县,历史悠久、文脉厚重,在213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涟水人民创造了诸多不可估量、不可再生、不可复制的宝贵文化资源,涌现出一批光照千秋的杰出代表,既有陈登、鲍照、王义方等古代乡贤,也有吴强、陈登科、朱一苇等当代名家,成就了涟水“自古安东出才子”的美誉。

新的历史时期,县委县政府把文化建设作为高质量发展的先导工程,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充分发挥文化名人效应,创新打造的全民阅读品牌活动——“中国涟水·阿累读书节”,至今已经走过了五个年头,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和支持,在省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有力推动了“书香涟水”建设。阿累,涟水朱码人,原名朱宗仁、朱一苇,后改名朱凡,笔名阿累、凡容、乙苇、一苇、小枵等,长期从事党的宣传、文化、教育工作,先后任《文化月刊》《战斗报》《新民主报》《江淮日报》主编,在淮南津浦路西联合中学、涟水中学、华东野战军随营学校、中原大学、武汉大学、湖南人民革命大学、湖南师范学院等学校领导岗位任职,担任过湖南省文教厅长、湖南省文委副主任、湖南省委宣传部部长等职,曾三任湖南大学校长。是我国著名作家、文艺评论家、人民教育家。早年加入左联,其代表作《一面》讲述了他和鲁迅先生的一面之缘,该文解放后一直被列入大中小学教材中,在纪念鲁迅的名篇中,流传最广、读者最多、影响最大。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进一步放大文化名人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县政协文化文史委充分发挥自身广泛联系社会各阶层的优势,组织部分政协委员和本地文史专家,广收博采、精心组织、编辑而成《永远的一面》,该文史资料分为两个部分,即上册《阿累文集》、下册《阿累纪念文





《永远的一面》阿累文集

集》，共约63万字，《阿累文集》收集了阿累先生的50余篇作品，《阿累纪念文集》收集了70余篇纪念文章，其中有散落于民间的一些重要文稿。因阿累先生有从文、从政、从教、从军等多种经历，和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陈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巴金、丁玲、胡风等文化界人士有广泛接触。该文稿的刊出对研究地方党史、左联史、教育史和名人研究等具有重要意义。《永远的一面》还收录了《第二次握手》的作者张扬先生和上海著名文艺评论家江俊绪先生的序言，相信该文史资料的成功面世，一定会成为涟水又一张靓丽的文化名片。

名句千古颂，经典永流传。期待更多的人通过此书了解阿累、熟悉《一面》、感受《一面》的文化魅力，进一步增强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为推动涟水“文化大县”向“文化强县”迈进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作者系涟水县政协党组书记、主席人选)





序

非凡人格
——代《永远的一面》序

张 扬

我的青少年时代，生活周围经常充斥着浮躁、骄狂、假大空、豪言壮语、吹牛撒谎、歇斯底里乃至“你死我活”。但即使在那样的氛围和岁月里，有一句朴实无华的话却深深印入我的心田，几十年来一直感染、启发和鞭策我。说的是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辈子有益于革命，有益于人民……

“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有时我想，有这样的人吗？

后来我知道了，这样的人虽然极少，却是有的，之中一位，就是朱凡，《永远的一面》的主人公。

我认识朱凡的过程，写在传记文学《〈一面〉及其作者“阿累”》（副标题“记原湖南大学校长朱凡”。1994年第7期《传记文学》月刊）中了。我第一次见到朱凡是1981年，得知朱凡就是那篇感动过一代代中国人的短文《一面》的作者是在1982年。而在此前，我不知道这一点，我所见到过的任何文化史料中也从未提及这一点。

我是作家，自少年时即非常崇敬鲁迅。我立刻意识到这个史实的重要性。于是我想了解朱凡，了解他的身世，写出《一面》的传奇。恰好朱凡于1982年退休了（当时尚无“离休”的说法）常在家中；又恰好他的夫人蒋燕是湖南省文联副主席，我的领导，而蒋燕像朱凡一样，非常热心善良。这些都给我提供了条件。于是，上世纪80年代前期和中期，我与朱凡交往数年，直至他生命最后的时日。那段时间，我与他（有时还包括蒋燕）的会晤和采访多达几十次，还访问过很多相关人物，如朱凡





青年时代的革命战友钟潜九，曾任湖南大学教务长、时任湖南财经学院院长涂西畴，湖南大学校长成文山，湖南大学教师陈竹虚、石任球、彭肇藩和姚守拙，率先揭露湖南大学当时混乱内幕的人民日报记者吴兴华等等。

我更有一个“优势”，即在朱凡本人不知情的情况下阅看过他的可能是全部日记，其时间跨度长达几十年。他不像有的人那样，写日记是为了给别人看；他是按照日记的本来功能写日记的，纯粹出于生活习惯和实际需要，写给自己看。这就决定了日记内容的真实性。这种真实性当然能从日记中看出来。我凭着当时的年轻和博闻强记，记住了日记内容涉及的很多人物和史实，从一个特殊视角加深了对朱凡一生的了解。我当时没有抄录朱凡日记，在《〈一面〉及其作者“阿累”》中也没有引用朱凡日记。但我有一个感觉，即这个日记有公开面世的价值。30年后的今天，这终于成为事实。《永远的一面》中有“(朱凡)日记选编”。近期我两次通读了《永远的一面》稿本(电子版)。时至今日，我仍能看出日记原件中很多有意义、有价值的内容被忽略了，希望今后有修订和增补的机会，是否可以考虑出“全编”。

“朱凡就是《一面》的作者”这个史实鲜为人知。这首先因为朱凡本人不对别人谈及，连跟朱凡交往几十年的钟潜九在听我说起后都表示闻所未闻。今天从《永远的一面》可以看出，此事其实并非“秘闻”，只是知情者确实很少，长时期中一直只是偶尔被人说起，却没人写出来发表。我的《〈一面〉及其作者“阿累”》可能是第一次公开披露这个史实，介绍了朱凡身世和他当年写作该文的经过，引起了注意。记得该文问世不久，就有人全盘照抄用以发表，有的报刊还予以转载，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朱凡就是《一面》的作者”这个史实的价值。

《永远的一面》——这个书名极好。

“一面”，即见过一面，只见过一面——哪怕这次见面持续了几个小时，在人生长河里也只是短暂一瞬。何况这次见面只是两个陌生人之间的一次偶遇，何况这次见面充其量只持续了几分钟，何况两人之中的一人对另一人的姓名来历等等始终一无所知。这样的“一面”，描写如此“一面”的一篇短文，其影响力、生命力能达到“永远”吗？

事实已经证明：能。自鲁迅逝世以来《一面》不断被收进各种纪念和研究鲁迅的文集，新中国建国以来该文长期被列入中学语文课本，二十多年来一直有人在探





索、谈论和研究该文的作者“阿累”即朱凡，直至近年江苏涟水筹建朱凡纪念馆和今天《永远的一面》问世——凡此种种，都证实了这一点。

我对朱凡的采访和研究，我与他的友谊及交往持续达数年，直至他与世长辞。“采访和研究”一般并不以“工作”“谈话”“问答”“笔录”等方式进行，常是在山林校区散步聊天，谈笑风生，漫无边际。

有一次，朱凡回忆在老家涟水从事敌后斗争时说：“我们白天开会工作，晚上出去杀人……”我愕然：“杀人，杀什么人？”他说：“杀汉奸呀！”除了这一次，他总是那么慈祥，温和，面含微笑，话不高声。即使是这一次，他的声调和神态与平时也没有区别。我想，这正是一位在血与火中拼杀过来的战士与那些只做过文化工作的革命者的区别。朱凡的个性与人格，跟他的面容和表情一致，跟他的声调和神态一致。他不是瀑布，不是激流，不是奔腾的长江；他像一条由温泉汇集而成的小溪，涓涓流淌，流过他的一生，淌过所有他工作和战斗过的地方，一路散发热量，滋润两岸……

几十年前，长沙湘江上没有桥梁，行人车辆过河都要靠轮渡。从河西码头至湖南大学有一条绰号叫“二里半”的简易马路，当地民谣说“走了二里半，还有二里半”。夏季的烈日暴雨下或冬天的冰雪寒风中，佩戴“湖南大学”白底红字校徽的学子们趑行在“二里半”时，往往会有一辆小轿车忽然停在身旁，但见一位长者从车内微笑招手：“来，上车。”学生们一瞅：“啊，朱校长！”

中国曾长期以“左”为常态，旧社会过来的高校教师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般被尊为“先生”，这是当时一个客气礼貌而又冷漠疏远的“专称”。留苏生出身的党员青年教师成文山则“又红又专”，前途无量，感觉优越，一直被作为接班人培养。所以，当他听见朱凡在谈话中称一位党外教授为“同志”而不是“先生”时，大惑不解：“您怎么把民主人士称为‘同志’了？”校长莞尔一笑：“同社会主义之志嘛！”——这话成文山记了几十年，直到他本人当上校长，都特别注意团结所有“同社会主义之志”的知识分子。

“文革”中朱凡与姚守拙关在同一牛棚内，姚在“公判大会”上的宣判和押走发生得很突然。当时正值寒冬腊月，朱凡在众目睽睽中摘下自己的绒帽扣在姚守拙的光头上。姚走后留下一堆陈旧的衣物被褥。那里阴暗潮湿，白蚁丛生。朱凡多





年中一直细心保管着姚守拙那些破烂,每逢晴天经常搬出去翻晒,去校部反映,试图寻求解决办法。校部当然不管,朱凡只得更加勤快地翻晒,喷撒药粉。在很多人眼里,反革命分子就不是人,应该死在劳改场,永远回不来。但在朱凡心目中却相反。朱凡是对的。姚守拙后来平反回到湖大,科研成就突出,当上中科院院士和省政协副主席。我看着“文革”多年中朱凡日记涉及姚守拙的文字,总是怦然心动。这需要何等非凡的人格,何等深挚的人性和人文情怀啊!

“左联”作家叶紫是湖南益阳人,1939年早逝。他生前未必与朱凡相识。朱凡到湖南工作后得知叶紫一子一女尚未成年生活困窘。便牵头邀集几位老“左联”想办法,以叶紫《丰收》版税名义筹得八千元(据《永远的一面》载为七千元),作为叶紫子女的抚养费,使他们得以生活和求学。那时的七八千元是一笔巨款,约等于今天的近百万元。恐两个孩子无力支配这一大笔钱,朱凡又把钱交给有关部门管理,按月发放,一直持续下来。

不料“文革”中他在牛棚里忽接到叶紫女儿俞蒂丽从广州给“朱凡伯伯”的一封信,表面上还算客气,却毫不掩饰其怀疑,怀疑朱凡对那七八千元钱有所贪占。历来慈祥温和,连挨批斗时被人恶意谩骂诬陷都显得不慌不忙逆来顺受的朱凡,这次却沉不住气了,将全信抄录在日记中,然后把原信交给校部,要求调查。财务处一位女干部笑道:“谁会相信你贪污呀!”

湖南大学一位教师“文革”中当众呼喊“恶攻”口号。这在当时是弥天大罪,很快被判刑枪决,全家陷入黑暗深渊。1981年朱凡第三度出任校长,拨乱反正,推倒了“文革”期间湖大的所有冤假错案,以这位教师当时系精神病发作为由予以平反。压在这位教师亲属们头顶的巨石陡然消失。他女儿泣不成声,不停地往外打电话,每个电话都是这样开头的:“我的爸爸平反啦!”

……

是的,这些都是小事,却都是好事。朱凡做过不少大事或比较大的事,但他的一生却主要是由无数这样的小事好事交织而成的。每个人读了《永远的一面》,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会因朱凡而想起那句名言:“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辈子有益于革命,有益于人民。”他非凡的人格,他深挚的人性和人文情怀,他的所作所为,他所做过的一切,确实像一条由温泉汇集而成的





小溪，涓涓流淌，流过他的一生，淌过所有他工作和战斗过的地方，一路散发热量，滋润两岸……

换个角度，从“官本位”的眼光看来，朱凡的熟人、友人、同志和战友多是“副部级”“正部级”，有的还到了“副国级”。他们的名字很多都出现在《永远的一面》中。而朱凡才是“行政九级”，即一般所谓的“厅局级”。他长期担任校长的湖南大学，也确是“厅局级架子”，而且该校1949年后多年中不仅不是“重点大学”，还几度濒临危难，甚至索性被“抛弃”。建国初期朱凡当过湖南省委委员兼宣传部长。那时一共只有九名省委委员，相当于后来的省委常委，但当时实行“供给制”，无所谓待遇等级，那省委委员并不等于后来的“副省级”。往后实施薪金制，待遇等级分明了，他却一直待在“厅局级”职位上。中国曾长期崇奉权力拜物教，而朱凡后半生的权力从来没有越出湖大校园。他在湖南的官场中一直被边缘化。生命的最后岁月虽然说是享受“副省级待遇”了，但只是“待遇”而已，仍然不是“副省级干部”，而且这“待遇”所得无几，也没“享受”多久。

朱凡确实才华横溢，是公认的“才子”，有过大量文字作品和译作。涟水的同志尽最大努力，尽可能多地找到了朱凡的文化工作成果，并收集在《永远的一面》中。然而，他的大量文字作品和译作是用以支持革命和战争的，并没能使他“成名成家”“名利双收”。他不像夏征农那样有幸被委以主编大部头《辞海》的重任，也不像巴金那样在饱经沧桑后写出了《家》《春》《秋》；他不像周立波那样荣膺过斯大林文学奖金，也不像主张“一本书主义”的丁玲那样有一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他也未能如同样辛勤笔耕、几十年过从甚密的老友陈白尘、张天翼、蒋牧良那样成为小说名家……上面“征引”的都还是朱凡的熟人和朋友。说到底，他在文化领域的辛勤劳作和重大贡献，并没能使他戴上“著名作家”或“著名翻译家”的光环。中国作协和湖南省作协的会员名单中似乎从来没有他。1979年我当上湖南省文联委员后，从名单上看到朱凡也是这么一个“委员”。但他凭的不是在文学或艺术领域的成就或知名度，而是当年的“左联”成员身份。朱凡应该算是教育家，不过这头衔却出于他逝世后的“追认”，而在中国，“教育家”却是个很难准确定义的称号，他得到这个称号还可能主要因为他的官员身份（“厅局级”的大学校长），加之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大学校长”曾经几乎是什么人都能当的……





《永远的一面》阿累文集

但是随着时间推移，朱凡在革命和战争年代的那些熟人、友人、同志和战友，那些“副部级”、“正部级”和“副国级”，很多人的名字渐渐淡出，乃至被人遗忘——这是正常的，不然历史就不能前进。他们当年参加革命，也不是为了让人们“永志不忘”，那么，就忘掉吧。

朱凡却相反，人们越来越多地记起他，说起他，怀念他，研究他，寻找历史长河中一切与他有关的东西。之所以如此，不是因为他的“官阶”和“知名度”，而是因为他写了那个感动过一代代中国人的世纪名篇《一面》。因为他非凡的人格，他深挚的人性和人文情怀；因为他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辈子有益于革命、有益于人民！

每个读到这本书的人，都会和我一样感谢江苏涟水的同志们，感谢他们在文化领域的杰出贡献，感谢他们建立了朱凡纪念室，举办了阿累读书节并积极编纂和出版《永远的一面》。

（作者系湖南省作家协会原名誉主席、《第二次握手》作者）





序

江俊绪

朱凡先生的文集在他故乡涟水县政协和他女儿朱棱的搜集整理编选下刊印了,这不啻是对朱凡先生的最好纪念,更是向他家乡涟水人民和他第二故乡湖南人民献上了一份爱国主义和道德品质教育的生动教材。

朱凡先生是一位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社会活动家、教育家、文学家、文艺批评家。同时在这么多领域展示才华,属于作家、学者型干部,或者说干部型作家、学者。造就这种“全能”型专家干部,需要具备相应的个人素质,还要具备相应的时代要求和实践条件。朱凡先生从小天资聪颖生性活跃倾向进步,青年时在涟水中学和日后成为我国著名剧作家的陈白尘先生结识,一起组织抗日救亡演出,后又辗转上海,从事左翼文化活动。共同的志趣爱好使他们结下终生友谊,自涟水到上海也成为朱凡先生革命生涯的起点。

三十年代上海是我国工人运动的发祥地和文化名人麇集地,在那激荡风云年月,朱凡先生先后参加了“反帝大同盟”(1931年)、“左翼剧联”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均1932年)。从此一面在党领导下组织工人运动并开展“文救”工作,一面从事文学创作和文艺评论。在组织工运和抗日文艺宣传中,他与粉碎“四人帮”后曾任国家粮食部长和上海市委书记的陈国栋同志长期搭档领导,由此开始了绵延半世纪之久的深挚情谊。在“亭子间写作”中,他与陈白尘、张天翼、邵荃麟、巴金、蒋牧良、欧阳山等一大批“三十年代左翼作家”关系密切,从事以鲁迅为精神导师的左翼文化活动。颇具历史揶揄意味的是,文革后“四人帮”重要成员张春桥由陈白尘介绍第一次到上海时,也在陈白尘和朱凡两人的狭小房间内加了张地铺住过很长一段日子。

这时期,朱凡先生兼具上海艺术大学毕业生和上海英商电车公司售票员的双重身份,在左翼文化圈中甚为活跃,常在报刊发表文学作品和文艺评论。他的创作





题材广泛,体裁多样,不仅写出了在内山书店与鲁迅先生相遇并获赠书的纪实作品《一面》,给我国一代代读者不竭的精神滋养;而且写出了国内题材与国外题材、革命题材与日常生活题材、成人题材与儿童题材并举的小说、报告文学、随笔杂感、儿童文学、翻译、文艺批评等多种样式作品。所写作品形象生动生活感强;文艺批评则立论中肯,着重于人物、情节的艺术分析,很有提示性和说服力。时政杂文多直抒胸臆,立场观点鲜明,针对现实问题,鼓舞读者投入战斗。

在文字风格上,我们不难看出朱凡作品具有朴素,真实,明快,简洁的鲜明特征。他推崇北欧文学的“素描”手法,认为这手法抓住人物的主要特征风貌,笔触简练。他不赞成写“大文章”,而主张把生活中的琐碎故事抽出几点,着力几笔,就把它们的发展脉络勾勒清楚。他欣赏胡适的治学方法:围绕中心,组织材料,说明问题。这些风格的形成,实际是与朱凡先生的政治志向分不开的,他认为政治家写文章与单纯的文化人写文章应该有所不同,政治家著文必须“具有原则立场和决无枝蔓”的特点。因为,政治家之为文化人,实际就成了文化战士,朴素、真实、明快、简洁是“文化战士”写作的必然要求,可见这风格是由他的政治实践和写作目的决定的。

写作之外朱凡先生还编书编刊物。1930年代,他与欧阳山合编了小说刊物《小说家》,与艾思奇合编了大众刊物《大家看》,为读书生活出版社主编了20多本《少年丛书》。1938年到武汉经周恩来介绍参加“安徽省动委会”后,又主编了《文化月刊》。1941年7月,朱凡先生更被刘少奇同志指名担任《江淮日报》主编,主持日常工作(刘兼任社长)。直到1948年朱凡先生受命创办我党在中原地区的第一所大学中原大学后,又创办了校刊《改造》,这也是我党有史以来创办的第一份教学学术刊物……。所有这些,构成了朱凡先生文化才能的另一侧面,成为集著、译、编、创于一身的文化多面手。

朱凡先生在工作中展现的广泛才华,是与他好学不倦的精神分不开的。他践行“学习—实践—学习”,坚信“力学必成”,一面从实践中学,一面从书本上学。拿读书来说,他一有空闲就手不释卷,读了大量古今中外的优秀小说,以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包括英文版《资本论》。即便在紧张激烈的战争环境下也不忘把书带在身边。多种角色的丰富实践开拓了他的认知和思维空间,再加上他通晓日文英





文的中外文阅读,更开阔了他的眼界。他从苏联文学接受了“新现实主义”概念,透进一股“文艺要关注当下生活”的清新空气。同样,“报告文学是一种新的革命的文学形式”也是他从外文读到、又结合实践思考的结果。于是他提出报告文学“必须透过革命的观点,以最高的革命利益为依归”,因此它必须是“具体的,真实的”,同时又是“生动的、新鲜的”,“不容许语焉不详,不容许撒谎捏造,不容许有八股气公文气”。这观点在当时文学界无疑是“为政治服务”之言。

需要指出,不同样式的文艺创作在业界分得很细很严,一般人很难逾越,朱凡先生却各路兼擅,写得得心应手游刃有余,这恰体现了时代要求、环境态势、丰富实践、主观努力在他身上的统一。

1937年朱凡先生和陈国栋一起带领战地服务团辗转安徽找到新四军,由陈毅安排去到国民党陈诚部队,从事抗日统一战线工作。期间每天天黑后由陈毅同志秘密派车接去,汇报国民党部队动态,天明前返回。有时工作谈完,会与陈毅同志把酒赋诗、抵足而眠。此后,他据组织安排辗转苏北、浙西、山东、中原,既搞新四军的文化宣传新闻出版,又去解放区专员公署负责地方行政,还回家乡涟水负责过剿匪,说得上“文武军政不挡”。如此才具,令人敬佩。在这时期工作中,朱凡又结识了李一氓、李干成、潘梓年、贺绿汀、翦伯赞、孙冶方、薛暮桥、王阑西等一批新四军系统专家学者,与他们结下了很深友谊。当时解放区和新四军部队高级文化人才资源匮乏,朱凡先生本就对党忠心耿耿,对党的事业满怀热忱,并且具有不畏艰险不屈不挠的意志品格,于是,他的文化素质在这艰苦复杂的对敌斗争环境中得到了充分有力的展现。

建国前夕朱凡先生奉命南下负责接管武汉大学,从此他完全把工作重点转向文化教育,最后在湖南落户,出任湖南文教厅长、省委宣传部长,并三次临危受命出任湖南大学校长。在长期“左”的路线下,作为领导干部的他不得不抑制自己在文学创作、文艺评论上的兴趣爱好,但他的人文气质人文情怀浸注于工作,依然使他在复杂情势下对文化教育有恰如其分的理解和把握。他在工作中坚持贯彻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原则,与省委书记周小舟、周惠等同志建立了亲密关系,使湖南的文教事业发展迅速。特别对岳麓书院的修葺保护和对湖南大学在时代洪流中的开创性发展,朱凡先生更是呕心沥血,充分利用自己的人脉和影响力,争取到了从中央





到全国各地的有力支持；其所铸功绩，为湖南人民永远铭记和怀念。

建国后全国开展“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一连串的改造、批判、运动，直至“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文化大革命”。路线愈来愈“左”，“阶级斗争为纲”的调门愈拔愈高，思想文化领域又往往是打头阵的“开路先锋”，像朱凡先生这样位居要职的领导干部，必然会受到“左”的影响，做出执行路线斫伤事业和群众积极性的事来。如解放初在湖南教育改革中对办学有成的爱国开明教育家邬干干的批判就是突出一例。但在更多场合，朱凡先生表现出的是重视知识，爱惜人才，把知识分子当作宝贝，保护他们免受排挤打击。如在湖大师资队伍建设中，他就坚决主张对“右派”等有“政治问题”但有业务专长的人大胆吸纳，放手使用。相反重建湖大时力主“私心太重的人不宜进入领导班子”。又如在“大跃进”火红年代，他就鼓吹独立思考，提出“何者为是，何者为非，任何运动来了都应该有自己的判断，不怕坐班房。”甚至在1960年代初直露提出“不要到处谈阶级斗争”，“政治与学术硬是要分开”。这是怎样的领导干部呀！在当时形势下一般干部很难做到，由此不难看出朱凡先生的耿直人格和独到见识。

粉碎四人帮后，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此时百废待举，拨乱反正和重新建设的任务极其繁重。湖南大学在文革中师资队伍遭受严重破坏，内部关系扭曲，群众反映强烈，弄得中央都派调查组进驻调查。在这情况下，中央和湖南省委一致认为必须请朱凡重新出山统揽全局。其实那时朱凡先生的身体已非常羸弱，家人都不主张他复出担负如此棘手的工作，但朱凡先生二话不说毅然服从了组织安排。把湖大建成一流大学是他心中一个美好的梦，高于他的生命。果然等把湖大收拾妥帖闪耀光彩，朱凡先生自己却与这个世界含笑告别了。

一个人的生命有涯，而他的建树和人格，却会长留后世，给人影响，任人评价。朱凡先生名留青史而无愧。

我与朱凡先生有幸见过一面。那是我与同事张治远在长沙参加一个理论研讨会，与驻会医生朱棱相识后由她陪同见的。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位更像儒雅学者的慈善长者，当得知我们是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编辑时，朱凡先生轻轻说了声“欢迎欢迎”。以后又约略问了当前的出版形势和我们的工作情况，然后对我们说，“你们年轻人思想活跃，可以多交流交流”。记得我们开始时有些拘束，很快就感到他亲





切随和,从而无拘无束起来。这次读《永远的一面》,一个朴实睿智坦率热情,讲话实在却不张扬,亲切儒雅的形象又一次浮现眼前。可惜限于初次见面和时间,当时我们没有多问问朱凡先生的革命经历,失去了一次向他当面学习的难得机会。

朱棱在搜集整理编选父亲文稿时,显然以“真实”为最高原则,保持了文章的原始面貌原始口吻;历史氛围、历史语境和话语方式都毛茸茸的。这就增加了历史的厚重感和认识价值。《永远的一面》编成后朱棱要我写一篇序,我则觉得应该请与她父亲一起工作、战斗过的老同志写,自己很不敢当。但朱棱动员说,“与我父亲并肩战斗过的叔叔伯伯们大多已经过世,即使健在的也没有精力写了。你毕竟还见过我父亲,又是文化人,由你来写已经是比较合适的选择。”话说得诚恳,也确是大实话;出于对朱凡先生的崇敬爱戴,于是我答应下来,表示愿作“备文”,若找到更合适的,我的不用也行。写出以上感想,只是作为一个文化晚辈向朱凡先生的由衷赞佩和敬礼!

(作者系上海文艺出版社资深编审、上海市政协文史委特邀编审、著名文艺评论家)





目 录

文坛留芳

一 面	3
关于《一面》	7
评“戏”月刊募款公演	8
在殖民地	12
读《誓言》和《草原上》	17
开火车	25
“中国人的耻辱”？	30
接 风	32
创作小评	38
马莱亚途中	39
坚决抗战	44
拥护《保卫芦沟桥》	46
沈从文的“贵生”	47
报告文学发凡	53
大别山的文化和干部	
——寄到后方去的一份报告	56
卓绝的顽固	63
听 箫	64
新现实主义轮廓勾勒	65
回忆与纪念	70



翻译作品

关于锡且特林·萨尔蒂珂夫	75
一个村子的火灾	79
高尔基给文学青年的信	86
艺术家	91
理想主义者的鲤鱼	92
鲁迅是一把宝剑	103

历史文存

不要让蒋介石高兴	
——在第四、五、八、九、十、十一、十二队和研究班毕业典礼及欢送南渡毕业同学大会上的讲话	109
武汉大学接管工作总结(节选)	110
论目前中等学校里的团结问题	118
谈知识分子思想改造	
——在省第一届第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上的发言	121
湖南省九月教育工作会议总结	123
省市初级组理论教员政治常识讲座动员报告	129
谈宣传和宣传的思想性	132
关于国际形势问题的报告提纲	135
关于农村宣传工作的报告提纲(草稿)	144
湖南大学的筹备情况	160
中国共产党湖南大学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幕词	167
《岳麓书院通讯》发刊词	169
爱国主义的教育问题	170





十 年

- 在湖南省会文艺界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
十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180
- 邬干于的教育思想与人民的教育不能相容186
- 关于目前中等学校的几个问题
- 对省市中学生的谈话201
- 中学教师思想改造总结
- 一九五三年三月二十六日代闭会辞208
- 要牢固的掌握科学知识229
- 大力克服小学教育工作中的混乱现象235
- 学习鲁迅精神 努力创作实践239
- 列宁论中农
- 纪念列宁八十五周年诞辰242
- 提高政治警惕性和辨别能力为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而斗争247
- 保卫人民的文艺,大量培养文艺批评家.....258
- 刚果人民的正义斗争一定取得最后胜利260

文字辑录

- 报告选编
- 来自千年学府的声音263
- 笔记选编275
- 日记选编315
- 书信选编396
- 诗、词、歌词选编402
- 跋413



文坛留芳





散文

一面

阿累

一九三二年，就是一·二八那年的秋天，我在上海英商汽车公司当卖票。

一天中午，我赶到虹口公园去接班，天空正飞着牛毛细雨，6路车早班的最后一趟还没回来——还有半个钟头的样子。心里想：到内山书店去吧，在那里躲一会儿雨，顺便歇歇也好。因为接连一个礼拜的夜班，每天都要在车上摇晃十一个钟头，已经使我困软得像一团棉花了。

店里空荡荡没有一个顾客，只有店后面长台子旁边有两个人用日本话在谈笑。他们说得很快，听不清说些什么。有时忽然一阵大笑，象孩子一样的天真。那笑声里，仿佛带着一点“非日本”的什么东西；我向里面望了一下——阴天，暗得很，只能模糊辨出坐在南首的是一个瘦瘦的，五十上下的中国人，穿一件牙黄的长衫，嘴里咬着一枝烟嘴，跟着那火光的一亮一亮，腾起一阵一阵烟雾。

我把帆布袋，夹剪，票板放在一个角落的地板上，开始翻南面一排社会科学杂书。翻了一会，觉得没有什么合适的，就踱到北面。

门外，细雨烟似地被秋风扭着卷着，不分方向地乱飞。店里冷得像地窖一样，冷气从裤管里向上钻。忽然，我看见架上横排着一列中文的《毁灭》。《毁灭》？我记得不知一本什么杂志上介绍过，说是一本好书。看一下那书脊，赫然印着“鲁迅译”三个字，我便象得到了保证似地，立刻从书架上抽下一本。

我先看那后记（我读鲁迅先生的书一向是这么古怪地读法），但是看完第一面就翻不开了：书没有切边。一个结实而矮的日本中年人——内山老板走了过来。

“Sensei，这本书多少钱？”对于同情中国的内山老板，我总是带着敬爱和感激，叫Sensei（老师）的，虽然并没有什么根据。

他殷勤地点头，嘴里“Ha，ha，”着，接过书翻了翻底页：





“一块四。”

一杯冒着热气的茶放在我左手的桌角上了。像我，穿着一身黄卡机布的工人制服，嵌着“Conductor X X X”蓝磁牌的制帽歪戴在后脑勺上，平素看惯了西装同胞的嘴脸，现在忽然受着这样的优遇，简直有点窘了起来。

我不好意思地笑一下，鞠了一个“半躬”，摸摸里衫上的袋——袋里只剩一块多钱，那是我和一个同住的失业工友那几天的饭费。我有些懊悔自己的莽撞了。我红了脸说：

“贵了。”

他没有注意到我的窘相，扬着眉毛，一半正经一半好象故意逗人笑似地用他那肥厚的手掌在书上拍一拍，又用粗短的手指“嗤啦嗤啦”捻那张灰绿色厚布纹纸的封面：

“哪里贵？你看这纸……”

很厚的洋纸，印得很清楚，相当厚的一大本书。摸在手里，有一种怪舒服的感觉。

“你买一本吧，这书是很好的。”

我真踌躇起来了：饭是不能不吃的，然而书也太好了，买一本放在床头，交班回来，带着那种软绵绵的疲倦躺着看这么几十页，该多好！我摩挲着那本书，舍不得丢开，也不说买，不买。

内山老板大概这时看出点什么苗头，就笑着回头对里面说了一句日本话，原先和内山说话的那个老人咬着烟嘴走了出来。

他的面孔是黄里带白，瘦得教人担心，好象大病新愈的人，但是精神很好，没有一点颓唐的样子。头发约莫一寸长，原是瓦片头，显然好久没剪了，却一根一根精神抖擞地直竖着。胡须很打眼，好象浓墨写的隶体“一”字。

“你要买这本书？”他看了我一眼。那种正直而好心肠的眼光，使我立刻感到身上受了父亲的抚摩，严肃和慈爱交综着的抚摩似的。

“是的。”我低低地说。

他从架上扳下一本书来，版式纸张和《毁灭》一模一样，只是厚一点点，封面上印着两个八分体的字：铁流。





他用竹枝似的手指递给我，小袖管紧包在腕子上：

“你买这本书吧——这本比那一本好。”

他是谁？对这样一个流氓样的工人（我知道我那时的那副样子很像流氓）下那样诚恳的劝告？我一进门的时候原就有点疑惑；现在更加疑惑了，虽然猜不出是谁，但自己断定：一定是一个不平常的人。

我一翻那定价：一元八角！

“先生，我买不起，我的钱不够……”我的话低得自己都听不见了，我不知道怎样才好。

我低了头——头脑里轰隆轰隆的。我不敢看他的脸。我只听见一个声音在问我：

“一块钱你有没有？一块钱！”

“有！”我抬起头，顿时恢复了勇气。

“我卖给你，两本，一块钱。”

什么？我很惊异地望着他：黄里带白的脸，瘦得教人担心。头上直竖着寸把长的头发。牙黄羽纱的长衫。隶体“一”字似的胡须。左手里捏着一枝黄色烟嘴，安烟的一头已经熏黑了——这时，我忽然记起哪本杂志上的一段访问记——

“哦！您，您就是？……”

我结结巴巴的，欢喜得快要跳起来了。一定是他！不会错，一定是他！那个名字在我的心里乱蹦，我向四周望了一望，可没有把它蹦出来。

他微笑，默地点了点头，好象我心里想就要说的，他已经统统知道了一样。

这一来不会错了，正是他！站在前进行列最前面的我们的同志，朋友，父亲和师傅！憎恶黑暗有如魔鬼，把一生的时光完全交给了我们，越老越顽强的战士！我又仔细地看他的脸——瘦！我们这位宝贵的战士的健康，差不多已完全给没有休息的艰苦工作毁坏了。他带着奖励似的微笑，对我说明：

“这书（指着《铁流》）本来可以不要钱的，但是是曹先生的书，现在只收你一块钱本钱；我那一本，是送你的。”

我费力地从里衫的袋里（公司为防止我们“揩油”，衣衫上一只袋都没有缝）掏出那块带着体温的银元，放到他的手里——他的手多瘦啊！我鼻子里陡然一阵酸，





象要哭出来。我恭敬地鞠了一躬，把书塞进帆布袋，背起便走出书店的门。

这到现在，已经隔了四年；在这四年里，我历尽了艰苦，受尽了非人的虐待，我咬紧了牙，哼都不哼一声。就是在我被人随意辱骂、踢打……的时候，我总是昂着头。我对自己说：

“鲁迅先生是同我们一起的！”

这样我就更加坚强起来。

现在，先生是死了！我们不愿放肆地悲痛，这还不是我们放肆悲痛的时候；我们也不愿计算我们的损失，这损失也是难于计算的；前面是一条路，先生没有走完就倒下了，我们只有踏着他的血的足印，继续前进。

在前进中，我不能自己，写下了上面的话。

（原载1936年11月5日《中流》半月刊第一卷第五期）





创作谈

关于《一面》

朱 凡

1936年,我正在上海从事写作和翻译。一天,张天翼告我,黎烈文主编的《中流》半月刊要出纪念鲁迅先生逝世的专号,向我约稿。

起先,我感到有些为难,虽然我从青年时代起就非常崇敬先生,爱读先生的文章,又和接近先生的人,如欧阳山、张天翼、胡风等人熟悉并往来密切,但遗憾的是,我和先生本人却无来往。我仅在四年前到内山书店购书时,曾和先生有过一次偶然的相遇。那时,我只是上海英商公共汽车的售票员。先生对于素不相识的一个普通工人的我,是那么慈爱、关怀和热心帮助,使我深深感动而又感激,它,永远铭刻在我的心头,永远激励着我前进。

后来,我就以《一面》为题,写了这篇纪念先生的文章。

1984年5月17日于长沙

(原载1984年第9期《教学通讯》文科版)





《永远的一面》阿累文集

戏剧评论

评“戏”月刊募款公演

朱一苇

在蜗步式的戏运空气中，一九三三年之岁末，又吐出了《戏》月刊主催的募款公演。此举之参加者为名舞台人袁牧之、魏鹤龄、胡萍、李丽莲、王荧等，演出的剧本凡三——《一个女人和一条狗》《街头人》《妒》。

演剧之目的既侧重于“募款”，则戏的内容以及演出技术之好坏，在一般批判家底心目中，多少认为可以借用若干理由而轻轻放过的。这种态度，在我个人却不敢赞同；因为出演于舞台上的既然是货真价实的“戏”，那就无论如何也逃不出戏剧应受的批判。戏剧诚然可以代替各种不同的事业去服务，但本身终究还是一种艺术。试问有谁见过不受艺术批判的艺术？

基于上述之理由，我们对于此次的募款公演，便不能不给予透澈的检视。

《一个女人和一条狗》

本剧系演出者袁牧之氏的新作，曾载第一卷《现代》，且博得一部分热烈的好评。据作者自己的解释，该剧的Theme^①是希望那些“狗”们“不再在大铁门之下替老爷太太们守家，而做了我们的朋友。”自然，这里所用到的一个“狗”字是影射着社会层中各式各样的狗，警察只不过是一个浅鲜的代表人物。然而这所谓代表人物，却很不幸地在全剧中将故事趣味化了。一个当警察的逮捕了罪犯之后，有什么理由可以允许犯罪者的要求而出现于她的寝室中？女的究竟是为什么而必须运用这些近乎滑稽的手法来愚弄这条“狗”？……这种种非现实的行动，虽然被作者巧妙地用了丁西林式的俏皮对话隐藏下去，但一经扮演于舞台之上，疑问是依旧不能减少一点之微的。我们除掉在脑际留存着一个都会女子戏弄朴实青年的浮薄印象之

^① Theme,主旨。





外,说是要那些“狗”们来做“我们的朋友”这一点主题,实在很有些隔靴搔痒之感。所以《一个女人和一条狗》,诚如作者自己所谓:“这戏的技巧方面,写成的超过了计划的,但在意义方面,写成的却不如计划的。”

一出仅有“技巧”而缺乏“意义”的戏,是否可以算作完全成功呢?“这是憾事!”

演出方面,胡萍是纯熟得几乎无懈可击,这天才的舞台人是渗透了剧中人的全部性格,而以逼真自然的动作传递给观众。发音清晰,咬字是女演员中最准确的一个。当练习被警官询问时的态度,更是她在全剧中最成功之处。袁牧之自己扮饰的“狗”,大体上尚称完善,但是因为他过份喜欢在小动作上卖弄技巧,有许多场合就不免稍稍过火一些。例如:女的要送他下楼去,而他说“谢谢你”时的过意捏一下喉管,便是不必要的动作。尤其是走路的形式与狂笑的声调,多少使观众感觉到有些不合身份。甚盼袁君能加予注意。

《街头人》

《街头人》一出之“是否适合于舞台演出”这个问题,一向我是怀疑着的。因为作者 Alfred Sutro 氏的作剧技巧实在太坏了。本剧之唯一企图,乃是要借手于一个布尔乔亚知识分子的失业事件,以全力向宗法社会之虚伪的道德进攻。如果剧作者能够稍稍运用一些聪明的技巧,则这一点含糊的意识,或许还可以勉强使观众接受下去。无奈 Sutro 氏仅在忧郁的场面中,将许多忧郁的对话交付给两个忧郁的人物。所以纵使因手续“简便”而多次出演于中国各处,却从来没有看见过一次舞台效果完美的收获。

为什么要出演这样没有舞台效果的剧本呢? 这问话只好留待此次公演中的剧本选择者来答复。

饰演本剧男角乔思弗的魏鹤龄,曾因《名优之死》及《怒吼吧,中国》等剧之演出,颇引起剧坛上的注意。此次在表情方面有相当的成功,这是证明他对于剧中人理解能力的充分,惜乎发音之高低度,悬殊得太利害,以致出演者虽然已是声嘶力尽,观众却还没有听得清楚,而语调之重份伤感气,也是极应改正的。李丽莲演出的妻子玛兰,随处以细腻见长,以个别成绩而论,当然是水准以上的演出者。不过就整个场面看来,总觉得舞台空气时时有不一致的弊病,这自然是由于魏君的全部





动作是粗线条的，而李女士则以细线条的表演为擅长。我以为这种过失是应该由负有选择演员之责任的人来承担的。本剧的布景和照明，均臻上乘，惟化妆与服装则太嫌漂亮一些。

《妒》

关于《妒》这个剧本的意见，我非常同意林晨先生的批判（见本刊戏剧专号中《检讨上海非职业剧人的联合公演》一文）。兹节录一部分如后。

“……一个穷的青年画家娶了一个非常美丽的妻，日脚是在黄金一般的生活中过渡着。妻呢，自然也非常爱她的丈夫，然而因为切望丈夫的成名，竟牺牲了自己底肉体，从那个被呼作‘干爹’的银行经理那儿换得物质的代价，来帮助她的丈夫。事情渐渐被做丈夫的发觉了，他起首是妒，最后竟杀死了他的对敌。做了这件凶杀案的丈夫，并不把事实告诉他的妻子，而妻则为了要解除丈夫的妒，在接到‘干爹’的私人秘书报告之后，竟对丈夫承认这可怕的凶手是她。至此，丈夫也了解妻对待自己的苦心，然而结果他却向法庭自首而被逮捕了。——像这一类仅足供给有闲阶级底太太小姐们欣赏的，哀怨缠绵的故事，当然说不上什么意识的估价，但是我们对于剧本作者那种经济的分场，巧妙地运用一架电话机而省去三个以上的人物，这许多长处都是不容否认的。”

此次演出的脚本，据说是为了要“找出”剧中的“社会背景与经济背景”而改作的。并且那位改作者冯悟先生，仿佛夸耀自己的聪敏似的，同时还在《戏》月刊二期上提出了四点改作的理由：（一）原有《妒》中的男子是一个艺术至上主义者，但现在是因为接触了社会对于 Arts for arts 的艺术在深深地怀疑了，最后终于走出了象牙之塔。（二）原有的女的是一味地盲从着过去的生活，但这里的最后，她明白了过去的生活方式的不对了。（三）原有的对于蓝不归的凶残虽已有相当的暴露，但这里却更明显地找出其经济背景与社会背景来。（四）原有的在犯罪以后是自首的，但这儿他可不再是那么偏狭的顺法者，他虽没有力量抵抗，但也不顾失了自身的自由——但是当我们看了这一次“改作”的演出之后，除掉觉得冯先生在第四点确实写了一下之外，男的依然是 Arts for arts 的艺术家，女的也并没有完全“明白了过去的生活方式的不对”。至于干爹蓝不归的“凶残”，和其中的“经济背景与社会背景”，



既未见“暴露”，更遑论乎有没有“找”到。徒然指责剧中人“在犯罪以后的自首”为“偏狭的犯法者”，而必欲使之“不愿失了”法律范围以外的“自由”，以图一时之痛快，这似乎不能不使我们对于冯先生之改作与“画虎”之感。

王莹和袁牧之两人，是演出本剧的老搭配，我个人就是看过三次以上的观众。袁君所饰的男角，几乎每次都能给我很满足的印象，这回自然也不会例外。开场时用纸烟烧破气球这点小技巧，实在已全部包括了个“妒”字。我以为这一出纯“技巧的”戏由擅长表演小动作的舞台人来出演是最适宜不过的了。妻的扮演者王莹，表演的技巧已还不及以前深刻，发音也未见进步，连续的哭泣声调，高得使观众辩不清一句对话，我真不敢相信这是一位有过光荣历史的演员，更不敢相信一位有到若干天才的演员会退步得这样快？

（原载 1933 年 12 月 1 日《矛盾》月刊第二卷第 4 期）





《永远的一面》阿累文集

报告文学

在殖民地

凡 容

坐了一天的风车，加上昨夜给闹得一夜没有睡，现在已经困软得像一团棉花。

昨夜两点多，我把箱子篮子收拾好，预备今天一早搭运报的风车回来，刚爬上床，就听到楼下起了一阵替里塔拉的响声，好像有几十双脚在地板上拖沓，接着有些人哇啦哇啦吵了起来，旅馆里唯一会说国语的伙计——那个红鼻头的公鸭嗓子，好像演奏国乐时候的三弦，特别出尖。

——强盗吗？

我一骨碌坐起来。

隔壁房间里的铁床吱嘎吱嘎响，那个大肚皮大概也给吵醒了。

轻轻地下床，光着脚板走到门房扭熄了电灯。

楼下各处訇咚訇咚一片响，好像轮船刚靠码头的时候一样。巴郎——当！仿佛一个面盆给打翻了。

门外走道上有脚步声，一会过来，一会过去。时不时传进来不安的谈话的声音。

一会，楼梯上起了一阵杂乱的皮鞋声音，那声音由远而近，停在房门外面。

笃笃笃！骨节粗大的手指在门上敲，声音低而急。

我一时不知怎样才好，终于硬着头皮开了门。

一个饭碗口大的手电筒头对着我的脸，我的眼睛给那强烈的电光一射，像给针戳了一下。接着一个毛茸茸的拳头冲着我的胸口抵了过来，我倒退了两步，腰眼撞在桌子角上。巴答！电灯亮了。

前面的是一个高大的英国人。用拳头捣我的就是他，带着傲慢的神气，一屁股坐在桌前的椅子上，后面跟着四个马来 mada——警察，每人手里提着一根大棒，还



有一个白衣白褂的“侨胞”——英国人好像在自己家里似的，把茶盘一推，用鸡毛帚在桌上挥了挥，就从那位“侨胞”手里接过一叠什么表格，开始问起话来。

我告诉他我的姓名，住址，职业等等。

他的气派好像一个法官。

接着又查箱子行李。

一个马来 mada 在我的大脚上捏了一把。那意思我懂得：他要钱；贿赂在马来亚本来是公开的。

可是我的腰眼还很痛。我没有理他。

那个黑鬼凶凶地逼我开了箱子，横三十五地“查”起来了：衣裳，领带，香烟，丢了一地板，皮鞋油开了盖，裹在衣裳里乱拉乱扯。水彩画颜料管的锡帽子豆子似地洒了一地，颜料好像些小虫，红一条绿一条从锡管里钻出来爬在地板上。

我竭力忍耐着，不教他们看我在打颤。

英国人指挥着那位“侨胞”抖开床上的毛毯，又在我挂在钉上的上衣口袋里乱摸。

没有结果！

他们，像来的时候一样，一阵旋风似的去了之后，我坐在椅子上，望着地板上乱七八糟的东西，发了半天的呆。

今早七点半。逃犯似的钻进了风车。

车子离开了新加坡，过了接联着柔佛的长堤，坐在我身边的客人骂起街来。

“鸟的户口调查！他奶奶的，简直是强盗”

我知道他这话是对我说的，因为像我这样白布西装黑领带的中年人，十个有九个是教员，而国语只有在学校里才适用的。

“你也给查了吗？”

他说他昨夜住在亲戚家里，睡到半夜里来了人，……他遭遇的情形大致和我相同，不同的是多打碎了一个酱油瓶，摔破了一只铁锅。

“这都是上次的华侨登记惹出来的，他奶奶！英国人要住在马来亚的人都变成狗，实施狗教育，狗训练，还怕里面跑出狼来，还要调查！他奶奶！”

他的愤怒并不是装出来的；他的额角上的青筋暴得多高的，有小指头那么粗。





他说我们办华侨登记,是替英国人“开锣喝道”。不久以前,殖民地政府曾经办过一回印度人登记,惹起许多骚动和流血的事,结果白费了力气。现在他们可以拿华侨作幌子,作为理由,对印度人硬干了。

“譬如昨夜的户口调查”,他说,“不过是一种藉口。近来星加坡常常发现群众集会一类的事,他们要搜查出这批人,又怕给人知道,就另外出题目做文章,他奶奶!”

我对于这位同路的起了敬意。我说:

“殖民地政府是很狡猾的。”

他瞟了我一眼,过会儿,才低声说了一句:

“他们预备打仗,现在先肃清后方。”

他从屁股底下摸出今早的报纸翻了一下,折起来递给我,上面有两行特号字的标题:

“户口调查结果良好

居民丝毫未受惊扰”

他笑了一笑,接着套着我的耳朵告诉我:昨夜抓了许多人。

车子正开足了马力向山下疾驰,好像一只鹰突然从天空掠到地面上一样。我的脊骨里面感到了一阵酥麻。

两旁是橡皮园,那些瘦巴巴的橡皮树,好像一些营养不足的人,呼噜呼噜朝后面倒下去。

我望着前面的宽阔的柏油路,心里吟味他刚才说的话。

——这路不也是一种备战吗?

事实,这种两丈来宽的柏油路,联接着每一个城市、集镇、村庄,甚至没有人迹的茂林荒山,密密地,像一张网,网络着全马来亚。在战事爆发以后,海口被封锁,铁路被炸毁的时候,单靠这些路,军事运输便能维持常态,不受丝毫影响。

车子绕着一个岩壁,掠了半个圆圈,我的旅伴呼地倒在我的怀里。

“车夫真岂有此理!”我说。

他坐正了,重新把脚搁在皮箱上,说:

“不会的。你看每逢转弯,路的外圈总比里圈高好几寸,那怕你每点钟跑五十



条石^①，都不会倒下去的。”

车子在巴株巴赫一家茶店的前面停下，乘客都下来休息，吃饭。

除了敬意，我还对这位旅伴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仿佛什么都懂，对于任何问题都准备好一个准确的答案似的。

于是我老实不客气，详细地问起殖民地政府备战的情形来。他把杯子里的咖啡一口喝干，掏出一块手帕擦擦嘴。

“这个，说三天也说不完。我可以，说，殖民地政府修一个茅厕，种一棵树，都有备战的意味。你不要笑！比方树胶和锡的统制，从表面看，好像为了不教价钱跌得太厉害，其实这是一种训练，一种产量要多就多，要少就少的训练。在这训练当中，殖民地政府无形中已经做了总司令。你晓得，树胶和锡都是制造军用品的重要原料。”

车夫招呼乘客上车，各人付过饭钱，都钻进车厢坐在原来的座位上。

这时是十一点。天空里有几朵笨重的云互相碰撞着，风好像火苗一样灼脸，热带的太阳开始施展起威力来了。

两旁都是单调的橡皮园，椰园，有时碰到三两间亚达屋^②，屋的周围有几棵矮矮的咖啡树和又瘦又高的槟榔树。槟榔树的样子很古怪。一根茶杯粗细光滑的树干，像竹竿似的耸起三四丈高，头顶上长着五七张梳形的树叶。叶子下面垂着几十颗红色的小球。马来亚人把它叫做美人树，但你却寻不出一一点美的地方来。

路上有许多工人在修路，工人都是马来人。赤着上身，下面围上一块布——纱笼。烈火似的太阳晒在黑皮肤上，闪闪地发亮。他们都蹲在路上，赶到车子拼命地响着喇叭，冲到了面前，才懒懒地让到路边去。

我的旅伴打起瞌睡来，我用肘拐轻轻捣了他一下：

“我看马来亚政府很奇怪，他们修起路来比什么都认真，有时简直无谓。好好的一段路，又平整又坚实，比上海最好的马路还要好，他们就要把它挖开来重修了，不是用不着吗？”

他伸了一个懒腰，可是刚伸了一半，手就撞到帆布篷上。

① 在马来亚，每一英里在路边竖了块石碑，叫一条石。

② 亚达屋是马来式的屋子，地板离地约五尺，下面用石头或木柱撑着。屋顶上覆着亚达——南洋的特殊的植物的叶，通称亚达屋。





“他们有的是马来人。这些马来人做一整天，不过拿他们角把钱，为什么不修好些呢？他奶奶！再说，我们也不是内行，光凭着常识是看不出什么来的。（他把屁股挪上了一点，坐直了，）我告诉你，他们不单修理，也改造。马来亚差不多都是山，路的弯子太多了，有许多地方比较陡；现在他们重新测量，在可能的范围里，尽量把弯子拉直，高的削低，低的垫高，……”

车子转了一个弯，向一个山谷里飞奔下去，左手的树林忽然不见了，现出一片火灾后的惨象。一眼望过去，差不多有半条石远，所有的合抱的大树，好像战后士兵的尸体，横七竖八地躺了一片，焦头烂额的，有些还在冒烟。上千的马来人在里边忙乱着，路边停着十几辆罗里——货车，等着装木头。

“哼，他们打算建筑飞机场！”我的旅伴转过脸来对着我，“早晨走过的柔佛长堤那里，不是也有一个吗？怎么？你没有听说过？我告诉你，马来亚的飞机场，除开柔佛那里的一个以外，其余的都是秘密地建筑的。殖民地政府拣着靠近都市，但是很少人知道的山里面偷偷地建筑。这种飞机场，我知道的就有五六个，事实上究竟有好多，是没有人知道的。有时瞒不住了，他们便说是‘民用的’。民用的不能做军用的吗？他奶奶！”

他生气地吐一口唾沫，“无非为了准备战争。”

他曾经在政府做过事，因为政府不信任他，捏了他一个小错处把他开除了，现在在一个锡矿里当书记。

在马来亚，像他这样眼光锐敏的人，据说是很多的。他们大都是一九二七到一九三〇年间，因为在国内住不下去，才跑到马来亚来的。

窗外的月光照在椰树叶上，射着钢的青光，夜很深了，对不住，我要下楼去冲一个凉。

（原载1936年9月20日《中流》半月刊第一卷第2期）



文学评论

读《誓言》和《草原上》

凡 容

《誓 言》 舒群作

《草原上》 刘白羽作

均载《文学》 九月号

有几位写小说的朋友时常举行一种没有拘束的谈话会，会的进行程序通常是这样：先选出一篇作品，出席的人的居多，作为讨论的中心，指定一个人当众朗诵。听完以后，大家挨次发表意见，作者也发表意见。自然，意见上总有相差的，于是就开始了热烈的争辩，先是那篇作品本身，后来就谈到文艺理论一般。读者诸君可以想像到，大家嘴里喷着唾沫星，红着脸。额头上暴着青筋好像快打架一样；但那结果却常常是很好的：在对方有力的攻击之下，各人渐渐放弃了自己坚持着的不大牢固的意见，一点一点，最后达到了一个共同的结论。

这结论是大家都悦服的，因为那里面没有恭维，没有谩骂，没有空洞理论的板斧，也没有什么什么主义的橡皮帽子，却是大家切实地，友谊地，深入地作出来的结论；从这个结论，各人去改正自己的错误。

——难道这不能移到熟悉的人们圈子外面去吗？我时常这样想。这一篇，可以说就是这样的一个尝试。

不过我应该申明，这项工作由我来做是很糟糕的，因为我既不懂得大套的文艺理论，也没有什么创作经验；在这里，我只是用一个普通读者的资格，凭自己一点可怜的常识，坦率地写下我读后的感想而已，说得不对的地方，不消说是很多的，这唯有希望读者诸君和两位作者多多地指示了。

现在先说《誓言》。





这是一个义勇军的故事。总指挥部为联络周围的土匪共同对×伪军抗战,从学生大队里选拔了二十几个人担任向土匪宣传的任务,又派了一个农民出身,做过土匪的杨二楞做这个特务队的队长,负责与各土匪首领接洽。他们在风雪中走到一个村庄,在那里还没有住到三天,和土匪也还没有接洽出头绪,“鬼子军队”已经包上来了。在敌人的追击中,他们只好跟踪土匪逃到几里外的王家大院去避一避。谁知到了那里,反被里面的人认为土匪,拒绝他们进去。这时,他们已经听到追兵的马蹄响了,惶急中,便向里面冲。一个队长——温钧自动想爬墙进去,被里面开枪打死,队长杨二楞在抚摸死者的尸身的时候也中了里面的枪弹。

在这篇里,作者用他特殊鲜明的手法,展开了东北盖着白雪的旷野、树林、村庄和尖刀般的冷风里的义勇军特务队的活动,他描写队长杨二楞的坚决、勇敢、精细和对于部下——那些“先生”们的爱护,得到了很大的成功。他把杨二楞和那些“先生”们作了一个鲜明的对比:他们虽同样参加了这一活动,然而他们和杨二楞是非常不同的:他们顽皮,爱逗弄人,不懂,因而就看不起他们的队长。总之,没有经过战斗的血的洗涤的知识分子的劣根性统统暴露出来了。在这一点,作者的态度是值得称赞的。他不把他们个个写成英雄,虽然他们都自觉地参加了这神圣军队,虽然他们一肚子热情,口口声声说“我们是牺牲了一切的人……绝不应当害怕!”可是当敌人围拢来的时候,照样也发抖,慌得连马都爬不上。这些都是有血有肉的人,就在我们的周围,我们每天可以看到:他们是真实的。

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是作者的手法。他在叙述、对话和描写的成分的配置上,我相信很费过一番斟酌。他惯用小动作插到快要使读者厌倦的叙述里面,使它登时活泼,生动起来。他又常常巧妙地运用对话来补充描写的不够。在这篇里,大段的叙述,大段的对话,大段的描写,统统是没有的。这种经济的手法造成了本篇的明朗性,使读者一眼看去便清清楚楚。

但这并不是说,这篇是十全十美,没有一点欠缺的地方。比如他描写飞机轰炸的两处,就不能使我们完全满意,尤其是描写炸弹在特务队员驻扎的那间屋的时候。

“飞机从我们的房脊飞过,留下一个炸弹飞去了。墙角被炸裂一块,把地面震动一下,然后也就平静下来。”



这里,没有飞机声音,炸弹轰炸的声音,屋角被炸裂的声音和那骇人景象,也不见屋里人们在内心,表情,动作上的各种反应。作者只用一小节简单的叙述来代替了这些,没有能够造成那种其需要的紧张的窒息的空气,没有形象地画出一个具体的惊心动魄的场面;因此,读者也就不能够感受到那情绪的震动。

我觉得像这样的地方,如果作者能够“重写”一下,会大大地增加艺术效果的。

另一段,当特务队员已经选拔出来,旧大队长离开,新大队长还没来到的时节,顽皮的温钧和那个“我”趁了没人便捣起乱来。这段写温钧的学生气未脱,是很得当的。然而那一段,我认为写得不大清楚,我曾接连读了三遍还没有明白那动作的用意。据我看,这原因在作者只单纯地写了那种种动作,却没有从动作中给读者一种暗示。像这样的地方,作者只要轻轻地点一笔,就什么都会立刻明显起来的。

这确是常见的事。写文章的人以为写得已经很透彻,什么都明明白白的了,可是读者却仍然闹不清楚,这类事大抵早已构成了一幅清晰的图像,但在写的时候,在某处忘记了三两笔,自己看一看:一点不少什么——他的遗漏被他的想像所补足了,在读者方面,自然是另一回事。

写到这里,我想说一点题外的话。我以为作家在写成一篇东西之后,不必忙于立刻发表,可以先读给自己的朋友,最好是左邻右舍的张大妈呀,李师傅呀,或者杨根发王招弟这一类人听听问问他们的意见,这至少有下面几种好处:

(1)可以知道你的用语通俗化到了那种程度。

(2)可以知道你文章的内容是不是他们所需要的,形式上他们能不能够接受;他们对于那种东西是讨厌的,那种东西感到兴趣。

(3)可以从他们那里得到许多的题材和想不到的生活经验。

(4)可以得到一个伟大的作家必不可缺的虚心。这正是大部分写文章的朋友所缺少的。

这不是盲目地崇拜他们,追随他们,认为他们什么都是对的,都是好的,绝不是这样!我们主要的是要听他们的意见,那虽不见得都对,但他们会毫不迟疑地朴素地表示出来,从那意见和要求中间,一个为大众写作的人(自然是分别地加以接受)会得到无限的好处,因为他们正是我们写作的读者对象,我诚恳地劝朋友们试一试,即使以为文章接近了口头语便变得“俗气”的朋友也去试一试,至少他们会告诉





你,他们要求的是雅还是“俗气”。

闲话休提。

读完《誓言》,我另外还感到有一点欠缺的地方,就是:作者把那些“先生”们的闹小意气的地方写得太多,他们的救国的热情和对于敌人的愤怒写得太少。说是太少,并不是说没有写到,但是作者没有办到把这两样渗透在全篇里,表现在每一个行动上。这在事实上,我想也应该是这样的。试想,那些牺牲了教授和学生的优裕的生活,而只写了救国的一念便毅然投身到义勇军里去的人们,冒着风雪,忍着饥渴,在那血腥艰苦的生活当中磨炼,他们是一刻也不会忘却敌人的残酷和自己的愤怒的!无论如何,这是写得不够的。

这篇最大的缺点在结尾。当特务队的后路被“鬼子军队”截断了的时候,他们冒着敌人的弹火逃向王家大院。那里‘有吃的’也有炮台……也可以联络几个‘柳子’。可是里面拒绝他们进去,说他们是土匪,并且开枪打死了他们中间的一个——温钧。这时,他们已经听见了追兵的马蹄声,情势的危急已经到了千钧一发的当儿。可是队长杨二楞——

我们总以为追兵既近在咫尺,院里人又把他们当作土匪用枪打。那个对事业非常忠实,同时作战经验又极其丰富的队长杨二楞,这时无论如何要布置一下准备抗战了——即使彼众我寡,队员的战斗力量软弱,至少也该赶快上马逃跑,但是杨二楞却奔到温钧的尸身旁边,“像母亲唤着自己的儿子的尸身”似地号叫起来,惹得别的一些队员也忘其所以,在旁边陪着流泪。结果,“墙内又是一声枪声,杨二楞就随着那枪声倒在温钧的尸旁。”

虽然,作者在这里极力想写杨二楞对于部下的爱,但是,他忘记了更大的事——抗敌的事和自己一队人的生命。按照当时的情势,按照精细的杨二楞一贯的性格,这是不合理的。

而且,这不但减少了艺术上的效果,还留给读者一点不好的影响,以为杨二楞真会这样糊涂,而义勇军特务队的前途真会陷到这样绝望的境地。依我看来,这如果不是作者希图急急完篇,便是作者对于杨二楞的认识还不透切。这说起好象是很可笑的:作者对于他用自己的笔创造出来的人物的了解,难道会不如一个读者吗?我以为:也会的!这个结尾就是证明。



若干小地方不能在这里一一提出来说了。笼统一点地说,形象化稍嫌不够(例如飞机掷弹和人物动的姿态);对话有一两处还嫌有点冗(例如往屋被炸之前,温钧和“我”的那一段)。但这些小毛病在比例上是不多的,对于本篇的价值没有什么损害,也丝毫不能掩盖作者手法的优异。

现在再谈《草原上》。

《草原上》是一篇有血、有肉、有骨头,然而没有筋的小说。我说没有筋,是指这故事里的一个事实与另一个事实之间的关联,被作者那种精刻细镌的手法切断了,因而就不成其写故事,只是若干故事的碎片的堆砌,好像一幅画,这里是胳膊,那里是腿,另一处是眼睛,但你却找不到一个人的全像。

先把故事说一下:

在黄河以北的某处草原上,驻扎一连军队。军队里有一个“参谋腿子”郭斌,他看上了住得不远的一个文雅的农民的老婆王二姑,靠了一杆盒子枪,在一次夜里强奸了她。后来他发现连长李星旺也在转她的念头,王二姑自己也有点喜欢连长,他于是吃起醋来。结果,在王二姑的丈夫被连长一枪打死了之后,连长也给郭斌打死了,郭斌自己呢,在敌人偷营的夜里,想从士兵的乱枪里跑回营房,也给打死了。

这是一篇写恋爱纠纷的故事。在这篇里,作者用了全力描写那草原上的草、风、树、天空,这些被画得很细致、美丽,赛过一幅工笔画。同时又像老杜的一首咏叹塞上风物的诗,我们读着,好像听见虎虎的风声,亲眼看见那遍地黄沙衰草的凄凉景象一样。作者写景,的的确确也用了些诗的手法。比如:

“雨声渐渐地稀落了……抬起头,窗外正慢迟迟预备好一个朦胧的黄昏。”

“虫,从背后的草原上,很烦杂的,攻击着这守夜人的耳鼓。萤火呢?提了小小的灯囊,像贪心的,在寻觅一根容它栖息下的草梗。飘忽忽地从头上不声不响的吹过去。”

“对面墙外头,一棵探手过来的针叶树,沙沙的响。天,水一样的流着,没有影子。”

“在那正直的小鼻子上,人们已找到两个安息的地点,那是眼睛。在那长长的睫毛下,像深邃的两潭水。在那水皮上,正波动一点诡密的微芒,那微芒,是麻醉,





迷眩,诱惑……”

读着这些句子,和读着几乎专以自然和女人为对象的新月派的诗一样,读者好像立刻被轻飘飘抛到半空去,又像是掉在棉花堆里,迷醉在那种空想的境地中,软绵绵四肢无力。但同时,现实的真实感和沉重感,也失掉了。

作者还有一种与此类似但实质不同的描写手法,也很值得注意,仍然举些子:

“两三声车笛,在空间,平白地划一条弧形线,又消没了。”

“谁也不言语,谁也不懂得混合着盐粒的汗,是怎样落在脚下,粉碎……”

“两点微小的水平星,从南面弹出来。”

“一阵清冷冷的床号,泊,泊,……震着糊窗纸。”

“一种爆炸弹轻碎的轰开,在郭斌的头顶上。(嫉妒)”

“夜间,扬地边的人回来,听着虫子,癞蛤蟆,打成团的蚊子……蚊子嘴,也开了花。”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所谓新感觉派的描写手法,不敢乱说。可是我觉得作者是意识地这样写,就是说,他不照着物质的客观形象,而是照着主观想像、感觉描画的。这种“主观的描写法”,能构成一种夸张的,超乎现实的景象,或者说,离现实非常的远。

我们要问:这种描写方法是不是根本要不得的呢?

答:也要得的,为了使读者像亲身看到,听到,觉得我们所描写的东西。诉于感觉,稍微夸张一点都是可以而且应当的,但是不能离开现实,单凭个人的空想和错觉来刻意描画。

很明显的,作者想创造出一种新的描写方法,诗的,诉于空想和感觉的,他甚至想用这个代替些必要的叙述,但结果是:读者不能亲切地感到那真实,故事脱了形,主题的把握和题材的处理都被忽略了:他再没有剩余的精力顾到这些重要的东西了。

以上,差不多完全说的描写方法方面。我所以费了这么多的篇幅专说这一件事,实在因为这和作者写作的前途有巨大的关系。倘作者沿着这条路直线地走去,恐怕将来会成为一个空虚的形式主义者吧。我以为,请刘先生原谅,可供我们学习的描写方法很多,却不必斤斤于这种新奇的创造,这是一个断崖,游哉不得的,就我





们记得的说,已经有好几位有天才的青年扑扑通通掉下去了。

现在要说到一些别的方面。

这篇里的主要人物是军官、农民和士兵,关于他们的生活,作者却写得很少,只是一些碎片,作者为什么写得这么少呢?这是很难答复的。也许因为作者的精力都花在声音,色彩和人物的姿态上去了,顾不到;也许作者根本不承认这是小说里的重要部分。总之,这由进步的读者看来,是一种遗漏,一种疏忽。

一个普通读者看小说,他一方面从故事的情节上获得兴趣,一方面从生活的写真上获得知识,如果把生活的描写遗漏了,则小说的作者对于教育读者这点有了疏忽的地方,虽然这还不能说是取消了整个作品的意义。

另外,有两三处我觉得与常理不合:作者写李星旺连长妒杀王二姑丈夫的时候,“嗤……的一声,脱出壳的子弹,掠过来。草里的人(郭斌)把头一低,恰好噗的擦帽顶过去了。”据理:在距离子弹射出的速度,不会比声音送播的速度慢,郭斌和李星旺离得那么近,无论如何不能在听见枪声以后让过子弹的;又如郭斌用盒子枪威逼王二姑,达到了强奸的目的以后,竟安安稳稳地和她并头睡了一觉。我怀疑:郭斌到底凭着什么,不怕被奸污了的王二姑报他的仇?枪是现成的,菜刀想必也现成的,他怎么能够安心睡得着觉;又如,王二姑的丈夫,也是一个古怪的农民,平常简直是看不到的:他“年轻”,有一张“文人白的脸,”声音是“文人颤抖,轻脆……的声音。”这是一个使人难于置信的人物。

还有一些地方也顺便在这里提一提:郭斌的军事报告和后来突如其来的敌人的偷营,可以说和全篇没有关联的,纵或把它割掉,也只有使故事洗刷得更好一些,决不会有损伤的。而且作者也写得比较模糊,譬如那“敌人”我们就不知道是哪一种敌人,他们为什么来袭击那个军队;又如郭斌的死,就是最后那一大段,也是没有什么必要的,那样冒冒失失地拣一条枪弹乱飞的路奔回营,又在夜里,当然要被打死的,作者把郭斌写得那样麻木,说一句笑话,难道是为了“天理”和“报应”的缘故吗?

作者写事物,是照着它们的表象,临帖一般一笔一笔描摹的,他没有能够透过那表象去把握事物的本质,所以在这篇里面,对于事物,任何社会的解说都是没有的。他写人物,也只注意他们动静的姿态,性格方面写得很少很少。所以许多人物





都像纸人纸马似的活动着,缺少真实性(郭斌稍微好一点),而他们,不管是军官、农民、兵士,一到了作者的手里,就都成为不是过着现代经济生活的超人了。

除了上述的这些,我认为作者的不苟且的创作态度是令人起敬的,即使是一个无关重要的小节,他也加意地写去,所以在全篇里,到处都能发见到美好精致的东西,到处都闪烁着作者才能的光辉;作者如果把他的才能用到更大的方面去,则将来的成就是可以预期的。

我谨在这里表示我对刘先生的率直的希望。

(原载 1936 年 10 月 15 日《小说家》月刊第一卷第 1 期)





短篇小说

开火车

凡 容

星期日。

阿贝的学校里不上课。阿贝妈和阿贝爸带着阿贝到小胖子家里来了。

大人们一见面,不玩皮球,不“盖房子,”总是咕咕叽叽,叽叽咕咕。

阿贝妈从小胖子妈怀里抱起弟弟,在弟弟的脸上乱嗅一阵。

可是弟弟反抗道:

“姆……”

肚子一挺,从阿贝妈妈膝头上滑下,站在地板上。

弟弟今年两岁多。不大会说话。还没有断奶。

阿贝把小胖子的手一拉,下命令说:

“我们走!”

阿贝和小胖子跑到院子里去了。弟弟拉巴着两条腿跟在后面,好像要跌倒似的。

跑到院心里,阿贝和小胖子刚坐到小竹椅上,听见弟弟叫:

“哇哇哇哇。”

弟弟站在石阶上哭脸。石阶太高,弟弟下不来。

阿贝跑去把弟弟抱了下来。学着大人的派头:

“真淘气,你!”

人有了。院子也有了。小竹椅也有了。可是怎么玩法子呢?

小胖子说:

“我们开火车吧。”

开火车? 很好! 谁做火车头?





自然阿贝做火车头。阿贝爸天天带阿贝上学,天天走过火车站。阿贝看见的东西才多啦:阿贝看见火车“嘟嘟——”地叫。阿贝看见火车“轰隆轰隆轰隆……”。总而言之,阿贝看见的东西很多很多!

阿贝做了火车头。后面是小胖子。再后面是弟弟。弟弟抓住小胖子的衣裳。小胖子抓住阿贝的衣裳。

火车头叫道:

“嘟嘟——”

火车开了。火车在院子里转起圈子来了。

轰隆轰隆轰隆轰隆。

可是火车忽然停住了。火车尾巴一头撞在小胖子的屁股上,差点儿出了轨!

火车头掉过头来叫道:

“不行!怎么没有人坐呢?火车是给人坐的呀。”

小胖子说:

“弟弟坐吧。”

弟弟坐上了火车。可是弟弟还是站在老地方,就算坐上了火车。

火车头对客人说道:

“来打票!”

客人把手指放在嘴里。只是笑。不说话。也不打票。

怎么办呢?

阿贝对小胖子望了一眼,说:

“我们搜,也许有铜板,也许有花生米。”

于是就搜起来,搜客人的兜兜。

小胖子在旁边帮忙。

搜出来的是:一个雪花膏瓶子。一个橡皮人。两张洋画。再没有了!

这怎么行呢?瓶子和橡皮人和洋画都是不好吃的呀,又没有铜板!

没有!可实在也没有法子。

阿贝说:

“马马虎虎吧。算他是办公官,办公官是可以不打票的。”



火车就又开了起来。

“嘟嘟”——火车头叫。

“啊啊”——火车尾巴也叫。

真好！火车跑起来了：轰隆轰隆轰隆轰隆。

可惜不冒烟！不过三个人头上都冒着热气，就算烟吧。少是少一点。

火车跑得赶快呀！火车从东边门口跑到台阶，又从台阶跑回东边门口——骨碌骨碌转圈子。碰到竹椅子就绕弯儿。碰到石子就一脚踢开去。

火车跑得真快呀！火车转了三个圈子了。火车转了五个圈子了。火车转了八个圈子了。

忽然火车头叫道：“小胖子！我们把火车开到厨房里去好不好？”

小胖子喘得透不过气来。小胖子站住不跑了。

火车尾巴又一头撞在小胖子的背梁上，打了一个踉跄。前面火车头脱了节，一个人跑了七、八步，才又跑回来。

“小胖子！好不好？”

小胖子指指台阶。又指指弟弟。喘得要命。

“夫……夫……弟弟……弟弟上不去……夫……”

阿贝把衣袖挽了几挽，说：

“我抱他上去——好不好？”

“好。”小胖子还是说“好”本来她已经跑不动了。

阿贝累巴累巴地抱起弟弟。好容易才爬上台阶，向地上一顿。

火车自然又要开了。

小胖子说：

“阿贝！我们开慢点吧？”

“不作兴！”阿贝说。“黄包车才慢哩。我们这个火车呀！”

真讨厌——小胖子心里想。不过她还是拉起阿贝的衣裳。

火车在走廊上跑，跑过了客厅，跑过了小胖子妈的房间。

张妈正在淘米。看见少爷小姐都跑来了，说：

“小菩萨！不在天井里玩，跑到这里来做什么？”





“加煤!”阿贝说。

“吃东西!”小胖子说。

小胖子欢喜得了不得,不住地捶张妈的脊背。又跳又嚷。

张妈站起来,在围裙上揩揩手。

“这里有萝葡,吃萝葡吧。”

张妈挑了一个小萝葡。剥了皮,用菜刀切开,一共四瓣。

阿贝一瓣。小胖子一瓣。弟弟一瓣。还有一瓣,张妈留着自己吃:呱渣呱渣呱渣……真好吃!

小胖子拿起咬一口。嚼了两下,不嚼了。小胖子眼角上有两大颗眼泪。

“蒲……蒲蒲……”阿贝吐掉了,吐了一地萝葡渣。嘴里“嘶”呀“嘶”的。

辣!

小胖子一巴掌把弟弟的萝葡打在地上。

张妈真坏死了!张妈还笑哩!张妈说:

“问妈妈要橘子吃去吧。”

“走”阿贝说。

火车开出了厨房,开到走廊上,正要向小胖子妈房里开,忽然——

“哇哇哇哇……”弟弟脸朝天,躺在砖头地上哭。

原来弟弟摔了交。大家只顾跑,一点都不知道。

阿贝拍着手,笑得打跌:

“啊呀,不得了!火车翻了!”

小胖子绷着脸,望着阿贝:

“你要死啦?”

阿贝一步跳到小胖子面前。指着自己的鼻子:

“你骂我?你这个汉奸!”

在阿贝知道的骂人话里,“汉奸”是顶坏的了。

看到阿贝那个凶样子,小胖子撇了撇嘴。不好!小胖子要哭了。小胖子说:

“你才是‘咸姜!’你是XX鬼子!”

阿贝抓起小胖子的头绳帽,攒在地下。



“姆妈——”小胖子一头，一头跑到房里去了。

不好！两个妈妈两个爸爸都出来了。小胖子站在小胖子妈后面，眼角上挂着眼泪。阿贝爸跑去抱起弟弟。回来骂阿贝：

“阿贝！为什么欺负小胖子？为什么把弟弟摔倒了？”

可是阿贝一点不害怕。眼睛睁得圆圆的，挺着胸脯说：

“弟弟当火车尾巴，自己跑翻了的。小胖子是汉奸！”

妈妈爸爸们都笑起来了。阿贝的耳朵给阿贝妈拧了一下，不过不大疼就是了。

（原载1936年12月25日《新少年》第2卷第12期）





“中国人的耻辱”？

阿 累

一般人说起揩油，立刻联想到电车卖票；“卖票”和“揩油”，已经成为两个分不开的名词了。

卖票揩油时的惹人讨厌，是事实。卖票的工钱不够维持生活，也是事实。然而无论如何，受物质损害的总是公司，却又是明明白白的事实。

但是胡野吟先生“另有一番意思”，他认为“这是中国人的耻辱，中华民族整个的名誉都会被出卖的”。

我也做过一个时期的卖票，老实说一句，却做梦也不“曾想到这一层”！

自然，“这并不是个人的问题”。如果公司方面肯多点工钱，减少点工作时间，使我们不仅能恢复替公司卖票的体力，还能有点余裕替自己做点儿事的话，则由我看来，我们是不致“出卖”“民族名誉”的。

可惜的是：虽然我们这样想，胡先生却不肯相信。他问过：“给了他们高的工资，可以担保他们不揩油吗？”但随即肯定地回答：“便是给他们很高的工资，他们仍不会不想揩油的。”胡先生这样的论断，大概是因为他周围的人（比较上等的人），薪水很“高”，却仍旧揩油不已这类事看得太多了的缘故。上等人尚且如此，卖票的当然更不用说！在胡先生的眼睛里，卖票根本是恶劣的人种，那程度，比上等人要恶劣到几千几百倍。这种看法和公司里的人完全相同，和希特勒犹太人的也可以说差不多；但他对付的方法可比希特勒的文明得远了：他主张作“物质的建设”之外，同时要作“心理的建设。”

这种“心理的建设”是否有效，要看老板们看到胡先生的主张，会不会立刻大为感动，并且立刻给我们卖票的加薪减时，才能断定。倘虽然感动，只当作一通废话，则我敢断定：揩油还是要揩下去的，即使是“中国人的耻辱，”也毫无办法。





篇幅有限,现在只把我——一个卖票人的意见总括在下面,给胡先生和看法与胡先生相同的人作参考:

揩油的事并不限于卖票;这是和整个社会机构有密切关系的非常普遍的现象。

要卖票不揩油,除非工作条件(工资,工时)良好,否则不管你怎样去“建设”他们的“心理”,也绝对办不到。

卖票揩油决不是“中国人的耻辱”,容许卖票的工作条件恶劣,逼迫他们揩油的社会的存在这事实本身,才是中国人的耻辱!

卖票的决不是堕落的人种,他们的力求向上,是决不在一般人(例如胡先生)之下的!

(作者声明)这篇是我看到十一月十日的立报以后写的。据小茶馆编者了了先生的文章的语气看来,论卖票揩油的文章,立报以前好像已登过不少,可惜我没有看见。那天一共登载了四篇,其一,就是这胡野吟先生的。我的文章写好之后,立刻寄给立报,但至今没有刊出(这自然是因为小茶馆有更多更重要的文章要登的缘故),故改投本志,并对了了先生略致歉仄之意。

(原载1937年1月1日《热风》月刊创刊号)





《永远的一面》阿累文集

小说

接 风

凡 容

隔了十年，我回到了我生长的地方。

来汽车站接我的是一个矮胖子。黑丝绒帽，缎鞋，古铜色花缎夹袍。黑色贡呢马褂的纽扣上系着一条金表链。腮巴肉堆在脖子里——十足一个大舞台包厢里的脚色。

他喘吁吁地向我走来，吃力地伸出一只肥厚的手。我有点迟疑。

“怎么，不认得了吗？”

听到那种只有心斋才有的低沉的嗓音，我赶忙握住那一只手，笑着说：

“你不像从前了，心斋。从前你是个细高长子，现在怎么矮下去啦？”

“哪里？是你长高了，启文！唔，你还没有怎么变，就是黑了些。”

他笑着把我的手紧捏了一下，随即对街边扬一扬那支牙柄手杖，两辆黄包车黄鹰似地掠了过来。

——这位胖子，就是从前培才的级长万杰，因为正直勇敢，被我们叫做“火车头”的心斋吗？我坐在颠簸的车上，不住地问自己。

一间清静的房子，是特为我预备的：用具应有尽有；还额外地在床上摆了一套精致的鸦片烟具。

“可还合意？”他自己显得很满意的样子，接着央我躺在铺的正手。“信是前天接到的，算准了今儿下午到，所以……”

他横躺在我的对面，那对被肉挤得只剩一条缝的眼睛，牢牢钉住那颗滚来滚去的烟泡。

“不能提喽，兄弟，”他套着壶嘴咕嘟了一大口茶，嘴里鼻孔冒着烟。“像我这种二三十顷以上的户头，排面是少不掉，实骨子吃不消！田租吧——收不齐！佃户动





不动还要出花头；律师生意呢——不过是‘绕门经’！打肿了脸充胖子罢了。”

“那末你这样胖法倒是给打的啦？”我忍不住笑了起来。“你的老二琢斋呢？现在怎么样？”

“还不是呆在家里！早先在xx部做过半年的科员……现在我们已经分居了。”

仿佛想起了一件什么事，他仰着脸朝天花板阴阳怪气地笑了一下：他的牙齿是黑的。

一个十四五岁的毛丫头抱着哥子进来，他骨碌坐起，伸手接了：“乚子，叫叔叔！”他慈爱地偎着儿子的脸。一发觉脸上有眼泪，顿时爆发了一个地雷似的吼咆来。

“死人！饭篓子！叫你带少爷，看你怎么带的！小骚x！”

孩子“哇”地哭了出来。他不由分说，照准丫头腿上就是一脚，不过脚抬得不够高，没有踢着；丫头拔步跑了出去。

“怪我做什么！少爷要玩你那根蜜蜡烟嘴子，太太不给，就哭了。”

眼泪和鼻屎在孩子腮巴上涂了一双蝴蝶，他叹了一口气，从马褂抄袋里掏出一个小小的皮匣子，塞在孩子手里。

“春天已经给他砸破一枝七块半的了；这枝是六块，特为托人从上海带来的哩，真没得没子。”

门帘怯怯地动了一下，进来一个人：青布袍子一把掩，齐腰束着一条蓝大布，手里捏着手巾包。一看就知道是进城打官司的乡巴佬。心斋立刻起身走到门外，和来人叽叽喳喳了老半天，才返身进来。

我见他有事，声明我觉得疲倦，想躺一会。他点点头：

“好，那么我现在到县政府去一趟。你不要出去，等会子，我找几位老同学来一起叙叙。”

我寂寞地望着谭延闿的“大道之行也……”一幅立轴，迷迷糊糊就睡熟了。

一觉睡到天黑。

我一步跨到外间，眼睛猛的给亮光一刺。吊在正中的玻璃穗保险灯下面，杯筷已经摆得齐齐整整。桌子周围坐着五个人，在压着嗓子闲谈。一个穿黄呢军衣的见了，马上站起，两步跨到我的面前：





“哈，醒了！”

其余的刚要站起，被一个戴皮帽子的张开手臂挡住了。

“不要动，叫他认认我们。”

“你是白大呆子，烧成灰我都认得！”我说。

听到学生时代的浑名，大家哄笑起来。他们跟着一个个挺起腰坐直了，好像准备受检阅。

我走到桌子跟前，揉揉眼。

“你是小诸葛朱立勋，我记得，那年翻墙头给卢大炮开除了的。你隔壁的一位，”我一眼看见他襟头上打眼地钉一枚蓝色的xx部证章，噗哧地笑了一声，“不用说啦，自然是心斋的老二琢斋——你的胡琴拉得怎么样啦？这一位是……喔，可是英文ABC的孙自安先生？”

大家的笑声被宋大队长的粗嗓子压下去了，他用他那树根似的手指点着：

“一，二，三，这三个都是区长老爷，你一看他们那种文绉绉的样子就知道。老白和我是老粗，我们在一伙。”

大家点了点数，还少了一个主人心斋。

“我们先喝酒吧。”白呆子脱去长袍，除了皮帽子，说。

勤务兵过来斟上酒，宋大队长先挑战，打起通关来。轮到小诸葛，他拱一拱手，说他不会豁拳，要求“大赦”。

“碍难照准！除非你和老白干一杯！”宋大队长意味深长地笑着看一眼小诸葛，又看一眼白呆子！两个都板着脸不说话。

二先生琢斋打岔道：

“老宋是个直嘴，心肠是再好不过的。看他的面子，你们两个就是有什么也算了吧！难得今儿又是替启文老哥接风……哈哈！”

“我我我……”大书家孙自安也想凑合说几句，可是结巴了老半天，什么都没有说明白。

大家正故意提高了喉咙“哈哈……”着，心斋喘吁吁地陪着吴振庵进来了。吴是我们小学时代的国文教师，出名的棺材脸，我们封他为吴文方公，现在在县政府当二科科长。





席间陡然静了下来。吴先生用种慢吞吞的，又像慨叹又像讲书的调子同我们说些“我们一班老腐败不行喽”之类的客套话。心斋时不时插句把嘴，小诸葛剔着牙齿，听琢斋低低地谈荀慧生的贵妃醉酒，有时转过脸去和孙自安咬耳朵边，嘴里一面还响应着琢斋的戏经：“嗷，够味！”白呆子可没有先前神气了，只瞪着白瓷碟里那几片雪梨，嗑着瓜子出神。

鱼翅上来的时候，吴先生同我干了杯，说他必须马上去见胡专员，等会儿还要去找商会会长，呵着腰说了一大串“对不起”，先退了席。

宋大队长立刻叫勤务兵：

“去把海棠红姊妹俩叫来。老骨头开差了，咱们来‘暴动’一下子！”

可是主人心斋不赞成“暴动”；他主张席后玩八圈。这个提议立刻得到孙自安的同意，但他同时作了个保留：如果推牌九，他就宁可“希希希牲打牌。”

宋大队长额头上亮晶晶，拿筷子敲着桌子：

“怎么你们都学吴文方公啦？人家方在脸上，圆在肚里；家里堆着成捆的钞票，谈起来还是‘一身清正’。你们迂什么东西，想死后进圣庙吗？”又回过脸来对勤务兵：“去！快些！”

勤务兵才走出门，宋大队长便和白呆子配了对，大花脸似的“五魁，八马”起来。孙自安和琢斋二先生本来在一旁看热闹的，看到小诸葛进了里间，也自由自在跟着起身过瘾去了。

心斋套着我的耳朵说明小诸葛和白呆子中间的那个“疙瘩”，还没说上十句话，院子里就起了一阵清脆的笑声。一个尖溜溜的嗓子叫：

“这样热闹，怎么不早点招呼我们来呀？”

门框里出现了两个花里胡哨的年轻女人，粉涂得泥娃儿似的。前面胖点的一个看见座间有生客，就跑过来跟我招呼。却不防背后伸出了一条粗胳膊和一张窝得像一朵喇叭花样的嘴——必！女的腰一扭，瞪一眼宋大队长，吐了口唾沫：

“唷……这股酒味儿！”

后一个只有十七八岁，圆眼睛四面一溜，掀起里间的门帘走进去了。

勤务兵端上一碗煨山鸡。宋大队长一掌推开敬在肩上的女人，两手窝成一个号筒：





“喂！房里的老爷们出来吃野鸡呀，你们那一只好看不好吃的。”

二先生琢斋拉着小诸葛的胳膊走了出来。小诸葛绷着脸，像跟谁顶了嘴，爱理不理的任凭孙自安连连拍他的肩膀唠叨着。那年轻一点的女的本走在小诸葛的前面，忽然反转身，两手勾住他的脖子，一半撒娇一半正经地向他咕噜着。男的昂着头不理睬，想用手推开她。可是女的紧紧地吊住不放手，他烦得急起来，嘴一抵，好像一匹懒牛想摆脱牛鞭一样，挽头出力一摔，哧！女的倒到了板壁上，差点儿摔了一跤。

大家一怔。

女的脸通红，可没有哭。她只撇了嘴：

“哟，多大的架子！我劝你的是坏话？”

小诸葛苍白着脸，手微微有点抖，走来坐上原来的椅子。

“嘭！”一个铁锤似的拳头在桌子上插了一下，碗呀碟子惊得蹦起尺把高。一双筷子被弹到了半空，“格啾”一声打在保险灯罩上。

“姓朱的，你丢脸子给我看的吗？”白呆子跳起来好像一只野牛，突着眼珠子吼。“世上竟有这样不要脸的东西！人家李五太太生前早已凭了房亲族长，过继了亲侄儿玉蟾做继子；现在刚咽了气，你姓朱的就掇弄个远房侄儿来披麻带孝。我要问你是她家哪一门的人……”

心斋只是摆手：

“何必呢？何必呢？都是老朋友，朝朝见面……今晚上又是替我们启文接风……”

可是那个一点不管，连宋大队长想伸过去蒙住嘴的那只手，也给格开了。他又插了下桌子：

“嘿嘿！你这个主意倒不错！我就怕那十五顷河湖田，你还没有这么大的喉咙一口吞下去……”

宋大队长用他那身力气，死命地把白大呆子按着坐下来，一边气急败坏地：

“老白你少说一句，行吗！……我看老朱你也……”

可是小诸葛正被二先生琢斋和孙自安，一边一个按在椅子上。他挣扎着，嘴角流着唾涎：



“Xm……Xm……那个狗入的想吃那十五顷河湖……Xm那个狗入的卖子弹给土匪……那个狗入的吃了八百块钱放了匪头孙大狗子……”

宋大队长没命地甩着两只手，好像上面钉了几条毛毛虫。

“老朱，你疯了？你你你说些什么……勤务兵！把海棠她们两个送回家去！大门关起来！”

那边琢斋和孙自安下死劲地把小诸葛推到房里去，这边宋大队长张开两条胳膊，挡住白呆子。心斋叹着气，一忽儿跑进里间，一忽儿跑到外间，满头的汗。

“唉，真的是哪里说起！都是老同学，而且他又是第一次……”他指着我。

一下子工夫，小诸葛好像醉汉一样，任孙自安挟着胳膊穿过外间走了出去。宋大队长一个箭步窜到门口，对黑地里叫道：

“老朱，明儿晚上我做东道给你们俩拉手，还在心斋这里……喂，听见没有？自安你……你明儿陪他一起来呀！”

白呆子被心斋拉到里间，躺到了床上抽起鸦片来。宋大队长埋怨他不该发这么大脾气，况且小诸葛又不是什么好惹的人。白呆子像没听见一样，只顾抽烟，直到勤务兵进来报告车子已经预备好了的时候，才起身向我道歉，并且看了宋大队长一眼说：

“你还怪我？他那张脸子你看得下去？”

把他们送出门以后，我觉得很难为情。

“今晚真想不到……”

可是心斋冷笑了一声：

“你尽管放心！这完全不算一回什么事。等天有一笔外快来了，他们照常会拉起手来对付别人的。这种事我亲眼看见的不止一回……好，你休息休息吧。”

说到这里，他对后院叫，好像忽然生了气：

“王妈，把前面套房里的床铺收拾干净！烟盘子拿到我房里来！”

（原载天津版《大公报》1937年2月14日298期文艺副刊）





《永远的一面》阿累文集

文艺评论

创作小评

凡 容

田涛的《谷》

《文学》编者在二月号上给我们介绍了两篇“写北方乡野生活的精品”：一篇是端木蕻良的《浑河的急流》，一篇就是这《谷》。

《谷》是一幅北方乡村生活的出色的素描。读着《谷》，仿佛自己突然被带到乡下，浴着夏末秋初的晨曦，呼吸着那带着湿意的清新的空气，听到“红豆田里嗦嗦的响，有时候把它们吃干透的豆角泼刺一声暴开，豆哥儿跳下去”

从技巧上说，谷是“精品”：田涛的朴素的笔触，恰好画出农村的朴素的风貌。然而除了这，就什么也没有了。没有故事，也没有生活，虽然乍一看好像都有；因为在《谷》里，田涛只写了事物的表象——这是很可惜的，他的认识和他的笔触一样的朴素。

如果一篇作品一定得表达一种意思，说明一种东西的话，那么，“谷”表达的和说明的是什么呢？迈伯的吝啬？迈婆的怯懦？盒子的想当兵？再不然是那野合？那小小的撒谎？

田涛用风景鉴赏家的眼光去看农村，因此，除了表面的事物，他什么也没有看见；他熟悉农村，却不认识农村。他以为“他（老农迈伯）心里很痛快”，是“因为他享受了清晨的美景已经割完了那么一大片的谷子”。享受了清晨的美景了——真是一个十足的旁观者的想法！

单靠出色的技巧是不能构成出色的作品的，还必须配合着出色的内容；否则只能成为一只腊制的橘子，尽管看起来比真橘子更鲜艳，可就是吃不得。

带便，希望“文学”编者再给我们介绍一些“精品”，但须像《浑河的急流》那样“跳脱”的作品——是的，那样“跳脱”的作品！

（原载于《立报》1937年3月19日）



报告文学

马莱亚途中

凡 容

昨夜多喝了两杯酒,上了船就向床上一倒,本来只想躺一下的,不知怎么一来竟睡着了,领带没有解,皮鞋也没有脱。船在什么时候离开了码头——完全糊里糊涂。

一醒,看见波光在上面白漆的舱板上流动,跑马似的。满舱都是阳光,照得眼睛都睁不开。海水在船边嘶——嘶——地响着。船走得很平稳。

从手提箱里拿出毛巾牙刷,换身衣裤,走到上面去。一个日本茶房蹲着在洗地板,看见了我,站了起来:

“Hallo,Mister……”

他打着日本洋经浜,同我打招呼,接着就告诉我他们洗澡的办法。他说,在池子里只能坐一坐,或者泡一泡,不许搓擦,涂肥皂,这些事得在干地上办;跳进池子以前,还要用水先把身子冲一冲。他的英语说得很快。但是不容易懂,许多字都给读走了音,中间还夹着“nei”的。他打手势,反复地说明着,好像在教小学生。他的眉毛一耸一耸的,一只眼直对着我,一只眼瞧自己的鼻尖:是个斗鸡眼。

我告诉他我懂得他们的东洋规矩。

“怎么,你会说日本话吗!”他笑着拍拍我的肩膀。

“我戴过‘角帽’的。”

因为没有风,船客都跑到甲板上来了。一个日本孩子和一位老头在比赛套圈圈,嘻嘻哈哈地争着闹着。一圈人团着看。

我走到船边,坐在一个铁墩上。海水绿得像碧玉似的,微微起伏着,那并不是浪,没有浪花,也没有尖顶,只是那么又光滑又柔软的一大块一大块,好像无数驯良的大象笨里笨气地对主人献媚。初冬的阳光照在上面,镜子似的射着反光,强烈得





刺眼。淡蓝的天空浮着几片白云，像是澄清的池塘里静止着几只鹅。

“喝，你瞧！”

一个三十左右的人用手指着海里，好像自己看得忘了形，又像是对我说。我看见从船旁飞起一群东西，足有一百多个，在太阳光里像许多银梭子似地向远处穿。一个一个跌在海里去了。

“飞鱼。”我说。

“对，”他瞟了我一眼。“过了香港还要多。”

他的头发很长，弯弯曲曲，好像些菊花瓣子，乱蓬蓬竖了一头。面孔很和善，脚上拖着一双交叉着四条橡皮带的拖鞋。

互相请教了姓名，我把开了盖的香烟匣送到他面前。

“我不抽。”

他是一只活匣子，要他唱什么就唱什么，而且永不厌倦。他告诉我马来亚的许多名胜，在马来亚的生活方法，例如衣要包给洗衫婆洗，吃炒面要吃福建人的，晚上出门用不着戴帽子之类，

“三民主义是不准看的！”

他说，在马来亚，看国民党的书和看共产党的书同样犯法，“帝国主义”四个字像皇帝的名字一样，不许说也不许写。非写不可的时候就是x，“xxxx！”但是这样也是危险，因为法庭虽不能判你的罪，侦探却会钉在你的屁股后面，随时随地拿你的错——谁能不说句把错话呢？

他两只手臂纽在胸口，皱着眉，仿佛在想什么。海风时不时吹着他的头发，一瓣一瓣在头上幌呀幌的，好像一根根的弹簧。

“新的杂志呢——准不准看？”我有点愁起来了，这样地方要是天长地久地下去，怎么行？

“准。”他柔和地看我一眼，像安慰我。“这是很奇怪的。像从前，《文学月报》呀都买得到，现在的情形也差不多，一九二九，一九三〇那两年，上海出了许多社会科学书。这些书成千成万地向马来亚运；赶到政府——殖民地政府知道了，连禁带禁，已经偷进来不知道多少了。书店里都藏在柜台底下卖，百来本书只要一天就卖光了。”





我站了起来,觉得脚冻得有点发麻,就和他在甲板上来回地走趟子,好像两个守岗的兵士。

甲板上人少了一大半,大概都回到舱里睡觉去了。有好几只鸟儿(灰色的,有斑鸠那么大,我不知道它们叫什么)跟着船飞,时不时有一只两只歇在桅杆上。孩子们欢喜得跌跌爬爬的,低声地商议着,好像怕鸟儿听见似的。但是等到他们中间的一个开始爬梯子,鸟儿就又扑着翅飞开了。

他忽然说他要洗澡,便问了我的床位号头,走了。

他是十年的老南洋,可巧又在我要去的那个地方教书,跟着他走,当然不会有什么错。他是一个有良心的知识分子,虽然看起来有点浮。他姓李,叫李赞廷,浙江人。

昨夜,正睡得朦朦胧胧的,被一阵响声闹醒了。

电灯亮着,一个水手爬在窗台上,用一只老虎钳钳紧窗玻璃后面的铁盖。对面墙上挂着的一条皮带,打秋千似地摆来摆去,临睡时放在小桌上面的一本《萨郎波》,跌在地板上,风浪大概不小。

“台风吗?”我问那个日本水手。

他已经收拾停当。把老虎钳什么的装在袋子里爬下来了,听我一问,就摆出一副有经验的人常有的“多幼稚!”的神气,一面向房外走:

“在过台湾海峡哩。……”

克达!电灯熄了。

耳边有一种轰——轰——的声音,仿佛隔得好远。船舷的铁板上有时“訇”地一声,接着就是“哗——”后来和那模糊的轰音搅成了一片,那一定是一个大浪在船舷的较高处撞碎了。

对面铺上从基隆上来的一个胡子,像头上给泼了一盆冷水似地,猛起坐了起来,他霎了一会眼睛,静听了一下,就哼了一声又躺了下去。

我想起身到甲板上去看看海里究竟是怎样一个情形,然而——头有点晕,身体像被吊在半空似的,软绵绵地攢不起劲儿,被窝里不知哪里来的风,冷风,从脖子那里一阵一阵往外冲:呼——呼——

把被窝口裹紧了一些,不知在什么时候睡熟了。





早晨风浪还是大，洗脸的时候看见李，他一双手抓住盆边，抬起满是肥皂沫的脸对我笑道：

“今天吃饭时就松快啦。”

他的脸像一个小丑。

我摇摇不定地站在那里，正用两只手挤毛巾上的水，心里起了反感。我想自己就是吃饭时使他松快的一个。

他洗完脸，嘱咐我到甲板上去谈谈，还加了一句：

“反正没有事；躲在舱里会头晕的。”

我勉强走上甲板，心里觉得味道不对，好像多吃了两杯汾酒。他抱着一只腿，坐在蒙时帆布的货舱盖子上。我爬到上面，在他的旁边坐下。

海里的景象和前两天完全不同了，海面上突然涌起一片水山，一个有几亩地大，头顶上戴着水手帽，好像许多蓝靛色的巨兽，汹涌地向船猛扑过来，“訇”地一声，船便吃惊似地跳了起来，它自己忽然变成一根碧绿的水柱，上半截像一座崩落的雪山，倒了下去，粉碎了，雪白的碎屑在空中飞舞着，顺着风势，向人脸上打。远处水平线已经没有一点踪迹了。耳朵里只是“訇！”“澎！”“哗！”还夹着风吹着桅杆上铁索的尖叫。天上重重叠叠堆着灰色的云，很低，像些破棉花胎，马上就要压到头上来的样子。

“这船现在像什么？”他问我。

“你说呢？”

“好像激流中的一块木片。”

他捏着拳头在舱盖子上轻轻地顿了一下。

“你写诗吗？”我好奇地问，舌尖碰到了嘴唇：咸的。

“很少。”他望了我一眼。“我写剧本。”

接着我们谈到了文坛，谈到了作家和他们的生活。

他说，国内作家卖稿可以卖到一千字两块钱到四五块钱，但是在马来亚只能卖五毛，甚至一个镞子都拿不到，所以马来亚没有专门写文章生活的人，他们都另外找职业，比方当教员当报馆编辑之类。

“所以马来亚根本没有什么文坛，你想，国内的杂志现在有了意大利邮船，不要





十天马来亚的人就能看到了,本地那些幼稚的杂志怎么出得长?长寿的是几个报屁股,但是也只能零碎登些散文和小诗,殖民地政府还常常找岔儿!”

他说了一个故事:一年前有一份报屁股上登了首小诗,里面有一句“血红的太阳从东方升起来了。”政府把那个报屁股的编辑叫了去,告诉他政府要逐他出境,编辑莫名其妙了,问为什么?他们就告诉他那首诗。编辑说:“那首诗是写海船早晨在海里航行,当然会看见太阳升起的,难道太阳不是‘血红的’吗?”政府说不管,总归要他出境。没有法子,他只好回国了,然而他在马来亚呆了十八年,国内已经没有了家。他于是找人借呀帮呀,凑了路费又转道到荷属爪哇去,可是荷属政府早已得到通知,拒绝他登岸,把他“原封退还”了。

(原载1937年6月15日《作品》创刊号)





言论

坚决抗战

凡 容

日本帝国主义在芦沟桥轰出的第一颗炮弹，粉碎了一切“和平”的幻想。

在炮弹下面不容许有“和平”，正如在炸弹下面不容许有犹豫一样。

活路只有一条——坚决抗战！

只有全国人民不分朝野，不分党派，不分男女老幼工农兵学商，立刻一致联合起来坚决抗战，中国才有活路。我们都明白，日本帝国主义这次企图抢劫华北乃是田中义一的预定步骤和日德军事协定的结果。丰台、芦沟桥、廊坊、天津和北平近郊，是平绥、平汉、平浦四条铁路的要冲——是华北的喉管；一被切断，非但北平立刻完结，整个华北也要完结，而且日本帝国主义可以随时用重兵威胁山东、山西，可以随时进兵察哈尔，进窥绥、宁、陕、甘，消灭它认为的抗日的主力，同时，在苏联，外蒙与中国本部之间筑起一溜炮垒，用以进攻苏联和隔绝中苏的交通。于是整个的华北将遭受和东四省同一的命运。

华北呵！华北是怎样的地方？

它的小麦产量占全国的百分之五十五，棉花占百分之六十五，羊毛占百分之九十二，煤占百分之五十二，铁矿占百分之六十，铁路长度占百分之四十六。人口近一万万。

看！华北是这样的一个地方！

没有华北，我们还有充裕的面包和煤球吗？

没有华北，我们的工业还有出路吗？

没有华北，中国还能成为独立自主的国家，不变作日本帝国主义的附庸吗？

不能！绝对不能！

华北是我们的命根！





起来,全国的同胞! 在炮弹下面是没有“和平”,在炸弹下面是没有犹豫的!

起来,全国的同胞们! 活路只有一条——坚决抗战!

我们的团结可以保证: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原载1937年8月5日《中流》半月刊第二卷第10期)





《永远的一面》阿累文集

言论

拥护《保卫芦沟桥》

凡 容

国防戏剧以全国人民大众的生活为具体内容,这种生活,从东四省到云南贵州,从闽粤到陕甘,从新疆到东海滨,已经没有一处地方不渗透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毒素,而濒于空前的危机,在这一阶级段,保卫卢沟桥尽了它表现其危机最深的部分的前卫任务。

时代在急转,中国人民大众现在正处在自由和解放的前夜。在这一刻,在敌人汉奸卖国贼的憎恨之中,在一班不觉的汉奸的进攻之中,在麻木的旁观者的冷淡之中,保卫卢沟桥必将以其积极的内容和反映的迅速获得全国人民大众的心,预约大量的勇士到最前线去。

(原载1937年8月7日《大公报》)



文学评论

沈从文的“贵生”

凡 容

贵生是个独身的庄稼汉，住在五爷田地上，为人有点戆劲，不愿受管束，平常砍柴草为生，农忙时做做短工。桥头一家杂货铺里有个十六岁的姑娘金凤，爱和贵生说笑。贵生很欢喜她。她爹爹有意把她嫁给贵生，可是贵生有点迷信，以为她是个克夫的相，想等她过了十八岁的“关”再说。一天，四爷五爷上山打兔子，无意中看见了金凤，四爷因为五爷近来大输，就劝五爷弄进房冲冲手气，事情随随便便定了局。这时，贵生还蒙在鼓里，等到他觉得事情有点儿险，赶快进城跟舅舅商量好，买了猪头跟官青布回来，杂货铺老板已在准备红纸喜封了。那天晚上，贵生在大伙儿的笑闹中闷闷地喝酒，后来溜走了。于是在半夜，桥头杂货铺和贵生的屋子同时起了火。

以上是故事的梗概。

贵生有一个晶莹的形式的外壳，这外壳是由于被人称为Stylist的作者独具的种种技巧上的特色造成的：文字惊人的明朗，有单纯的美和魅力。方言、俗语、文言被运用得异常圆熟。用字大胆、简练，有时简练到吝啬的程度。他能抓住人们动作或神情中的那些一闪即逝的成分，几笔一来，就十分生动。

贵生在形式上能够有这样的成就，自然是由于作者的努力，然而在这种努力里面，我们发觉有刻意求工的现象：忽略了描写对象，专从字句上下功夫，而作者越是这样刻意求工，文章也越是出毛病。举一个简单的例：

“杂货店充补了个毛伙，全身无毛病，只因为性情活跳，取名叫做癞子。”

句子的不合文法，是小事情。“癞子”这个名字，是杂货铺取的呢，还是毛伙自己取的呢？所谓“全身无毛病”，是说他没病还是说他没有癖好还是说他没有古怪脾气？——我们不明白。而且“活跳”两字也不能清楚地告诉我们究竟是怎样一种性情，仿佛近于





活泼，又近于调皮，但两者的性质是很不同的。

语言这东西，它一方面表现思想内容，一方面也限制思想内容的表现。可是，如果明晰的思想内容必然要求明晰的语言来表现它，则语言的含混无疑就是思想内容含混的反映。刚才举的例（贵生里这种例子很多，）不过想藉此说明它们在贵生里怎样地互相作用而已。

在贵生里，作者写四爷、五爷把妇女不当人，大嫖大赌，爱伪面子，虽然被写得有几分可爱，叫人嫉妒，但明白的读者还是看得清楚的。不过看不清楚的地方更多，譬如贵生，是“一个单身汉子，”有时做短工，平常砍柴草为生，这是我们已经知道的，但作者在51页末尾写他逗弄金凤道：

“你记不记得在我砂地上偷栗子，不是跑得快，我会打断你的手！”

这块“砂地”是不是贵生自己的？从全篇看来，贵生是没有地的。推测作者的意思，也许以为贵生左右不过是贵生，有地无地都差不多，可是依我看来，一个有地的贵生和一个无地的贵生对于“失恋”的态度应该是有分别的，特别在对付他的“情敌”的时候。我们再看那结尾：

鸭毛伯伯匆匆忙忙跑去两处看火，到火场近旁用一根长竹子向火里捣了一阵，鼻子尽嗅着，人在火里不在火里还是弄不出所以然。他心中明白这件事，转园子时，半路上正碰着五爷和那新姨。五爷说，“人烧坏了吗？”

“鸭毛伯伯结结巴巴的说，‘这是命，五爷，这是命。’……”

火是贵生放的，没有问题。但贵生自己烧死了没有呢？鸭毛伯伯用长竹子捣了一阵，“还是弄不出所以然，”在鸭毛伯伯“这是命”的宿命论的叹声里，作者给我们故意留下了一个永远的朦胧。因此，要判断贵生的性质——积极的呢，烧了就逃了？消极的呢，连自己也一齐烧毁了？——便成为不可能。

四爷、五爷和贵生、鸭毛等人之间的关系，被写得很平等、融洽、愉快。四爷、五爷对他们总是有说有笑，有时招呼来做点事，也必定赏东西，而他们也是忠诚不二，恰如奴隶对主人，老是带那么“一点敬畏之忱”的。在内地，这种情形不算稀奇；然而问题是：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否止于如此呢？贵生告诉我们，五爷一夜可以输二万八千，家里地窖里面藏着一对一对的元宝；读者会问：四爷、五爷既不做工，也不种地，这些银子钱从什么地方来的呢，总该和贵生们有点关系吧？贵生里面不写这种





关系,我觉得说不过去;它只写“恋爱”的不平等,也因而失掉了根据,自己矛盾了。因为金凤事件,正如朱光潜先生在编辑后记里用嘲笑的口吻说的,也是一种“阶级斗争。”

在《贵生》里,下等人总是不穷不苦,有鱼有肉,够吃够穿,有时“坐在火旁矮凳板上喝酒,一面喝一面笑”的。他们的观念在相信命运一点上都差不多。他们忠诚如狗,愚笨如猪,羞怯如女子,勤快如自动机器,纯厚,有礼貌,不大爱钱钞,有时还会装娘儿们的哭嗓子说“娘……你那想到那小伙心坏,夜里不许我撒尿!”的笑话。贵生里出现的所有的下等人,是四爷、五爷们最理想的人,即如贵生,他宁肯放火烧自己的屋子,也不愿动他的仇人——五爷的一根草,他是多么忠厚,多戾乖呵!

以上说的,都是极平凡极简单的事情,别说是作家,就是普通的人也见得到,想得出的。所以这里的问题完全不是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倒是蛮重要的)艺术家的良心问题。艺术家的主张、派别,我们读者绝对尊重,虽然不一定同意;他们应该有自由发展自己、完成自己的权利(写作自由是“发展”和“完成”的条件,广大的读者才是审判者。)但是,不论他主张现实主义也好,浪漫主义也好,自然主义也好,未来主义也好……左也好,右也好,他总得有一颗一切艺术家必须具有的良心!凭这颗良心,他去观察现实,分析现实,体验现实,认识现实,于是从现实出发,制作他的作品。因为我们人类,自有历史以来,总是住在地上的,社会使我们不能分开,生活使我们苦恼,嫉妒、杀害、排斥、团结、欢喜、悲哀……在这种混乱中,错综复杂的关系和演变中,艺术家用他们的作品使我们认识现实(任务的最低限度,)认识现实的美和恶的真相。倘使他不能、不愿的话,那他只有去学习——从书本、生活、富翁、店员、工匠、妓女、流氓、叫化……或者被读者憎恨、唾弃,此外无法可想。

闲话休提。作者在人物的性格上,永不肯多费笔墨,他只给你一个大致不离的类型的模样就算数(好多还是打别人嘴里谈出来的)他最注意写的是人物的风貌。他有一种本领:只用几句话就能使读者脑筋里浮现出一个生动的人影。举例:

“一个顶年轻的(过路人)向金凤瞟着个眼睛,只是笑。掏钱时故意露出扣花包肚上那条大银链子,且自言自语的说,‘银子千千万万,难买一颗心……’”。

然而,正如我们看到的,生动尽管生动,终于只是些影子。像四爷和五爷,除了一个爱嫖,一个好赌外,我们丝毫分辨不出是两个人。总之,写得都不具体,形象和





性格永远不分明。

作者对于自己创造出来的人物缺少尊敬,常常随意驱使,不给他们丝毫活动的自由。有时毫无必要地把一些人拉上场(例如那三个过路人,)用过立刻一脚踢开,好像对付野狗一样。固然小说里的人物是作家创造出来的,他的生命是作家赋予的,但他一经有了生命,便能和活人一样有“自己的生物学上的意志,”按照决定他的社会条件去自由活动。倘作家不知道尊重他的意志,随意剥夺他的自由——那当然便——人物就变成了可怜的奴隶,不再是有自由意志的社会的人了。《贵生》里所以没有一个有血有肉,性格鲜明,生气蓬勃的人物,我们可以从作者这一态度上找到一个最重要的说明。据说巴尔扎克,就是被刘西谓先生贬为“小说家的小说家”(刘先生并且说沈从文才是“艺术家的小说家”)的那位可怜的法国文豪^①有一次从屋里走出来,别人见他满脸泪痕,问起来才知道他小说里的主人公死了。看吧,人家是用了怎样的尊敬和热爱来对待自己笔下的人手的!

在创作方法上,联带的在用语上,贵生里有着多量的“章回”(还有一点儿文言)成分。为了进一步探索它们在这篇作品里起着怎样的作用,又怎样地把它牵引到反历史的路上去,我们在这儿要多举些例子:

(一)那老婆照浦市人中年妇女打扮,头上长年裹一块长长的黑色丝绸手帕,把眉毛拔得细细的。见男的必称大哥,女的称嫂子,待人特别殷勤,因此不到半年,桥头铺子不特成为乡下人买东西地方,并且也成为乡下人谈天取乐的地方了。

(二)那舅舅听说有这种好事,岂有不快乐道理。

(三)(贵生)远远的看到张家大园子嘉树成荫,几株老白果树向空挺立,更显得家道兴旺。

(四)不知哪一阵风吹换了方向,他想起事情有点儿凶险。金凤长大了,毛伙随时都可以变成金凤的人。此外在官路上来往卖猪的浦市人,上贵州省贩运黄牛收水银的辰州客人,都能言会说,又舍不得花钱,在桥头过身,有个见花不采。闷不知把女人拐走了,那才真是“莫奈何!”。

从这些例子里,我们清楚地看到:一个人的形象性格的具体刻画,怎样被一种朦胧的风貌的描摩所代替,一个复杂的心理变化过程怎样被阉割,只装上一句“岂

^① 见刘西谓先生的咀华集。这是一本奇妙的书,我劝对于文艺批评有兴趣的读者都去买一本来看看。



有不快乐道理”的皮相的说明,所谓“嘉树成荫”“向空挺立”“家道兴旺”这些贱价的古董,这些“概念的”描写怎样把自己和“形象的”的描写,掉了一个包;贵生的担忧,被作者写成这样偶然、突然,仿佛从前绝未想到过这件事,真“不知哪一阵风吹换了方向,”而且什么“见花不采,”“闷不知”……一个词儿!

在贵生里,动作、对话都是一般化的。例如笑,五爷的笑法和贵生的笑法,毛伙的笑法和金凤的笑法,完全一个样,因为作者只用一个无往不宜的“笑”字。对话上,除了四爷、五爷偶尔带出个把文言字眼,再找不出个人的特征,甚至有一两处甚至把两个人的话当作一个人的话连读下去,也不感到不自然。

在贵生里,作者用的是平铺直叙的写法,虽然他能够用辞藻、“噱头”来减少故事的乏味,可是他不能够把材料好好地剪裁,他什么都要写进去,却什么都写不分明,写不具体。重写和轻写的分别是没有的,不相干的琐碎的情节反而拉了一大堆。

在贵生里,生活的描写是很少的,这是漠视现实的作家共同具有的特色。因为只有这样,故事才能随意编排,因果才能不必顾忌,仿佛一切都是偶然;其实,社会现象,正和自然现象一样,是有它自己的发展的规律性的,这既不能用辞藻代替,也不能用“噱头”对接。

总之,贵生里的人物,事件,都是作者观念的化身,贵生里的世界,并非如朱光潜先生所说是“湖南边境”,而是作者观念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农村是“未曾被近代文明沾染了的”^①农村,人民是些“可爱的人物,各自有一个厚道然而简单的灵魂”,^②他在简单地制造出这一观念的世界来以后,自己就向里面一钻,暂时“舒适的呼吸”^③几口。

贵生结局的朦胧,故事发展得不合理(并非全部)，“噱头”的多,以及在形式上用语上的乞灵于“章回”和文言——那所有的向后转的姿态,都可以从这点得到完满的说明。

没有勇气正视现实的人,必然不能表现现实。这种人,即使做买卖、当兵、也必然要亏本、打败仗,何况当艺术家或“艺术家的小说家?”凡是艺术家,我再重复一

① 见咀华集的边城与八骏图。

② 见咀华集的边城与八骏图。

③ 见咀华集的边城与八骏图。





《永远的一面》阿累文集

次,不论是“左”,是“右”,“浪漫”,“写实”,“自然”,“未来”,……他必须有一副艺术家应有的、正视现实的胆量和一颗艺术家应有的决不歪曲或粉饰现实的良心,否则,即使你以艺术家自命,也决不会被读者承认;在读者的眼中,他只是一个,客气地说:一个文字的魔术师,不客气地说:一个挂着艺术招牌的骗子而已。

(原载1937年9月20日《中流》半月刊1937年)





文艺理论

报告文学发凡

朱 凡

(一)报告文学是一种新的革命的文学形式。它的创造者是德国的基希——《秘密的中国》的作者。

(二)报告文学,只能产生在革命的发展已经开始威胁反革命集团的存在国家,只能流行在革命已经存在已经发动了的国家。

(三)如果革命还没有要求把重要的社会动乱的现象,——经过革命观点的沙滤——报告给广大的革命群众,则报告文学不会产生。如果得不到革命势力的扶植,则报告文学不会存在。

(四)报告文学的任务,就在于把英勇的革命行为,把反革命的卑污行为——把任何地方的任何现象,如实的,生动的,具体的广播给革命者,给广大的群众,给全世界。

(五)因为报告文学终于是一种报告,所以它必须是具体的,真实的。这里不容许语焉不详,不容许撒谎、捏造。

(六)因为报告文学也终于是一种文学,所以它必须是生动的、新鲜的。这里不容许有八股气,公文气,不容许有“人生于世”的俗套。

(七)因为报告文学除此之外还是革命的,所以它必须透过革命的观点,以最高的革命利益依归。这里不容许东摇西摆,模棱两可。

(八)因为报告文学的读者对象是广大的群众。所以它的文字不容许艰深,趣味不容许低级化,还必须有深刻的革命的教育意义。

(九)报告文学没有一定的形式。“内容决定形式”,它的形式由内容来决定。报告文学的领域是一片广漠的原野,一任天才自由驰骋。

(十)但“没有一定的形式”并不是“不要形式”,“自由驰骋”也不是“自由胡





说”。一篇好的报告文学一定有优美的形式，一言一句必定经过慎重的拣选。

(十一)报告文学必须有一个“主题”、一个中心、一条脊骨。主题是什么？是说明一件事情内中的道理，一件事情对于革命的利害关系。

(十二)但这个“说明”不是论文式的说明，讲道理式的说明。它是蕴蓄在文章里面的，是渗透在具体的动作、对话、现象里面的。表面看起来没有一毫说明的痕迹，但读者把文章读下去就连其中的道理也一齐读下去了。

(十三)报告文学的取材，是自由的然而不能随便。优秀的作者常善于选择能够最好的说明他的主题的材料，勇敢的抛弃不能够最好的说明他的主题的材料，哪怕这些材料本身很有趣，很有意义。

(十四)写报告文学，眼光一定要锐利，要透过革命的“爱克斯光”镜看到事物的骨髓，把握住事物的本质。只看到事物的浮面，只看到汤上的油花，被光怪陆离的社会现象闹得很眼花缭乱的人，不会是一个好的报告文学者。

(十五)写报告文学，要具有高度的综合力，要善于创造典型。这就是说，要从许多事情许多动作许多言语许多人中间摘取它们的共通点，而重新揉合成一件事情一个动作一种语言一个人，这就是典型。这典型到处都存在，因而对任何读者都熟悉。它被正确的表现，它仍然是真实——高级的现实。

(十六)这就是“新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旧的“现实主义”(又名实实主义)只能选择现实，自然主义只能抄写现实，但“新现实主义”却能综合现实，创造高级的现实，因此也更正确更革命的表现现实。

(十七)写报告文学，要熟知各种人的各种口语，语汇必须丰富。丰富的语汇，不是为要把文章装饰得五华八门，而是为创造典型的人物的典型的言语时所必需，使文章更真实更生动。张三李四王二麻子都说一种话，骂人一定用“妈的”，单调得很，也不真实。

(十八)写报告文学，要有起码的经济学的智识。因为报告文学的对象是现社会，而现社会的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关系是经济关系。缺乏起码的经济学的智识，就看不清也捉不紧这种关系。表现出来也是被歪曲了的。

(十九)写报告文学，要有哲学的智识，一个社会现象，是现实的横的链条中的一个环，同时是历史的纵条中的一个环，它是从别一现象深化而成，将来还要深化





成别一现象,它和它前、后、左、右的现象无不有密切的关联。缺乏哲学智识,就看不清这纵横的连锁,不知它从何处来向何处去,结果这一现象将被表现为孤立的,静止的,不正确的,对革命无益的。

(二十)写报告文学,还要有伟大的胸襟,敏锐的感觉,利化的行为。否则,一个英勇作战的士兵,一个献身革命的志士,一个捐产救国的华侨,都将被看作傻子,写作傻子。

(二十一)在中华民族进行历史空前未有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时候,我们要重视这一报告文学的武器,研究,学习使用它,以便最有效的打击我们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

(原载1939年7月20日《文化月刊》创刊特大号)





《永远的一面》阿累文集

报告文学

大别山的文化和干部

——寄到后方去的一份报告

凡 容

这篇本来是三个月前寄到后方去的一份报告。其中所描写的跟今天的对照起来赫然已有很大的不同,差不多连改写都很为难。作者因此也乐于照原文发表,一字不加改易,一来依旧可以作为报告文学作品——当然是一篇坏作品——的示例,二来,这样倒正足以衬托出大别山今日的进步之快。付刊之际,谨记数语如上。

作者

一、一个恐慌

大别山现在有一个最大的恐慌——干部恐慌。

军事方面,行政方面,党务方面,建设方面,教育方面,动员方面,都需要大批的干部来实现廖磊将军的“安徽省战时施政纲领”,来支撑和发展各种新的事业,而干部呢——没得!

文化事业委员会的五个组长中间,一个是省府的参议,三个是省动委会的兼部长,而三个兼部长中,一个是省印刷局长,一个另兼地方银行秘书,一个另兼省党部委员。

妇女工作委员会的秘书是省干训班的少校指导员。省青年抗敌协会的服务股长是妇女战地服务团的团长。省动委会的宣传部共有十六个工作人,八个兼任。

省动委会从去年起就决定在各行政区设指导区,就近领导各县工作。到今天为止,一个也没有成功。这不是为了钱,章乃器厅长对钱是有办法的;主要的原因是:没有人!

无论阴晴风雨,各机关团体的门柱上总拴着几匹马,有高大的日本战马,有矮





小的四川山马,也有口的蒙古走马,它们的任务是一样的——驮着它们忙碌的主人到不同的地方从事不同的劳作。

各部的电报纷纷向立煌拍发,内容是一样的——要干部!

于是各厅、处、部、会的负责人在办公室里急得抓耳搔腮了,却一面装着若无其事的神气吩咐秘书:“覆个差事给他,就说这完全不成问题:我们马上开训练班!”

廖磊将军主张用青年刷新和充实行政机构,于是许多县政府的办公厅里出现了没有胡子的县长和没有胡子的秘书。他们每天办公十二至十四小时,夜深就寝,就抹去白天脸上的尊严,互相发起牢骚来了:

“哈叭狗耕田!”一个说。

“连升三级啊!”另一个说。

较有经验的干部,一清早就上办公厅,批阅公文,签字盖章,并且支配了当天的工作以后,马上到另一地点去上课,上完课立刻出席一个什么会,会正进行,又得悄悄的凑到主席耳边告辞早退,因为家里还坐着两个人等着谈话,当然话是谈不完的,为的十二点已经到了,某地的聚餐是不能不去的,下午刚到办公厅,七八个青年取了个大包抄的势子团将上来,原来有一个想调工作,第二个是跟县长闹了点儿纠纷,第三个是领经费的,还有两个是小同乡,并无要公,不过是“专程拜访”的性质,……于是他只得皱起眉头,眼睛看着公文,耳朵听着控诉,嘴巴回答问题,好不容易才打发了三四个,那边门帘一动,进来一个头戴钢盆帽手持文明棍的客人,老远就打招呼,原来是一晃十年未见的老友,慌忙除下眼镜,离座握手,三言两句,立刻到墙上取大衣,影子一晃,不知去向。晚上回来赶稿子,写到半路,朋友来了,笔搁下来,分析了“目前的抗战形势”之后,接着便研究“路线方针”,可是时间已经半夜了。送走了朋友,打了个呵欠,睡觉大吉!

太太们咕噜着:丈夫简直变了个人,家务毫不过问,晚上还睡得那么迟!

丈夫的面孔又黄又瘦,他被缠夹在“公与私”、“辛劳与温柔”的矛盾中间,一面叹气,一面自慰,口中念念有词道:“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

两三天忘记拉屎不算稀奇。

“今日有事,今日毕。”这句古话成为空谈。

爱情尘封。





香烟销路激增。

“挖干部”现在是最不道德的事，它足够毁灭三十年的友情。

大别山的救亡青年，好像他们嘴上的胡子一样稀少。

可是也有一批人成天感觉空闲，他们的“三部曲”是——“请酒”，“拜客”，“钻狗洞”。介绍信代作了“序言”，长方的关防便是“后记”。

鲁迅先生的话说得对极了：

“一面是严肃的工作，一面是荒淫与无耻”！

二、还有一个恐慌

大别山里现在还有一个恐慌，其程度并不亚于班干部的缺乏，这就是——书报恐慌。

省府所在地的立煌有一家独一无二的书店——生活书店，武汉弃守之后，它就像断了乳汁的婴孩一样，陡然消瘦下去。店里的书架听说拍卖给杂货店老板装狮子牙粉和力士香皂去了，剩下几本过时的书籍杂志现在躺在墙边的门板上，老刀牌香烟和僧帽洋烛伴着它们的寂寞。

然而立煌却有一家报馆，官办的“皖报”，土报纸印的，四开版，跟从前上海的立报一样大，但销数只有立报的百分之一，其中一部分还是赠送的。

动委会下面有几十个分会几十个工作团，散布在各处山城与村落中间，从立煌这黑点上，崎岖的山路扇形的向各县展开，每天，每一条山路上都不断有交通员向“黑点”集中；他们除了呈送公文和接洽事情之外，还怀着一个共同的希望——拿书报杂志宣传品。

宣传部每天都有这样的人坐在那里，那神气活像一个债主。他们很谦虚的说明了来意之后，便会从部长手里接过一张字条，上面郑重的盖着朱红的铃记，写道：

“请酌发。”

可是糟糕得很；蜂房似的发行架上，每一个方格子里都空空如也。发行员同志坐在桌前，答话和表情早已准备好了，他堆一脸的诚恳——

“对不起，印刷太慢了。两幅漫画交到石印局已经有半个月，还有四幅拿到麻



埠印去了。铅印局正在赶印省府的文告,我们的书和杂志怕半个月后才能出版。”

结果,他仅仅拿到两份“大家看”,五册“抗日识字课本”——一肚子的希望打了个倒八折。

各军师政治部,各县政府,中小学教师,党部人员,联保甲长,凡是到动委会来的,临走总要带着一张“请酌发”的字条去领书报。

工作团的报告上,在末尾照例要大声疾呼:“书报缺乏,自我教育受到严重的打击!”

宣传部实际上非成为一个书报供应托辣斯不可!他要供给各县区分会,各直属与委托工作团,各县青抗,农抗,妇抗,工抗,文抗等民众团体,各军师政治部,各县政府,各伤兵医院等等不下二百多个单位的书报杂志宣传品,它现在每个月计划出版自我教育丛书二册,工作参考丛书二册,“大家看”九期,“动员半月刊”三期,漫画六幅的剧本歌曲标语传单若干种,按照客观的需要,它的生产力应提高三十倍,但事实上它至多能完成原来计划的一半!供给与需要相差至六十倍以上!

新书寥若晨星。李昂吉叶夫的《政治经济学讲话》,走遍大别山找不到五本。各种重要参考书籍的书皮上要包三层岳西纸,一份两个月前的期刊,被当做活宝贝,手手相传直到破肉烂为止。最富有的藏书家的书箱里(他们不用书架,也不敢公然放桌上)也不过二十来本书。

各处都发见偷书贼,他们大都是穿着政府的制服,或佩着校官的符号领章的人,脸上一例笑嘻嘻——他们公然行窃,到处横行,大别山的法律不干涉他们。

矛盾的现象是——书越少,流通得越缓慢。每人都用中国话里最难听的字眼咒骂别人赖他的书,同时每人又都赖别的书。

于是,书被窖藏起来了,逃避到上了锁的货箱里去了。

书报的缺乏与干部的缺乏,二者互相勾结,互相捣鬼,没有干部——文化干部,书籍出不来;而因为没有书报可看,居然有许多同志想溜回后方。

问题愈来愈严重了,已经到了必须解决的时候了!

三、我们的口号

针对干部缺乏的现象,我们说:





“创造干部!”

针对书籍缺乏的现象,我们说:

“翻印!”

在前一个口号下,出现了省干训班,财政会计组,妇女组,谍报组,军官教育团,还有五个临时中学——实质上也都是干训班。

理由是:现在大别山处于敌人四面包围中,干部无法进口中,挖干部呢,不仅伤别人的脑筋,还要毁坏别人的工作,挖肉补疮,得此失彼,归结还是一样。我们只有把眼光放远,为了抗战是“持久的”,为了抗战胜利之后还有更长期的建国的阶段,我们必须“创造”成千成万的新干部。

在后一个口号下,出现了文化学会和文化事业委员会。文化事业委员会编审组第一期的中心工作就是“大批翻印好书”。

理由是:文化人少,参考材料少,时间也少,编、述、译、著都嫌来不及,为了立刻供应大量的需索,为了使饿肚子的人立刻袋子东西吃,只有“翻印”。

省干训班办起来了,别种训练班也办起来了。工作不愁没有人做了,但是且慢——教官呢?创造干部的干部呢?我的天!这许多教官到那里去找?

调吧——人们说。

于是干部们收拾行李搬家了!总部的中级官佐和某些军、师政治部的科长、秘书搬到干训班去,妇女工作委员会的秘书,组长搬到妇女组去,财政厅的专家和老手搬到会计组去,广西学生军一些同志被派定作政治指导员,也搬到省干训班去,还有许多说不清来龙去脉,不知从哪搬哪——总之,大家乱纷纷闹哄哄都在搬家。

家搬定了,点了点人数,呃——还是不够!

兼吧——人们说。

兼就兼。一个人兼一处,一个人兼两处,还有几个生命力特别丰富的人兼作三处四处的工作,讨厌的是大别山的家屋非常疏散,一出门起码就是三五里,有马的跑乏了马腿,没有马的跑乏了自己的腿。

没有用!人还是不够!

“得!这还有什么法子可想?马马虎虎吧。”人们说。

工作的轮子向前滚动,干部使出全身的“解数”,来舞动工作——这把沉重的大



刀,场面日益展开,困难日益增多,新的问题不断的被提出,也不断的被解决,一天
天深陷,而工作用着伏尔加河上逆流的木船航行的速度前进。

文化部门的干部政策跟其它部门的没有丝毫两样:非调即兼。自然,问题多得
很,综合起来只是一个“少”字,人少,工具材料少,时间也少!但在另一方面是——
需要迫切,要求多,希望大。怎样解决这矛盾呢?怎样用这样少的人,这样少的工
具材料,这样少的时间,做出最大的成绩来呢?

大家说:要有正确的政策!

集中少数干部的精力用于一点,创办一份权威的报纸,一种学术研究的杂志,
一份通俗的短期刊物,制作最必要的地图,编辑最适用的课本,翻印最基本的书籍
……另一方面,扶植各地的小报,刊物,编辑,印刷事业,使在这中间产生出上千万
新的编辑人和作者,循着这两条平行的工作路线兼程前进。

开展耐烦而诚恳的批评和改稿运动,像“小说家”月刊那样的做法,以催生新的
作家。……

印刷机器出高价收买。书籍杂志汇钱到各文化中心去寄。决不让借钱!为了
购买文化工作的马达和酵母,当掉了裤子也是要干的!

政策既定,就用最大的魄力和最坚决的意志去执行。

大别山的干部政策是合理的人才主义的干部政策。

而文化工作的骨髓是科学精神。

四、美好的梦

大别山的春天是相思的。

随便站在一个山头上,守望着夕阳下沉,乳色的雾从滚滚的河水上面升起,山
峰像一条条素帛轻轻的绀住古老的苍松,远远的高峰上还覆盖着晚雪,眼前梦似的
展开了起伏的冈峦和辽阔的原野。

这时,青年人就怀念远方的爱人和朋友,把他们的思想珍重寄予镶着黄金的西
方的晚霞——晚霞的下方,便是他们的爱人和朋友奋斗的所在。

他们能否越过重重关山,冲过敌人防线,来到大别山——这鬼子的墓场——和
他们团聚,并且——这肩负起工作的重荷?这里多么需要他们,需要他们的努力和





拥抱呵！

青年人作着美好的梦。

整个大别山里的人们的眼睛望子成龙着火焰似的西方的云霞：

“请你们派‘文化飞机’给我们送新的书报来，请你们了解我们的精神的饥渴！”

青年人作着美好的梦。

大别的岁月在如饥如渴的相思和子弹的呼啸声中飞度着。

“喂喂！大后方的同志们，你们是聋子吗？你们为什么不叫我们的爱人和朋友们来？你们为什么不派‘文化飞机’？——不能派？那么，给我们来一个‘文化播音’，把重要的消息和论文广播给我们听听吧！”

青年人的喉咙嘶哑了；依然作着美好的梦。

大后方沉默着。

可是人们丝毫不放弃他们的热望；他们坚信：飘扬着青天白日满地红旗的大后方不会不理解他们的需要，不会不管他们的死活，总有一天，他们美好的梦想会成为事实，使他们快活得跳起来，增加百倍的勇气，去和敌人拚命。

到今天为止，他们常爱在傍晚时分爬上山顶，沉醉的望着西方灿烂的云霞。

（原载1939年7月20日《文化月刊》创刊特大号）



小品文

卓绝的顽固

阿 累

甲与乙坐在公园的铁椅上,看到前面地上有一个扁圆形黑色的东西。

甲:“咦!你瞧,一个甲虫。”

乙:“哪里是甲虫!我说,这是一颗豆子。”

争呀争的,那个扁圆形黑色的东西在地下动起来了。

甲说:“你还强嘴,睁开眼睛看看!它不是在动吗?”

乙把头向后一仰,闭起眼睛,喷出一口烟,轻蔑地撇一撇嘴,一个字一个字说道:“我说,它还是一颗豆子!”

(原载1939年第2期《文化月刊》)





《永远的一面》阿累文集

随笔杂感

听 笳

乙 苇

山那边，传来军中的笳声。号召战士们到里外操演。那刺耳的短促的声音撞碎在岩石上，抖动在夕阳的光影里，好像小雄鸡引颈试啼几声，使人想到那是一个新入伍的号手。

一·二八在淞沪的郊原号令弟兄们向鬼子冲杀的老号兵——那些当年跟随指挥官寸步不离左右的战士，如今哪里去了？

不禁想起伤亡的惨重，战斗的艰苦，解放的来到，中国的新生。

（原载 1939 年第 2 期《文化月刊》）



文艺理论

新现实主义轮廓勾勒

朱 凡

总 说

(一)新现实主义是文学上的名词,是文学创作方法之一。文学创作方法有许多种:如古典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现实主义(写实主义)等等就都是的,但其中最进步的是新现实主义。

(二)新现实主义产生于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胜利地完成之际。那时,苏联国内的资本主义成分已日渐衰微,苏联国内的反革命势力也次第肃清,不复能摇撼苏联社会主义的强固的基础——伴随着这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即当时苏联的工人和农民的政权业已占有绝对的压倒的优势,在政治上是民主主义的实施愈益彻底(随后不久就颁布了全世界公认的最民主的苏联新宪法);在文学领域,过去居指导地位的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已稍嫌狭隘和没有必要,不够号召广大的同路人作家和青年写作者跟社会主义作家站在同等地位在写作上公平地争强竞胜,苏联的指导者看到这一点,就提出两个有名的口号:一个,是革命的浪漫主义(革命的罗曼谛克),一个,就是这新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

(三)新现实主义又产生于资本主义世界日益走向退步,腐烂,反动,没落的时期——资本主义第三时期,同时,它还是从资本主义母体中孕育出来的对立物,它是资本主义的逆子和死对头。暴露资本主义的罪恶,指示资本主义的必然死亡和怎样使它死亡,而且预见未来世界的光明,是作为革命的一翼——革命的一条战线一座炮台的新现实主义的与生俱来的任务。

(四)新现实主义为什么产生于资本主义世界行将就木的时期,不产生于别的时期?这不是偶然的,因为在这时期,革命的势力已经起来而且在若干国家业已形





成直接行动的形势,革命势力迫切地需要它。新现实主义为什么产生于资本主义成分行将消灭的苏联,不产生于别的国家?这也不是偶然的,因为苏联是社会主义革命业已胜利的国家,并且赫然屹立于资本主义包围中;因此,很明显地,苏联是最爱护它保育它的国家。

(五)新现实主义是新兴社会科学的产物,没有前一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的新兴社会科学,便没有新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承受了新兴社会科学的全部辉煌的成果,更重要的是接受了前一世纪八十年代即法国大革命以来的全部革命斗争经验,它,以社会科学的方法,去采取素材,处理题材,确立主题,制成作品。

(六)现实主义是一切被压迫者的好友,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场合,它是被统治者推翻统治者的有力武器;在殖民地与弱小民族的场合,它是放逐侵略劳力到国境之外和脱离其宗主国而谋求自身独立解放的有力武器。因此,新现实主义便为一切反革命所痛恨,一切反革命者都想扼死它。

(七)有人说,新现实主义只适用于苏联,因为在苏联革命势力占绝对优势,除开苏联便没有此种国家。这种论调是似是而非的,片面的,有害的,甚至有些持这种论调的人还是假装不懂恶意抹杀的。为什么?因为这些人根本否认新现实主义的战斗的本质,根本否认新现实主义不是刻板的教条,而是行动的战斗的方法,武器。恰好相反,新现实主义以它的最大的宽容性群众性为特色,实足以给一般文学习作者以最大限度的使用可能,在这一点上,它是被侵略国家召致和团结各式各样作家来共同使用,以打击敌人的最好的文学创作方法。反对者倘不是根本不懂得这一点,便是想替敌人来缴我们的枪械。

(八)新现实主义是战斗的。

怎样用新现实主义制成作品?

(九)现实是无比的丰富,新现实主义取材于现实。现实世界的一草一木,都可以作为取材的对象,这些未经加工的散碎材料在文学上叫做素材。素材是死的东西,只有运用新兴社会科学的方法去观察它才有意义,才有生命。“从一张钞票上可以反映全世界”,这句话固然有夸大之嫌,但基本上是正确的。

(一〇)然而素材必须经过选择。选择的标准有两个:其一,是被选的素材须为



作者所熟知。一个人对于世界万物不能样样都摸得清,其所知的范围倒是极其有限的。生长于新加坡的人描写霜雪,丰衣足食的人体会饥寒交迫的心理,结果会笑掉读者的牙齿。倘若法官描写强盗,舟子描写江湖,那便“虽不中亦不远矣”了;其二,是被选的素材须能更好地表现主题。

譬如你想表现吝啬,与其选择一个中学生来做“模特儿”,便不如选择酒店家的掌柜。理由自明。

(一一)素材选定要经过组织,要把那些散碎的互不相关的东西统统贯串起来,使彼此之间互相发生关联,成为不可缺少,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这就是题材。题材是经过作者整理过组织过的一堆素材,其中必定包含一个故事或一些情节或一段事实或一宗感想。没有这些渗透在素材中间,没有这土敏土上把砂石胶着起来,不会有艺术的生命。

(一二)最后,一篇作品还必须有一个主题。一个作者写一篇作品,总有一点用意,总是为的向读者阐明一个观念,说明一宗道理。这用意,观念,道理,蕴蓄在那故事或情节中间,这就是主题。主题是一篇作品的中心,骨干和灵魂,没有它,一篇作品就成为无的放矢,没有意义,根本不成其为作品了。

(一三)可是主题不是电台的广播,不是牧师的说教,不是一种露骨地登坛说法,而是经过作者处心积虑借人物的嘴巴,特别定借事情的演变本身烘染出来带出来的道理,这道理表面上看不出来,但等读者读完了这篇作品,不管他愿意与否,他脑筋里自然而然就会涌现,受了作者的感染。所以,事情是很明白的;一篇作品必须有一个主题,而且这主题愈明确就愈好;主题暧昧的作品,读下去只能使人糊涂,不可达成教育读者的任务。

(一四)有人把素材和题材混同,这是不对的。又有人认为作品可以不要主题,这也是不对的。素材是各个互不关联的自然存在,题材是已经经作者加工,经作者组织到一个故事情节里的许多自然存在,两者有很大的区别。倘说作品可以不要主题,那便根本否认了抹杀了文学的功利性,“为艺术而艺术”了。一篇作品公表于社会,即脱离作者而成为客观存在,无论作者是否愿意,它一定要发生或好或坏的人所共知的,而世界上也从来没有过“不带任何用意”的作品。所以,“为艺术而艺术”呀,作品可以不要主题呀等等说法,不过是一些精致的谎言。





(一五)创作过程复杂多样,因人而不同,决不能机械地了解为“素材——题材——主题——作品”的顺序。有的作者是先有意识先有主题,再根据主题去选择素材构成题材的;有的作者是先有故事先有题材,再从故事当中去发现主题的,至于因一物一事而引起联想而制成不朽的作品的也不乏其例。

(一六)素材、题材、主题是构成作品的三要素,最起码最低限度的三个条件,至于要写成一篇现实主义的作品,那便是另一回事。

(一七)写一篇新现实主义的作品,首先,作者要具有新兴社会科学的眼光。新现实主义取材于现实而现实不是一堆静止的互不相关的单纯的存在,所以作者便不能像画“静物画”那样去观察世界和制作作品。他一不要能从变化中把握现实,发现它们相互的关联,研究那变动的规律。特别是人,人是最不稀罕却极其难懂的东西,他有感情欲望种种性能,而这些性能又视其所属的集群,所过的经济生活,所受的文化熏陶,所处的物质环境而各各不同——然而每一篇作品却都离不开人。

(一八)文学文与科学文根本的不同点是:科学文直接诉于理智,而文学文间接地诉于理智,另外还藉形象诉于感情。所以写一篇新现实主义的作品,其次,作者不仅要能够正确地观察现实,还要能够正确地表现现实。表现——这是最重要的,许多人熟知现实,说起来手舞足蹈,使听众动容;但要他写成作品,他便只有摇头了,表现之难就在这里。表现之道,画家借重线条与色彩,文学家则借重文字,具体地说,具体地说,文学家要用死的文字去塑造行动的形象,使读者脑筋里浮现出作者所描写的一幕幕真情实况的场面,尤其是心理活动,这是绘画电影比起来都黯然无色的文学作品的特色和独到之处。关于上述诸点,文学上有个术语,叫做“形象化”。

(一九)新现实主义是进步的革命的,所以他有一个稳固的落脚点和被压迫者被侵略者被损害者站在一边,立场分明,爱憎分明。另外,因为它的读者对象是革命大众,所以它的作风朴素,形式明朗,深入浅出,富有教育的意义。“为大众体制改革理解,为大众所爱好,组织大众的理智与感情从而提高它。”

(二〇)新现实主义是革命的实践。学习游泳的人不能单是关在房里看“游泳术大全”,学打游击的人不能单是熟读“游击战讲义”就算数,他还得亲自下水,亲自拿起枪杆上前线去,同样,新现实主义不能藉一篇文章一本书使读者立刻变成新现



实主义者,读者还要多读,多讨论,尤其是多练习,要经过碰壁,打滚,犯错误改正错误的很长过程才能炼锻出一个新现实主义者——这里,不过是略举大端,把它的轮廓加勾勒而已。

结论

(二一)新现实主义者“为现在”而写作,为被压迫者为革命而写作,新现实主义者用他们的锋利的笔尖参加革命的战斗。这是无可推诿不能歪曲难以掩饰的。可是“第三种人杜衡等却要“为将来”为“全人类”而写作,要写伟大的不朽的作品,传之永远。他这种超时代的超集群的观点与新现实主义的革命观点毫无共通之处,而这种“拔着自己的头发想离开地球”的“超”的观点必然把他逐渐引向革命的对面去。事实已经证明,这位“第三种人”最近在香港已被汪派国贼所收买,为“日本帝国主义者”创造“伟大的不朽作品”去了。

(二二)中国的文学家和初学者,除掉杜衡之流的少数,都在为“现在”为“抗战”而写,他们在实质上已在向新现实主义移行,所以,当此时期,提出新现实主义而把它“勾勒”一下,在作者以为不是不需要的。

作者附志:为的作更进一步地介绍这新现实主义,想在“中原”二期上以具体的作品示例,与读者诸君继续研究。

(原载1939年《中原》创刊号)





散文

回忆与纪念

朱 凡

对于已进入耄耋之年、脑子又曾受过严重震荡的我，多少往事有如过眼烟云，从记忆中逐渐地淡化和消逝了。但是，五十年前鲁迅先生去世的那个揪人心肺的悲痛的日子，那因文坛巨星的殒落而对人们心灵产生的极大冲击，那随之而来的沉重的失落感，以至连那弥漫在先生灵堂里浓郁的晚香玉的香气，在我有生之年，是永远也不会忘记的了……

一九三六年八月，作为逐客，我不得不结束在马来亚的教学生涯，又幸蒙陶行知先生的慨慷帮助，得以回到上海，以投稿卖文为生，并和欧阳山一起编《小说家》杂志。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正当我们准备吃早饭的时候，一位熟人（好像是叶以群），急急忙忙冲进门来。

“鲁迅先生今早五点钟去世了。听说遗体要停放胶州路万国殡仪馆，快些去吧！”

说完，他匆匆地走了。

先生病重的消息我早已得知，从刊物上也看到了他谈《死》的文章，心里一直沉甸甸的，难以排解。后来，得知虹口有一日本名大夫须藤在给先生诊治，于是，对先生康复又抱有一线希望。此刻，听到先生去世的消息，我简直惊呆了，如从悬崖之巅忽然失足堕入无限的虚空之中。

当我们稍微镇定后的第一个动作，便是不约而同地急忙走出房子，这时，住在同一条马路的张天翼、聂绀弩，都出门了。我们一道急匆匆地朝万国殡仪馆赶去。

下午三时，先生的遗体由住宅景云里运来，停放在殡仪馆二楼。

十月二十日上午九时，开始让人们瞻仰先生的遗容。先生的遗体端正地安放



在殡仪馆礼堂的正中，四周被一丛丛鲜花所环绕。浓郁的晚香玉的香气弥漫整个宽敞的大厅。

我见先生静静地躺着，紧闭着眼睛和嘴唇，颧骨高高突起，面部虽然整容，仍然黄瘦。我久久地看着他，不相信他就这样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但近旁低低的悲泣声又把我拉回到现实中来。是的，先生千真万确地离开了我们。我们失去了伟大的旗手。我鼻子一酸，强忍着的泪水竟点点滴滴落在地板上。

先生的丧事是由他的生前好友和中外文化界进步人士料理的。蔡元培、内山完造、宋庆龄、史沫特莱、沈钧儒、肖三、曹靖华、许季荪（许寿裳）、茅盾、胡愈之、胡风、周作人、周建人组成了治丧委员会。治丧办事处由巴金、黄源、欧阳山、陈白尘、蒋牧良、以群和我等三十余人组成。我分工招待来宾。凡来吊唁的人，让他们先在大门外排好队，等到灵堂里发出信号，由我向他们交待有关事宜后，引导进入灵堂向先生的遗体行礼，作最后的告别。

治丧委员会的成员早就来了。他们在商量用什么样的棺木装殓，后由宋庆龄亲自选定一口黑漆棺木，棺盖上半截嵌着透明的玻璃。十月二十一日下午，先生的遗体入殓后，人们仍可透过棺盖上方的玻璃，瞻仰到先生的遗容。

在治丧办事处我们这一批人中，有的人，如巴金、靳以、以群、天翼、绀弩、黄源、黎烈文、欧阳山等，早已是成名作家。在失去先生这一无比悲痛的时刻，只要是治丧事务需要，就什么杂活都干。送殡的队伍前头要一横幅，马上有人去买来白布，大家公推得有书法家传的张天翼执笔（天翼之父乃书法名家，杭州岳坟的横匾“大好湖山”即出自其手笔）。天翼也不谦让，恭恭敬敬地书写了“鲁迅先生丧仪”六个大字，其他人马上拿去放在殡仪馆前面草地上晾干。横幅两头要牢牢地固定在竹杆上才能举着行走，巴金就蹲在草地上，用针线细心地缝牢。为留下先生最后一刻的面容，画家司徒乔用洗炼的笔划，在一块大白布上描绘了先生闭目仰卧的巨大头像。

十月二十二日下午，启灵的时刻到了。行礼后，在场吊唁者绕棺一周。启灵完毕，由日本友人鹿地亘和胡风、巴金、黄源、靳以、张天翼、欧阳山、田军（肖军）等十余人扶柩上车。成百的工人、学生自告奋勇地争着拿起挽联、花圈。欧阳山、蒋牧良两个魁梧大汉执掌起“鲁迅先生丧仪”的大旗，走在最前面。司徒乔所画的先生





遗像由人举着跟随其后。然后是执挽联和花圈的人流，排成四人一行，随护着先生的灵车，缓缓行进。

我走在执绋的队伍之后，在近三个小时的送殡中，我见到宋庆龄身着素色旗袍，穿着布鞋，和大家一道步行。蔡元培先生年事已高，但也在送殡的行列中执绋缓缓行进。这些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辈们，与先生有着极深厚的战斗情谊。对先生的去世，他们的悲痛、惋惜、悼念之情，溢于仪表。这也使我深刻地感受到：先生的去世，对于中国人民是一个多么巨大的损失。而我又在经历着一个多么严峻的历史时刻啊！

送殡队伍到达万国公墓时，已近下午五点。在公墓礼堂前，举行了隆重的葬仪。蔡元培、沈钧儒、宋庆龄、内山完造、章乃器、邹韬奋等，作了关于先生安葬的演说。随后，一幅写着《民族魂》三字的白绫旗，由上海民众代表献上，复盖在先生的棺上。在人们的护送下先生的棺木移到了靠北院墙的墓穴前。伴着一片悲壮肃穆《安息歌》歌声，灵柩缓缓落进了墓穴。由蔡元培先生铲起了第一坯土，洒在棺木上。这时，人们的悲哀达到了顶点。我们都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

安葬完毕，暮霭已浓。冷月的清辉罩着长长的三三两两踏着归途的人群。街灯已经燃起，马路上迎面而来的是些零散的车辆和市民。我们分散归家，耳际似乎仍响着《安息歌》歌声；晚香玉浓郁的香气仿佛仍在扑面拂来。

（原载《文学月刊》1986年第10期）

翻译作品





序

关于锡且特林·萨尔蒂珂夫

V.伏罗霍夫斯基 作

凡 容 译

当尼古拉一世坐在俄罗斯的宝座上的时候,当士兵的服役年限延长到二十四年的时候,当农奴(当时术语叫做灵魂)像牲口一样卖来买去的时候,当巴枯宁是一个十二岁的孩子,托尔斯泰还差两年没有出世的时候,这位俄国最伟大的讽刺作家在社会里露了面,之后,他用一条无情的舌头去鞭挞了当时的社会。

那是一个各走极端的社会。

一方,是无知,横暴和压迫——一种建筑在剥削和压迫上面,并把这种秩序紊乱的制度认为无可争辩的权力的社会阶层;另一方,是有敏锐的理智、和崇高的理想的、受过高深教育的阶层;在这上面,是施行极愚蠢的武力压迫、和野蛮的无知的镇压的、政府组织。

地主阶级,虽然政府千方百计地支持他们,现在是不可救药地陷入在债务中间。他们依靠农奴们的劳动没有定见地游惰地过活,农奴们连足以维持他们的主人和他们自己的田地都没有,被送到矿山,工厂,作坊里去施行强迫劳动。贿赂,庸碌无能,欺凌弱小,在军官们中间,已经成了惯例,对于这种行为,没有一点矫正,没有一点申诉,因为最横暴的镇压的专制政治,是尼古拉所能懂的唯一政府形式,而“革新者杀”便是他认可的唯一的法律。用该奥可夫斯基的话说:沙皇并不把国家看成一个国家,不过把它看作一座营房而已。

自由是不存在的,这两个字禁止印刷。一八四九年,每一个大学的学生人数限制不得超过三百,禁止教授哲学和抽象的理论科学,只有论理学(就是逻辑)和心理学被认为神学学生的研究领域。作家们只要被怀疑有一点不平,他们的著作就被禁止出版。除了沙皇特别许可,任何人不准离开俄国,而且,一个专门处理政治犯





连同一种特别警察机关,和一个庞大的侦探组织的国家部院也成立起来。十七个中央查处(小些的还有许多)拚命地工作着。如果有任何革新的建议,就立刻遭受极端野蛮的制裁,甚至不经过审判。例如:“派特拉希夫契”的一班人(杜斯退益夫斯基在内)被送到矿山和西伯利亚去做苦工,虽然曾经证明他们对于政府“并无行动的企图。”起先他们被判决了死刑,并且已经被送到刑场预备执行了,说是:“给他们一个教训”。国家受着奴隶的容忍的训练,可是,虽然如此,下面的,上面的反对还是一次又一次地暴发出来,全村全县的暴动,受着武装力量的镇压,单在尼古拉在位的时候,这样的事件就发生了五百次。在知识阶层中间形成了一联串的革命组织,这些革命组织在一八二五年十二月党事件以后^①,吸收了全国的进步力量。

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这种制度显示了失败以后,社会舆论的压迫使亚历山大二世不得不企图若干革新——最重大的是农奴解放——俄罗斯第一次喘了一口气。政治生活的开头,由此植下了根株。可是那个急进时期是很短的,不久亚历山大就回到传统的统治方法,虽然永远没有达到他的前辈的同等程度。

萨尔蒂珂夫所知道的就是这样的俄罗斯。普希金、果戈理、阿克萨柯夫、莱芒托夫、柯而曹夫、涅克拉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奥斯特洛夫斯基、倍林斯基、赫尔岑、巴枯宁只在俄罗斯的国境以外才能生存。

因为出身贵族,当军官,作过里亚赞省和铁伏尔省的副总督,嗜好和教育又都是属于知识阶层的,萨尔蒂珂夫对于各阶层都很熟悉。在他二十一岁时,为了最初的一部无害的长篇小说被逮住流放了以后,发展成为讽刺政治和社会的权威作家。他用锡且特林的假名接连写了许多短篇。后来又写了些较长的作品,他暴露了在上的真正的残暴,在下的匍伏的从属,革新者模糊的理想主义,奉公守法者的卑怯。然而他并不是一个厌世者。他是无情的,可是决不公道;他是辛辣的,可是决不吹毛求疵;他的鞭挞总是不偏不倚,命中要害——对着各种各样的真理的敌人和进步的敌人。在他的作品中,有很多篇过于充塞了为目前的利益的暂时的讽示,还有很多在形式上冗长得使人疲倦,这一部分也是因为必须说了一大堆废话,才能把真理从检查者的眼下隐藏起来的缘故——然而他的寓言却形成了他的观念和艺术两者的精华,是特别富于现代性和世界性的。

^① 尼古拉一世即位时,图谋建设立意政体的一班人。



在他的寓言中，他痛骂了当时的社会，用很少可写的几笔，把它的弱点，罪恶，恶德，暴露无遗。甚至连他自己也不放过。《克拉茂尼柯夫的不幸》那一篇，虽然很少艺术的价值，却有趣地给我们画出了一张他自己在检查员的执行下受苦的肖相。《鲤鱼》该是一篇革命前俄罗斯的悲剧的游戏文章，而革命的全部说明则在《两位将军》的故事里。写得很美丽的《基督之夜》，是有直接的政治意义的。在那样的一个国家，（那里，经过“第三科”，即政治警察的努力，最有智慧的最公正的人士大量遭到死亡，坐监或流放是每天都有的事。）背叛是至急而可怕的真实：表现了这一点的自然是《不可原恕的罪过》。那篇新闻记者的故事，在欧洲无论哪一国家都不算过时。

愚蠢和卑怯怕是惹他最尖锐地嘲讽的东西了，他把这些从社会的各阶层中暴露给我们看，各不相同，在类型上又都可笑地真实。军官的愚蠢——在描写将军们的那篇里，一个蠢似一个；知识分子的愚蠢——表现在《鲤鱼》的故事里：也是那么一个好家伙；资产阶级的卑怯——表现在《兔子》的故事里，用他那种无力的精神的崇高；地主之群的非常愚蠢——表现在《乡绅》的故事里；做父母的和公民的愚蠢——表现在《傻瓜的爸爸》那一篇里，他“仿佛常常一只手里提着一个天平，却用另一只手把放上去的东西拿下半盎司来。”

锡且特林的精神是物质的俄罗斯的。在他的全部作品中响着悲剧的调子，但也有诗意的谐谑。简单和诚恳，辛辣，幽默，粗野，和仔细——这个受了相反的教养的集团，继承了几世纪来在自然和人事中的苦痛所造成的，俄罗斯的气质，是决不妥协的——这便是我们在他们的《寓言集》里所发现的。

例如，在《基督之夜》和《傻瓜》里，他表示了对于卑微的和被压迫者所受的痛苦的亲切，那正是农民的信念的中心。在这两篇中和《道德与犯罪》的伊凡挪希加身上，我们得到一种确信，就是最容易最高的真理接受的，是那些孩子似的单纯的人，却不是那些聪明的人，杜斯退益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用这一点使他们为西欧所熟知。《可怜的狼》和《公羊记不真了》这两篇里有一种悲剧的命运的气氛，由于这一点，使俄罗斯文学从平凡进到特殊的形象——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结合，这和西欧文学是迥不相同的。

虽然直接为了说教的目的，锡且特林仍然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他把那半人





半兽性——可笑的, 卑劣的, 可厌的, 悲惨的——塑成具体的形象: 将军们睡衣上订着符号; 兔子在结婚前那么小心翼翼地洗了一个澡, 谨慎的条鲮鱼继承来的消极的智慧; 妈妈那么“很”轻地抽打着她的傻儿子; 狼和公羊的悲惨的形象, 和犹大中可怕的一个^①。不仅他描写的人和兽都是有血有肉的, 就在现在, 跃然地方, 时间, 环境都已不同, 他的故事还是一样的真实, 而且, 人性一天不改变, 他的故事的真实性也一天不会失去的。

锡且特林当时在定期刊物上断续地发表了他的寓言。后来被收集起来印成单行本, 题名Skashka(寓言或故事), 共计二十八篇。

后记:

《关于锡且特林·萨尔蒂珂夫》与《一个村子的火灾》, 根据的本子是一九三一年伦敦 Chatto and Windus 出版 V.Volkovsky 的英译本。名叫《寓言集》。前面的一篇介绍便是那译本的序。

萨尔蒂珂夫的讽刺, 深刻而露骨, 然而并不夸张, 这在后一篇中可以完全看出。他也写小说, 随笔, 甚至还写长篇, 但最好的还是寓言。(凡容)

(原载1936年10月16日《译文》新二卷第二期)

^① 指背叛者, 事见《新约》。



小说

一个村子的火灾

(也许是虚构的故事,也许实有其事)

俄国S·萨尔蒂珂夫 作

凡 容 译

正午时分,索福尼哈村里起了火。事情发生在六月,正是春耕最忙的时候。男男女女都在田里,据说有一个丘八从村里走过,在一家窗户下面坐下来抽烟斗,抽完起身走了,于是起了火。

桔子被烧得精光,只留下牛棚所在一小块地方。在一个钟头里面,乡下人失掉了一切,变成了穷光蛋。老格兰尼·蒲拉斯柯夫雅和塔提亚娜的孩子彼特加统统给火烧死了。男男女女看见了浓烟,把犁呀马呀统统丢在田野,回头就向家里跑。可是那时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救了。幸而牲口都在外面,肥料也装上了车,不然的话那就完了蛋——一样东西也没留下来,只有死了。小孩子们,起火的时候正在路上玩,钻到河里边躲起来,没命地叫着。大姑娘们,怀里抱着婴孩,恐怖地看着现在赤裸裸躺着的烧焦了的屋上的木头和砌火炉的砖头。

塔提亚娜婶婶是一个寡妇,依然年轻,结实。六年前她的丈夫就过了世,可是她继续种着田地。她把丈夫的田一半缴给村公所,在她自己的那份田里耕着,收获着,割着干草。她有一个独子彼特加,八岁,她很重视他,希望他将来作一个庄稼人。他自己也是这样希望着,他常常说:

“我要作一个种田的,妈妈——我要在田里作活。”

村里人都喜欢他。他是个伶俐的孩子,也可爱,已经上学了。他常常穿过桔子经过老年人的面前,他们会问他:

“呃,扶犁把的,你给妈妈帮忙吗?”

“帮的。”





路上堆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从一个乡下人的眼光看来,什么东西都是贵重的,什么东西都有价值。人们带着他们家里的人在屋宇的废墟上面乱窜乱走,找到什么就拾起来:一片旧马蹄铁,一根锈钉,一个块背马的什么,一块铁犁的碎片……有些人家的地窖子没有给烧掉,可是那正是禁食节(圣彼得的禁食节)的时节,地窖子都是空空的。一个狡猾的叫花子,他讨“铜板”已经讨了十年了,来回地跑着叫:

“我的那些个钱哪里去了?哪里去了?谁把我那些个钱拿走了?告诉我呀!”

格莱奈·阿芙道特亚在街上走来走去,给每个人看她那两张有奖公债票。边子被烧坏了,可是中间印着月利券的地方还是好好的。

“希望他们会付钱给你,来海,”长老安慰她说。“唔,这些签了字的月利券上连号码都清清楚楚的哩。女东家^①会在彼得堡给你帮忙的。”

上了年纪的人都聚到一起,讨论这场共同的灾难。大家的面孔都焦虑得憔悴了;有几个面孔上还流着泪。大家决议一齐到邻村去要求住地,直到他们自己搭起临时的居所为止。于是长老被派着骑马进城去征求救济金和拿保险费。

村里的祖父出现了,在那些乡下人中间走着,想安慰安慰他们:

“谁赐给的?上帝,”他说。“谁拿走的?上帝。你们以为他不知道吗?”

乡下人默默地信服他。

“你们用不着伤心,”他继续说。“为什么?这是怎样的一回事?谁答应的?你们的牲口是在的!你们的农具是好好的,肥料也装上车了。除了这些东西,种田地的人还需要些什么?说不定政府会给你们钱造屋子,东家会给你们一些粮食供应,我呢也会的呀。你们以为我不替你们祷告吗?不但是你们,我为‘所有的人’祷告哩:所有的正教基督徒。事情就是这样。”

乡下人又默默地信服了他,晓舌的神甫继续说下去:

“如果你们时时刻刻存畏惧上帝的心,到礼拜堂去做礼拜,你们会看到,他多么快就会赐还你们一百倍。今年的收成一定是很好的。冬禾是十分的好;到了春天,

^① 指地主太太——英译者。

这是一个生活中的偶然事件。一八七二年,有一个扎奥周亚村的农妇来见作者,给作者看她那两张烧了边子但是月利券上的号码还是完好的票子。我请几个好朋友把它拿到银行去问问。这件事每个人都以为是清清楚楚的,但银行理事拉曼斯基先生却是另一样的看法。他认为那票子不能掉换,甚至于不要利息,发还原值也不能够。大家知道,这是为了银行的利益。你们瞧,官吏的心里总是存着财政部的利益,这事是多么真实呀——锡且特林。



靠着上帝的恩惠,失掉的东西都会回来的。从女东家那里租一块草地,干草就不愁了。挑这么一捆两捆到城里去,你们口袋里不是就有钱了吗;那时你们可以把冬天收来的粮食卖掉呀。装点衬衫裸麦到市场去——这又是钱;而且燕麦也可以卖的。到了第二年,你们不久会看见,代替那些小茅草屋,会出现怎么美丽的新屋子,又大又舒服,你们都搬进去住下,每家一座,又欢喜又快乐,那时你们就要感谢主赐给你们们的祝福了。你们看着好了。”

塔提亚娜婶婶绝望地在她屋子的废墟上走来走去,拨着还在燃着的木头,叫着:

“彼特,彼特!你到哪里去了,我的可爱的?答应我呀。”一点也没有听见那个很老很老的卡立斯特拉提契对他说的话,他说:

“作兴他跑到树林子里去了。我看见他的。你家着了火的时候,我正坐在牛棚的台阶上。他在房间里滴溜溜地跑圈子,小衬衫飘打飘打的。我向他叫开了:‘把门推开来呀,亲爱的,推门呀!’可是他总在那里兜圈子,后来我就什么也瞧不见了。我看,他怕是因为害怕跑到树林里去了也说不定。”

可是塔提亚娜除了一颗心碎成片片之外,任什么也觉不到。

“彼特,彼特!你到那里去了,我的可爱的?答应我呀。”她的尖叫比所有的声音都要高。

最后有一个人觉得她可怜,就走过来帮她的忙。他们把陷下来的屋脊扒开,在冒着烟的杂物中间找到了那孩子的尸体。尸身的上半段已经是个不成形的焦黑的一块了;靠着地板的肋部还是好好的。

塔提亚娜仰天摔倒了,她的眼前一片黑,从喉管里发出一声全村都听得见的喊叫:

“哦,上帝!你看见没有?”

神父听见了那一声叫,当然喽,就很快地跑来给她安慰的话。

“为什么要怨恨?”他很慈爱地责备她。“你记得约伯吗?不记得?那么我来给你提一提吧。他是一个有钱又有名望的人,有好几个孩子,牲口,金银财宝由于上帝的旨意忽然什么东西都给他从身旁拿走了;孩子,牲口,朋友。他自己害着大麻疯,被人从城里赶出来,躺在城门外边一堆灰上,狗跑来舔他的脓疮——狗!可是





虽然这样，他不独不怨恨，反而更加爱起那创造他的上帝来。主看到他的信心，就很慈悲地照应他。过了一些时候，他恢复了他的健康和财富，变得比从前更有名望。他的羊群加多了，生了好几个儿女，自然什么都……”

可是祖父一番的安慰，塔提亚娜听起来，不过是一种乱糟糟的讨嫌的声音罢了。他用呆定的眼光望着彼土希卡^①的身体上烧焦了的和没有烧着的部分中间的那一道线，不住轻轻地低声说：

“哦，上帝！你看见没有？”

那天在府邸里，女东家安娜·安得烈叶夫娜·柯莱希契柯瓦正在庆祝她的生日。客人不多，可是都是她的知心朋友——贵族领袖吉蒲亚希采夫和他的太太，警察厅长和他的侄女，还有伊凡·伊凡尼奇哥莱支，一个平民。有人说过，在他的面前最好不要开口。不管怎样，在包括那一伙人的聚会中间，你还是不要多嘴多舌的好。（安娜·安得烈叶夫娜自己常常说，她在一个政府机关里服务。）伊凡·伊凡尼奇觉得十分舒坦自如。神父和他的太太也到场了。

安娜·安得烈叶夫娜是一个已死的将军的夫人，大约有四十出差年纪，还是很漂亮，在跳舞会和晚会里尤其见得出色，（在那些场合必须穿露肩的衣服，）她的乳部吸引着各种年纪和挂着各种佩刀的男人的视线。可是有一次，她斩截地对自己说“Ni, ni, C'est fini,”（不，不，算了罢）就把全部生命供献给她的孩子了。这件事使得社会人士对她说“C'est une sainte,”（这是一位圣母）并且因为她的爱国主义就送了她一个绰号“fiere matrone”（高傲的女人。）和所有的俄国的太太们一样，她是说法国的话，知道 un peu d' Arithmetique, un peu de geographie, et un peu de Mythologie—cette pauvre Leda（一点儿地数学，一点儿地理跟一点儿神学——这可怜的莱大！）长久地住在国外，最近变成了一个爱国者，开始爱起“善良的俄国人民”来了。三年前她到她的出生地高尔比来夫去了一次，从那时起她每年都到那里去歇夏。她在花园里为她过世的丈夫建了一座陵庙，每天去祷告。除了在“共过患难的上流朋友”中间混混而外，她不要结识任何熟人，她自己并不经理耕种的事情，只是把她的田地租给农民们，这样显然经济些。她有一个儿子，塞来格亚，一个十六岁的学法律的学生；还有一个

^① 见旧约约伯记，——译者。
即彼得加——译者。



十八岁的女儿，法露契卡，一个很伶俐的小人儿，她也知道un peu d'Arithmetique et un peu de Mythologie。(一点儿数学跟一点儿神学。)

他们那一伙人已经从礼物堂回来，正在吃饭的时候，有人跑进来说索福尼哈村失火了神父立刻不见了，他跑去安慰他们去了；其余的人都跑到窗口去看火。火焰隐在一大阵浓烟背后，看不见，可是烟向府邸方面笔直地吹来，他们闻得着那股辣味。也看不见一个村里的居民，只是在路上有大群的左近庄园里的农民们和老百姓们跑着。

“朋友们，你们高兴怎样说就怎样说，”安娜·烈叶夫娜最后开口了“我总不能作一个袖手旁观的人。他们是我的。坏人已经离开我们了^①——我希望这只是暂时的——可是我仍然记得他们是我——的。”

可是她还没有能够实现这个自我满足的行为，全体在座的人已经要求陪她出去了。

“当然，无论如何，那总是我们的责任，”安娜·安得烈叶夫娜继续说。“即使他们不是种我的田地的人，我们还是有亲临受难地点的义务。我们已经给他们搅穷了，我们已经受过他们若干的压迫了——可是我们却并不把这件事记在心里，我们记得的只是一个受苦的年轻的兄弟向我们回射过来的眼光。”

知道了那天给府邸的仆人和作工的吃的面包已经烤好了，她吩咐留下几个切成薄片送给被灾的农民们吃。

“明天我们可以再给我们的人烤些，”她说。“我们一定要为这些人作点事。不要忘记撒上盐呀。”

一句话，能够做到的各样事她都做了，最后她拿起她的钱袋说：

“这捐给被难的人！”

法露契卡学着她母亲的榜样，从她的钱袋里掏出了她自己的几个小银角子来。

这一伙人停在桔子外面，可是法露契卡和麦勒·希皮亚希察亚激动地一直向街上走去。

“告诉那些种田的，我送给他们两夸特裸麦，”安娜·安得烈叶夫娜在她们后面叫。大概五分钟的样子，法露契卡流着泪跑回来了。

^① 指农奴解放的事——英译者。





“哦，妈妈亲爱的！”她说，“那儿有一个可怜的女人，她的小孩给烧死啦。哦，多可怕！她到了这种地步！小父亲^①想去安慰她，可是她上点也要听，只是不住的说：‘哦，上帝！你看见没有？’妈妈亲爱的，那多可怕，可怕，可怕啊！”

“那在她这是可怕的；可是你多兴奋呀，维拉！”安娜·安得烈叶夫娜责备地说。“那是不会的，我的宝贝。——我们必须永远记得——在一切的事情中间却有着上帝的旨意！当然——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可是更大的损失还多着呢，我们也只低着头担负起来。你记得拜马可夫的破产和我们近年的事件吗……他付了百分之六——于是破了产！不管怎样，神话里的夜莺是不吃东西的，人家不是这样说吗。朋友们，”她转过身对着她的同伴说，“让我们替这位孤苦无靠的母亲凑一点吧！这不拘多少，随各位的意。”

她用颤动的手从钱袋里拿出一张十卢布的钞票来，放在她伸出去的手掌上。法露契卡立刻把她钱袋里的钱凑了上去；客人们也都捐出一些数目较少的钞票。只有伊凡·伊凡尼奇·哥莱支眼睛望着别处，打着胡哨。差不多一共凑了三十个卢布。

“哪——把这些拿给她去。”安娜·安得烈叶夫娜说。“告诉她世界上也还有好人呢。还有，裸大舌头的事情也要告诉那些种田的——两夸特。面包他们拿去了没有？告诉他们各人都要分到。那是可以搪一搪第一阵饥饿的痛苦的。”

法露契卡很快的跑去了。那个时候，她幻想着自己是个保卫的天使，鼓着银色的翅膀在蔚蓝的天空里飞行，手里捏着三十个卢布。她发现塔提亚娜还是那样的情形。这个女人大睁着眼睛站着，机械地动着她的嘴唇，一点恢复知觉的样儿都没有。小父亲和先前一样正站在她的身边，对她讲说着在暴君奈罗的统治时代那些古代殉教者一生里的事件。塔提亚娜连自己发生了些什么事都没想到——她还是需要一座房子，一些田地和一切充实她今后生活的东西，还是在世界上到处去漂流，出卖她自己的劳力呢。于是突然——这儿来了卫护她的天使！

“亲爱的，这钱是妈妈给你的！”法露契卡把钱拿给她看。

“收下来啊，你个死头脑的妇人，”小父亲开导她。“这位好心的太太给你钱你还不理吗。”

围在四周的农民们也对这件事情发生了兴趣，开导起她来。

① Ba tiushka 指神父——英译者。



“收下来，塔提亚娜婶婶。如果这是给你的，就收下来吧。这可以帮你造起你的屋子来的……收下来吧！”

塔提亚娜动也不动。

法露契卡站了一会，于是把钱向地上一丢，伤了心，跑开了。小父亲把钱收了起来。

“唔，你如果不要就给我装修礼拜堂吧，”他说。“我们的烛台已经很破了，我们不如卖掉那个旧家伙，用这笔钱买个新的吧！你们看清楚啦，信徒们！”

“妈妈亲爱的，她不肯收！”法露契卡带着口腔说。他们都惊奇了。

“他们还是保持着这种精神，这还没有从他们心里清除出去哩，”哥莱支先生暧昧地发表了他的意见。

可是这一回安娜·安得烈叶夫娜并不和他同意。

“她还保持着那种精神，那是真的，可是我们不应该忽视她的悲哀底深刻性！只有作母亲的人才能知道失掉一个儿子是怎么一回事！”

神父的预言是实现了。差不多在两年以后，我坐了马车走过索佛尼哈村，看见有了很多的改变。在从前失了火的废墟上整齐地排了一排新屋子，高大，又很宽敞。屋顶上，这可是真的，盖着的是草，然而剪得很齐，所以没有一捆草，没有一点不整齐的边子是刺眼的。新的梁柱在阳光里像剥了壳的鸡蛋一样地发亮。只有塔提亚娜家的地方还是横七竖八地躺着许多烧焦了的东西。她自己离开了村子，不见了，——没有人知道她在哪儿。大概去各处圣地巡礼，做一个告化的香客了吧。种田的和平地住在一起，所以也过得很不差。他们勤劳地作工，完缴农奴钱^①和钱粮食，为政府服兵役，派送新兵，运输用的马匹，和驿马。即使有分外的需索，他们也都先期缴清。警察厅长希普亚希契对他们夸奖不尽。

“在我的簿子里，这个村子是天字第一号！”他说。

祝你们运气好，我的孩子们！

（原载1936年10月16日《译文》新二卷第二期）

① 赎了身的农奴的地租——英译者。





《永远的一面》阿累文集

作品介绍

高尔基给文学青年的信

凡 容

“青年作家迷了方向，不知怎样处理自己好的时候，我应该指示——我二十余年来的文学工作给我这样的权利。”

上面的话是高尔基在这小册子里面说的。他以二十余年努力文学工作的历史，丰富无比的经验，从实践里逐渐形成的理论的正确性，尤其是他教育文学青年的热心，耐烦和诚恳，把指示文学青年的工作认为自己的权利，是的，他是有这种权利的；如果他没有，那么谁还会有这种权利？这实在是“没有争论底余地的。”

“作家的工作究竟是什么呢？”高尔基说。“作家须各式各样地想像自己底观察和印象，思想和生活经验等，而将它们装进各种的形象，情景和性格里去。作家底作品要能够相当强烈地打动读者的心胸，除非作家所描写的一切——情景，形象，状貌，性格等等，能历历浮现在读者眼前，使读者也能够各式各样地去‘想像’它们，而以读者自己的经验，印象及知识底积蓄去补充和增补。由作家经验和读者经验底结合和一致，能够产生艺术的真实——言语艺术的特殊说服力。”

达到这样的成就自然是很难的。高尔基在这小册子里，耐心地给我们详细地指示着；他首先注重人物的创造。关于这点，他以为用自然主义的手法是做不到的。他告诫某青年作家说：

“您也和他们（指法国最优秀的自然主义作家冈果尔兄弟——容注）同样，将主人公的事件当做部分的偶然的事来看待，而以报告式的冷淡来对付它。就因为这冷淡，以致您短篇里底全部人物都没有活。”

要怎样才能使主人公活起来呢？他说：

“作家必须正确地将自己底主人公当做活的人来观察。作家须从各人物底当中，发见并指摘出讲话，行为，姿势，相貌，微笑，眼动等底独创的特殊性，而强调起





来,这时,他底主人公们才会活起来。这样,作家才能使自己所表现的东西明白,明白地在读者底眼和耳里留下印象,而完全没有同样的人物。人,无论外表或内心都有某种特异的東西。

在这时候,高尔基特别注重典型的创造:

“……如果您将……的纠葛,从几百种同类事件中抽出来——不,十件事也好,只要熟察精虑了那十件事而统一做一件,那么您所创造的事实,也许能有着严肃而非常深刻的艺术的和社会的教育意义。”但“不可将主人公们和作者自己混在一起。再‘我’虽然面对着读者,但不可使读者听说教。对于读者的我,只要给了优美,正确,明瞭的形象就好了。结论让我自己来下。心理活动——是有一条准确的路径的。”

高尔基是非常反对推行尽教和滥用辞藻的,他嘲笑后一种作者,说他们“在自己底理性上加上高领的衣服,太潜心于奢侈的装束”了。

他夸奖一个青年作家道:

“风格非常好,非常亲切而明快——没有流行的用语底粉饰——单是这点,已经很了不得,很应该珍重。这些属性——明快和亲密的风格——今后有更加发展的必要吧!这样,它们就会为做文学者的您创造出一个卓绝的人物——有思虑,优秀而且真挚的人物来。就是,他常常以愉快的心情迎接读者,读者也以诚心的信仰听他讲关于生活的故事——这样的人物。”

接着,他就劝他更大胆、简洁地写:

“多话的癖性,您确实还有着。您对读者讲话的时候,恐怕始终想着:这样没有好的结果吧——这样的顾虑必须完全丢开。要像契珂夫和最近诸作家里的蒲宁(有名的白俄作家,现流落欧洲——容注)一般,叙述得更简洁,更平易才好。”

高尔基在这里提出蒲宁,是有条件的,就是:学习蒲宁,只须学他的“简洁”和“平易”,至于他的创作方法和世界观却是另一个问题。在另一封信里,高尔基强调着说:

“作家必须了解一切——生活底一切的川流,川流底一切细流,现实底一切矛盾,现实底悲剧,英雄主义和卑俗性,虚伪和真实。现实底现象无论觉得怎样微小,怎样无意识,作家也必须了解:它是崩溃的旧世界底破片,或是新世界底嫩芽。”

后一点,蒲宁当然是做不到的;但同时,我们万万不能把这一段意思解做高尔





基提倡“琐碎主义”。倘这样,那就是笑话了。他要求作家注意“无论怎样微小,怎样无意识”的现象,除掉要他们理解它们的社会意义之外,还因为这在创造典型——文学的真实——的时候所必需的。他说:

“文学的真实,是从同类的许多事实中提出来的精萃。这是典型化了的。而且,只有正确地将现实中反复的全现象反映在一个现象上的时候,才能产生真正的艺术作品。”因为“艺术文学并不是从属于现实底部分的事实,而是比现实底部分的事实更高级的,文学底真实并不是脱离现实的,而是和他紧密地连接着。”

以上,是从许多信里摘出来的零碎,而且都是抽象的理论;但读者倘以为这本小册子里全是抽象的说理,那就大错特错;我们不可忘记,这是一册通信的集子,并非文学概论,所以在这本书里,比起抽象的理论,却更多精细的具体的讨论,因为他的每一封信,每一句话,差不多都是针对着某一篇作品或某一件事实而发的。这种具体的讨论全本都是,现在只举出一个例子。

一个青年作家写了一个题目叫做《琐事》的短篇送给高尔基看,高尔基回了他一封详细的信,里面有一段说:

“您依据‘自然主义者们’底手法而叙写人们,但是,描写环境,家具和物件的时候,却丢弃了这手法。例如,在您底短篇里,门口底铃‘悲哀地哭泣’,它底回声‘空洞地响’,自然主义者是不这样写的吧。大抵,回声并不是独立存在的,只在音响碰着什么折了回来的时候才发生,而且,这(回声)是非常正确地再现那音响的。可是,如果铃‘悲哀地哭泣’——那末它底回声怎样会‘空洞’呢?门口底小铃响的时候,是不会哭泣的。那时,它虽以痉挛的震声发出烦扰,枯燥的音响,但那不是悲哀的。”

“又,您写着,‘潮润的次中音像帆一般地震动’——这同样是不‘自然’的。还有,‘沾染了血的血块底碎裂声’,您真的听到过那样的声音吗?所以,您底叙述的部分和主人公底无生气的描写,在全篇里都是不调和,不相融合的。这无生气的描写伤害并且杀戮了您底主人公……”

高尔基教育青年作家,表现在这本小册子里的,是非常切实,精确,耐烦诚恳和使人心服。我们读着这些信,仿佛能够亲身感到那种对于青年的又亲切又真挚的爱,看到他的由衷的欢快有时又非常严肃的相貌,听到他的诚恳的声音一样。他也嘲笑,也生气,也骂人,但这正是由下层出身,自学成功的伟大战斗者的高尔基!他



和时下的批评家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不用公式主义的圈子去乱套别人的作品，不用那种如不捧之上天，必须按之入地的方式却永远精细地阅读别人的作品，耐烦地指出优点和缺点，指示他们正确的道路。他认为：

“批评家有引起读者注意的权利，必须比读者有才能，比作家们更了解本国底历史，本国民众底生活方式——通常，在文学上比作家站在更高的地位。”

高尔基在这本不到一百面的小册子里广泛地论到各种问题——文学的和非文学的——他论到文学的任务，作家的的工作，创作方法文学的真实性，创造典型用语，诗，诗人，短篇小说，中篇小说，自然主义，怀疑主义，文学上的地方性的世界化，写作的动机，作品的出版，甚至关于妇女问题，农民的本质的问题，各式各样，有长有短，只要他的笔触到那一点，你便立刻觉得明白起来，心悦诚服地加以接受。他那种伟大的说服的力量是非常惊人的。常常有许多很大的问题，到了他手里，只消一小段或几句话。便说得清清楚楚。

譬如他说到作家心里想加以否定的事件的时候，他劝作者：

“……最好再幽默一点。尤其不可缺乏热情。要不失了热情而心里忍耐着笑。”

在另外一个地方，他批评一个作者不能把他的女主人公形象化。他简单而幽默地说：

“作者写着‘大家看见安那底熟练的技术’，如果不是‘大家’，而是作者自己看见，并且对读者表现了出来，那就是好得多。”

平常，novel（即短的中篇）的定义是很难下的，但他只要一句话：

“这需要事件进行底精确彻底的叙述。”

这样的例子在这本小册子里多极了。

他对有望的青年作家的劝告，是针对着他们的缺点，同时又是带着巨量的熟力的。再举例：“亲爱的伊里亚·多米特里维支！要更谦逊，更冷静一点！要离开好奇或酗酒的朋友。这样，一切会获得良好的结果——对于您的才能也一样。”

“但是，您似乎总不大能读书。为着熟习俄罗斯文，一定须读屠格涅夫，契可夫……”

“不要急，慢慢地仔细想想看！您必须以更自由的方法来尝试严肃的主题……”

但对于不大肯努力的作家，说话就没有这样婉转了；他常常毫不客气地直抒他的意见。如：“这小说是很疏忽地写成的——既没有对于主题的认真态度，也没有





对于工作的热情……”

最使人感到有趣和敬爱的,是他有时在信已写完,还要藉那最后一句客气话发挥他未完的意见。有一处他已写到“祝您成功”了,但接着写道:“……不过,却不可以奔走追逐成功。一定要做到好像让它从对面自然地落到您肩上。落下来之后,才认真地珍重那成功,这才对。”

高尔基对于青年作家的教育是无微不至的。在这本小册子里,无处不充满了这种伟大的精神。前面征引的一些片断,不过是全书中很小的一部分;在那里,我们不单可以读到文学上的各种问题的精确的解答和对于许多作品的详细的指示,并且可以随处发见到无数的警句,好像灿烂放光的宝石一样。它们都是他的思想的结晶,观察事物的精辟的结论,值得我们反复思索的。现在摘抄一些在下面:

“大家一齐发出的声音是非常响亮的。”

“不可相信怠惰者的话,不可怕牺牲自己——以自己底强的理性和意志企图自己底生活的幸福——这样您才会感到:自己对于一切的生命是必要的。”

“在没认识所读的东西之前,不要发表意见;最好不要将别人底思想看做自己底东西。”

“长生不老吗?不,那是不必要的,我不想要那样的东西。”

“一度接近有生命的人,神就消逝了;因为有生命的人更加强有力。”

“学问永远是我们地球底神经组织。”

“在这地球上建设光明,自由的生活的——这全人类的愉快的工作,而轻快有力地跑到街头去,这是必要的了。”

“如果我们切望生存,那末我们自然应该:帮助这些意气沮丧的人们(疲劳的大众——容注,)将我们对于生活的大胆教给他们,说明我们底希望和期待……”

这本小册子是从事文学的青年朋友所必须读的,但在读的时候,请最好不要心急;因为需要精读的书,慌慌忙忙地拿来翻一遍,结果会毫无所得。高尔基在这本小册子里就说过:

“才拿到手的书本,就能够找出它的优点,这也是不可解的。这样的像胀破肚子的暴食一般奇妙的读书,到底能够有什么心得呢?”

(原载1937年3月1日《生活学校》新一卷第一期《介绍与批评》栏目)





诗

艺术家

约·柯黎 作

凡 容 译

一天，在一座小小的山上，
我向一位作画的人儿凝望；
在一座颓坏的磨坊左近，
羊儿和林树正映着斜阳。

“世界上再没有别种东西
比得绵羊的美丽，我想。”
当他说着这话的时候，
眼中浮游慈爱的光。

可是晚间在村里的旅舍，
他对着送来晚餐遐想。
“再没有别种东西”他说，
“能有羊肉汤一样的香。”

约·柯黎是英国的新兴诗人。据斯丢华特在他的新诗集“反叛的诗”的序文里说，他是一位有着新的意识的诗人。这一首，就是“反叛的诗”里最短，而能略微代表他的风格的一篇。

（原载1937年3月5日《立报》、3月7日《世界日报》，标题为《绵羊》）





《永远的一面》阿累文集

寓言

理想主义者的鲤鱼

俄国S·萨尔蒂柯夫 作

凡 容 译

鲤鱼和刺儿鱼争论着。鲤鱼说，一个人单靠着真理就可以活在世上，可是刺儿鱼宣称，如果没一点儿机巧，是活不下去的。究竟他心里是把“机巧”两个字怎样解释的，那可不知道，不过他每次使用这个词儿的时候，鲤鱼总愤愤地说：

“然而那是可鄙的呀！”

听到这话，刺儿鱼就答道：

“唔，你瞧着吧！”

鲤鱼是一种信奉理想主义的安静的鱼，和尚们喜欢他，是毫不足怪的。他多半躺在一条河的汉河或池塘的顶底，（那儿淤泥底下是安静不过的，）挖出些小的贝介来填填肚皮。好，静静地躺在那儿，一个钟头又是一个钟头，他自然就时常想出点儿什么来啦。有时甚至是些很自由的，很大胆的东西。可是因为鲤鱼没有把他的思想呈交检查员审查，也没有到警察局去登记所以没有人怀疑那些思想在政治是靠不住的。如果我们有进看见人家在捕捉鲤鱼，那并非因为他们的自由思想，不过因为他们好吃罢了。

捉鲤鱼多半用旋网或鱼罩；可是要想好好地捉到一网，您就准得有点儿诀窍。有经验的渔人总是拣刚刚下过雨的当儿，那时水是浑的，于是投下网。他们用棍呀绳子的碰水，总要弄出一种响声来。鲤鱼一听到那种响声，以为那是报告自由的胜利了，就从水底游上来，开始查考一下他是否也能参与这个胜利。这正是鲤鱼怎样的大批大批落到网里，后来做了人类饱口腹的菜肴的情形。我再啰嗦一遍，因为鲤鱼有这样一种好味道，（特别是放在酸汁里煎起来的时候，）以致贵族的领袖们准备把它甚至献给总督大人们哩。





至于刺儿鱼呢,那是一种已经受了怀疑主义薰染的鱼,而且多刺。炖起汤来,好吃无比。怎么一来,鲤鱼和刺儿鱼见了面的呢,我可不知道;我只知道有一次见了面,他们立刻开始争论起来。他们争论了一次,于是又来第二次,争呀争地就完全成为一种嗜好了:后来竟互相约会了。他们会在什么地方得水牛蒡叶子下面碰了面,开始谈起聪明的天来,白肚的鲮鱼就在他们周围的地方玩耍,一面跟他们学乖。

开头的总是鲤鱼。

“我不相信”他会说,“争斗和吵嘴是正常的法则,地球上所有的生物在它们的影响下面发展。我相信和平的,不流血的成功,我相信和谐,并且我深信快乐不是凭空想出来的无用的幻想,却是迟早一定会普及于全鱼类的。”

“那末你就等着,等你得着它好了”刺儿鱼会挖苦地说。

刺儿鱼的说话是急剧而不安静的。它是一个神经质的鱼,显然记着无数次的创伤。他的心里是那么充实——那么充实!他虽然还没有活到憎恨的地步,可早已失却了信心和天真。他以为平和的生活是没有的,到处都是争斗;进步是没有的,一般的全是野蛮。他宣称,谁想生活谁就定得把这些考虑考虑。他认为鲤鱼未免“有点儿自己安慰自己,”可是同时也理会得他是人家可以安心的唯一动物。

“我是要等的,我准可以得着它!”鲤鱼会这样地答。“而且这不止我一个哩——每人都会得着它的。我们在里面游泳着的黑暗,是一种悲剧的历史的偶然底产物;可是在现在这个时代,由于近代的种种发明,这个偶然已经可以彻底地分析了那使它发生的因素已经不再被人认为不能除去的了。黑暗是既成的事实,光明是可以预见的未来。光明是一定会来到的。一定的!”

“照你这种说法,那么有一天不再有梭鱼了?”

“什么梭鱼?”

鲤鱼会奇怪地发问,因为他是那么天真,以致他听到人们说

“海里有梭鱼,鲤鱼不能高枕安眠。”的时候,他总以为那全是些神话里的,像吓小孩子的人鱼样的东西当然是一点也不用怕的罗。

“咳;你这个呆子,你!你想解决世界问题,而梭子鱼是什么竟一点都莫名其妙!”





刺儿鱼常是轻蔑地摇摆着他的鳍儿，游回家去；可是等会儿这对老搭档又在什么僻静的地方（在水里，这种地方是并不怎么有味的）碰到了一起，就又开始辩论起来：

“在生活里面，善演着重要的作用，”鲤鱼说明。“恶呢，只有——只有由于误会的时候才被容许，可是主要的生命力还是包含在善里面的。”

“是的！张开你的嘴巴，闭着你的眼睛说吧。”

“啊，刺儿鱼，你说了多么没有理性的话呀！张开你的嘴巴，闭起——呃，难道这就是回答吗？”

“告诉你实话，你简直不配回答——笨——这就是你，也就是你的全部回答！”

“可是你别冒火，听我对你说呀。恶呢，从来就不曾有过创造的力量，历史本身给我们非常之多的证明。恶是抑制人，压迫人，凭借火与剑的东西，创造的力量却总是善。它急于帮助被压迫者它不受任何镣铐枷锁的拘束；它唤起人心里的赋予生命的情绪；它开辟了到理性的奔放之路。生活要不是有这个真实的创造因子——那就没有什么历史了。历史是‘自由’得胜的逸话，是善和理性战胜恶和疯狂的故事。”

“我想你已经有十分把握知道恶和疯狂被消灭了？”刺儿鱼嘲笑地插嘴道。

“现在还没有哩，不过它们一定会被消灭的：这点我对你保证。我又要引证历史了。你把从前的情形和现在的情形比较一下，你就会毫不困难地和我同意。就是说：不仅恶的表面上形象已经没有那么厉害，而且它的确实的总数也大大地减少了。就拿我们鱼族来说吧，古时候，他们时常不管什么时候都来捉我们的，特别在我们移居的时候，那时我们自己就会疯狂地乒而乓地投到网里去。可是现在，人们已经承认：趁移居的时候来捉我们是不对的了。从前，他们用各式各样的家伙来毁灭我们。在乌拉尔流域，我听人说，他们用鱼叉叉鱼的时候，河水常常给血染红了好几里，可是现在——就不是这样了。拖网，鱼扳子和钓鱼杆——此外什么都没有了！哼，他们甚至把这件事拿到委员会里去讨论哩——用什么网？拣什么时候？为什么目的？”

“对你，究竟用什么方法把你做成鱼羹，我怕那不是一椿可以置之不理的事吧？”





“什么鱼羹?”

“呸! 见你的鬼! 做了鲤鱼却从来没有听到过鱼羹! 既然如此,你还有什么权利和我说话? 要讨论,要维护自己的见解,一个人无论如何一定先要熟悉他当时的环境呀。你要是不知道每个鲤鱼都有一回要做他被注定的鱼羹,你还谈什么? 现在给我滚开去吧,不然我要把你戳通啦!”

刺儿鱼竖起他身上的那些刺,于是鲤鱼尽他那种笨拙所允许的限度,迅速地沉下了水底。

可是过不了几天,又是朋友又是对头的这两位又碰到了一起,开始了一场新鲜的辩论。

“昨天梭鱼到我们的汉港来察看了,”刺儿鱼声言。

“就是前几天你说的那一个吗?”

“就是那一个。他游了来向里面张望,说:‘这一带很安静。一定有些鲤鱼住在这儿,……’……说着就走了。”

“那么我怎么办?”

“准备着,就是了。他下次再来,并且把那对大眼睛钉住你的时候,你只要把鳞呀鳍的缩紧,规规矩矩向他喉咙里一直钻进去就行了。”

“为什么我该钻进去? 如果我犯了什么罪……”

“你笨——这就是你犯的罪。何况又肥? 笨加上肥,法律上注明要钻到梭鱼的喉咙里去的。”

“有这么一种法律是不可能的,”鲤鱼带着真的愤慨说。“梭鱼没有这样吞下我的权利。他首先必须要求说明。唔,我是定规要对他说明的。我要告诉他全部真理。我要用真理教他流上七次的汗。”

“我老早告诉你,你是个呆子,现在我还要说,呆子,呆子,呆子!”

最后刺儿鱼终归冒了火,声明以后要和鲤鱼断绝所有的关系。

可是过不了几天,习惯又克服了他。

“现在只要全鱼类意见一致……”鲤鱼稀里糊涂地先开了腔。

可是听到了这种话,连刺儿鱼也变得有点儿胆怯了。

“现在这个呆子究竟要开始说什么话了?”他想。“他准得嚼些什么蛆出来,而鳌





鱼正在不远的地方摇儿晃儿的。他在那儿眼睛瞟着别的地方，仿佛这完全和他不相干似的，不过您可以拿得稳，他正在全神贯注地倾听着。”

“现在别把你想到的每一个字都嚼出来吧！”他忠告鲤鱼。“你用不着把你那张鱼嘴拉得那样阔。你可以拣要紧的轻轻地说呀。”

“我不高兴轻轻地说，”鲤鱼继续满不在乎地说，“我倒要十分公开地说，如果全鱼类的意见可以一致，那末……”

可是刺儿鱼听到这里，粗里粗气地打断了他的朋友的话。

“呸！人家同你说话只有塞一嘴豌豆^①才行，”他向鲤鱼叫了一通之后，能怎么快就怎么快地游回家去了。

他又气恼鲤鱼，又替他忧愁。他虽然笨，然而总算是唯一可以对他坦白地谈话的动物。“他不会对任何人放风，他不会卖朋友——这种年头你在谁身上能找到这样的气质？现在才真是个人心不古的时代哩——你连自己的老子娘都信任不得的。现在就说鲦鱼吧，那怕你没有说她一句坏话，（虽然她什么都莫名其妙，）倒十拿九稳，会走去把你的话乱说一通！至于像蟹鱼，欧鲤，长命鲤那样的一批流氓，那简直不必说了。为了一条虫，他们都会到礼拜堂去赌咒的。”

“瞧瞧你自己吧，”他对鲤鱼说。“如果情形急迫时，试问你能发动什么样的战斗呢？你有一个大肚子，一个小头，（对于思想毫无用处）一张小嘴。就说你那身鱼鳞吧，也完全不能把它叫做像个样子的鱼鳞呀，你不能装假，又不敏捷——一个道地的笨蛋，就是你！不管什么动物，只要高兴，就可以走来把你吃掉。”

“可是他们为什么该来吃我呢，如果我什么错事也没有做？”鲤鱼执拗着，像从前一样。

“听着，傻子养的！人吃东西是为它做了什么事吗？人吃东西是为了惩罚吗？人吃东西是因为他肚子饿——如此而已。你也吃东西，是不是？你把你的鼻子在淤泥里乱拱一阵，不是没有目的的，而是为了拱出些贝介来。那些贝介也想生存，然而你这个傻蛋，从早到晚用他们填肚子。告诉我，他们做了什么错事要你每分钟去惩罚它们？你记得前天你怎么说的吗：“只要我们全鱼类意见一致……”可是如果全贝类意见一致起来的话，——那末你的日子就好过啦，是不是，傻蛋？”

^① 原文为 one's mouth full of peas, 译者浅学，遍查不得，只好逐字硬译如上，以待读者订正。



这一问问得这样露骨,这样不愉快,弄得鲤鱼不知怎么样才好,甚至于脸都有点儿红了起来。

“不过贝介——那是……”他约着脸含糊地说。

“贝介就是贝介,鲤鱼就是鲤鱼。贝介是鲤鱼的食物,鲤鱼是梭鱼的食物。贝介没有过错,鲤鱼也没有过错,可是彼此都不得不受难。你可以把这个道理去想他一百年,也不会想出一点不同来的。”

听了刺儿鱼这番话,鲤鱼便深深地钻到淤泥里,开始悠悠地思索起来。他想了又想,同时把贝介吃了又吃。越吃越想吃。然而最后,他终于想明白了。

“我吃贝介并非因为它们有什么过错——这一点你是对的,”他对刺儿鱼解释。“我所以吃他们,吃那些贝介,是因为他们原是造物为我预备的食物。”

“这话是谁告诉你的?”

“谁也没有告诉我,是我自己达到这个结论的——由于个人的观察。贝介没有灵魂——仅仅是一团雾气,你吃它,它并不晓得,它是天生成的这么种东西,你一点办法也没有,只好吃它。你嘴里吞了一口水,于是你的喉咙里立刻就是满满的一大口贝介。我并不去捉他们。是他们自己钻进我的嘴里来的。可是一个鲤鱼——那就非常两样了。有长到十寸的鲤鱼哩,哥儿。一个像这样的动物,你在吃他之前一定得跟他谈谈。一定是他做下了什么不三不四的事……当然,在那种情形下面……”

“你等到梭鱼吞了你,那时你就会知道你一定做了些什么。而一直到那时候,你最好是管束着你的舌头。”

“不,我不愿管束着我的舌头。虽然我一辈子从没有看见过梭鱼,不过据我从听到的关于他们的话判断起来,他们对于真理的声音也不是一点都听不进的。老天爷——难道你真能相信会有这样不仁不义的事情吗!一个鲤鱼躺在那儿,一动也不动,不伤害任何人,于是突然,天才知道为了什么缘故,自己没做一点错事——他就到了梭鱼的肚子里面!我一生永远不相信有这种事!”

“你这古怪家伙! 呃,不多几天前,你亲眼见的,一个和尚从汉港里把你们捉去了足足两网……你以为,他是捉他们去看着玩儿的吗?”

“我不知道。可是也不能断定那些鲤鱼遭遇了什么事:他们也许被吃掉,他们





也许被放在和尚的池子里——于是乎他们在那儿大把地花用和尚的钱钞，过着奢侈的生活！”

“呸，你也到那儿过活去吧！”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了，这两位朋友间的论争丝毫没有达到结束的征象。他们住的是一个清静的所在，覆着绿色的黏泥，正是一个讨论问题的恰好的地方。不管你高兴嚼的是什么舌头，不管你脑子里驰骋的是些什么空想——你有全部的特权。这就非常鼓起鲤鱼的勇气，使得他每次聚会的时候，他那背理的幻想越升越高，一直升到三十三天。

“鱼类应当彼此相亲相爱！”他用演讲的神气说，“他们应有‘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精神——那才是真正的和协完成的时候。”

“我是要走到他的面前去的，”鲤鱼坚持着。“我知道使梭鱼一经听到就会转变成成为鲤鱼的那种有力量的语言！”

“这倒要领教领教。”

“我只要这样问梭鱼！你可知道道德是什么？在你和你的邻人的关系上，道德课给你些什么责任？”

“这回你可出了一个难题啦！要不要我用我的尖刺把你的尊肚戳个窟窿？”

“我求你别拿这种事情开玩笑。”

于是又开始说了起来。“我们鱼类只有从最小的时候起就被训练有民权的自觉，才会知道我们的权利！”

“你要民权的自觉干什么鬼呀，你说？”

“唔，安……”

“可不就是这个——‘唔，安。’民权的自觉只在容许它的地方才有用呀。就算你有了民权的自觉，躺在淤泥里，你以为这有什么用处？”

“不是说躺在淤泥里——只是一般地说。”

“打个比方看？”

“比方如果有一个和尚想把我作为鱼羹，我就要对他说：‘可敬的老伯，你老人家没有不经审判就使我受到这种可怕的处罚的权利！’”

“为了你的莽撞，他会把你摔在煎锅里，或者摔在热灰上烤——大谬不然的，我





的朋友——如果住在淤泥里，你所需要的不是民权的自觉，而是笨瓜的自觉——这是老实话。你安全地钻到最浓厚的淤泥里去，闭着你那张鸟嘴吧！”

或者又：

“鱼不应该以鱼维持生活，”鲤鱼放肆地说，好像在做梦。“天为了维持鱼的生存，不让他采用这种同类相残的办法起见，供给了许多许多的美味：贝介，苍蝇，虫子，蜘蛛，水蚤，最后甚至于螃蟹，蛇，青蛙。这些统统是我们的财产——给我们吃用的。”

“给梭鱼吃用的是鲤鱼，”刺儿鱼沉着地插了句嘴：

“不对，鲤鱼是他自己的财产。天如果没有赋给他防卫的武器，譬如说像你身上的刺，那无非是说，为了保证他的身体，应该制定一种特殊的法律而已。”

“假使这种法律不被遵守，怎么办呢？”

“那么就应该公布一种谴责的东西，就说：法律如果不被遵守，最好干脆不要制定什么法律。”

“这样就会好吗，呃？”

“许多鱼会害羞的，我想。”

嗯，一天过去又是一天，鲤鱼呢还是说梦话似地放肆着。倘是另一个人这样哇啦哇啦，脑袋瓜子早已挨了拳头——他可没一点儿事。如果他稍微留点儿神，他准可以太平平地活到最后一日的。可是迷梦和幻想向他的脑壳里钻，弄得他失去了一切的理性。他的谈吐越来越高不可攀，越来越自由放纵——直到最后，鳖鱼带了个消息去找他：

“明天梭鱼驾临本港湾，鲤鱼，你得记住——要你一清早出面去报告。”

然而，鲤鱼并不害怕。一来他听了那么多关于梭鱼的话，他希望和他认识认识，二来他知道自己有那么一句有魔力的话，一说出来，马上就会教那最凶猛的梭鱼变成鲤鱼。他对于这句话抱着巨大的希望。

就是刺儿鱼，看见这种信心，也开始考虑自己不要抬杠抬得太过火了吧。也许实际上梭鱼只是期待别人去爱，去劝告，使自己大开心窍的吧。也许他真的是——和善的吧。

而且，他仿佛觉得，也许鲤鱼说到完来并不是笨瓜，却好相反，在用精密的筹算





规划他的事业。如今，明天他就要出现在梭鱼的面前，并且对他吐露真正的真理了，那是他一生里从不曾听过的。梭鱼会对他说：

“为了你曾经告诉我那个真正的真理，鲤鱼，我把这个港湾赐给你，你可以统治这一带地方！”

第二天早晨梭鱼来了——和蔼可亲的样子。鲤鱼望着他，惊奇起来了：人们告诉他梭鱼的那些话是怎样的毁谤呀！——这儿就是他和别的任何鱼一样。只有他的嘴一直裂到耳朵边，他的喉咙呢。那大小恰好容得一个鲤鱼钻进去。

“我听人说，鲤鱼，”梭鱼和气地说，“‘你很聪明，’一个辩论的能手，我倒高兴同你辩一次你开始吧。”

“我时常想到的是幸福，”鲤鱼必恭必敬地答，可是带着自尊。“全体鱼类将自由自在地在各处水里游泳，或者如果愿意躲在淤泥里，他们也应该能够这样做——那是一种幸福，不仅对我一种幸福，而且对于鱼类全体。”

“哼！那么你以为这是办得到的？”

“我不但这样想，而且我每时每刻都在期望它实现。”

“譬如，我在这里游着，在我的旁边——可是一条鲤鱼？”

“一点不错。”

“我倒是第一次听见有这样的事。如果我身来——吃掉那条鲤鱼呢？”

“大人，这样的法律是没有的；法律上明明说：贝介，蚊蚋，苍蝇和飞虻都是给鱼类作食品的。还不仅仅于此呢，后来又加上各种各样的条文，水蚤，蜘蛛，虫子，甲虫，青蛙和别的那些水族。然而不是鱼。”

“那对我是太小了。蟹鱼，真有这么一种法律吗？”梭鱼答，一面掉过头去问蟹鱼。

“已经作废了，大人！”蟹鱼恰巧地解了围。

“吓，我知道不会有这么一种法律的。好，还有其他的什么是你每时每刻盼望实现的，鲤鱼？”

“我也期望正义会得到胜利。强者不去压迫弱者，富人不去压迫穷人。梭鱼你在鱼类里是最强，最有能力的鱼——所以你自己要担负起最艰难的工作来，至于我，是一个鲤鱼，也将按照我卑微的才能分担一点卑微的工作。人人为我，我为人





人——这就是将来要实现的事。当我们互相保障起来的时候没有谁能够伤害我们。我们一看见远处有网,我们立刻就会遛开了!有的躲在石头底下,有的钻到淤泥的顶底,有的钻到洞里,不然就藏在树根下面。鱼羹大概要从此拉倒了吧!”

“我不知道。人们对于放弃好吃的东西,是不大热心的。可是不管怎样,天才晓得什么时候会实现。不过:照你这种说法,难道我也得工作吗?”

“你,像其他的鱼一样。”

“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事,你去醒醒吧,朋友。”

究竟他把自己的机智困跑了没有,我可不知道,可是不论怎样,鲤鱼再没有得着什么机智了,中午的时候,他又跑了来讨论,不但一点都不害怕,却比往常更加快活。

“那末,你想我去工作,你却安享我劳动的裨益吗?”梭鱼劈头就对他发出一个无法躲闪的问题。

“……全体都互相得到裨益……从共同互助的劳动里……”

“我懂得……互相得到……也从我得到裨益,在虽的鱼中间……哼!然而依我看来,你的话简直是些不要脸的胡说。我们鳖鱼,如今这种话叫什么名堂?”

“谢会主义,慈悲的大人!”

“我早知道了,鲤鱼发表这类煽动的言论,我已经听人家说了很久了!我想,我亲自听听去吧……原来你就是这么一个货色!”

说着话,一面梭鱼用他尾巴拍击着水,那种怒形于色的样子,虽然蠢如鲤鱼,也懂得了。

“我的话里什么意思都没有,大人,”他不知怎样说才好。“那不过是我的愚蠢……”

“好啦,人家说愚蠢比偷盗还坏。假使我们放任这班蠢货胡闹下去,他们会把聪明人弄绝了种的。我听人家说你这样那样说了一大堆——原来你也不过是条鲤鱼和任何鲤鱼一样。我同你谈话还没有五分钟,你已经把我弄到痛苦得要死啦。”

梭鱼陷到出神的状态里面,用那么一种暧昧的眼光望着鲤鱼,那种眼光,鲤鱼现在也已十分懂得了。可是梭鱼昨天吃得非常地多,已经吃不下东西了。他打了一个呵欠,立刻睡熟了。





可是这一次，鲤鱼却没有那么走运。梭鱼的话刚刚说完，他立刻被鲮鱼们包围，逮捕了。

晚上，太阳刚要落山的时候，鲤鱼第三次跑来和梭鱼辩论。不过他这一次来，是在监视之下的，并且身上还带着几处伤，背部一处，尾部一处，系审问时，为鲮啮坏的。

不过他仍然鼓励着自己，因为他有那句有魔力的话。

“虽然你是我的反对派，”梭鱼又先开了头，“这种脾气却是我的不幸：我爱辩论。来吧，你先说！”

听到这几句话，鲤鱼觉得自己的心在身体里面燃烧起来了。他蹙着自己的肚皮，战栗着，用他被咬剩下的尾巴击着水，直望着梭鱼的眼，用尽全身之力喊道：

“你可知道什么叫做道德？”

梭鱼吃惊得张开了嘴巴。他机械地吸了一口水，倒并没有吞食鲤鱼的意思，就是那样——把他喝下去了。

亲眼看见这件事的鱼们，昏头昏脑了好一会，动弹不得，可是刚一恢复了知觉，就都跑到梭鱼面前——问他这顿晚餐用得是否够味。刺儿鱼，他是早已预料到预言过这件事的，便游上前来庄严地说了下面的话：

“这就是我们辩论的结果！”

(原载1937年3月16日《译文》新三卷第一期)





散文

鲁迅是一把宝剑

[美]史沫特莱 著

凡 容 译

我知道鲁迅有好多年了。关于他的许多事情使我得到一个深刻的印象。首先,他具有人类中非凡的发展——天才——的各种标志。据我知道,他是中国近百年,也许是好几百年以来所产生的仅有的文学天才。别的作家尽管有天分有才能,还有少数作家有很高的天赋,然而鲁迅却是一个天才。他具有罕见的深入于中国社会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的观察力;这一稀有的深刻的观察赋与他以描画其所见所知的才能。只消三言两语这么一来,就像一把宝剑似的锋利而且分明,他的作品往往像一把宝剑。他的观察是那样分明,他的作品是那样锋利和辉煌,他的见地是那样革命,使我相信中国将来的史家,倘不研究他的著作,决不能真实地绘出这一伟大的历史的时代。我对于他的一般的看法是:他是这一历史时代中一个最有精湛的文化素养的人。

鲁迅的作品一般地可以从几点来了解:第一,他与各种各样的封建制度、风习、和观念作斗争。第二,他与政治上的反动作斗争。第三,他与各种贪污腐化作斗争。当他运用他的笔像一把宝剑似的去摧毁它们的时候,他另一方面提供与此相反的中国的新兴力量;他提供以革命的民主主义代替封建制度与政治的反动;以诚实廉洁代替贪污腐化,他用他的笔来保卫这些新兴力量,同时,他努力去打定新兴文学,新兴艺术和现代科学的基础,他翻译了并且推动许多作家去翻译现代西洋的现实主义文学,给中国的青年研究、学习,并知道现实主义文学和革命文学究竟是什么,他搜集了各种样式的版画和木刻,他藏有现代艺术品最完全的套数,这,我从未见于个人的手中。他收藏这些,并非为他自己和亲友们个人的享受;恰好相反,他特为编印了好多现代绘画艺术的书籍,用它们去影响当代中国的艺术家。他认





为绘画艺术家、尤其是木刻，对于中国是最有价值的艺术，因为它能廉价地制作和广泛地翻印，所以能够影响民众的多数。他又编印了些西洋绘画名作的书、纯粹作为师法的借鉴。他希望新中国去探讨全世界的文化，藉使自己的文化少壮起来和丰富起来。

当我从欧洲来到中国，发见中国竟有一个对西洋文学智识这样渊博深湛的人，我老实吃了一惊。他知道现代的欧洲作家比我多得多，虽说我正来自他们中间。他通晓日本语文，说得一点德语，可是他能够阅读和理解德文，因此他能够直接从德文翻译。他研究俄文，无论他翻译俄国文学或德国文学的时候，他便把原文放在面前，并将日译和任何或有的中译收集拢来和原文比照。从他的翻译得极其精确的外国书籍和散篇文章中间，我们读到很多很多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文章，事实上，他的全集里面关涉到他对翻译态度的部分，足有一卷之多，他坚决的反对误译和错译。对付生活与工作那种马马虎虎的态度，他认为是一种敌人。

其次谈到科学，他过去在日本研究医学，所谓研究医学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对于科学，某些最重要的部门都得有高深的造诣，所以，他用笔和舌去鼓舞中国现代科学的发展。他只相信科学的现代医学，却不相信中国陈腐的医学。不过他，好像现代医学界的人士所倡议，主张从事于中国药草的探究。看从中究竟可以提炼多少现代药品出来。因为中国的医学向来落后，甚至堕落到成为迷信的程度了。他就是由于这医学的研究与实习，才最初感受写作的刺激的。我在上海去庆贺他五十岁的生辰，那天他在致辞的当中曾谈到这件事。他说他从日本回国的时候是一个医生。然而他不久便看到，中国的疾病大半是由于贫穷所致，而大多数医生仅只化掉他们的时间去治疗富人的身心不适，穷人呢，他们是太穷也许是过于无知，无法去延聘科学的医生，他老实不情愿为了个人赚钱而用毕生精力去治疗富人的小病痛。他希望出一把力，去改造祖国的基础，而他以为最好的办法莫过于作一个新思想的捐客。他选中了短篇小说的形式去发表他初期的思想，因为阅读短篇小说的人总要比阅读冠冕堂皇的长篇大论的人要来得多。由此，短篇小说便成为他与堕落，腐化，以及反动思想战斗的手段，成为他贡献新的思想的手段，成为他接近一切新的课题的手段。

鲁迅逝世的前几年，他创立了和发展了一种政治短评即“杂感”这一写作形





式。在这方面他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宗匠，因此许多外国人士把他比作伏尔泰——法国大革命时代伟大的政治讽刺家和评论家。还有一些人努力寻找其他的名堂安在他头上，某些中国人莫名其妙地把他叫作“中国的高尔基”或者叫做“中国的萧·伯纳”。他不像萧，也不像高尔基；他是道地的中国货色。他的与高尔基相像，只在高尔基成为一个反对西欧政治上文化上的反动这一点。纵然如此，相像的限度也止于内容，而不是形式，鲁迅写短篇的，锋利的，深刻的批评文章，使一事物好像阳光下的宝剑似的耀眼。高尔基则写作较长的，更理智的文章。

我们从鲁迅的许多作品和言论中间知道他是一个新女性的卫护者。他认为今天中国妇女的地位不自然而且低下。他编印的他和他夫人的书简那本小册子（《两地书》——译者）呈现着中国新女性的姿态。因为他的夫人（许广平，笔名“景宋”——译者）是五四运动以后的学生运动和妇女运动的领袖之一。她写给他的信里洋溢着思想与斗争。她不是一个接受妇女的被动和安分守己地位的女性。但她并不是一个作家，因此也不曾沿着这条路线发展。她结婚以后，有了一个孩子和一个需要照管的家，她却绝未陷于被动与愚蠢。她经常地读书，她做了许多积极的组织工作，这种工作对鲁迅衰弱的体质是太吃力了，他尊敬她，他承受下来的每一件工作几乎都要经他们俩人讨论过，而她的才华的进言实是他主要的支援之一。无论是谁，凡知道他们的人——我知道他们——就知道他们的结合是建立在深深的爱和同志情谊之上的。他的夫人决不是卧室里一件安适的家具，她乃是他的共同工作者。在某些地方她还是他的右手。如果离开她，他的生命便不可想像。他纵然在病中和面对死亡的时候，除非有她作伴，他拒绝到任何地方去诊治。他出席一切聚谈集会几乎都与她相偕，如果人们想见到鲁迅，他们必得跟她接头。自从我来到中国，我很少或几乎不曾见过男女之间有这样真挚的爱和这样可敬的同志之谊，他们的孩子，被当作宝贝似的，是他们彼此间爱情更深一层的维系。

在我，仿佛鲁迅并不曾死，那是因为他的著作不仅有几小时或者几天或者几星期或者几个月的价值而已，他的著作是纵垂久远横被世界的。他的著作字里行间都渗透着为建立一个新的中国而斗争和再斗争。他在这一斗争中间毫不宽容，不知道惧怕。无畏的斗争作为他的性格的凸出的因素。那就是他的作品为什么在今天和过去一样的真实生动，为什么在未来的若干年间对于进步力量永远是活生生





《永远的一面》阿累文集

的有权威的前驱,和为什么人们难于相信他真的已经死了的缘故。中国的史家,倘不阅读他的著作,决不能了解从五四到现在,从现在以致未来的若干年间这一时期的中国。因为他的著作中间,用美和有利的言辞,表现了新中国的伟大创造的革命力量。鲁迅之所以成为一个天才,而不仅是一个有擅长有能力的像我辈其余的人一样,就因为他具有这纵垂久远横被世界的普遍性和创造的才能。(凡容译)

二十八年十月十九日,先生逝世后三周年。

(原载 1939 年 10 月 20 日《文化月刊》第三期)



历史文存





讲话

不要让蒋介石高兴

——在第四、五、八、九、十、十一、十二队和研究班毕业典礼

及欢送南渡毕业同学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四九年二月十四日)

朱 凡

同志们：

今天是四、五、八、九、十、十一、十二队及研究班的同学毕业典礼。此外，有四百名同学响应上级号召参加随军渡江工作，也是欢送大会，大家都很高兴，而且都喜气洋洋的，这很好。

因为凡是知道这消息的人，连江南的老百姓在内，他们听到中原大学有四百多名同学参加南渡工作，早日使他们获得解放，他们都会非常高兴的，但是美蒋对于这个消息是很不高兴的，特别是我们的胜利愈大，他们就愈不高兴。第一号战犯，反动统治集团头子蒋介石听到这四百多名同学过江就要打到他老家去，一定更不高兴。这是必然的道理，我们在革命大学学习和在外参加革命工作，没有一样事会让他们高兴的。我们并不在乎他们，我们关心的是人民群众的利益，他们所不高兴的，却正是人民所高兴的，也就是我们要作的。

同学们，你们参加工作了，你们不要做任何一件事让反动派及帝国主义高兴。这些家伙已经是日落西山，走投无路了，他们在革命胜利的形势面前又苦苦哀求起和平来了。因此，我们的工作是要把革命进行到底，决不中途妥协，这就是我们要作的。

我们在工作中，对人民的敌人要予以无情的打击直至完全消灭，决不宽恕，这一精神是最后完成这个伟大任务所不可缺少的。这点同学们是否在脑子里明确了？一般来说，明确道理容易，做起来却不是简单的事。

革命正在飞速发展，同志们应随着革命形势前进，不要落在革命形势的后面。
(原载《中原大学校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12月出版，题目为编者所加。)





《永远的一面》阿累文集

总结

武汉大学接管工作总结(节选)^①

[一九四九年]

朱凡

1、接管是什么？

对于接管工作的认识，同志们以及群众都是逐渐的认识，逐渐的明朗化，通过实践和发展来认识的。认识的发展可以分为三步：开始认为接管一个大学，只不过是了解情况，清点物资和加以管理而已；到了展开工作以后，则认为不但是清点物资，而且要发动群众，提高群众，并发现问题，以为将来改进的基础；最后更进一步认识接管工作本质上就是阶级斗争，非常丰富具体的阶级斗争。我们在开始也谈到，所谓接管就是从国民党反动[派]手里拿过来交给人民，但隐藏里面丰富的涵义，我们当时不明了的，只有经过残酷的斗争，通过群众运动和群众的觉悟，把学校坏的集团打垮，使自己壮大起来，造成群众优势，这才算是真正的接管，不然仅是形式上而非本质上的接管。

武大的敌人是谁？第一是国民党、三青团特务和训导处，对于这些敌人我们有形式而且很具体的阶级斗争；第二种敌人是比较奇怪，不是那么简单，就是和我们争取领导权的核心；保守思想，是我们思想上的敌人如X X X的核心集团，基本是保守集团，他是想以国民党的老套，不加改变，而领导权还是抓在他手上，他那时和我们政治上的敌人如X X X等密切结合起来，那时我们很危险，但后来我们还是给他分散了。他有一个政策就是容共政策和限共政策，以容共表示开明，以限共维持他的统治，这就是他的传统政策。第三种敌人就是学校中反民主的独裁制度以及由此产生的贪污等，这是制度上的敌人。具体说来，三种敌人勾结在一起，构起学校的当权阶级、统治阶级，但他们三面的结合是不紧的，有很多的矛盾和空隙，我们

^① 本文系武汉大学军代表、接管组组长朱凡同志的总结报告，时间为1949年8月。





可以利用。今天有我们相当强的学校的党和群众条件,我们有力量给[把]他们打垮,我们必定成功。

2、群众性的接管运动:

分为五方面来谈:

第一、我们部分同志有这样的看法,武汉解放了,有了自己的政权、政府和强大无比的人民解放军,就以为敌人会放弃他们的统治权;在军事上也是一样,以为长沙、广州垂手可待。我提醒大家,这是错误的看法,当然,基本上,我们各方面的力量都是强大无比,但即会是每一城市很快的解放,也是通过血肉的斗争才换来的,也是经过敌人顽强的抵抗的。在党的二十全会上,提到以后的战争方式,有北平方式、天津方式、绥远方式,但主要的还是天津方式,即打的方式。没有天津方式,就没北平方式,我们没有力量,我们不打,他们就不会向人民投降。在军事上占领政治,还不算是人民的武汉,要做到各种艰巨的建设工作之后,才算是真正交给了人民。我们武大接管工作也是一样,我们确有了强大的势力,我们不能一下子做到尽善尽美,敌人也会自行消灭,我们在这一斗争中,只有发动群众,坚决残酷的斗争,打垮敌人。前几天X同志还接到恐吓信,信后面说:“我们还在,三个月后,看武汉到底是谁的”。这就是他们的内心话和企图。所以我们须坚决地继续斗争。打垮敌人。毛主席也说过,革命就是政权的领导问题,就是谁来领导的问题。在我们学校里,X X X在接管第一天,虽然向潘部长口头辞职,但一直没有正式提出辞呈,光打雷不下雨,他真的说辞职吗?决不会。以后同学去同X X谈考试问题,他说这都是小事,问题是现在你们拥护谁来做校长。由X X的话就可以证明,别的问题都是小事,问题在领导权的属谁。所以我们只有拿到领导权,才算是真正的接管。我们特别提出,我们七个的力量是没有用,东打西击,再勇敢也没有用,只有群众力量涌溢出来时,才有力量。所以,只有通过群众运动,使群众团结在我们的周围才能成功。

接管有不同的接管方式,有的首先形式上清点,以后才慢慢地占领阵地,这是太好的办法。

第二、发动群众是要发动群众中的多数。发动群众的意义在于:①发动群众是壮大自己,孤立敌人;②怎样动员群众和提出口号,群众在思想上不统一,不动员就





不能斗争,没有口号,就没有鲜明的斗争目标,阵地不齐整,力量不壮大,群众不容易动员。通过我们这次的接管运动,知道只有从群众最迫切的要求上去动员,才是最好的动员方法。就学校来说,同学是主要的力量,当时我们要接管,群众满脑是考试问题、生活问题,我们当时就毅然暂不谈接管问题,而来解决考试和生活问题。考试问题三翻两覆,群众对执委会以及组织不满,我们再三考虑决定不考试,但又牵引到威信问题。但什么叫威信,只有能代表群众的利益才能有威信,我们即令是一度脱离群众,我们必定要回到群众的怀抱中去。当时我们提出升级补课,这就是维护群众利益,群众知道我们在注意这些问题,他们对我们的态度就变了。以后接管的工作,又刚碰上学联开会,拒用银元宣传及以后接连的工作,没有空隙,很难发动群众。当时群众反对的贪污、独裁和特务,如农[学]院的物资不清等,我们看出他们的要求和迫切的利益,我们才能动员他们,虽然,当时还有些同志担心。其次就是口号。口号在斗争[中]是异常重要的,如升级补课、反贪污、反独裁、反特务。本来,我们认为特务是个很重要的问题,但我们把它放在第三位,因为首先是反特务,群众就会[认为]共产党原来就是搞这些,他们会观望一下;③动员群众是要动员每一种群众,教职员都要动员起来,不然就不是全面。当时学校集团想分散群众,分散职员,所以我在一次教授讲助群众会之后,连接有职员和工友群众大会来动员他们。我们失了职员,替他们隐瞒,我们就难办。所以发动群众要是全面的,要每一种群众。就武汉来说,口号是发展生产,这不单是动员工人就够了,还得动员农民以及其他群众,这才会有效。他们之中互相影响,教授参加接管影响同学,同时同学也影响教授。还有就是我们不动员群众他们就发动,我们不领导他们就来领导,总之坚决的打垮敌人,动员多数的群众和每一种群众才能造成群众运动的胜利。

第三、三个目的,四个任务,一个方针。三个目的:①充分发动群众,制服敌人,建立群众仅[优]势。②提高党在武大的威信。党在武大是有相当的威信,在教职员中我们党的威信还差,这些人以为武大是华中最高学府,自高自大,看不起人。老实说,他们看不起共产党员,“共产党会打仗,会不会教书?”至于到底为人民尽了多少任务,他不[们]就不谈了。所以通过这次运动来提高在群众中的威信,是个很具体的东西。的确,现在党的威信是提高了,他为[们]认为共产党还行,有办法,才





服输。③奠定改造武大的基础,群众都期待变,要求改进这是很明显的。四个任务:首先组织只交给我两个任务,很简单就是了解情况和清查物资,后来我们给它扩大而且具体化:1、清点物资;2、解决各项问题(如考试、生活问题);3、了解情况;4、通过清点物资发现问题,提出改进的意见和方案。这些目的和任务怎样实现呢?就是一个正确的方针,我们的方针是通过物资清点,来整顿武大家务,了解情况组织群众,发动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与创造性,提高群众觉悟,来发现武大问题的所在,向党提出意见和方案,作为改进武大的基础。方针是很重要的,正确的方针,才能最[有]效[率]地达到目的,完成任务。

第四、对群众路线的几点体会:(略)

第五、党在群众中的作用。首先必须明了群[众]不是天生就拥护共产党的,我们也决不是天生去领导群众,这就靠我们通过许多艰巨的工作,深切的体会群众利益,来达到我们政治上的目的。群众目前和远大的利益,经济和政治的利益,我们必须给它统一起来,才能够去依靠群众。我们通过考试和生活问题,来达到改造学校的远大利益。也只有通过群众的觉悟,取得群众的信托和拥护,才能指挥群众去作战。如果群众觉悟不够,我们只有等待,不能急躁,也不能因群众的急躁而急躁,重要的要积极的去提高群众。共产党员是冲锋在前、退却在后,这就是我们在群众中模范和带头的作用,我们是要到最苦的地方去。其次是领导群众的问题,主要是领导中间和落后的分子。同志们错误的看法是以为领导是去领导前进分子,进步分子自己会动起来。我们要明白领导是领导群众中多数的中间分子这一概念。我们以进步分子为骨干,团结中间分子,带动落后分子,共同行动。对于顽固分子,我们是中立他,至少是缓和它。这里附带说明, X X 在本质上是校方集团,他有贪污,但他也肯做事,在农学院他不应该是重点,我们今日判断他是功大过小,我们头一下打在他头上是错误的。其次我们打击训导处就暂不打击 X X X, 中立他,缓和它。毛主席的“争取多数,孤立少数,利用矛盾,各个击破”很对,分别轻重的一个个打击,不然就吞不下去。其次是关于领导权的争夺问题,这问题贯彻于从头至尾的斗争过程。开始他们是不理我们,我们就硬插进去,会议上就发言。近来如医学院的问题,以前 X X X 答应过,但今天又改口了,说是没有听清楚,不叫文教部改制,这骨子里就是争取领导权。我们命令是可以,但他可能制造一些落后的口号,如文





教部要发展武大而到给医学院拿去,以及医学院拿去了后的全校卫生医疗办等口号去煽动群众,所以领导权是整个斗争的脉络。再其次是怎样“观火”的问题,什么时候该动手,什么时候停下来,这就要切实了解情况,通过具体事实观察运动发展的高低潮。

三、接管的三个步骤三个关键

1、三个步骤:a、考试问题;b、接管;c、研究。考试是接管的准备,接管又是研究的准备。三个关键:a、人事编制、建立统一领导机构(工委会);b、解决考试问题和接管的矛盾以及通过考试问题来发动接管;c、抓住那四天发动,接管运动最大关键在动员。

2、当前的情况:第一个条件是学校和党有一定程度的斗争经验,这是一个有利的条件。第二,学校中各单位都有现在的组织。第三、学校有党的存在而且势不算小,党的周围有新青社和群众。第四,我们已[掌]握了政权,获得有力的支持。但也有不利的条件,如两个大矛盾:第一、我们要接管而群众耽心考试。第二、我们潜在力量虽然比较强大,但组织力不强,没有占到群众仅[优]势。具体的说,我们的组织的领导不统一,各有各的领导,山头极重,由于我们力量的分散,虽占多数,〈但〉思想和行动都不一致:而他们虽是少数,但是集中,他们以少数的集中来对多数的分散,倒使他们占仅[优]势。我们组织在某曾有一定程度上脱离群众的现象,无政府、无纪律的现象很严重,当然这一部分是由于群众急躁,希望一下子什么都好,而我们就不能如此,因为有了上面的情况。我们当时考虑划分阶级,必然要一个准备阶级来解决几个问题:第一、是解决同学的考试,使同学能轻身作战;第二、必须整编我们自己的队伍;第三、必须在思想上行动上统一建立统一领导;第四、外来党员与内部党[员]结合的问题,因为各有各的工作、部门、作法。这些问题必须解决,但这几个问题不能单独一个个地孤立起来解决,要通过一个运动把几个问题艺术地结合起来解决。我们通过考试问题来解决的,我们通过执委会提出升级补课的办法(假如我们提出补考则群众接受是勉强的,医学院准备不考,土木预备全班留级)。通过这个运动我们建立统一领导机构,就是我和蔡、吴及罗三同志组成武大工委会,整编队伍,在会议上来解决问题。这些问题初步解决之后,下一步就是接管。我们有个经验,就是当我们自己的队伍未整齐以前,我们不能打仗,打仗





就是冒险主义。考试问题解决之后,同学忙于拒银元运动,接管无法展开。那几天组织几个研究小组和办公室,这只是一个点缀,没有群众基础,做不了什么事,只是思想上有点准备而已。这是一个过渡时期。之后,我们发现了一个畸形的组织现象,就是我们下面已经统一,而上面(军管会、市委会、青委会)没有统一,军管会要拒用银元,我们要接管,市委会也有他们的一套,互相牵制,不好做事,抽不出时间。这时我们知道从上面不能解决问题,只有下面来解决。我们当机立断地把原来按部就班的、有步骤的接管放弃,而改为重点突击,利用那三四天的时间,乘着主力还留在家的時候,造成一个声势浩大的接管运动,动员有效,这是一个很大的关键。四天中困难也多。第一、总支只留有一个同志;第二、总支一致了,而执委会不同意,我们就以半天来说服同志;第三、当时我们联络组的意见也不一致,但我们还是坚决的把握时机,决定干下去,在运动的发展中来说服。在领导上,我们有些事情用不着管,小事管得太多,大事就容易出毛病,当时我们有一味采取官僚工作的样子,在总的动员之下,又继续地平行和分头的动员,这就是补足以前群众思想上的不足,动员以后,就是行动。这一个运动,是一个头大尾巴小的运动,但这不能作为失败来看,我们认为还是正常的发展,来潮很大退潮也缓慢,群众也是因为实在疲乏之故。现在已到研究阶段,把发现的问题来研究。其次是组织了一些机构,如生产品管委会、福利委员会及(快)将组成的会计监督委员会和各种委员会等。其次改组了一些机构,如职员会、工友会等。再有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必须在这次运动的实践中来登记最积极的分子,来作为我们将工作的骨干。过去我们是耕耘,现在我们是收获了,我们接受这些果实,但我们还得巩固它。譬如总结就是想从实践中在思想上来巩固它,并不是为了表功。接管工作之后,还得要来一个很大的学习高潮,与青委会等工作配合起来。

四、几点经验:

1、怎样执行任务?机械地执行上级任务是错误的,只有结合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灵活的执行才是正确的。例如我们来的任务很简单(见前),但我们了解实际情况以后,我们任务就扩大了(见前)。这在形式上似乎违背了,但只有这样才能把任务完成得更好。其次如考试问题,上级说延期到是可以,但群众要求是不考,所以我决定也不考,这是不是违背呢?不是,今天我们看到土木系同学的热心





测重,我们知道自发的学习,不是考试能做到的。又如目前华中局的决定,仍以农村工作为重是否与二中全会的决议相违背呢?中央的批示说,这不是违背而是正确地执行了二中全会的决议,这就是因为华中的实际情况不同的缘故。当然这不是说,每一样决议非改一改不可。

2、替群众撑腰,支持群众。如考试问题,当时学校集团坚持要考试,XX等教授还走上层路线,到文教部去争,文教部当时也有点摇动,而我们还是坚持群众的升级补课,所以在一个问题两面还未决定以前,我们必须支持群众,站在群众的一边,错也不会错得太远,有的群众也并不会十分对,但总比较近于真理,我们必须支持。

3、在行动之前,思想上必先统一起来。在思想未统一时,不要行动,这就是党的思想上的斗争,只有领导上的统一,群众才会统一。

4、对于学校力量的分析和我们如何应用?我们学校是两头小而中间大的现象,尤其是教、讲、助、群中,中间特别大。在两头小中,进步力量比顽固力量又来得小,这就牵涉到中间分子问题,我们一切的工作任务和步骤,必须照顾到中间分子。我们每每有一个体偏向,就是只顾到进步分子。武汉是由敌人退去后,解放军才进城,特务机构还完整地保留、转入地下。我们开大会,宣布罪状,在思想上打通中间群众,(如训导处,我们公开宣布它的不对,现在就有人问朱为什么要烧毁文件。)使中间分子知道,这问题原不简单。中间分子是可东可西的,不在我们这一边,就可能到反动那边去,我们照顾了他,我们的力量大,他们就到我们这边来,但如果做了过左的行动,他们也不会面对我们的。谁代表中间分子的利益,他们就跟谁走,所以不照顾中间分子,在政治上就会犯错误。在土改中毛主席说依靠贫农,巩固、团结中农,道理也在于此。至于落后的分子有三种:第一种国民党三青团特务;第二种是在政治上糊涂、思想上落后,各单位都有,教授中如XXX;第三种是学校的统治集团(以XXX为核心)。我们对于某部分人,利用他思想上的落后,即在一些小事情上(如牛奶分配不均,发票不起作用)和当权派的矛盾,使他们中立,而不是打击他。对学校的当权派,根本上不能说服,我们只有发动群众来打,但必须防止打得过火。(略)

5、我们一切政策的基础就是用这个政策来团结90%以上的中国人民。XXX





基本上是坏蛋,现在叫他做民主人士,这就能使他们反蒋而发表宣言拥护我们,X X X也是一样。在农村中,毛主席政策之一是团结开明士绅,其实他们还不就是地主,但他们同意打垮美蒋,我们就欢迎他们。又如资产阶级,明是剥削[阶级],与我们无产阶级的党完全违背,但为了远大的利益,我们暂让他们在一定程度的剥削,以后当然有办法的。以前我们犯过错误,使中间分子跑到反面去了,所以我们必须记到毛主席的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群众。肖浩事件是我们的错误。现在误导处我们还未作决定也是因为这缘故。

6、怎样提高群众信心?群众觉悟不太高,就因为他们信心不够,我们自己的同志也弄不清楚,开会不愿做主席,有时要用群众号召而要说文教部的意思。为什么不说是群众的力量和功劳呢?这就是干部的信心不够。

7、这次接管中有无纪律、无组织的状态,总支有些缺点。工作布置之后,在执行上走样,估计情况不准。如公报是关系接管很大,我两次说等我看过后再发表,但三期都未给我看过。还有一些,我一下子举不起来,同志们自己回想一下。

8、X X X在思想上是保守与落后,在政治关系上是属于政学系,他虽以国际法见著,但与其说他是一个学者,不如说是一个政客,等待时机,一跃而为大官。他政治手腕厉害,灵机应变,饱有经验,非那些书呆子可比。所以我们不把他做学者看,而作为政客来看。

五、加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分做五方面来谈:(略)





论目前中等学校里的团结问题

湖南省文教厅长 朱 凡

关于学校里开斗争会的问题,我们已谈过一些。应该指出:这种斗争会就是命令主义在教育战线上的表现,不符合对知识分子的团结、争取、教育、改造的方针。但是,学校里已经发生有关团结的问题是多种多样的,我们还可以更广泛地就这一问题加以论述。

第一、在新旧教师的关系上。所谓“新”教师,是指下面五种人:一、曾经在中学教师寒假学习中表现积极,被领导上提拔出来安置在各校作为骨干的人,他们大多是超龄团员或团友。二、刚毕业的进步大学生。三、有过革命历史或多年的革命同情者。四、外来或本地党员。五、原在该校表现进步的教师。应当指出,这五种人中有一部分在团结问题是搞得好的;正因为团结搞得好,他们就能够与全校师生一起,按部就班地推动工作前进,使学校里呈现着欣欣向荣的气象。另外还有一部分,他们理论上有些基础,接受新事物较快,劲头大,能吃苦,抱着搞好工作的心愿进入学校,这原都是好的。可是他们往往操之过急,不注意或不懂得思想领导,因此也就不能团结多数一道来干;搞不通时就怪别人“落后”,就“霸道”,依靠命令来推动工作。更严重的是仗恃自己来头大,牌子老,而盛气凌人,遇事不和群众商量,甚至立意不与人同,专求立异。工作不看条件,不讲步骤,不讲究方法方式;以感想代政策,以命令代说服,乱搬老区经验,乱扣别人帽子,以至超越职权,搅乱系统,搞小圈圈,打击别人。他们看别人多看缺点,看自己多看优点,全不想到自己工作经验不足,还未经过严重考验,教课也不一定比别人好。而另外一些(也不是多数)教员,则开初对他们心存敬畏,后来看看也不过如此,觉得自己老一套还有用,而且,反正“你”应当团结“我”,于是同样搞小圈圈,明争暗斗,有恃无恐;全不想到别人在进步,学生在进步,周围一切都在进步,如果自己老是固步自封,这条路会愈来愈





窄,课室里的空气会愈来愈窒息的。发生上述现象的学校,有的现在已开始有转变,但还摸不到正确道路,有的则依然继续往前发展,已经或将要成为无原则的斗争了,这就是必然产生的罪果。因此,今天必须迅速停止这种斗争的发展,加强团结,在这个问题上自然大家都应该负责任,尤其是比较进步教师,更应该主动地去团结其他教师。他们应该首先根据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向群众承认自己的缺点,改进自己的缺点。应该知道,在伟大的人民教育事业前面,我们都只是一批小学生。我们所应具有的品质不是骄傲,而是谦虚;我们应该各展所长,各补其短,互相学习,团结合作,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逐步地改造自己,以求得切合人民的需要。

第二,在师生关系上。有一部分学校发生师生不团结的现象,这有两种情况:一、教师依靠老业务熟练,忽视学习政治学习新东西,如是就迟滞了自己的进步,而学生自建团后则进步较快,渴望知道新东西,课堂上提许多新问题,也有时要求过高;教师就常有答不出因而受窘的情形,有的教师还不负责任地乱答一通,或说废话,东扯西拉敷衍学生,唯望早点打铃下课,学生自然不能满意。这一问题的解决,是教师及早自觉,加强学习,充分准备课程,不了然的还要善于虚心的向人请教,如是才能满足学生与日俱增的学习要求。总之教师要在进步道路上尽快追到学生前面,这点不仅必要,也办得到。尽人皆知,学校里是教师领导学生,不是学生领导教师,故教师以自己的进步来巩固领导地位与赢得学生的敬爱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与唯一方法。而学生(特别是那些比较进步的学生和团员)也要注意团结教师共同进步——这点要学习清华中学——而不要对教师要求过高,自己不能满足的部分——这永远会有的——可试寻其他办法求得解决。二、学生要求进步民主,而教师与学校领导上进步空气稀薄,因而失却自信,不敢再用旧办法管理学生,新办法又没有,于是一味迁就放任,希图省事,或以为这就是“民主”,造成学生无领导——极端民主化的现象。这种情况,今天仍然严重地存在。解决的办法除教师加紧进步建立威信外,就是及时准备条件,转入正课学习。这两种情形边远的学校还未发生,但决不是说将来不会发生了,因此他们要及时及早注意,以免重复上述的错误。

第三、在青年团与群众关系上。在已经建团的学校里,凡已提出并且认真搞好正课学习的学校,团员在正课上一般搞得更好一些,团的负责人则更好一些。如是,他们





在学习上就能起带头作用,同学对他们就亲切敬重,青年团与群众关系就自然地趋于正常。凡没有提出正课学习,或虽以提出但未认真搞好的学校,团与群众关系一般搞的不好:团员表现自高自大,以为自己“进步”,别人落后,使同学不乐意与之接近;或者团员课外活动社会活动太多,成天忙于开会游行演戏等,他们自然没有充分时间搞好功课,身负“进步”之名,考试落在人后,自己苦恼,同学也看不起,正派的同学还引“入团误课”为戒,或者团员数量极少,而该校或该班落后空气又较浓厚,团员往往成为同学嘲弄的对象,他们感受孤立的痛苦。这一问题的解决,同样是依靠转入正课学习,团员应去掉骄傲,认真下功夫搞好正课,以改变青年团员与群众关系。并要团结同学一起搞好正课,准备条件,将这种过小的团作适当的发展。

第四、在学校内外的关系上。一种是领导机关根本不管,任其自流,学校则抱怨领导。一种是文教科、青委、妇联、教联等都管,但相互间缺少联系,你要这样,他要那样,使学校感到穷于应付与左右为难。再一种是文教机关不管,让别的部门代替行政,把正规学校变成训练班性质。较严重的是许多地方对学校的领导不够慎重,使学校错觉为对他们施用政治压力而感不安。解决的办法:一、是各级领导机关要深刻体会目前对于教育的改革必需采取稳步前进的方针,去急躁情绪,不作过高要求,耐心团结与帮助校长教师一点一滴地改进工作。过去文教方面的领导上,在这一点是有缺点的,在工作上确实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急躁情绪,使下面受了不小影响。有过这种缺点的,应进行深刻检讨,纠正缺点。二是与学校有关各领导部门定期开会,统一领导意图,分头布置。布置到学校时则由校长主持召集各有关员生开联席会议,在统一意图下权衡妥善分别支配具体任务。三是准备干部,于年内将专署以下各级文教工作人员配齐,干部来源一是从各地现有工作人员中挑选优秀知识分子到中大教育学院学习;一是将来从参加土改工作中的有教育工作经验的人中挑选;一是从土改中表现好的贫穷知识分子中挑选。

以上就是我们所了解到的目前中等学校团结问题上的情况和提出来的解决这一问题的几个办法,希望发生此问题的各个地方与各个学校,注意研究并立即采取措施迅速消灭这一现象。必须认识到,团结是目前教育界的第一件大事;只有团结,才能改进学校工作;只有团结,才能造成建设新教育所必需的安定秩序。

(原载 1950 年 7 月 31 日《新湖南报》)





发言

谈知识分子思想改造

——在省第一届第二次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湖南省人民政府文教厅厅长 朱 凡

毛主席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指示,我完全拥护。这个指示对于今天湖南的广大知识分子特别是教师来说,完全对头,恰好打中了要害。

解放两年多以来,教师们经过每日两小时的经常学习和寒暑假的集中学习,部分中学教师经过审干交代历史,经过三大运动的教育、锻炼,他们思想上已发生很大的变化,基本上肃清了亲美、崇美、恐美的思想,承认了阶级的存在,知道了封建地主阶级必然消灭,无可挽救,知道了谁是敌人谁是朋友,因此绝大多数都认真地准备功课,认真讲授。小学教师在极其艰苦的生活情况下,作到了认真为中心工作和农民业余教育服务。这就是我们广大教师两年来政治思想学习的成绩。把这一成绩估计太低是不对的。可是,事情还有另一方面,即不能够满足当前国家和人民需要的一方面,有严重缺点的一方面:他们学到了很多的东西,但绝大多数教师还不能使用;他们愿意自由行动,觉得组织是一种“拘束”;“饭碗论”、“凭本事吃饭”等主张还有市场;中学教师和部分的小学教师依然看不起劳动人民,和工人农民在一起感到不习惯、不舒服;进行爱国主义教学时则缺少真挚的感情,普遍存在着客观主义的教学态度等等。应该承认,多数教师还没有建立起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或事业观。我们广大教师中涌现出来的进步分子或带头分子还是很少。

今天教师们普遍的苦恼是:很想搞好业务,可是不知怎样才搞得更好。究竟怎样才能把教师们的业务搞好,怎样才能满足他们这一迫切的要求呢?有两个不同的答案:学业务,这是广大教师们和一部分工作人员的答案。学政治,学毛泽东思想,这是另一部分工作人员的答案。这两不同的答案或路线,至今还在争论中,我们来看看学校里面的实际情况吧:





永顺有一位中学历史课教师在课堂上说：“上海是资本主义社会，其他许多地区是封建社会，故总起来说，中国就是半封建社会。”乾城有一位语文教师讲“美国的黑人”一课时说：“美国人镇压黑人，正如同我们乾城镇压反革命一样。”永顺一位数学教师出一算术题：“美帝轰炸无抵抗的朝鲜城，第一次炸死该市人口的二分之一，第二次又炸死其余人口的三分之二，现仅存一万五千人，问该城原有人口若干？”这位教师还认为这就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有人批评他，但他至今思想还不通。一般说来，教师们的政治水平是不高的。长沙市曾举行中学教职员时事政治测验，不及格的有百分之四十二。如问：“世界和平理事会的主席是谁？”有的答“赖伊”，有的答“艾奇逊”，还有的答成“斯德歌尔摩”。对于“青年学生的全面发展是什么”的问题，答不出的占百分之七十。湘西永顺专区曾举行过小学教师时事政治测验，对“国民公德是哪些”一题，有的答“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特别奇怪的是长沙解放中学一个教师向学生讲解如何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时，指出打“莲花闹”的人是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最灵活的人，他说：“因为他们能看人说话，家家能要到钱。”他为什么会这样歪曲的解释，是使人很难懂得的。

这些例子说明：很多教师的业务是不好的，有改进之必要。要改进业务必须首先进行思想改造，从学习毛泽东思想入手。要想领会教育政策，要想打破“饭碗论”和“靠本事吃饭主义”，要想正确地实行爱国主义教育，要想搞好业务，必须进行思想改造，从学习毛泽东思想入手。教师们的所谓“业务”，不是可以离开政治孤立存在的，它必须为政治服务。我们的教育业务与旧的教育业务有原则的区别，它只能是新民主主义的教育业务，人民（百分之九十是工农）的教育业务，在这个业务中间有一条红线串联着，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我预期一九五二年湖南的知识分子将自觉地投入这一个思想改造、学习毛泽东思想的运动。这是我们进行抗美援朝、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和建设国家的必不可少的思想准备，也是广大旧知识分子变为革命知识分子的不可逾越的道路。

（原载1951年12月17日《新湖南报》，题目为编者所加）



总结

湖南省九月教育工作会议总结

(一九五二年九月二十二日)

朱 凡

我们湖南的教育工作目前面对着这样一个时期,其特点是:教育改造还必须继续深入,以求作完作好;同时建设性的任务已经压下来了,这是历史向我们提出的任务,这些任务我们必须去完成,不能推诿。因为国家建设的日程表不等待我们,我们必须赶上去,我们今天在背负着两重任务,当我们面对这些任务要去作的时候,我们大家不能不感到自己不够得很。我们要把敌人思想占据的学校,把非工人阶级思想领导的学校树立起工人阶级的领导思想;一方面要提高教育质量,一方面要发展数量——在这样情形下我们就感到自己不够。目前工作的忙迫与繁重情况,以后怕要长期继续下去,因为国家大规模建设,各方面工作的相互依靠会显得空前突出,牵一发而动全身。教育工作关系着经济建设,不能让教育拖住经济建设的后腿,所以今天配齐得力干部,提高自己的领导工作水平是第一位的有决定意义的东西。没有这一条工作就要吃亏,这点要引起我们高度的注意。

I、如何提高领导我们的领导水平:首先要明确我们自己在这样的工作面前我们每个人都是不够的,只有虚心认真谦逊,加强责任感,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才不辜负湖南人民对我们的委托。我们怎样才能提高自己的领导水平呢?

一、领导思想问题:基本问题是了解自己不够:

第一,目前教育改革与教育建设正在交互过渡当中。我们没搞过建设工作,对建设的计划性、整体性、艰巨性认识不够,借用老眼光看新事物,工作中很多新东西看不到,就是经验主义的作法,两种经验;有些是老解放区,这些今天有好多不适用了,有些还是蒋管区的经验,那就连这种经验本身也就是要不得的、错误的,只有认识工作的计划性、整体性、艰巨性才能虚心,不把工作办坏。

第二,工作中的群众路线问题:首先要相信群众要求在文化上的翻身对教育的





积极性。在这样的要求下，群众就能够发挥无限的潜在力。我们最主要的和普遍的问题就是对群众相信不够。很多同志提出“请你们规定一套办法让我们去作吧。”我们根据什么呢？这是新工作，办法是在实践当中创造的，不能望着天花板想办法。这样就削弱了同志们主观努力。钱、办法向上要，工作要下面去作，自己在中间干甚么呢？所以你们要从实验中去找办法，不肯去找而只向上面要那就要受到批评，不批评会使工作受损失。

第三，有些同志有懒汉思想、望天收的思想。钱，办法上面拿来，干部要你替我配好，例如依赖钱，当然一般的国家要我们办事就会给我们钱。但有些钱中央还出不起，就得依靠群众，这就麻烦，但如果能说服群众也是可能的。怕麻烦不能不麻烦时就得麻烦。小学、速成识字法就存在这个问题。在中央未规定前我们不能擅自规定办法，但可以想些过渡性办法，但只要发挥自己的主观努力，相信群众就会有办法。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要发挥，依靠群众。不这样，老是眼向上望，问题就不能解决。

第四，有一部分同志对教育业务不熟悉，在教育改革时期凭经验还能做一做。现在教育工作的领导中间，教学的领导比重增大了。可是我们还不会或不大会，我们要把自己从外行慢慢变得内行，在不同程度上，我们每个人都是外行，解决问题的关键，是亲自动手，取得经验，这样就可以逐渐变为内行。自己想办好中学，就要兼校长，搞速成识字法，就要学会这个办法。小学也是这样，最好科里去同志兼一个学校的校长。亲自领导教学（自然还领导其他方面），取得经验。

第五，我们在领导思想上要了解，要把学生培养为合格的人才，是一个长时期的事，不能设想用速成法，文化不能速成，大家相信，但似乎有点相信思想可以速成，表现在两点：一是在学校开斗争会，除了把同学错误的作地主即敌人外，把他斗倒，主要问题就在于认为开一个斗争会就能解决思想问题。以后在学校里不管对老师、同学，绝对禁止，因为它是错误的。以后开斗争会，要负责任，但工作人员间批评与自我批评一定要展开而且要制度化，对学生来说，就是长期进行正面教育的问题，只能在长期教育中才能使他成为合乎国家要求的那样的人。

二、领导方法问题，光从领导思想提高还不够，要学会坚持正确的领导方法。有两条：领导与群众要结合，个别与一般相结合。这两条对教育工作的领导是同样





适用的。把中央意图、政策通过宣传,使它成为群众自己的东西,这就是思想领导。第二条,个别与一般相结合,任何工作开始时,一般都需要先选择试点,亲自搞出成功的经验来领导。用这种经验去全面铺开,经验不是想出来的,而是从工作实践当中总结出来的。在专、市的工作同志中应该有人兼一个中学校长,兼一个识字运动委员会的秘书长或主任,兼一位小学校长。为了解决人手问题,我们已向中央建了议。另一办法,在学校找人帮忙是可以的,但不能做成黑名单那样,人在专署,工资在学校报销,那样搞不好。为了改善自己的领导方法,要正确布置,及时检查,最后要好好总结。这是少不得的,通过总结是提高干部重要方法之一。同志们要务正业,要坚持下去。第三点,是调查研究。毛主席讲要了解情况、掌握政策。今年因工作紧,同志们对情况了解不够。但以后要抓紧,不光允许一问摇头三不知。不了解实际,就无法从实际出发,无法实现怎么结合呢?第四点:要实际全面领导的问题,即实现中学、小学、工农业余教育的全面领导,你们还有文化工作。中央说过:要实现全面领导就像弹钢琴一样,十指并用,非常和谐,我们只学会吹笛子,这是不行的。有一点提供参考,要避免事务主义,在不同时期抓不同的重点,相信干部,放手让干部去作,但要过问,领导思想端正了,坚持正确的领导方法,基本上达到了提高领导水平的目的。

三、领导作风问题:实质上是联系群众的问题,一般的联系群众不广泛,这个毛病在学校中几乎毫无例外。进步分子看不起落后的,甚至脱离中间群众,不作教员工作,认为他们不能进步。这和毛主席:“团结、教育、争取、改造”的提法背道而驰。我们要联系群众,从两方面来做:一条,坚持原则政策,巩固批评与自我批评。因为人民政府的政策,对广大人民有利,政策本身就是联系群众的,有人想联系一下群众,放弃原则,结果脱离了群众。用落后的方法联系群众的落后方面,是不能达到联系群众的目的的。原则的坚持是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来实现的。二条,帮助群众解决业务上以及生活上的困难,用你们优点去帮助他们,教员的业务是命根子,在业务上帮助他是联系教员群众一个好方法,这是重要的一条,从业务上帮助实际思想上也就提高了,这是分不开的。陈伯达同志说:科学家是要经过自己的业务来领会马列主义的。这一条值得我们深刻体味。帮助教员提高业务,实际上也就对他进行了政治教育。生活上,政府也开始在做,像公费医疗,明年就要实行。





II、抓住重要关键来很好结束三大工作：

一、思想改造与交代历史的问题。思想改造已经搞完了，所结束思想改造的问题，是怎样巩固胜利的问题，从三点来巩固：

1、学习理论，群众经过思想改造，感到自己不够，很自然的要求学习理论。这方面过去学习成绩不大，客观原因是他们要求学习理论的程度不平衡，有些是为了学教条，有些是为了装饰门面。主观上我们对他们领导也不够，证明是：其他的省有些条件并不比我们好，但有学习很好的。今后要以人为单位，订立学习计划，建立检查制度，要有领导、有测验。具体办法以后再规定。

2、加强教学研究，照中学规程作。

3、把批评制度经常化，把它规定死，每周星期六开检讨会，在思想改造基础上这样作就不会流于形式。

交待历史的方针与办法(从略)

二、调查研究：

1、普查正在复查中，同志们要过问，主要抓中学，复查是决定的关键。同志们要善于运用已结束地方的力量到落后地方去督查检查。

2、注意统计数字和总结工作，中央要六个东西：(见中央文件)

3、把调查研究制度经常化，机关里专职专人，学校里专职兼管。

三、招生工作：师范、中等技术学校人数过剩。现在是掌握分配原则，满足高中需要。

III、配备学校骨干，提高老师政治业务水平的问题

一、配备干部是搞好中学工作的决定关键，其他工作没搞好受损失只几个月，这个工作不搞好就是历史性的损失，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了。这工作你们对我们督促建议是对的，但是在下面要抓紧，今年把1/3的学校干部配好，否则我们受不起这个损失。做不好别的工作损失远不如没作好这个工作的损失来得深重，只要是好的干部就要配上去，不要配不好领导，下面干部强，还好领导些，又能督促自己进步，不要望天收，这是不会有的事。这是历史时期，考验我们对人民负责的问题，历史性的事是难得的事，因为现在到处都要干部，不注意就把应该要分配给我们的干部也调走了。所以加强主观努力是决定性的。





二、提高教师：如果说配好干部是办好教育、办好学校的关键，那么提高教师就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提高有两方面：一是政治，这是提高业务的前提与动力。二是业务，基本上是加强业余进修，要专人、专款、专办。要学哈尔滨（城市方面）沙河（农村方面）经验。作法我还是主张搞试点，在若干地方来搞点，今天干部弱，全面布点不一定搞得很好。采取片的办法，无力实行的就用老办法。第二个办法，加强教学研究（中教）。第三个办法，对中、小学主要骨干的轮训，但不能太多，因经费限制。发展学生提高教学，重点在提高教师，愈提教师愈能发展学生。

IV、扫除文盲

一、把机构建立起来，搭好架子，党委出面领导，准备下一步形成广泛性的群众运动。这个事情将来会声势浩大的发展。现在声势很小，经费还没决定，希望很好的研究我们的方针。

二、在做好准备工作的前提下完成数字，如果准备作得好，数字有些没完成，问题不大，所以要收缩一点。

三、巩固问题。文盲扫除之后要踏实的做好巩固工作，大约要花100小时。教授时间150小时以上，工人和农民识字一般不要少于250小时。

四、群众教师和小先生应该为扫盲主力军。如果想用专任教师为主力就不可能造成巨大的运动。

V、其他

一、接办私立中、小学

中央接办四原则，口头上要宣布（暂不用文字）。要注意提法：对被接办的要强调条件好了应该办好；对暂时还没接办的，要强调发扬优点，体会国家人民的困难，要组织接办的机构，接办机构要体现出依靠群众，尤其是进步群众，发动带有群众性的接办工作。对所有私立中学的帐（指解放后的）要组织清理，不能依靠学校行政，要依靠学生群众和正派的教职员。

教会小学，今年都接办。没有骨干从别校抽调，这点很重要，因为教会学校接来就必须办好（接办的若干原则均根据中央指示）。

二、校舍修建

1、建立修建领导机构。





2、对各中等学校要分别情况,有可信托的骨干,修建费交学校去办;学校没骨干的自己就近督促检查,无可依靠而又遥远的,如果房子还不会倒塌就不修不建或修而不建。

3、修建原则:大修小建,建要朴素、结实、适用。一般盖平房,窗子要大。不许偷工减料,款到后就由政府系统,按校分配下去。

三、二部制问题

中央教育部的会议上,钱副部长总结中,已经肯定了这点。但同志们思想上没肯定,认为不需要。这样想是错误的,工作要吃亏。这是苏联的办法,他们现在还在实行二部制,由此可见:二部制是我们今后若干年都要继续适用的。因为校舍的增建总是落在教育发展的后面的。

四、有几个专署因合并,突出的房子,应赶快与地委、专署商量好给学校使用。

五、调整学校组织的问题

以原有的班子为基础进行调整,调动太大对教育工作不利。校长、教导主任的调动,应该提出具体意见交厅来批。在未处理前的过渡时期,可让他“临时代理”。

六、为了加强县与专署大教科的领导,可酌抽个别学校优秀干部到科里来。但不能拔根,名单送厅批准后执行。

七、知识分子的登记训练

目前还不明确怎么办,将来后通知。要准备训练的工作人员,训练的场所,挑选好的师范来做此工作。

八、不称职的中学教员,一两年之内又提不高的,可说服他自己去教小学,但只能是极其个别的,如能提高,则动不要太多。

九、小学五年一贯制。今年秋天起普遍推进。在苗族自治区有不够条件的学校可送厅批准,缓期施行。

十、思想改造中发现男女关系不正常的问题:要区别正确与不正确,法律问题与社会问题,不同对待。

十一、专署区划正在变动中,为了减少工作上的损失,原则上决定:继续工作到专署区划完成那一天就迅速交待。





报告

省市初级组理论教员政治常识讲座 动员报告

(一九五三年七月三日)

朱凡

遵照省委关于干部理论教育的计划,我们筹办了这所讲座,其目的在于培养省、市机关的初级组理论教员,使能比较系统地理解自己负责讲授的课程,有利于教学工作。办法就是请些高级组同志担任讲师,分章给大家讲《政治常识读本》,这在教学方面也是起种示范作用。另外,讲座还吸收了部分辅导员小组长参加,使他们比一般初级组干部先学一步,便于辅导小组学习。过去,我们初级干部组的理论学习,取行了一定的成绩,但是由于没有普遍设置理论教员和辅导员,而直接影响到学习的深入开展。这就说明了理论教员和辅导员的工作,对干部理论学习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这个讲座的举办,对省、市机关初级组干部的学习,是有巨大意义的。

理论教员的任务,是给初级组干部当老师,讲课,解答问题,并指导辅导员的工作。一般说来,初级组干部自学能力差,缺乏理论知识和工作经验,所以省委规定初级组是以上课为主要学习方法,这样,课上得好不好,就直接关系到初级组学习的好坏;辅导员的任务,是在一两个学习小组内辅导学员自学,帮助改进教学方法,提示学习重点,指导学习讨论会,解答可以解答的问题,及时向理论教员和学委会反映小组学习情况和学员的思想情况。一句话,辅导员的任务是把“教”与“学”密切地配合起来,以巩固学习成果。

必须认识,理论教员和辅导员担当的是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党培养人才的光荣任务。但是听说有的同志不愿意干,强调“工作忙”,“自己学习紧张”,“理论水平低”等来推脱,这是不应该的,严格说来,这是一种不问政治或者忽视思想工作的





表现。工作忙是事实,可是什么时候才“清闲”呢?学习紧张也是事实,到什么时候才不紧张呢?事实上今后只会更忙更紧张,因此克服这种困难的办法只有一个——挤时间,不然,在目前大家都忙且又无法普遍配备专职教员的情况上,谁来做干部学习的教学辅导工作呢?须知党的这个工作搞不好,干部的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就难得提高,工作就要受到阻碍。另外,有些同志不敢当理论教员和学习辅导员。应该说谦虚是好的,但是谦虚太过也就不好了,如果是怕自己理论水平不高,当不了,那也不必有这种顾虑,因为你们是经过多层手续选拔出来的,大都还有些“底子”(如将来证明有个别同志不合条件,领导上当会考虑调整),只要自己多卖些力,好好学习,加上党委的指导帮助(如讲座),是可以担当得了的,中央在干部理论教育的指示中指出,理论教员“只要能够用功学习,努力工作,对学习材料能够作正确的讲解,对学习者提出的问题能够尽其所能作谨慎的解答者,即应予以奖励。”对辅导员的要求当然还要低些。至于讲错了怕挨批评,那是有些思想问题在作怪,工作做错了就得检讨改正,讲课讲错了为什么不应该用同样的态度,接受批评、求得改正呢?

理论教员和辅导员应抱什么态度来进行工作?我根据中央对理论教员的要求,提供以下几点意见:第一、用功学习,自己学好了,也就有本钱教人了。第二、努力工作,就是说要积极负责,诲人不倦。第三、严肃谨慎,不要哗众取宠,不要迁就部分群众的落后情绪去讲什么“秘闻”,更重要的是不要强不知以为知,应该老成踏实,言必有据,辅导员应该也和这差不多,只是由于辅导员经常在群众中活动,所以更要注意加强与群众的密切联系,尽力想法帮助群众搞好学习。

在工作方法上,尚待大家创造经验,这里只提出几个原则。第一,讲课要抓住中心。这首先就是通过备课工作充分领会教材,写好教学提纲来实现的。第二,看准对象,注意从学员的一般的水平出发。第三,讲懂课文,然后在此基础上,理论适当联系实际。这一点较难,但只要多钻一钻,也是办得到的。第四,关于解答问题。很多人讲课就怕解答问题,但讲课的人能拒绝解答问题吗?自然是不能的。特别是当正讲着课,下面的纸条一张又一张递上来的时候,心里就着了慌,这的确是件麻烦事,正因为这样,就应该特别注意,能够解答的就予以解答,没有把握的要多看看书,多和别人商量解答,实在弄不清楚不便解答的可以提到讲座来加以解





决。但,解答问题也不是有问答,也须要启发诱导学员开动脑筋,多学、多想、认真讨论,防止产生和滋长单纯依赖教员解答的懒汉思想。第五,组织教学研究小组(几个初级组业余政治学校联合),除个人备课外还要实行集体备课。每讲授一个单元之前开次会,研究讲授重点和教学提纲,乃至教学方法,并讨论学习中的主要疑难问题,这个办法很好,建议总党委好好地组织领导。辅导员的工作方法,大家可以参看省委宣传部编印的“怎样当理论教员与学习辅导员”一书,这里只提出一点,就是辅导员与学习小组长的分工问题,一般说来,小组长可多管些学习中的组织工作和日常学习行政工作,比如传达上级对干部学习的指示,组织并主持学习讨论会,督促检查学习制度的执行情况等等,辅导员主要是做些理论指导工作(任务前面已谈),解答一些能够解答的问题,不要代替学习小组长,但必须与之密切配合。

理论教员和辅导员的工作是新工作,须要我们大家努力做好,党委对此非常重视,现在开了讲座,以后还要适时找大家开开会,研究一些问题,交流教学习经验,并要供给大家一些必要的资料。对于备课时间,省委在干部理论教育计划中有了明确的规定,如有哪个机关的行政领导不遵照执行,可以反映到省委来解决。为了鼓励大家努力教学,每向初级组讲课一次,将给以一定数量的酬金。

(原载1953年7月8日《学习导报》,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编)





《永远的一面》阿累文集

发言

谈宣传和宣传的思想性

(一九五五年八月十八日)

朱 凡

(一)

从前在中国没有人知道共产主义,没有人知道共产党,也没有共产党。先驱者进行了宣传,马列主义也知道了,党也建立了。

(二)

从前宣传马列主义要坐牢杀头的,宣传对象也只是三个五个,又不能用广播筒说话,声音不能大,也不能直截了当。写文章要说伊里奇,不能说列宁。黄药眠写《约瑟夫的外套》,其实是说胡风披着斯大林——马克思主义的外衣。鲁迅的文章是最流利又最疙瘩,疙瘩是故意的,又要读者懂,又要瞒过特务的眼睛,不能不如此。

即使如此困难,我们还是胜利了,还要进一步取得社会主义胜利。宣传更重要了。有各种现代宣传工具,有可能作威力极大的宣传工作,使敌人更怕(敌人从来就怕我们的宣传工作)。

郭老说:“群众在面前不宣传,就是官僚主义。”他有会必到,有到必说,有说必长,唯恐群众听不懂。

毛主席把马列主义的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通俗化了,中国化了,是党的最杰出的宣传家。

(三)

党的历来的胜利,都伴随着宣传的胜利,革命要群众来革,社会主义要群众来



办。没有宣传,就没有群众的自觉,就没有社会主义。革命到了新的历史阶段,革命的宣传也到了新阶段。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与解放以后相比,从内容到形式都不同了。从前是宣传了就好,有人听就好,懂得就好;现在立下很多规矩,宣传错了还要检讨,为什么?阶级斗争更复杂更尖锐了,宣传错了不行,慢了不行,少了不行,还要提高宣传的质量,宣传的思想性。

(四)

宣传的正确性——不违反马列主义原则。宣传的思想性——用社会主义精神来说明事物。说了一番话能把农民的粮食买到手,有人以为这就是宣传。其实不然,宣传可能有好几种:

(一)强迫命令,如说:“不卖粮,就是不支援解放台湾”;另一种是算丰产帐,硬要人家超额完成卖粮任务。

(二)“言不及义”的宣传,讲些枝节问题。如宣传卖粮,单从价钱公道,对个人有什么好处,说了一大堆,不涉及社会主义——“义”,甚至有的错误宣传,如农民问解放后为什么还要征粮,有人答:“那有什么呢?从前你给地主要缴好多租!”将国家比地主是荒谬的。

另一方面,是专讲大道理脱离实际的宣传,几句口号教条,也不能打动人心。

(三)正确的宣传。用社会主义精神来提高对象的觉悟。

从农民个人利益说到社会主义建设的长远利益,说点头了,任务完成了,农民觉悟提高了。

(五)

关于提高思想性的几个具体要求:

(一)经常以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来教育农民。

(二)用阶级斗争观念来教育农民。

(三)提高嗅觉,辨别与批驳敌对阶级的言论。

比如梁漱溟说“农民太苦”,以“农民太苦”为理由来反对国家工业化就是他坚持地主阶级立场,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反对中国人民的一个表现。





有的人破坏工农联盟，恶毒地挑拨工农关系：

比如水口山附近有这么两首山歌：“太阳出来红通通，那里妹子找老公，找到工人真是好，哪有嫁给贫雇农！”“如今翻了身，农民打单身，农民养了女，工人来取亲，农民作田土，养活子和孙”，还说“嫁给工人有吃有耍，嫁给农民耍泥脚巴，嫁给干部半守寡，嫁给军人全守寡。”

（四）不要光讲大道理，要根据农民的特点，农民的思想情况，由近及远，把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结合起来，才能作到深刻地教育农民。

（六）

宣传的战斗性。

宣传要有路线，提倡什么，反对什么，打击方向是什么，都要明确。这就能号召群众，杀敌致果，这就叫做战斗性。

（中共湖南省委第四次全省宣传工作会议发言提纲）





报告

关于国际形势问题的报告提纲

(一九五五年九月一日)

朱 凡

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与国际形势的关系

我国人民当前的总任务,是要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了实现这个伟大任务,在国际国内要有一定的条件。在国内我们具有一切必要的条件,这就是:党的正确领导,人民民主政权的巩固,广泛的统一战线和各兄弟民族的团结,以及广大的土地,丰富的矿藏和一定的工业基础,我们还有勤劳勇敢的六亿人民。当然,困难也有,但是可以克服的。在国际上,我们也有不少有利条件,如苏联的帮助和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同情和支援。但是要顺利地进行建设,我们还需要一个长期的国际和平环境。

二、当前国际形势的基本特点

(一)国际和平力量和国际战争势力之间,进行着紧张的、反复的斗争。和平和战争两种力量,是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形成了两个阵营而来的。在二次大战前,只有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单独存在,处在资本主义包围之中;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个拥有九亿多人口的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与帝国主义阵营对峙并不断地进行着斗争。

为什么说它是紧张的?因为,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战争势力,由于它反动本质所决定,它是一定要战争的。而在我们国际和平力量方面,则是在努力争取和平的。在这两种政策后面都有着强大的力量,这就是确定了这两种政策在全世界范围之内进行斗争的紧张性尖锐性。

为什么说它是反复的?二次大战后出现了一个和平民主阵营,已经改变了战前社会主义苏联孤立的状况,并拥有十二个国家的九亿人民,这就不仅已经有力量





同帝国主义战争势力作斗争,而且在一系列的斗争中获得了许多重大成就。但是,帝国主义对于我们每一个有利于和平的胜利,都是不甘心的,它必然加紧进行反攻,例如,朝鲜停战了,但美国又不执行协定,恢复朝鲜统一的谈判至今未能开始;印度支那和平恢复了,美国侵略集团就组织东南亚侵略集团;我国提出一定要解放台湾,美国侵略集团又同蒋贼签定美蒋条约;欧洲军条约被否决了,美国又搞了个巴黎协定,并强迫西欧各国的议会加以通过;亚非会议召开了,美蒋特务杀害我国代表团工作人员,亚非会议开成功了,美国又在亚非国家中间进行破坏活动;最近四大国首脑会议获得了成功,美国又指使朝鲜傀儡李承晚叫嚣进攻北朝鲜。和平力量与战争力量就是这样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着紧张的、反复的斗争,这种斗争还在继续向前发展。

(二)和平力量在斗争中不断壮大起来,这是战后国际形势第二个基本特点。国际和平力量,为了取得保卫和平的胜利,在与战争势力斗争的每一个反复过程中,不断地上升和加强,而战争势力则是在不断削弱,这是战后国际形势在不断变化中的总的均向。如在朝鲜战争和柏林事件中,美国侵略者挑拨和扩大战争的阴谋都以失败告终。

和平民主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国际威望正日益高涨,美国帝国主义的所谓“实力政策”遭到越来越多的人的反对。具体说来,即:苏联与邻邦国关系有了改善;苏联、中国和各人民民主国家与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和文化联系有了发展,如苏南谈判、中印两国与中缅两国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声明;侵略集团内部的离心倾向日益显著,世界人民要求通过和平协商道路解决国际争端的响声空前高涨,这就促成了柏林四国外长会议,日内瓦五大国会议,以致战后十年都没有举行过的四国首脑会议得以召开。由于和平力量在斗争中不断取得胜利,并使自己壮大起来,就使得国际局势出现缓和的趋向。

(三)随着和平力量的增长,战争势力正在进行疯狂的挣扎。美帝国主义在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周围建立了近千个军事基地,围绕着重新武装西德和日本,与欧亚许多国家订立了一连串军事同盟条约,并继续占领我国领土台湾及加强对蒋匪的援助,同时,它们还搬弄原子讹诈手段。这一切活动,严重地威胁着世界和平。我们决不能低估美帝国主义发动战争的危险,否则会产生严重错误。但也不





因敌人有时得到胜利而悲观失望。也不因敌人的失败而产生盲目乐观情绪,从而放松持久的努力。

三、半年来国际局势中的几件大事

(一)巴黎协定、华沙会议和德国问题

1、这半年中,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战争势力,积极地加紧重新武装西德的活动,并且取得了进展,其主要表现是参加北大西洋侵略集团的十四个国家和西德的议会,不顾国内人民的反对,不顾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一再警告,都批准了巴黎协定,并在五月五日开始生效。美国侵略集团并立刻开始着手实现巴黎协定的各项战争措施。他们在五月七日起在巴黎举行了一系列的会议,开始实施巴黎协定所规定的步骤,正式把西德拉进了北大西洋侵略集团,同时,西德政府已作好了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准备,打算立即开始以最快速度走上军国主义的轨道。

2、苏联和欧洲各人民民主国家从五月十一日到十四日举行了华沙会议,其主要成就是签订了八国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建立武装部队联合司令部,就大大镇压了战争势力在巴黎协定生效后的高涨的战争气焰。华沙条约与巴黎协定在它们所代表的力量,明显地看出欧洲地区,和平力量大大地超过战争势力。

3、德国问题,也就是分裂德国或是和平统一德国的问题。这是今天欧洲的中心问题。巴黎协定是为了分裂德国,并把它拖上战争道路;华沙条约则是为了恢复德国统一,使它走上民主和平的道路。和平力量与战争势力在欧洲的斗争,在解决德国问题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上集中地反映出来。

为什么德国问题是欧洲问题的中心?在现在世界历史上,军国主义的德国一直是破坏世界和平的策源地。在二十世纪整个上半世纪,它总共花了二十年的准备工夫,先后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这并非偶然,这是由于德国是一个拥有巨大战争潜力的国家。二次大战后,全国约三分之一的土地、人口和工业的德国东部,脱离了军国主义的道路。但是西德军国主义势力,却在美英法三国的扶植下,加紧恢复起来,而巴黎协定又规定,全部、迅速地恢复这个有百年历史的战争机器,还规定给它使用原子武器。这就是德国问题所存在的极其危险的一面。同时也应看到,巴黎协定虽获得了批准,但在实现这个协定过程中,还会遇到很多困难的。它的困难主要表现在二方面:第一,是德国人民和受两次大战祸害的西欧人民的坚决反





对；第二，是西德与西欧各国，其中主要是与法国一部分垄断资本集团间的矛盾。在美国扶植下，西德经济力量日益加强，已大大超过法国，已成为法国对外输出上的劲敌，并已开始与英国竞争。西德政府也叫嚣要领导西欧，而巴黎协定会把这一叫嚣变成为事实。因为西德建立了军队，对法国来说，无异是二次大战重演，法国垄断资本将遭到大崩溃。这是法国垄断资本集团中反对巴黎协定的原因所在。

（二）苏联一系列的争取和平的措施。

1、苏联裁军建议。五月十日，在华沙会议召开的前一天，苏联政府向联合国裁军委员会小组委员会提出了关于裁减军备、禁止原子武器和消除新战争威胁的建议。这个建议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裁减军备的方案，这就无情地粉碎了西方国家的造谣污蔑。

苏联的建议明确规定，裁减各国的，首先是美、苏、中、英、法五大国的武装力量和军备，禁止原子武器；撤除外国在其他国家所有的海、陆、空军基地等等措施。同时，苏联还提出了实现建议中的一切措施的切实可行的监督制度，在不少地方还考虑了或采纳了美、英、法三国的主张，这就解除了西方国家过去拒绝达成裁军协议的许多藉口中，得到了世界各国人民的热烈拥护。

2、奥地利国家条约的签订。这个条约的签订，宣布了奥地利国家的中立，不加入任何军事集团，不允许在其领土建立外国军事基地。这不仅对奥地利人民的独立与自由有利，更重要的，是在使欧洲的心脏地带，在东欧与西欧之间又出现了一个和平地区。奥地利的中立，对欧洲局势特别是对德国局势有着深刻的影响。

3、苏南关系的改善。这是最近国际局势中的一个重要发展，对争取世界和平的事业有十分重要的影响。苏南会谈后发表的宣言，确定了两国政府在处理国际事务的重大原则方面的一致性。在苏南关系问题上，我们要认清下面几点：（1）二次大战后，苏南关系的破坏，完全是贝利、阿巴库莫夫等叛徒的挑拨离间所造成的；（2）苏南合作有利条件和牢固的基础，苏南人民的友谊，曾在一起抵抗共同敌人；南斯拉夫在与苏联关系被破坏之后虽遭到种种困难，而在帝国主义阵营面前保持了民族独立；南斯拉夫是工人阶级和农民掌握政权的国家，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是基本阶级；南斯拉夫是基本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的国家；（3）南斯拉夫在战后是沿着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向前进展。





苏南关系的改善,引起了帝国主义集团的慌乱。帝国主义想把南斯拉夫变为巴尔干战争策源地的阴谋遭到破产,对和平事业是一个重大胜利。

4、苏联给西德政府的照会。六月七日苏联政府致西德政府照会中,建议两国建立直接的外交、贸易和文化关系,并欢迎阿登纳和西德政府愿意派遣的任何其他代表在不久的将来前往莫斯科,共同考虑两国之间的关系正常化问题。这是苏联本着协商精神,采取主动,出乎美英等国战争势力意料之外的一个有力的行动。这个照会已经引起美英战争贩子的不安和慌乱,但得到了全欧洲人民,特别是全德国人民的一致欢迎。西德阿登纳政府在这种情势下,是无法拒绝苏联的提议的,西德政府已经发表正式声明,欢迎苏联的邀请。

(三) 四国首脑会议的召开

1、会议讨论了四个问题:欧洲安全问题、德国问题、裁军问题、发展东西方之间的接触问题,前三个问题讨论的较多,后一个问题谈的很少,会议结果,在各项问题上都取得了原则协议。

2、怎样认识这次会议的意义。应该说,四国首脑会议的开成及其结果,是世界和平力量长期坚决积极斗争的胜利结果,这是国际战争势力的又一次沉重的失败。战后十年中,由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执行“实力政策”,堵塞了大国协商的道路,而经过苏联为首的国际和平力量的斗争,及资本主义各国人民要求和平愿望的逐渐增长,才取得这一胜利。

(四) 亚非会议

1、这个会议能够开成功,是近百年来,特别是近二、三十年来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上一股要求摆脱帝国主义统治的宏大的潮流和世界演变的结果。会议开成的事实本身,就是一个胜利。

2、会议的成就和影响,也是很大的,它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1)会议肯定了亚非会议使二十九个国家的领导者共聚一堂,互相透过了帝国主义的烟幕而了解或开始了解彼此的真实情况,特别是使广大亚非国家开始或进一步了解新中国。(2)那些原来同我们友好的国家如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等,同中国更加密切了。那些曾受帝国主义欺、挑拨而对我国抱着疑惧的国家,现在也开始了解到中国的和平友好政策,对我国的态度也或多或少地有了改变。(3)亚非会议正面打击殖





民主义,鼓舞了亚非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信心,亚非地区的民族解放独立运动势必进一步地高涨起来;这就一定使得更多的亚非国家避免同美国统治集团的战争计划发生联系。和平地区扩大了,战争势力活动的范围就缩小了。会议还有一个重大的影响,就是我国代表团在会议上所表现的一贯的和解诚意,和尊重一切大小国家的态度以及*****到了世界人民,特别是亚非人民的普遍赞扬。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威望有了进一步提高。美国在会议期间的一切破坏活动,不但破产,而且更加暴露了它的丑恶的面目,美国侵略者更加孤立了。

3、美国对会议的破坏。从宣布召开亚非会议时起,到亚非会议结束,美国一直在各方面进行活动,企图破坏亚非会议。美国在会议期间的破坏活动,主要表现在下列方面:(1)派遣大批特务分子,在会外进行破坏活动;(2)通过它在亚洲国家中的被它牵着鼻子走的国家,在会上进行破坏活动。如伊拉克、土耳其等国家的代表,大肆污蔑共产主义,想在会上制造猜疑和分裂。后来,锡兰总理科特拉瓦拉在会议临近结束阶级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破坏性的反共言论和关于台湾问题的荒谬声明。但是,美国处心积虑想从会内破坏的阴谋最后都失败了。

4、印度尼西亚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内阁的倒台,实质是美国破坏亚非会议的继续。(1)印尼在经济上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在二次大战前,是荷兰殖民地。大战中,日本侵略者统治了三年半,战争结束后,由于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日本赶跑了,荷兰削弱了,印尼民族资产阶级乘势而起,取得政权了,在政治逐渐取得民族独立的地位。在政党中,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印尼国民党、代表极端反动的官僚买办地主阶级利益的马斯友美党,还有印尼社会党是三个大党。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是印尼国民党,在他执政期内,努力摆脱殖民主义枷锁,镇压为帝国主义作爪牙的叛乱分子;(2)印尼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内阁在对外政策上,主张和平共处,是发起并积极筹备亚非会议的国家政府之一。它同其他亚非国家一道争取了亚非会议的成功,对维护远东和平和世界和平作出了贡献;(3)正由于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内阁在基本上执行了有利于印尼人民、世界和平的政策,得到了人民支持,同时遭到帝国主义的极度歧视,非要想法使他倒台,并且已经达到了目的。在这次事件中,美国在幕后积极活动。所以,印尼这次事件表面上看来好像是派系斗争,而实际是帝国主义势力向印尼共和国的又一次疯狂进攻。





四、台湾问题

1、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是威胁远东和平的重要因素之一。而造成这一紧张的唯一原因,是美国的占领中国领土台湾和干涉中国解放沿海岛屿。这是中美之间的国际问题。中国行使自己主权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问题,这两个问题不能混为一谈。国际上有一种不分是非的来讲缓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的论调,这是十分错误的。我们的态度是:解放台湾是中国的主权,紧张局势是美国干涉占领所造成,和平道路是美国撤兵。

2、关于谈判问题,周总理已在亚非会议上表明了态度:中国人民愿意同美国坐下来谈判。目前的问题是:和谁谈?谈什么?在第一个问题上,美国说,要谈判就要把蒋介石也拉在一起谈,我们坚决反对,周总理说:“所谓‘两个中国’的任何想法和作法,都是中国人民坚决反对的。”如果要与台湾地方负责当局协商,那是中央政府与地方当局之间的协商的问题,与国际问题不能混为一谈。在第二个问题上,美国说,要谈就谈停火问题;中国政府提出,中美峡谷国谈判,应该讨论缓和消除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周恩来总理说的好,因为中美之间没有战争,而且中美两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并不要同美国打仗,因此中美之间不发生停火的问题。

四、敌我力量的对比

1、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出现了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中国等人民民主国家,资本主义的阵地大为缩小,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日益加深,日益暴露出许多不可克服的矛盾和弱点。

(1)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出现了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由于殖民地、附属国的民族独立运动,缩小和动摇了资本主义市场;由于某种原因大部分帝国主义国家被打垮与削弱,在战争中发了财的美国就乘势夺取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一大部分,并继续在扩张他的势力范围,这就不能不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深刻矛盾。

(2)帝国主义战争势力不可克服的弱点。拿美国来讲,我们称它为纸老虎。第一、经济上的弱点: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破坏着整个国民经济。这是资本主义制度所决定的根本弱点。第二、政治上不得人心,这是为使国民经济军事化以保证少数垄断资本家高利润,而在国内举行奉行侵略和法西斯化的政策的必然结果。第





三、军事上的弱点：美国吹嘘的“实力政策”，它所依靠的“实力”基础是原子武器，军事基地和军事集团，这一基础都是不巩固的。

2、和平、民主与社会主义阵营日益壮大。和平、民主与社会主义阵营包括十二个国家，九亿多人民，在地理上是跨欧亚两洲，联成一片。这就是说，背靠背，无后顾之忧，在任何情况下我们可以互相支援。

(1)苏联是民主阵营的核心。苏联在战后几年来展开了巨大的建设工程，国力已大大提高。今年苏联将完成第五个五年计划，工业产量将达到战前三倍半。苏联已全面掌握原子能，建立了第一个原子能发电站，用原子能发电比制原子弹难得多。苏联已解决了原子能问题中最复杂最困难的问题。在制造氢弹方面，苏联已超过美国。

(2)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建设成就，也是一股保卫和平的强大力量。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两国的工业，在战后年代发展极快。波兰的工业水平已超过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业钢产量已超过法国，就要赶上英国了。

(3)中国在国际上的强大地位已举世公认。

(4)和平、民主与社会主义阵营在政治上团结一致，在经济上是互相帮助，求得共同的经济繁荣。

(5)各兄弟共产党，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里的进步力量，以及殖民地和附属国里的民族解放运动，都是我们保卫和平事业的依靠力量。

综上所述，在两个阵营的力量对比上，可以肯定地说，即社会主义力量的加强和资本主义力量的削弱这个根本变化，是有利于和平力量的。

3、争取和平的关键在于我们加强斗争。帝国主义是一定要发动战争的，那末是否说，战争一定不可避免呢？不是的。斯大林说过，如果各国人民将维护和平的事业担当起来，并且把这一事业坚持到底，和平就能够保持和巩固。为了争取和巩固和平，我们要：一、进一步加强和巩固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各国的团结和合作；二、要同情和支持世界人民的进步运动；三、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争取同一切倾向和平的国家合作；四、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

我们要和平，并不意味着我们害怕战争。肯定说，我们不怕战争。毛主席说过：只要帝国主义敢挑起战争，我们就要把它们从地球上消灭干净。我们不战争，





但我们却不要战争。我们要为制止新战争作好准备。帝国主义战争势力突然在某一个地区发动战争,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我们一定要准备应付突然事变。

五、我们的任务

我们当前的任务,归并成两句话,即:努力争取国际和平,准备应付突然事变。

如前所说,战争危险存在,但防止战争,争取和平,也是可能的。只要我们的政策是正确的,争取一个较长时期的和平国际环境是可能的。我们争取和平应从两方面努力:第一、进一步团结自己的力量,即加强同各兄弟国家,特别是同苏联的团结与合作,这是维护世界和平事业的最重要因素;第二、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和改善关系,要使和平中立地区日益扩大。

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首先是巩固国防。我们是反对军备竞赛的,但又必须增强国防。我们增强国防是为了防止侵略。加强国防的工作不是孤立的,重工业是国防现代化的基础,所以,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增强国防有莫大的关系。其次,是进行提高警惕性的教育。这是思想准备,也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加强了全体人民保卫祖国的责任心,才能时刻也不放松战斗准备,以应付一切突然事变的发生。

(中共湖南省委第四次全省宣传工作会议)





《永远的一面》阿累文集

报告

关于农村宣传工作的报告提纲(草稿)

(一九五五年九月)

朱凡

一、一年来农村宣传工作的基本情况

去年九月省第六次党代表会议之后,结合粮食统购统销,普遍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征集补充兵员,以及生产救灾,修堤复垸等项中心工作,在农民群众中开展了一个大规模的总路线再教育运动。宣传了一切服从工业化、服从国家计划、巩固工农联盟的思想,并着意地宣传了农业合作化。入春以来又进行了春耕生产动员、粮食三定政策的宣传以及超额增产的宣传,对各个时期的中心起了积极推动的作用。一年来也进行了两次规模较大的时事教育:反对美蒋条约、解放台湾的宣传和反对原子武器的签名运动,使群众进一步认识了爱祖国爱和平和反对侵略的重大意义。去冬提出的“支援国家工业化,支援解放台湾,支援灾区”的口号,成为鼓舞农民群众积极完成各项任务的行动口号。

一年来我省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在胜利前进,特别是一万三千个农业社的建成和逐步巩固,洞庭湖区三百万人民战胜洪水灾害、重建家园、恢复生产,和全省以互助合作为中心的农业增产运动的展开,克服了多灾害的袭击,农民群众正在欢欣鼓舞迎接丰收,又在准备积极投入秋冬超客增产和巩固社和发展社的运动。这说明了我们党引导走农民社会主义道路,逐步改变农民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更进一步向纵深发展。这是和农民的思想觉悟的提高分不开的。如果不是全党加强了对农民的思想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澄清了去年秋后农民对社会主义工业化、对农业合作化、对粮食工作所反映的混乱思想;如果不是大大消除了今春农民群众由于灾害、粮食、合作运动引起的对生产的消极和犹疑;如果不是农民社会主义思想觉悟得到一定的提高,这一系列任务的完成是不可能有的。





农村工作的胜利前进,是和全党动手做了巨大的宣传工作分不开的,由于一年来农村宣传工作密切结合了中心工作,亦步亦趋地为中心工作服务,对保证中心工作的胜利完成也就起了积极的作用。

一年来各地委县委对农村思想工作的领导,一般都有所加强。各地委和大部分县委召开了若干次宣传工作会议,大部分党委会在一定时期内专门研究了宣传工作,并且发出院宣传工作的指示。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已有一部分县委开始注意到听取县委宣传部关于干部与群众思想情况和宣传工作汇报,因而党委能够统一安排宣传工作,批准宣传部的工作计划,这是党委加强领导宣传工作很重要的方面。

在党委领导下,宣传部门的工作一般也发挥了主动性和积极性,各地均比以前注意了干部与群众思想的调查研究。各地委县委宣传部根据需求和各地具体情况及时编制的宣传鼓动材料也加多了,宣传材料的形式也生动活泼,多种多样。有的县委注意了宣传员的整理提高工作。如临湘县委就曾用了半年时间把农村宣传员全面进行了整理与提高,并且在整理当中又发展了一批宣传员。全省有不少县在党课教育方面也得到了初步成绩。不少县委宣传部开始改进了工作方法,在中心工作中经常抓住了一、二个重点乡进行群众的思想调查和总结宣传工作经验,都起了一定作用。农村宣传工作的加强,只能依靠全党来做,宣传部作为党委领导思想战线的工作机关,要积极地组织宣传工作的进行,主动做好党委领导思想工作的助手。凡是这个观点明确的党委宣传部就能做出更多的成绩。

一年来的宣传工作也积累了丰富的具体工作经验。我们在宣传实践中开始懂得了以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农民就必须善于结合农村的实际情况与农民的切身经验,使农民前进一步看到一步的好处,不断地帮助他们认识走社会主义的路是走对了,“跟着共产党走没有错”。宣传工作中有的已注意运用农村中新事物、新现象,来引导农民朝前看,鼓舞农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各地一般都注意运用了回忆、对比、算账的方法,以真人真事示范的方法来提高农民的觉悟。以往在选择和培养教育劳动模范方面虽存在不少缺点,但应认识培养典型、表扬先进以推动一般是教育农民的重要方法。今后仍应运用和加以改进。

总的来看,过来一年农村宣传工作的深度与广度都有了进步,得到了很大的成





绩。但社会主义事业正在迅速前进,农村发生着空前巨大的变化,农村的阶级关系在急剧变化中。教育农民的严重任务已远远不同于土地改革时期的要求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发展已经直接触到农民的私有制,农村中任何一项政治工作与经济工作在农民思想上都会引起种种变化和反映,阶级斗争形势正日益尖锐。教育农民是思想战线上严重的长期的斗争,我们必须把这一工作作好,以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形势的需要。但我们向农民所进行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这只是刚刚开始,作得还很不够,工作中还有不少缺点或错误。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重大的缺点是我们对县区干部的政治教育重视不够。农村支部的教育工作还只开始注重,仍然是薄弱的一环。中央早就指出:“在党的整个农村宣传工作,县区干部的政治教育应受到特别的关怀和重视,因为县区干部的政治质量和思想水平的不断提高,对于正确执行党的有关农村工作的一切政策和做好党对农民的宣传工具有决定的意义”。过来一年我们仍未将县区干部的教育放在应有的重要位置上。从省委宣传部来检查,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提起各级党委重视;没有找到可行的办法来加强管理;也没有及时总结已有经验加以介绍推广。

过来对于基层干部进行党的各项政策思想教育做得也很不够,已经使工作蒙受了损失。干部由于没有领会政策的精神实质,遇到现实中许多复杂的问题,就往往无法正确地宣传和正确贯彻政策。

农村支部教育与乡干部教育的工作也是薄弱的一环。农村支部教育仅初步引起了注意,要贯彻省委关于在农村支部普遍建立党课制的指示,克服农村支部教育工作落后于现实需要的情况,还要经过重大的努力和斗争。

第二、农村宣传工作中思想性不高,宣传内容与形式上的一般化,仍是较严重的缺点。农村宣传工作中,针对当前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形势,更加生动、系统地向农民宣传社会主义革命的道理是很不够的。因此有的地方农民认为干部宣传工业化,就只是为向他们要东西。宣传工作上使一切为着国家工业化的思想具体生动地和农民眼前的实际斗争联结起来,与农民一步一步朝社会主义走的事实联结起来,做得还很不够,因而工业化宣传就显得一般化、空洞、乏味、缺乏说服力量。

宣传工作的思想性不高还在于从当前阶级斗争形势来教育干部与群众做得不够,特别是在农村深入开展两条道路的教育地,具体地运用农民亲身经历的大小事





情,引导他们分辨出两条道路的好坏,帮助他们自愿地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警惕富农分子的破坏,和自觉地抵制富农思想的侵蚀,并和反革命分子的告诉破裂与利用迷信活动作斗争,在这方面我们是做得很不够的。特别是农村中阶级政策的教育很薄弱,至今干部和党员仍不够明确,不能完全正确地贯彻阶级路线。

宣传工作的思想性不高,宣传上的一般化,还在我们不善于使农民的个人利益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利益很好地结合起来。在社会主义制度或人民民主制度下,社会公共利益和劳动者个人利益的一致性 is 客观的规律。因此,必须遵守关心劳动者的个人利益,遵守使劳动者从个人物质利益方面关心自己劳动成果的原则。因此对农民也必须从关心其个人利益出发,来逐步提高他们,引导他们认识为了保卫自己的胜利果实,就首先要保卫集体利益,保卫国家利益与长远利益。如果对农民不是积极关怀他们,始终坚持说服教育的办法,我们也就不能引导五万万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用他们创造性的劳动来参加改造世界,同时也改造他们自己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中来。

应正确认识农民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的两重性。因为农民是劳动者,因而决定他们能走向社会主义,决定他们是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可靠的同盟,决定了他们能够教育过来。又因为农民是私有者,因而决定了要向他们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造,要进行严重的教育,因此教育农民这就成为了长期的艰巨复杂的工作。无论是个体农民还是入社以后的农民,都必须坚持耐心说服教育方针,引导他们辩明两条道路教育农民积极参加互助合作,努力发展生产,自觉地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

第三、宣传部门的工作与日常工作指导方面也仍然有不少缺点。

党委宣传部应当建立日常业务,定期向党委汇报工作,争取党委加强对宣传工作的领导。过来在这方面仍然做得很不够。在今后改进宣传部的工作上仍然是极其重要的问题。各级党委宣传部长期以来缺乏必要的计划、制度和对工作具体要求,也是重大的缺点。当然要求宣传工作如同完成任何具体任务一样,件件都有数字,是困难的,也是不必要的。但根据党在一个时期的工作任务,要求各级宣传部门拟定一定计划,规定一定的要求,将过来已经行之有效的制度固定下来并坚持下去却是必要的。





各级宣传部门加强工作中的具体指导问题也应当加以解决。过去在运动开始时,一般还做了布置并且发了宣传材料,但在运动过程中对干部和群众的思想情况和区、乡的宣传工作情况就掌握很少。因此就缺少对下面宣传工作及时的具体的指导。

上述宣传工作中的主要缺点与错误,和省委宣传部在领导和管理宣传工作上的缺点与错误是分不开的。首先省委宣传部对理论工作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是严重缺点。抓理论工作当然并不意味着要削弱目前对群众的宣传鼓动工作,要使中心工作的宣传更加强起来,就首先要加强理论工作。必须充分认识:“理论工作是思想工作的根本”的道理,应积极着手改变理论工作的薄弱状况。其次,对于县、区干部政治教育、支部党课制的建立过去也抓得不够的,特别是更好地总结已有的经验,以引起全党与各级宣传部门的重视,也做得很少。再次,对宣传干部训练与培养,对下级宣传部所遇到的困难的解决,帮助各地总结经验等方面都是做得很差。今后我们必须逐步改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使全党的宣传工作提到较高的水平。

二、当前农村宣传工作的主要任务和要求

秋后宣传战线上的任务是更加繁重了。这是因为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通过,全省的五年计划也即将在党的代表会议上讨论,全国和全省人民为全部实现五年计划而奋斗,今年是有关键性的一年,同时,秋后我省农村中心工作任务十分繁重,秋冬超额生产,粮食三定到户,四万五千个或更多的建社和巩固提高现有社的任务,以及全省数万兵员征集工作,任务紧迫,一个紧接一个,或是几个任务结合起来同时进行。特别要指明的是:全国和全省农村中的社会主义运动高潮正在开始,革命的形势提交给思想战线上的任务,是非常迫切的。

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意义非常伟大,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空前的大事。因为社会主义是全国人民的理想,五年计划正是实现这个理想的第一个蓝图,这是我国人民为实现过渡时期总任务、为消灭剥削和贫困、建成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有决定意义的纲领。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将使我国国民经济发生重大的变化,五年内我国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迅速发展,将使我国经济面貌开始发生变化,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立初步基础。五年内资本主义工商业将逐步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为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基础。这一切





变化,将进一步巩固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进一步提高我国国防现代化程度,并为进一步地改善我国各族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创造条件。这个计划的实现,将使我国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上大大地前进一步,并将增强世界上和平民主阵营的力量。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全党、全国人民必须在中国共产党及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团结起来,动员起来,兢兢业业,克服困难,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为全部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而奋斗。因此,当前宣传工作的中心任务,就是动员人民群众,学习和认识五年计划,充分发挥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热情,和更加刻苦勤奋和创造性的劳动,增产节约来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从秋后起,全省农村应该开展一个为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社会主义思想大动员,造成推动农村一切工作前进的重大动力。这是当前农村宣传战线上严重的政治任务。在宣传时,主要应着重以下几项内容:

(一)宣传第一个五年计划,宣传社会主义工业化,树立一切为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思想。

五年计划的中心是工业化。宣传五年计划,树立了一切为实现工业化的思想,这是树立社会主义思想的总根子。今年宣传工业化,要求更加广泛、深入,真正作到老幼皆知,家喻户晓,深入人心,成为农村一切工作的动力。

五年计划庞大复杂,包括了多方面的内容,农村宣传中主要着重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五年计划的巨大规模和五年计划的伟大意义。

着重宣传以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一百五十六个单位为中心的,由限额以上的六百九十四个建设单位组成的工业规模、速度、预计的成效等等。我们必须用一切办法,突出生动的又是全面系统地介绍工业化。主要还要通过回忆、对比、算账、图表形象等等农民容易了解的办法,使农民懂得五年中社会主义建设的全貌,工业化的远景,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

农业、交通、水利、原子能的和平利用等等都应宣传,同时五年内将开始进行黄河根治和综合开发工程,是伟大的动人的计划,也是全国农民最关心的。





第二、五年计划为什么要以工业建设为中心,并首先发展重工业,这一问题在农民群众中以至农村干部中还是未曾完全解决的问题。因此我们还必须着重问题加以宣传,必须使所有干部和广大群众都明白这个道理:没有重工业,就建设不了社会主义。农民吃过日本侵略战争的苦,也知道一些农业机器的名称,从国防工业使农民认识钢铁生产。国防现代武器生产的重要,从农业生产认识机器生产尤其是农业机器生产的重要,从各个方面来说明重工业中我国的命根子的道理,建设是我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最高最大利益的道理。

第三、宣传五年计划完成后,我国经济面貌的重大变化,和对全国人民特别是对农民的好处。这一巨大的辉煌的事业是我国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的,也是旧中国根本无法实现的。只有在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才敢也才能这样做。同时我们这种大规模的建设也是无数革命先烈艰苦奋斗,流血牺牲得来的,是中国人民长期斗争的结果。前进中虽有困难我们是有力量克服的。使群众体会到党的领导正确,新中国的伟大和可爱,五年计划对自己和子孙后代的深切关系,从而认识自己的美好前途和自己的光荣职责。

第四、还要着重宣传工业化和农业的关系、和农民的光荣任务。发展农业是保证工业化的基本条件,没有农业的相应发展,工业化事业也是不可能实现的。认识到实现五年计划中最大的困难之一,是农业发展赶不上工业的需要,所以克服农业发展落后于工业发展的矛盾,是五年计划的重大任务。使农民认识农民在国家的五年计划中的光荣任务。就在于发展农业支援工业化,发展农业生产,大力增产粮食、棉花和其他一切出口土特产,也就是大力促进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也就是大力为实现五年计划尽了自己的责任。

宣传五年计划中对农业增产的要求,全国农村干部和农民的光荣责任,就是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中农业增产任务。特别是要从本省五年计划中对农业增产的任务,号召全省农民努力完成增产和超额增产,积极参加农业合作化运动,积极拥护粮食及其他物资的计划购销工作,为完成社会主义五年计划,为建立社会主义的新农村、新家乡而奋斗。

(二)普遍、深入、经常宣传农业合作化,引导农民积极走社会主义道路。

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当前保证增加农业的重要办法,是改造小农经济的必经道





路,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合作化是农村的社会主义大革命,是农村生产关系改造的开始,也是农民为实现五年计划保证增产而斗争的中心。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参加半社会主义农业社的农户将占全国农户总数三分之一左右。包括全国五万万农民的合作化运动,是有世界意义的革命运动。宣传战线上如何发挥主动性,加强合作化的宣传,是当前迫切的政治任务。并须在宣传中,改进过去不够普遍和不经常的缺点。

首先应教育干部和农村党员认真学习和体会有关合作化运动重要指示。认识合作化在整个社会主义事业中、在完成五年计划斗争中的迫切意义,认识国家对农业合作化集体化伟大的规划和远景,以鼓舞干部工作信心和树立长期从事专业的思想,积极热情献身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事业,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而坚决奋斗。工作中要对对消极等待,或损伤群众革命积极性的作法,也要反对简单草率放任自流或强迫命令的作风。群众的合作积极性,还必须我们正确积极的去启发引导。因此结合秋收总结要大张旗鼓(又要经常)地向群众进行合作社优越性的教育。要把“产量高,收入多”和“方向好”结合起来宣传;要把社的优越性和五年计划、社会主义前途结合进行宣传,这也就是把个人和集体利益相结合的宣传。

第二、要全面进行阶级政策教育。年来阶级政策的宣传教育是很不够的,工作中常出现或左或右的偏向。而当前主要情况是依靠贫农、树立贫农优势这方面的宣传教育显得不够。同时经济上又忽视中农利益,侵犯了中农(主要是富裕农民)利益,或强迫半强迫中农入社;对富农、反革命分子等破坏又往往失去应有的警惕,社内成份不纯,富农、坏分子篡夺领导、进行破坏活动等的情况已日益有所发现。贯彻阶级政策教育应首先树立阶级斗争观念,只有在阶级斗争中才有依靠谁团结谁和反对谁的问题,不然就失去了意义。要教育干部、骨干和党团员,认识过渡时期农村里两条道路的斗争只有日趋激烈。合作社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建社和办社中都有严重的阶级斗争,决不是一帆风顺和和平平。最近全国和本省不断揭露的富农、地主和反革命分子向农业社进行阴谋破坏的确事实日多,正说明了此点。说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必须坚决依靠贫农,特别要指出依靠现贫农的必要,认识只有贫农在社会主义革命斗争中才是坚决的力量。不依靠他们,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就不能得到胜利。要依靠贫农去团结中农。还要教育干部认识当前农村的阶级情况





的变化,分析各阶层经济情况和政治思想情况,认识建社成员应建立在现贫农、新中农中的中、下中农和老中农中的下中农中的基础上的道理。强拉富裕农民入社是不必要的;以及必须加强对富农警惕和富农及富农思想斗争的道理。

第三、要进行自愿互利原则的教育。特别是要使干部和党、团员明确,当前农业社的半社会主义性质,和农业社为什么要经过半社会主义形式的过渡的道理。正确认识农民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的两重性,认识党对农民逐步改变其私有性的政策,为了鼓舞农民的生产合作积极性,在粮食问题上和合作社具体经济问题处理中,都作了必要的让步和安排,以便和农民(主要是中农)达成协定,使社会主义改造的事业得以顺利进行。这个总精神应使干部明确,才能正确地在各项具体问题上贯彻互利政策,而也只有真正的互利才能有真正的自愿,才能吸引广大农民坚决走合作化道路。又由于合作化运动是群众运动,农业社是贫中农的自愿经济联盟,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必须在启发农民的自愿要求下来进行的。因此工作中就必须坚持走群众路线,和说服教育方针。决不能强迫命令,包办代替。

(三)宣传增产节约,服从国家计划。

实现五年计划的中心关键是全国人民增产节约,服从国家计划;全省农民当前应积极完成秋冬超额增产任务和贯彻完成粮食三定到户工作,积极完成粮食及其他农副产物的计划购销。

首先要宣传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有计划的道理。国民经济的计划化,正是社会主义和新民主主义国家经济的优越性,没有计划社会主义就不可能建成。而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规模如此巨大,工业发展的速度,远远超过了任何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发展的速度,其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计划本身保证了我们的劳力与资源按比例的最合理的使用。所以必须全国人民一致努力,来按计划办事才能争取它的实现。

第二、因此就要着重宣传服从计划的必要。全国人民就必须在生产和消费方面严格服从国家计划;必须艰苦奋斗、发扬劳动俭朴的传统,增加生产、厉行节约的来实现国家的计划;必须在发展生产保证国家需要的基础上提高生活水平。过去对建设社会主义必须艰苦奋斗的道理宣传得很不够,现在要加强这方面的宣传。要认真、反复、深入宣传艰苦奋斗、增产节约,才是建设社会主义、富国利民的根本道路。





第三、要宣传农民如何服从国家计划和农民服从国家计划和自己个人利益的一致性。农民服从计划,就表现在增产节约,和完成国家计划购销,说明国家计划购销政策是便利农民、鼓励增产的政策,国家对粮食、油料、牲畜等的统购采取了“多产多得,增产多留”的方针。农民只要努力增加了生产,完成了国家计划之后的多余主杂粮和农产品,可以归自己处理满足自己需要。这种和农民在购销上达成协定的政策,把农民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紧密结合起来,我们应该向群众大力宣传,以密切党群关系和鼓舞农民增产积极性。在这基础上要求农民必须服从和完成购销计划,是完全合情合理理直气壮的。

同时还应宣传增产节约,服从国家计划,是对全国人民的要求,这是全国性的运动,并不是什么“‘卡’农民的口号”。特别是现在城市实行粮食严格节约制度,应向农民加以介绍,以消除过去他们对城市的某些不满,加强工农联盟。着重说明建设社会主义,主要依靠工人农民的共同奋斗增产节约,两方面缺一不可。

服从计划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增产。省内五年农业增产计划应使家喻户晓、成为群众的行动纲领。特别是秋冬生产改变耕作制度的观点,争取可能条件下充分运用土地潜力作到一年二、三收,还必须从干部到群众在思想上加以解决,以掀起秋冬的超额增产运动。

(四)加强对敌斗争的教育和有国主义教育,提高政治警惕性,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努力巩固国防,为保卫五年计划的实现,保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胜利而斗争。

首先要教育干部和群众深刻认识:“实现五年计划,是在现在环境下的一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因为五年计划的实现就是社会主义的胜利,就是我国劳动人民的胜利。人民的胜利就是敌人的失败,敌人是决不会甘心失败的。他们必然会千方百计来破坏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来破坏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现,他们就是:国外帝国主义的包围和战争威胁,国内残余隐藏的反革命分子、地主的破坏活动,不法资本家和富农抵抗社会主义改造,以及最近揭发的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罪恶活动和各地破获的反革命案件,反革命分子、富农破坏农业社的事件。无论在农村、在国内国外,证明实现五年计划,绝不是风平浪静的事情,而是一场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反革命复辟两条道路之间的尖锐复杂的斗争。为保证五年计划





的实现,我们必须时时刻刻提高政治警惕,打击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对五年计划任何形式的破坏。过去思想战线上对敌斗争的教育是非常软弱的,必须加以纠正和加强起来,要加强群众的知情观念,为保卫五年计划实现和社会主义的胜利而奋斗。

第二、要教育层干部、党员、团员和社员提高警惕和提高觉悟,学会和反革命分子作斗争,决不能麻痹大意,特别是要学会和两面派的暗藏的敌人作斗争,加强保卫工作和巩固革命纪律,以纯洁和保卫一切革命组织——农业社、党、团支部政权机关等。并严防一切反革命分子的阴谋活动,以保证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和整个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

第三、要加强形势教育、巩固国防的教育。一方面说明我国加强和平外交政策以争取一个和平环境来建设社会主义的必要,和和平斗争的不断胜利,另一方面又必须使群众认识帝国主义的战争威胁,必须加强巩固国防,加强人民武装力量,以随时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的必要。教育群众一方面要努力争取国际和平,一方面“不怕”任何战争威胁和随时准备击败侵略战争的充分的思想准备,结合征集兵员工作,宣传兵役法义务兵役制,宣传宪法中规定:保卫祖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依照法律服兵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光荣义务,以踊跃应征,为保卫第一个五年计划实现,保卫人民祖国,保卫社会主义和家乡而奋斗。

当前为要向农民群众作好以五年计划为中心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并使之家喻户晓,深入人心,成为动员群众的巨大的物质力量,根据以往宣传经验,我们必须掌握以下几条原则:

第一、党委领导,全党动员,结合中心工作,大张旗鼓地宣传动员。五年计划的宣传应结合各级党代会,三定扩干会,首先进行由上而下大规模的全党全体干部动员的集中教育,然后结合其他各项中心工作,和社内学习、民校、冬学中经常加以宣传。各部门宣传力量都必须一起动员起来,发挥主动性、创造性、积极投入这一伟大的宣传运动,使真正形成千军万马,声势浩大、广泛深入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宣传运动。

第二、加强宣传中的思想性和战斗性,贯彻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原则,要求各





级宣传部门和全体宣传干部在此次社会主义宣传实践中认真研究,创造出理论与实际相结合、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宣传经验和从群众切身体验出发的,开展群众自我教育的宣传方法,以克服宣传工作中的一般化和片面性的毛病,并认真积累经验,使宣传工作大大前进一步。

第三、从党内到党外,从干部到群众的宣传原则,教育农民的前提是教好干部和党员。只有首先认真提高了县、区、乡干部和党员的社会主义觉悟,使他们比较深刻地体会了政策精神,然后才能通过他们正确地执行政策,才能通过他们正确地向群众进行宣传,也才能在社会主义的群众运动中,树立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高度自觉的核心领导力量和骨干力量,才能在社会主义思想战线上取得胜利。这是思想战线上的关键问题,过去我们抓的不够好,必须加以改进和逐步加强起来,因此要求认真加强干部和党的支部教育。

干部学习,县、区干部必须首先学好李富春同志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有关互助合作重要指示的文件,以及有关时事形势的报告提纲。各级宣传部门应订出可行的在机关和下乡学习制度和考察制度。县级干部并应按以往编级认真进行有系统的理论学习。明春省委宣传部将召开有关县区干部学习的专业会议,以研究和初步总结县区干部理论政治学习中的问题和经验。

党的支部教育(包括乡干学习)省委早已发了指示,各地党委也大都下了决心准备或正在推广茶陵党课制,宣传部门要继续认真抓好,充实和丰富茶陵经验。今后半年支部党课内容除省委指示以外,并应补充五年计划内容和有关支部领导互助合作的新精神,要求今年内全省普遍将党课制推行起来,年内省委宣传部将召开有关支部教育专业会议或小型会议。

此外农业社的政治工作应普遍认真加强起来,醴陵何家垅一社经验是简易可行,行之有效的经验,仍应加以积极推广,各地有其他经验,要加以总结介绍。社内应普遍由宣传员组织读报和逐步建立起学习制度。学习材料可用省、地委报纸、《湖南农民》、社章、冬学课本等。

宣传网肯定仍应加强。要求在今后半年内认真通过各项中心工作加以巩固、提高,可能时并作适当发展,在农业社中要求普遍建立宣传员和宣传员小组。明年春耕以前省委宣传部准备召开全省模范宣传员代表大会,各地应即开始布置和





准备。

三、进一步改进党委宣传部的工作。

为保证完成今后各项宣传任务,必须进一步改进各级党委宣传部的工作。

要改进宣传部的工作,首要的一环是改进县委宣传部的工作。因为党的县委会负有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直接责任,而县委宣传部则是县委领导思想战线的工作机关,因此,改进县委宣传部的工作,对推动党在农村的各项宣传工作,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于改进县委宣传部的工作,提出以下意见:

县委宣传部的全体工作人员首先要深刻地认识思想工作的重要性,从而提高工作中的主动性、积极性是做好工作的首要保证。党是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同各种敌对思想进行不断的斗争中成长的。在过渡时期,党在思想战线上的任务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教育人民,保证在这个思想基础上来团结全国人民实现五年计划,实现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过去几年来,农村工作之所以取得一连串的重大胜利,就是因为党在农村中大张旗鼓地宣传总路线,普遍地传播了社会主义思想,有力地打击了资本主义思想,从而提高了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的结果。

只有在高度重视党的思想工作的严重意义,充分发挥工作主动性和积极性的基础上搞好宣传部应做的工作,才能取得党委对宣传工作的领导。事实证明,党委的领导是搞好宣传工作的具有决定性的关键。

县委宣传部在改进工作方面,要抓住下面的几个环节:

第一、要加强工作的计划性。宣传部人手少,战线长,中心工作又十分紧张,如果没有计划,则目前的工作忙乱、被动的现象就无法克服。现在已有不少县委宣传部注意了这个问题,而且开始收到显著的效果。计划有三种,一种是中心工作的宣传计划,一种是季度或月份计划,一种是专题计划(如干部学习计划、支部教育计划等)。重要的计划都需要提交党委讨论审查,动员全党来贯彻执行。凡是订了计划且能贯彻执行的,工作上忙乱现象就有所克服,预见性就有所提高,宣传工作就能更好地为中心工作服务。

当然加强工作的计划性不能靠一纸计划就能完全解决问题,不仅计划要订得切合实际,而要不断的检查总结,保证计划的实现和不断提高计划的质量。





第二、逐步建立与健全各项必要经常业务。一定时期内对县、区干部学习、党课制、宣传纲、农业社的政治工作等要规定出可行的要求,逐步加强对这些经常业务的管理。对已经建立起来的一些工作制度如检查总结制度、请示报告制度、干群思想调查研究制度等都要坚持下去,并要注意不断提高这些工作的质量。

第三、要加强重点工作。自去年粮食统购统销及建社宣传以来,各县对重点工作开始重视起来了,许多县委宣传部都有了自己工作的重点乡。依托重点,使我们比较及时地了解到各个时期干群的思想情况,发现基层宣传工作存在的缺点或错误,并能在重点乡中创造出宣传工作的经验加以推广传播,事实证明重点乡工作对提高县委宣传部的领导和推动当前各项宣传运动起了很大的作用,并能帮助党委及时发现问题,加强对思想工作的领导。但也有一些县委宣传部对重点工作的作用不够确,只是在重点乡中抓回一些思想情况向党委或上级宣传部汇报了事,没有进行研究分析,并据此提出宣传工作的意见。没有起依托重点取得经验指导全面的作用。因此对重点工作必须加强领导,要经常研究重点乡工作,派出较强干事下去掌握,但不是去包办代替,而是去培养提高党支部对宣传工作的领导,依靠支部来做好工作、创造经验。

第四、要善于组织各种宣传力量。要具体帮助区宣传干部学会怎样做宣传工作,目前特别要注意帮助区委宣传委员熟悉必要的宣传业务,学会怎样在中心工作中做宣传工作,如果县委宣传委员不管宣传业务,区乡干部学习、支部党课制、宣传纲等工作就不曾有经常的管理。目前有不少区委宣传委员不懂宣传业务、不做宣传工作的情况必须改变。其次要注意对各宣传文教部门的领导,不仅要监督各个单位在各项工作中正确贯彻党的政策,积极搞好业务,还要注意推动他们在宣传战线上协同作战,使他们的工作能更好地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

关于省、地委宣传部的工作也要加以改进:

省、地委宣传部要特别关注县委宣传部的工作的指导和监督,要给以切实的、系统的帮助,当前即应注意县委宣传部干部配备、健全机构、建立与搞好各项必要的经常业务。省委宣传部将视需要与可能派干部下乡检查宣传茶,帮助下级宣传部总结宣传工作经济,及时地解决工作上的各种困难。宣传干部培养提高问题应受到重视,省、地委沈校轮训党员干部时,宣传干部要有一定的比例名额。建议省





委党校准备条件开办宣传干部训练班,使宣传干部能够有机会得到较为系统的提高。在职理论学习必须坚持和搞好,这是提高干部理论水平的一项经常和有效的办法,而且宣传干部自己学好了,才可以推动其他部门的干部学好。有县委宣传部长参加的全省宣传会议每年都要举行。地委每年可以多开一、二次。县委要视需要召开区委宣传委员长会议或宣传员代表会议。通过会议检查总结工作,整顿干部作风,提高干部的思想水平和业务水平。

改进省委及地委宣传部工作的根本问题在于明确宣传部工作的方向,必须根据陆定一同志关于“党委宣传部工作方向问题的报告”的精神,把思想工作的重点逐渐地转向理论宣传工作方面来,逐步地加强理论教育,支部教育和群众政治教育工作,从而提高各项宣传鼓动工作的思想性,克服目前宣传鼓动工作一般化、思想性不强等缺点。关于从这方面来改进省、地两级宣传部工作问题,还待经过一个时期的酝酿研究,准备在再一次地委宣传部长的会议加以研究解决。

最后要特别提到为胜利完成宣传任务,要不断提高宣传干部的思想水平。

要保证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要求各条战线上的工作人员献出自己的光荣劳动。一年计划规定:计划中的最后一年要组织三分之一的农户到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中来;这一改造小农经济改造农民的伟大事业,如果没有思想战线上的胜利是不可能实现的。

用社会主义思想引导农民自愿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和积极参加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这就是我们农村宣传工作人员为实现五年计划的光荣责任,我们在这方面的努力,也就是献给社会主义事业的光荣劳动。有人认为思想工作不被重视,搞不出什么名堂,因而不安心宣传工作,这正是说明自己首先对思想工作缺乏正确的认识,自己就不重视思想工作,只知工作有没有成绩,主要在于自己的努力,只要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就可以搞出成绩。

有人认为宣传部门“无职无权”宣传干部“矮人一等”。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宣传部是党委领导思想战线的工作机关,宣传干部是党委做思想工作的助手,我们的工作都是党的事业的一部分,因而没有什么高低厚薄,都是光荣的事业。比高量重,计较个人得失的思想是错误的。

过去三年中,因为转工业,干部流动很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宣传部的经常





业务的建立和影响到宣传干部的钻研业务的思想,现在省委已规定在农村工作的干部要在现在岗位上稳定三年,宣传干部当然也一样地要稳定下来,因此今后我们有了安心钻研业务的机会,我们不能错过这一良好机会,要下决心作长期打算,树立专业的基础。

“严重的问题在教育农民”,农村宣传工作是一项十分艰巨又十分光荣的工作。从事农村宣传工作的干部必须认真学习理论,钻研业务,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逐步通晓业务,使成为党在思想战线上的有力的战士,为完成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贡献出自己的光荣劳动。

(中共湖南省委第四次全省宣传工作会议)





《永远的一面》阿累文集

汇报

湖南大学的筹备情况

湖南大学筹委会副主任委员 朱 凡

各位同志：

我同意杨第甫同志“为胜利完成1959年科学技术工作的任务而奋斗”的报告，这个报告全面总结了我省1958年在工农业大跃进中科学技术队伍如何成长和在科学研究工作上如何取得重大成绩的经验，并且规定了1959年科学研究各个方面的任务，这些任务的规定，是经过缜密的调查研究和反复推敲的，因此，应该认为它是符合于本省的工农业生产的要求和国家的要求的。

作为省科委领导下的一个科学研究的基层单位（今天的大学是教学、生产劳动和科学研究三者结合的基地），我们湖南大学几个同志来参加本省科学技术工作大会，在会上，我们听到了几十位同志的科学技术工作报告，看到了许多新创造新发明的展览品，有的单位还要求湖大在科学研究工作上进行配合，这使我们深深感到有必要加快我们筹备工作的步伐，以便早日参加到科技战线上的实际战斗中去。

会上很多同志表示关心湖南大学的筹备工作，今天我想趁这个机会把湖南大学的筹备情况，特别是自然科学部分的一些做法，向同志们作一个简要的汇报。

（一）

半年来，我们着重做的一件工作是教师的培训，想通过一个时期的培训，使他们成为未来湖南大学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队伍中的骨干。从1958年夏天起，数以百计的综合大学毕业生，还有不少专门学院的毕业生和许多的高等学校还未毕业的学生，被派送到各地去进修。北京中国科学院的数学研究所、力学研究所、化学研究所、考古学研究所、文学研究所、经济学研究所；北京大学的数学力学系、物理系、核子物理系、化学系、生物系、历史系；清华大学的无线电电子学系、无线电工程





系;天津南开大学的物理系、化学系;天津大学的化工系;南京大学的地理系及南京中国科学院土壤研究所;武汉大学物理系、化学系、生物系、外语系;长沙市中国科学院矿冶研究所、湖南师院生物系、长沙气象台、农业厅和新湖南报社等单位中,都有湖大的教师进修。他们有些是在知名的科学家领导下学习,有些正参加祖国一些巨大建设工程,如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钱学森同志领导下,学习流体力学的进修教师,正为解决三峡大水电站有关问题而进行研究;微分方程的教师最近来信说已从理论上初步解决了应用定向爆破的问题;进行超纯物质分析和矿物分析的教师也正钻研提取某些稀有元素的问题,其中有些已获得成功,并开始在工业生产上应用;进修生产力配置的正在参加制定长江中游地区公社生产力配置的规划工作;进修考古学的已完成了1958年野外发掘工作,现在转入室内整理研究,他们正讨论这门科学对人类社会生产活动的今昔关系及这门科学如何间接服务于工农业生产的问题。此外还有相当数量的教师在进修各种尖端科学,这里不能尽述。另外,还有一部分高等学校没有毕业的学生,我们为了弥补现有教师的缺门与人数不足部门,被派送到清华、北大、天津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等六个大学借读,他们正以学习、生产劳动和科研相结合的方式学习力学、计算数学与计算技术、原子能、电子管、半导体及无线电工程、超声、光学、气象、地球物理、地理化学、金属物理、有机合成、高分子、无机合成、有机催化、电化学、稀有元素、半导体化学、超纯物质分析、染料化学、农药化学、放射化学、生物化学、生物物理、水生生物、植物生理、动物生理、植物遗传、动物遗传、微生物等等专业及专门化。我们派送去培养的教师和学生所学的专业或专门化,绝大多数是与工农业生产有直接关系的科学,他们分别经过二年三年乃至四到五年的培训后,将成为湖南科学研究工作队伍中的新生力量。

为了有效地培训青年师资,轮流下放进行劳动生产锻炼,是十分重要的。我们规定一条:所有湖大的教师,必须下放生产劳动锻炼并在人民公社党委领导下工作一个时期。去年下放了一部分教师到农村中劳动锻炼,四个月来他们在筑路与公社的生产劳动中,有的已经坚持作十几小时的劳动和挑百斤以上的重担,而不感到吃力,不少人已被评为筑路模范,不少人受到领导和群众的表扬,他们过一个时期,将同样要送到中国科学院和某些大学进修自己的专业。





除了培训教师,我们还必须进行购置仪器、图书等具体工作。在仪器购置方面,我们恰巧碰上工农业大跃进,跃进本来是极好的事,但也带来物质供求方面暂时不相适应的情况,想来各单位会有同感,半年来我们费了很大的气力仍然买不到几件东西,举例说,我们今年物理系、化学系将各有150名学生,生物系120名学生,合起来共是420名学生,从节省处打算,他们至少需要显微镜60架,但到现在仅仅买到5架低倍的,相差很远。这仅仅是一个例子,总算起来,我们今天所需要的仪器,现在买到手的还不到十分之一。这固然因为我们工作做得不好,但东西少是事实。湖大完全是新办,一无所有,所以,向同志们表明这种情况,希望以共产主义的协作精神加以支援,支援的办法不外是:(1)商业部门配售仪器时,在数量上和排队上加以合理的照顾,(2)各兄弟院校不用的或今年不用的仪器请用来支援湖大,将来也可以归还。此外我还向大会建议:在湖南科学分院下成立一个科学仪器的分配机构,把这个工作从一般的商业行为提高到按照工业生产与科学研究的需要进行合理分配的地位,我想这样做是符合全国地方科技会议的决议和本月“中共湖南省委关于检查对统一集中原则贯彻执行情况的通知”的精神的。请大会考虑。

另外一项重要的筹备工作,就是从去年七月到现在,我们参观了十几个大学,(这项工作还要等我们把长沙几个兄弟院校参观学习后才结束),向他们学了不少经验,现在中央正开会总结这方面的经验,预计不久即传达,这里无须多谈。

(二)

湖南大学是湖南的大学,它面对湖南,是根据本省的需要创办的。根据中央“教育为政治服务”,“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的方针,根据省委创办的意图,湖大应该为本省工农业生产服务、为本省的科学研究工作服务、为本省的教育尤其是中等以上教育的发展服务,因而今后它应该向各方面不断输送有社会主义觉悟的专门人才,根据这些创办目标和要求,并考虑到与本省各兄弟院校合理分工,我们初步确定今年先设立七个科系,再分若干专业、专门化。这些系科专业的设置,是否符合本省各方面特别是生产的需要,希望到会的同志加以研究,提出意见,我们将据以进行恰当的修改。现在我把这些系科和专业说明如下:

(一)数学力学系:准备设置以下三个专业:



高等数学专业:专业内容以泛函分析、微分方程、概率论、运筹学等学科为重点,我们想在科研领域里着重对这些学科的理论加深研究,通过以任务带学科的方法,应用这些科学来解决我省关于在建筑工程、交通运输事业、工业产品规格检验、气象工作及国民经济中的复杂统计工作等等有关数学的问题,并为各项比较复杂的工程建设和国民经济计算统计工作,培养需要应用高等数学的研究工作干部及高等学校数学师资。

计算与自动化专业:内容以计算数学、计算技术、数理逻辑、程序设计、调节理论、工程控制等学科为重点。我们想在科学技术研究上,着重搞计算数学和应用数学以及工程控制与自动调节、综合自动化等理论,为制造和操纵各种电子计算机在工业化、电气化、自动化和国防化上,应用这方面的新科学技术培养人才。

力学专业:内容以固体力学、流体力学、热力学、化学力学、弹性力学等学科为重点,我们想在科学技术上着重研究力学在国民经济建设和国防事业上的应用,为工业化建设和国防事业解决力学上的某些问题,这样来培养作为研究工作与做实际工作的干部。

(二)物理系:准备设置原子核物理、无线电电子学、半导体物理、金属物理、光学和气象学等六个专业。

原子核物理专业:内容以原子核结构、等离子区的理论、热核反应可控制的聚变的高温度和聚变以后的控制问题,作为新动力来源的研究方向,以及同位素、原子堆和加速器所产生的射线,在工农业和医药卫生等方面的应用和原子堆发电等为目标。我们打算以后把这个专业和放射化学专业合起来另外单独成立原子核系,为我省和平利用原子能事业培养人才。

无线电电子学专业:内容以无线电电子学理论、脉冲技术、电真空、电子器件、电子仪器、高速电子计算机、雷达、微波多路通讯、超高频电子管、远距离控制和引导设备、电视和超声波,掌握毫米波、亚米波与更高频率的电子元件及相应的传输方法等研究为重点,我们想这样来为我省培养这一重大科学技术方面的人才。

半导体物理专业:我们想以半导体物理理论、半导体原料性能、半导体器件的设计和生产技术、电气工业利用半导体整流、日光电池及热电器以及半导体开辟新的利用途径等的研究为重点。





金属物理专业：以金属物理方面的理论、我省各种金属元素与合金性能、以及优质合金制造成分比例等研究为重点。

光学专业：以光学的理论、光谱分析、红外线、紫外线的应用，波谱学在防止烂秧上的应用、以及光学仪器设计和制造等为重点。

气象专业：我们想以地面和高空观测、中、长期天气预报、湖南境内小气候变化规律和对工农业生产的影响、人工降雨、消除雷暴、冰雹、改造天气等的研究和实验为重点，培养这些方面的研究工作干部和师资。

(三)化学系：准备在无机化学方面设置稀有元素、无机合成、分析化学等专业。在有机化学方面设置有机化学、基本有机合成、高分子化学等专业。还要设置物理化学、化工等专业。

稀有元素专业，我们想以我省各种稀有金属和稀土元素的物质成分与物理化学性能，以及从各种生矿中分离与提炼稀有元素，为半导体与原子能和制造各种优质合金等提供丰富材料，并探索各种稀有元素新的用途等，作为本专业重点。为我省建立以某些稀有元素为基础的合金钢系统及特殊合金系统创造条件。

无机合成是一门新兴的重要科学技术，在化学领域是很有发展前途的。我们已开始培养这方面的师资，准备在二三年内把这个专业设置起来，培养用无机合成的科学技术制备各种合成物代替那些金属资源缺乏又大量需要的工业器材。

分析化学在工农业生产中与科学技术研究方面应用很广泛，需要这方面的科学技术人才也较多，所以我们准备成立这个专业。

有机化学专业：以有机催化，元素有机、各种有机试剂、高效率合成农药、中间体活性染料等为重点。

基本有机合成专业：主要搞煤的综合利用与中间性材料的制备，为我省高分子化学工业的发展，生产丰富的中间性原料而培养人才。

高分子化学专业：以纤维塑料、尼龙，特种有机玻璃、合成橡胶、工业化电气化所需要的各种绝缘体、导线器材与合成树脂等的科学技术研究为重点。

物理化学专业，以放射化学、金属防腐、电镀、燃料电池等的科学技术研究为重点。

化工专业：以农副产品加工与综合利用，颜料、油漆、玻璃微量肥料、人造石油、





人造橡胶、特种建筑材料等科学技术研究为重点。我们打算在人力和设备充实后，扩大这方面的专业，与基本有机合成专业合起来单独成立化工系。

(四)生物系：准备设置植物、动物、微生物、水产、生物化学、生物物理等五个专业。

动物专业：以动物生理、动物遗传为重点，着重研究动物繁殖与速长生理，研究加速增产肉、毛、乳、蛋和生育达到全配、全怀、全产、全活的方法。为我省大力发展畜牧业与皮毛兽等农副产品培养科学技术人才。我们还打算与医学部门合作，对中国特有的生理学——针灸生理，进行研究。昆虫方面暂设一个专门化放在动物专业里，研究病虫害的防治和消灭，以及适应湖南地区条件的经济昆虫，如蜜蜂、蓖麻、蚕等的优良品种培植繁育。

植物专业：主要搞野生植物的调查与综合利用，总结粮食与经济作物高额增产的经验，培植优良品种，在科学上以植物生理和遗传，以及农作物发育生长过程高效施肥规律的研究为重点。水产专业，着重搞鱼、虾、贝以及各种营养价值高的藻类等繁殖与综合利用。微生物专业，我们想着重搞各种抗生素、刺激素、细菌肥料，研究其高效性能与高效使用的方法，土法简便制备，为农林业生产领域广泛大量应用，创造更好条件。

生物化学专业：我们想以免疫化学、食物学、营养学等为主，以研究蛋白质、长寿和遗传中各种因素的生化作用为重点。并以研究蛋白质的合成作为一个努力方向。生物化学在生物科学领域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医药卫生、农业生产，都广泛地要应用它，我们准备与医药卫生等研究部门密切协作，尽快办好这个专业。生物物理是一门新兴的科学技术，好些综合大学都还在开始筹创这个专业，我们也准备积极创造条件，在今后两三年内把这个专业办起来。

(五)地理地质系：我们准备先设立自然地理和地质两个专业。

自然地理专业：我们想以地貌、景观、水文、植物地理和土壤、制图等学科为重点，为湖南自然区划与经济区划，以及工程建设、河流湖泊综合利用等建设事业培养科学技术工作人才。

地质专业：我们想以地球化学和地球物理为重点，以这些科学技术来搞稀有元素资源的勘探和开采。我们准备和省内矿冶地质研究部门配合来搞。





关于湖南大学筹备情况要谈的就是这一些。这里要附带说明的,就是省委已经决定湖大今年秋季开学,但是现在还没有师资。虽然我们培训了不少师资,今年还用不上。武汉大学虽会有些支援,但现在看来武大也有它的实际困难,所以我在这里向到会的同志们呼吁,希望发扬共产主义协作精神,既根据需要又根据可能支援湖大,湖大建成了,发展了,它一定会源源不断地给本省各条战线输送新干部。

(本文系1959年1月湖南省科学技术工作大会交流材料)





开幕词

中国共产党湖南大学第一次代表大会

开幕词

(1960年2月13日)

朱凡

同志们：

中国共产党湖南大学第一次代表大会，现在开幕了。

目前，我们的国家正处在一个高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欣欣向荣的时代。解放十年以来，中国人民在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已经取得了经济战线和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社会主义的问题已基本解放；我们不仅已经全面胜利地完成了建设社会主义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而且在1958年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全国人民意志风发，干劲冲天，经过1958年和1959年两年连续大跃进，我们已经提前三年完成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现在，全国人民正在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反右倾，鼓干劲的号召下，为实现1960年的跃进规划与今后国民经济的持续跃进而奋斗。

作为无产阶级用以改造旧社会和建设新社会的强有力的工具之一的社会主义教育事业，解放以来，获得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惊人成就，特别是1958年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进一步提出了“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以后，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教育大革命运动，彻底破除了资产阶级教育遗留下来的旧制度和旧思想的影响，进一步树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领导，调动了一切积极因素，促使广大师生走上“又红又专”的道路，使我国的教育事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

我们学校党的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坚决地贯彻执行了党的教育方针，各项工作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不久以前召开的教学、科研生产劳动三结合会议，总





结与交流了不少经验,为今后我校的继续跃进,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为我们这次大会作了充分的准备。目前,全党和全校师生员工,正在整风运动胜利的基础上,按照党的八届八中全会指示精神,以更大的干劲,为实现1960年更大、更好、更全面的跃进而努力。

为了实现1960年的跃进规划和建设共产主义的湖南大学,必须进一步加强党在学校的领导,坚持政治挂帅,高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红旗,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继续发动群众,深入地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促进以教学、科研、生产劳动三结合为中心的全面大跃进。

这次大会的任务是:根据党的总路线、党的教育方针和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反右倾、鼓干劲的精神,总结我校从1956年党委成立以来,特别是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工作,确定今后的工作方向和任务,促进以“三结合”为中心的各项工作的持续跃进。讨论在整风、整党运动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深入地开展学习毛泽东思想的运动;选举学校党的委员会;选举出席省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

我们相信,这次大会将促使我校工作取得更辉煌的成就。

预祝大会成功。

(湖南大学档案馆提供)





发刊词

《岳麓书院通讯》发刊词

湖南大学校长 朱 凡

岳麓书院自公元976年创始至1903年,延续了九百二十七年。尔后相继改名高等学堂、高等学校,以至湖南大学以来,一直是湖南高等学府的所在地。由此计算,已有一千零六年历史,因此迳称“千年学府”并不为过,确依史实所据。这就可列为世存最古老的高等学府之一,也是它极为可贵之处。

我们修复它,目的不仅在保护文物,供人参观,更为重要的是尊重历史,研究历史,为建设我国社会主义高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现代化事业服务。千年来它所经历的几个历史时代,所反映出来的祖国文化教育历史的丰富内容,斑斑可考,更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的。

我们的时代无疑将远远超过所有历史时代的一切成就,我们的文教事业将更加繁荣昌盛,尽管如此,但这些毕竟是前人“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为此,我希望这份《通讯》不断办下去,作为开展研究工作的起点,在收集、交流、整理资料方面发挥作用,并期能引起有关方面和一切有兴趣的人士的关心和支持。

(原载1982年《岳麓书院通讯》第一期)





《永远的一面》阿累文集

专著

爱国主义的教育问题

朱 凡

充分认识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性

新中国是人民的国家,在抗美援朝开始之后,人民中间掀起了一个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新浪潮的)时候,全湖南的中等学校,正在进行着爱国主义的教育。这中间发生了问题没有?有的,就是把它看成临时的和外加的东西。爱国主义教育,包括什么内容?怎样才能将爱国主义教育组织到课程里去?这里作一个说明。

爱国主义教育是非常性的,内含的。它不是为了临时的需要才加以提倡的。共同纲领载明:爱祖国为国民公德;它是人民生活中推动进步的经常的要素。它也不是外在的、同课程不相关联的东西,正如血液之在人体内循环,而是课程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时,它是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分不开的。不能设想,爱国主义是课程以外的东西,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外的东西。如果这样去想,去作,那就要走错路。我们的爱国主义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爱国主义。而不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爱国主义。把这种爱国主义贯彻到课程中去,是当成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部分贯彻进去的。

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前,各国人民,在历史上也常常有爱国的感情与行动的表现。列宁说过,爱国主义是经过几百年锻炼几千年提炼了的对祖国深厚的感情。尽管在历史上,由于封建主义的长期统治,所谓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在基本方面相冲突,但是当外敌侵入国土时,就很自然地将人民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联结在一起,人们爱国的感情,就油然而生。历史上这种爱国的感情,和我们今天的爱国主义,是不一样的;就是新中国成立之前,广大人民的爱国热情,也和今天是不一样的。我们今天的爱国感情,是基于人民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完全一致;而整个祖





国的利益和一切其他国家的利益也完全不冲突。因此,今天的爱国主义比过去更全面、更完整、更深刻。斯大林在卫国战争时说过,苏联的爱国主义的特点,是人民的、各个民族和社会主义祖国和谐地配合着,这种和谐是资本主义国家所无法实现的,只有劳动人民领导的国家才可能实现。所以爱国主义的感情,在人民的国家里就产生积极的力量。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前的爱国主义,只能起消极作用,起抗拒侵入国土的敌人而免致灭亡的作用,而不能使国家根本变好。今天我们的爱国主义,不仅以之来抗拒内外敌人,而且可以教全国人民受着爱国主义感情的鼓舞,推动国家向前进步。斯大林说:爱国主义是一种进步的动力。就是因为个人的利益经过爱国主义教育,和集体利益联系起来,渴望为祖国献身。这种爱国主义的感情,能够产生伟大的力量,引导人民奋不顾身地追求伟大目的的实现。所以只有劳动人民所领导的国家,爱国主义才能具有这样全面的新的力量。中国共产党从产生的一天起,就是一个史无前例的爱国集体,因为中国共产党是具有最完整的爱国主义思想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所武装的党。中国历史上可曾有过为了全体人民当前的和长远的利益而奋不顾身、像中国共产党这样的集团呢?那是找不出来的。中国历史上可曾有过别的集团,像中国共产党这样进行长期的艰苦的斗争,有时几乎绝望了,而依旧毫不动摇地坚持斗争,最后获得胜利的呢?那是找不出来的。中国共产党的爱国主义,是新爱国主义。毛主席是中国历史上空前伟大的爱国者,他的一生完全贡献给祖国,领导人民奋斗,来实现祖国的解放和日益昌盛。我们应该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所教导的爱国主义,来教育我们所有的人民、青年、少年和儿童。

学校中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目的

在学校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能带来什么结果?教育的内容,有了爱国主义和没有爱国主义又有什么分别?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可使我们从帝国主义、外国资本主义的思想长期影响下,从客观主义的倾向中解放出来。因为我国的教育,长期地被帝国主义教育影响所支配,其结果是,我国很多学生不了解一条根本真理:我们只有在反帝斗争胜利之后才能得到永久的幸福。应该承认,许多从学校出身的人是有爱国热情的,但那往往不是老师所





教,而是从其他方面来的。过去我们在课堂里,从来没有学到过这样一个真理:中国需要反帝。恰恰相反,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盲目崇拜外国帝国主义特别是崇拜美国的思想情绪。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抗美援朝以来,这种崇美思想,已经受到比较严重的打击了。过去旧教育的结果:有些甚至不愿意作中国人,“如果投胎在美国多好!”中国人的鼻子低,糟糕! 皮肤的颜色是黄的,也糟糕! 好多学生崇拜的英雄美人,爱用的语言,向往的生活方式,也往往都是外国的。肤色难道是能改变的东西吗? 过去的教育,就是这样地培植了反祖国的感情,以至于对中华民族光辉伟大的历史也生厌恶! 我们必须把中国人民、青年、少年和儿童,从这种对祖国的不正确的有害的思想情绪下解放出来。

这还不够,我们还必须从教学上的客观主义倾向中解放出来,譬如,为什么学几何? 学了有什么好处? 对它有什么感情? 过去的教育对这些是不负责任的。学校里排许多课,师生对这些课往往并没有兴趣。欢喜文科的学生,讨厌理科,而国文老师却喜形于色,以为“生意”好,不但不反对,反加以鼓励。相反的情形也是如此。他们从来不感到学生有全面发展之必要,也不感到学生爱这厌那是一种偏向、一种危机,对自己对国家都极不利。以往由于历史的社会的原因,老师不可能使学生认为课程与老师都是和人民的利益不能分开;学生对于老师,对于课程其实是没有什么感情的,只要能及格,能升学就行了。

从四个方面来建立新的爱国感情

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必须负责完成两个任务:一方面从帝国主义影响下面解放我们的人民、青年、少年和儿童;另一方面要把师生从无动于衷的客观主义下面也解放出来。教课不仅是要学生得到知识,而且要叫他们对于这种知识发生感情。这种感情来自何处? 不是功名利禄,光宗耀祖,那是既不正确,也不能持久的;正确的来源就是爱国主义。爱国主义——热爱祖国,为祖国贡献一切的思想,变为一种经常的动力,可以供我们在教学时,让青年、少年、儿童经常得到崇高的鼓舞,使他们对于所学的功课,发生新的感情,建立新的态度。

这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说明:

第一、把个人和祖国联系起来





我们无论上什么课,都要将学生和祖国联系起来,以此来作为我们教育的目标。要叫他们对于所学的这门课有个人的看法、兴趣和信念,而这种看法、兴趣和信念,都在和祖国相联系。每一课程的教学,都应该达到这样的目的,使学生渴望将他自己贡献给人民祖国。

第二、把理论与实践联系起来

我们要使学生在在学习时有这样一种情绪:学了就要把它作出来,唯一的又是为了祖国的利益与光荣,教学不是把这个杯子的水倒在那个杯子里,要使学生觉得所学的知识都是武器,为人民祖国而使用的的武器。每种课程的教学,都应该引起学生“学了就要作”的感情。

第三、把过去、现在和将来从根本上加以分别

我们在教学当中,要使学生有这样一种感情,现在我们的国家,一切都比过去好。人民的国家比奴隶社会的、封建社会的和蒋介石反动派的国家好得不可以道理计;将来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又要比现在好得不知多少倍。我们在教学时,应该经常地引起学生作这种比较,要使学生无论学那一门课,产生这样一种信念和热情:追求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首先是自己把这一责任负担起来。要使学生获得并巩固这种信念,这样,学生就不会为过去所俘虏,就不会发“思古之幽情”,不会向后看。要使他们向前看,时时刻刻都向前看。使他们确信新的社会力量,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一定会将祖国带向光明的地方去。而且我们已经开始了第一步,这已经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好。要使学生认识,美帝国主义,在劳动人民国家的面前,是非常卑下的。要使得学生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有仇恨。不能设想,帝国主义再来侵犯的时候,我们可以忍受!如果它真敢侵犯,我们一定奋不顾身与它斗争,就是牺牲自己,也感觉光荣。当然我们也要教导学生不要割断历史,今天的中国是过去的中国之发展,我们要继承历史珍贵的遗产。

第四、要使学生经常地相信自己,相信中国人民的伟大力量

我们伟大的祖国完全有力量战胜敌人,对于这一点应该有充分的信心。要使他们对于祖国的一切(除开反动派)引起高度的爱护的感情,对帝国主义有极其仇恨的感情。这里发生一个问题:帝国主义固然坏,但美国、英国也有好的东西:我们的国家是好的,但也有缺点;这怎么办?应该引导学生这样来想:是的,我们要拼命





克服我们的缺点；帝国主义国家有好的东西，如科学技术等，但这只有它为人民所掌握时，才能作出好事来。要养成学生的民族自尊心，认识祖国五千年的文明历史，光荣的过去；认识伟大的今天，我们是世界第二个强国，和苏联东欧民主国家站在一起；认识更伟大的明天，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对人类将有更大贡献。总之，要使学生对我们光荣伟大的祖国有无限的热爱。另一方面要使学生有充分的敌情观念，知道世界上不但有我们，还有敌人；不但有光明，也还有黑暗。要告诉他们，敌人正在用一切方法来破坏我们，敌人不甘心失败，总是想尽千方百计，想把我们从光明拉回黑暗，所以我们的面前还有严重的斗争。我们和侵略祖国的内外敌人，是势不两立的，要坚决消灭它们。无论何人，想站在这个斗争之外，是不可能的。有了这种观念，就有了立场，就不会麻痹，不容易上当，对敌人就会坚持斗争，就会从帝国主义影响下，从客观主义的倾向中完全解放出来。

把个人和祖国、学习的理论和实践联系起来，向前看不向后看，为永久的幸福奋斗，有敌情观念，鄙视帝国主义反动派，相信人民祖国的力量无穷无尽——这种爱国主义教育，不是临时的，而是经常的；不是外加的，而是包含在所有教学内容中的；要依靠教师和所有的人员利用课程和课外活动来贯彻实行。这就是对爱国主义教育应有的认识。

各种课程都要贯彻爱国主义教育

爱国主义教育，如何贯彻到各种课程中去？

对于这个问题，一般容易有两种想法：一种想法是只有用政治课来贯彻；另一种想法是所有课程都讲爱国主义，三加五等于八当中，也找出爱国主义；或者撇开正课，单在课外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这些想法，都是不妥当的。

贯彻爱国主义教育，必须具体地来解决。

所谓政治课，就是指政治常识。政治课这个名词，是不很妥当的，好像是说除了这一门课外，其他课程都没有政治似的，而且政治课这门课也没有一定的界限。在课程中间，国家制度，社会历史，共同纲领，党的政策等，是可算得政治课的，我们一说到爱国主义教育，很容易想到政治课。如果认为政治课可以担负全部或大部爱国主义教育，那就不对了。我们说爱国的一切，意思是把自然界、生物界包括在





内的。这样一来,政治课就等于一切课了,结果政治常识倒反而给挤掉了,这是不可能也不应该的。这样的政治课怎么好讲呢?那里去找这样的老师呢?当然,政治课与爱国主义有联系,这是因为国家制度、政策、纲领,是人民的国家制度、政策和纲领的缘故。如果它是对封建国家的,那就不可爱了。爱国主义教育之应该实施,就是因为我们的祖国,是无产阶级所领导,是属于全体人民的祖国。

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教师和教材的改造是必不可少的。爱国主义教育,是有系统的,合乎逻辑的,即一切课程要用爱国主义的精神来讲授,这样来养成学生对人民的国家有正确的态度,了解自己的祖国应负何种责任。

现在来谈一谈在各种课程中如何具体贯彻爱国主义教育内容:

历史 这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一门基本课程,比较政治常识所担负的任务更大。因为,历史就是政治发展的历史,历史本身就是政治课程,政治是什么?在阶级社会里,政治就是阶级斗争。教中国史,就是讲中国人民如何从各种压迫下面斗争过来的历史,中国历史是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部分,中国人民占世界总人口的四分之一,他的历史不能不是世界史的一个重要部分,应该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正确说明中国人民在历史上的文化创造伟大贡献,中国人民如何反抗内外各种压迫,历代农民战争如何推动历史前进;说明近百年来在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长期奋斗中中国人民终于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最后赢得了自己的解放。讲授历史时,要养成学生对自己祖国光荣历史的深厚感情。认识中国人民对于世界有伟大的贡献,值得我们骄傲。中国的历史斗争中,产生了不少的优秀人物,学生应该认识和熟悉这些人物及其对于中国文化的贡献;但更要知道,如把他们和今天工人阶级优秀人物,工人阶级的新文化相比,那么今天的就更要优秀得多,高超得多,有着本质的不同。过去的光荣值得骄傲,现在的就更加如此,历史这门课,是讲授爱国主义最重要的课程,历史在全部课程中的地位,是很重要的。

地理 也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一门很重要的课程。应该在地理的讲授中,使学生对于中国的土地和出产——这都与人民的生活有着密切的关连——具有丰富的知识与热烈的感情。凡是中国的土地,都是好的,因为它们都可以帮助中国人民创造更高的文化。这土地过去没有能够得到充分的发展,但是今天是完全不同





了。应该告诉学生,每块中国土地都有自己的历史和可纪念的东西,每一个省份和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历史和可纪念的东西,这些都应该告诉学生,这才是生动的爱国主义的讲授法。例如一条铁路,仅仅知道它在地图上的位置,却不知道干什么用的,对于人民的祖国起什么作用?这种学法,过去即算学得好,可以打到一百分,但学生仅仅读了一本死地理!这是很不够的,必须使他知道这条铁路的作用,它的历史和它的发展。过去有铁路,未曾发生把人民的土产充分运销出去的作用,反而把帝国主义的商品运进来了。要这样讲,学生对铁路才有感情。我们伟大祖国的地图,是一天天在起变化的。解放一年多来,淮河起了变化,洞庭湖也起了变化,将来会出现许多新的城市,新的河流,新的铁路,像苏联一样,沙漠会变成绿洲。

国文 这一门课应该怎么样来教呢?国文这一门课,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文学;二是语言。这是两个不同的方面,它们所担任的任务也不相同,我们必须两方面都看到。再,它们也不能彼此代替。文学教育,是作品的学习,使学生从作品当中生动地了解人民的生活和命运,从而引起学生对我国人民的生活和命运的强烈的感情。使他们爱好文学,培养他们对文学的欣赏力,这就是文学教育的目的。国文之为贯彻爱国主义教育的工具,轻视是不对的。不用害怕学生对文学有兴趣,这是好的,但还应该从这一点引导学生对人民生活的关心。这门课对于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所起的独特的作用,不是其他课程可以代替的。在课堂里朗诵和欣赏作品,引起学生爱好中国文学,对于作品中形象化了的题材和主人公发生感情,对于主人公的爱国精神,让学生敞开他们自己的胸怀,尽情接受,这样来养成他们高尚的人格。国文作为文学,应该完成这个任务,中学特别是高中的国文教学,应该引导学生欣赏我国的文学作品,要使学生有丰富的文学知识,具有欣赏力,能够带着马列主义武器,去接近文学,懂得作品的价值,鉴别作品的好坏,懂得什么是优美文体。在这里,我们也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一方面要反对单纯当作政治鼓动的教法,另一方面要反对枯燥无味的教法。语言教育,是使学生认识与掌握语言的规律,就是熟悉文法,说得正确,写得正确。语言是教育我们正确地说话写东西。斯大林在他那篇著名的论语言文章里说:教语言大体类似教几何,目的在于使学生养成正确运用的习惯。语言和爱国主义的联系,就是使学生爱我国的语言,保卫我国的语言。国文教学目前很混乱,原因是没有把文学和语言分开,只从单方面来认





识,这都是不对的。试想,正在讲一篇文学作品时,忽然插进去一段文法的图解,那么,文学就不存在了。另一种现象是根本没有语言教学,根本不教文法,其结果是学生在中学毕业后,仍然不能正确运用语言。所以对于语言应有准确的练习,才能使我们的语言健康。文学和语言这两个方面,是不可能混淆的,另外,不可将国文课作为单纯的政治鼓动工具。文学、语言与政治,三者应加以分别和正确地处理,列宁多次讲过,他非常爱好俄语。一九一九年列宁在一篇文章中提到:没有必要而使用的外国字,现在正向俄语宣战。又说:俄语辞典,需要一部新的,高尔基时代的,现在不是到时候了吗?这话一九二一年他又提到过一次。用爱国主义精神来学习语言,列宁也是模范。语言本身没有爱国主义。我们是要求学生爱护祖国的语言,不使它受到破坏,譬如错用,乱加不必要的外国字,使用不易懂的方言等等。这样我们才能有良好的健全的中国语言,所以语言这一科,也要用爱国主义精神去教学,目前中学里并没有语言教育,也没有文学教育,有的只是混淆。在国文课的教学里,我们要用文学的教育,同样用语言和政治鼓动的教育,来养成学生的战士的情操和世界观,但是文学、语言、政治鼓动三者千万不要互相侵犯或取消那一方面,而应该互相帮助。

生物 生物课程的教学,应该使学生对于祖国生物の利用发生兴趣。要使学生熟悉中国的生物——中国人民长期和它发生着关系。中国人民对于生物の利用,例如在农业、药业、丝、茶……各方面的成就,各种科学的发明发现等都要给学生以教育。生物科学应该包括解剖和医药在内,我们在编生物补充教材和教生物学时,应该注意到这一点。在生物学方面,中国人民有过的创造和贡献,应该特别讲到。中国的落后,是近百年的事情,百年以前的中国文化,一直是走在世界的前面的。终年勤劳的中国农民,曾经使中国的农业达到过很高的水平,今天也还有一部分仍然保持很高的水平,例如种稻,现在世界上也很少有像中国农民这样能干和高度的技巧的。讲授生物科学时,应该同样养成学生爱国自尊心,引起一种欲望,想获得更多的知识,对于祖国对于人民作更多的贡献。

物理 物理科的教学,应使学生知道,为了使我们祖国富强和繁荣,有高度的文化,过幸福的生活,必须掌握这门科学。我们学物理,就是要使我们的祖国建设起强大的工业;有了高度发展的工业,我们祖国就不会再受帝国主义的欺侮。因





此,不管男女学生,都有学好物理化学的神圣任务。如果谁讨厌它,就要受到批评,如他是青年团员,就要受到团的批评。我们的教师,应该彻底改变客观主义的教学法,使得物理化学数学,从一种生硬僵冷的东西,变成有感情的东西,使学生脑筋中有一幅图画:中国工业化的远景。同时,应该使得学生有信心:中国人是能够学好科学的!要打破中国人不能学好科学的荒谬论调,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完成使学生喜爱科学、掌握科学和发展科学,从而建立一个富强中国的政治任务。我们还要告诉学生,中国人民在科学上的各种贡献,例如几何上的毕达哥拉斯定理的发现,喜马拉雅山最高峰的发现,最早都是中国人,所以必须把这个定理、山名都换上最早发现者——中国人的名字。否则,就是“数典忘祖”,就是对于我们祖先的侮辱。所以,讲授物理的时候,要使得学生渴望掌握这门科学,并且有真挚的动机,使得科学本身和人的感情结合起来。我们不仅要求学生懂了就算完,更应积极地让他知道中国对人类是有过伟大贡献的,将来的贡献更要伟大,谁来作这种贡献呢?就是你!你要勇敢地担负起这个责任来!我们要这样来讲授,才能够从客观主义中解放出来,才能够发挥威力。

此外,世界史地、美术、体育,都应该根据这个精神去讲授。

上面所说的各科课程都能结合爱国主义精神来讲授,而不应该离开爱国主义精神来讲授。正确运用这种讲授方法,使学生养成科学的世界观——就是将自己献给中国的工业化,贡献给世界和平与人类解放,为了推翻帝国主义消灭帝国主义而贡献一切,使学生知道中国的伟大和重要,过去这样,现在这样,将来更加这样,使得学生知道自己是一个人民中国的青年,如何值得骄傲,有着无限光明的前途。

爱国主义教育,是要将爱祖国的心灵灌进教学中去,是为了加强各科教学的效率,而不是给学生一堆无生命的死东西,歪曲或东拉西扯地教学。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是为了使学生巩固所获得的知识,而不是牵强附会。实行爱国主义教育,需要大家长时期的努力。这种努力,大体可以从三个方面着手:第一是教材。批判旧教材,重编新教材,目前如可能,可先搞些补充教材,编新教材这方面,中央正准备大力来作,希望大家协助完成。其次要解决教法问题,今天所讲的只是一个导言,一个引子。必须大家去具体创造,总结过去的经验,参考苏联的经验,在这一基础上集中大量创造性的经验逐步改善。这对目前湖南来说,是贯彻爱国主义教育的基





本一环。另外课外活动,应该有计划,这样才能和课内教学结合得好,来共同实现爱国主义的教学。目前我们的课外活动是有缺点的,缺点在于滥用,无计划,和课内配合得不好。这一方面希望大家多商量,多研究,使之很好地互相配合,来达到统一的教学目的。

今天所讲,就是爱国主义教育,应该成为经常的而不是临时的任务,贯彻到各科教学中去。这种爱国主义教育,是符合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符合于反对帝国主义与将来建设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社会的利益的,爱国主义教育,一经教师及其他教育工作者认识,变成一个教学的行动时,将要对国家起不可限量的积极作用。希望大家努力,实现这一光荣任务。(文章前面小题目是《新湖南报》编者加的)

(原载《湖南教师》1951年第三卷第2期)





《永远的一面》阿累文集

发言

十 年

——在湖南省会文艺界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
十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朱 凡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一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辉煌的文献发表已经十年了。自从这一文献发表以后,革命的文艺界,就开始有了一个判断是非的标准。同志们都知道,《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前,文艺界是没有这样一个标准的。当时,特别是抗战以前,革命的文艺界是有许多争论的,例如普及与提高的问题,统一战线与宗派主义的问题等等,争来争去,老是不能解决。自从这个文献出现以后,这些问题就彻底地解决了。不但如此,自从这个文件发表以后,大家都有了一个共同的正确方向——工农兵文艺方向。更重要的是由于毛主席对于这一方向给予了一个无可反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论证,使大家对于走这一个方向有了一种确信。

我们的文艺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正如毛主席所说:“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为什么它是一个根本问题呢?因为这就是阶级立场问题,是阶级路线问题,也是态度问题,也是有关于领导思想的问题。因此,这一个问题不解决,其他的问题要解决是很困难的。毛主席说:“过去有些同志间的争论、分歧、对立和团结,并不是在这个根本的原则的问题上,而是在一些比较将要的甚至是无原则的问题上。而对于这个原则问题,争论的双方倒是没有什么分歧,倒是几乎一致的,都有某种程度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的倾向。”毛主席这一段话讲了十年了,今天在湖南,有些同志对于这个问题是初步解决了,正因为如此,所以两年多来在湖南就出现了一些好的作品,例如《双送粮》(地方性歌剧)等。去年夏天的全省文工团会演评奖上,也出现了不少的比较优秀的作品。因此我说,有一些同志是初步解决了。





但是尽管如此,对于我们多数来说,还是没有解决的。就是已经解决的人,有许多也是在一个问题上弄对了,在另外一个问题又弄错了,这就叫做解决得不彻底,或者不巩固。

我们的文艺究竟为什么人呢?“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还有什么人呢?还有两种人,一种是干部,但干部也就是工农兵中的骨干;还有学生,“他们不是过去的干部,就是未来的干部”。为什么我们的文艺是为这些人,而不是为其他的人们呢?因为他们是劳动人民,从事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人。正是他们,创造了我们今天的社会,正是他们,要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完美的工业化的国家,要说我们的文艺不是为他们而是为着另外的人,那是不可想象的。我们的文艺必须通过艺术的形象,来鼓舞他们爱国主义的感情,鼓舞他们劳动的热情;还要通过艺术的形象,在他们眼前展开国家工业化的远景,使他们由此建立一种确信,确信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就用自己这双手不断地劳动,一定有一天会创造出社会主义的中国来。不仅如此,我们有着质量优越无比的人民解放军,加上现代化的武装,那就会使得任何帝国主义野心家望而却步;如果他们竟敢侵犯我们祖国的土地,一定会碰得头破血流;得到失败的命运。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的文艺是为了工农兵的。

有人说:“资产阶级也是我们四大朋友之一,难道我们的文艺也一点点不为他们吗?”今天我们看一看,不论在作品的创作上、舞台上、银幕上、在学校的讲坛上,难道没有宣传资产阶级思想的文艺作品吗?难道不是已经太多了吗?在我们很多的文艺团体内,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不是还占着不小的地位甚至领导地位吗?我们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改造,恰恰就是为了夺回受了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文艺阵地,把这个领导权紧紧掌握在手里。就这一点说,到现在为止,我们的努力还是不够的,我们的成绩还是不大的。

由此可见,我们的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和我们的立场问题是密切关联的,分不开的。我们的立场,就是工人阶级的立场和人民群众的立场,党的立场。这个问





题,湖南的许多同志,我看还没有解决的。正因为如此,所以有少数同志在谈到任何一个文艺上的问题的时候,都不对头。我老是想,这些同志怎么能在任何一个问题上的意见都或多或少的不对头呢?相处的日子久了,我也就清楚了,这些问题哪怕只是一个细小的问题,其所以不对头,就是因为在这个“为什么人”的根本问题上,这个立场问题上意见有分歧。例如文工团剧场化的问题,歌剧与话剧问题,普及与提高问题,大戏与小戏问题等,其所以至今没有解决或没有解决得好,正是因为“为什么人”这一根本问题意见上没有取得一致;如果我们在为工农兵这个问题上意见取得一致的话,毫无疑问,我们自然就会重视矿山、工厂与广大的农村。本来吗,广大的农民和位置在农村的矿山、工厂的工人们,怎么能够老远的跑到固定的剧场来看戏呢?为工农兵的思想明确,自然会重视“普及第一”与“生产第一”的方针,自然会更多注意工矿、农村的广大劳动人民的业余剧团的辅导工作,这样就不会使劳动人民的业余文工团盲目地发展,盲目地编排、演出。在戏剧的形式问题上,自然会更多的采取“中国人民所喜闻乐见的形式”;也自然会正确地了解提高是“从工农兵提高”,而不去搞什么凭空的提高。这些问题,我认为是很明显的,没有什么疑问的,又例如宗派问题,我们这里也有;固定的几个人,只讲面子话、客气话,而且讲“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于圈子以内的呢?就说知心话,因为是“自己人”啦,所以,不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话也无所不谈。照我看来,他们似乎有一种共同的主张,说起来大约是这样:重城市而不重乡村;重视技术而不忽视思想性(注:技术既然第一,政治自然是第二,甚至第五第八了。如是,我们的同志就从这条路岔开,作了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俘虏,他们要剧场,意思其实就是要一个技术的展览场所,来摆弄技术与排场);重视知识分子的读者和观众而忽视工农兵读者和观众;重视提高而忽视普及;愿意成名而不愿意埋头苦干;在戏剧的形式上又重视大剧而忽视小剧;在组织上只提倡几个人老是在一起,而不同意为了工作需要有时还必须分散;——你们看,这不宗派是什么!这种宗派之所以形成,就是鲁迅说的,因为他们和我们“缺乏共同的目的”,就是因为他们不肯和不愿意为工农兵服务,就是因为“文艺为什么人”这个根本问题上意见有分歧。要想纠正这个错误,那么,就必须在“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上,首先一致起来,才能得到解决。至于根本解决还需要两种学习,一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二是学习社会,首先要去接近并了解工农兵的





思想与生活,只有如此,在我们的思想上感情上才能发生变化;有了这个变化,不但宗派主义的问题可以解决,其他许多问题也都可以得到解决了。毛主席叙述他自己感情变化的经验说:“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里养成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对立。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在这里,毛主席用自己的经验,用自己的思想感情变化的发展规律来证明,这个变化对于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来说,不仅必要,也是办得到的。

“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也密切关联着我们的阶级路线问题,党的路线问题。我们的文艺,既然“第一是为着工农兵”,就必然是从工农兵来,到工农兵去。既然为着他们,我们的作品和演出就必然要以他们所喜闻乐见的形式来与他们见面,因此,首先需要了解他们,熟悉他们。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说就将了一军!我们应该说老实话,我们是不大了解或者简直是不了解他们的。然而毛主席着重地指示说:“这个了解人熟悉人(注:指工农兵)的工作却是第一位的工作。”正因为我们不了解或者不大了解,所以在我们的作品里出现的工农兵,往往被写得很可怜,没有力量。今天的工农兵难道是这样的吗?舞台上所出现的工农兵的形象也是不准确的,是杂着许多非工农兵的东西的;衣服是工农兵,语言却不是工农兵,感情却不是工农兵,思想却不是工农兵,尤其不是工农兵的典型。还有更重要的,是创作的源泉问题,毛主席说:“现实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一,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





一切加工形态的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这是唯一的源泉，因为只能有这样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毛主席在这里，也同样给了我们一个辩证唯物主义用之于文艺创作上的真正范例。我们有些同志承认这是创作的源泉，但是似乎不承认这是唯一的源泉。在我们想来，创作的源泉此外怕也还不少吧，如古代的和外国的作品，以至于天花板。天花板也可以成为创作的源泉，这话说起来虽然使人不相信，但却是事实。有这样一种人，他们并不去接近与了解工农兵的生活及思想感情，拿起笔来，坐在房里看着天花板想，想来想去终于被他想出一篇“作品”来了。虽然这个也是作品，但是工农兵不来看；看了也要摇头叹气。在培养作家的问题上，在培养文艺工作者的问题上，我们的眼光也常常不是主要射在工农兵身上。我们电影队的同志带着放映机和《白毛女》影片下去，恰好农民正在热火朝天地进行土改，而我们有些同志却转来转去不离城市，或者不离集镇，有时硬着头皮下去了，也是不久就冒上来了。我们培养工农兵自己的作家或学徒这个问题，也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占到应有的比例。

要解决以上的问题，我们必须亲自深入到矿山、农村和部队中去，这也就是过去延安的同志走过的老路，我们今天还要走这条路，因为并没有第二条路。

态度问题，同这个“为什么人”的问题也是密切联系着。毛主席说：“问题是在对什么人。有三种人：一种是敌人，一种是统一战线中的同盟者，一种是自己人，这第三种人就是人民群众及其先锋队。对于这三种人需要有三种态度。”对于敌人，是暴露它，坚决的打倒他。对于朋友，我们是应该有联合，有批评。例如对于资产阶级，他们遵守共同纲领，发展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生产，我们是赞成的；如果他们违反共同纲领，以至来一个猖狂的进攻，来一个“五毒”俱全，我们就要严厉批评，就要坚决反对，就要把这一进攻迎头打回去。对于工农兵及其干部，我们应该赞扬、歌颂。他们自然也有缺点，对于这种缺点，我们只应该采取耐心的教育态度，鼓励他们在斗争中改造自己，“我们的文艺应该描写他们的这个改造过程。只要不是坚持错误的人，我们就不应该只看到片面就去错误地讥笑他们，甚至敌视他们。”讥笑工农兵的缺点与歌颂敌人的所谓“优点”，或者对于朋友光赞扬不批评，这都叫做态度错误，也就是立场错误。这同我们把“文艺为什么人”这个根本问题弄错了，也是分





不开的。

关于领导思想的问题,在这里我只想讲几句话。共同纲领规定“以工人阶级为领导”,这是谁都知道的,似乎用不着说了。但是现在事实如何?事实是,资产阶级对这个文艺思想的领导权也正在进行争夺。这个斗争今天是十分坚决的。毛主席说:“现阶段的中国新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真正人民大众的东西,现在一定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领导的东西,不可能属于人民大众。”毛主席另外在《新民主主义论》里更具体地指出:“在五四以后,这个阶级(按:指资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却比较它的政治上的东西还要落后,就绝无领导作用”如何来建立与保卫这个领导权呢?今天的道路就是通过文艺界的“三反”来进行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标准的思想改造,或者叫做文艺整风。

我们要以毛主席所指出的这些标准,来改造我们的文艺思想,这将是一个伟大的运动。我相信,在文艺战线上的“三反”,也将和其他战线上的“三反”一样,我们一定要取得胜利,我们也一定会取得胜利,来纪念毛主席这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光辉文献发表的十周年。这是一个最好的纪念的办法。

1952年5月25日

(此文收入1962年出版的《湖南十年文艺评论选》)





邬干于的教育思想与人民的 教育不能相容

朱 凡

这篇东西,不能算是邬干于教育思想讨论的总结。其所以不能算总结,首先因为我自己对于这个问题一直也是不明确、不懂得,仅仅由于中南教育部的指示,以及尔后很多同志对邬干于教育思想与办学实际的揭露和分析,问题才开始明确起来,对于教育,自己现在也才开始学,许多问题也常常会弄错,我的程度是学生而不是老师。其次,大家所发表的文章中绝大多数都是很好的,正确的。把那些文章综合起来实际就是结论了。因此,我在这里所要做的不过是把大家的意见收拢来,把它明确一下子。

我想从三个方面来谈:一、邬干于办学的目的。二、邬干于办学的内容。三、邬干于的教导方法。这三个都是带原则性的问题。最后想附带谈一谈对待这个讨论所应持的态度。我以为这四个问题就是我们在讨论当中应该弄明确的问题,也是我们大家在今后实际工作当中所应该弄明确的问题,否则,我们就难免犯错误。

一

邬干于办学的目的是什么?他是为甚么人办学的?就是说,他办学的结果对于哪些阶级有利?这是我们要谈的第一个问题。

在阶级社会里,教育有阶级性。不是这个(或这些)阶级的教育就是那个(或那些)阶级的教育;一个教育工作者,不是这个(或这些)阶级的教育工作者就是那个(或那些)阶级的教育工作者。众所周知,现阶段中国的教育是工人阶级领导的、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教育。这一条已被写在“共同纲领”里面。但是,我们选有与此不相同或与此相反的教育,这是旧中国遗留给我





们重大的祸害。毛主席指出：“在中国，有帝国主义文化，这是反映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统治或半统治中国的东西。这一部分文化，除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办理的文化机关之外，还有一些无耻的中国人也在提倡。一切包含奴化思想的文化，都属于这一类。在中国，又有半封建文化，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东西，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都是这类文化的代表。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新民主主义论）

毛主席这段话是极重要的，我们应该从中体会出：目前中国的教育基本上有两类，一类是新民主主义的教育，即“新文化”，另一类是反动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教育。他们之间的斗争是无可调和的，这就是说，教育有阶级性，教育战线上会不断进行阶级斗争。

既然教育有阶级性，那么，邬干于的教育属于哪一类？我们从何处去判断？我们又怎么知道这判断是正确的或不正确的呢？

我们是这样来判断的。

一、邬干于常常说他办的教育是“超政治”的，即“超阶级”的。这自然是虚伪的，反动教育家本质上没有什么“善”的，因此，凡反动教育家都是伪善的，因为实际上并不存在这种超阶级的教育，在反动的统治时期，怎么能够设想有这样一种教育：既不拥护反动统治，又不反对反动统治，既不为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服务，又不为人民服务的呢？无目的或无所为的教育是没有的。诚然，教育超阶级的“理论”是有的，那是反动统治阶级为了掩饰其教育的反动本质的遮眼物。或者由于其某些知识分子的幻想和无知。但是，邬干于在“文献”里自己也说明了，他的办教育是为实现蒋匪“十年实业计划”而培养人才。在他的“明日教育图”里，他的教育是“融化于三民主义的。”这就对了，这就比甚么都清楚了。

二、但是，光看他的标榜，就评断他的阶级本质还是不够的。有这样一些人，他从来不标榜甚么，甚至他标榜的东西和他办学的真正目的恰好相反，我们又怎么能用这种方法加以判断呢？

所以，我们还要看他的政治态度。政治态度是一个人的、尤其是一个知识分子的阶级性表现最突出、最集中、是难以隐瞒的东西。虽然邬干于总是尽量掩蔽使自





己装得更加灰色一点,但到了一定的时候,他就掩蔽不下去了,真正的立场就抛出来了:一、“文献”里公开宣称他办学是为实现蒋介石的“十年实业计划”而造就人才。二、他缩短中学教学年限是响应反动头子陈立夫的号召。三、他的训练是为了造就工具。谁的工具呢?总不是共产党和人民的工具吧?可见他训练的工具,是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的工具。这就是说,他实际上是拥护反动的国民党的,他办学的目的是为巩固反动的国民党统治而造就人才的。这难道不是很明显吗?难道不作这样的判断而作其他的判断是合适的、是正确的吗?

三、再看一看他如何对待人民,对待共产党,对待人民政府,对待群众。

第一、他不许学生参加迎接解放军。

第二、他不许学生组织学生会,不许学生参加群众活动、社会活动,阻止学生参加爱国游行,但却要学生参加“反苏游行”。

第三、当他一九五一年再度由天津回校时,看到学校已经起了变化,全校师生不再服服帖帖听他调度的时候,觉得事无可为了,就拂袖而去,连学校的家俱都卖得干干净净。学校想备价买几件都不答应。

由此可见,他对反动的国民党,是忠诚服务的,拥护是不遗余力的,在某些时候甚至是委曲求全的。而对待人民,对待人民政府,对待共产党,则是顽强的坚持自己教育的反动路线,不愿改变。等到这个斗争尖锐的时候,就宁愿牺牲自己的“事业”,不作丝毫妥协。宁愿一个人去僻处异地过着穷困的生活,不领取人民给予他的工资,他这种态度是何等鲜明,又是何等坚决。

四、我们再来看一看他办学的结果,来看他培养的学生到底是甚么样子。邬干于是一个办了三十年教育的人了,他办教育有自己确定的主张,确定的方针的。三十年了,他的主张应该可以实现了。这,我们最好来看看他的同事和他自己所教出的学生的意见吧!这些学生,有的已成为干部,有的已升入大学,他们甚至从平原省等地也写信来了,这些意见(事实)归结起来,他教出来的学生有下列共通特点:

第一、考试和考学校很行,升学率很高,但是呆板、拘谨、书呆气;缺乏常识;不会办事;缺乏独立思考能力。

第二、体弱、病、死的比率不小;因为伙食坏,致使学生发育不完全,一般学生都是个子不高,面色苍白,腰弯背驼,像小老头。





第三、不问政治,政治上有奶便是娘;靠本事吃饭;迁就现实,反对造反、革命,他的学生中没有一个人知道有“皖南事变”的。升入大学的学生中,大都是一个模样,听报告开小差,小组会不发言。提倡个人主义,反对集体主义;不敢正视黑暗,正视现实;没有远大理想;看不起因而不依靠劳苦群众。

第四、不欣赏文学艺术,也缺乏此种欣赏能力;枯燥忧郁,对人生的斗争缺乏强烈的喜悦和创造欲望。

这些结果,是根据邬干于的过去和现在的去校和在校的同事和学生所暴露的材料大体归纳起来的。我们不会也不可能把所有邬干于的学生和同事特别是学生全部加以归纳,但与邬干于最亲密的人们研究,这种判断是大致不错的。我们现在要从这些结果作进一步的研究。

邬干于是一个“工具论”者,他认为学生在学校学习的目的,除将来成为一个工具外,再没有旁的意义了。因此,他标榜着“坐言不如起行”,在他的认识论上,认为知识是“活动”的副产品,是为“活动”的需要服务,是完成“活动”的目的之工具。这与蒋介石的提倡盲目服从的反动的“力行哲学”正相符合的。邬干于通过他的特定的教育,不正是把他的学生训练为仅有片断的知识,老实、拘谨,目光短浅,缺乏独立思考能力,盲目服从,安于现实的驯良工具了吗?这正是蒋匪所特别需要的。蒋匪为了维持他的反动统治,曾不得不通过学校教育来制造他自己所需要的这样的工具。有人会问:人民不也需要工具吗?既然是一种工具,蒋匪用得着他,难道中国人民不可以拿来为自己服务吗?问题正在这里,蒋匪反动统治所需要的工具和人民所需要的人才、干部,是有着原则的不同的。蒋匪所需要的是:有一定的知识,(否则对于他也没有什么作用,)但要有独立思想,力求其头脑简单,只知道作而不会思想,这样才不会对于他的反动统治加以怀疑,才能跟着他走,“绝对服从”。因为,众所周知,他并不真正要替人民办什么事,相反却要剥削和奴役人民,所以只是表面文章,说说空话,吹嘘吹嘘,所以也不需要理论联系实际。这一点,也就说明,凡是反动的,必然同时是腐朽的。

中国人民则与此相反,他所需要的干部,不但要有知识,而且要学用一致,因为他要把祖国真正建设得美好,使国家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因为利害一致,所以他不但怕而且恰恰相反需要他们的干部有独立思考能力。在干部的自觉的基础





上,把工作作得更多更好。由于祖国的前途是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所以要求他的干部有远大的理想,在这种科学的理想及毛泽东思想的灯塔的指引之下,产生自觉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这一点,是蒋匪和任何反动统治所坚决反对的;他只能要求:只看到眼前的拘谨的盲从的人。

由此可见,反动统治要求的工具和人民所要求的人才是不同的,不能互相代替。说邬干于的教育所造就的人才可以同样地拿来为人民服务是错误的。

由此可见,邬干于学校的毕业生,一切旧知识分子都是一样,是不合乎祖国和人民的要求的,为了使得他们能为人民服务,必须使之从事于自我思想改造。

邬干于所造就的学生,体质一般较弱,比较缺乏进取心、乐观,这对于蒋介石反动统治的利益也并不违反。蒋匪也曾经要求他的兵士锻炼体格,那是出于想用武力来维持反动统治之必要。除此以外,对他的人员及广大人民的健康是并不关心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民不健康这对他也并不是没有利。试问:他把全体人民弄成体格健全的人,对他有什么用?如果说有用的话,只是“造反”有用,可是这却是他所最惧怕的。蒋介石的学校不是也有体育课吗?他的体育课的实质,就是培养几个选手,装装“门面”,除此而外没有任何作用。中国封建阶级的知识分子的典型,就是风雅、多病,以此为美,这正是说明超经济剥削的封建阶级,腐化生活的必然结果。根据这种观点,只有劳动者及被剥削者才要身强力壮,才能对他贡献更多的劳动。

中国人民的要求则与此相反,为了建设与保卫美好的祖国,就特别要求广大人民特别是他们的干部,身强力壮,有进取心,勇敢、坚毅、果断、乐观。这不仅需要政治自觉,而且只有体格健强的人才能具有这些品质。所以毛主席发出有名的号召:“健康第一”。

由此可见,反动统治和中国人民对于体格的要求也是如此不同,从这种不同的要求中体现着一系列的国防、经济、政治和文化教育的迥然不同的东西。

我们由此领悟:学校中对于青年的体格锻炼,不是什么可有可无的东西,不是与一定的政治要求可以分开来看的东西。在今天学校里,不注意学生的体育活动,不注意学生的健康,是旧教育观点,是邬干于式或带浓厚封建式的观点的表现,是完全错误的。





最后,我们还要看一看邬干于办教育依靠谁。不难理解,“教育为了谁”和“教育依靠谁”,这两个问题的中间是有着密切的联系。邬干于办学校依靠的是:杨培甫、段楚贤、任鹏九、方克刚、霍揆彰。对于这几个人,湖南人民是并不陌生的,他们都是大地主、矿主、政客、军阀,反动头子和凶手。特别是杨培甫,邬干于对他的支持,感激涕零,逢到他的生日,学校还要放假一天,并且要学生歌唱他所作的“长生曲”来歌颂杨培甫。杨培甫、霍揆彰之流又为甚么给他依靠呢?如果邬干于学校是为了培养革命干部而不是反动统治工具的话,我们就想像杨培甫之流会给他依靠吗?所以依靠谁的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而是体现着某一学校的阶级属性的问题,体现着一个学校的教育目的。

从上面所谈四个方面:邬干于宣示的他办学的宗旨,他依靠什么人办学;他的政治态度;他办学的结果来看,我们可以确定:邬干于办学的目的,(不论他自己意识到与承认了与否),是为反动统治服务的。这一点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怀疑的了。

二

一定的教育目的,必须通过一定的教育内容才能实现;而用另外一种教育内容则不能实现,或不能完全实现。

学校教育,主要是通过课堂而实现他的教育目的的。所以教学内容问题,即教什么的问题,是一个原则问题。

一个新的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在教育方面,他要作的第一件事就是重新编纂教科书。辛亥革命以前,朝代更换多次,用的“教科书”都是四书五经,没有变过,其所以没有变,是因为虽然朝代变换了,但统治阶级始终是封建地主之故。辛亥革命以后编了一套新教科书;蒋介石取得政权以后又编了一套。全国解放了,新的教科书正在编制中。新的教科书内容,是表现着工人阶级的思想领导的。由此可见,教育的领导,首先第一表现在教科书——教学内容的领导上。

加里宁在“论共产主义教育”中说:“教育是对受教育者心理上所施行的一种确定的、有目的的和有系统的感化作用,以便在受教育者的心身上,培养成教育者所希望的品质。”这就是说,学校教育不仅要授予学生一定的知识,即一定的教学内容,而且要把学生培养成为有一定的阶级品质的人,即实现一定的阶级教养。





邬干于的教学内容是甚么性质呢？这里，把它概括地分四项来说明。

一、帝国主义的教育内容

首先，表现在崇拜美帝国主义方面。在教育理论上他自己承认：“的确我受了杜威思想和道尔顿制的暗示不少”。在哲学基础和方法论上，他是实验主义的。他崇拜美帝国主义五体投地，行素中学的校歌用的就是美国国歌歌谱。他在新化请美国航空员来校，对学生介绍，说是“世界上最诚实的人。”学校作课桌，是仿美式的；表册是美国式的；他说美国的月亮硬是比中国大；美国叫化子也穿皮鞋；美国用面包喂猫；美国人剪西式头才相称，中国人就不配了；美国人会解大小便，而中国人民——他亲笔在厕所写上标语说：“中国人把大小便解好了，国际地位就提高一步。”他吹嘘：在美国要十万个汽车夫，一要就来；美国两个原子弹可以压倒一个民族……等等。

其次，表现在赞美日本帝国主义方面。他赞美日本的“切腹”，似乎日帝这种封建性的自杀方式也是高明的。他主编的罗著历史教科书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是因为它（指日帝）的先天不足——人口激增，物资缺乏……。再就是因为日本帝国主义在国防上的弱点甚多，在在堪虞。故欲夺取东北，充实它的国防力量。”对于日帝侵略中国的“支那地方志”等书，他盛赞日人研究精神真是可佩。为了证实这些说法，他诬蔑说：“天津人现在还怀念日本的统治。”他有时露骨地说：“中国是劣等民族，让日本人统治几年也好。”邬干于不仅崇拜帝国主义，而且是帝国主义侵略祖国的歌颂者。邬干于是瞧不起自己的民族的，他不仅表现有民族自卑感，而且是竭力诬蔑和咒骂自己的民族，他说：中国人横直是坐不得五分钟；中国人样样不行；中国人民是稀泥巴糊不上墙。他学帝国主义的口头禅，说中国人民是一盘散沙。他不相信火药等是中国人的发明而流传到外国去的。他谈到编国文时说：“假使你们在英美，我想你们至少可以举出一两打你最喜欢的小说著作者和几十册最喜欢读的小说名称……可惜目前我们尚谈不到这层。”邬干于把施耐庵、曹雪芹、罗贯中……和伟大的鲁迅都不当作小说家。这种错误思想的发展，以致于对“共同纲领”中，国民公德五爱的贯彻，颠倒的认为“世风日下”。对于青年团、工会、学生会认为是搞空路，是他的学校的绊脚石。

从上面举例中，我们可以看到：邬干于对于美帝国主义是崇拜得五体投地的。





我们知道,崇美也有各种各样崇法,有崇拜帝国主义的物质文明、飞机大炮、科学技术的;这是“以美为师”的思想。有人发展得更远一些,依他们的意见,美国不但科学技术好,生活方式也是好的;但邬干于则发展得更远,以至于美国的月亮也好、大小便也好,中国则样样不好,顾影自惭。这已经发展到无理可喻,荒谬绝伦的地步了。用这种思想长年累月地教育青少年,就出现了像童恩益那样的学生,画蓝眼睛,把鼻子捏高,假装美国人的可耻结果。这实在不免叫人怀疑:当邬干于向行素中学青少年介绍美国航空员说是最有道德的人的时候,当邬干于向学生证明天津人民到今天还怀念日帝的统治的时候,当邬干于向学生表示不赞成抗美援朝,“今日抗美援朝,他日又抗甚么援甚么,如此抗援,何能终已”的时候,邬干于是否还记得自己的祖国?我们可以看到:美帝国主义于中国的文化侵略,知识分子首当其冲,作为不幸的结果,不少的知识分子被俘获了,其中最坏的就是邬干于型当了俘虏还心甘情愿的人,作了美帝妄图侵略中国的思想内应。问题的严重就在于广大旧知识分子都或多或少的被这种侵略所波及,想到他们还在用这样毒素的思想来贻害毛泽东时代的青少年,真叫人不寒而栗。

二、半封建教育的内容

首先,而且最明显的,表现在教养方面:他提倡授受不亲;要女同学笑莫露齿,话莫高声;诬蔑她们来读书只是为了混文凭作嫁妆;要求男同学路遇妇女“稍退却”;女同学王在世只在本校门口和男同学讲了一句话就被“辞退”;说是“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他提倡学校家庭化,让学生作干儿子干女儿,每逢过年,要学生向他夫妇跪拜。他把学生的生日列成表,到时候请吃面吃糖。对于学生的管理则是要求轻步细语,温柔敦厚,勤学守规。对于学生的处罚则采取坐椅示众,打手板,打屁股,打耳光、罚跪,甚至野蛮的把小学生李连业从教室丢出一丈多远。对学生骂混帐、骂娘,有如封建家长管教儿女。

其次,表现在教科书的编选方面:绝大部分是采用国民党编选的课本,这与当时一般的学校相同;不同的是:他自己抓住了两种思想教育与教养最重要的两门教科书的编纂。一是历史,一是国文。他自编的国文第一册,共选文六十五篇,从《聊斋志异》与《阅微草堂笔记》两书选下的就占三十九篇。众所周知,这是宣传因果报应、维系封建伦理、使人不存非分之心的生动文字;唯其生动,对于学生感染力也





愈高。

最后,表现在他的教育观点、历史观点和哲学思想方面。他要学生了解、珍重、爱护和发扬国粹国故。说中庸、大学、礼运是三大宝典,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是维系世界正义的。为此,他歌颂帮助满清反对太平天国运动的刽子手曾国藩,说他的“学问道德文章事功确为近世一大人物。”他对历代农民暴动深恶痛绝地说:“汉的黄巾,唐的黄巢,元的红巾,明的张李,民权似大张矣,然暴民凶横,只有害处,没有好处。”他把学生分为天才、中才、蠢才三类,并赞美高年级生管制低年级生,这是封建的等级观念在对学生看法上的反映。“好学生(当指天才)自家了悟,先生是帮忙者。”投考须知上声明:“天才欠缺的,尽可不报名。他提倡“中庸之道”,他根据“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的儒家学说,并与杜威的生长论相调和,解释为“性是受之自然的本能,道是顺本能而发展,教是修改或抑制坏的本能,培养好的本能。”经过这种融合,他在理论上便阉割了教育的积极领导作用,而使之适合于反动统治的需要。

从上面举例中,我们不难看到,邬干于的半封建性的教育,特别表现在对青年的品质与作风的塑造上,结果使得青年安分、保守、缺乏锐利进取精神、繁琐而拘于小节、不活泼、弯腰驼背、少年老成、呆板、驯顺、伪善的人。好多人成为“就地打滚、见人作揖”、逆来顺受、恬不知耻的武训式的人,甚至是屁都不敢放的人。因为这些都是他平素谆谆告诫的。这就合乎邬干于自己的教育目标了;“适应时代”,“绝不幻想将来和咒诅现在”,“孤芳自赏、哀而不伤”的“君子”。

三、法西斯的教育内容

邬干于的反民族、反科学的观点,如他自己夸示的“不穿号褂子,不搞稍息立正”,以在野之身,与蒋匪的反动统治互相呼应。他手订的“十诫”中第一诫就是“诫叛”,做规中明白规定:“不许私自集会;违反党国法令思想不正者;言语悖谬干涉学校行政鼓动风潮者,都是属于甲傲之类要开除。训练规程中说:“领袖”为集体生活之神经中枢,服从“领袖”是运行集体生活使命之神圣职责。”“怀疑是集体生活之致命伤,服从是集体生活之生命线。”国文选文目标规定要求“发扬主义、光大主义”;要求“不背立国原则,不背国定教育宗旨”。选文时“思想正确”标准之一:文字要求合于“主义”。他亲自讲授“公民”,一讲就是两三点钟,在“投考须知”预先知会考





生：“你们应决心运行本校精神训练”，“应决心服膺本校公民训练”，“应决心运行本校辅友制度”。甚么是辅友制度呢？在各班他都派了所谓“好学生”侦察同学的行动。为了使学生不“乱讲”、搞“不讲话周”。宣布“绝对服从周”。他规定每间寝室留一个空床，熄灯之后，他便背了背包睡在这个床上，偷听学生各种议论，他声明说是为了夜间替学生“盖被”，所以学生晚上连讲话也不敢了。他经常检查信件，不赞成学生读报读小说，反对读课外书，禁止出墙报，把出墙报的学生视为“危险分子”，勒令撕去；他要学生穿过篮球架上的铁圈，钻篱笆洞，正吃饭时，一声口令要学生都学他钻在桌子底下；他自备一钟，有时天不亮就撞钟，要学生起身坐在教室里等天亮。每晨被褥平铺现出棱角，被单上不能有皱纹，同蒋匪部队整理内务一样。他提倡“大中华民族”，否认少数民族的存在，把藏族、蒙族都一律改为藏人、蒙人。对于苏联，他说斯拉夫民族是冷酷无情不可理解的，并闭起眼睛武断说：“苏联五十年后也赶不上今天的美国。”对苏联他模仿美帝国主义称之为“俄国”，当老师们学习谈到共产主义伟大的建设时，他说“这在美国十年前就有了的”，学校发生盗窃，他训话说：“偷盗事情是社会必然现象，任何社会是避免不了的，就是俄国，现在恐怕还是有贼，哪个说他没有，除非我在那里住了五年才能相信。”

邬干于对于学校行政上的任何事情，他从来不与人商量，一切的事情都由他发号施令。他的独裁作风，有一套歪理作根据，就是帝国主义诬蔑我们的“中国人是一盘散沙。”他认为“开会横竖开不出名堂”，只有独裁，才能把事情作好。他不满意学校里有工会、青年团、学生会的组织，他说：“如今家娘多，还实验个屁”。有着法西斯主义思想的邬干于，对于今天的人民教育，对于学校的民主组织与民主作风，是仇恨的。

从上面举例中，可以看到邬干于的思想和蒋匪帮的完全一致，不是偶然的。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反革命观点基本相同，就是说在这一点上利害一致的时候，那么反共反苏反人民，这一连串的反动思想必然也会相同的。在朝在野，穿不穿号褂子，则是极其次要的事情。

由此可见，要想为人民服务，要想有人民的立场，首先要纠正和克服半殖民地半封建思想。这是我们思想改造中最根本最初步的问题。否则要想为人民服务是不可能的。





四、附带谈一下邬干于在教育上的资产阶级观点

邬干于在学校中除了上述三大敌人的思想之外,也常常用资产阶级观点来教育学生。他提倡个人主义,鼓励学生出类拔萃,他提倡“工具论”,他的教育哲学是:教育是造就“工具”的,提倡“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他强调兴趣和猎奇,“变化生猎奇,新奇生生动,生动生兴趣,兴趣给人类以满足。”把兴趣看成社会发展的动力,他提倡片面发展,一时一事,反对全面发展。他提倡资产阶级的伦理标准,说善与恶的标准“看是否适合于上层社会的需要。”

其结果学生只钻英、数、理、化,不问政治,想朝上爬,多拿薪水。

邬干于的教育思想,根据大家的暴露和分析是有四种成份的,一是帝国主义的思想,即奴才思想;二是半封建思想;三是帝国主义加上封建主义的国民党法西斯思想;四是资产阶级思想。这三种敌人思想,和资产阶级的思想,系统的构成了邬干于的教育理论,邬干于的教育思想,是旧教育工作者的典型。

三

邬干于的办教育的目的与内容既如上述,其教育方法,也就必然是很反动的。方法是这样一种东西,即用这一种方法可以达到某一既定的目的,那一种则达不到;这种方法可以快,另一种就慢。因此,在教育的目的与内容既定之后,教导方法就是一个原则问题了。

邬干于的教导方法,有四个特点:

一、背诵

邬干于是极端重视和提倡背诵的,国文是背;英文也是背;物理化学也是背;数学也背公式,呆记;上课时不许发问,考试又都是照书本上的出题目,一点钟要作二三十道题,使学生无法思考,其结果,学生们也把数学拿来背诵了,同学背不出就禁闭。在这一点上他是有一定的看法的。他的一字诀“背”,根据是什么呢?他认为能够背诵熟悉了,这才能从中体会很多东西,因此,他提倡耳濡目染,赞美学徒制,认为“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写诗也会吟”。这种提倡背诵的结果,这种让学生在背诵中去盲目摸索某些道理的结果,学生会暂时记得若干教条——这种教条连内容也是不正确的与反动的——当然不能联系实践,学生学了之后不能灵活运用;但就





是这种强记,不久又就大都忘记了,所以提到英文时,小同学只能用手比划着写生字“有个样子”,而成绩比较好的刘介才考进湘大电机系之后。微积分和物理都不及格。他因降班离校后,沉痛写信告诉行素的老同学说“死记是不行的,一定要将原理原则搞透。”行素的二十四位同学一致诉求:“在五年这样的训导下,我们的脑筋变得迟钝了。”

与此相反,新民主主义的教学法是提倡领会精神实质——立场观点方法的,要求弄懂原理原则的,因为只有如此,学生才有可能以之在实际中运用,因此,要求弄懂原理原则本身是正确的;之后,就要求教师循序渐进,将系统的知识系统的讲授,讲得清楚,听得懂;再就用参观实验等方法使之能运用于实践,使这种知识得到巩固,并锻炼和养成其独立思考的能力。

二、死灌

邬干于的教学法第二个特点就是死灌,即填鸭式。依据这种方法,则硬装死灌,愈多愈好,而不管你装得起装不起,消化不消化。为了贯彻这种方法,仅就用“五年一贯制”的方法,这个似乎是称为新奇的东西,其实质没有什么理论根据,不过是一个死装硬灌的超进度的表现之一而已,他把中学必修各科分为主要的,次要的,再次要的三种,而把所灌主科按一时一事的原则,按年集中学习称为英文年、国文年等,为了贯彻这种方法,他又增加了课外复习时间,每一学生在五年中间学习时间加起来比六年还要多,他又把再次要科,比如唱歌体育等放在可有可无的地位;早先,他的学校里根本没有体操,学生五年中间只学四个歌;他又大大减少了所要求次要的学习时间,他的死灌和赶进度的拔抬办法,当时一个伪教育厅察学,观察之后报告说:“每周数学十七小时(当是数学年——朱);每课时长达三小时,而应作的练习当并非三小时所能竣事,再加其他各课工作所费时间,每日学生应工作十二小时以上。”又说:“今集三、四周之(数学)课业令于一周内作齐,时间上是否能许可作到?”“该校国、英课等集中教学时间,每周上课时数均多,而练习时间和次数未能比照增加。”“且自然科实习,以仪器、药品缺乏未能一一行于实验,结果影响甚坏。”这个报告里所透露的死捏进度和教条主义的教学法已经是很充分。这样一种方法,我们不要看轻,因为他是邬干于中学五年一贯制之所谓实验的唯一秘密,这一死灌法与背诵法相结合,也就是毕业生升学率高的唯一秘密,但其代价,则正如





好几个同志指出的,学生一般的体质较弱,常年不好,有的生病,还有的生肺结核牺牲了。

与此不同或相反,新民主主义的教学,采取在一定时间内学完一定课程的办法,教学以课堂教学为主要形式,作业在课内或尽可能在课内做完。以组织学生作必要的课外参观实习等活动及社会活动,使学生在智、德、体、美全面发展,为了照顾学生健康,规定学习时间,高中每天不超过九小时,初中不超过八小时,这样的规定是适合时宜的,完全必要的。

三、自学辅导

邬干于常说:“好学生自家了悟,先生是帮忙者。”这种杜威“生长论”实质的教学法,实际上是降低了教师在教学上应有的主导作用,应该承认,中学的必修课程中有些是难于自学的,即使加上辅导,硬拿来自学则学生所支付的时间会多,而且所得的效果却会减少,严重的是,这个方法对学生来说是每人每时经常起作用的东西,几年之后,这种方法就变成带有决定意义的东西了。

与此相反,新民主主义教育规定,课堂教学是教学的主要形式,老师是学校中主要工作人员,他对于学生之是否全面发展,即是否具有联系实际的知识,为人民服务的品质与科学的世界观,强健体格与勇敢坚毅的精神,艺术的一定的欣赏与创造能力,他是负责的,不管对于国家人民和学生自己,都是如此。

四、欺骗与强迫

邬干于的训导方法,就是这两个东西。首先,从根本上说,这种不合理的训导方法是和他反动的训导内容分不开的。尽人皆知,与国家利益矛盾,与群众矛盾的东西,到头是不可能使群众自觉的接受的。邬干于对学生也说道理,自然也有些学生暂时接受了错误的意见,但要学生中的多数都心甘情愿而且永久的接受则不可能。当邬干于把作生日、个别谈诉等欺骗办法用尽之后,他就来硬性的强迫的东西,这些事例,上面所说已多,这里不再例举。但是这两个方法当中,邬干于是以强迫为主的,这是被他的训导的反动性所规定的。

与此相反,新民主主义教育的训导方法,是采取说服动员,批评与自我批评方法进行的,讲清道理,使学生自觉的接受,其所以可能,是因为这种训导内容与广大人民利益和学生自己的利益的一致。许多办法,学生还会自己提出来。而且思想





教育不仅在课外,尤其是通过课堂教学来实现,每一个教师,对于学生的教学与训导是同样负有责任的,这样,就有可能向国家保证,学生在毕业以后,无论是升入大学,或走上建设岗位都合乎要求,合乎规格。他们是担负国家建设的重要力量,同样是在将来把国家带进社会主义的重要推动力量。

四

关于邬干于教育思想的讨论,已经有五个多月了,在全省各个地区的中等学校和部分的小学都展开了讨论,特别是经过这一次暑期学习,我们讨论更投入,内容也更丰富了。这次的讨论是有成绩、有收获的。

当杂志和报纸上最初对邬干于教育思想展开批判时,很多人猜测纷纷,有的说这次政府要查封行素了,有的说这是惩办邬干于的先声;有的人开头认为与己无关,抱着隔岸观火的态度,有的人暗地为邬干于叫屈。现在经过讨论,一切问题都弄明白了,认识到这不是查封某校,惩办某人的问题,而是我们绝大多数的教师思想上,都有邬干于的教育思想,所不同的只是程度和表现的方式不同而已,这是一个怎样严重的问题!如众所知,邬干于是一个三敌俱全再加资产阶级的思想,邬先生虽然离开了湖南教育界,而湖南教育界却有百个邬干于,这是人民教育所不容许的。道理很简单,为了巩固与发展人民教育事业;我们不能容许邬干于教育思想的存在,我们要坚决肃清它,就是说,我们的教育工作者要脱胎换骨的改选自己的旧思想,旧作风,树立工人阶级的新思想,新作风,连邬干于先生自己也在内。只有这样,湖南的教育事业才能健步的发展,才能赶得上我们祖国即将到来的伟大建设的需要。这就是我们要展开这一次讨论的目的和要求。

经过几个月来的讨论,我们的教师是明确了很多的问题,在事实的面前,明确了邬干于的教育思想的危害性。但是也还有一些人,他们觉得邬干于并不是一无可取,譬如说,邬干于办学,与国民党时期的一般学店毕竟有所不同,他“我行我素”,他办学认真。是的,我们也承认他与国民党的学店是有所不同,他“艰苦”、“认真”也是事实,但是严重的问题也正在这里。艰苦、认真是好的,如果用来办人民教育事业的话。但是邬干于的“艰苦”、“认真”却是朝着与此相反的方向,他是为蒋介石撑门面,为蒋介石抱灵牌。他越艰苦、越认真,就越对人民不利,这道理难道还不





很明显吗？如果邬干于肯放弃他自己的教育思想，老老实实的愿意端正的改造思想，来为人民的教育事业服务，人民是表示欢迎的。只有那时候，他的艰苦建设认真办事的精神，才是用得其所，才会与人民有利。

因此，这个为什么的问题，也就是立场问题，是我们教育工作者的一个根本问题，是我们第一步必须解决的问题。假若我们仅是口头上承认了邬干于教育思想的危害，对于这个问题没有弄清楚，弄端正，一切都说不上，我们的讨论也会落空。

希望我们全体教育工作者，对于这次的讨论，不要停留在邬干于本人身上，而要联系自己的思想，深刻地批判自己的思想，从而树立工人阶级的思想，做个名副其实的的人民教师，肩负起人民所交给我们的光荣而又重大的任务。

（原载《湖南教师》1952年9月号）

注：1952年8月，行素中学与邻居广雅中学合并，改名长沙第七中学。同年，由于1951年发动的对武训和电影《武训传》批判的“深入”，湖南也点名批判邬干于的教育思想，中南教育部指名要时任湖南省文教厅长朱凡写批判文章。迫于无奈，朱凡写了此文，从文章的开头可大致了解。文章中体现了他掌握政策“水平高”，也是当事人邬干于和群众的一致评价（贝效良语）。





谈话

关于目前中等学校的几个问题

——对省市中学生的谈话

朱 凡

全湖南的中学的同学们：

你们的学校现在开学了，每逢学年的开始，学校都有一些新的进步和新的气象。这一次开学，学校的进步和新气象比往年更多了。老师经过思想改造都更进步了。因为进步，给你们上课比过去就上得更好了。有的学校还来了新校长和新老师。有的学校过去是私立的，现在改为公立了。总之，学校的变化很不小。现在，我想和你们谈谈这些变化，谈谈怎样正确地来认识这些变化，来对待这些变化。

第一、来谈谈老师的思想改造，谈谈你们和老师的关系问题。

老师今年暑期，响应了毛主席去年国庆节的号召，进行了思想改造。他们一般地都彻底地批判了自己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思想。大家知道，解放后老师们都有进步；但是，过去受的是旧教育，不经过思想改造，旧的思想是肃清不了的。例如封建思想，这是对地主阶级有利的，是给蒋介石匪帮撑腰的，而对于国家建设呢？则是一种非常有害的思想。现在，被彻底地批判了，那就好了。而且大家都知道，湖南的土地改革，经过今年冬天的复查，地主阶级就被彻底地打倒了，因此，它也就再不能产生新的封建思想了。半殖民地的思想，是一种向帝国主义磕头的思想，一种奴化思想，它主要表现为崇美、亲美、恐美的思想。经过全国解放战争，经过整整两年的又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我们已经彻底摧毁了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在大陆上的统治。又经过朝鲜战场上的伟大胜利，就彻底地戳穿美帝国主义不过是一只纸老虎。我们应该打败它。事实证明，我们也能够打败它。老师既然看到这种事实，又经过了彻底的批判，一般地说，老师们已经基本上肃清了这种有害的思想，这是老师们一个很大的进步。今年夏天，老师们还把资产阶级思想同工人





阶级思想中间划清了界线,分清了哪是资产阶级思想、哪是工人阶级思想。既然做到划清了这一条思想界线,就产生了一种可能,就是:他们将要努力用工人阶级的思想来进行教学,而不用资产阶级的思想来进行教学。同学们!老师们这种进步是很大的,大家应该热烈地鼓掌欢迎。因为这种进步对于你们的学习也是十分有利的。说实在话,中国几千年,历来的老师,究竟谁曾经有过这样的努力,这样的成就呢?谁曾经彻底批判了敌人的思想,并且把资产阶级的思想和工人阶级思想中间划清了界线的呢?没有过。可以说,你们的老师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最进步的老师,就这样说也不为过分;但是,这并不是说,老师们经过一次思想改造就什么都好了,就一点缺点也没有了。比方说,某一个老师在教课中间,无意中说出一两句不正确的话,这种情形会不会发生呢?甚至于以前讲书的时候,对某一个问题的错误看法,经过了思想改造,对于那一种错误的看法还没有来得及变得过来,是不是这种事情也是可能有的呢?大家要了解,这完全是可能的。比方说,张老师在讲地理的时候,把珠穆朗玛峰说成了额菲尔士峰,是不是可能发生的呢?比方李老师教你们物理的时候,他就鼓励你们学好物理,他没有说明我们将来要参加国家经济建设必须把物理学好,而说什么学好物理将来就可以当工程师、就可以拿多少钱一个月,是不是曾发生这样的事情呢?同学们:我们应该清楚,这完全是可能发生的。甚至于是不可避免要发生的。因为无意间说错了话,谁都会有的。对于某些问题的旧看法,虽然思想上开始变了,但是对那些具体事物的旧看法往往在习惯上一下子转不过来,理论一下子还运用不上,这种事情是完全可能的。老师过去受的旧教育好多年,要他在今年夏天两个月中间,把旧思想肃清得一点儿也不剩,这也是不可能的。就好比一个同学过去不用功,现在他很用功了,改好了,但是,如果要求他每一门功课都得到一百分或者九十分,做算术一题也不错,作文一个标点都不打错,一个别字也不写,这显然也是不可能的。我们弄清这个道理,就可以完全有根据地来庆幸我们自己,庆幸我们生为毛泽东时代的一个中学的学生。我们的老师在不断地进步,尽量努力来改造自己,尽量用正确的思想来给我们讲课,领导我们学习,在将来他们还会更加进步,讲课就讲得更好。因此,老师既然是这样的努力,我们就必需要尊敬我们的老师,对于他们应该有礼貌,应该恭恭敬敬,这样,老师就会感到安慰,就会觉得在自己思想改造之后来做一个人民教师,真





正是光荣的。因此，他也就一定会更加努力继续改变自己的旧思想，努力来学习毛泽东思想，努力钻研新的业务，这样做，对于国家建设、对于老师、对于你们自己都是有利的，都是有好处的。如果你们有时候碰到老师讲错了话或者做错了事，也不要横眉直眼地，当面直统，应该告诉教导主任或校长，让他们在每个礼拜六定期举行的检讨会上来解决。这样做，你们的课代表制也就不需要了。因此，我宣布过去的课代表制现在就无例外地取消了。还有，个别的同学对老师是直呼其名，比方我是老师，他叫“朱凡！”或者叫“老朱！”他不叫“朱老师”，说话粗里粗气的，这都是对搞好师生关系有妨碍的。像这一类的事情还多，我谈的不过是一个例子，希望大家要牢牢地记住，把这类情形改掉，这样来达到师生团结，搞好教学的目的。

第二、来谈谈接办私立中学的问题。

学校是培养国家建设人才的地方。从根本上说，在新民主主义社会，所有的学校都毫无例外地应该公办，也只有公办，才能够贯彻国家教育的政策方针，才能够贯彻毛主席的教育政策教育方针。私办的学校就不容易贯彻到，或者是简直贯彻不好。同学们！你们还会记得：解放三年以来，在第一个年头，因为在干部条件和国家财政条件上还很困难，所以没有接办中学，私立中学都普遍地维持，政府仅仅开始适当补助、适当调整的方针。到了第二个年头，国家财政经济稍微有一点好转的时候，政府就立刻接办了周南、明德……等等有五个私立中学。今年，国家的财政经济情况已经根本好转了，这三年中间，新的干部也涌现了，老干部都提高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今年，我们湖南就接办了不少的私立中学，数目比去年还多些，把它们完全改为公立。大家知道，我们国家明年要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了，我们中学要大量供给国家以建设人才，中等学校就是供给中等的建设人才和升大学的专门人才的预备军这样的地方。现在中学能供给的数目离需要还差得很远，所以，中学既然是这样的重要，而数量特别是学校的容量还不能满足需要，所以，中央就确定了发展中等学校的方针，发展普通中学的方针。在这个方针下面，湖南今年招收了将近五万中学学生。在这个方针下面，湖南今年大量地修整了旧的校舍，并且还盖了一些新的校舍。

有人问，能不能把所有的私立中学一口气都接过来呢？如果政府一下子全部把私立中学改为公立，那又多好呵！有人说，今年不全接也可以，但是，厅长同志，





你给我们保证明年就全接吧,我们情愿再等一年,好不好?大家知道,国家的经费要做很多的事情的,志愿军现在在朝鲜打仗要用钱,办大工厂要用钱,办水利要用钱,用钱的地方真是多得很。比方说,我们应不应该把支援朝鲜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经费加以减少,拿来接办私立中学呢?我们能不能这样说,少办一个炼钢厂吧,荆江分洪不要搞吧,洞庭湖也不要修吧,来给我们私立中学一下子都接光了吧,我们应不应该这样提问题呢?那显然是不应该的。所以,今年,我们一定只能一部分,不能够全部接办。既然私立学校不能够一下子全部接办过来,所以,那就一定还有一部分新同学,还有老同学,仍然是要在私立中学里读书。我希望这些同学一定要安心在学校里读书,新同学要安心,老同学也要安心,不要转学。你们要这样想:我现在上学的是私立中学,但是当我毕业的时候,也许就是一个公立中学了,这难道不是很好吗?所以,同学们!在私立中学里的同学们!你们一定要安心读书,学校虽然现在还是私立,还不是一下子能够改为公立,明年也不一定改为公立,因为那要看明年国家财政情况如何,支出的重点与次重点怎样安置来决定。但是,你们要知道,政府对于还存在的私立学校还是同样的重视,还是同样地关怀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不管是公立学校私立学校,他们学校里面的学生同样必须培养成为合格的国家建设人才,并不因为他的学校是私立,对他的要求就不同了。因此,私立中学的图书、仪器,今年同样应该增加一些。校舍坏了同样要修理,而且只要教师校舍条件够,私立学校同样应该扩大,应该发展。但是,如果以为学校一改了省立,改了公立,学校马上就会修大房子,买许许多多漂亮的東西,学校里的一切都神话似地立刻变好了——恐怕有人会有这样的想法,我说这样的想法是不实际的。学校多方面的设备,从前是有的没有有的很不够,现在,国家的财政经济情况比较好了,现在要解决的就是这个“不够”的问题,从“不够”争取到“够”。因此,学校今年的修建,是大修小建,就是多修理旧房子,少盖新房子。就是建筑也是因陋就简,要盖平房,一般的不要盖楼房,多用土墙、竹墙、木板墙,少用些砖墙。大礼堂一般地不建,除非真正必要的时候,而我们倒不如拿起食堂兼做大礼堂和雨操场。但是,窗子一定要开得大,厕所要够用,玻璃还是要装的,这样就既适用又省钱,而钱一省就能多修一些房子,多盖些新房。买图书,买仪器,也要买目前最迫切需要的。做课凳,要求做





得尽量适合青年体格发育这样的课凳。运动场要大,必要的运动器具一定要买,不能省钱。就是这样,我们实事求是地来解决问题。一方面要考虑到需要,另一方面也考虑到可能。要求过高,要求百废俱兴,要求富丽堂皇,这一类的思想,今天还是不合现实的,因此,也是不对的。

还有极少几个学校因为基础太差,或者有其他特殊原因,像清华中学那样,这一次是和另外学校合并了,合并成为一个大的中学了。又有的学校来了新的校长、教导主任,新的总务主任,政治教员和其他的教员,所以,在新旧同学间,在新旧教职员中之间,团结必须搞好,搞好团结,教学才能够进步。怎么样搞好团结呢?我看主要的要通过批斗一些不正确的思想来搞好。有人有这样的一种思想,觉得自己的学校好,自己的学习也好,就看不起别人,就骄傲。其实对于国家的要求来说,大家都还差得很。比方说,你的学校是不是已经合乎“中学规程”的要求了?全面发展的方针是不是已经完全实现了,你是不是已经成为德才兼备、体格健全的人了?恐怕都还差得很远。现在,就算你的学校有成绩,那也应该帮助别人才对呵!同学们!国家建设是一个巨大的“集体创作”,光靠几个人好,光靠几个学校好,合乎要求,建设还是搞不成器的,必须大家都来尽心学习,都来帮助别人,都能够合乎要求,合乎国家的需要,合乎人民的需要,这样才能把国家的建设搞得更好。所以,骄傲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是不应该的。另一方面,自卑的心理也是没有根据的,即使你的学校过去办得不好,你的学习过去也搞得不好,自卑又有什么用处呢?有什么帮助呢?现在,要下决心搞好,加倍努力,赶上去这样才对。况且现在把学校搞好,把学习搞好,其条件比从前不是都好得多了吗?只要你下决心,那是完全可能搞好的。所以,只有改变这些不正确的思想,加强虚心学习、互相帮助的思想,才能够搞好团结;也只有团结搞好的基础上,思想一致的基础上,才能够搞好学习,搞好学校。

第三、来谈一谈缴费的问题。

今年中学的新生助学金,中央政务院规定:按总人数计算,初中占20%,高中占30%。可是,有的同学觉得这个百分比少了一些。同学们!必须了解,按照现在国家的财政情况,增加助学金是不可能的。刚才我讲过,荆江分洪是不是能够不搞,来增加助学金呢?新的工厂是不是能够不建,来增加助学金呢?在现在,





按照国家的财力,只能有这样的助学金。所以,同学们要了解这个情况,要体谅,要懂得政府在今天这样的情况下面,它已经尽了它的力量,如果要求再高,那是困难的,是办不到的。我知道有个别同学是这样子想,他想今天政府能够把他入学的全部费用都担负了去,吃饭、睡觉、以及买书等等的费用。甚至于个别同学还要求解决穿衣的问题。同学们!这样的想法是不是对的呢?要知道,现在政府所努力的是这样一个目标,就是从小学五年一贯制努力,争取小学成为国民的义务教育,就是说,使全国的学龄儿童都能够上学。这是我们现在要努力达到的一个目标。在这样的情况下面,要想每一个人都能够上中学,每一个同学的全部费用都由政府包了去,显然做不到。必须了解,今天是新民主主义社会,是容许私有财产存在的社会,每一个人上学(除掉少数特殊的学校),自己还必须出一定的费用。今天无论是谁,坐火车,或看电影都要付出一定的费用,这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所规定的。另一方面,现在,一般的工厂里面的工餐是有一定的增加了,农村里面农民都翻身了,生产有提高,所以,现在多少缴一点费用,特别是里面占很大一个比例的是缴你们自己用的那些费用,例如膳费、杂费等,这类钱就是不来上学,家里也是省不了多少的。所以,同学们,在这个问题上大家要多想一想;要这样来想,就是说,我们家里多养鸡,多喂一口猪,搞些副业生产,我们读书的费用就解决了。这样我们的政府就会节省下很大一笔钱,来办很多的工厂,来解决很多人的吃饭问题,并且,把国家工业化提早实现,实现了国家工业化,我们读书问题就好解决了。只有这样想,才能够正确地解决自己的思想问题。

有的同学这样来要求:对于他们——一部分同学,是不是可以特别照顾点呢?这种想法,也是不对头的。因为今天的政府是人民的,是大公无私的,它能够照顾你,也就应该照顾他。政府对每一个青年学生都是一视同仁的,对每一个青年学生都是爱护关怀的,当它有了条件时,对同学们的困难,毋需等待你的请求,它会主动地来解决,过去的事实不是已经证明了吗?它所以这样作,就是因为它是人民自己的政府,它是时刻关心群众的生活和学习的。

同学们!现在学校早已开学了,学校现在的条件比从前好得多了,将来还会一年比一年好,所以,我们完全应该具有革命的乐观主义的观点相信将来,相信这些





困难不过是暂时的,而很安心来进行学习,搞好学习,来努力把自己对于这些问题的看法搞正确,安心乐意来从事学习。这样,把自己的学习搞好,求得符合国家和人民的要求。把师生的关系搞好,来使得老师得到更大的鼓舞。把学校办好,像“中学规程”所要求的那样。

(原载《湖南教师》1952年11月号)





《永远的一面》阿累文集

致辞

中学教师思想改造总结

——一九五三年三月二十六日代闭会辞

朱 凡

省教育厅按：朱凡厅长三月二十六日所作的全省二次中学教师思想改造的总结发刊于此。望各中学组织一次学习。其中有关今后巩固思想改造成果的工作，应结合各校具体情况认真讨论，作出具体实行计划，报告各专(市)文教科(局)。

同志们：

我们这一次思想改造运动，一共进行了三十三天。在这短短的三十三天中，我们大家都有丰富的收获，不论是学员同志或者是干部同志们都是如此。虽然这些收获每一个人并不相等，有的大一些，有的稍小一些；收获内容也不尽相同，学员主要在思想方面，干部主要在政策方面。也有的收获很大，收获很大的人也并不少。总说一句，大家都有收获，而且不算小。我想把我们这个运动总结一下，分作四条来讲。

(一)知识分子需要改造，也能够改造得好

思想改造的重要性

运动证明：旧知识分子，出身于旧社会的教师们，都需要改造。在运动中也可以看出：我们这些旧社会出身的知识分子，不仅需要改造，也是能够改造的，能够改造得好的。

为什么我们这些旧社会出身的知识分子需要改造呢？这就是因为我们很多人出身于剥削阶级，来自旧社会旧中国，因而我们身上就不可避免地带有旧的思想，不仅有非工人阶级的思想，剥削阶级思想，而且还有三敌思想——封建思想，买办





思想和法西斯思想。

正因为我们出身旧社会,出身非工人阶级,在不同程度上都不免被旧社会或那个“非工人阶级”所感染,甚至被三敌思想所俘虏。长期沉浸其中,不能解脱。这种三敌思想如不加以肃清,资产阶级思想如不加以彻底批判,从而划清敌我思想界限、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思想界限,我们就不能在国家建设的工作中,在人民教师的岗位上,按照中央要求的那个样子,切实地作好工作,来回答党、政府、人民对于我们殷切的期望。

为了搞好国家经济,同样为了搞好国家文化建设,使我们的中等教育真正做到为国家建设服务,我们必须争取在中等学校中树立工人阶级的思想领导,因而我们自己首先要加强修养和锻炼,成为工人阶级思想即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所武装起来的人。如果不是这样,不经过思想改造运动,来把非工人阶级的思想,特别是三敌思想分别加以彻底的批判与肃清,我们就会在课堂上、讲台上,把敌友我各种不同的思想混杂起来,传给青年一代——我们祖国明天的建设者和保护者。这样,在你们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青年,他们在思想上就会很混杂,有科学的思想,也有非科学的以至反科学的思想,就不能成为合乎需要的建设人才。这就是说:旧知识分子如果不经过改造,他的工作他的言论行动就会被不正确的思想所指导,就会在工作中犯错误,就会用不正确的思想以至反动思想来教育学生,不论其主观愿望如何,结果总是不能很好的为人民服务。有许多人在主观上,倒不一定想为封建地主阶级、买办阶级和蒋介石匪帮服务,可是,假使思想上还存在这些敌人思想——对某些人来说,还的确存在不少——那就不免要散布这种反动的思想,在客观上还是为敌人服务。

因此,为了使用期我们能够学校工作岗位上很好的为人民服务,必须进行思想改造。从国家和人民对于我们的改造的期望来看,是用不着丝毫怀疑的。

现在,我们不仅是懂得了旧知识分子如不改造,工作就搞不好;而且在事实上,同志们在这一思想改造运动中获得了成绩,思想、觉悟获得了提高——程度虽不一样,但无例外的是提高了。大家觉悟提高了,自我改造进行得很认真,到今天结束的时候,同志们包袱放了下来,精神很爽快,到处想找人谈改造以后的感想,谈的时候,理直气壮,眉飞色舞,浑身有一股子劲,再不像从前那样缩头缩脑了。这证明我





们是能够改造的,是可以不辜负党和人民对于我们的期望的;经过改造以后,我们一定会把工作的质量大大的加以提高。

运动证明:我们有很多同志都存在着三敌思想,但是,他们自己并不觉得有。运动刚开始的时候,不少同志都这样说:“我有什么可以改造呢?我的思想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有什么违反的地方呢?”他们不知道因而也不承认自己有三敌思想。等到把自己投入了思想改造运动,掌握了阶级分析的武器,和敌人思想划界限,因而就暴露了而且认识了敌人思想以后,这才大吃一惊:“原来我也有,而且这么多!”

正是因为有敌人思想存在,这就拖住了腿,使他不能前进。他看到大家都在进步,自己却有力不从心、望尘莫及之感。国家愈向前进。他和党、政府、人民之间的距离愈远。他老是停在那里,人家不等待他。这样,在工作中,在许多场合中,他的思想往往表现为与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相对立——三敌思想与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原就是完全对立的。在很多具体问题上,他总不赞成领导上的意见,他总另有自己的想法,怀着对抗的情绪对待党,对待人民和同志。因此,很自然地,他就不能进步。

正因为三敌思想与工人阶级思想处于对立的地位,水火不兼容,就使得他们常常反对各种大运动和社会改革运动,如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以及“三反”“五反”等。在社会上如此,在学校里也是如此。比如:现在中学里采用新教材,他不是赞同,不是虚心的学习和试图掌握这一新教材,从这里取得积极的思想因素来推动自己的前进,而是采取反对的态度,拒绝采用。

同志们!不进步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而是很痛苦的。不进步的原因不在别地方,主要是你脑子里存在三敌思想,和工人阶级的思想对抗。这说明:许多错误思想,首先是三敌思想,必须加以肃清和彻底批判;否则不管你的主观愿望如何,总难进步,总难为人民很好的服务。

三年来,我们的祖国在毛主席和党的领导下飞快前进。今年,规模巨大的国家建设开始了,五年计划开始了,我们要用更快的速度前进了。我们必须把包袱放下来,才能用与之相当的速度向前进步,否则,就会被远远地抛在后面。事实也正是这样,原来有思想包袱的,或者有历史包袱的,他们说:“国家有前途,可是我没有前





途。”这就是反映着他们是存在着这种预感的。其所以如此，就是因为三敌思想的存在，使他们纵使也有进步的愿望，但总是力不从心，终于进步不来。

解放以来，我们感谢毛主席，感谢党和政府，在一联串的社会改革运动中，把我们三敌思想的物质基础打垮了。在抗美援朝运动中，把买办思想的物质基础打垮了，帝国主义分子被驱逐了，租界没有了，治外法权没有了，帝国主义在中国享有的一切特权扫数摧毁，半殖民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特别是在朝鲜战场上，号称“强大”的帝国主义部队——美国的侵略军，屡次吃败仗。他原想走日本帝国主义的老路，曾一度进军到鸭绿江边，但是由于中国人民志愿军英勇出击，被赶回去了，赶回了三八线，并且在这里，中朝部队的阵地巩固下来了。这就使一切崇美、亲美、恐美思想站不住脚，事实证明我们打得赢他，还“恐”什么“美”呢，这就造成了便于我们今天来肃清买办思想的有利条件。

同样的，在土地改革运动中，我们感谢毛主席，感谢党；同时，也应该感谢农民，把一部分身兼地主的人们的土地分配了，他们现在已经只好唯一的依靠工资——劳动的报酬过活，过着工人阶级的生活。经过此次学习，很多同志也确乎对毛主席对党对政府涌现出了这种感激的心情，使自己放下了包袱。我不知道，同志们中间有没有挨过农民斗争的，挨过斗，这就打得更痛一些，总之，这些对我们肃清封建思想的斗争来说，都是有利的条件。因为在现在，既然我已不是土地出租者，地主阶级的存亡利害已经不能在思想上支配我了。

当然，还要感谢毛主席，感谢党，通过反动党团登记、剿匪和镇压反革命运动，国民党反动派的组织基础已经摧垮，这对于很多同志在肃清法西斯思想方面，造成了方便的条件。

这一次，同志在党的领导下，在大家相互助下，在这样有利条件下，自觉的把三敌思想充分揭露、批判、打击，因此进步很快，成绩很大。

但是不是就可以说：三敌思想已经肃清得一点不剩了呢？同志们，我们还不能这样说，还不能把这一次的收获这样来估计，认为三敌思想在这次运动中已经肃清得干干净净，一点也不剩了，我们倒宁愿自己保持警惕，老老实实地承认：敌人的思想残余有可能还在我们的思想中存在。因此，在我们的运动结束以后，同学们回到学校里去还要不断的加以警惕，如果它再冒出来，就继续对这些敌人的思想无情的





加以揭发、克服。这是不能丝毫忽视和懈怠的。

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抓住了五个关键

我们这次在肃清三敌思想的斗争中,其所以能取得这样的胜利,是因为我们抓住了五个重要的关键,这也是我们的基本经验之一,哪五个关键呢?

大家可以回忆一下:运动一开始,我们就学习了形势,认清了前途。同志们通过这一个阶段的学习,大家都了解了:国际形势对我们有利。国内在几个社会改革运动与经济恢复之后,国家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今天已经开始。正如毛主席过去所号召的各个社会改革运动都获得成功一样,国家建设事业一定也会得到成功。于是,大家在这一信心百倍地瞻望世界和祖国的光辉灿烂的前途的同时,把个人的前途和国家前途联系起来,国家有前途,个人也一定有前途。于是认识到个人的前途与国家的前途是不能分开的——与过去许多胡涂的看法在相同了。如果国家没有前途,自己哪里还有呢?那是不可想象的。

正因为我们这样把国家的前途与个人的前途统一了起来,大家就开始站上了一个立场,不管你意识到还是没有意识到——那就是人民的立场。从这种立场上来看问题就能够开始符合而不是违反国家和人民的要求。虽然,这还只是初步的明确,也还谈不上巩固;但毕竟开始有了一个正确立场。这一立场就表现为看问题时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一致。通过认清世界和祖国的光明前途,来认识自己的有前途。认识国家和个人前途的一致性,从而激发自我思想改造的愿望这是思想改造运动的第一个环节。

我们看到自己前途的光明,也就激发了改造的愿望。在这一个基础上大家就把自己的三敌思想充分地暴露出来了。既然要把三敌思想加以肃清,那么,哪些是三敌思想呢?而且它们究竟有多少呢?正如有钱人的钱袋一样,里面究竟有多少钱,必须倒出来数一数,才得清楚。应该说:在这大运动中,同志们对于三敌思想的暴露,一般是很勇敢的。很多同志把过去和知心朋友、和爱人也没有谈过的东西都谈出来了。这说明:他们是相信党、相信人民的。没有这种勇敢的暴露,就不可能发现思想敌人的所在,那又怎么能够消灭它呢?好像打仗,根本不知道敌人在什么地方,任何高明的军事家也是无法制胜的。





充分暴露三敌思想,找出它的各种具体表现——这是第二个环节。

于是问题暴露出来了,裤子脱下来了,尾巴暴露出来了,面上红一阵,白一阵,黑一阵,暴露是暴露出来了,敌人在哪里是知道了,但是怎么办呢?思想——它存在我们头脑里;存在头脑里的思想敌人,是不能用大炮机关枪来攻打的,唯一的只有进行批判。又,为什么它是思想的敌人?这就需要从过去的工作中间去看它给予的影响,找出它对于工作的具体危害,估计它对人民教育事业的损害程度,从而引起和激发它的憎恨,这就需要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展开小组争论,开始形成热烈的批评的空气。

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确蓬蓬勃勃开展起来了,但是,大家扣帽子,帽子下面中空无物,有的连帽子也不合脑袋的尺寸,这就是说,我们在批评运动中暴露一个缺陷,就是缺乏一宗克敌制胜的武器,那就是阶级分析的方法。

通过学习文件,听报告,大家了解了三敌在生产关系中各自的地位,三敌思想就是他们剥削压迫人民的物质利益的表现,从而初步掌握了阶级分析的方法。发现了一种思想,究竟属于哪一个阶级呢?它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还是买办资产阶级的思想呢?它是一种法西斯思想,还是其它的思想呢?现在获得了这一个阶级分析的武器,对待自己的思想也好,对待别人的思想也好,一般地都能比较正确的进行分析了,这样,大家的分析能力也就提高了,很多的同志和从前比起来,好像两个人一样了。

掌握阶级分析的方法,正确地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是第四个环节。

大家经过分析批评,划清了敌我界线,沉重地打击了三敌思想。思想提高了,觉悟提高了,于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交代历史,交代过去的比较重大的政治情节,又从组织上和三敌划清了界限,把过去那些肮脏的罪恶的东西,都交出来了。把自己与敌人的最后的组织上的联系割断了,这就使得思想上的收获得到巩固,使得通到三敌方面所有的道路断绝,决然投入了人民的怀抱。——这是第五个环节。

同志们,这就是我们在思想改选运动中的五个环节。应该附带说明:我们在这里使用过的对付三敌思想的武器,对待三敌思想的一套办法,用来对待资产阶级的思想也同样有效。





几种不同类型的教师及其主要据点

同志们,在我们的运动中间,也可以说在每一个学校中间,有不同的几种人,具有不同的几种思想。

在部分学校里,存在着不团结的现象,有的还存在着宗派现象。这说明:在他们之间,还缺少一个共同的思想,你有你的思想,我有我的思想,归根到底,大家还没有一个共同的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就是工人阶级思想的集中表现。此外各种各样的思想,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从个人出发来对待问题,而不是从党和人民的利益来看待问题,处理问题。只有经过思想改造,而且在这次改造之后,继续努力,取得一个共同的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使这一思想成为大家公认评判是非的最高的和唯一的标准,这样,大家才能变成一种人,而不是几种人。

在运动中发现,我们的几类同志,各有其特点,各有其主要缺点:

第一种人是各学校的党员团员干部,以及一部分行政干部,他们的最大缺点,也就是他们最大危险,就在于脱离群众。

党和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必须密切联系群众,一时一刻也不能脱离群众。否则,我们就会一事无成。他们偏偏忘记了这几句最重要的话,正因为如此,他们在学校里、在群众中就陷于孤立,工作成绩就不大;就不能在学校中很好地推行中央的政策。他们应该起的这种作用就大大地削弱了,以致于丧失了。——这就是没有密切联系群众,而在不同的程度上脱离了群众。

他们对于广大的背有历史包袱、或三敌思想包袱因而进步很慢或者还没有进步要求的同志,不是团结、教育、帮助他们,而是看不起他们。认为他们落后,不如自己进步。既然你看不起别人,人家也就很自然地和你疏远。

有这类思想的同志也承认老师需要改造,但认为他们中间有不小一部分人则不可能改造。似乎认为那些人的不进步是天生的,是永远不能改变成为很好的爱国者和教育工作者的。骨子里,这类同志确乎有这个思想存在。

既然存在这样一种思想,就不肯去团结他们,帮助他们,而是看不起他们,和他们疏远。这样,这些同志在学校中就比较孤立起来了。——这是我们这些党团员干部及一部分行政干部一个很严重的缺点。





因此,这些同志必须很好地吸取这次运动中一条很好的推动后进分子进步的经验,这条经验是大家亲身体会了的,就是诚恳帮助人(决不能讥笑),正面讲清道理(决不能旁敲侧击,讽刺嘲笑),适当的提出批评(决不能一味迁就不敢批评)。这样一来,他们不但不以为你得罪了他;相反的,觉得你是无私地在帮助他进步,反倒和你更亲近。既然你能够在原则上团结了他们,你就能够在工作中带动他们,把党和政府所交给你的工作做好了。

我们的党团员干部及一部分行政干部同志,回去以后,必须按照这一条经验来实实在在的改善自己与群众的关系;这样才能很好地完成党和政府所交给的任务。

第二种人,是处于中间状态的,是自认为无所谓的。

第一种人,在运动中一部分起了变化,不再处于中间状态了,不再无所谓了,而是变成站在人民的一边,革命的一边,有所为了。但也还有一部分同志,(其中不少人是从落后状态改变来的)仍然处于中间状态,为了把他们和别的人区别开来,我们就用中间分子来称呼他们吧。

他们最大的危险是什么呢?就暴露出来的问题来看,他们主要的缺点和最大的缺点就是不问政治,固步自封,不肯或不容易接受新的进步的东西,认为自己不需要改造。是这种思想在指导着支配着他们的行动。

思想改造是自我思想改造,而你又自认为不需要改,别人能有什么办法呢?即使为了讲课需要,你有时也希望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但总是不能得到,因此,你就不能讲解得很好,就不能满足学生的要求,就会在教学中发生错误,学生就要提意见。

这些同志回去以后,要不断的经常的学习理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毛泽东思想,学习新的科学知识,使原来局限在一个小天地中的思想圈子,开阔起来,这样就能学习苏联的先进的教学法,就能把这些东西融化为自己的东西,就能使自己脱离中间状态,站到前列的地位。

第三种人,是进步迟缓的人,就是我们平常所称为后进分子的人。我们的运动证明:他们的最大的致命的缺点,不仅是有三敌思想,而且有较重的历史包袱。这些思想包袱和历史包袱如果放不下来,那就一步也不能前进。把这些包袱背在身上的时候,精神负担就很沉重,他反不能相信党和政府的政策,因此也就无法接受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为思想。因为三敌思想和工人阶级思想是完全对立的。现在这些同志中间,有不少的人已经完全把包袱放了下来,自己也感觉轻松愉快,我们为他们的进步而感到高兴,为国家建设的前途高兴。

能不能说所有的同志都把包袱放了下来,一点也没有保留呢?如果这样断定,那就不免武断了。有的同志,也许还只放下一部分,有几个人则仍然背在自己的背上。

今天,我们学习已经结束了。在这最后的时间,你如愿意还可以补行交代。如果竟然背了回去,也应当利用适当的时机把它补行交代,宜早不宜迟。到处都有党,到处都有政府,到处都欢迎你交代。同志们!你们一定要把它交代清楚,否则见到人就挺不起胸脯,就不能愉快地前进。国家、人民还得等待你的觉悟,忍受着工作的损失。你们如果懂得这一点,就不应该再拖。回去就交代,也不算迟,思想改造原是长期的,现在还没有觉悟,但不久就觉悟过来了,也就是不坏的。

第四种人,就是一般的职员同志。职员同志,本来不应归为一类,实际上,他们是有好几类的,但他们有其共同特点,为了说话方便,就这样吧。

职员同志们的最大的弱点就是自卑。经过学习,现在,很多同志都抛弃了这种自卑的思想,把胸脯挺起来了,他们认识了学校中的教员和职员,只是一种革命的分工,而不是什么等级的不同。任何学校,如果没有职员,教学也就进行不下去。他们,同样是国家所必需的人!

自卑使他们长期背着一个落后的包袱,国家主人翁的感觉无从生长,积极性也就不能发挥。他们认为:自己不是在替人民做事而只是在替某几个“上司”做事。他们在思想上还残存着封建的等级观念,认为居于人下,缺少一种国家主人翁的思想。

回去以后,对于革命分工这一个观念,还要继续地使它更加明确起来。事实是这样:共产党员中也有很多在做职员、炊事员和工友,这就说明,职员并不是一种不光荣的称号,而仅仅是革命分工的一种,这种分工是不可以缺少的,他们应该感到光荣,认为完全值得把自己的生命和时间交给这种工作。

这就是学校里四种人及其主要缺点所在。明确这一问题,对我们是有很大好处的。





当然,我们希望已经放下了包袱,心情很愉快的同志,还得随时提高警惕。不然,这个包袱放下来了,另一个包袱又背上了。

这句话怎么讲呢?

很多同志这样说:“我已经放下了包袱,认清了努力的方向,以后我一定要好点搞,在工作上作出成绩来。”

这好不好呢?好!但是过去党团员干部及一般工作积极的同志,他们是怎样脱离群众的呢?就是因为他们背上了进步的包袱,自认为进步,骄傲起来,看不起人,不虚心向人家学习。

进步怎么可以骄傲呢?事实证明:骄傲的人不能进步,只有虚心的人才能进步。党不是一再地教导我们:要虚心向群众学习吗?

进步,他就有一种不可推诿的责任:帮助落后者进步。党之所以成为必要,正是因为群众还落后于党的水平,群众需要党员、团员、干部及积极分子来领导他们,教育他们,影响他们,从而逐步提高他们。如果进步分子推卸这种责任,那么他就不能成其为进步分子。

附带说一句:在运动中大家掌握了阶级分析的武器,对三敌思想进行了有力的锤击,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我们决不能生搬硬套来对待学生的思想问题;“这是三敌思想,那是三敌思想!”对学生,我们应该进行系统的教育。青少年学生的思想,还没有成为体系,即使有一些不正确的思想,只要经过长期的、系统的爱国主义的教育和科学的教育,就会自然地建立起科学的人生观。因此,我们对他们,主要的是进行正面的教育,其基本的形式是课堂教学。我们决不能把思想改造运动中对待成年人的这一套硬搬到青少年学生身上去。

回去以后,应向各校师生讲清:斗争会,在学校里禁止开,在任何借口下都不许可。这是对待敌人的斗争方式,怎么能用来对待自己人,对待人民教师和用来摧残青年的身心?

以上是我要谈的第一条。概括起来只两句话:旧知识分子需进行思想改造,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都可能改造,可能改造得好。

(二)坚持进行正面的、积极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

进行思想改造,首先需要学习。学习什么呢?学习爱国主义思想。爱国主义





思想学习,又必须正面的、从积极方面来进行。运动证明这是最有成效的办法。

我们都了解:任何一个群众运动——我们的思想改造运动,也形成了一个群众性的运动中间,不可能自发地产生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就是说,必须由党来进行领导进行教育,才能胜利。要多从正面讲明道理,正如我们老师教学生一样,要用“诲人不倦”的精神多讲多说。必须多从正面多从积极方面进行教育;同时,又必须恰当地结合批评。

为什么必须这样做?因为老师们虽然愿意并且也懂得了一点理论,但苦于懂的少,懂的表面。因此,正面讲授,收获就大。

用什么东西来进行教育呢?

运动证明:不是别的,乃是爱国主义的思想教育。我们的运动,自始至终贯彻爱国主义的思想教育。大家认清了自己的光明前途,是进行爱国主义思想学习的结果;大家充分暴露三敌思想,是进行爱国主义思想学习的结果;大家批评了自己的错误的和反动的思想,是进行爱国主义思想学习的结果;大家批判了自己的错误的和反动的思想,交出了肮脏的与罪恶的历史问题,也是进行爱国主义思想学习的结果。

在学习文件和报告中间,特别是学习方志敏同志的《可爱的中国》的时候,很多同志流泪了,不少同志至于痛哭失声。同志,我们这些二十岁到五十岁的人,是不肯随便流眼泪的,这一次为什么竟然如此呢?大家受到了深刻的爱国主义的思想教育,被方志敏同志对自己祖国的一片忠诚所感动了。

同志们由不理解到理解与由不相信或不大相信到相信党的政策的正确,也是进行爱国主义思想学习的结果。比如:“启发自觉不追不逼”这一条,起初,很多同志不相信,但经过学习,大家都认识了:思想改造必须是在自觉基础上进行,才有益处。因此同时大家深刻的体会了:国家对于我们的迫切期待,需要我们很好地来担负起自己的工作,内心受到了深刻的感动,因而引起了“舍我其谁”的英雄气概,这就是启发了爱国主义自觉的重要标志。

运动证明:爱国主义思想是最能够被广大的群众所深刻领悟和感受的教育内容。在肃清三敌思想的战斗中,它曾经确实发挥了极大的威力,一切错误的与反动的思想,在它的照临之下没有能够抵挡得住的。这种爱国主义思想,就是马克思列





宁主义的一个组织部分。它不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所区别；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我们爱国爱的是新中国，如果不是这样，它也能发挥如此强大的威力。毛主席就是我们的最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为了自己祖国的兴旺和人民幸福，领导中国人民奋斗多年，经过了说来难以相信的艰难险阻，结果中国人民获得了光辉的胜利。毛主席现在又领导我们进行大规模的国家建设了。他是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

进行爱国主义思想学习的结果，同志认清了自己的前途与祖国前途的一致，明确了自己的立场——人民立场，奋发了作好本位工作的无比热情。在进行爱国主义学习的时候，更明确了：今后必须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因为爱国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只有更进一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才能成为一个更好的爱国主义者，才能在国家建设事业中作出更好的贡献。

谁来建设我们的国家呢？广大的劳动人民——我们人民教师也是其中一个部分。我们现在有了爱国主义的思想武器，立场就更明确。就是说，当你看问题、作工作、处理事情的时候，就有了一个正确的判明是非的标准，就能用国家的利益来作为判别是非的准则。回去以后，还必须通过工作、通过实践继续长期努力，进一步把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完全建立起来，巩固起来，把自己的一生完全贡献于人民事业。

怎样建立和巩固这一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呢？

在自己的岗位上，奋不顾身的忘我的工作，今年如此，明年也如此，这之间，体会就更多，方向就更明确更坚定，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就会逐渐地以至完全地树立起来。一次、再一次、无数次的经受革命工作——特别是工作上的巨大困难所“考试”，能够及格，这之间建立起来的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就会逐渐臻于巩固，在任何情况下，也能做到不违背人民的利益。

我们的爱国主义学习是从两方面来进行的：一方面是从理论方面来学，一方面是从事实方面来学。在运动中我们是从一些什么事实来学习的呢？

很多人原来不愿意暴露自己的问题，后来暴露自己的问题了；很多人原来不肯也不善于正确批判自己的思想的，后来不仅批判而且正确分析了；很多人原来都是





单干,后来相互帮助了,感动了,流泪了……。这都是事实,正是这些生动的事实有效地教育了我们,因为它们正是爱国主义思想的表现。

在这里我们希望同志们,今后在自己的教学中,不但从理论上去教育学生,只要有可能,还要用事实来教育学生。这样,同学们从具体的事实中,就会更多的更深刻的理解问题。

运动证明:从方法上说,改造思想,不是把每一种非工人阶级思想都拿出排列起来,一样一样的去改造,而是必须对准其中最主要的思想加以打击,那就是三敌思想。打击了主要阻碍进步的东西,附带的也就容易解决其它的东西。比如名位思想,这次我们并没有提出它,但在批判三敌思想的同时,它也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同样,宗派思想,这次我们也并没有提出它,但在批判封建地主阶级思想的同时,它也受到了应有的打击。

同志们回去以后,在工作中也要运用这一经验。工作有中心、课文也有中心——这就是科学的基本原理或文学作品的主题。你要抓住这个中心,你要把课文里主要的东西让同学们理解,其它的东西,也就比较容易理解了。如果主要的东西不懂得,其它的东西就不容易或简直不能真正懂得。

运动证明:划清思想界线,是认清思想的阶级性的很好方法。通过划思想界线,许多糊涂思想都弄清楚了。通过思想的阶级分析,就能抓到思想的阶级本质。大家了解了、在阶级社会里,任何一种思想,都是阶级思想,都体现着一定阶级的物质利益。

因此,什么思想对哪一阶级有利,反映哪一阶级的要求,从这一点上来进行分析,来划界限,问题就会清楚了。

因此,这也就必然成为我们接受新的进步东西的重要方法;经过它我们就能够正确的判断是非。

在这一次运动中,我们知道:我们要获得一种新的革命的思想,必须通过学习,首先占有若干工人阶级思想,使它在我们思想中间初步占领阵地,并须逐步扩大这一阵地。这样,在我们的脑子里,不但有旧的思想;同时,也有了新思想,因而就有可能产生思想斗争,使正确的斗败不正确的。这种思想斗争,往往是很激烈的(因为旧思想要拚命反抗),运动中通常表现为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说梦话等。





经过自觉的努力,加上同志们的帮助,领导同志的帮助,新的工人阶级的思想阵地就逐步扩大,以至于战胜了旧思想,在某几个问题上变成了你思想里的主导的东西,以至于将来在一般问题上都变成了主导的东西。显然,我们对于新思想,进步的思想,不应该抗拒,而应该欢迎。它进来了,把旧的反动的思想斗垮了,它就会在你的脑子里生根,帮助你逐渐把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树立起来。

在这次运动中,我们究竟是怎样来实现思想领导的呢?当一件事情要求大家一起来做的时候,首先必须把思想打通,使大家自觉的一致行动起来。

这是因为,祖国利益与个人利益是一致的,这就是思想领导之所以成为可能的基础。思想领导是我们一切工作中重要环节,当你贯彻一项工作时,对同志、对同学,要多讲道理,多争论,这是最后取得思想一致(在正确的思想一边)的重要办法。

有很多同志在交代自己的历史的时候,内心经过(也不可能不经过)很苦痛的斗争。但是,经过这一个斗争,胜利了,就很愉快。运动一开始,我们说过:这次思想改造,应该是一次愉快的思想改造,现在证明:只要自觉,就很愉快。

同志们回去以后,希望能够继续的坚持学习。关于学习的规定,以后发通知,这次不详细说。我只想说明一点,就是在思想改造之后,学习对于同志们就成为最重要的东西了,思想改造的成绩能否巩固,能否继续提高;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能否树立起来,能否巩固起来;本位工作,尤其是教学工作能否继续不断地提高——都决定于学习。因此,学习要经常化,制度化,这也是一场严重的斗争。不能设想,不连续若干次的和自己各种不正确思想坚决作斗争,就能够把学习经常化,制度化,并逐渐使之成为习惯。至于如何安排学习才得当,同志们回去以后,望多提具体意见,写信来吧!

运动证明:交代历史,在思想改选运动中是必要的。在思想检查胜利的基础上,如不加上交代历史这一个阶段,三敌思想就不能肃清,只有在组织上也和敌人分了家,一切两段,在思想上才能稳定。

检查思想与交代历史,在做法上是不能“一锅煮”的,必须分别先后;但也不能没有联系。现在绝大多数的同志,都把自己历史上的重大的主要的情节交代出来了;只有很少的人,似乎多少还有些保留;另外也不能说绝没有没把主要问题交代出来的。这些同志回去以后,我们的门还是敞开的,趁早补行交代,还来得及,迟了





就将陷自己于被动。

学习中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檔[指党下达的文件,下同]没有学好学透。不学好檔,不在檔的正确指导下行动,就是盲目的行动,就要迷失方向。很多同志不懂得这一点,他们平时做工作很可能也就是这样做的,因而虽然我们一再强调学好,始终未引起足够的注意。我们被迫就不能不多作几个报告,以求弥补这个缺点。但这种弥补自然是有限有,它不能代替大家的阅读,代替大家领会檔的精神实质。这就迟滞了运动的进行,增加了不少原可避免的困难。这是这次运动中一大教训,望大家深切记取。

作为一个教师,对学生应该经常结合爱国主义思想进行教学的人,这次自己受到了爱国主义的教育,从而提高了自己的觉悟程度。这一切身经验,不能不深刻的教育了我们。回去以后,要更坚定的坚持向同学们进行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以便在教学上取得更大的效果。这一点,望大家很好地加以领会与发挥。

(三)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

这次运动证明: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打击三敌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的有效武器。不难看出: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可以为我们今后进一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廓清道路。在运动中,我们曾经有效的运用这一武器,打击了若干不符合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东西,亦即去除了我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若干障碍;这些障碍一天存在,真正去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几乎是不可能的。

运动证明: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们不断改正错误的有力武器。我们要使自己少犯错误,力求不犯大错误,今后就必须继续而且经常地使用这个武器。在批评中经常表明着两种不同思想的斗争,一种是正确的,符合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的;一种是错误的,亦既违反这种原则的,(两种都不正确的思想斗争就是无原则的斗争。)通常我们在工作中发生意见分歧,总是通过思想斗争,最后才达到原则上的一致。

正因为这样,今后我们碰到思想不一致,碰到原则上意见不一致时,我们就要使用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武器,经过争论即斗争来达到一致,决不可以放弃这个斗争,向错误的原则让步。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不断推动我们进步的有效武器,在人民内部,在教育工作者中间,它是唯一的可以用来进行斗争的武器。在人民内部的斗争性质,唯一的,就是思想斗争,除此而外,就再也没有别的了。

运动证明:凡为正确的批评,都不能不使用阶级分析的方法,都是以正确的进行阶级分析为基础的。这是因为我们的社会是一个有阶级的社会,不是这个阶级的思想就是那个阶级的思想,没有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的方法,就不可能进行正确的分析,不可能引导到正确的结论。

我们教育工作者中间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情况,原来是怎样的呢?原来大家都不习惯,有的同志说:“我一听到有人对我提意见,就满脸通红。”旧知识分子的那种自以为是和自命不凡,使他拒绝别人的善意的批评,现在这种情况已经有了显著的改变。其次,解放以后,在批评与自我批评问题上,还有过这样一种不大好的情形应当提出来,就是:每逢假期学习会,就“应景式”的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似乎有奉命进行、无可如何的神气,这种批评,有时也若有其事地进行得很激烈,但一回到学校去就仍然客客气气一团和气了。这就是说,三年多来我们的同志还未能将批评经常化、制度化和认真进行。去年暑假思想改造后本来强调要经常化的,但去年的思想改造中有一部分人在批评上表现过火,疾言厉色,拍桌打椅,把别人“批评”得头昏脑胀,结果还是不能解决问题,这样的批评谁愿意把它经常化呢?因此返校之后又烟消火灭了。今年大家在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时一般都能采取实事求是和与人为善的态度,诚恳的帮助同志的态度,事实证明,这种批评是好的,行得通的。不是吗?也许过我和你不一定相处得很好,但今天我是来帮助你,为了搞好国家建设、搞好工作,来向你进行批评。这种批评是好的,这是一般人可以接受的。因为它产生于爱国热情激发的基础上,而不是为了达到什么私人的目的。在使用批评这个武器的时候,我们不仅知道了什么是不对的,还知道了什么是对的,因而就获得了一种新的思想,获得进步。

运动同样证明:我们在接受批评时,不能要求别人提的意见“百分之百”的正确。当然,正确的、打中要害的批评无疑的是应该诚恳接受的;可是碰到不完全正确的批评——这是我们常常会碰到的,怎么办呢?有这样两种不同的对待方法:一种,看到人家的批评中间有不对头的地方,就强调这样一点的不对头,加以拒绝。





还有一种,虽然看到人家的批评中间有不对头的地方,但不去计较它,却更看重人家批评中间对头的地方。吸取这正确的一面,来营养自己。用不着说,后一种作法是正确的。因为,“完全正确”的批评,特别是来自下面的,这种批评并不是太多的。每一个人观察别人时都有其局限性,常常不能“完全正确”。如果除了“完全正确”的批评就一概加以拒绝,那么,能够被你接受的批评就未免太少,实质上你将变成一个拒绝批评的人了。

有这样一种情形,有些同志在听取别人批评意见的时候,往往计较别人批评时的态度。事实是这样,对我提出批评的有各种各样的人,因此也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态度,有很好的也有不大好的,这决定于他们不同的经历与不同的修养,原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有一种批评的意见很对,而批评者的态度不大好,你是否接受呢? 如果因为他态度不大好而你竟然因此连同他的正确意见一并拒绝了,这是否聪明呢? 显而易见,这样作是不聪明的。当然,如果我向别人进行批评,对自己要求尽可能严格些,不仅要求意见正确(这是主要的),也要求态度诚恳、冷静,使别人易于接受这也是完全合理的。经过这次批评与自我批评,大家的关系都比从前好了,团结了。和有些人所预料的恰好相反,经过批评,不但没有把关系弄坏,反而更好。为什么呢? 思想上一致了,批评得善意,大家都很感激,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同学们就要回去了,我有这样两点希望:

一、一团和气不是真的团结,思想不同而表面客气,心里有话而口里不说,这恰恰说明思想的不一致,这实际是不团结,所以一团和气并不等于团结,只有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使彼此思想在原则上一致了,这才是真正的团结。

二、回去以后,希望把批评与自我批评经常化。不要像演戏一样,出台时,红脸黑脸出场了,蹦蹦跳跳,刀枪棍棒,一阵交锋,一进后台,就洗去粉墨,各自走散。这样的“应景式”批评或“季节性”(寒假与暑假)批评是没有多大好处的。我们希望同志们回到学校里,能够定期举行“批评会”或“生活检讨会”,继续这次运动中的批评精神以至于将来养成习惯。因为是初定制度,时间间隔上以短些为好,时间请你们自己讨论决定,我觉得最好是每周举行一次。应该认识: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望全体同志特别是校长同志抓紧贯彻。





批评,对于一个要求进步的人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如果不把它制度化就没有保证。

我们不仅在思想上作风上需要批评,而且首先在保证教学质量的提高上——这是学校教研组非常突出的任务——尤其需要批评。这就是说把批评运用到教学中去,在目前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四)坚决执行党的政策

运动证明:贯彻党的政策与否是运动成败的关键。

这是因为:政策指示着工作的正确方向,具体表明着党的战略的或策略的原则;其中体现着中国革命丰富经验的综合。因此政策问题,是原则问题。正确的贯彻政策,工作就得到成功,否则就难免失败。毛主席说“共产党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和掌握政策两件大事。”(改造我们的学习)可见政策问题是党的领导问题,是任何工作上头等重要的,决定成败的大事情。

运动证明:贯彻党的政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要遇到来自各方面的阻力。因此,贯彻政策的过程,也是一个与来自各方面的阻力作斗争从而克服之的过程。政策须要坚持,如不坚持,是不能得到贯彻的。

例如:我们在这次运动中,为了执行党的争取、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政策,而贯彻的启发自觉不追不副的政策为例吧。一开始我们就碰到来自干部方面和群众方面对于这一政策的不相信,一部分群众,由于他们的立场还没有改变,他们来认识这一政策的视角和立脚点没有改变,以为:“你们说的是一套,实际作的又是一套。”他们不相信这一条政策。他们把去年夏天思想改造运动中某些干部在执行这一政策当中的简单粗暴的作法,误以为是预先布置好了的;或者虽然不相信预先有所布置,但是不相信干部真能够作到。某些干部也有误解,以为说是这么说吧,但是群众觉悟如此之低,你怎样去启发他呢?如果不带上一一点强迫劲儿,他怎么就肯讲出来呢?到了运动的中途他们看到的领导上的确是在认真贯彻这一政策的,而且在贯彻当中已经呈现出群众觉悟迅速提高的事实,但仍然以为:这条政策在检查思想当中固然行得通,在交代历史时想必就会改变吧?因此,我们就不得不从国家建设对于知识分子的迫切需要,对于人才的渴望来无可反驳地说明这条政策的正确性,用知识分子解放以来的变化事实和通过典型来





证明这条政策不但正确而且能够行得通。并且向大家号召进行一次愉快地(自觉地)思想改造。这样做了之后,大家才能把种种不正确的看法和误解,逐渐逐渐地转变过来,而终于达到表里一致,始终一贯地贯彻了这一条政策,也就使得运动获得了很大的成绩。

运动证明:党的政策,不能只交给少数人,“放在”他们的“荷包里”,必须交给群众,必须启发群众的自觉,通过爱国主义思想教育,让他自己领会这条政策对整个国家人民是有利的,同时对于他们自己也是有利的,尤其是让他们从事实上看到政策的效果。这样,群众才能懂得政策;政策一旦被群众掌握,成为群众自己的东西了以后,它就发出无比的威力,须克服着一切的阻力,使运动生气蓬勃地向前发展,不可遏止。这就成为贯彻政策的真正保证。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注意斯大林的一段话,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里教导我们说:“在自然科学中,发现和应用新的法则是或多或少顺利进行的;与此相反,在经济学领域中,发现和应用那些触犯社会衰朽力量的利益的新法则,却要遇到这些力量极强烈的反抗。因此,必须有能够克服这种反抗的力量,社会力量。在我国,找到了这种力量,其形成就是占社会绝大多数的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这种力量在其它国家、即资本主义国家中还没有找到。苏维埃政权之所以能够粉碎了旧的社会力量,而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这个经济法则之所以在我国获得了发生作用的充分广阔场所,其秘密就在于此。”斯大林在这里讲的是经济斗争方面的情况,这种斗争反映在思想体育场里就是思想斗争,思想上的阶级斗争。不用怀疑,这个特点,对于思想斗争是完全适用的,对于贯彻党的政策的斗争是完全适用的。

党的政策为什么能够贯彻呢?

因为它正确。什么地方体现出了它的正确性呢?它概括着当时绝大多数群众的基本要求。所以,体现着广大人民的当时最大利益的党的政策,进行必要的宣传解释之后,就必然会被群众接受、拥护并为之斗争,这样,政策就一定能够贯彻。

一般的说,我们对于党的政策的贯彻,是从这样两方面进行的:一方面是从上而下说明政策,从总学委会到一般干部共产党员,以及其他民主党派成员,说明政





策精神,讲清道理,使干部和积极分子成为政策的宣传者,成为使政策走到群众中去的“桥梁”,但这也不是容易作到的;所以另一方面是从下而上的把同志们中间对于政策的怀疑、误解和不解反映上来,再针对这些加以解释。这种反复,事实上是需要很多次的。有的同志觉悟高,一开始就接受了;有的同志开始有点怀疑,但他们还是执行了。他们认为:这是党的政策,是毛主席制定的,多少年来的革命史实,一贯证明着毛主席制定的政策都是正确的。所以虽然这些人起初也有点怀疑,但他们的质量很好,还是执行了。后来群众起来了,效果出现了,他们逐渐仅仅组织服从变为自觉的服从了。

同志们回去以后,要汲取这一条经验。

“学校是人民教育的一个单位,毫无疑问,在学校中必须贯彻党对学校教育的政策。不了解政策可以提出来问,但执行还是要坚决执行。不要用感情来代替它,把它搞的稀乱,使工作遭受损失。”

毫无疑问:对党的政策采取抵抗的态度,是不可容忍的错误。看到别人破坏党的政策不跟他作斗争,反而容忍他们,对他们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也是犯错误。所以我们在工作中力求不在政策上犯错误,这是最重要的一条。

同志们回去以后,要把学习政策研究政策当作自己经常学习中重要的一项。我提议同志们目前学习政策要注意学习下列五种:

一、毛主席和中央负责同志的报告和人民日报社论。求得对于党的各项政策有一般的了解。不了解党今天的总政策和各项政策,是不可能真正了解党的文教政策的。

二、《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中有关各章节。

三、共同纲领第五章,即自第四十一条到第四十九条。

四、中学规程。

五、中央文委和中央教育部负责同志的报告和论文。

我提议同志们着重学习“中学规程”,精读它,反复研究,并将它带到教学的实践中去体验,从而精通它。“中学规程”是针对我们普通中学的我们党和苏联党经验的最好的概括和具体化。

以上几条,是我们这次思想改造运动的主要经验的总结。而这些成绩和经验,





《永远的一面》阿累文集

总的说又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的。不能想象,不在党的领导下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和经验。事情再明白不过了:党领导了中国人民的革命,革命胜利了党现在领导中国人民从事国家建设,我们将一定取得国家建设事业上的巨大成就,这是不能有丝毫怀疑的。因此,同志们今后在学校工作上充分发挥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要使它得到应有的效果,就必须牢牢地记得和做到这一条:始终一贯地自觉地服从党的领导。

(原载《湖南教师》1953年5月号)





广播讲话

要牢固的掌握科学知识

朱 凡

编者按：本文是朱凡厅长在四月二日对全省中学生的广播讲话，其中所指出的问题，是我们中等学校中比较普遍地存在的问题，希望教师们把本文的精神，正确地贯彻到学生中去。

全湖南中等学校的同学们：

你们的学校开学了，这是一个学期的开始。你们这个学期开始的时候正当伟大的国家建设开始的第一年，我预祝你们在学习上获得更大的成绩。

上学期是解放以来学习成绩有显著进步的一个学期。个别学科不及格的人数减少了，留级的人数大大的减少了，课堂学习秩序比从前好，师生关系比过去好得多了。这种情况在全省来说，并不是个别的现象或者是部分的现象，而是全省普遍如此。其所以有这样显著的成绩，是老师们进行了思想改造的结果；是团省工委和教育厅及时的开了学校工作会议，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明确了学校今后工作必须集中精力搞好教学的结果；是各校教职员和你们在党和政府领导下正确努力的结果。

当我谈到上学期这些成就的时候，同时应该指出，我们也有缺点。依我看来，我们不但有缺点，而且有严重的缺点。究竟我们有些什么缺点呢？什么缺点又是最严重的呢？照我看，最严重的缺点就是：当你们掌握科学知识的时候，掌握是掌握了，但是掌握得不牢固。这就是我们最大多数的学校和最大多数的同学的毛病。正是因为多数学校多数同学都犯了这种毛病，它又必然要在将来给我们带来不良的后果，所以它是严重的。

当然，这并不是说，除了这个毛病以外我们就没有毛病了，不是的，应该承认还





有毛病。有不少的同学有一些学科学得不错,但是仍然有一科到两科不及格。就拿省立第十师范来说吧,十师全校一共有四百五十六个同学,一科以上不及格的有二百八十二人之多,占全校同学百分之五十八。这种情况虽然不是普遍的,但是是很严重的。同学们中间还有个别的人文化水平原就很低,大概又不用功吧,例如衡阳市有一个中学的同学,上学期末时,六门功课的分数加起来,一共才有八十六分。一部分学校,课堂学习秩序还不够好,师生关系也需要进一步改进。在体育活动当中,还有一些同学受伤。大家都记得,上学期新同学都是经过体格检查才进来的,但在学期终了再检查时,有肺结核的同学,还有个别学校多到百分之六。这自然是死用功、连续开夜车、伙食又吃得不好的结果。但是相反的现象也有,有个别的同学,唯恐用功过渡,伤害了身体,就在学习上采取一种得过且过的态度,说什么“平生无大志,但求六十分”。凡是这一类现象都是不好的。对于有这些现象的具体学校具体同学来说,这就是最严重的毛病,他们应该首先改正这些毛病。

但是,对全省大多数学校大多数同学来说,主要的毛病还是在于掌握科学知识掌握得不牢固。

科学知识掌握得不牢固,在这一方面有些什么样的情形呢?

一种情形就是:在课堂听讲时注意力不集中,老师把准备好的课程在课堂讲授的时候,这一段听到了,那一段没有听到;听到了前一段,没有听到后一段,一个课程原是一个整体,这些同学既然只听到一些断片,他所得到的知识就不完整。这种现象就是同学们自己常说的“思想开小差”。听讲当中“思想开小差”就决定他所获得的知识是零碎的,不是完整的,将来到要用的时候就“抓瞎”了。有的同学自己也晓得有这种毛病,在开始上课的时候,自己下警惕:这一堂课无论如何思想不要开小差!无论如何要用心听到底!但是听了五分钟或十分钟的时候,就不知不觉地想到别的事上去了。有人想到学费还没有缴全;有人想到刚刚和某一个同学扯皮打架;小同学有的就想到妈妈,还有的想到在吃饭的时候怎样抢菜。用不着说,这些同学在听讲时表现了意志不坚强,还没有学会怎样集中自己的注意力来听讲。对于这些同学,我想应该做到四件事:

第一、要把自己学习的目的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下面还要详细说。

第二、就是按照每天的日程表办事。打球的时候就放肆打球,睡觉的时候就只





管睡觉。这样,听讲的时候也就能够集中注意力听讲了。绝不可在打球的时候想到化学,睡觉的时候想到代数,听讲的时候又想到抢菜。这就不但听课听不好,打球打不赢,连睡觉也睡不着了。还有一种更加严重的情形,有些同学不了解,学习须要经常的、踏实地下功夫,他很急躁,恨不得一天就把一学期的课程学好,因而就把它当作一种突击的工作来办。大家都知道,我们的中学,初中读三年,高中又要读三年,一共是六年。六年是一个长时间,同学们进来的时候,脖子上还系着一条红领巾,毕业的时候,已经长成一个大大个子,有人已经是一个青年团员,还有人参加了党。中学为什么一定是六年,而不是四年、五年呢?这就说明:没有六年的时候,同学们是学不好这些课程的,这就是说,中学的学习是长时间的事,急躁没有用处,它决不是突击一下、两下就可以突击成功的。我看很多同学不懂得这一条道理。他们不是经常的、逐日的、踏实的来学习,每天保持一定的时间来钻研功课,作习题,而是往往聚成一小堆,然后来赶。他不知道我们的中学有明确的规定:初中同学每天上课连复习一共学习八小时,高中的九小时。规定学习时间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只要你很好的运用八小时到九小时的时间(要会用!),那你就一定能够牢固的掌握知识。学习的时间过久也不是好事,会伤害你正在发育的身体,会侵占你的文娱、运动和休息的时间,会使得你不能够进行全面发展的学习,最后也就不能够成为德才兼备、体格健全的国家建设人才。所以学习时间的规定,课外活动的规定都是经过全盘考虑的科学的規定。时间少了不行,多了也不见得好。必须要经常地按照这个时间来进行作息。好比吃饭,每顿吃三碗,每天吃三顿,这个习惯,我看是很科学的,行之有效,符合于身体的发育和健康的增长的。如果你们有人不同意这个办法,要按照你们自己的办法来一个“突击”,比方,你早饭、中饭都不吃,饿它一天,到了睡觉以前就一下子吃它一盆。这样一来,身体就要出毛病。

可是你们中间有很多人,现在正是用这种可笑的办法来对待学习。他们在学习上也饿一顿、饱一顿的,平常的时候马马虎虎,考试的时候就死啃死背,开夜车。结果力气也出了不少,但是获得的知识却掌握不住。例如:涟源一中有一个同学,平常不看报,到考试的时候,把旧报都拿过来死读死背,他很聪明,居然也给他考了九十多分。但是我要问:用这种方法来读报,除了得分数,能有多大好处呢?武汉水利工程学校沅陵分校第十九班有个同学,据我知道,他的算术还不算坏,但是从前学过的四则运





算却忘记了。湘潭中学有一个同学,上一学期化学课第一个月考得了一百分,第二个月月考又得了一百分,按道理讲,他的化学应该是好的了,不好怎么能连得两个一百分呢?可是第三次碰到了临时考试,事前老师没有通知,就是说他没有来得及突击,这一考可能把他考住了,结果谁也想不到:他得了个零分!不难看出,这位同学是很聪明的,有时也是肯用功的;但也不难看出,他的用功是不经常的。说来事实也正是这样,我们有很多同学,他们很聪明,很“善于”应付考试,他们是所谓考试的能手,考试题目不猜则已,一猜就有个八、九不离十,考是考得不错,毕业也毕业了,但是要谈到为国家建设服务,到工厂、矿山或者学校里面去做工作,那就对不起!他就不能成为一个好干部。同学们,你们知道,在学校里有考试,你们可知道,在工厂、矿山、学校里面做工作的时候,也有考试吗?那里的每一件工作,都是一种实际的考试,你想作实际工作,死记死背能把工作作好吗?光强记原理不会运用,能把工作作好吗?国家需要的是能干的工程师,能干的干部,可不要“教条工程师”;教条工程师有什么用处呢?难道我们现在不是已经很多了吗?

同学们!为了医治科学知识掌握得不牢固的毛病,我们应该作到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严格按照中学规程规定的时间进行学习。初中的同学每天连上课时间在内学习八小时左右,高中的学习九小时左右。额外的时间,就必须拿来地进行课外活动,从事文娱活动,包括体育活动在内。这就是说,听讲的时候要专心一志地听讲,玩的时候就专心一志的玩,吃饭睡觉的时候就一个劲儿的吃饭睡觉。这样就能够保证身体正常的发育和健康,(加上自觉地经常地锻炼和控制自己),听讲时聚精会神,注意力集中地听讲,因此所得的知识也就会是全面的、有系统的科学知识了。

第二件事,除了上课集中注意力用心听讲之外,一定要在课余自习的时候用心钻研课文。同学们!必须记得:许多课程光会背没有用处。你会背,那只是书上的东西,别人的东西,还不是你自己的东西;必须钻研,钻懂了,真正了解它的整个道理了,只有在这个时候,知识才能被你占有,成为你自己的知识。我们平常常说,求知识要下“苦功夫”,就是指的钻研,钻进去,真正的了解它,然后它才会被你牢固地掌握住,成为自己的东西。

还有作习题,作习题是什么意思呢?作习题就是运用原理原则来解答问题,就





是理论联系实际。作习题就是我们今天学习当中的实践。我们有许多科目,为了学了能用,就是通过作习题作实验来达到这个目的的。既然,你学懂了原理原则,又运用这种原理原则,把习题作对了,实验达到预期的结果了这就证明你是真懂,不是假懂。这样你就能够把这种知识牢固的掌握住。

同学们!今年是一九五三年,是我们有计划的建设伟大的祖国的第一年。这个建设的规模是巨大的,时间是很长的,工作是艰巨的、光荣的。不能设想,不经过长期的、实实在在的艰苦工作,就能够把祖国建设得像苏联一样美好,就能够进入社会主义。不能设想,不把我们国家建设好,我们国家的真正独立,就能保证不受破坏,使帝国主义者对我们不敢正视,不敢来侵略我们;如果它胆敢侵略,就一定把它打得粉碎。也不能设想,不把国家建设好,我们大家的生活就能够过得很幸福、很美好,像我们大家今天所希望的那样。

同学们!你们现在已经来到学校,学习已经开始了,让我来问一问:你们来学校学习的目的是什么呢?究竟你们抱了什么目的什么志向到学校里来学习的呢?自己明不明确呢?同学们,既然我们国家和我们个人美好的前途必须通过国家建设来实现,那我们大家学习的目的,就不能不是为国家建设服务,(也就是为人民服务),这个“为国家建设服务”就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学习的目的。就是说,通过现在全面发展的学习,将来走出学校就要成为国家建设的干部,一个德才兼备体格健全的好干部。

我们必须知道,正确的学习目的,决定着正确的学习态度,决定着正确的学习方法,最后决定着学习的结果。一个人热爱着祖国,迫切盼望着祖国建设的成功,想着学好知识,以便将来把自己投入国家建设这个巨大的、艰苦的工作当中去,在荒地上建立起巨大的工厂,在人迹罕到的地方开发地下的宝藏,在祖国巨大的版图上修筑铁路,好像蜘蛛网一样密布起来,许多地方开筑运河,把沙漠变成良田,普遍的建立学校,使得广大的劳动人民都能够获得文化的武装……。同学们,这是我们中国人民多年以来的理想,这种理想的实现今年开始了。实现这个理想的责任,今天是落在我们的肩上了。这个责任不由我们来担负还能是谁呢?我们愿不愿意来担负这个责任呢?难道我们不正是为了学习好去做国家建设干部的吗?这样说来,为国家建设服务,就应该是我们共同的学习目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就不能不树立正确的、与之相





应的学习态度。就是说,确立认真的、踏实的、全面发展的学习的态度。因此,我们在学习中就必须注意到崇高的质量、为人民服务的质量的经常修养:切实的牢固的掌握科学知识,占有这种知识,学而能用,因此就必须在课堂上集中注意力听讲。不懂就要问,毫不含糊,课后进行认真的钻研,运用原理原则正确地解必答题。每天须花一定的时间在运动场上;注意经常的艺术的修养。这样的学习,只要能够使之经常化,持之以恒,将来的结果就会把自己教养出一个德才兼备、体格健全的建设人才,那时候为国家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就会服务得好。

同学们,大家知道学习的目的并不只有这一种,人们还可以有其它的目的,例如:拿文凭,拿更多的工资,个人成为大人物等等。这些都可能成为个人的直接的学习目的,这类学习目的的共同点就是从个人出发,把个人的打算放在国家建设即人民整体利益之上:比如把拿文凭当作一个人学习的直接目的吧,那么他在学习的态度上就会不老实,就会调皮,因为要拿文凭,就不能致力于全面发展的学习,就一定会片面的注意这一样丢掉那一样,跳班他也来,开夜车他也来,多少天不去运动场他都能做得到。美术的课程在他看来是“小四门”可有可无的,因为那与文凭并无多大关系。他看不起体育老师。对职员老师有时候会发生没有礼貌的行动。他挖空心思猜考试题目,死背公式原理不讲求消化运用,为了在考试时得到更多的分数,打“拍司”他也干,带夹带他也干。结果怎样呢?败坏自己的质量。暂时强记,以后忘记了。记得住也不会用,毕业后走上工作岗位还要国家费事替他补习训练。他一头脑的地位观念、享乐思想,将来作工作也可以断定作不好。

同学们!不同的学习目的决定不同的学习态度与不同的学习方法,也一定有不同的学习结果。由于不正确的学习目的、态度、方法,所带来的结果将是不好的,对国家建设不利,对自己也没有什么好处。所以你们应该抓住当前学习问题上的主要环节就是:用心听讲,刻苦钻研,按时作息。此外,还特别请你们把自己进行思想斗争(不是开斗争会!)来求得端正学习的目的,以符合国家建设的需要。

现在,同学们,伟大的国家建设开始了,学期也开始了,希望你们来认真考虑一下我所提出的问题。祝你们能够争取比上一个学期更好的成绩,更大的学习效果。

(原载《湖南教师》一九五三年四月)





专论

大力克服小学教育工作中的混乱现象

湖南省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朱 凡

一九五三年全国文化教育工作的方针是“整顿巩固,重点发展,保证质量,稳步前进”。为了实现这一方针,贯彻执行国家教育建设计划,首先必须克服目前学校教育工作中、特别是农村小学教育工作中普遍存在的混乱现象。如果不做好这一工作,要整顿巩固学校教育,提高教育工作质量,将是十分困难的。

为了纠正学校教育工作中的混乱现象,省人民政府曾先后发出或转发了各级政府必须重视与保障小学教师的社会地位及必要的最低的物质待遇的指示,前中南军政委员会关于各机关、部队、团体占用或借用各级学校校舍应限期归还原校的命令,以及关于贯彻统一集中原则坚决纠正乱调学校教师学生参加各种工作、改善小学教师社会地位的指示。去年十二月,省教育厅和青年团湖南省工作委员会联合召开的全省学生工作会议,也曾联合发布决定,予以纠正。同时,在报纸、刊物上也不断地对这种混乱现象,进行揭发和批评,对个突出的严重问题,并追究责任,进行处理。经过了这些措施以后,已开始引起了某些专、县领导机关和干部的重视,学校中的混乱现象在某种程度上已克服了一些;但从全省范围来讲,中、小学教育特别是农村小学教育工作中存在的严重混乱现象仍然没有获得基本的克服。目前还存在着下面的一些混乱现象:

一、多头领导,许多县、区党委和县区县以下的行政机关、团体或工作组,往往不通过教育行政部门,对学校随便发号施令,布置工作,而教育行政部门则放弃职责,不闻不问,以致形成学校的领导关系非常紊乱;二、把小学教师当作“机动干部”使用,随便乱调、乱拉他们参加社会工作,严重地影响了他们的教学工作及身体健康;三、部分区、乡干部不尊重小学教师的社会地位,轻视、歧视甚至侮辱、谩骂小学教师,使小学教师对自己的社会地位失去了信心;四、好些地方长期拖欠、扣发小学





教师的工资,使教师生活失去保障;五、有些机关团体或部队长期占用校舍,以致妨碍教学或影响师生健康与安全。

由于小学教育工作中还存在着上面一些混乱现象,就使得教师难以全力搞好教学,学生也不能安心学习,学校中迟到、缺课、旷课、停课等现象便普遍发生,这样就使教学质量受到很大的影响(当然,另一方面,某些教师本身业务水平低也是教学质量差的重大原因)。如洪江市第三完小一九五二年上期高小毕业班学生二十四人中,就有八人留级,四人降级、留级、降级人数占全班总人数的百分之五十。

为什么学校教育工作中会产生这些严重的混乱现象呢?

首先,是由于某些干部特别是区、乡干部对于教育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或者认识很差。他们不了解教育工作和国家经济建设工作的密切关系,不了解教育正是为国家经济建设培植人才的,不了解“任何一个任务,特别是像我们国家工业化这样巨大任务,没有生气勃勃的人,没有新的人,没有新的建设干部,是不可能实行的。”(斯大林)有些人过去甚至错误地理解教育为政治服务的真正意义,认为“只要中心工作作好,学校垮了也不要紧”。他们对待中、小学教师的看法也是不正确的,认为学校教师不是国家光荣的革命工作人员,不是人民内部的组成部分,把学校教师中个别的坏人坏事夸大为整个教育阵营的问题,甚至认为学校是藏垢纳污的地方,因而鄙视、歧视教师。由于这种极端错误的看法,加上有些干部沾染了反动统治阶级对待人民的粗暴作风,以致有随便责骂老师、侮辱教师人格的现象发生,这是造成目前教育工作混乱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是由于三年多以来,本省各项社会改革工作的任务繁重,本省地区大、干部少,因此各地不得不集中力量,进行各种社会改革工作,无暇照顾和领导教育工作。同时,各级教育行政机构又极不健全,干部少,质量差,加上很长时间参加各种中心工作,致命教育工作在较长时间内实际上陷于无人领导的状态。而省人民政府教育厅又存在着官僚主义作风,很少深入下层,检查工作,对教育工作中发生和存在的问题不能及时了解,对一些已发现的问题,也未能及时加以处理。

由于以上情况,目前我们就要大力把全省中、小学特别是小学办好,首先克服学校工作中的混乱现象,以保证为国家建设事业培养出合格的人才。怎样克服这些混乱现象呢?





首先,各地干部必须很好地学习党的文教政策和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正确地认识教育工作在整个国家建设中的重大作用和地位,认识小学教师的职责就是全心全意地把我们的下一代培养成优秀的国家建设人才,因此,学校中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就是搞好教学。区乡干部要从巩固国家建设利益出发,绝不应再错误地把教师和学生当作“机动干部”或工作队使用,以致妨碍教学工作和师生健康。另外,区乡干部还必须明确:小学教师也是革命干部,他们不仅是人民的一部分,而且还是人民教师,他们担负着培养国家建设人才,培养祖国的后一代的光荣任务。因此必须尊重小学教师的社会地位,把他们当作革命干部一样来看待。对于犯错误的教师,亦应采取与人为善的态度,帮助其认识和改正错误。至于个别混进教师队伍中间的违法乱纪分子,则应由教育行政部门根据具体情况把他从教师队伍中清洗出去,并由司法部门依法处理。总之,区乡干部决不应采取对待敌人的态度来对待小学教师。

其次,建议各级行政领导结合目前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斗争,来克服小学教育工作中的混乱现象。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应即进行自上而下的检查,提出切实可行的改进办法;并应提倡自下而上的对于各种妨害学校教育工作的错误行为的批评,通过报纸、刊物予以揭发。对个别屡教不改、严重违法乱纪、任意凌辱教师干部,建议有关部门根据具体情况加以处理。另外,还要表扬好人好事,以树立旗帜。这样才能广泛地教育干部和教师,达到克服混乱现象的目的。

第三、各地必须遵照中南行政委员会规定的时间与条件,加强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的力量,充实教育行政领导机构,要在今年上半年内按照编制配齐专、县两级的文教干部。今后,除了带有全面性的重大的中心工作,并经专区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外,对于各级文教干部一般应不再抽调做其它工作。同时,并建议各级党委与政府加强对各级文教干部的政治思想领导和业务领导;文教干部也必须加强政治理论学习,积极钻研业务,经常深入学校,检查工作,了解情况,切实改进领导作风和工作方法。

第四、教学工作是学校中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今后除教育行政部门、青年团、教育工会或教联会,在不妨碍教学工作与师生健康的原则下,并且为了配合教





学的目的,可以按中央规定有限制的利用假期或业余时间动员教师学生参加一些必要的社会活动以外,其它任何机关、团体,都不应直接向学校布置工作。教育行政部门、青年团、教育工会或教联会向学校布置工作或社会活动时,事先也应很好的联系、协商,以避免产生多头领导的现象。

第五,学校进行教育工作的主要形式是课堂教学,学生的课外活动应该是以有助于教学为目的,并且只能在不妨碍师生健康的原则下适当进行。在各级学校内,课外活动过多,致使师生负担过重。因而妨碍教学和健康的现象,必须立即纠正。

此外,还必须注意贯彻执行中央关于保证教师物质生活待遇的指示。同时,还应经过协商办法,合理地解决部队、机关、团体占用学校校舍的问题,使教师能安心工作,改进教学,学生能够安心读书,以完成国家给予学校培养建设人才的重大任务。

(原载《湖南教师》1953年5月号)





纪念文章

学习鲁迅精神 努力创作实践

朱 凡

今年我们纪念鲁迅先生,使我联想到湖南文艺创作与批评上的一些问题,又想到鲁迅先生当时是怎样处理这些类似的问题的。当然,鲁迅先生所处的历史时代和我们今天的环境是完全不同的。但是,我们想一想鲁迅先生当时对这些问题所采取的态度,是很有益处的。

在鲁迅先生的身上,要学的东西是很多的,我们今天在创作与批评方面,究竟应该向他学习些什么呢?

首先,我认为要学习他以毕生的时间和精力来从事文艺创作的革命实践精神。鲁迅先生当时的创作条件是很不好的,他经常要靠稿费和版税来维持一家生活;创作必须靠印刷才能到达读者的手里,但当时的出版商是投机的,不老实的,常常敲诈他;而国民党反动派在进行“军事围剿”的同时,还发动了“文化围剿”,他们甚至不让鲁迅先生有发表作品的机会,到处对他封锁,他有一个时期只能用各种各样的假名,甚至每篇换一个假名来发表作品。尽管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中,鲁迅先生还是顽强的把他大部分的精力和时间都用在文艺创作上。在这里,他表现了坚毅的不屈不挠的精神,从不放下他的笔,这在今天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鲁迅先生的著作是丰硕的,即使把书简、日记和编、译除外,也还有二百五十万字。可是这二百五十万字,句句都是千锤百炼、精心结构之作。在整风文献中,我们可以读到他谈写作问题的文章。他教导我们:要把文章中可有可无的字、句、段都毫不可惜的删掉,他自己正是这样做的。

鲁迅先生在知识领域内,是全面发展的人。在社会科学方面,在自然科学方面,在文学方面(也不论现代的、古代的),他都是有极其丰富深邃的知识。不像我们有些人那样,那一方面都只懂得一点点。这也是与他艰苦钻研的精神分不开的。我们文





艺工作者,应该学习鲁迅先生这种精神,努力提高自己的政治修养与艺术修养。

学习鲁迅先生的创作精神,我们更要认识到:他的创作,都是为了人民的。当然,一个作家的创作意志,不能简单的用行政命令来左右;但创作要服从人民的需要,才能发挥更大的力量。

正是因为如此,他对于文艺创作的形式,便不是一成不变的。他写小说也写杂文,提倡绘画,还提倡木刻。在不同的条件下,采用不同的作战形式。其所以这样做的目的是使文艺更好的为革命斗争的需要服务。敌人对他的杂文,可算是深恶痛绝的了,这只是因为敌人惧怕他的杂文。鲁迅先生所采取的这种杂文形式,我们如果不从当时战斗的实际需要来看,是不能理解的。

鲁迅是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革命的光辉旗手。他始终没有停止过脚步,直到他成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者,直到最后停止呼吸。

几年来,湖南的文艺创作是比较贫弱的。今天,我们在湖南的文学工作者,要学习鲁迅的创作精神,首先就要大家组织起来争取文艺创作的“破产”。这是今天我们学习鲁迅的很重要的一点。

其次一点,也可说是更重要的一点:我们文艺领导干部,特别要学习鲁迅对于文学工作者和对于文学创作的爱护精神,从各方面来鼓励和培养他们的不倦的创作精神。

鲁迅先生组织写作所花的时间,几乎和他自己从事写作的时间一样多。我们知道——鲁迅先生搞“朝花社”、“未名社”等文艺团体,主持《奔流》、《萌芽》这些刊物,都是为了鼓励和培养青年写作者,来充实战斗的力量。很多青年写作者将自己的作品或译文寄给他请他修改或校正。鲁迅先生总是仔仔细细的替他们改,替他们校。比较优秀的,就介绍出版。甚至不惜用自己赖以维持俭朴的生活的稿费、版税收入来出版它。鲁迅先生在培养青年作家的工作上,成效是很大的,今天在文学工作上有重要成就的作家,没有受到他的教诲和影响的人是不多的。

我们的文艺创作还很幼稚。对于这种幼稚,鲁迅也有极正确的看法。他认为:这种幼稚是很自然的,这是我们的创作成长的道途中的必经过程。于此可见:他对于新生的东西,是采取一种如何爱护的态度。

和他接触过的人并不是没有缺点的人。但他是怎样对待呢?他不是不看他们





的缺点,对于他们的缺点也诚恳的指出;但主要的,还是不遗余力地培养他们的新生的一面。

在这里,我们还应该特别提出:鲁迅先生是一直反对文坛上的宗派主义的。这特别表现在他对于建立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的正确主张上。

第三点,我们都知道:鲁迅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但是,必须承认,他还是一个伟大的批评家。鲁迅先生的批评对象有两种:一是对敌人;一是对自己人。对敌人,他那攻击之猛烈,简直是不可抵挡的。敌人在他的猛烈打击下而能翻身来的,是没有的。除非是改变过来不再成为敌人了。鲁迅对敌人的打击,是毫不留情的,有时甚至敌人暂时放下了论战的武器,他还是要打。他在《死》中说:“……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可是,对于自己人,他的态度就完全不同。他总是鼓励、教育,无微不至。他在一篇文章中这样说:我不知道有些人为什么对新的东西那样吹毛求疵,而对旧的东西却又是这样委曲求全。他对自己人总是通过批评来鼓励,总是采取满腔热情的关怀与保护的态度。

我们有些批评家,新作品放到他面前,就常常专找分子找毛病。新生的东西,毛病往往难免有的,如不能通过有权威的批评家的肯定而使它在社会上存在和发生作用,有时候反而轻易地被摧残了,是可惜的。批评应该积极地帮助作家进步,而不要叫作家害怕,老是叫人害怕的批评并不一定是好的批评!我们的创作界还年轻,我们应该使一般习作者及其作品,通过我们批评家的培植很快地成长起来。鲁迅对自己的战友特别是青年,是爱护备至的。就拿他替青年作家改稿那种耐烦认真的精神来说吧,真不是容易的事。批评家好比一个园丁,他的任务是护花拔草,其中,最基本的,当然是护花,就是浇水、施肥,使花木成长。当然,草是应该拔的,有些枝叶生了虫、枯了,也是应该擘掉的。但是,决不应该连花也拔掉。

今天,我们来纪念鲁迅,就要学习他毕生从事创作以及爱护与鼓励创作的精神,努力创作实践,争取湖南文艺创作的丰收。

(原载《新湖南报》1954年10月19日)





《永远的一面》阿累文集

纪念文章

列宁论中农

——纪念列宁八十五周年诞辰

朱 凡

早在一九一九年春天,当俄国共产党(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开会的时候,天才列宁就将中农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并加以解决。列宁当时对中农的主要论点,今天来看还是完全适合和极其完善的。必须知道,那个时候,距离十月革命成功才一年多,外国武装干涉战争刚开始不久,邓尼金与高尔察克还没有被打垮,更不要谈经济建设还丝毫没有着手,而就在那个时候,列宁却已经看出中农开始转向苏维埃政权方面来的微候,于是列宁就提出了我们党对农民的基本口号,“要善于与中农达到协定,一分钟也不放弃反富农斗争,而只是稳稳地依靠着贫农”^①,这就是后来成为我们党同农民的关系,具体地说,和农民各个不同阶层的不同关系的经典性质的规定。我们党中央发布的总路线学习与宣传提纲里面写着:“依靠贫农(包括土地改革后变为新中农的老贫农),巩固地与中农联合,逐步发展互助合作,逐步由限制富农剥削到最后消灭富农剥削。”就是考虑到我们今天国内的阶级情况,根据列宁这一有名的指示规定出来的。

中农是怎样一种人呢?列宁作了一个辩证的极其概括的说明,中农“这个阶级一方面是私有者,另一方面又是劳动者。”^②作为劳动者,它就具有反对剥削的天性,就有可能和工人阶级及其他劳动者共同进入社会主义,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作为私有者和小商品生产者,它就时时刻刻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就自然而然地倾向资本主义。由此可见,中农是一个动摇不定的阶层,列宁说:“他(指中农)过去动摇过,现在动摇着,而且将来还会动摇的。”^③无须说明,中农的动摇是被它在社会生产

① 见《论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高级组第二册第二〇六页

② 见《列宁文选》(两卷集)下卷第五五二页

③ 见《论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高级组第二册第二〇六页





中的关系确定的,是被它的阶级地位确定的。因此了解了动摇是中农的特性这一点,对于我们学习列宁主义、分析目前农村中的情况和领会党在今天对农民的各项政策,都是有好处的。

具有动摇特性的中农这个阶层,我们党应该怎样对待它呢?列宁说:“这里采用强力是什么事情也做不成的。用强力对待中农,是极有害的。中农是人数众多的,数千百万人的社会阶层。”^①列宁是坚决反对用强迫命令的方法对待中农的,他甚至说,“采用强力,就等于葬送全部事业。”哪怕就是法令,“法令虽然是正确,但若用强力去强迫农民来接受,便是不正确的了。”^②道理很简单,用强迫命令的方法来对待中农,归根结底是什么事情也作不成功的,因为他们“都是实际主义者,都是务实的人”^③,他们既不相信空话,强力对他们,他们是不会跟你走的。

正确地对待中农,列宁指出,我们应该采取下面几种态度:

1、应该采取说服的态度,要求得他们的“自愿,同意”,列宁分析说:“它曾须在几十年内,经受千辛万苦来保持自己的生活地位,它亲身尝到地主和资本家剥削的苦况,它经受住了一切苦难”^④,因而“自愿同意,也就是说,要说服农民,要在实践中说服农民”。而这种说服,又必须“不是像指挥官一样擅自发号施令,而是像同志一样来解释实际情形,来唤起农民们那种劳动者反对剥削者的情感”^⑤。但是这样还不行,还必须——

2、应该给予帮助与忠告,列宁说:“首先实行帮助,然后去夺得信任吧。如果这件事情能正确地进行下去,如果在县里,乡里,……我们每一个工作团的每一步骤都做得正确,如果我们的每一步骤都会从这个观点仔细加以检查,那时我们定能夺得农民的信任,只有那时,我们才能继续前进。”^⑥

3、更加重要的要采取示范的办法,列宁说:“以前我们是用一般的真理来作宣传,现在我们却是用实际工作来作宣传。这也是一种宣传,但这是用行动作宣

① 见《列宁文选》(两卷集)下卷第五五五页

② 见《列宁文选》(两卷集)下卷第五五七页

③ 见《列宁文选》(两卷集)下卷第五五六页

④ 见《列宁文选》(两卷集)下卷第五五二页

⑤ 见《列宁文选》(两卷集)下卷第五五八页

⑥ 见《列宁文选》(两卷集)下卷第五五九页





传”^①。小农经济由于本身的脆弱性，经不起风吹雨打，因此采取任何一种新的行动，农民是极其慎重的。正因为如此，“具体的实际的榜样，是最有力量来说服农民的”，“让农民亲眼看到合作社确实是为着他们自己的利益，而社内外的各种关系又都真正是合情合理的，这样来吸收广大农民群众倾向社会主义。”^②

不但如此，为了说服中农，和中农达到协议，有时我们还必须对中农实行让步，“我们不仅应当强调我们对中农的让步态度，而且要想出许多可以直接给中农某些利益的尽量具体的办法。”^③列宁这一极其重要的思想跟着就被写在俄国共产党（布）党纲的条文里：“凡是触犯到他们（指中农——凡）生活利益的地方，都必须力求同他们作实际的妥协，在决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法上要向他们让步。”^④

上述列宁提出的我们对于中农（或农民）所应采取的态度，用一句常用的话概括起来，就是：必须采用说、示范和国家援助的方法来使农民自愿联合起来。

中农问题是历史所提出的问题，因为只有工人阶级的党——共产党成为执政党的时候，中农问题才能开始获得解决，就是说才能吸引中农参加社会主义，“只有当我们改进和改善了中农生活的经济条件，中农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才会站到我们方面来。如果我们明天就能够拿出十万架头等拖拉机，给以汽油，给以驾驶员（你们十分知道，这在目前还是一种梦想），那么中农就会说：‘我赞成康姆尼’（即赞成共产主义）。”^⑤等到中农全部参加了社会主义，并且亲眼看见亲身体会到社会主义确实比一个独立的自耕农好的时候，作为一个阶层——中农就将溶解在集体农庄之中，中农这个阶层从此就将在历史上永远消失，因而在这之前，“我们应当和中农和平共居。”必要时并毫不迟疑地“向中农让步”。

为什么我们党对待中农应该采取这样的态度而决不是任何其他的态度呢？因为中农（包括新老中农）是土地改革后农民人口中的大多数，是生产粮食的中心人物，因之，中农在今天农村中不论在阶级斗争方面或粮食生产方面，都成为举足轻重的力量。特别因为它是劳动者，它和工人阶级与贫农有共同利益，因之它是工人

① 见《列宁文选》（两卷集）下卷第五五四页

② 见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

③ 见《列宁文选》（两卷集）下卷第五三四页

④ 同上

⑤ 见《列宁文选》（两卷集）下卷第五五九页。括弧内的话也是列宁原注





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的可靠的同盟军。

列宁说：“中农是人数众多的，数千百万人的社会阶层”^①，而“当资产阶级已被推翻，政权已经转到无产阶级手里，而在往后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时候，似乎我们也可以不要中间分子参加；这种说法是极端错误的。”^②“怎样调整与千百万中农的关系，用什么方法去夺得他们的信任，……这个任务我们定会完成，那时社会主义便是绝对不可战胜的了。”^③

由此可见，中农是必须联合、而且也是可以联合的，因此我们必须坚决地采取联合中农的政策。在中农问题上还有一个作的问题，列宁针对当时这一方面的情况加以总结说：“我们显然必须帮助中农。这在理论上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在我们实际的习惯中，在我们现有的文化水准下，在我们可以派到乡村中去的具有文化和技术知识的干部不够的情形下，在我们对待乡村中工作常觉无能无力的情况下，我们的同志就常常使用强迫手段，因而损害着全部事业。”^④这就是说对待中农用强力而不用说服的态度，我们是要反对的。

“列宁口号”的要旨就在于它非常准确地把握住党在农村中工作的三位一体的任务，用一个简短公式表示出来（一）要依靠贫农；（二）要与中农成立协定；（三）一分钟也不停止反富农斗争。你若从这个公式内拿出某一部分作为现今农村工作底基础，而忘记其余两部分，便一定会走入绝境的。

“在现今社会主义建设阶级条件下，不依靠贫农，不进行反富农斗争，是否可以与中农建立真正的坚固的协定呢？”

“当然是不可以的。……”^⑤这就是说，光联合中农而忘记去依靠贫农，我们是要反对的。

上面这两节话是很清楚的，就是说在执行党对中农政策的时候，我们要实行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方面要反对那种对中农不采取说服而采取强迫命令的态度，另一方面要反对那种只记得去团结中农而忘记掉依靠贫农和限制富农的错误倾向。事

① 见《列宁文选》（两卷集）下卷第五五五页

② 见《列宁文选》（两卷集）下卷第五四六页

③ 见《列宁文选》（两卷集）下卷第五六〇页

④ 见《列宁文选》（两卷集）下卷第五五二页

⑤ 见《论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高级组第二册第二〇八页





情很清楚,必须同时反对这两种错误倾向,才能有对待中农政策的正确执行。

列宁在一九一九年对于中农的主要论点就是这些,在我们今天来阅读列宁这些文章的时候,我们不自禁地要想到,列宁在三十六年以前总结党对于中农的政策今天还是这样正确这样亲切,就好像针对我们的工作指说的一样,即如党中央今年规定的定产、定购、定销的三定办法,传达到农村时,农民就热烈拥护,很多人并立刻增加今年的粮食生产计划,例如增加双季稻的种植面积,增加肥料等等。但也有少数干部对于“三定”办法的宣传,还没有予以应有的重视,温习列宁对中农问题对于我的教导,我们就能体会到:

1、中农不但是劳动者,也是私有者,作为私有者的中农,除了把每年生产粮食的一定的部分卖给国家以外,就要求自己自由支配其余粮;

2、中农不但是有余粮的一个主要阶层,也是人数最多(在生产粮食的数量上来说,新中农在内)的一个阶层。当我们考虑执行统购统销办法的时候,必须考虑到这些人,这些办法必须有利于农民特别是中农的生产积极性。在发扬中农生产积极性这个意义上来领会“三定”办法,才是正确的和深刻的。

伟大列宁在三十六年前就提出中农问题并完满地加以解决,是与他联系群众深入群众的工作作风有关系的,列宁与广大工农群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还时时刻刻不以为满足,而坚毅地寻找、建立新的联系。他常常接见来访他的工人和农民,同工农通讯员谈话,研究工人和农民的来信。列宁就是用这些方法来保持和群众的密切联系,因此他就能时时感到群众的要求,了解群众的情绪,听到群众的呼声,感到群众的脉搏,这就是伟大列宁在政治上之异乎寻常的锐敏的泉源,以及他准确无误地制订政策的基础。列宁是那样忙迫,但是他在这类事情上却从未中断过,关于这点,一本书上记载道:

“一九二二年一月,列宁给《贫农报》的编辑写道:是否可以简略示知(最多两三天):《贫农报》收到了多少农民来信?在这些信中有什么重要的(特别重要的)和新的内容?情绪怎样?当前的问题是什么?是否可以每两个月收到你这样一次来信?”。

(原载《新湖南报》1955年4月23日)





专论

提高政治警惕性和辨别能力 为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而斗争

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部长 朱 凡

在为把我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斗争中,经常地向人民群众说明阶级斗争的形势,不倦地进行革命警惕性的教育,是党的思想工作中一项迫切而长期性的任务。完成这一任务,对巩固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和保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

目前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全国人民彻底粉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已经取得重大的胜利。通过这一斗争,特别是通过阅读《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学习人民日报编者按语和社论,使人们的头脑清醒了,认识了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深刻意义;同时人们的眼睛明亮了,看清了在特殊情况下反革命分子活动的一套规律,因而就增强了与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作斗争的力量。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工作干部和知识分子都已懂得了这一斗争的重要意义,都已认真地钻研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因此,我们还必须进一步正确认识胡风集团的反革命本质及其危害性以及肃清一切公开和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极端重要性,从胡风事件和《材料》中切实学得一些东西,提高政治警惕性和辨别能力,以便把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从革命阵营中清除出去。

(一)认清胡风集团的反革命本质

胡风的主子究竟是谁?胡风分子到底是些甚什么人?胡风集团的性质怎样?他们有没有政治背景等这些问题,人民日报发表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已经用真凭实据作了有力的回答:胡风和胡风集团中的许多骨干分子分子很早以来就是帝国主义和蒋贼集团的忠实走狗,他们和帝国主义国民党特务机关有密切联系。胡风集团是由一些帝国主义国民党特务分子、反动军官、托洛茨基分子、革命





叛徒、自首变节分子为骨干所组成的。他们这伙人不是过去人们认为的甚么单纯的“文艺”集团，而是一个在“文艺”的幌子下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目的的反革命政治集团；他们采用两面派的手法，钻进了我们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部门，有的甚至混进了中国共产党，长期地伪装革命，潜藏在进步人民内部，干着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勾当。

人们对于胡风集团的反革命本质是在斗争中逐渐认识清楚的。开始时，即今年一月文艺界批判胡风的反社会主义纲领的时候，许多人以为这不过是一个思想问题，有的人还认为这样批判未免过火，有的人甚至帮胡风瞎吹，说甚么“这是文艺界的宗派纠纷”，“是胡风和个别负责同志争领导权的个人之争”等等。以后人民日报陆续发表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一、第二批材料，证明了胡风集团是长期伪装革命的反革命集团，人们这才大吃一惊，开始认识到胡风及其集团不仅是我们思想上的敌人，而且是政治上的敌人。但就在这时，有些人依然以为胡风集团不过是个想独霸文坛的野心分子的集团，不一定有什么反动的政治背景。而文化界以外的人，则以为这不过是文化界的事情，和别的人没有什么关系。直到最近人民日报又发表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人们这才彻底弄清了胡风这一伙反革命黑帮的真实面貌，认识到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不仅是文化界的事情，而是全体人民都应该深切注意的事情。

然而，到现在为止，尽管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底子已经揭开，胡风集团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铁证如山，却仍然有人对胡风集团的反革命本质表示怀疑，说甚么“证据不足”“只能算是历史问题”他们认为人民日报公布胡风与其集团的分子相互来往的密切还不足为凭，不能据此定罪，似乎一定要把蒋贼特务机关在解放后写给胡风集团的密令、指示拿出来，才能证明他们是反革命。说这种话的人也许是对胡风集团过于同情的缘故，以致成了胡风的辩护人。其实，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试问，如果胡风集团不是反革命组织，他们为甚么要把自己的组织隐蔽起来呢？为甚么他们生怕在人民面前公开自己的纲领，而要想方设法用各种招牌来掩藏自己的纲领呢？为甚么他们要明一套、暗一套，在公开场合尽讲假话，而在隐蔽场合才讲他们的所谓“私房话”呢？很显然，在人民民主制度下面，一个革命的政治派别、特别是工人阶级的政治派别是不需要隐瞒自己的观点和纲领的，只有反革命分子





才需要建立自己的不公开的、隐秘的、非法的组织,才需要背着党、背着人民、背着公众进行隐蔽活动。我们党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运动的历史证明,凡是在革命阵营内部进行隐蔽活动和玩弄两面派手法的个人和集团,他们的活动都是民族敌人和阶级敌人在革命阵营内部进行的反革命阴谋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事情十分明白,既然所有的材料都证明了胡风反革命集团是一贯仇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他们在解放前,跟着蒋介石叫喊要“一不做二不休”“三个月击破”“一年肃清”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力,妄想消灭人民革命的力量;解放后他们更仇恨新社会的一切,积极地发展组织、扩充实力,尽量“联络人”“拉拢人”,不断召开秘密会议,制订反革命的计划 and 策略,时时刻刻梦想人民革命政权“灭亡”,如果说,他们解放前的活动是因为与蒋贼特务机关有联系,因而直接地配合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国民党的行动,那么解放后他们更加猖狂地进行的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罪恶活动还不更是帝国主义和蒋贼在我国内部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吗?我们必须认识到:在我们国家内所进行的阶级斗争决不是孤立的,当我国还处在帝国主义包围中的时候,潜藏在我国内部的敌人必然会有海外的敌人的支持。如果阶级斗争战线的一端在我国内部有着行动,那它的另一端就一定会伸长到台湾和美帝国主义那边去。自从胡风反革命集团向党“抛出了”他们的“意见书”,向党和人民展开了全面进攻以来,台湾的敌人便不断的配合着胡风的进攻遥相呼应,正清楚的说明了这一道理。

我们必须认识到:胡风事件是一场革命与反革命的严重的政治斗争。敌人的目的是要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人民革命的政权,破坏我国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为恢复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国民党的统治扫清道路,这是关系着每一个中国人民的切身利益的大事情,凡是一个爱祖国、爱人民、爱护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人,都会激起无比的愤怒,因而积极地投入到这一斗争中来。但是,还有一些人在找寻各种籍口中,想要置身在这一斗争之外。必须告诉这些人,老鼠过街人人尚且喊打,“老虎”暗藏在我们身边,还能够安危无事地抱着“与我们无关”的态度吗?同时,既然胡风分子能钻进我们的政府、军事、经济、文化教育机关,甚至能钻进我们的党内来,那末,类似胡风集团的别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也必然会钻进到我们国家的各种组织里来进行破坏活动。避“风”的“世外桃源”是没有的,要站在这一斗争外面





是不可能的,因为敌人决不会让我们安安静静地关起门来建设社会主义社会。

(二)胡风事件是阶级斗争尖锐化的表现,识破胡风集团的两面派策略

我们的国家正处在逐步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时期,在国内还存在着剥削阶级,在国外还处于帝国主义的包围,而我们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却是要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和剥削形式。因此,已被打倒的阶级的残余和即将被消灭的阶级中的坚决反革命分子,决不会甘心自己的死亡,帝国主义也决不会袖手旁观,他们必然会利用各种形式(公开的或隐蔽的)来阻挠和破坏我们的事业,这就在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充满了尖锐而复杂的阶级斗争,胡风事件正是这种阶级斗争尖锐化的表现。谁要是了解这一点,谁就不能了解我国家处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根本特点,也就不能了解胡风事件发生的历史的社会的根源。

敌人的反革命嗅觉是很灵敏的。他们也知道:“斗争必然地深化了。”他们较之我们革命队伍里的好些人,包括一部分共产党员在内,阶级觉悟的高低,政治嗅觉的灵钝是大相悬殊的。在这个对比上,我们好些人比起胡风集团的人来,是大大不如的。我们的人也常常谈起阶级斗争尖锐化,但是,他们只是谈谈而已,却并不去思考这句话所包含的深刻的意义。所以他们当胡风事件真的出现在自己面前的时候,便感到出乎意外,大吃一惊了。

也有些政治经验少的人们把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他们错误地以为:仿佛随着革命力量日益强大,反革命分子就会变得愈来愈驯服了,“老虎”也会变得不伤人。殊不知事实恰恰相反,革命的敌人愈是感到没有出路,愈会十倍百倍地作绝望的挣扎。

也是这些人还弹着另外一种自我安慰的催眠曲,他们说:“全国解放这么久了,又经过多次镇压反革命运动,反革命分子都杀的差不多了,这时候还有那个傻瓜肯冒着杀头的危险再干反革命呢?就是有,恐怕也为数不多了。”显然,这些人非但不了解阶级斗争的残酷性,也不懂得反革命分子极端疯狂的性格;更不了解一切反革命分子除了欺骗别人之外还需要靠欺骗自己来过日子的。何况要损害革命事业是并不像人们设想那样,需要好多的力气和时间的。譬如,我们要建造一个工厂,当然要上千的劳动力,花费几年的时间;但是要破坏一个工厂,却只要有几个人和几分钟时间就行了。





但是患政治盲目病太深的人还会说：你们对反革命分子的意义未免估计得太高了。你们是自己不睡觉，也吵着不让别人睡。说这种话的人可说是闭起眼睛不正视现实。他们看不到阶级是客观存在，有阶级就有阶级斗争，而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则在阶级斗争中起着特殊的作用，他们是混在我们的堡垒内的敌人，平常装好人，而在我们正同公开的阶级敌人进行殊死斗争的时候，他们就会从背后向我们射击了，陷我们于腹背受敌的地位，使人们的斗争遭到严重损失和失败。因此，可以说任何忽视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意义和低估反革命分子的危害性的思想行为都是“政治上的右倾”思想的残余表现。

现在当我们懂得了当前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形势之后，还必须从胡风事件和关于胡风集团的材料与按语中学到一些东西，认清在当前形势下革命敌人活动的特点，懂得他们是怎样玩弄两面派手段、是怎样以假象欺骗我们而在暗地里却干着我们意料不到的事情的。

胡风集团是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戴着“追随革命”的假面具，“深入到”我们“肝脑里面”，来进行反革命活动的黑帮。他们有着长期进行阶级斗争的经验，善于运用两面派的手法，会作各种形式的斗争——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他们在制订反革命的计划和策略时，懂得在“原则以外的一些枝节都应该放在策略范围以内来考虑”，懂得不要“在阵地未强固前就放起枪来”，“主要是准备条件。”表面上看起来他们这一群比强盗更凶恶的骗子手们有的是共产党的朋友，有的甚至取得了共产党员的称号，而利用着这种骗来的信任，他们暗地里却“窥测方向”寻找“缺口”，采用着“以攻为守”和“清君侧”的策略，进行着反革命的勾当。这正是胡风反革命集团较之已往其它反革命分子更为狡猾毒辣的地方。

虽然由于胡风集团施展了两面派的策略，使我们的很多人被他们骗过了，然而，纸是包不住火，尽管他们伪装得再巧妙，狐狸尾巴迟早总有被抓住的一天，这是一切反革命分子所不可克服的矛盾。如果革命队伍的成员都能提高政治警惕性，具胡辨别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能力，那末，暗藏的敌人也就会无处躲藏了。可惜我们的人眼睛不亮，还不善于辨别好人和坏人，特别是不善于辨别在特殊情况下从事活动的坏人。有人甚至还提出这样幼稚的问题，说什么：“既然是一贯的坚决反革命，那来，他们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间为什么不公开反革命呢？”说这种话的人，他





们没有看到革命的敌人为了适应阶级斗争的需要,也愈来愈变得狡猾了。他们既然决心要反革命,当然不会不考虑到他们的做法,如果胡风集团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像张道藩那样公开站在人民的敌人方面,他老早就被人民识破和唾弃了,他对一部分人的迷惑作用也就随之消失了。至于在全国解放以后,就是敌人也知道,在强大的人民革命力量即人民民主专政面前,如果要公开反革命,他们是连一分钟也活不下去的。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另外,还有人说:“胡风为给中共中央的《意见书》是公开提意见,为甚么说他是反革命呢?那岂不是没有‘言论自由’了吗”?在这个问题上,胡风等类的反革命分子煞像振振有词;有些糊涂思想的人们,也好像觉得自己有些理亏。你看,连公开上书都不允许,这不是没有言论自由?这不是很难听的么?是的,言论自由是有的,但反革命的“自由”是不能有的,我们的制度就是不许一切反革命分子有言论自由,当然,也不许胡风这伙反革命分子有言论自由。我们在人民内部,是有言论自由的,这就是批评的自由,发表各种不同意见的自由,有信仰宗教和不信仰宗教的自由,但是,必须禁止一切反革命分子利用言论自由去达到他们的反革命目的。我们对反革命分子不是用的民主的主法,而是用的专政的方法,即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既然我们已经查明了胡风这伙反革命分子的政治背景和反革命面目,因此就不许他们采用“合法斗争”的方式利用“言论自由”去达到他们的反革命目的,而必须把他们的真面目揭露出来,让他们欺骗不了人民,这有甚么不好呢?这不正是极大的好事吗?

由于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采用了两面派的手法,并且愈来愈伪装得巧妙,所以他们并不是那么轻而易举就可以发现的。但是,却居然有些清谈家,在这里说起风凉话来了。他们说:既然马列主义是“照妖镜”,既然党的领导是英明的,那末,为什么叫胡风潜藏在革命队伍里二十多年才发现出来呢?如果说这种话的人不是有意的藉故诽谤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共产党,那么就只能说他们是非常幼稚可笑了。我们应该知道,在解放以前和解放以后他们和我们的斗争已有多次了,最近的大暴露不过是抓到了他们的真凭实据而已,就胡风分子的个别的人来说,我们之所以受他们欺骗,则是因为我们的党组织、国家机关、人民团体、文化教育机关或企业机关,当着接受他们的时候,缺乏严格的审查。也因为我们过去是处在革命的大风暴





时期,我们是胜利者,各种人都向我们靠拢,未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作一次彻底的清理。还因为辨别和清理坏人这件事,是要依靠领导机关的正确指导和广大群众的高度觉悟相结合才能办到,而我们过去在这方面的的工作是有缺点的,凡此种种,也正是值得我们接受的教训。

此外,还有这么一些人,他们认为胡风的两面派是一面革命队伍,一面反革命,既骂共产党也骂国民党,这是从“望文生义”而来的误解。人民日报连续揭发的材料早已证明了:胡风及其反革命集团的分子,不是一面革命,一面反革命,而是伪装革命,掩护其反革命;不是既骂共产党也骂国民党,而是对国民党有时表面上骂两句,实际上是“小骂大帮忙”,用来欺骗人民模糊人民的视线的,至于对共产党则是刻骨的仇恨,甚至连拥护共产党的进步人士他们也是骂不绝口。

由此可知:两面派策略是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在阶级斗争尖锐化的今天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唯一手段,而提高政治警惕性和具有锐敏的政治眼光则是识破和防止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可靠保证。

(三)认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危害性

胡风集团长期暗藏在革命阵营中,他们随时随地都在寻找我们的缺点,作为他们进行破坏活动的藉口,那个地方有他们的人,就会发生一些古怪的问题出来。全国解放以后,这个反革命集团是更加发展了,如果不加以制止,还会继续发展下去,使我们的事业遭到严重的损失。

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危害性首先就表现在他们是企图从根本上解除我们革命队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武装,篡夺和取消党的领导,从思想上和组织上破坏和混乱革命队伍,达到他们为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国民党的“反攻大陆”扫清道路的反革命目的。

他们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我们党和社会主义革命事业战无不胜的伟大旗帜,是我们用来武装自己、战胜一切敌人和敌对思想的强有力的武器。他们知道我们人民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水平越高,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胜利便越有保证,敌人的反革命阴谋也就要容易被揭露和被粉碎。因此,二十多年来,他们千方百计地反对马克思主义,并采取“挖心战术”,用他们的资产阶级反动的哲学来偷换马克思主义,企图制造理论上的混乱,从思想战线上打开一条缺口中,达到他们自





己所宣称的“要动摇二十多年来机械论的统治”，而实际上就是要动摇和推翻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领导的目的。

他们懂得：我们党和广大劳动群众之间的密切联系，首先是和工人阶级与劳动农民之间的紧密的、不可分割的血肉联系，是我们党不可战胜的伟大的力量源泉。他们知道：要破坏我们的党和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就必须首先割断我们和广大劳动群众的联系。因此，二十多年来，他们想尽一切办法来分离和割断我们和工农群众的联系。他们一面竭力污蔑和贬低我国劳动人民，硬说我国人民是“苍蝇”，是“虫子”，是“蝼蚁”，是带着“精神奴役的创伤”的一半愚蠢、一半像疯子的群氓；一面则在知识分子中，鼓吹“那里有生活，那里就有斗争”、“知识分子比工农更先进”等等论调，阻挠人们不要到工农兵中间去，不要向工农兵学习，不要和工农兵结合，企图使我们脱离群众，然后，达到他们从根本上破坏我国革命事业的罪恶目的。

他们更懂得：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领导力量，党的坚强领导是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保证。一切反革命分子都知道要想进攻我国人民和破坏我国革命事业，就必须首先破坏我们党和党的坚强领导。因此，二十多年来，胡风集团便千方百计地想尽一切办法来反对和破坏我们的党，企图削弱和取消党的领导。他们一面派他们的坐探打入到我们党内来，从堡垒内部来破坏我们的党；一面则藉口攻击和反对某些个别的党员负责同志而实际上是全面地攻击和反对了党的领导；他们并且还采用“清君侧”的阴谋策略，妄图达到削弱我党领导力量和改变我党面貌的罪恶目的。总之，他们妄想从根本上篡夺党的领导，从而使我国社会主义革命事业从根本上遭到失败，便于他们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

如上所述，胡风集团所处心积虑，疯狂反对的都是我国人民革命的根本问题。怪不得当胡风“抛出”他们“意见书”时，台湾的蒋贼那里立刻传来了喝彩，说是什么“句句话都打中了要害”了。胡风反革命集团阴谋从根本上颠覆我们人民的国家政权，这就是这伙反革命分子的危害性所在。

同时，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危害性还在于他们这种毒辣的政治阴谋是一贯躲在巧妙的伪装下和采用两面派手段进行的。俗话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公开的杀人如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匪帮，我们看得见，只要他们胆敢进攻，我们便可以坚决彻底的消灭他们，然而这一伙反革命分子却是一些口是心非的人，他们都挂着“诗





人”“理论家”等等招牌,从而骗取了党和群众的信任,可以公然无忌的参加我们的各种活动和集会,利用我们的讲坛、报刊和出版社,大量贩卖他们的反革命毒素。正因为如此,就到现在也还有人被他们披着的马克思主义和文化人的外衣所迷惑,不是有人对他们的文章看不出“错在何处”吗?不是有人认为他们是“秀才”,是“文人”,而说是什么“‘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胡风不过是写写文章,既没有私藏武器,又没有炸毁工厂和矿山,算不了什么反革命”吗?其实,当一些反革命分子阴谋破坏我们的一座桥梁或一座工厂的时候,如果被发现了,那末,他们的反革命面貌便会马上被揭露出来了,然而当这一伙披着文化人外衣的反革命分子企图从根本上破坏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并且他们的罪行已经被揭穿了的时候,却还有不少的人看不清他们的面貌和本质,这就说明了暗藏的两面派的敌人比公开的敌人更危险。胡风集团决不是甚么写写文章的“秀才”,而是一群反革命黑帮,正是在他们的“诗人”、“理论家”的伪装下,二十多年来,他们以他们反动的理论越来越多的毒害着广大的青年群众,腐蚀着革命的新生和后备力量。在这次对胡风集团的斗争中,许多读者以自己痛苦的经历和亲身的感受,控诉了胡风对他们的毒害。由于胡风在抗日战争时期竭力宣传“那里有生活,那里有斗争”,“起点在那里,在你的脚下”等等似是而非的论调,因而打消了当时许多青年想到抗日根据地去参加革命斗争的愿望;由于他们狂热地鼓吹“主观战斗精神”、“自我扩张”等等,使得当时许多已经参加了革命的青年,迷失了方向,不惜脱离革命集体,走上“个人斗争”的苦闷、徘徊的道路。解放以后,胡风集团的组织越来越大了,他们的据点已遍布于北京、天津、上海、武汉、沈阳、广州、南京、杭州、绍兴、合肥、大连等重要城市和中小城市。他们还尽量寻找一切思想有毛病的人作为欺骗、引诱的对象,把一些思想上有错误的人,对共产党不满的人,历史上有问题的人,丧失警惕性的人,加以拉拢,使这些人落入他们的圈套,以便扩大他们的队伍,集结力量,准备里应外合破坏我们的革命事业。我们决不能低估胡风集团和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危害性,任何的麻痹和疏忽都会给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带来重大的损失。

(四)提高警惕,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党曾经向我们一再发出了警号,号召我们经常地保持革命警惕性。早在革命胜利的前夜,党就指出: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





然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因此，我们不但要善于和敌人作公开的斗争，而且必须学会和他们作隐蔽的斗争。当中国革命在全国取得胜利的时候，毛主席在人民政协开幕词中又一次地向全国人民指出：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而党的七届四中全会更因过渡时期阶级斗争尖锐复杂的现实，唤起我们百倍提高警惕。但是，我们的很多人对党和毛主席的这些指示是体会不够的，有些人简直忘记了这些指示。

有些人认为：解放几年了，经过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等一系列的运动，反革命分子杀的杀了、关的关了、管制的管制了，人民觉悟提高，人民政权日益巩固，反革命分子不会胡作非为，不敢冒杀头之危险，会在人民的强大的力量面前驯服起来，而像胡风这样顽固的反革命分子恐怕是很少了。这种轻敌麻痹的思想是极其错误的，它将给我们每一个革命干部和全国人民服下麻醉剂，给一切敌人以机会重新组织他们的残余力量来危害人民，进行推翻人民民主政权的阴谋活动。

这说明，在革命胜利后，我们有些干部因为我们已得的一些胜利而骄傲起来了，他们在政治上睡起觉来了。但是，敌人并不会睡觉，胡风在他的书信中，一再指示他的党羽，研究对付我们的策略，向新社会“捣乱”，实行革命的进攻。这就证明，我们的胜利越大，我们的成就越辉煌，一切敌人对我们的仇恨也会更加刻骨，对我们进攻更加疯狂，他们会利用合法的和非法的斗争以及各种恐怖手段来进行最后的挣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各种反革命阴谋活动正反映了被消灭的和行将被消灭的阶级中的反革命垂死挣扎的事实。我们应当用这种生动的阶级斗争的现实和历史的教训来教育全国人民和全党，提高警惕，粉碎敌人的阴谋。

还有些人认为：“我们国家各项工作繁重，各人有各人的工作，镇压反革命是公安部门的事，与自己无关。”因而他们完全埋头于日常的业务工作和事务工作，满足于自己业务上的一点点成绩，对于自己所拟任的业务范围以外的事，就是对国内国外的政治形势和重大政治问题，都采取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同时，持有这种态度的同志，往往在组织工作中，认为只要会干工作就是好干部，只注意干部的工作能力而不注意他们的政治面貌。在这样的部门中，那里的政治思想工作总是十分薄弱，政治空气也异常稀薄。一句话，他们是“顾了常务，忘了政治”，放





弃了一个革命者必须时刻警惕和一切危害国家人民的暗藏反革命分子作斗争的责任。从人民日报发表的第三批材料中,我们清楚的看到,胡风集团分子他们首先是在我们工作薄弱的环节开始进攻的,他们专找身上有毛病的人下手“拉拢”和“联络”。政治空气薄弱的地方,正是自由主义分子和不满现状分子的温室,也为反革命分子进行活动开了方便之门。而许多反革命分子正从这个方便之门“深入到”我们的“肝脑里面”来了。因此必须向那些醉心于党务,不关心政治的人们大喝一声:你们的这种倾向是有利于反革命的。让他们清醒过来,大吃一惊。认真克服自己工作中的各种缺点,堵死一切可为反革命分子钻营的空子。使大家时刻记得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国际和国内的具体环境,记得凶恶的敌人还包围着我们,只要有可能,他们就要来破坏我们的。

因此,正如人民日报编者按语告诉我们的:“我们的人必须学习,必须提高阶级警觉性,政治嗅觉必须放灵些。如果说胡风集团能给我们一些甚么积极的东西,那就是借着这一次惊心动魄的斗争,大大地提高我们的政治觉悟和政治敏感,坚决地将一切反革命分子镇压下去,而使我们的革命专政大大地巩固起来,以便将革命进行到底,达到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为家的目的。”

(原载《新湖南报》1955年6月28日)





专论

保卫人民的文艺，大量培养文艺批评家

朱 凡

胡风事件的沉痛教训之一，就是：人民的文艺需要保卫！为此，今后我们在大量闭关人民文艺作家的同时，必须大量培养人民文艺批评家。

从前不晓得，现在晓得了：老虎能够隐藏在文艺的苇丛里，至于二十多年没有被发觉。可见眼前文艺界（各界皆然）还要彻底搜山——胡风一类的革命一定还有——而在搜山之后，需要马上有计划地培养一批有战斗力的和头脑清醒的批评家，来保卫人民文艺——能够在任何情况下，识破胡风们的面目，剥去胡风们的伪装，驳倒胡风式的诡辩，透过一切假象，暴露其作品和他们本身的反革命本质。

事实证明，敌人是不笨的，似是而非的理论不是那么容易被识破的；即使被识破了，也不是那么便当在短时间内被群众所洞察和深恶痛绝。显而易见，这都需要文艺批评家来深入地耐烦地工作。

如果说，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反动文艺理论不是容易被识破和驳倒，那么说有毒的作品不容易被揭露，则同样是确实的。众所周知，文艺作品不是用说理，而是用形象来表现主题——思想的，思想总是渗透在艺术的形象之中：好像一块点心，渗透在点心芯子里面的是糖分或者是砒霜，表面上是看不到的。这里，我们需要头脑清醒的文艺批评家。

通常，对于坏作品，我们的报刊是不予刊载的。然而，有的时候也竟然刊载出来了，例如胡风的长诗《时间开始了》第四篇的《安魂曲》，这是一首诽谤革命诽谤人民的诗，其所以能够刊出是因为刊出这首诗的光明日报副刊的编者原就是胡风分子彭燕郊的缘故。又如电影《武训传》，现在大家都已知道它是一部传播改良主义和奴隶思想的反动影片，其所以能够发行并居然在一个时期博得一些盲人的颂赞，是因为我们的某些文艺工作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还是低下的缘故。但不管为





了什么原因,这类作品在不慎刊出之后,我们的批评家就应该向广大的读者指陈其害,就是说,既不能够预防于前,就应该消毒于后。

还有一类作品,基本上好甚至很好,但其中也夹杂着毛病,例如曹禺早期剧作《雷雨》中的宿命论的色彩;萧洛霍夫的名著《静静的顿河》中也犯有“一些极重大的错误”等等。显然,这类作品是需要向群众推荐的,但也要指出它的毛病,以便读者既从作家受益也从批评家受益(可惜我们现在这样做的还是太少了)。

好的作品,都是需要批评家向广大读者推荐的作品。有人以为好作品用不着批评家过问——似乎只有坏作品才需要批评家光顾——这其实是一种片面的和有害的见解。正因为作品好,所以特别需要批评家向千万读者大力推荐。正如富于营养的食物需要科学家向群众推荐一样。以好说好,看来似不稀奇,其实好的作品不为群众所知,以至被人说成不好,因而不能充分发挥它的作用,倒并非很少见。总之,凡作品都需要批评家去识别,推荐和黜斥,因为通常的读者和观众往往更多注意作品的艺术性这一方面;对作品的思想性常易忽略。但是,正如大家知道的,可口的苹果不一定就没有死苍蝇,吃下去照样要害病。

人民的文艺需要设防,需要保卫!这不仅因为文艺是一个武器,同时因为它是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斗争中的一条战线。文艺和政治、军事、经济有着不可分割的内部联系,这是不容许丝毫怀疑的。很多人不懂这一条,但只要看看胡风这个反革命集团的党羽,遍布于政治、军事、经济甚至党委机关,而对于文艺方面他们岂但是不抛弃而已民,甚至在这里构筑了他们的窝巢。胡风们懂得这一条,而他们正是这样来布置他们的进攻的,难道还能够设想人民的文艺不需要设防吗。

保卫我们的文艺!我们不仅要更大量培养人民文艺的作家,同时更要大量培养人民文艺的专职保卫者批评家,这是我们不可忽略和不可推诿的一件大事情。





《永远的一面》阿累文集

专论

刚果人民的正义斗争一定取得最后胜利

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 湖南分会主席 朱 凡

刚果的合法政府总理卢蒙巴和他的战友约瑟夫·奥基托、摩里斯·莫波洛被美、比帝国主义和他们的代理人杀害了，我们感到极大的愤怒，我们表示强烈的抗议！

卢蒙巴是刚果杰出的民族英雄，是代表受帝国主义压榨的千百万刚果人民反抗意志的民族革命的领袖，他领导刚果人民和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受到人民热烈的拥护和爱戴，也因此被美、比帝国主义视为眼中钉；当卢蒙巴“越狱”的消息传出来的时候，人们就料到这不过是阴谋杀害卢蒙巴的烟幕。果然，卢蒙巴终于遭了他们的毒手。我们是中国人，我们曾经身受帝国主义的压榨，因而深知刚果人民所受的痛苦。我们说刚果人民决不是孤立的，中国人民坚决站在刚果人民的一面，我们将从各方面支持刚果人民的斗争。

美、比帝国主义假手于他们的代理人杀害卢蒙巴，以为这样会逃过世界人民的眼睛，以为这样就会吓住刚果人民不敢进行斗争，但是事实的发展将会和他们的预料完全相反，不管他们怎样伪装，人们将把主犯元凶认的很准：他们就是美帝国主义！

刚果人民的斗争，将不但不会减弱，而且，他们在斗争的实践中会愈益提高自己的觉悟，识破一切向他们袭来的阴谋诡计，更加勇敢更加坚决的战斗下去。毛主席总结中国人民的革命经验说：“……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把他们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我们相信：刚果人民在斗争实践中将会再次证实这条真理，把斗争一直进行到底。用斗争来谋求解放，用斗争来保卫和平。我们将会看见，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刚果人民，而帝国主义得到的只有失败。

（原载《新湖南报》1961年2月21日第三版）



文字辑录





报告选编

——来自千年学府的声音

朱 棱 整理

一、关于双反问题(1964年元月)

说一下“两反”问题。昨天下午动员搞两反,党内思想对两反重视不够,认为与自己关系不大,两反现有内部关系又有外部关系。真与本党内的同志个个有关系的话还了得。三反搞了,关了前门但后门未关。还不能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看我们重视了三反,不重视两反,不应该的。我们要组织起来强调清理阶级队伍等等,必须要把两反搞起来,要搞好,才能组织起来。

若说我们学校没有万字号,没有油水,那就是我们要在党的领导下去做深入工作,更重要的是能否把群众发动起来,搞一个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必须通过斗争揭露才能把敌人搞出来。如果我们同志们不重视是不能把群众发动起来的,两反搞不彻底,队伍不纯,后患无穷。

在运动中,有问题的更应积极行动起来,和党站在一起,把问题搞清楚。由外部矛盾转化为内部矛盾,大家应重视起来。

有的原来有点问题,经过查清,洗个手就完了,当然是好事,力争把敌我矛盾转化为群众内部矛盾。

五反运动时间很长了,由于各方面情况,现在要搞深透就要分秒必争,有疲沓的情绪是不对的。根据情况运动能否彻底决定于群众的发动也就决定同志们的工作和重视程度。

二、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化学化工系蹲点讲话摘要(1964-1965)

(一)

大家对领导提意见有顾虑,带着问题听,有13怕:





- 1、提了意见,怕刘接受不了,如接受了能否改。
- 2、怕刘难受,刘在困难之中。
- 3、破不开脸,不好意思。
- 4、提了意见,怕影响自己提升,有些同志想当教师,怕提了当不成教师。
- 5、怕追问下去,有些意见不是自己经过的,听别人说的。
- 6、怕安排自己工作有报复因素。
- 7、怕提了以后就不信任了。
- 8、怕提了意见被一下子抓住了,死追下去,哑子吃黄连怕穿小鞋。
- 9、预备党员怕转正受影响。
- 10、一番好意提意见,怕将来说反党。
- 11、揭的问题同自己有关,怕牵连自己,怕看成是想翻案。
- 12、怕工作组决心不大。
- 13、怕自己出身不好。

大多数是从自己角度出发,怕对自己不利,担心刘难受是少数人,也是从私人角度考虑多,不是从正确地方为对方设想,如果提高来看,帮助总支改正错误是帮助领导唯一办法,是正确办法,有糊涂观念,如一提就接受了,就不会有这个毛病,是不是他接受不了,你就不提了,难道他永远接受不了?党员义务要不断的进步,矛盾就是痛,就是病,矛盾解决了就愉快,心情很舒畅,怕提任,怕转正,怕当不成教师,这是地位观念,党提升什么人,而要提拔敢于斗争想革命的人,通过学习提高思想消除顾虑。

提要求:

- 1、认真地来参加学习会,不要请假,有始有终,集中精力。
- 2、文件要学好,要运用这个文件。
- 3、帮助总支提意见,这是善意的帮助,有责任,有义务,勇敢地来提事实,进一步敢当面揭露、敢辩、敢反驳、毛主席一再提是兄弟党不是父子党,摆事实说道理。
- 4、进行分析,看到思想的阶级性,对哪个阶级有利,代表什么人。
- 5、充分认识错误,有决心彻底改正——不但是同志们的事情,工作组也有决心。





(二)

说两个问题：从学习班了解其他情况进行分析。

1、预备在下星期三开始揭盖子。

一类从自己的利害考虑的，一类从对方感情出发的。我有个感觉，知识分子有第二地心吸力，一切问题考虑围绕个人，被这个吸力所吸引；如果对革命有利，离开地面及毛泽东卫星之力，对他们是阶级立场问题，敢不敢揭，敢不敢革命，揭露矛盾包括认识矛盾，揭开盖子得到启发，容易帮助大家解决矛盾。团是党的助手，一个是无产阶级立场，对于党员来说是根本问题，对革命者来说也是根本问题，大家敢不敢揭露矛盾，今天不敢揭，今后在敌人法庭上是否双膝下跪。敢于争辩，如打仗是开小差还是逃命还是帮助敌人，是维护革命利益。今天就是揭盖子，敢不敢革命。不能采取庸俗办法，关系好是帮了正忙还是倒忙。从个人出发，立场不同，观点不同，是非不同，坚持错误是掉队，在揭盖子之前要端正态度。

2、盖子揭开后，要进行阶级分析，科学的态度，因为只要进行阶级分析，才能认识阶级本质，才能看得出对哪个阶级有利，不能采取武断办法，反科学态度。阶级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灵魂，看你能否进行分析，我们的分析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件事是对哪个有利。

少奇同志——论人的阶级性

进行阶级分析有利于革命，有个标准，否则就不能独立工作，独立思考和分析。我们要做一个自觉的革命者，虽然自愿来要有阶级觉悟，通过斗争还进行阶级分析，瞎碰就不是进行阶级分析，就有盲目性，也可能在一定条件下，转到敌人那里去。如想不盲目，就要学会阶级分析，对于干部成长，要超越这条线，在政治上要开始走向成熟。

3、举例分析。

我们对犯错误同志是否相信他们能改正？我们相信能改正。有的同志虽然问题老大难，但是受党教育时间较长，出生好。虽犯了错误，但根子正，一般能改正，可能性就大些。归根结底改正错误是靠自己。没有自觉是不行的。外因要通过内因起作用，没有他自己改正错误的决心，外因也无用。但是一定要大家帮助，两条凑在一起事情就好办。大胆地揭大胆地分析，大踏步前进。有的同志产生这样的





问题,现在这样错误,有否必要要大家帮助?我觉得是必要的。自愿同帮助想结合,二化系政治工作,今后如何开展好,就难。解决内部矛盾,唯一办法就是团结——斗争——团结。思想不一致,达到一致要通过思想斗争。

(三)

1、揭盖子应用文件作为武器,若干事实进行分析,进入了新的状态,现在是正式来揭,揭盖子就是革命的行动,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建立社会主义的化学化工系,揭总支错误的东西,合不合文件精神?带着文件精神来揭发。扫除上面的云雾,暴露缺点与错误,对事不对人。动机我们是从团结出发。揭盖者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总之要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2、发言没什么限制,没有框框。

知识分子在新形势面前,农业工业现在这个情况是很好的局面。商业供应很好,科学发展很快,我们教育搞意识形态比他们差,很多电影是为资产阶级服务,很多作者为资产阶级服务,我们担任的责任是无穷的,替革命培养接班人。

3、揭盖子是对立场的一个锻炼,树立革命人生观不可少的,立场是否站得正,站得住。

4、个人利害关系是否与革命利害关系相比较,主要是结果,决定你是否革命,是否红。

作法:

边揭边议,集中分析,典型发言,要分析,才能提高才能解决问题,是进一步更高的运用文件,是好事还是坏事,危险性如何,文件可以提一个侧面,来比较全面——分析太多不可能。

(四)

明天如何搞,我同意大家讲的。

1、以事实为基础,来进行分析。

比较重大的问题,要比较集中,不要分散,只能作大体的规定。实践本身丰富,理念发展与实践先摸事实,关键问题要说清,说一个是一个。运用主席打歼灭战的策略,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实事求是,符合事实本身,边揭边议与先揭后议相结合,大家不要作结论,以后再谈。





2、一个人错误怎么才能容易改。

一个人15年积累的错,三年能改也不错了。党内有老油条,不改不检查,每次批判要打歼灭战,消灭有生力量。打是亲,骂是爱。要帮助同志一定要严格,爱一个同志要从阶级感情出发,光讲动机不讲效果这是形而上学,要打中要害,要批评得痛。

3、“我的问题不如材料重”如何看。

集中就显目,自己谈确实知道是最落实、这无法说的价值很高,一个战场胜利不一定是大炮,一颗子弹打中要害就是能取得胜利。

分析是扫除障碍,看清问题,不怕顶不怕辩,萝卜一个一个吃,要大喝一声使对方震动。

关于阶级分析问题(1964年11月)

学习阶级分析基本上是长期学习,是长期革命实践当中学会的,决不能靠一两个报告,但也不是难得要命,如雷锋、黄祖示他们也是普通战士,无产阶级出身,会用头脑。阶级分析的东西是一个标志,他自己是一个革命者,或者是革命家,是看有无一套成系统的进行阶级分析的标志。作为一个革命家,意味着我们正在革命,其次意味着有一个立场,好像卫星上天,如季托夫说平常在地上白天工作,晚上睡觉,但在卫星上就说不上白天黑夜了。他们立脚点比较明确——劳动人民,小资产阶级就不稳定,进行阶级分析,就是要进行无产阶级的阶级分析,站在无产阶级立场进行分析,进行阶级分析意味着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意味的东西是很重要的。学起来不难,难的是精,人与人不同,有些人看得出,有些人看不出。如赫鲁晓夫下台前中央就得到这个结论,但我们并没有得到,这就是水平问题,而且是智的问题,看起来没有止境。马克思主义本来在不断发展,我们看事实要看他的实质,通过现象看本质。领导从它的观念中,矛盾中得到一个结论,比方赫鲁晓夫有些话有些言论,大家听是不好,开20大就突出的说明无政权,“今天革命……通过和平过渡,这是修正主义。”开始看到这句话,没人判断它是修正主义。反斯大林是不大好,后来对铁托又发表看法,说是社会主义国家,后来又发表“全民党、全民国家”。经过5年时间,证明是修正主义集团,这五年时间是在变化的,也是进行阶级分析的时期,现象是我们入门的向导。





马克思主义就是阶级分析,许多同志缺乏分析头脑,是马克思主义的标准把我们带到更高的境界。有阶级分析就避免盲目性,开始有阶级觉悟,对我们更重要的意义就意味着摆脱教条主义。

究竟有否阶级?阶级存在是看得见的。社会上一批人他有土地、作坊、商店。他们可做生意赚钱,有生产手段,把持着生产成员。这是事实上有阶级存在,压迫与被压迫存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存在。总之这些就是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存在是客观事实,一切人作为阶级的而存在,如农民、工人等等要判断善恶是非要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人的阶级性站在一定的生产地位,思想行为形成特殊的阶级性。占有生产手段,工人和工人在一起,利害关系相冲突。比方,工人要罢工。这厂和那厂一样,利害关系一样,无产阶级要揭开阶级的盖子,才能解放自己,阶级分析手段提高了阶级觉悟,人的阶级性就是形成集团,集团人形成共性——阶级性。失业在美国、英国和印度处理方针是一样的,我国是很好的安排,是社会主义的方针,两个人饭三个人吃,我们没有失业,劳动力不足。阶级利益不同,处理方针不同,如中国原子弹爆炸反应并不相同,印度资产阶级就说我们不好,任何事情都是如此。

教育,无产阶级共产党认为有阶级性,资产阶级认为没有阶级性,工人、农民的教育,每个学生的学习行动,教师的教学行动,贯穿着阶级性。

如贫下中农有“自来红”思想,如不很好的学毛著,就会变成资产阶级的俘虏,老想着自己的生活舒适,没想到农民生活水平低,被“四清”干部贪污了。你生活好,就忘记农民痛苦,也不会为他们出力。工人阶级是思想和言行对哪个阶级有益,对哪个阶级有害,这是很明显的。

从开始到列宁四条止,说明社会主义社会有否阶级斗争,引用列宁恩格斯的话,三个段落由于引用了革命导师的话,驳斥了赫鲁晓夫。

从四个方面分析: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农业。

- 1、依靠力量60%不纯,依靠谁打击谁不明确。
- 2、斗争面宽,把内部矛盾当敌我矛盾处理。
- 3、不向党请示,不按党的政策办事,是阶级斗争的反应。
- 4、阶级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反复的,为什么?
- 5、家长制是封建社会的习惯。





- (1)明确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
- (2)明确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曲折的
- (3)树立革命到底的思想

——“早春二月”十个思考问题

1、作者和编者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实质是歌颂人道主义，抹煞阶级性、革命性。

2、恋爱至上，不是资产阶级的革命班底。

3、革命文艺的方向是为工农兵服务，这部电影是为什么人？

4、人物没有革命态度，哲学基础是一分为二还是合二为一。

5、判断他是否革命，是看行动还是言语？

6、一部影片是否革命，是看他整个内容还是看他扎个革命的尾巴。

7、作品发表是1929年，当时这篇文章发表时，作者的革命观念并不成熟。

8、当现在经济力量全面好转，全面发展，社会主义革命深入时，这个电影起了什么作用？

9、当前和修正主义斗争激烈演这个电影起了什么作用？

10、同一个导演以前导演过“千万不要忘记”这次导演“早春二月”说明人的世界观很重要，说明他革命的世界观正在树立。

一分为二，合二为一，早春二月等艺术形态问题，文艺界写中间人物或写什么人物，农业工业带革命性质发展必然要反映到上层建筑来，毛主席看到刘主席秋季讲话后有很大变化，这样高校不能普及，20个劳动力收入=1个大学生开支，故采用一部分半工半读学校，我们全日制学生毕业后不见得又红又专，文化革命的浪潮开始到来，我们很好的认识自己的任务，大家的思想都要提高，要革命。根据省委指示，面上教育不能蹲点，要求是高标准，查完阶级，不搞别的，要解决重大问题，大问题是什么？思想、政治、组织、经济上四不清。

高标准——彻底解决问题，要合乎政策，运动前后要有明显的改变，使有些同志开始走革命化的道路，开始树立共产主义人生观，站到无产阶级立场上来，有比较明确的认识。

高等教育使得我们学校成为革命的大熔炉，革命的接班人。陆部长讲……。





我们承担革命大学的任务,我们要提高才能完成任务,揭盖子、放包袱、洗手、洗澡,有一个明确的立场,要求所有同志和工作组密切的合作,中心带业务,适当布置业务。

文件:九评,反对自由主义,党委会工作方法,论党内斗争。

要学深学透学到手,用九评原则判断问题的是非,扫一下我们过去的糊涂思想。依靠谁来完成?依靠大多数党员、干部、革命化的老师、同学。通过他们团结全体师生,实际上就是依靠群众,团结在党的政策基础上,必须放手发动群众,群众是用九评的思想和政策来发动的,放手就是给群众充分的毫无保留的说出来,实现毛主席的六句话: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主要是自己革命,要有勇气,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

——与总支交谈

进一步动员,因群众尚不明确来意,选一些文件再学习一下,总支抽3-4个单元酝酿一下,我们要再认识一下,到底存在什么问题(用2个星期)。

放手发动群众,层层发动,这是执行省委指示,平化同志蹲点上来的经验,当革命派。

今晚做一个动员,在上个基础上进一步动员,大家看是否恰当。

1、主要集中指挥——总支领导是起决定作用的。

2、对照文件想问题,提出几条线索。

a、关于政策方针的贯彻(上级指示);

b、民主集中制;

c、团结问题,总支、党内外、广大师生干部;

d、分散主义,在已有基础上进一步深挖,如请示报告,从全体出发;

e、作风问题,生活、工作、自满、团结、不民主,革命意志是否旺盛?有否居功骄傲?

f、学习毛泽东思想,劳动问题,上级文件全面钻研。

3、当革命派不当改良派,更不当反革命派,执行一分为二的思想,承认成绩,也承认有错有缺点,要经得起考验,过社会主义关的,有些人进步快,有些人进步慢,有些人倒下去,关键在如何正确对待自己错误。





要当唯物主义者,对待缺点,是掩盖还是抖出来。对待自我革命,对待群众是否放手发动。

4、对待革命,什么是坚决、原则性、经验主义、左倾。

(五)

——二化系动员大会

学习进行了六天,要转入揭盖子,有些事,要谈清楚。省委平化、王迎春同志蹲点回来,对工作做了指示,某些地方精神有指导我们运动开展,有帮助,讲四个问题。重新进一步说明来意,学习文件,大家要当革命派,几个问题谈谈。

1、来意:

二化系怎么干:当前这段主要是总支,总支是系的领导,党委是指挥部,总支是前线指挥所,党委是最基础的组织,总支是学校党委派出的机关,总支是这样的地位,学校党委能否实现自己的意图,要看各项工作干得怎么样,工作不够那么好,就要打个折扣,总支实际上起重大作用的,总支是比较接近学校、教师、学生的单位。群众找党就是找党的成员,总支工作的好坏关系很大。

联系实际——总支实际,酝酿意见,酝酿总支意见,学习文件,自觉的自动的革命,一定要与群众推动相结合,其它同志也要讲讲自己,自觉革命,要求不是那么高,因为是非党员,从他本人来说也要严肃认真,不能走过场。

2、学习文件:

a、关于党的贯彻执行方针结合政策路线指示和上级决议;

b、关于民主集中制。是党的原则,政府原则,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什么叫民主问题,什么叫过头,什么叫家长式领导,什么叫极端;

c、团结与合作共事问题;

d、分散主义,有否本位主义,有无集体观念,是否无政府状态,请示报告如何,有否自作主张;

e、作风问题。思想、生活、作风,反对自由主义,党的生活几个问题,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对人的腐蚀很厉害。生活作风体现一个阶级思想,常常是阶级思想表现;

f、学习马列主义和毛选。党的文件是否钻研,劳动化,劳动是革命化的开始,劳动特别重要,知识分子应参与生产过程,增强劳动观念是共同问题,通过劳动才





能与工农相结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毛四卷(十段),论人民民主专政,找到准绳找到标准,五反四清什么态度,革命派、改良派、反对派。

改良派不是彻底办法,不能解决问题。希望在大家当革命派,首先是说唯物主义者,当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承认世界是客观存在,既不夸大,既不隐瞒,也不缩小。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任何东西不能默忍,想瞒也瞒不住,彻底的唯物论者,坦白承认。对人家错误如实说出来,做老实人,办老实事,说老实话,学习毛泽东思想一分为二,不抹煞成就、成绩,也不隐瞒缺点和错误,正确看待别人,看待领导,看待自己。当革命派敢于揭盖子。

当革命者另一个重要含义,敢于放手发动群众。劳动创造世界,历史是群众所创造的,正确对待群众运动,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把事情办好。把系总支领导的问题搞清楚,改正缺点,大家采取善意帮助。放手发动群众,不能缩手缩脚,要想成为先进的革命者,要重视自己的缺点,当革命派,发动群众,在政治上有严重问题的人不包括在内。把缺点都抖出来有一定的副作用,通盘打算好处大。我们共产党人不隐瞒自己的缺点,共产党员和群众每人都有一个关口,一个人对待自己的错误采取什么态度。正确的态度是:暴露——认识——分析——改正。有的人犯得大些,彻底暴露认帐是个实践问题,能否作出来,看自己的决心。党的历史新的优秀的同志不断成长,也有蜕化变质的人纷纷倒下,不断吸收新血液,对新鲜事物接收敏锐。新陈代谢,党内确实有不少人跟不上帮,不能提高自觉,所以不断有人离开党,如57年资产阶级猖狂向党进攻,陈独秀摔在了历史的后面,我们自己正确对待革命,党员真正考验能否革命,革命是很深刻的,有些人战场上没打死,而现在不行,革命就是要忠于党,忠于人民,在任何一个问题上,要听党的话,同一切坏人坏事坏思想进行决裂。

安逸思想。为什么要革命?现在有敌人存在,有剥削,有压迫,也要吃、穿、住、生小孩,这是一种说法,革命就是为了美好生活,不完全错,无非是寻求个人幸福,生活过于美好,当尚有饥寒交迫现象存在的时候不是好事。只有这样采取态度。才是正确的。至于联系,这个人成天想办好事,优点是主要的,虽有成绩,但仍有缺点。不能怕艰苦,怕艰苦严格来讲就是蜕化变质的开始,就是想不革命的开始,阶级斗争要几百年后才消灭,大家要做个革命派,因为现在还是生活在阶级斗争中。





g、人为什么犯错误。

(1)政策性。对中央政策要正确执行,搞人民公社时不敢放手发动群众,这是右,赶不上群众,我们一致反对,主要威胁是右,大量错误带右倾性质,故人发生错觉,认为右不得,左好,甚至越左越好。但是广大群众不拥护。过桥要走中间,走右边会掉下去,走左边也会掉下去,左倾代表少数积极分子的主张,明天办到的事今天就提出来了。执行上级方针政策,运动也不不断纠正,如骑脚踏车要把好龙头,有的表面上很左,但实质上很右,用左的姿态表现出来。

(2)主观主义。一种叫教条主义,艾地又叫东欧国家,照办赫鲁晓夫的主张,是新的教条主义,因为与客观事实不相符合,按照老黄历办事,比如,买猪肉,60年3元一斤,但现在已经涨价了还是买一斤肉拿出了3元钱就走。别人会说你发疯,但是工作中有类似买肉这样的情况出现。

(3)原则性。一个人要有原则性,革命很坚决,客观东西是在运动,如教学规律是少而精,工作者有工作规律,思想者也有规律,要按照规律办事,这是原则,否则要犯错误,毛主席著作,你学得好,能指导自己工作才好。光按老黄历办事是不行的。

(4)革命坚决性。在正确前提下使劲儿,若前提错误就越使劲越错。省委讲……现在社会有两类矛盾,敌我矛盾当敌我矛盾处理,内部矛盾当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是正确的。否则就错了。但是对敌人不斗争,光用毛选来学习也是不行的,还要用斗争来解决问题。

附朱凡在湖大报告讲话目录(部分)

1、1959.9.12在开学典礼作《学习——精通——应用》报告

2、1959.9.24《关于外宾接待工作》讲话

3、1959.12.5《人为什么犯错误》报告

4、1960.2.22《马克思列宁主义右国的发展》报告

5、1960.2.22《学习毛泽东思想》报告

6、1960.5.1五一节报告

7、1960.12.12《论谈判》





《永远的一面》阿累文集

- 8、1961.5.1《秦部长关于百花齐放,百鸟争鸣的讲话传达和若干解释》
- 9、1962.8.31《关于平反工作的报告》
- 10、1964.11.28《关于贯彻阶级路线的报告》
- 11、1966.2.13《四清总结报告》
- 12、1966.3.8《继续思想改造》报告





笔记选编

朱 棱 整理

一、文学与写作

知识的发行与知识的创造有同等重要意义。(1939年10月8日)

读班台列叶夫的《文件》。无疑的是一本杰作。他写出了革命者的坚决性——技巧上是简练明快。这一简练明快的作风,从《不走正路的安得伦》起已经确定了权威,这是一种新作风,适合于文化水平不高的读者,而且技巧上是更高级的发展。(1939年10月16日)

少奇的全文又读一遍,真好!组织家对于文字的组织力,也毕竟高人一筹,这不是学得到的——天才加锻炼。(1939年12月4日)

读 Chekhov 家书集至夜深,读了半卷——我感到从书信里去了解契诃夫有下列特点:

- 1、爱那种绝对的理想中的自由(不过他不敢放纵,上帝的十戒管束住他);
- 2、对于下层民众是带有下意识的敌意,同时也有一种微温的同情,他赞美人道的事业,如创立学校图书馆之类的事情;
- 3、他不懂也绝未谈起过社会科学,他在文艺上是从好玩开头,到浅薄的经验主义和中庸的天才主义终结。他没有文艺理论的指导,只服从创作欲和直感和境迁的影响而写作,他反对和看不起批评。他嘲笑革命,认为那是不能实现的空谈;
- 4、他最爱的东西似乎并不是他的作品,这恐怕只能占到第二位;第一位无可否认的是他的温饱生活,尤其只吃点、喝点好东西;
- 5、他爱说笑话,说得不顶好,有点嫌过于夸大。但他的想象力和联想力是很丰富的,看他的信可启发人若千的东西;
- 6、他不是什么天才(不能糟蹋这两个字!)只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平凡作家而已。





读完了契诃夫书信集。他自己说有时也谈谈哲学,但他谈的是什么哲学呢,哲学之所以成为科学是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前后,约当于契氏出世之际;普列汉若夫最初把这种哲学介绍到俄国是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正当契氏学习欲最旺盛的三十岁左右,但看他的所言所写所行所为,都没有一点这种哲学的气味,这是明确的。……他自己说他“没有信仰”(1939年12月22日)

读高尔基的《论文化、恋爱及死亡》。(1939年12月22日)

高尔基在这些问题的基本上给了初步的明确的说明。(1939年12月28日)

封建文学的特点:1、朦胧;2、含蓄,要读者用自己的想像来补充;描写的主客观的统一。

读完《续西行漫记》。这书的体裁极其自由,他是要写什么就写什么,要怎样写就怎样写,他的形式是听从内容来决定。如果勉强归类,这只能属于随笔(sketch)一类。这种体裁的好处在于书写自由,坏处则在于过于混乱——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垂死时代的粗枝大叶的新形式,非常之不考究的新形式。因为采取了这一形式,所以内容是丰富的,而又很不枯燥,对那些初窥此道的人可发生诱其深入的作用,而且,应该承认,有许多地方写得很深刻。(1941年5月7日)

昨晚睡前读了一本《与列宁相处的日子》有如下感想:

1、政治家与文学家思想方法是不同的,政治家从如何行动这方面去考虑事情,文学家则形象的考虑。总目标虽然相同,但下手的方法不同,这结果往往是文学家在政治上老是犯错误,例如高尔基,普列汉诺夫和卢卡那尔斯基。彭康曾指出鲁迅的思想方法与布尔什维克的不同之处,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今天当无正确答案;

2、文学家习惯于形象的思索,往往会变成思索形象。高尔基描写列宁和马尔托夫较之演说之内容,他们在他们演说的姿态、语气等方面描写的更多,这是当然的,也是易于看出毛病的;

3、文学家与政治家,作家与批语家统一于一己之身,这个理想恐怕只能在革命胜利之后若干年才会出现,或者简直不能出现。

写《为路东青年祝福》,此文应冯教务长之约。(1941年5月13日)

路东的写作上发生了一种写“大文章”的不良倾向,应加以遏制。大家座谈从





大众化谈到写作倾向的问题,大家都不赞成写大文章。(1941年5月15日)

祁式潜主任谈读者三阶段:1、轮廓大体正确的读着,朴素唯物论的;2、个别问题深研与精到,好像哲学之形而上学的发展;3、能从个别侧面了解全体,因为已经把握了具体的规律性。

“要精一定要博,精而不博是没有的”。——祁说(1941年5月21日)

小泉八云最推崇北欧文学的素描(少用形容词)的手法。他认为这是最动人最有力的一种手法。

梁实秋是古典文学的拥护者。

胡适治史,亦有可取之处。他主张说明中心问题时应把许多有关的东西(可惜只缺少与社会经济联系),围绕着这个中心说明。并多举例。(1941年5月21日)

读《一个哥萨克的日记》。这是一个片断,写得非常经济有力。梭罗诃夫善于在这一年半琐碎的事实当中抽出几点。着力地几笔,便使你看到全部事情的推移,比摄影和电影还清楚。记得读英译本,并无此种印象。(1941年5月25日)

读蒋天佐与王任叔的文章。任叔评巴金的《家》,还是琐碎的很,虽然明显的他很卖力来写那篇文章,明显的较之前有很大的进步。天佐的翻译非常之好,短文也写得好。文化人之文与政治家之文,党外之文与党内之文总是有区别的。后者的原则立场和决无枝蔓是其特征。(1941年7月8日)

江淮日报社开欢迎会,谈报纸需改进的十大问题。又看了苏联作家两个喜剧,对小布残余气息讽刺的很好。(1941年7月10日于张家庄)

我看到下列现象:1、各版编辑间没有联络,每版各自孤立,各走自己的路;2、三版平淡;3、四版缺乏生动现实性;4、标题的研究非常不够,这有一部分是因为改电讯错字的时间过多所致;5、排版要深入研究,否则形式不能“完美”。(1941年7月11日于张家庄,江淮日报)

闹几天烟荒,遇贺绿汀,编辑部三厂房要安四个办公室,六、七个人的铺位。晚饭后在微雨的新凉中编辑国际版,顺利而愉快,标题力求平稳、精确。(1941年7月13日于汤家庄,江淮日报)

搬家时异常混乱,好些同志慢吞吞的可谓毫无军事动作人的气味!虽然这批同志是精选的,要培养好还须要一个时期。(1941年8月20日于马庄,江淮日报)





生活的干燥决定了思想的干燥,近来是太“事务”了。我曾经有过这种其平如水而颇不清闲的生活,其特征在于思想呆滞,显然这是工作处理上的事务主义的反映和结果。

害脚病在服务团诊治,陆瑾写信来,叫收夜晚十一点要电。(1941年8月22日)
看完《巧克力》有以下的想法:

1、主题非常严肃,对苏联的读者有重大的教育意义: a、为革命而死,不定假敌人之手,也能借友人之手,只要于革命有利,就应该死。而且还得含冤报屈,不发一言,从容就死。 b、错误的大小,也不应机械地看,有时一个小错误,一点儿疏忽,在一条件下会与革命有非常严重的损害。 c、党员对党应该有无限的忠诚,佐丁是被党处死的,然而他是一个工人出身的老布尔什维克,他能够心悦诚服而已。这是“无限忠诚”一语的兑现。

2、对话有法国诸大家的精巧,能够从中听到别人的声音,了解人的特性。审判一节写的最成功。

3、结构是不紧,接处很不紧凑,承袭了俄国作家在这方面的弱点。我以为这书的题材对于中国青年是太高了,他们还不曾产生此种感情,因此他们对党的处置是可能不同情的。

扫荡形势较昨日紧张,听说涟水方面敌人已经出动,而我们的联抗昨夜已准备出动,报社自从开了两会后,工作情绪较前大为不同。准备读现代史两本书,一洛甫,一华岗,希望能有一点时间把这两本书读完,然而小鬼晚上来说,厨房已经灌米袋子了。看来要时刻准备出发。(1941年8月28日于反扫荡中)

可是,习惯是一种顽固的力量……,坏的习惯与政治上的落后性结合起来,乃是一种不可轻视的可怕势力。(1941年9月21日于马庄,江淮日报)

读绥拉菲摩维支的《荒漠中的城》,这是小说中的《资本论》,专而难读。很显然,绥氏倘生在中国,写出这种难读的小说来,怕连饭都会没得吃的!(1941年10月12日于张圩淮海区专员公署)

抗战后党对于文化工作尤其文艺方面,只有政治的领导,没有理论的领导,因此正确的作品很多,好的作品却少(有艺术价值的)。

彭康同志指出:文艺理论的蜂拥介绍和文艺运动的可能分离(当然常常合流),





是因为文艺成为一个运动,便带有更多的政治意味,同时必须受着直接的政治指导。(1941年)

读华西列夫斯卡的《只不过是為了爱情》games youce的手法是社会主义的爱国主义主题的恋爱故事,主题有斤两,写的效果较逊于《虹》,或者说差的不很少。单纯的细致的心里描写和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作品有矛盾吗?没有形象,或形象化很薄弱的作品,是不能成为好作品——杰作吗?除去内容不谈,在“写”这方面至今为止还没有出现过越过杜斯迟夫斯基的人,这是事实,只不过是為了爱情,是不足为训的,问题要等待尔后的作品来证明。(1950年12月28日于土改中在衡阳三区天主堂)

清晨读完了《双城记》。狄更斯竭力赞美一个浪荡汉卡尔登,卡爱一女,女嫁代尔那,最后卡为代尔那而死。狄更斯竭力赞美这种浪子回头,为人舍己的精神——大约狄更斯是真正的基督精神,一句话,爱!主题就在这儿。

狄更斯生前不肯发表的著作,死后才发表,原来是为孩子们写的基督故事,原文用字通俗精练,称为观止;大概狄更斯晚年对宗教信仰愈加醇厚,有如老托尔斯泰一样,这就是马列主义诞生前的知识分子最终的信仰=事业的依托了。

然而写是写得极其细致熨贴的,从这本书看,狄更斯不能算是当时的第二流作家,还是第一流。浪漫主义的故事,历史现实主义题材,自然主义的手法。说明作者思想的极端矛盾,他同时赞美又怜悯皇族和革命的平民。对于不列颠精神却是无保留的赞美,不管对于银行劳累,使美普洛斯或保鏢者裘利。对革命诋毁较多。(1951年5月于衡阳天主堂郭家老屋)。

看电影《战火中的妇女》,片子很好。在日本放映反战反统治者的内容,煽动力应该是很好的吧。可是也仍有可以争论的地方。比如战争的性质是不明的,究竟日帝应否受到严惩,(兵)情敌应否受到宽宥,日本民族尤其是日本统治者為侵略者的事实是否受到辩护,都是政治问题。(即有无产阶级的民族主义),社会党是不能正确回答这些问题的。而作为被侵略的中国人民却能回答并极自然极亲切的感受到。又,大夫说“我恨他,但不能不救他”中的我“恨”他,不过因为他是情敌,而还不是作为天皇侵略战争的工具,斯大林曾正确的讲过“要用仇恨的烈火……”“要严惩”“要报复!”不可忘记。(1956年7月15日)





还一非同志大衣,聊到天黑,荃麟一非葛琴三人依依不舍,送到楼下门口。

读郭老(沫若)《汉代政权严重打击奴隶主》,12月6日人民日报登载。郭老此文较严肃,关于僻两汉仍是奴隶社会说的基本论点是对的,但仍有过于聪明和不大踏实的旧病。至于封建社会始于战国之说则是靠不住的,也没有证据扣死。(1956年12月9日)

俞仲武(浙江省人委副秘书长)来谈典型和关于写什么的提法问题(什么都能写,还是主要地写工农兵)。问题一经深入,就渐渐了解,不是只要作家思想正确就什么都可以写。鲁迅在《半夏小集》中就说过:没有一个画家画大便和毛毛虫的。这是说,思想意识正确了,有些东西=题材也不能写或不宜写。(1957年10月)

与牧良在屋里烤火吃酒,谈《红楼梦》。牧良说:“黛玉公然违抗酒令”的一节,甚有马列主义并且很深刻,我劝他写信给《红旗》杂志。(1959年5月)

读《武陵风雷》中卷。

1、聂玉姣最后一战,兵力有一两千人,仗恃人多枪多,想吃掉赵红桥两个连,而结果被两个连吃光,如何一口一口吃掉的,没有具体交待,也算不清算不拢这笔账。

2、中卷写得严密实在,比初卷好,更比老西《苦斗》好。

3、高亚男的第一度夜行写得极好,因此,紧接着第二度夜行的文章就要大大减缩,读者才能同意和会心地点头。但书中大写特写,使读者吃了一碗扣肉之后,再吃一碗扣肉,他能不呕吐吗?

写一小文。分析100—200册小人书,看了,再到长沙的几个小书摊上去进行调查访问,也可去写较大论文,如果条件具备的话。(1963年5月)

读《苦斗》。《苦斗》颂扬“美”的力量,作品中没有写共产党员的作用,这是歪曲历史。周炳是“左”“右”倾分子,世界好像是为他而存在似的,欧阳山写真实其实是写他自己的真实。

1、两个敌对的人家、阶级之间,狼与羊群之间,哪来那么多亲戚世谊,丝缕瓜葛,发生那么多缓解和保护作用,使尖锐的斗争微妙地得到调剂,这是历史的歪曲。

2、十大寇有神仙保佑,连特务都不抓他们,以致一个奇迹接着一个奇迹的创造出来,革命的果实得来的如此容易,比薛仁贵征东还痛快——他是白虎星下凡呀!

3、劳动人民家的男女少年,都是那么俊俏,聪明,觉悟高,使人想起东亚病夫所





创造的《鲁男子》,《新红楼》,是作者集其中外古今美女人之理想而成,老西(指欧阳山)是爱女人爱不够的人的笔下所自出,不是典型环境,更不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

4、反现实主义,没有事实的逻辑,只凭一些巧合。真所谓无巧不成书。

5、情节疏宕。

6、邻居们的觉悟与组织是自发的。

7、看到作者与区桃、胡柳等人物,还有周炳,好像作者写他们不是教育人,而是写出来让自己赏玩(也让读者一同赏玩)似的。(1963年)

下午请老蒋(牧良)来谈,他决心干写作了。我说:“你是作家协会主席,作为作家,你是没有作品的作家,作为主席又不能起带头作用,快点写点东西出来吧!”(1965年4月11日)

读康濯的《第一户社员》,主人公老刘的模特就是《东方红》里的刘成旺,不分皂白地宣传了食堂,宣传了“石头打中飞兔”的不经之谈,至少是一般人做不到的,高不可攀的,而即使做到也无助于革命和建设的惊人之事。(1965年6月4日)

买《汤显祖集》。看康濯的有问题的短篇《代理人》。(1965年6月5日)

魏、余来,请他们一起到交际处去吃饭,饭后一起去蓉园看电影《女挑水员》、《青春之歌》,都很好。《青春之歌》是重看的,重看的时候,还是非常动人,小说是好小说,电影是好电影。(1965年6月8日)

看丰子恺给胡青坡写的屏条,胡嫌拘谨了一些。(1965年12月1日)

(总结)写得不坏,但字数太多,乱草淹没了禾苗。三人集体商稿+条理修改问题,结果很好,集体是状元。(1965年12月18日)

真提起笔来,才知道(思想总结)提纲并不好写。有时整天写不出一个字来,下午在爱晚亭漫步,柳舒桃放,天气晴好(打提纲腹稿)……找人谈,写报告提纲。(1966年3月5—8日)

昨天交来一叠稿子待修改,语录选得是不坏的。我添了两节。四篇文章修改至夜晚,今上午看稿完毕,文章是顺口,但中心不突出,解决什么问题不明确,其中也有错误的论点。重要的问题是不上纲,既不是对准红专问题,也不是对准人生观问题,内容还是用毛著改造客观世界的多,改造主观世界的少。打算:一、不妥的发





给作者修改,明确个人的中心问题,缺的找人补,看来这次开会的中心是如何用毛著改造主观世界——尤其是可以集中红专关系上。

齐白石自抬身价,在题画中说“诗第一,书第二,篆刻第三,画第四”。(1967年10月4日)

我能写点文章,懂戏,我也可以活学活用毛泽东文艺思想,这都是条件,但必须改造好才行,我胆子并不小,并不将革命文艺视为畏途,我不怕犯错误,文艺界的新人旧人我见得多了,心里有个底,我请缨。(1968年9月9日)

《智取威虎山》一戏现在磨得好了,相信真看起来就会受到一次生动的革命教育,特别是毛主席对东北部队的指示无比正确。……新剧本我也看了,然后觉得也还有可以进一步磨一磨的地方,如“联络图”到底是什么图?为何一拿到手里,就可以成为三百处都服他管的人物?看后仍似懂非懂,这是主要情节,似乎道理(即所以然)未说清。(1968年9月10日)

应该用批判的眼光来看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多夫》,我在1947年读过一遍,现在已读到第一本的445页。(1972年4月19日)

我不断的写材料,今天已交了一个,为回忆所苦,还有两个也是有的事情记不起来。写材料很不容易,一个是真实,不多不少;一个是把自己摆进去,不避重就轻,都不容易,不真实的话,不是冤枉了别人,就是包庇了别人。

读北大写的《语法修辞》:1、只谈到说理的文章,不触及艺术作品。(仅三两例句里有一点)这是为什么?艺术作品里不需要讲究方法修辞吗?2、……简直不成话, a joke! 世界上哪有这种逻辑?是与实际情况不相符的。“选择的范围大”表达思想的能力并不一定“也就越强”。作者没说出表达能力是从哪里来的,这是另一种功夫。(1973年1月18日于巨枫庐)

二、青年与修养

我还是热情,这热情现在是用于革命工作,这很好。(1939年12月27日在郭家巷)

谈学习,致年轻人:

1、学习马列主义:在理论上要有系统的了解与能够申述重大问题(例如:国家,政权,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农民问题等);





2、学习社会科学：阅读《中国近代革命运动史》、《近百年史》、《近代启蒙运动史》，大体能够记得；

3、学习外国语，英、日语文程度，能读和译社会科学的小册子和菊池宽等的小说；

4、作文30篇(一年之内)《文章不难写》、《大文章与小文章》；

5、记日记，记报告，记材料(即作家之材料簿)；

6、力学必成；

7、以学业为志业，为终身志向。(1941年4月29日于谭树湾)

做人做事之道：

1、最中心是要有一颗利他的心，帮助别人的心。这样就与别人(敌人除外)无利害冲突，就能诚恳坦白地待人，就会得到他人的理解与信任；

2、自动性产生积极性。积极性发展到一定高度，就产生创造性；

3、耐烦是主要的，反省与不断克服更重要；

4、看人不仅看现在，也看他将来，不仅看缺点，也看优点。人之好善，谁不如我？人类中绝大多数都可能变为好人的。有了这种认识才能谈待人接物；

5、做事对革命负责；

6、必须做有气质的人。(1941年5月1日)

什么叫前途？前途是事物的发展，是历史的必然。

青年总是想未来，即使对待恋爱的看法也如此——我以为青年人往往或多或少带些 anarchy(无政府状态，混乱)的成份，简直像注定的一般。其实不重视现在的人，他的将来也是有点渺茫，不过这道理对青年人绝说不通。

学习少奇同志态度九条：

1、透骨的敏锐——不要卖弄小聪明；

2、打倒表面印象主义；

3、大事情清楚，小事糊涂——糊涂一点；

4、枪毙对内以牙还牙；

5、清除一切成见；

6、对他人诚恳，工作能否做到最大收获，全看自己诚恳如何；





7、肚内要能撑船——要用最大的气量去容忍一切无理的事情,根据客观事实再做说服工作;

8、限制自己承认别人——个人能力总是有限的,并且承认他人存在;

9、有老人的心肠——要用宽宏大量的精神原谅他人的缺点,要多加爱护帮助他人,使他健全起来,汇成洪流。(1948年5月)

青年知识分子,不能只习惯于和知识分子类型的领导干部打交道,还要学会与工农出身的干部结合好,如果连这一点也做不到,常说的与工农相结合,在群众运动中锻炼自己,就都成了空话了。(1948年7月1日与清华大学两研究生谈话时说)

青年学生要埋头好好读书,要把精力集中在学习上,你们要听党的话,你们不要慌,找对象也像买电影票一样,每人总有一张的(当时有人认为买电影票早到就是好票,迟到就是站票,甚至买不到,所以要提早谈恋爱、找对象)。

好好地学习,好好地读书……青年要向老一辈学习,把他们的本事学到手。(1961年5月17日)

学习是自己的事,你们要对自己负责。(1962年12月5日)

正确的道路,是革命化的道路,又红又专的道路。(1964年11月25日)

并不把成分当作录取的唯一标准,也兼顾成绩和身体健康。

不提倡也不是不批准带有点个人打算参加革命队伍,当这个打算并不与革命相抵触时,关键是当个人打算与革命相矛盾时,必须无条件服从革命利益。

有些人稍微带些个人目的和私人愿望来参加革命,但只要个人目的不违背革命目的也不是不允许。革命是浩浩荡荡的江河,有些泥沙是不足为怪的。个人利益与革命利益不相违背

但有些工作要一定的条件,社会分工能使各人最大限度发挥自己的才能,对剥削者(资产阶级)实行改造、团结的办法,在他们能劳动的时候给他们工作,在他们不能劳动的时候给他们进行教育。

“真理是客观的。”“科学知识就是客观的真理。”(1964年12月5日)

三、干部与党员

问题在于:怎样打破旧的民众组织形式? 怎样做局部准确的估计? 怎样创造老练的新干部?





老干部太少,传统的严格的苦干作风被相当的破坏了。

Pachia是民众统治方式,不是组织方式,准备新的团结。

工作上极力反保姆主义,扶植地方妇女干部。(1939年11月15日)

习惯于活动,习惯于艰苦的斗争生活,这对于青年革命者是第一等重要的。工作者的锻炼,必须经过一个长时期的“职业家”的阶段;因为只有经过这种锻炼,无时无刻不浸润在唯一的事业中之锻炼,才能生长出没有杂质的干果。

对于我们工作者最要紧就是接受过去17年至1921年党成立,17年来的优秀的传统,具体的说就是:1、创造军队武装自己的经验;2、掌握政权管理国家的经验;3、农民运动的经验。这是我们独有的宝贵资产,子女们必须继承。(1939年12月)

理解主义,不是读几本小册子就算完事;而必须得到理解主义的真正精髓,接近绝对真理的“分寸”。

鄂豫皖苏区之所以次于中央苏区,是因为没有塑造出朱、毛那样的干部,在作历史评价时必须注意这一点。(1940年7月1日)

我热爱工作胜过于一切,真正愿意为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这种感触日益刻骨。这种思想是坚定的。(1940年12月27日)

党性,就是每一分钟都为党而工作,每一件事都以党的利益为依归,还要在日常工作,日常生活中锻炼,使之成为金刚罗汉,成为百分之百极其纯粹的、自然的人。

马列主义事业是最伟大和最艰难的事业。(1941年1月1日)

党员对党性应有无限的忠诚。(1941年8月26日于盐城)

对自己的要求不够,自己的进步就慢。(1941年于文抗班)

为革命而死,只要于革命有利,就应该死,而且还得含冤抱屈,不发一言从容就死。

“现在支援解放两广和大西南的军需十万火急”区乡干部要和国民党的保、甲长打交道,要粮草,你们这样的秀才干不了,下乡还要派人保护你们,这是给组织增加力量还是增加负担?革(命)大(学)改造知识分子当干部,每期三个月,一期就几千人,一年左右就会完成任务,那时候土改正好开始,是最适合你们锻炼的好机会,现在到革大当教员两全其美。(1950年5月在说服清华大学研究生任革大教员





时说)

林达先生死了,实在可惜,过去的人常以为少年死了可惜叫做夭折;至于老年人死了则似乎认为应该或无可抗拒,其实不然,老年人是最成熟的,因此是对人民最有用的人,这种质量高的人(不但寿高,主要是智高)死了才是真正的可惜!(1956年3月1日)

读《再论陶里亚蒂同我们的分歧》,读到60页时,有两点心得:

1、一切革命者之所以是革命者,首是在于他们敢斗争。不敢斗争的人,中庸主义者,中流论者,胆小者,怕犯错误怕得罪人或借口“听党的话”而不敢勇敢创造敢向坏人坏事作斗争的人,根本不是或者不能称为一个革命者。这是革命者的根本问题。

2、马克思在1847年所定的《共产党宣言》上就有了无产阶级专政思想并明白提出了这个问题,而他在二十多年后即1871年才解决了这个问题,从巴黎公社总结了无产阶级的政权的形式。马克思提出任务不是根据逻辑推论,而是严格的根据历史经验。马克思是老实的、严格的,这才能够成为科学地马克思主义的创造者。这一创造才具有切科学所共同具有的万古不磨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威力。(1963年3月16日)

对《中央关于轮训干部的规定》的认识:

毛主席的提法:“在全党开展一个新学习运动,重新教育干部”。

为什么说新的,这是说过去虽有若干学习运动,都不可能取代这一个:这个学习内容是新内容,是为社会主义建设作思想准备,没有这种准备不行。又,执政党是新提法。

轮训的目的有二:一是掌握规律;二是发扬党的作风。这里说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指农业是基础、全民所有制、农业合作化、现代化和工农联盟、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价值规律;按劳分配,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等七条。这里说的党的优良作风是指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把这两条作为目的,是说明我党干部的缺点所在。而有了这些缺点,不加改正,就绝对搞不好社会主义建设。(三卷P1095)

轮训的必要性:是给予我们读书、思考和总结经验的机会。“学习——精通——





运用”是毛主席总结的一条规律,这里的奥秘是通过了解这条规律,就掌握了反“左”、反“右”的分寸(3卷P817)。……这里说的思考是要看到蕴藏在事件内部的本质,这里说的总结经验就是把实际经验提高、上升成为理论,就是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

学习马列主义:毛主席讲的很清楚,(见毛选三卷817页)。我们这次学习,中央指示学习方法,即学习理论和总结经验相结合的方法,这就加重了学习的任务,其中必定包含一项检查自己的项目,节骨眼在此。

这次学习计划很紧,学习的几个项目相互密切联系。……如学习社会主义建设解决红专关系,和两条道路的斗争,即方向问题和掌握规律的问题。……最后,千条万条,落实到党建,对每个人来说即做一个党的好干部,干部决定一切嘛!所以这次学习计划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有机构成,是一个科学的进化。加上反对现代修正主义这一条。更擦亮了我们的眼睛,有所会心的眼睛,画龙点睛,关键在此,——不在国内外反掉资本主义(用马列外衣伪装起来的)就不能搞好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听某通知几段以后:

1、日夫科夫是第一个把普通裁军造成三无世界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的人。

2、马克思说英国七十年代出现和平过渡的可能,是因为当时英国有零星的民兵。列宁说的和平过渡的可能,是指二月革命以后,一切权利归苏维埃的时期,但后随即证明和平取得政权是不可能的,于是有了十月革命。

3、“在人类死亡废墟”上是现代修正主义者所造的词语,我们说的是“在帝国主义死亡的废墟上,人类将建设社会主义社会”。(1963年3月18日)

丢掉顾虑,也是学习计划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因为不如此就达不到学习的两项目的。(1963年3月18日)

最近老修们在论战中普遍采用下列四种方法:一、故意歪曲我们的观点;二、封锁;三、一面提倡停战,一面继续攻击我们;四、发公开信,要求开会解决,让我们不得不停止写文章。(1963年3月20日)

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八个论点。

1、美帝确实在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但依靠社会主义国家的正确政策,依靠资





本主义各国党的正确政策,依靠人民的团结和斗争,大战可以避免,核战争可以避免,禁止核武器是有可能的。

2、因此要组成反美统一战线。

3、和平共处的政策是说不同制度的国家间不用武力而用谈判来解决问题。但不能引申说可能由此解决各国革命问题和民族革命问题。

4、我们可以和帝国主义国家间达成某种妥协,但决不能要求各国人民和受压迫的民族也要妥协。

5、帝国主义国家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6、帝国主义是战争根源,因此,帝国主义的侵略争战和被压迫民族的反抗战争,都是要来的。

7、“战争是政策的继续”的提法依然有效,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由于政策的不同因而对战争(与和平)有着不同的立场。

8、人类永久的和平是会来的,但是要在帝国主义消灭之后,不会更早。(1963年3月20日)

唯心论的先验论与唯物论的反映论相对立。(1968年8月28日)

选人从实践中选,从人的长期思想改造的品德来选。重才更重德,作为领导干部,七分德三分才是标准,即德重于才,私心太重的人不宜进入领导班子。

要特别提拔年轻干部,注意年龄的梯次,形成老中青结合的有经验又有活力的新的领导机构。(1982年3月)

有些同志受革命锻炼不为不短,受教育不为不深,可为什么还会犯错误呢?应该说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仍未确立的缘故。(1983年3月19日)

我在湖大多年,也毫不例外地执行了“左”的路线。例如在1959年反“右倾”时,我就伤害过一些同志,包括魏东明同志。(1983年4月在湖大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动员会上说)

校长的一言一行都关系到大局,当校长要有威望。(1983年5月)

四、宣传与文化

批评的过火,尤其是对于有声望地位的先生们,是非常不合适的——经验一再证明了。(1939年10月8日于立煌)





凡是夸大单独一方面的理论,一定要达到唯心论的结论。(1939年10月9日)

煽动与鼓动,适宜于群众(尤其是不认识的)多的场合。

感动,在与少数青年谈话时最适当。

理论的讲述是高级的教育方式,择时,择地,择对象而用之。(1939年10月19日于鲁迅逝世三周年纪念日)

中原的文盲特别多,这里需要开展一个识字运动,我认为尤其是需要开展一个拉丁化的识字运动。那么开展拉丁化运动需要一些什么条件呢?1、最重要的是一个有力的,开明的政治;2、群众的威信和政治基础;3、本区的拉丁化方案;4、技术人才;5印刷机构。

这运动可以做,必须与方块字运动相配合,不能排斥方块字运动,还要帮助他参与竞赛,以显示本身之优越。没有问题,这运动是有前途的。(1939年12月13日)

鲁迅说过:在他开口的时候,他觉得空虚,在他沉默的时候,反而觉得充实……

所谓认识的真实,滚在现实里面,这意思无非是说要把握现实之每一复杂的不甚愉快的场面,一般中特殊性而加以最有效的组织。(1939年12月28日)

在这里的人有一共同的特点,即严肃认真的做事,嬉皮笑脸地说话。一件十分难做的事嘴里说起来不当回事,做起来却十分费力气,在当他说话的时候,他原是明白的,事情做好以后,就好像忘了一样,绝不向人提起,绝对没有自满、居功或骄傲。(1939年12月31日于无为)

反右倾主要是对资产阶级的关系而言,凡过分估计敌人力量者为右倾,而过分估计自己力量者为左倾。(1940年2月16日)

邓(子恢)、方(毅)、刘、郭均在座,欢送会上有20多个同志发言,肯定我工作成绩,深受感动。我敢说我自己都没有留心的地方,他们都观察到,感觉到没有一件事可以瞒得住党,瞒得住同志们的。(1941年4月29日在路东办事处欢送朱凡践行会上)

唯物论不从什么生存欲望来说明斗争,而只讲它看作一种既成的现实的东西。因为它本身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在于物质环境,在于敌对阶级之存在和对立,一切都由此说明。





写《路东文化节之歌》。(1941年4月30日)

在待人接物中,得罪了人自己还不明白,这恐怕在过去生活中可以寻到根源——过去的他的生活,要他体谅别人的少,要别人体谅自己的多。长期处于这样优越的情况,就易于养成这种习气。(1941年5月1)

重写《文章不难写》。(在财训班)为五四副刊号写了一篇《谈学习》的文章,说了一个新论点:力学必成。(1941年5月2日在财训班)

应该承认现在我对哲学怀有最大的兴趣。一般的说,我已经能够哲学的思考问题了。(1941年5月8日)

从下层来的人往往带着充实的朴实的和新鲜的气氛,下层工作给同志们以确信,这是无可非议的。惜于并不能每个人都有这种充分的机会。(1941年6月16日)

陈毅同志的干部都有一种特殊的、活泼的作风。行军的时候,他们不住地用湘赣一带的土语开着玩笑。

晚饭后做家庭访问——我走访了一家剃头店兼杂货店,两家船户。

今天我看到了下列现象:1、秘书对群众苛刻;2、刻字的工作不积极;3、编辑部与资料室联络极微;4、指导员与社长的的工作范围要划清;5、没有学习制度和实事讨论;6、没有研究空气;7、订制度不执行,少人追究。

一定要从党,从行政方面这两个发条上紧螺丝。(1941年7月14日在汤家庄江淮日报)

我们认识人,正如认识客观世界的任何事物是在实践中间,在事物的运动中间逐步加深对于它的本质的认识的。(1942年5月)

关于土改中农民乱打人问题,一向是被看作领导错误和没有领导的结果,根据三区广福乡二保和天主堂(红榭乡十保)的情况来看,有以下九条值得重视:

1、不是干部要打,而是农民要打,过去总结乱打乱杀,总说是干部指使,这是与事实不符的;

2、农民之所以一开头就打上前去,原因是要出气、报复等,沿用历史的手段,简单不用学,又有效果;

3、农民对“打”颇为坚持,土改干部别的话都听,叫他不打可不答应,蹲两个点





都试行过说服,叫农民别打,不行!深感事前没有时间去宣传党的政策,对农民进行长期耐心的教育,感受到了教育农民的必要性,中南局湖南省委正在试点,看效果如何;

4、农民在土改中随着运动发展而提高,他们已创造了“打”以外的办法,如“杀鸡镇猴”等,可惜目前土改干部不懂得引导农民思想向集中智慧、多想办法、多得果实的方向走;

5、工作基础和干部都弱的情况下,从反霸着手的土改运动中避免乱“打”,是有困难的;

6、打的坏作用,延长到反霸后期以后,会起到阻止多得果实,提高觉悟的坏作用;

7、邓老(子恢)提:赞成群众打,反对少数勇敢分子打,黄老(克诚)提法:群众激于义愤,打几下没关系,这是说,代替包办的“打”是无助于群众发动的,“打”亦不能提倡或赞美,“打”总要脱离一部分群众;

8、总结为“打”在这种条件下很难避免,相反的是,在运动开头的时候作用不坏,随着运动的发展,从顺着动员到引导农民多想办法,以提高运动与农民自己,否则只能得60分,关键在于顺着运动教育农民,对待地主这样厉害、狠毒又诡计多端的阶级,如果方法简单——只有“打”这套硬的,是无法把他们打倒的。依靠贫雇农,不仅要有力量,还要有道理,贫雇农上台必须使大家心服口服,心里佩服,勇敢分子不能提着棍子一个人打到底,民兵要讲道理,对自己人要和气,对敌人才厉害,不能学地主、保卫团的坏作风;

9、主席团要善于指挥,看出农民的要求与意图,照大家所想的意思办,土改进行了一个阶级,农民的措施应该软硬兼施,软办法应比硬办法更厉害,更有效地来打倒地主阶级。

革命就是用暴力推翻敌人的统治,革命在本质上是非法的,仅因为现在上层政权已握在我手,故强调合法,便这是合法的形式问题,而非合法的本质,革命的规律是从武到文,从军事、政治到经济,农民在乡村的革命——土改就是如此。(1950年12月)

细读《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又团结,又斗争,真是政治文范,此文发





表,对世界无产阶级团结将起重大作用,从而中国共产党的成熟,将愈为各兄弟党深知。(1956年12月30日)

政治上的客观主义,文学上的自然主义的哲学基础是二元论,是既承认物质是第一性的,又同时承认心,即感觉是第一义的;是既承认无产阶级的正义,又同时承认资产阶级的正义,这是莫名其妙的东西。(1957年5月29日)

(和俞仲武)谈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这是应用于历史过程中的。(1957年5月29日)

……再则毛泽东又不是上帝神仙,一切完美无缺(1962年8月31日《关于平反工作的报告》)

要扣大本本的经典著作《哲学》,这样才过得硬!(1962年)

下午读毛主席《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潮》的批语,主席对阅读下面的报告之认真与作为解决问题的根据这一点,我学得很不好,很不好,我的坏习气要下决心改掉。(1966年3月9日)

康濯稿费存到十几万元,被诬有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想分子。积钱多了没有意思,也没有好处,像我,存上个二三百块钱以应急就可以了,出差、生病、家里有事都可够用,用完再存一笔就好,存多了儿女们会有私有财产的观念,熟人们有富豪观念,社会故旧有竹杠观念,自己怕也要常惦记它。(1966年3月21日)

皮夹子破了,自己缝补,这样的生活越过越有劲,越过越有味道。一个人在农村里脚踩烂泥,坐在煤油灯下静静地读毛著,想到老伴健康,儿女上进,国际国内形势如此激动人心,真是妙极了!

得讯艾思奇同志死了,太突然了!他今年才56岁,正好是干革命工作的时候。(1966年3月23日)

五、学校与教育

共产主义的教养是指:

1、科学、知识、技能和熟练技巧,科学知识的全面发展,科学的世界观,科学的观点与信念,共产主义的崇高道德品质。

2、共产主义的个人嗜好、兴趣和气质和禀赋的形成。(1952年5月)

大学以育人为本。





文科是办好一个综合大学的重要基础。而综合大学培养出来的人才素质高。没有文化背景是培养不出顶尖的高级人才的。

以前我没有懂得,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教师是最好的革命教师,不但教政治课会好,教理工课也会好。

“我有毛主席这个匾,一定要把湖大办好。”(1958年5月向武汉大学校长李达求助时说)

政治与学术的界限没有划清楚,否定的过多,甚至有全盘否定了的,在方法上不是以理服人,有人感到有政治压力,不应当使批判发展到学术问题本身上来。

何者为是,何者为非,任何运动来了都应该有自己的判断,不怕坐班房。

突出政治,大学毛著,改造思想,落实教学。

要有些分析,可以提到人生观,世界观上来。

在肯定与否定,在是非问题上有缺点,否定的过多,甚至有全盘否定了的,今后我们在方法上,要采取平等的方法,学术讨论不能以多数、少数或人的职位高低来作为是非的标准。大家民主的讨论,在研究学术问题上只有对与不对的问题,不存在人的职位高低,人数多少的问题,不要以声势压人。

过去有种情况……在运动中形成一部分人是批判别人的(多是年轻人),一部分人是受人批判的(多是老年人)。

学术界存在着修正主义的影响……但是没有什么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代言人,没有复辟的斗争的危险。

一万年以后还要除毒草,也就是还要采取双百方针直到共产主义实现。

1958年党的教育方针颁布后,把旧的以教学为主的中心否定是对的,但否定过多过头就有问题了,半工半读不是以教学为主,60条颁布后是一个否定的否定。

我校是贯彻了双百方针,也就是贯彻了八字方针。(1958—1960年)

培养骨干教师的方法是摘桃子的方法:大家抬,上面一个人摘下桃子大家吃。
(1959)

湖大十年培养院士。(1959年)

湖大的理想是要有100个精干教师。(1961年)

骨干教师起码保证三分之一以上时间让他们自己去钻研;老教师要上基础课;





找重点对象。(1962年)

学校工作以教学为中心,让学生认真读书,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及能力的培养,这将终身起作用。(1981年)

学校(湖南大学)要按比例发展,规模和发展速度要适当,要与当前的经济形势相适应,要特别重视质量的提高。(1981年)

教育是培养新社会所需要的人才,教育属于生产力直接规定的方向,这方向不属于上层建筑,教育为谁服务就看是谁培养的。

教育的规律就是按人才培养的规律办事,因材施教,人尽其才。

教师既教书又育人——为人民服务的专业人才。

学校工作是以教学为中心,认真读书,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及学生能力的培养(终身起作用)。(1982年5月)

六、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把头发白在学校。(1951年《全省教师思想改造会议报告》)

不靠旧知识分子,不能多快好,而是少慢差。

应该让他们(知识分子)自我改造,我们要用其长,求同存异。

湖南大学是新办的,一穷二白,湖大没有教授、学者、祖师爷,没有杂家,湖大是办不好的。(1958年)

右派也要,可以改造嘛(1959年招聘教师时说)

政治与学术,硬是要分开(1961年5月17日)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他们已经完成了任务,正如西游记里的孙悟空一样,在和唐僧去西天取经一样,要戴上紧箍咒,在取经回来后,对唐僧说取经任务完成了,把我这个紧箍咒取下来吧,唐僧说:好吧,你摸一摸,孙悟空一摸,真的没有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完成了任务,我们为什么还要对资产阶级分子上紧箍咒呢?为什么还要念紧箍咒呢?(1962年8月28日,《关于反右、反右倾的平反报告》)

学校依靠的是知识分子,革命化,劳动化;

过桥,无论从左、从右掉下去都一样,只有走中间;

我们知道团结知识分子,就是皇帝也懂得看重知识分子。……历史上从来没有人敢这样对待知识分子。(1962年8月31日)





不要到处谈阶级斗争。(1962年8月31日)

政治、学术、世界观,三者不能混淆;

学术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是存在的,有时还很尖锐,但这属于认识问题,不能把它当做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这是两回事;

知识分子是寻求掌握真理、保护真理的人,他们的责任最重;

革命化、劳动化就是思想改造。(1964年11月28日)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他们已完成了任务。

好的不在多,一个顶十个,顶一百个。

真理的客观性使得科学工作者面前展开了一片光明的前景。(1964年12月5日)

国家贯彻阶级路线,依靠贫下中农,而学校不一样,学校依靠的是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学校没有另外的打击对象。为什么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算是学校的阶级路线呢?因为今天学校需要这样的人才,如果不执行这条路线,就不能培养出国家要求的人才,学校方面看重工人和贫下中农子弟,但靠他们还不能完全办好学校。

毛主席说‘中国革命没有知识分子参加是不能取得胜利的’,同样,社会主义建设也不能缺少知识分子,有些人说没有前途,那学校把你录取来培养是干什么呢?把你录取就是要培养你,是信任你,只能这样想才合理。

个人利益与革命利益并不相违背;

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人,也可能会取得较快进步的,他们参加革命的时候是背叛原有的阶级参加的,有些人带有个人目的来参加革命,个人利益不损害革命利益时也可以存在,这是会在革命的潮流中慢慢地改造的,但千万记住,当个人利益与革命利益矛盾时,一定要服从革命利益。党能把还有个人主义的人教育好。如不允许有个人主义,一声“不许”,个人主义就不翼而飞?那我们还要搞革命干啥?(1964年12月30日,《关于贯彻阶级路线的报告》)

党委会学习研究二十三条,在矛盾的性质问题上,戴、唐争论很久,唐不承认矛盾有敌对性,戴则不承认有调和性;而大家都一致认为矛盾都是不可调和的,我反驳,我们无产阶级对中国资产阶级矛盾的看法和处理都是调和的,赎买就不是对抗





性质。唐子畏发言的意见尚有点辩证法。(1965年3月9日)

知识分子改造需要两条,一是自觉,二是改造的适当条件——比如四清。(1969年9月12日)

七、发扬鲁迅的批评战斗精神,反对党内不正之风

王XX毫无党性,他把工作单位当作他的家庭,而他无条件是家长;

我痛恨人们在党内钻营,利用党今天还存在一些弱点与隙缝来谋个人私利,拖住党的尾巴不让前进,我是形怒于色的。

一定要对王XX讨书,一定要王XX交待,一定要王XX把帐示清楚。(1941年8月26日于江淮日报社)

在湖大党委会上针对个别负责人品质恶劣、蜕化变质影响湖大工作的行为,针锋相对提出九个反对:

1、反对对上抓功,对外抓权,对内抓钱;

2、反对搞宗派,在党委内部另立“二人核心”排除异己,压制正确意见;

3、反对大秘书政治,重要的东西从不自己动手,报告由秘书起草,做报告说秘书的话;

4、反对不倒翁:(1)不着边际原则。(2)自我批评不够原则。(3)挂帅只挂名原则。(4)让秘书起草作指示原则;

5、反对三不动原则:不动手、不动脑、不动腿;

6、反对只由四靠当领导:(1)靠听汇报情况。(2)靠秘书写东西。(3)靠心腹干事。(4)靠省委开会。其结果两头吃不透,群众反映恶劣;

7、反对无辩大滑头:抓权搞宗派,消极怠工,又能够毁灭,消磨证据,犯大错都能够过关,逃避惩处;

8、反对品质恶劣,蜕化变质的人当主要领导干部;

9、反对神通与靠山原则:欺上瞒下,横行霸道,犯原则错误,靠上面保护过关。

(1966年)

八、婚恋与家庭

唐朝的李林甫,虽然小说上攻击他是奸臣,但他对于女子的婚姻自主的主张却是不遗余力的。“玄宗时,李林甫有女二人,各有姿色,雨雾之家求之不允,林甫厂事





辟间开一横牖，竹以杂室，幔以红纱，常使二女戏于牖墙下，没有贵族子弟入谒，林甫使其女牖墙中自选，当意者事之。”

这在当时不能不是一种最开明的办法，较之抛打绣球之类进步很多。(1939年10月21日)

常人选择配偶要美，一般论者都认为是人之常情，或说爱美是出于“天性”，其实这是错的——选择配偶不从健康、志同道合、德行等出发，而从“美”出发，这是封建帝王选妃观点的残余与继承。自古以来，没有一个帝王不是纵欲的，也没有一个帝王不爱美色的，这是铁证。

三十几岁的人恋爱观是实际主义的；二十几岁的人恋爱观是理想主义的；四十几岁的人恋爱观可不知怎么样？

我的问题不是选择谁，而是谁让我选择。(1939年10月)

契诃夫是1901年结婚，1904年死的，这个独身主义者不知道何以在快要死的时候忽然反悔，于是急忙结婚，而仅仅三年的正常生活，他又全在病中，不知道他对于这件事是何感想？

Agnes smedley也是主张最好不结婚的，不过她与Chekhov的不同，不但一个是女，一个是男，而且所从事的文字工作的实质也是颇为两样的，这个的结局如何，现在还难于估计。(1939年12月21日)

这种方式的做媒(写信请熟人做媒)我想是用不着反对的，即男女双方相知很深，但在一起的时候并没有谈恋爱，而女方家长既不守旧，又仍有威权，这样一谈可以省去眉眼之烦，又可给对方全家冷静考虑之机。

恩格斯的《婚制的变化》是这样的：“她把通婚纽带所抱拥的范围逐渐缩小，一直到仅留今日所通行的一对夫妇才止。”(1941年)

果断一些，不论是保持或断绝关系都要及时下决心。(1948年8月)

生活应该正常，与常人同，正常的生活就是正确的安排生活。(1961年10月22日)

结婚恋爱问题你们每个人都不用担心买不到票，象看电影一样，我们都有份，我保证你们每个人都能拿到一张票；只要思想红，业务好，不愁找不到好对象，比如雷锋不死的话，大可以找到一个好老婆。(1961年11月)





九、四清与文革

这次四清大家思想改造上的几点收获,回去一定要运用到教学、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去,收获与应用要切实挂钩,精神就可以变成物质。

开会讨论化学系、数学系工作任务完成问题。刘智过来了,画了几道杠杠,下午批阅发言稿交打印,与唐、赵、李谈三、四年级下去四清问题,王晓带两人,并发电戴,征意见,和刘品生谈明日发言的态度问题。晚上听学生讨论的汇报。(1964年12月3日于湖大)

带队下乡“四清”,好多人送行,满载师生的车队缓缓前行,人们站在路旁,队伍一直排到麓山门。到宁乡双凫铺招待所,周承波也随行,住在对面的房间。看了镇容,比溁湾镇大,去理发时,师傅问是干什么的,答:“教书”,他们不大相信,说“苏钢(省委秘书长)上次也说是北京教书”。下午和周承波等人骑自行车去双河大队,周承波的单车半路上炸了胎,走着到湖大打前站的陈竹虚老师住地,许多干部到晚上都来了,听了组长的详细汇报,感到他们力气使用不够集中,发动群众也不够。(1965年8月28日于宁乡)

和周水波、朱松乔开了一天座谈会,讨论当前工作,决定抓教师,三人分头蹲点,我蹲点双河大队。感冒,工作组多人感冒,卫生科吴科长带医护人员来诊治。(1965年10月4日于宁乡)

决定厉行节约,降低生活标准,灯泡用15~25W的,伙食吃15元一个月的,请客一律用“红金”牌,哄孩子的糖果一月用二毛钱,茶叶吃3元的家园茶或沩山茶,不逛百货公司和其它店铺,多逛书店。(1966年1月1日)

下午湖大党委会,学习文化大革命,学习得很不好,学习没有题目,没有领导,就是坐下来扯,扯到哪里算哪里,这不是什么学习,这只是对这样的文化大革命的讽刺。(1966年6月1日)

大字报多了会乱,对大字报一不提倡,二不反对,三不要乱,防止传染

我对毛主席著作理解得很肤浅,在革命实践中用的不多、不经常、不得法。在讲解毛主席著作时,其结果往往是:听者把毛主席的话记不得了,记得的都是我说的话,如贾宝玉、电影票、过桥走中间之类。(1966年6月)

蒋燕回湖大家,与她已有四十多天未见面,她带来小棱、小雷、小霆的信件。两





人喝茶、吃花生米、谈话。她说,如果56年我调北京作协去工作,今天也一定会变成反党、反革命分子。她的话有一定道理。晚饭前蒋燕上了公共汽车后去食堂,碰到万达、艾群、熊昭安、曹定之等,他们交待了一项任务:写几篇批评魏东明的文章。(1966年7月10日)

开党委扩大会议,戴彦检查,他借口神经功能症,死不肯上台先讲,后被迫先讲。讲完了后轮到我讲,完了赵彦森讲,大家决定不要张英讲久了,他久病,做工作少,也无明显坏事。之后轮到曾曦讲,她讲得比较好,我讲得还不如她。后党委会又开小会,大家都检查了自己的主要问题,相互通气。这样的检查使我得益不少,尤其是张英对小组意见的汇报,对大家的帮助及时又难得,但在培养教授问题上,张英、张健说我是依靠,我自认为主要是利用,不同意他们的说法,想不通。又得知黄胄是三家村的画家、狗腿子。(1966年7月)

针对我和戴彦、张健的自我检查开扩大党组会提意见。李庆华和谭尧兰代表全小组主要针对我的检查提意见,系统而锋芒毕露,震动极大,空前未有。陈蔚然也在教学方面向我提了意见,也是空前的。(1966年8月)

一群小孩举拳威吓我:“打死你!”。周泽西与其妻、李祐、谭青林均吊死。徐天贵、湘西的齐寿良均戴高帽子,我的大字报全部誊录完毕,共85页,还有一部分大字报抄不到了。(1966年9月23)

把自己看成一个没有改造好的,实质上还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这不但合乎事实,合乎毛泽东思想的分析,对自己来说,这一估计也是有益和必要的。另:上海工人制成合成苯。这是世界科学高峰,中国工人阶级万岁!(1966年10月10日)

款485元存岱燕处,我的手太松,乱花钱的脾气迄未改掉,这是大少爷的脾气,资产阶级的脾气,必须改!现在她可以帮助我改。(1966年10年10日)

今天头脑很清醒,但(检查)仍想不出来,恐正如涂西畴所说:心里乱,定不下来的缘故。看大字报懂得了很多东西,我因为有闲看得多,也较仔细,胜于忙人。(1966年10月11日)

风雨阴冷,整日对炉构思,写不出字。对于文化大革命中的我已想透,但仍写不出来,原因大概是想写得好,超出了自己的能力所致。(1966年10月14日)

风雨晨昏,真是写文章的好环境,上午写出一点来,只有麻雀的嘴长。(1966年





10月15日)

集中精力看大字报,尤其是各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讲话,这头吃不透,检查实在没有办法动笔,大是大非分不清,检查没个标准。主席著作说得很概括,太高,不好懂。(1966年10月15日)

现在学生全国大串联,来往无拘束,加上他们之间路证可以转让,无人查也决不可能查验。然而对青少年来说,这是未曾有过的锻炼。

师院朱展能来谈省六届二次党代会小组会里发言的情况。我记不得了,他当然很不满意,几年前谁在一个小组里,对于谁说了些什么话,我怎么记得呢?晚上无心做事,东翻西翻可给我找到了,本本上记得十分真切,我讲了什么话,几个大学的负责人包括刘寿琪在内,都表示了什么态度,这下他该满意了吧?(1966年10月18日)

全校都在思考当前违反毛主席所代表的革命路线,走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是谁?

俯卧撑、打拳、想大字报引起的问题,身心俱畅,学校里两派正在争辩的问题,我也在考虑。(1966年10月21日)

今天起认真带着我的问题学习毛主席六部著作:即《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关于领导工作的方法问题》和《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秋高气爽,窗明几净,很少有他事干扰,学习中又有迫切的问题可带,如果学不好,那就不能怪人了。(1966年10月23日)

我今天整日想自己的问题,完全想不出什么名堂。(1966年10月31日)

横扫大脑里的一切牛鬼蛇神。

扣出(问题)越多的越是好人。第一批大字报有三分之一是反动的。

革命师生有的立场不稳,有的有个人杂念。

匡亚明对形势的估计有错误。

(检查)写成大纲的全部主要问题,而后是写成提纲了,提纲之难也不亚于大纲,难处有二:一是大前题弄不清,高教至今无样板,大是大非都看不清,文化大革命以来也未抓住一个(办学上的)“黑鬼”;二是许多事情忘了,报告底稿也丢了。





(1966年12月9日)

整日风雨,传说北京有人贴林副主席大字报,有人扬言要踢开文革领导小组。运动的发展,我坐在屋里上下两头吃不透,方向完全迷失。(1966年12月13日)

虽未写出(检查),可是想出来了。按照新想法可以写好,过去不了解,一个自认为比较正确的想法,只为找到一个恰当的表现形式,就有这样难!

对火执笔为文,山间静极,炉上水壶冒气,思想虽涩,却是愈来愈深,经常保持透亮,少奇同志的检查使我明确了二十多年几多不解的问题。

思路迟钝,(检查)写不出,枯坐而已,脑子很差,完全不听使唤。如在平时,恐怕已经住院治疗去了。现在运动中,大家这么忙,我已经比人松快了,哪里还应该提出住院的要求,共产党员要注意影响,顾大局。(1967年1月8日)

大字报上公布中央教改初步意见,这是大改,根本改变,大改特改。(1967年1月10日)

我告诉他我正被群众审查中,不管事了。又告诉他:你是贫农的儿子,据我看,凡被坏学校开除的往往是好学生。他笑了,以为我是在说笑话,其实我说的是实话。我五十八岁了,可谓阅人多矣,事情就是这样的。(1967年1月14日)

今天写第二个问题《关于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错误》,写的比较得手,中肯、恰当、有分析、有事实,语言简洁。(1967年2月3日)

喝粗茶,也叫做园茶有一年多了,现在的细茶喝不出味来了,淡而无味,宁愿不喝。这才懂得刘姥姥喝大观园——那时还只是荣国府的茶嫌淡的道理,实在的茶味是薄得很。(1967年2月13日)

取回存款300元,这是我存款的全部了,借出去帮助同志们解决一点困难,心里安心些。我不要再有私人财产,尤其不愿孩子们有一个“我家有钱”的观念,这可以有助于他们成为劳动者,突出政治。(1967年2月15日)

数学力学系一些毕业生来造反,我表示同意他们这个造反,六五年取消理科和毕业生分配工作确实是有问题的。

为十几年前的警卫员吴森事(热河、贫农、战士),省十二劳改队江贵、阙子城同志来谈,我提议释放并完全恢复公民权利,尽可能恢复军籍,否则也要介绍工作,我写了一个证明信表达了我现在的思想和心情。(1967年3月2日)





看到孔昭淳揭我和徐天贵的大字报，回屋后想得较多，很平静，历史不能改变，将来却还可以创造，应该相信，群众是通情达理的。

懒，是一切剥夺阶级的阶级性！（1967年4月1日）

看大字报，长沙内战——或两派的斗争——群众斗群众，干架干得很厉害。看来，大方向是错了的可能有，究竟如何请看结论。（1967年4月26日）

稿改不动，头脑木木的，但心情愉快，对任何违心的事情的耐性都很好。三位前生物系教师来谈，他们有愤慨，也有冤抑，也想造反。我表示赞成他们造这个反。向他们提点建议。（1967年5月3日）

整天抄写“检查”稿，用复写纸写。睡前才誊抄到第40页，算有三分之一强。年纪老了，体力差减，这一点输给青年人。脑病，工作效率低，这一点输给健康人。（1967年5月9日）

政治代数学一再使用，是当前阶级斗争特有的色彩。（1967年5月15日）

总而言之，湖南的运动搞成现在的打内战，是因为一些领导人未看到运动的主流，故而引导群众打内战，把革命群众引向邪路上去。（1967年5月26日）

工人本来不恨学生，工人还是支持革命学生的，他们之间哪来的仇恨？他们的大利害还是一致的，仇恨是人为制造的。（1967年6月11日）

陈强不怕烦，思想细腻，可以培养成一个好干部。（1967年6月20日）

天天有人来找材料，花去不少时间，然而这是老党员义不容辞的工作，并无可庖代。

去仓库里领订书钉，人们的脸色可多么难看！（1967年6月20日）

河东公汽仍罢工，是工联表示对军区的抗议。这些同志总不懂得爱人民解放军，总不想想十七年前是谁来解放我们的。（1967年6月25日）

封建时代说：“开卷有益”，我们现在应该说接触群众即可得到教益。（1967年8月20日）

全校无声无息；非无声无息；因我又与群众隔绝了也！这是人为的，可以改变的，但这还是一个斗争。（1967年10月4日）

相信工、军宣队，他们也是群众，我相信；但不是用形而上学的观点而信，我不是用形而上学的观点来相信党和相信群众的。工、军宣队中有逼、供、信，三、四月





时就有过,还有诱供问题,这样我就可以拒写材料,我要求省革委过问,这不是旧省委观点。我对组织老实,如有重大问题未交待,可能是想不起来了。但即使到10年后,我若想出来仍会向组织交待的。

实事求是是对的,盛气凌人不对! 如果不对,我可以不写,不是按照专案组交待的那样写,我只能写我想写的,作为审查对象没有权利拒写,拒写是糊涂,对自己也不利,拒写的意图无非是用不着,写多少也通通无人懂。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澄清事实是正确的。有矛盾就必须经过斗争才能够解决,一真一假,不提出澄清,摆事实讲道理怎能解决?(1968年9月15日)

交待罪恶与错误。我认真思考很久了,就是三个字,“不欠账”,我对蒋燕和对自己都是这个原则,但真正做到不容易,一是私字作怪,二是记不清记不全了。我的办法是凡事都承认,可能性也承认,若并无其事强迫承认,就感到如刀子割进肉里去,就只有相信党和群众一定会抹掉。据专案组讲,一个罪状的落实,一定要证据齐全。(1968年11月4日)

备战时认真备战,好处感到有两条:一条,打起来不慌不忙不被动,可以走得起来,无包袱;另一条是确实把生活水平压低,虽低不到抗战时期供给制的样子,比前几年总低得多了,比一般干部教师大体不高什么。这在实质上是可以做作没有什么私有财产了——我的存款(800元)中申请赔偿起陈映墓时计算预制板时价格被压低的部分约600元,其余只有蒋燕保存的余款202元了,问题小了。

中午借给万安百元,劝他少借,少借就少用,他不听,只好如数借给他。他见我抽“岳麓山”牌香烟,就说:“你还抽这个呀”,意思是该抽好一些的。昨天挑砖进五号洞,跌了一跤,今天他们让我“靠边站”,该“休息休息了”,做点轻微的事。细心学习毛主席七千人会议上讲话。(1969年1月25日)

在五号洞挖土平土,倒卵石沙子等。工作小组里人说:“我们这个五号洞,走进来就像进入地下铁道似的。”(1969年1月27日)

转移劳动阵地,到一号洞。接搅拌活儿。韦怀义都绞不动,我更吃力。穿了雨衣在雨地里劳动,泥浆溅得满头满脸都是。上午还被叫去办公楼,王晓、赵凤翔及校工、军宣队的人围了一圈找谈话。说我的交代是真的,也有不符合事实的,要求做最后一次交代。他们说,“从宽从严,就在你自己交代了”。下午蒋大可来说,春





花路四号文联家中被贼打开了，损失不清楚，向赵凤翔请假过河去看失窃情况。
(1969年1月28日)

癌症患者左师傅借20元，张清丽借50元，许淑梅借30元，张说将来还钱时只能一点一点还，张是陈德裕的爱人，许淑梅在绿化组。

我算是高工资，近又补发了被扣的十七个月工资，三千一百元。校革委会的补发是落实中央政策，然而却无用处，除了将来处理时远调，例如新疆西藏等边远地区需要钱，还要用这笔钱私有干什么？不如借给一些真正需要钱的有困难的劳动者，这比较合理一些，也可以说是工资变化过程中的一种调剂。但也有例外，比如有两个借钱的妇女，一个借50元，一个借30元，我并不认识她们，也不知她们是否真正有困难，还是借补发工资的机会？……(1969年12月22日)

挑担子，觉得还可以锻炼——在劳动中。增加了一些自信，也是觉得还有用处。除作为一个未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有可利用之处外，作为一个新的体力劳动者，也可以有点用处，到60岁还可以锻炼，我自己就是证明。还可以挑重些。

二女均回长，看到小棱在军医大毕业后上了一年五七干校，很有进步，鉴定亦好，工作分配定了在保定军分区当医生；朱树圆现在每天出工，这样当农民就很好。(1969年12月26日)

细心学习毛主席“七千人会上的讲话”，毛主席对党内同志讲话句句交心，仍不可及。下午搞散沙劳动，魏东明对刘师傅大发脾气，他这个人永远争个人短长，永远跳不出个人主义的圈子。(1970年2月24日)

风雨阴霾，春寒料峭，我是露天劳动，不觉其冷。“一打三反”期间宣布纪律，不许过河，不许离开校区。(1970年3月2日)

人们都在讨论昨天宣判大会和学校将姚守拙、徐俊逮捕法办的大会。“一打三反”高潮已到。又有两起外调：一是战地服务团在武汉和昆山；二是67年9月上旬红旗军对家里抄、抢。晚肠胃不舒服，吃开水煮馍。(1970年3月6日)

XX对人严，对己宽；对人马列主义，对己自由主义；极刁，批评不得，负气，不能和平共处。(1970年8月18日)

岱燕责成小毛要和蒋家关系搞好，成天“眼睛对眼睛的，鼻子对鼻子的搞不好





怎么行!”我问小毛:“你和蒋家的矛盾是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1970年8月20日)

熊秋思在路上说我分析唐麟之死较他过去听别人谈的为好(1970年8月25日)

座谈全国教育会议中批判的刘少奇的“黑四论”,下午我在小组里也发了言,晚上张渔未发言,遭到批评后,张渔说“有苦衷”,但是何苦衷却纳纳不能自圆其说。

打球似乎是:一是政治、二是年龄即体力、三是技术,这三者是结合起来密切不可分的,实际就是一个东西。只有在分析时才成为三个东西的。乒乓球的辩证法,其实还是徐寅生的那个“讲话”所能包举。是否如此,有待研究。(1970年9月10日)

风虎虎,雨潇潇,这些日子一直在和混合灰浆,供防空洞砌墙,非常疲惫。外调长江局刘顺元及特支情况,上午交件,共花四天时间。对专察组说“有错必纠”。工作人员说,“你的态度很好”。(1971年4月17日)

魏东明对我说,“你胃还没好,嗓子是哑的,劳动后天(星期一)再去吧。”得宁乡茶半斤,今晨在蓝色的黎明中起来泡了一壶,边喝边看阿尔志跋(应译为伐)绥夫的《工人绥惠略史》,阔别四十五年了,老朋友见面,已十分陌生。写了一份关于和刘东华的关系的材料。(1971年6月25日)

开卷扬机要眼观四处,耳听八方,手脚灵敏,当机立断,我怕不能胜任,伤害了别人,已请求另行分配工作。(1971年10月23日)

从春华路搬家到湖大,住岳麓书院41号,是原附小的后进,有宽阔的走廊,房间前后有巨大枫树,樟树。夏天树荫可蔽屋顶,从后窗望松林斋不过三十米。(1972年2月25日)

我捡了一些引火柴,独手劈柴火,左手伤不能用,加上脚助力。又做藕煤,百斤煤做成十公分藕煤八十六个,四百五十斤干煤做了三百八十九个。(1972年3月21日)

休养养伤,独游爱晚亭,记起一首诗:“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阴雨湿冷,游客甚稀,桃花已谢,青枫始茂。

老涂送来药泡酒给我医骨折,仅三天已见效,腕肿有点消,皮打皱。





建议小萍的初生女儿学名叫刘锦湍，李白诗：“碧流环绕青锦湍”锦湍可冲刷世界上的污垢——帝、修、反，字好看，音好听，又无同名，惜无人赞成。（1972年4月16日）

“混乱状况会要结束，毛主席还在，要把这个局面改变过来”。（1972年5月与涂西畴谈心时说）

陈朝春对我的《参考消息》实行“初夜权”（1972年6月19日）

我以为自己是懂得一点辩证法，写材料写到涟水的统战工作，在团结爱国士绅时竟不懂得通过批评或斗争达到团结的道理。（1972年10月14日）

看了党史展览，大异于前。（1972年10月）

赤裸裸的经济关系，就是资本主义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如：蒋XX、陈XX、ite（1972年11月29日）

心得：1、人贵有自知之明——你把我说的天花乱坠，或是一文不值，我知道我自己是怎样的，你那是说过了头，是别有用心。2、解剖自己严于解剖别人：42年式的整风就是这样的，一贯如此。

小棱9月26日信，说要从历史问题中解脱出来，“打开牢门，高抬贵手，少写文章，还我财富”。（1973年1月8日）

今天开始记小毛疗程日记，23、24、25日如常，无任何好或坏的反应，治精神分裂的药三氟拉嗪，5毫克/片，需服1500片一个疗程，方可治愈，药每瓶1000片/16元，共需24元左右。（1973年6月）

落叶满山，枫红如火，昨晚在小萍小楼上吃晚饭，饭前去看了胡青坡，晚上与董爸爸同榻。买到想之已久的《伪自由书》并《南腔北调集》和《坟》。六麻袋书无法打开，打开就没有地方摊了，所以《日华大辞典》也取不出来。（1973年11月29日）

新华书店的人说：新版的《辞海》根本未出版。我一向认为早该出版了的先验论挨了当头一棒。可见“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话是真理，打垮了我的想当然。（1974年3月7日）

陈强说我：1、思想中刘少奇的毒深，居主导地位；2、社会关系坏，往来的党内外人员中无左派，贫下中农朋友无；3、执行的是刘氏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975年3月27日）





符生死后,我即不招待老年客人饮酒了,谁知道他有没有心脏病?心脏病无论轻重,哪种心脏病都喝不得酒,我做此断定。(1975年3月30日)

小毛四个缺点:1、浪费——已有改进;2、骄傲;3、多疑;4、不团结。

我在路上碰到了余觉奇,立谈了一会,他谈了校内、系内情况。一句话:情况不好。只由于派性存在并且作怪。(1975年4月24日)

昨天过河治脚,看到公共汽车上下有序,马路上行车过街都走在规定的路线内,以为大奇。(1975年4月25日)

今天是五一节,细雨时停时续,张行亲自送《武陵山下》改写本来并客气的要我提意见。……他的初版是牧良悉心辅导写成的,我曾细心读过。(1975年5月1日)

历史问题看现在,不背包袱,也不能忘记牢固建立革命的世界观,在思想上、行动上做到深刻的革命化,谦虚谨慎,为人民服务。(1975年12月31日)

十、双百方针

毛主席说“我国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的长的时间才能解决……思想斗争和其他斗争不同,它不能采取粗暴的、强制的方法,只能用细致的和讲理的方法。”由此看来,在这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只能采用双百方针。

双百方针的方向就是充实我们师生科学知识的方向。

“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道路使我国的文艺和科学得到充分的发展,实际上就是党在文艺工作上、学术工作上的群众路线,在艺术上、科学上广泛的通过从事这些工作的人自己去创作、去表演、去比较、去讨论、去实验发明,通过这条道路来达到艺术的科学的进步与繁荣。因此,这条方针是党的重大方针,是党的带根本性的方针。

去年的学术批判搞得怎样?……也有缺点,(周礼曾为此在好多大会上做检查)相当严重的缺点是在方法上不是以理服人,做法上有些粗暴,还有就是采用“四大”的方式,虽然“四大”毛主席是赞许的,认为它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好形式,但这样一来往往会造成很大的声势,有人就感到有政治压力,他明明有意见就不讲了,结果就不能实现争鸣,不能充分开展讨论,于是是非就难以搞清,真理是愈辩愈明的嘛。这样就产生了不好的影响,就有了副作用。





“大字报”是武器，一切武器只有在需要的时候才用，三四年来北京上海为什么都没有使用大字报。

有些人听到“四大”有些害怕……既然如此我们可以暂时不用，我们可以采取开小会的方法，开“神仙会”的方法，采取三自和三不的方法……

但是也有缺点，相当严重的缺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a 在认识上有片面性的观点，例如政治与学术的界限没有划清楚，这个界限本来是难划的，然而正因为这样就要划清，正是这一点上我们的工作出了毛病。

b 在肯定与否定，在是非问题上也有缺点，否定的过多，也有全盘否定了的，前几天我们研究了一下，在文学艺术社会科学方面，确定是多的……自然科学方面，缺点更多一些。

c 在方法上，不是以理服人，作法上有些粗暴，还有就是采用“四大”方式，“四大”毛主席是赞许的，因为它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好方式。

d 最重要的是，不要轻易地把问题提到两条路线的高度来对待。今后我们要在方法上，要采取平等的方法，学术讨论不能以多数、少数或人的职位的高低来作为是非的标准，大家民主的讨论，在研究学术问题上只有对与不对的问题，不存在人的职位高低，人数多少的问题，不要以声势压人。

过去有种情况……在运动中形成一部分人是批判别人的（多是年轻人），一部分人是受批判的（多是老年人）。

59年反右倾时，本来在庐山会议前普遍存在的过左现象，但在会议上出现了事件，反右又反左，但是在我们这里是专门反右，看不到反左。

学术界存在着修正主义的影响……但是没有什么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代言人，没有复辟的斗争的危险。

一万年以后还要除毒草，也就是还要采取双百方针直到共产主义实现。

双百方针的方向就是充实我们师生科学知识的方向，它是推动我们攀登科学高峰的一股力量。

要攀登科学高峰，就要经过无限艰难的道路……写作品何尝不是如此？要写出超过《红楼梦》、《战争与和平》也是很不容易的。

新老关系的问题，就是前辈和后辈的关系问题……青年人的特点是：接受新事





物快,热情高,干劲大;缺点是:知识少,待人接物的经验少些,修养少些……老年人对他们应该有谅解,把自己的所长传给后一代人,这对文化的发展是有利的。

政治与学术,硬是要分开。

“不是不要教改了,不要学术批判了,更不是回到原来的地方去,对过去的学术批判,不要来一个全盘否定”。

我们一方面要勇敢的参加争鸣,一方面好好地作准备,好好地学习,好好地读书……青年还要向老一辈学习,把他们的本事学到手。

今天为了双百方针能够贯彻,使我校的学术空气浓厚起来,新老教师有合作的需要,有团结的需要,有共同的学习的需要……我们青年教师就应该虚心学习老教师的本领,老年教师也应该把自己的所长传给后一代,这样有利于文化科学的发展。

你们在座的都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什么人? 如果科学知识是真理,那么知识分子也就是寻求真理,掌握真理,保护真理的人。

……因此就要有比较广泛的自由,为了贯彻双百方针,需要有:1. 独立思想的自由 2. 争论的自由 3. 创造和反批评自由,诗人写诗,小说家写小说,演员演戏,科学家做事业都需要有自由 4. 有发表意见的自由 5. 有坚持自己意见的自由 6. 有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这种自由我们是提倡的,是保护的。

产生缺点(指学术批评中的缺点)的原因是什么呢? 主要是执行政策的人水平不高,好些事情不懂得,也不知道怎样去领导鸣放。

1957年党内外有一批右派分子,以毒草冒充香花,向党展开了猖狂进攻……今天,57年的这种形势已经不存在了。

自然界是一个整体,我们从各个侧面,各种角度去研究,表现在学校里我们就有不同的系、科,这里不能存在门户之见,只许我干,不许你干,需要通力协作,比如说轮船不能反对汽车,汽车也不能反对板车,一个问题的解决可以走不同的道路。九九归源,百川入海。只要目的一致就不能相互排斥,这都需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政治、学术、世界观三者不能混淆,学术上的问题往往涉及世界观的问题,世界观即有唯物唯心之分,而唯物、唯心主义又是两个阶级的世界观。你既是唯心主义





不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岂不是反对社会主义路线？这样推论下去学术问题几下子就变成政治问题了。

学术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是存在的，有时还很尖锐，但这是属于认识问题，不能把它当成阶级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这是两回事，政治、学术、世界观三者不能混淆。你说他有局部观点，他是专家，只专一行；你说他不从全面出发，就是片面观点，就是唯心主义，唯心主义就是资产阶级世界观，就要斗争，这样就把三者界限混淆了。打个比方，有个老太太信神，这是唯心主义，但你不能说她信神就不对，就说她一生所作所为都是错误的。当她走路时，也是向前走，不是向后退呀！难道她走路也走错了吗？过去的科学家有几个是马列主义呀？

为了追求真理需要勇气，中外古今学术史上，不乏这样的例子，不管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是如此，不但要有勇气，有时还得付出生命的代价。不要怕批评，不要怕穿小鞋，不要怕离婚，不要怕杀头，想想古今往来的先驱者们为了坚持真理付出多大代价呀！

在座的都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寻求掌握真理、保护真理的人，他们的责任最重。

见世面，经风雨，打消顾虑，投身在百家争鸣的大合唱中奋勇前进。（1961年5月17日《秦部长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讲话传达和若干解释的报告》）

十一、平反工作

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是怎样来的呢？无非是两个来源，一个是培养新的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而新的知识分子又是旧的知识分子培养出来的。当然旧知识分子自己也要改造，否则不可能培养出新知识分子，现在他们已经完成了任务。

我们知道团结知识分子，就是皇帝也懂得看重知识分子，你看山大王出来旁边都有个拿鸡毛扇子的……对待知识分子是空前的，历史上从来没人敢这样对待知识分子，我们虽然不说空前的，但也要断后。

这几年做事总是提心吊胆，说话有顾虑。梅兰芳演《霸王别姬》，如果在台上总怕反右倾，戏怎么演得好呢？写剧本的总怕挨批判，这个剧本怎么写得好呢？士，农工商，士，秦始皇焚书坑儒，士，可杀而不可辱，而我们就敢这样简单粗暴……

学术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是存在的，有时还很尖锐，但这是属于认识





问题,不能把它当成阶级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这是两回事,政治、学术、世界观三者不能混淆。

……再则毛泽东又不是上帝神仙,一切完美无缺。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他们已经完成了任务,正如西游记里的孙悟空一样,在和唐僧去西天取经一样,要戴上紧箍箍,在取经回来后,对唐僧说取经任务完成了,把我这个紧箍箍取下来吧,唐僧说:好吧,你摸一摸,孙悟空一摸,真的没有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完成了任务,我们为什么还要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上紧箍箍呢?为什么还要念紧箍咒呢?

我们国家要搞四个现代化,其中就有文化科学现代化,山药蛋要上天,我们这些人斗争都很积极,但上不了天有什么用呢?好的不在多,一个顶十个、顶一百个,就是上了天,不是那么大,那么多,也不行。

这些问题靠一个解放思想就解决问题?不靠旧的知识分子,不能多快好,而是少慢差。

自然科学本身没有阶级性,语言也没有阶级性,说话有什么阶级性呢?社会主义这样说话,资本主义也是这样说话,这有什么阶级性?毛主席经常用旧诗词作诗,古为今用。把魏尔啸和摩尔根学说拿来批判是不对的。

不要到处谈阶级斗争,你在工作母机里找唯心主义是找不到的。

改造知识分子,一条是读读马列主义,一条是到处看一看,一条是通过本身业务,这是旧知识分子自我改造的三条道路,你不能强迫人家去改造,强迫人家革命,特别是老知识分子带来的旧东西又多,更主要靠他们长期磨练改造自己,你是取其长还是攻其短呢?应该让他们自我改造,我们要用其所长,求同存异。

又红又专的新生科学家不多,我们党内很有声望的科学家不多,还没有形成队伍,在跟人家较量时拿不出东西来,正确的拿不出来,把旧的批判打倒了,所谓新的战胜旧的,只是混战一场。

不要强加硬塞,什么修正主义物理、资产阶级化学,那么还有无产阶级的数学?不要推论,如有些人不虚心,你就推论他是向党翘尾巴、反党,有人说我这个比苏联的好,你就推论这是反苏的,任其演绎,任其发展,任其推论是可怕的。

我们是犯了错误的,现在奋斗目标是恢复到57年的水平,这就是说不是向前





发展的,这不是路线的错误,而是方法上的错误,可是付出了代价的呀,这个代价就是十年农业大幅减产,工业纷纷下马,人们的情绪低落了,工作不那么起劲了。

不管什么运动来了,何者为是,何者为非,不能随便,应该有自己的判断。有人认我我是右,现在反左的时候我不说,将来反右的时候再和你算账。我记住你说的话:“你是为革命来的,怕什么?!”(1962年8月31日《关于平反工作的报告》)

十二、阶级路线

作这个报告是由今夏招生和期初学生会选举干部引起的,那一年有的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弟考不上大学和剥削阶级家庭子弟当不上干部的现象。

……以前贯彻阶级路线贯彻得不够好,不够彻底。现在注意到了这个问题,那么现在就贯彻得够好够彻底了吗?据统计,就在64年土木系学生会选举贫下中农子弟占47%,工人家庭出身的学生会干部无一人。

今年我校录取的学生中,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有160人,出生其它阶层的有210人,工农出身的学生占不到70%。

国家依靠什么?国家依靠工人、贫下中农,但学校不一样,学校的特点不同,光依靠他们办好学校恐怕办不到,学校依靠的是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这种知识分子不多,但不能因为少就不依靠他们。学校没有另外的打击对象。

学校与工厂、农村不同,不同就是不同,这有什么办法,在社会上团结95%的群众,而我们在座的有哪5%是不可以团结的呢?

为什么依靠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算是学校的阶级路线呢?因为今天学校需要这样的人才,如果不执行这条路线,就不能培养出国家要求的人才,学校方面看重工人和贫下中农子弟,但靠他们还不能完全办好学校。

并不把成分当作录取的唯一标准,也兼顾成绩和身体健康。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学生也占19%。

不提倡也不是不批准带有点个人打算参加革命队伍,当这个打算并与不革命相抵触时,关键是当个人打算与革命相矛盾时,必须无条件服从革命利益。

正确的道路是革命化的道路,又红又专的道路。革命化、劳动化就是思想改造。





革命化的道路

1. 指学习毛主席著作但是反对只说不做,只强调系统学习和单纯背诵。
2. 参加体力劳动
3. 上山下厂
4. 进实验室搞真刀真枪的科学研究

毛主席说“中国革命没有知识分子参加是不能取得胜利的”,同样,社会主义建设也不能缺少知识分子,有些人说没有前途,那学校把你录取来培养是干什么呢?把你录取就是要培养你,是信任你,只能这样想才合理。

有些人稍微带些个人目的和私人愿望来参加革命,但只要个人目的不违背革命目的也不是不允许。革命是浩浩荡荡的江河,有些泥沙是不足为怪的。

个人利益与革命利益不相违背。

但有些工作要有一定的条件,社会分工能使各人最大限度发挥自己的才能,对剥削者(资产阶级)实行改造、团结的办法,在他们能劳动时候给他们工作,在他们不能劳动的时候给他们进行教育,用赎买的政策,但阶级必须消灭。

出身好的同学不要骄傲,说什么你是什么出身,我是什么出身?你有什么资格批评我?我要挑掉几根刺(指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学生干部)。党的路线是依靠贫下中农子弟,不选我当干部是不是贯彻阶级路线不坚决?

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人,也可能会取得较快进步的,他们参加革命是背叛原有的阶级而参加的,有些人带有个人目的来参加革命,个人利益不损害革命利益时也可以存在,这是会在革命的潮流中慢慢的改造的,但千万记住,当个人利益与革命利益矛盾时,一定要服从革命利益。党能把还有个人主义的人教育好。

如不允许有个人主义,一声“不许”,个人主义就不翼而飞?那我们还要搞革命干啥?

过河,无论从左、从右掉下去都一样,只有走中间。

在学校依靠知识分子革命化,劳动化,苏联只提劳动人民知识化,我们两方面都提就完全了。

资产阶级作为阶级来说,要兴无灭资,作为阶级的一分子来说是要团结教育利用改造。正确的道路是革命化的道路,又红又专的道路。





这个报告的目的有二，一是讲党在学校的阶级路线，是依靠革命知识分子，二是反对两个唯成分论：工人贫下中农和干部子弟的自来红思想，告诉他们只有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和劳动化、知识化才能成为依靠，二是出身剥削阶级家庭子弟的悲观论，告诉他们也有前途。

什么是知识分子革命化、劳动化？是指正在革命化、劳动化过程中的知识分子。

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人究竟有没有前途呢？什么叫前途？前途是事物的发展，是历史的必然。

为什么出身不好，成分不好就不能上大学呢？原因是大学太少了。

高等学校不是培养普通劳动者的，中央也没有这么提，只有参加劳动时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

湖大的教授一穷二白。（1964年11月28日《关于贯彻阶级路线的报告》）





日记选编

朱 棱 整理

1939年

10月8日,涡阳县长来电辞职,呈文中有“贪官不敢做,清官不能做”之语。

11月7日,在汤池新四军办事处,上午屋里过于阴冷,跑到稻场上晒太阳,看杂志,有《民族公论》、《评报周刊》、《星岛日报》等八种杂志,边看边想一个可行的计划,办《文化月刊》。

12月12日,编《论修养》并画版式。

12月29日,精校《修养》。

1941年

2月21日,星期五,在葛家巷,下午党委座谈。谈“质量互变”话题,提出了了解事物的关联时,应按照它自然系列(组)中去了解,即了解与其最接近的事物间的关联。

2月26日,在文委会(文抗)政治班教敌后抗战问题。

4月12—18日,开文抗大会获得空前成功。联抗刘方主任对我批评要点:A、工作效率高,应深入群众。B、团结的作风,博而不深。

5月3日,完成《文章不难写》四千字。与友谈莫泊桑,我看“莫泊桑一生没有信仰”。

5月6日,着手写第一篇小说《张文清与柳燕》,希望五天之内完成!

5月9日,初次在报社过组织生活。

5月10日,写《运粮曲》,准备《关于学习的报告》。





5月11日,写《大文章与小文章》,全文三千字。

5月12日,翻译密勒士评论《“关于新四军”的一篇读者通讯》。重写、易题《谈写大文章与小文章》。

5月18日,写总文抗《关于目前中心工作的决定》。

5月29日,津浦路各据点日军开始准备大举扫荡。

5月30日,方毅同志说竹镇与兴隆集先后失守。

6月4日,去大田营,联抗人事处与报社会合,开干部会,方毅作指示。接张劲夫信,说路西干部处缺人,快过来。刘方主任有挽留在办事处之意。

6月8日,写《大众化三条件》。

6月14日,早起,到办事处打电话,询劲夫出发时间,答曰“一、二天”

6月29日,行军,在湖垛街上见到了孟波,又找到了许晴、许幸之等好多人。蒋天佐在这里,述周在报馆,贺绿汀也来了。

7月1日,行军第17日到新四军军部盐城,平均日行军60里,住军部招待所。

7月4日,上午在军部大众剧院听陈毅同志报告《皖南事变的经验教训》。下午写条子给彭康、钱俊瑞,见白桃、于岩。

7月5日,应钱俊瑞要求,在会上谈了改造(利用)平剧的三点意见。

7月6日,试写歌词《我刚从路东过来》。钱俊瑞通知明天到华中局去谈工作。

7月7日,刘少奇同志来条通知去谈话。去后刘少奇同志先给了一支大前门烟,问路东的一般情况,继而他谈了谈最近的反扫荡。问过工作经历,就说,“你到报馆去吧,试试看。”少奇同志谈到党报的三个任务是:1、不仅不违反党的政策,还要把党的政策高度发扬;2、利用党报来推动工作,……一般同志还不了解这一点;3、提高与保持报纸的党性及党的阶级立场的保持,原则上的不调和态度,还要将这些贯彻在报上的每条新闻和每篇文章中去的。少奇同志要我把行政工作交给震,专心办报。谈话后留在少奇处共进午餐,同桌有国际友人罗生特夫妇。

7月12日,在湖垛《江淮日报》编辑部船上遇黄源、蒋天佐等。

7月20日,因扫荡,江淮日报社要迁移至钟家庄,副社长兼总编王阑西不在,由我召集编辑部人员开会,布置反扫荡和报社搬迁事宜。编报工作未停止,照编照印,不过革新的四版计划被次日的敌人扫荡摧毁了。





7月21日,中午到钟家庄,报社两只大船走东路不过桥,近村处发现有部队在移动,去村上侦察,没有敌人。敌占蒋庄、胡垛东阳,是轰炸盐城,死伤30人左右。

7月23日,报社决定,人马分三批,我领其中一批工作,已二天没有睡觉。

7月24日,报社连夜开船找到后方政治部,天明前达到卢家舍,我们得救了!

7月25日,在范家庄,去党校找负责与我们联系的傅秋涛同志。安置好同志们后,王阑西决定把报暂停,将人马分为四部分,分别加强或充实。政治部的电讯工作、地方工作,教育工作和打埋伏由刘、王、范和我分头主张。

7月26日,领十三个人下乡搞民运工作。

7月27日,到三师政治部,看到发出的捷报,进行工作分工。和周小方分在第四组。

8月13日,在一个暴动中脱险,丢掉全部东西,只带了两支破枪撤离。据传,许晴伤后被俘,金韬负伤,丘东平,邵维,李人俊死难。数日来,苏中粟师反攻大胜,九日夜盐城区各路反攻,已有捷声。

8月16日,(在洲门)到后方政治部与邓逸凡主任接头。午饭未吃饱,到文协、大家谈了国际形势后决定报社出电讯版。

8月18日,开党小组会,谈国际电讯版出版问题。

8月19日,(洲门逢集)在街上见英扑,同去军服务团,孟波讲鲁艺事件及其英勇故事,四周坐着贺绿汀、刘述周、蒋天佐、何世德还有新寡的辛文同志。

8月21日,开译电工作会议,钱俊瑞与邓逸凡来参会,邓说了目前反扫荡的形势与任务,钱说明了各部分工作的做法。

8月23日,开采访会议。

8月24日,通知八月份均停薪,开收报人员会议。

8月25日,上午开时事座谈会,邓逸凡报告,参加者还有钱俊瑞、姜君辰、贺绿汀、蒋天佐、吕振羽等,谈得不算深刻,文化人的谈时事不同于政治家的谈时事,下午开鲁艺的文化工作会议。

8月27日,接情报,敌在响水口,湖垛、涟水、陈家港等据点又集中兵力,将再度扫荡阜宁、涟水、羊寨、东沟、益林等地,企图对苏北地区残酷“彻底”的扫荡,欲摧毁我民主政权。





8月29日,参谋长拿了份稿子来,要我们出一份《战斗通讯》,开会讨论“克服党内无原则的纠纷”。

8月30日,开会讨论联共党史第二章,我为会议主席,谢冰岩报告,戈杨提问题。戈杨重伤风,被他感染,向黄源讨了三丸aspin吃了,盖起狐皮睡觉,微微出了汗。新华社发出公报,我们这里无油,停二天,明天发报。

8月31日,开报务会议,主要是克服工作上冷热病,尤其是小郁的不认真工作,他17岁,上海地主出身,由于爱国,偶然机会,跑到革命队伍里,他学无线电,三年还不能抄报,把工作当儿戏,他对政治没有多大兴趣,原也没有革命的意思,这需要一个过程去启迪他。

9月12日,工作上困难多而无助手。辛劳送一支Watsow自来水笔,非常感谢。茵秋即去涟水,大概为了雷儿和肚子里的孩子。华中局决定我做宣传部的宣教科长,这项工作必须做好,我们不笨,只要肯干,外行也可以变成内行。饶漱石同志讲关于办党报若干问题的分析,饶把握问题周密,对问题挖掘深刻。他谈到列宁革命第一件事就是办《火花报》,那时还没有党。

9月19日,写“九一八”宣传要点与“九一八”报告材料,在党校听陈毅同志报告《交友之道》。

9月20日,和姜君良、刘述周在党校门口恰巧遇到钱俊瑞,于是走进去商讨工作,彭康,品震权均在座,对王的问题作出了三个一定。

9月29日,八点去大队部找陈毅同志谈麟的友情问题,找到,立刻就谈起来,黄克诚同志在旁听着,不时提出一点意见,陈毅一直微笑着,仿佛收到一笔意外的礼物似的,有时发问,问一句二句,一直在倾听,最后陈毅让我去做淮海区专员公署秘书长。钱俊瑞主持报社惜别会,黄源、贺绿汀、孟波、何世德、蒋天佐杀鸡送行。最后述周送我到大队部,陈毅要我把自行车修好骑了走,脚伤很重,烂了脚。下午三点多出发,走了微微泥泞的路,又骑了陈毅的大马,黄昏时抵洲门。

10月12日,回到淮海已经十多天了,听了一次陈毅同志报告,开了一次区党委扩大会,与杨纯同志谈了一次,住在李干成同志的房里。

10月15日,上午淮海区专员公署开会,金明同志作了介绍,算是正式就任秘书长了。下行开署务会议。





1948年

2月18日,在山东掖之临泉河。参加胶东区党委干部队,学习和听取华东局领导同志报告,会议由赖可可主任主持。

一、薛尚实部长传达饶漱石政委《关于救灾生产指示》

二、谭震林同志报告中央土地会议精神及区党委的改组问题

会议内容:1、关于新、旧区党委的问题;2、传达土地会议的精神;3、华东局对于林浩同志的错误结论。

此次华东局彻底检查了胶东区党委的领导,以林浩同志为首的反党中央反毛主席的错误,有曹漫之、王彬同志等同犯此错误;还有一批忠于毛泽东思想,有金明、赖可可同志等。决定把林、王撤出区党委,新区党委确定为金、赖,其他尚未确定。

根据全国形势的发展及此情况,华东分局有恢复必要,金明调分局当第二副书记,以金明同志为胶东区党委书记,汪道涵为行署主任。

土地问题因面临一个新时期,大革命的高潮来临,革命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因此,土地问题成为全国的大事,一定要做好土地革命工作,只有共产党才能彻底解决土地问题。

三、饶漱石同志报告“关于胶东区党委的问题”

说明分析了黎玉、林浩错误及产生的原因,并进行了批判。会议对此报告进行了讨论。1、金明同志对党内同志的批评,看问题不明不白,模糊,党内斗争不够坚强,应引起足够注意;2、许世友同志谈胶东问题:批判了黎玉、林浩的错误;3、其他如刘坦等人也对黎、林进行了批判。

四、舒同主任报告三大方案

1、整编机构;2、清理资财;3、厉行节约。

五、薛尚实同志谈区党委内部两条战线斗争

六、邓小平同志给毛主席的报告及毛主席复电

七、其他:地方精简、地方政府实行三大方案具体意见,新区斗争策略与组织形式。淮西区两个月工作经验也进行了讨论,还传达了有关各地土改工作的经验与





教训。

八、中央关于在华外国人的指示

九、彭德怀关于征收营业税给中央的报告

十、陈毅、饶漱石关于争取俘虏中青年知识分子的报告

十一、中央工委关于收复石家庄经验介绍

十二、南漠宸同志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报告

十三、刘少奇同志 1948 年 1 月 18 日给毛主席的信：提出了当前土改运动中主要不是右倾向地富妥协，而是左倾过分与没有必要没有分寸的打击和逮捕地富，在底财问题上，逼死地主，准备只给他烂地、少地，留给财富过少，使其不能生活等左倾问题，并提出了纠正与改进的意见。

1955 年

5 月 19 日，地委会第四天，思想不能集中，办不成事，下午去周惠处。

5 月 22 日，星期日，《新湖南报》训练班开学，讲了话。

5 月 23 日，人们来慰问陈映，送鸡送蛋给他养病，开刀后身体很虚弱。

5 月 24 日，小舟同意开大会讨伐胡风，唐麟大笑。

6 月 1 日，与瑞山同志谈“专业理论教员”的问题，开始译《外国人》剧本。

6 月 2 日，阅批《秋前室传》稿，去交际处找聂绀弩，不在。见到了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同志，与胡耀邦同志进行五分钟交谈，有启发。

6 月 3 日，地委书记联席会上，小舟作总结。找胡继宗谈省直宣传会议，省委会议上听胡耀邦谈“团的工作”。

6 月 5 日，中午在蓉园谈胡风，下午紧急会议谈胡风，晚七人小组谈胡风。

6 月 10 日，小舟、唐麟谈胡风，与周礼谈胡风和专任教员编制等问题。

6 月 15 日，拟省委《关于普遍上党课的指示》稿出手。

6 月 20 日，厂矿理论宣传工作会议召开。朱晨光同意转学回淮阴。

6 月 21 日，商量反胡风再动员报告，和周礼同志谈反胡风几件事。

6 月 22 日，文化部来人谈蒋天佐历史情况，找小舟同志谈《湖南农民》杂志问题。和刘曙、黄蕙兰、王向天、胡真、高岳森、王明涛谈工作。





6月31日,为王鸣时、高岳森、翟定一同志做鉴定。

7月4日,部务会议讨论内部肃反问题。

7月11日,发给朱少香挂号信(大光转学事)。

7月12日,晨,开五人小组会议,布置面上阅读问题与讨论。

7月13日,终日参加二组斗争李一阳。

8月5日,省第四次宣传会议开幕,作报告,哑嗓。

10月17日,发给金明同志信。

10月21日,上午在省委开会,谈合作化宣传方案问题,受到省委批评:迟了,动头不大。

12月5日,小舟转述省委意见,同意休假养病,自今日始。

12月5—20日,住湘雅医院。读范文澜《中国通史》。

1956年

1月16日,周惠同志说,省委决定,在我休养期间由副部长唐麟代部长,很妥。

1月27日,小舟同意我去北京治病,译《外国人》文稿。

2月11日,“历史问题”需中央定结论。小舟让我安心养病。

2月13—16日,进京去苏联红十字医院诊病,头剧痛,初诊后决定住院,入院后听人说,凡住下的,都是可以治好的。住院生活条件好,费用不贵,实体重73.5公斤。

2月24日,苏联专家柴可夫娃和朱镛莲大夫诊疗病证,服药及体育疗法后又加直流电疗法,朱医生随后解释直流疗法可能对受伤大脑恢复有帮助,吃鹿茸精,打葡萄糖,打混合维他命等都有积极的意义,还有体育营养疗法。营养医生会专门拟定营养处方保证治疗又不发胖,苏联专家checkov说急躁不得,记不得+不能集中思想+头痛,病只有一个,朱大夫还说必要时也可请中医会诊,营养医生说不胖不用去吃“胖子饭”,医院里叫做“第五号饭”。做了腰椎穿刺。

3月4日,发王鸣时,简耀东信。

3月5日,与隔壁的陈钟同志谈康有为挽联及印度问题。

3月14日,专家叶科夫告知,记忆力完全恢复不太可能,将来,调一个轻一点的





工作做，医院将出具证明。苦思，想得很多很激烈，紧张、急躁、愁闷是主要症状。

3月16日，近日已读书：《官场现形记》、老舍的《西望长安》、曹禹的《明朗的天》、《苏共动员会文件》等二十余本书，并译英文剧本稿。

3月17日，发徐迈进，吴组湘信。

3月23日，明涛同志、徐迈进同志来探病，并谈他们治病经验，他们是吃中药和针灸治愈的。

3月25日，吴组湘来探病，小畅谈，发戈宝权、夏如爱信。

4月2日，刘寿祺来探病。

4月7日，王雨洛、颜景理来探病，说李干成任建设部长。

4月8日，唐麟来信，表示省委同意去上海看中医。

4月10日，科学院俞建新同志来谈狄超白的历史问题，知道张劲夫任科学院副院长，

4月12日，请假出院配眼镜，去北大看吴组湘。

4月15日，星期日，去北大找吴组湘耍半天，荃麟、天翼、白尘、牧良、葛琴一道，下午找迈进，商定先学气功，再去上海看中医，他们意见是多休息，治疗一段，预计到年底，建议“春去江南，夏至青岛，秋至西湖、冬去广州”

4月17日，头痛终日，勉强改过错译稿，送白尘。和老蒋谈。

4月18日，和老蒋又谈，闻宋之的今日下午二时肝病逝世。

4月19日，到中组部看文件《赫鲁晓夫报告》，《列宁遗嘱》，未完。

4月20日，去医院找白尘，罗运来找，惜未遇。

4月21日，今日看中医，三位大夫共同诊治（李振三、沈仲圭和另一女大夫）。

4月22日，在亚昌家吃中饭，见罗运来等好几位同志。晚，作协白尘等数人等，在长安戏院看《十五贯》，极美，见刘白羽。译稿已交《译文》社。想起来了，超白在立煌文委时用的秘密名字是“尧第”，而在此前是没有的，这个名字也是第一次开会他自报的，我和陈超琼每人也起了一个。

4月22日，看《雷雨》，导演对戏理解得透彻。头痛，不敢碰。

4月27日，告徐迈进，让北戴河定床位。

4月29日，在白尘家中餐，等天翼下乡归来未等到，晚，国栋来谈，接着周惠同





志来,谈些养病、锻炼等方法治病。

4月30日,到中医研究院复诊,见天翼,又和老蒋谈。

5月1日,看了天安门前游行,晚上看焰火。

5月2日,与国栋去八达岭,路上碰到何伟、以瑾、吴道明和杨玉荟。

5月4日,读朱生豪译作《第十二夜》。

5月5日,搬家到翠明庄,大脑总是隐隐作痛。

5月6日,中午去邵荃麟、葛琴家吃饭,饭后,迈进教“强壮功”说是少奇同志学习见效之法,初步决定,与荃麟同志去太湖养病,北戴河不去了。即又随天翼、白尘回天翼家吃晚饭喝葡萄酒,闲步而归。

5月7日,在金明同志家午餐,张科长不同意,刘英来、去荃麟家谈了半个上午,但坚决不信针灸会有效力。迈进和人谈荃麟中医治疗过程,大夫听了很恼火。

5月8日,上午荃麟、葛琴来,谈定颐和园不去了。在白尘家吃晚饭,白尘劝别去青岛,仍留翠明庄,究竟是吃中药,扎针灸,做气功,未定。

5月10日,决定留翠明庄不走,开始做气功。

5月12日,做气功,第二十节时头已不晕。

5月16日,白尘告知《殖民者》被退稿,原因仅说上海已出版了,不知其中有无其它理由。法捷耶夫自杀,酒精中毒。

5月19日,上午去白尘家,午饭回来准备酒菜,潜九夫妇来谈笑。

5月20日,去马列学院看周礼,不在。

5月23日,下午荃麟带来唐山气功疗养所负责人刘贵珍写的文章《气功疗法》。

5月24日,在蒋家午饭,谈对灵君的看法问题。

5月27日,上午章伯森、刘逊夫,黄蕙兰来,下午钟潜九来。

5月28日,北海划船,一圈得一个小时,饿了,雅座,三毛“肥肠”。

6月1日,葛琴将去四川,与荃麟商定,十月左右去青岛,即请张世图同志请中组部办手续介绍。

6月2日,张世图同志说,中央同意去青岛休养二个月。

6月4日,头昏昏沉沉,夹着隐隐的疼痛,去中医院复诊买药,回到葛琴家,荃麟正和秦兆阳谈话,找天翼,谈他正在写的东西,到天翼家吃饭,喝了一杯铁壶啤酒。





致信迈进。

6月6日,发小舟、如爱同志信。

6月7日,上午和张永励同志去北京饭店找廖源、魏今非。

6月9日,约狄超白请客。

6月10日,国栋来谈了一会,廖源、魏今非来,狄超白接着也来了,去吃了精美的谭家菜。下午和天翼、承宽,白尘、金铃去逛天坛。小土在丰泽园请吃饭。一天吃了两家北京的最好的馆子。

7月1日,几天来,掌玩诗谜,左汉野同志示近作《海滨即事》。计委顾作新同志出语幽默,昨日风雨,去海滨洗澡不成,曰“望洋兴叹”,前去崂山同志们力疾登山,归来劳顿早睡晏起,曰“崂山崂山,疲劳不堪”。

7月3日,几天来看了周总理、陈云、富春同志的文章。

7月5日,太阳落山的时候,林默涵和郭小川同志来了,椅子,小圆桌和茶搬到外面草地上,荃麟、葛琴等来一起闲谈,望着海面上,黄色和绿色的灯光,在近处远处闪动,大概是海军在问答,灯下有人讲起一泳麻子和秃子的宝塔诗。

7月9日,和粟裕同志游泳。

7月10日,荃麟和葛琴谈解放前,某些民主人士的锋芒,“古有老庄,今有彭康”。孙学一氓同志语,阎宝航来。

7月11日,天翼来信说,十二、三号来,昨晚见到赵毅敏和李初梨同志,他们也是来休假的。

7月14日,荃麟的伙食是1.6元/天,我、葛琴是1.2元/天,荃麟的菜是中午四样,晚上三样,他说这是“朝四暮三”。王朝闻极有风趣,昨天游泳,他说他发明两种游泳形式并作示范,一是打太极拳,一是孩子撒娇,笑得死人。

7月16日,天翼小鸥来,臧克家,艾芜也来了。晚上,天翼、艾芜来逛俱乐部,传阅毛主席的两首游戏诗。

7月21日,见谭震林同志蛙泳进步程度与自己相仿,头抬不起来,不能呼吸。游泳只可能在一旬内学会。小林——默涵的女儿还是一个大孩子,一个人住一栋房子(默涵和小川上午返京)仅有一个女公务员相伴,使人怜爱且不放心。又见李济深,贺老总,徐老总都在洗海水,热、用扇。





7月22日,《史旱灾鉴》辑本十七贴,临摹完毕,每字写三个,前后约四个月。

7月23日,韩哲一同志讲毛主席上殷墟反问专员的故事,还讲主席改写通讯。开中药方,所吃中药系刘惠生所长处方。

7月28日,接小舟同志挂号信,和天翼看望袁学之,回来在荃麟房里坐谈至夜,有些热,坐在阳台处望海上夜景。

7月29日,呼啦,学会自由式了!仰泳、蛙泳也能游,自由式可游十五米。荃麟感冒了,小林回北京,见到了周鲠生夫妇。

7月30日,沈承宽来青岛陪伴天翼。和小舟同志通电话。

8月2日,晚上电灯不亮,与葛、邵、万、左、烛下谈笑,接茵秋和冯亦代信。收到苏联红十字医院指导信。

8月8日,门外草地上纳凉,天翼承宽在座,给了一个铁皮罐子,和一点草决明。接夏如爱、刘英信,发冯亦代、茵秋信。

8月12日,发小舟、瑞山同志信。傍晚,天翼,艾芜,克家,李季来纳凉,赵承祐老也来了。

8月14日,日朗风轻,人们都坐军舰出海,我三人游海水,接湖南省委组织部信并补助200元。

8月15日,上下午均游泳,蛙式游泳已经像个样子了,刘震,万家贡,天翼,韩哲一,顾作新五同志在场均已首肯。

8月16日,量体重,137.5斤,原来146斤,上下午均游泳。

8月20日,储安平夫妇来拜望荃麟。

8月21日,替荃麟买一打小瓶啤酒,偶然买了一个美国军用打火机,托韩哲一同志带给国栋。

8月24日,晚上和天翼,荃麟、葛琴走访胡愈之,沈兹九,谈拼音方案和世界语问题,葛琴则从沈学导引术,28套。天翼想提早回京,葛琴则想住到秋天,陈山也想住下去。

8月25日,上午去找湖南省委组织部来青岛的丁祺同志,在中山公园谈话。万家贡回清华,肖三来,带了小儿子来,是混种,极美。晚天翼、艾芜、王若望来闲谈。

8月26日,荃麟五侄由沪来青。函陆玉坤,叫他别冒失买150元的狐皮带领。





8月29日，复嵇春景，接冯亦代、孙震文信。

8月30日，游泳蛙式，自由式，持久方面有进步，问题在于能够做到安祥，再进一步并会巩固，即可横渡、试渡。

9月2日，傍晚，天翼，王若望、储安平、贺敬之都来了，有肖三，左汉野同道在座，加上储、贺夫人和三个主人，于是一桌麻将，一场象棋，一席清谈，散场时扯到作家的稿费和版税时起了高潮，交谈到很久时候。

9月3日，去天翼、艾芜处送照片，他们正在吃饭，贺敬之爱人，邀一同吃饺子。晚，和肖三、葛琴、荃麟一道去听柏林人民警察音乐队演奏，见冯亦代同志。

9月4日，草明来了，草明说，天翼认为儿童是没有阶级性的，她认为不对。

9月5日，台风当头，海天沸腾，风雨交加，第二浴场防鲨网给台风吹坏了，也许今后不能再游泳了，

9月6日，复孙震文。艾芜的女儿，突患精神分裂症，艾芜明日返京。晴朗有大风，海水好像花脸，一块黄，一块绿。在大浴间见到冯亦代同志。

9月7日，中午下海第一次横渡，下午参观提督府——迎宾馆，看了天主台，得苗鹤庚大夫自济南来信，说刘惠民大夫已去川，而院部则说刘在西安，怪。艾芜来辞行。

9月10日，上街买中、西药品，复涟水公安局关于朱玉嵘的信。

9月12日，左汉野返京，行前，匆匆教会我洗、晒照片。下午海浴归来，肖三同志在车上告之他也将返京。

9月13日，上观象台望火星，听解说，从山路上望青岛夜景好极了，和肖三、王逸飞同志看柳腔《钗头凤》。

9月14日，肖三返京列席八大，读贺绿汀《民族音乐问题》。

9月16日，给茵秋、嵇春景信，发朱英联大夫信，草明晚上来打扑克。

9月19日，晚上有月。陈山，冯亦代和出版家周同志来，饮啤酒闲话。

9月20日，几天来学八大文件，读少奇同志的政治报告全文。

9月21日，读米高杨同志讲话，读小平同志《关于修改党中央报告》。

10月2日，游泳场上只剩十人以下了，善于在冷水里坚持的苏联专家及其家属们也不见了。做了一套广播体操后，身体暖和了，才下海去，海水温度22度，不算





很低,但气温不高,风大,浪凶,使人怯步,空旷的夜场,仅我一人下海。回来后发白尘、天翼、承宽、金铃信。

10月6日,打场网球,对手是于茂雷同志,是1947年东海宣传部的,竟然不认识。

10月7日,看海军航空兵水上跳伞,为邵、葛及勤务员马二满照相。

10月12日,和荃麟打弹子,心平气的,打得不坏,刘白羽也来,饭桌上碰了几杯。茵秋信说,小舟叫停止练气功,考虑与医师商量。

10月15日,葛琴送白羽返京,冯亦代寄书来,《Beach House》。

10月16日,葛琴送治鸡眼的药两瓶,可感。肩关节痛了十来天,今日霍然。看来除三害关键在于最后一害——周处自己——也!开始饱读《Beach House》。

10月17日,大夫嘱加做专治大脑神经的一套医疗体操。

10月18日,上午晁兆南同志传达八大精神,晚饭葛琴买酒菜为王朝闻送行,请陈山和我作陪。

10月19日,鲁迅逝世20周年祭。闻夜来香想起鲁迅之死。读何其芳《论阿Q》。

10月20日,读陆定一同志在鲁迅纪念会上的发言。

10月21日,为王明、立三应否被选为中委,和荃麟、一非争论了一个上午,吃了午饭还停不下来,

10月25日,晚七时抵济南,很累,读契柯夫《樱桃园》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论文。

10月28日,周日,张菊兰亲戚领着游玩大明湖,看珍珠泉,豹突泉,景色令人印象很深,晚与林平街头漫步,神清气爽,读哥穆尔卡在波兰八中全会上的发言。

10月30日,刘惠民大夫来为张菊兰,林平和我诊病,整整一天,留下处方,药疗兼食疗。读薛暮桥的《计划经济和价值规律》,即证明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的经济问题》一书中的若干论点而已,并没有什么新东西。

10月31日,正事办完,周身轻松,所有药已抓齐,只有林平丸药暂无,晚上拿车票回青岛,刘仲益,于清波均来宾馆互相送别。

11月4日,张一麟,陶冰纨夫妇来看看,带来点心水果,留下地址电话。





12月3日,蛙式200米,体重跌至133斤,看海鸥,看电影《母亲》。

12月6日,游泳胜过了林喜——1947年东海地委组织部干事,他说滕景禄,仲岳病了5、6年了。

12月8日,读契诃夫剧本《三姐妹》。

12月11日,九弟来信,王集二十元收到,九弟安烟斗。

12月15日,安静做功,复陆玉坤,陈竹虚。

12月21日,晚间打弹子,薛暮桥同志也在玩。

12月22日,今日体重129斤,从起初147斤减至130斤,目标已达到。饮食可不再严格限制,看放松后结果如何。赵大夫答:朱凡,放心养吧,卫生部并无限制疗养期的规定。

12月27日,下午请假去听葛琴读电影剧本《海燕》,荃麟和我都提了一些意见。

12月31日,六角钱的新年聚餐,真正丰盛可口。

1957年

1月,本月力争做到:1、不用烟酒茶;2、不出院门;3、不读新华社论文;4、不打弹子,不看电影,专心做气功。

1月7日,病状简报寄余能转刘惠民。

病状变化:

a、较前好的:没有

b、较前坏的:头痛未减,痛得厉害并连续

c、如故:记忆,集中、持久、易怒

d、保持:睡眠、自信、锐敏、清晰

诊治对象:

a、记忆太坏

b、持久

c、思想集中

1月16日,给母亲和舅舅的钱汇出。

1月25日,融雪,发茵秋、小舟信。





1月31日,市负责人来疗养院团拜,院方招待,喝少许酒。回想两个月来养病(气功)成绩是当可满意的,一年来养病成绩,也还差强人意。

2月4日,与周礼同志通话一次。

2月10日,复唐麟,寄荃麟21套强壮功印刷品。

2月12日,发票看话剧《双婚记》。这样的好戏,特别是好喜剧是不多的。电影《刘巧儿》我以为很好,但该剧没有戏剧性,音乐也太平调。

2月18日,赵大夫说气功只起保健作用,不起治疗作用,这话很烦人。

3月1日,看张瑞芳主演的影片《母亲》,觉得还好。今天心情开朗些,气功有转机。心情过于“务外”是气功的大敌!

3月2日,入静心得甚少,杂念仍多,求去无法。借了一本《冈田式静坐三年》来专心阅读。请小崔代买《东坡集》。

3月7日,开会总结气功经验。读陆部长的《纪念整风运动十五周年》文章,一次看一大版,头不痛。

3月8日,读陈辽的《对陈其通等同志意见的意见》。

3月16日,茵秋、小舟信上说我“历史问题”无问题,经查对,与所说相符。

3月17日,访天后宫老道李明川谈气功。

3月18日,洗最后一次海水,游泳池加温开放了的,明日返京。

3月20日,车过天津时,无意中碰到蒋奎生及伯韩(亲戚,曾共创“南风社”)家小四子,他是来京到团中央开会,现已28岁,一个成熟的干部。互相写下了地址,谈了他家近况。中午抵京。午间和小土一起吃饭并谈作协工作,晚饭在天翼处吃的,见艾芜,荃麟和天翼一家,小土也来了。

3月21日,看裘盛戎的全本《盗御马》,演得十分出色,可惜谭元寿的黄天霸还嫌称不上。

3月22日,在荃麟家午饭,迈进、天翼、小土在座。葛琴的“黄汤”(浙江产的茶)十分可口。晚上夏如爱、亚昌、顾景明、阎泉都来了。借张世杰的笔记本看毛主席的两个报告。

3月23日,重感冒,打电话去红十字医院,整天发烧到39度躺在床上。中午去中组部卫生科打了一针。





3月26日,热大概退了,头仍痛,身上感到轻松,小土复述戴爱莲长期在国外,祖国语反不能上口,一天对人说:“今天我走在路上,有一只小狗要在我的腿上开饭。”引起哄堂大笑。几个月来,未见者,一见则均冲口“瘦了”!闻之高兴。

3月29日,下午一时去红十字医院,汇报,诊察,曰没有问题,开诊断证明,开医嘱,极认真,“从此每天做一点事情,不要将来突然投入,上马之人听马跑,可了不得。”大夫之言是也。

3月30日,和天翼、迈进在小土家吃晚饭,研究陈映的病,关于他的病有两个问题要解决,一是右肺赫尼亚究竟是怎样情况。二、除了开刀,还有什么法子可医治。一桌人都不知道什么叫赫尼亚。迈进带信去向人请教。

3月31日,国栋带了一听茶叶来,一个上午大半谈陈映的病,他和沈一尘坚决反对开刀“不开刀也可以养好”,他建议找花鸟鱼来玩玩,“养它三年保好”。但下午迈进打电话简要说明他和沈大夫(衡老之子)交谈内容,很发愁。夏如爱、陈国栋在此吃晚饭,又聊了一阵。

4月1日,看毛主席两个报告和一个总结的记录。电话得知王一非同志患流感,住北京医院。

4月2日,简跃东细谈陈映近来状况,怎样才能正确治疗。心中主意已拿定了。省委津贴200元。国栋请吃丰泽园。天翼、迈进、小土在座,和迈进谈北京圈、谈死。

4月3日,天翼请吃四川小馆。新开的戏剧出版社或许可能为《殖民者》出书。

4月4日,《殖民者》译稿寄冯亦代。叶林请看电影《暴风雨中的雄鹰》,离京去沪。

4月5日,上午十时到上海大厦,住十三楼,普通房,七元一天,暖气费为每天房费的15%。

4月7日,早饭后林立来,谈了一阵,又逛了一阵淮海路,照相,小饮,和一位苏联专家,两位弹子能手打苏式弹子,打成平手,直至深夜。

4月9日,上午逛南京路,市容破落,下午去华东医院,看了内科,在挂号处碰到蒋燕,昨日一口气读特长篇社论,今天有反应性头痛。下边服务组已解决煎药和服药问题。上海人做工作,大多又快又好。





4月11日,第一次在上海温水池中游泳,碰到李广仁与作家伍鹤。在华东医院看见刘宏光,他说,吴觉被关了一年的原因之一是得罪了曾胡子,怎么能说一个中央委员的原则性比他还弱?不信此说。

4月12日,读长篇社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及周扬答记者问。

4月15日,去龙华,看苗圃,游黄园曹园,林立照相,夏雨送花。

4月16日,去虹口公园谒鲁迅先生墓,并看了纪念馆,墓地上有很多大人孩子,此刻激动的心情是别人无法察觉的。

4月17日,在上海大厦,见到十八年未见的王北苑。

4月19日,接李干成同志电话,要来看看。碰到清华的冯教授爱人,刘叶同志,叶林同志也来上海,交谈了一下。

4月23日,又遇刘道衡。与包子静谈出版局的情况,谈起陈云同志要恢复中华书局,此事甚为有趣。

4月24日,在中苏友好大厦看欢迎伏老的晚会,见蒋燕、汪得芳同志,汪说是李越之告他朱凡来上海的。消息好像有腿。

4月27日,刘述周末,答应了解情况以后考虑住院。

4月30日,李干成打电话约明天去他家吃晚饭。

5月1日,下午在李干成家,晚间吃饭——包饺子。

5月3日,石雪书来访,说李竹平等几天也从杭州来,一定要见面,他们现在纺织工业部。刘述周打电话来说,住院问题已和院长谈过,明天下午去看神经科,大约可以批准。

5月4日,和石美鑫教授(院长)谈陈映的病。看神经科门诊,允许朱凡住院(华东医院),市长说话奇效。述周约好,明天打扑克看川剧,吃饭,在华东医院正巧碰见述周,原来他闪了腰,晚以倩打电话来说他也住院了,看来不轻。一件事,大概是事实:好些多年未见的人,都说“年轻了”,好多初见面的人都说没有48岁。

5月6日,王述之(市政府办公厅主任),告知在上海大厦的朱凡住宿费由市府代付,下午住华东医院414房,刘述周早住进二天,住301房。检查身体,抽血,化验测体温,晚餐伙食相当好。

5月9日,划室内船,很像也很乏味。和述周、以倩打扑克。李竹平来谈。





5月14日,读《中共中央关于处理罢工罢课的问题指示》。

5月15日,读《中共中央关于参加干部体力劳动的指示》

5月18日,述周不声不响的走了。工作在眼前晃动,一日千里,人是很难于沉得住气的。沈大夫三次诊视,青岛疗养院已将病情分析寄来,即交邵大夫,又手抄一副本给沈大夫。

5月21日,福建省商业厅的王子珊来调查林珠光事。

5月24日,心动,想回去,虽也知道回去了对茵秋也帮不了多少忙,读《中央整风指示》。仲武来了,送了一听新茶。

5月27日,体重降到125斤,就此打住,不叫再落。老俞来住院,住到隔壁413。

5月28日,陈仁洪说,冯国柱在第一汽车制造场任上发了神经病,住在403医过病。推拿治疗开始,主治是钱大夫,据说二十一天后,看医疗功力如何,一般要做2、3个月。

5月29日,推拿使精神旺盛,是确实的。记得一天晚饭后,在园中草地上,王昆成介绍巴甫洛夫的译者,戈绍龙教授,戈心脏阻塞,心情郁闷、阴暗,他叹息说,玩玩青岛吧,说不定什么时候要上——他用手指,指了指天空——“天堂”。

6月1日,茵秋病情加重。否则何以病况不寄广州? 问讯。

6月8日,不眠之夜,初步确定下礼拜出院,忘了去推拿。

6月10日,邵殿月大夫说出院日期等半个月后,推拿第一疗程做完再说,她说沈大夫也认为即使出院以后,需等半年以上再恢复工作。下午听少奇同志在上海的报告录音,头脑一直保持清楚

6月12日,下午用三小时二十分钟听完周总理的报告录音,头未痛,靳怀刚也住院来了。林立来谈,他反对早归。

6月14日,医院可以听到鸡鸣狗咬,难怪在华东医院又叫作“乡下医院”——Contury hospital。于伶来谈“古典”,并说草明在人民文学的文章中谈到他。

6月18日,仲武开刀,秋谷返杭。俞仲武,陈仁洪都反对早归。

6月20日,何时归? 徘徊踟蹰,犹豫不定。昨天今天,热起来了。

6月26日,俞仲武过大厦回杭州。在大厦电梯口碰见王北苑。他说狄、何欲离难合是因为何北玲当着蒋岱燕、孙以瑾的面打过狄超白的嘴巴。





6月27日,陈仁洪将军来看望,可感。

7月6日,由交际处介绍,访章敏,她的病与茵秋同而已治愈,其经验甚为宝贵。

7月7日,如约去林立家,见了刘季平同志,晚同去夏雨家聊天。

7月9日,上午10点到杭州,即住西泠饭店219号,函告茵秋。

7月10日,夜约一萍,曼魂,泛舟西湖。

7月11日,上公共汽车去莫干山,6.1公里足足走了三个多小时,晚六点才到山上的莫干山疗养院,住二区,山间明月,暑意顿消。

7月12日,心定且安,生活立时恢复规律化,凉台修长,竹林掩映,正是练拳的好地方。伙食一元一天,可以游泳。

7月28日,在杭州和一萍曼魂游虎跑、九溪、玉泉、岳坟,晚在大华饭店廊下。一萍谈去年软禁始末。

7月31日,俞仲武上山,住一个屋檐下,他很兴奋,和他在山上走来走去。俞仲武家的小谷和毛毛来山。

8月1日,喜雨,湘江丰收有望,开小组会的时候,花匠送大家每人一朵白兰花,清香扑鼻。

8月10日,看书,听民歌,俱乐部的夜来香散发的浓香,想起鲁迅之死,他的忌辰快到了。

8月15日,送张一萍,文曼魂茶一斤,笋干一篓,译稿样给仲武看。

8月17日,小雷考初中落第,观日出。

8月18日,今日两小时译2000字。

8月19日,今天译2800字,倾听仲武和他的女儿小谷对三章译文的意见。

8月20日,俞家毛毛,小谷下山回家,执笔以来,平均每天译1250字,估计以此进度64天可译完——即十月底。

8月21日,坐车下山看国营牧场,看到了和知道了荷兰奶牛每天可挤30-40斤奶,(苏联的最多可挤70斤奶)吉赛的奶牛每天可挤20多斤,奶汁浓厚。奶脂多的是水牛,约克夏(美国种)猪肥得快,长得大,重的有七八百斤,牧场种了五十多亩山芋喂牲口,猪牛舍都很堂皇。

8月23日,读《夏季形势》。照相。





8月29日,仲武对一部分译文提了三点意见:诗要重译;“高兴”之类的语汇要换;汽车构造一段不顺。重译。

1958年

6月1日,惠浴宇,陈国栋,孙家诺来湘参观,前往接待陪同,省委在周惠同志家设宴款待。

6月2日,宗英辞世! 晚间周惠来,劝我写写文章。

6月11日,去武汉大学找李达。

6月15日,(在北京)向教育部报告大意:要大学毕业生及师资培训规划。晚上去陈白尘家,和张天翼一道去。

6月16日,上午在中宣部开会,李之琏、张海等归为丁(晗)陈(企霞)撑腰,蒋天佐是坏分子。

6月17日,夏如爱来电话,要过来看望。林立受了批判,他对肃反不满,对民主党派右倾。

6月18日,上午中宣部开大会,讨论中,康生、陆定一同志几次插话。

6月21日,听康生传达毛主席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陆定一传达刘少奇同志的总结意见。

6月22日,与夏如爱、张天翼一起去白尘家,一道喝啤酒吃午饭。承宽(天翼夫人)邀去她家吃晚饭。金铃送来一篇三幕剧的打字稿。

6月24日,陈国栋来,上午大会发言的是陆平、孙兰。托人找一本英文字典看剧本原文。

6月30日,和教育部韩明司长谈湖大问题,研究生没有,要留学生,部里赞成。晚饭后到北京大学住16斋224室。

7月1日,上午看北大展览室,商谈参观计划,陆平同志来谈,明天去听他的北大党委的领导工作报告。去吴组湘菴园,听组湘谈北大。

7月3日,周谣算帐,半月已用去89元,本月内一起只能40元。

7月5日,上午参观物理系及实验室。知道杨人梗的住地。

7月6日,上午去中国科学院钟潜九处。





7月7日,上午听介绍情况,下午回物理系听介绍情况,晚饭后去访问杨人榭谈欧阳谓明情况,何其芳亦住在此。

7月10日,谈湖大生物系设置,晚上谈物理系科学专业设置。

7月11日,白尘、潜九来谈BRAND的WITHOUTSTRINGS,翻译,谈好先译了再说。晚上去境春园82号与组绅谈道路,他送回舍。上午,邢士毅教授来访。

7月12日,大雨,周六,谈去编科学设置。

7月13日,应组绅邀请,去他家吃晚饭,谈到12点多才回房。

7月14日,上午在经济系谈,下午在哲学系谈。

7月16日,去教育部找黄松龄部长,韩明司长,谈论孙伟同志送毕业生到北大等校培训问题,他们答应了。开始吃学生食堂伙食。

7月18日,回访组绅,谈到十一时。

7月19日,上午谈学生伙食,参观厨房,下午和科学处谈,涂西畴去谈分配给湖大学生问题。

7月21日,上午在人大谈问题。

7月22日,上午去谈总务问题。下午去科学院找张劲夫,不在。找到了杜润生秘书长,谈培养科学的教师问题。

7月23日,在人大哲学系、经济系谈,在新闻系碰到系主任陆七,是江淮日报同事。

7月24日,整天去中国科学院各研究所接头,晚上陆平同志来谈领导。

7月25日,陆平同志请客。已决定26日启程去呼和浩特大学参观计划。

7月27日,周日,上午达呼市。

7月28日,全天去内蒙古大学,和郭以清、于北辰一起,与他们的教务长谈了许多,并留吃晚餐。内蒙古大学经验对湖大来说有很多很好的东西。还懂得了几个内蒙古字:乌兰——红,呼和——青,浩特——城,巴托——英雄

7月31日,抵青岛。

8月2日,到山东大学,和杨希文、张铭、王燕、高云昌、吴富恒等谈了一般情况。

8月5日,去山大中文系。

8月6日,去山大中文系,上午谈“文尾”(中文系尾声,上次未谈完)。下午谈数





理化。一般情况下午谈历史系，向吴教务长说明，明日谈完返湘。

8月12日，回长，到省委，见周惠。下午参加蓉园会议。

8月13日，岳麓山开会，决定：1、涂、杨去武汉；2、戴、周去广州；3、朱凡去上海，十天后再回来“摆摊子接客”。

8月14日，涂去汉、广、沪抓毕业生，原要约90名大学毕业生，后加到120，教育部实给121人。请省委万勿分散。

8月15日，去上海前在省委交际处见到程潜省长，第一句话是“你老多了”。

8月16日，在上海找到刘秀萍副市长，他看到湖大今年分配了121名综合大学毕业生，连说“你们真伟大”。在秀萍家吃了早面，即刻去江湾复旦大学。没见到党委书记杨西光，见到了副书记王零同志。当时查看了化学系毕业生底册，他保证：政治和业务都能进得去研究所，并答应配备骨干。

晚去思南路见夏雨同志，说到林立、吴瑾瑜，都已成了戴帽的右派了。

8月21日，戴彦、周谣两同志从广州回。此行吃力，要的37名毕业生中有缺额一名，“瞎火”的至少9名。当夜去武汉，杨梵乾同行，希望打好这次“淮海战役”。

8月22日，多方联系不顺，直接找到武汉大学党委会，谈毕业生分配的原则，不怕争议。

8月23日，早饭后去武汉大学，见涂西畴、张勃川、孙禄宗，约定下午两点半和党委负责同志谈。下午谈话时武大第一书记刘仰矫同志来，表示支援，分配去湖大的毕业生管进实验室。没有右派和中右分子，配备当党团干部。

8月27日，回长，和6个研究生见面谈话。和戴、杨、周研究了中山大学送来的37名毕业生名单，瞎火占21/40之多，决定当夜去武汉。

8月29日，去武大找到涂西畴同志，他颇为中大毕业生瞎火之多所震怒，商决利用九月五日前的空隙，去南京大学与复旦大学。两校占理科十二名之多，当晚买好船票。

8月31日，下午六时，到南京。交际处来接，一个电话，惠浴宇省长、陈栋国副省长都先后来到了。谈到九点半，谈定明早打电话给宣传部欧阳部长，再去见陈光同志，然后介绍到南京大学。

9月1日，南大党委书记郭纫秋同志去了德国。明天去找副书记陆正明同志。





少香来坐了一会,少香一见面就说“胖了”,他是1954年最后见面的,少香说刘占爹受了批判,宗英就是受批判后跳楼的。报刊报道水稻卫星亩产52599斤,中央号召今年产钢1070万吨。

9月2日,按原定计划,见人事局长徐一山,徐是胶东文登时的老战友。下午去省委宣传部见欧阳、胡宏、陶伯同志,我们的要求得到同意。其中一名是原分配到江苏省文教厅的。与少香告别。去看了刘顺元书记、宫维桢副省长、孙加诺同志等。晚上省委设晚宴,房费、车费全免(又阔又贵)。

9月3日,到了上海,住上海大厦1316房,即去复旦。见到郑恺长和学生处长刘洁。在此重申去湖大毕业生中无中右、右派分子,并配备党团员骨干。因台风,返汉无船,海空双阻(无机票)。

9月4日,船开,但江涛汹涌,船摇摆得像要发疯,风力在8—9级。

9月9日,船行,五日到汉口,即去武大,分配4名中文系毕业生。尽管中文系右派多,但四人中缺额中中二,右右一,右派骨干一个也没有。

9月12日,晚上去孟老处,和湖北高教厅分管毕业生分配的张旭光同志谈毕业生问题。我的意思:1、要两头不要中间;2、要政治重于业务;3、给右派宁文不理,宁化不理,宁数不化理;4、要进得实验室;5、物理一定勿给废品,因五人已接洽好送中科院培养,3个学物理的送应用物理研究所,2个理论物理送物理研究所,1个送原子能研究所。涂西畴过江来反复商讨工作。

9月14日,晚饭后会孟老,谈武大分配到湖大理科毕业生的具体搭配方案。孟老告知条件要求可以保证,叫我们放心回湖南。

9月17日,金先杰、陶蒲生谈支援科学院毕业生问题。老夏犯大错误,这次怕免不了。

9月19日,晤唐、杨、徐,讨论培训具体方案。

9月20日,去科学院听汇报,七个研究所中,物理、数学两个所收来设在湖大。

9月21日,看校址,嘱做武大支援湖大的师资规划。

9月24日,参加蓉园地委书记会,谈钢铁。

9月25日,杨若乾来谈,复旦的毕业生有的有问题。去蓉园续会,和于明涛、章新表示湖大校址不动的意思。章答应过几天再详细研究。孔安明说,谓略(一烈士





子弟)读师大减学费事已经安排下去了。

9月26日,过河谈师资培训和湖大机构问题。和李爱有谈进修目标。交待谓略如何养病,晚饭后渡江回省委。

9月28日,找李铁峰同志谈拿回一位新闻系党员大学生。

9月30日,上午参加历史系小组讨论,下午和新闻系4人谈话,两岸无车,译WITHOUT STRINGS。

10月6日,在蓉园开高等学校会议。杨第甫放了一炮,很好。和孟宪同谈私话。

10月7日,在省委办公厅见王宇(周小舟夫人),患神经衰弱和低血压病,归途中碰到她和两个孩子,劝她下决心转地疗养。

10月8日,清晨过河,讨论师资支援计划,电话里知道了武大毕业生30多人明天动身来湘。

10月9日,开会讨论房子。写规划。晚饭后散步,碰到

10月10日,清晨师院广播,昨夜出了钢。

10月11日,听汇报,武大数学系毕业生来了12人。开会准备湖大筹备委员会。

10月12日,早晨和唐麟同志去看蒋牧良,见柯兰,灵君也来了。上午布置和约邀明天的筹委会。晚上看尚小云的《红鬃烈马》。

10月13日,过河开第二次筹委会,谈教师培训、各系配置、湖大资源规划、学校地址、房子等问题。和师范学院划地界,孟住甫在场,金先杰来谈物理学和物理人。

10月14日,开会,讨论,作木器,买仪器。决定和涂西畴去北京。刘苏河同意调学生(物理)40名送训,图书共用,工资关系转到湖大。

10月15日,和小舟、周惠、唐麟谈学校问题,到教育厅继续谈。

10月17日,下午去人事处寻到10人的档案。和湘阴的教育厅长方用通电话,当即允调化学系40人。

10月19日,上午南开高仰之校长谈学校运动,吴大任教务长谈学校工作。下午,化学系陈天池书记谈系的情况,4名进修教师,6、7名借读学生,他们均已接受。

10月20日,到北京大学见李艾青、熊大青,李舜华谈情况,闻谭丕模,郑振铎





(10月18日)在图104客机因爆炸而牺牲。

10月21日,见陆平同志,谈片刻。数学所4人已定,力学所已接受档案审查。陆平接受“帮忙”,他认为原子物理学和半导体学,北大最好,清华的无线电最好。40名借读无问题。

10月22日,太公(陆平)在此,诸事顺遂。

10月23日,北大原子核研究所胡济民同志来谈,允诺接受4人。

10月24日,力学所2人进修审查合格,文学所3人进修审查合格,陆平同志推荐转送4个学生去清华学无线电,已谈妥。

10月25日,在经济所找孙冶方,接洽进修,答曰可以。政治经济学、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劳动工资和经济平衡(最好的东西)等五门各进一人。须到潘老处补办手续。

10月26日,看原子反应堆、电子回旋加速器、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等展览,看超声波,引人入胜。

10月29日,和国雄、王敏等11人到京。

10月30日,经济系5人突然去了经济所,管事人还不知,大为光火,忙联系。

11月1日,送熊大青等4人赴苏联学习。

11月3日,史流芳等十几人来京,即予安置,史流芳、王敏等3人,化学系已接受,经济所等人已住进去。

11月4日,听陆平同志报告《共产主义的北大三项要求》。

11月5日,确定40个学生的专业。来京送进修的除8个物理系学生外,问题全部解决了。

11月7日,连日感冒,听北大教务长崔雄昆同志谈这一段北大的经验,谈的很好。涂西畴去清华送学生读无线电已妥。

11月9日,一早去夏如爱处,谈到他犯的错误,留党察看一年。晓彬有信。

11月10日,王宁来,黄滨来,像煮沸的水一样,不停的谈了很多。

11月13日,上午清华校长助理李孝慈同志谈清华工作经验,下午北大崔雄昆教务长来谈,努力和原子能所研究员胡济民同志谈判,再增加2名受训者。表示感谢,但很不满足。





11月14日,涂西畴去物理所谈,又增加1名,计:物4化3共7名。晚上北大党委在留学生食堂置酒送别。同意7名总支书记受进修之训。在吴组缙处谈至夜深。明日离京去津。

11月19日,上午去南开大学物理系,总支书记张云祥谈,下午和系主任谈学生寄读问题。

11月20日,到天津大学,和丁仲文常委谈,和化学系主任谈,进修与寄读问题解决。

11月22日,从天津经徐州到清江找朱晨光,他劳动去了。晚上见罗运来和陈凤州同志,罗陪同看戏,筱文艳的《白蛇传》。晚上从招待所搬进了地委书记的办公楼。罗、陈二同志说定让我留浦,后天回涟水。提到前几天,黄克诚到此。

11月24日,上午看县展览馆,内容丰富成绩之高令人惊喜。见陶硕夫、方露、孙振华同志。晨光来,同吃午饭,他已向学校请假三天。将蓝宝石的派克笔给了晨光,他的钢笔坏了。

11月28日,回到涟水家中以后,晨光陪九叔去医院透视肺部,结果没有肺结核。

11月29日,孙书记挽留一天,逛城南公园,罗运来自南京返回清江浦。

11月30日,在扬州找到了许桂芬(许晴亲属)了解了许家情况。晚5点到南京,住福昌饭店201号。

12月1日,惠浴宇、宫维桢、孙加诺三公来谈,吃陵园茶。

12月3日,告周惠关于2000万斤粮棉种子和要油的问题,此问题是下面的意思,领导上指导后已说清了。见周育人,谈夏如爱,晚到上海住上海大厦1514号。

12月4日,到杭州,文曼魂带来马来西亚的咖啡和红绿茶各一瓶,又将雨花石和涟水制的糖果一盒交与她带回。

12月5日,去西山医院看俞仲武,谈中国的文艺理论问题,下午去浙江大学见刘丹校长,具道来意,谈罗华浩进修光学问题。与亚昌在他家里共进晚餐,有肉,可见不易。刘丹征询了系总支意见,系里认为罗华浩进修不适宜,第二件事,寄读生可勉强收容。

12月6日,返沪即住周维的1408房间。下午参观浦东的玻璃厂。和周维一道





去看魏文伯书记,返大厦前去思南路看了夏雨同志。

12月7日,清晨,和周维去找刘季平副市长,在大厦看见孔祥楨部长,晚,和魏文伯在锦江饭店小酌。

12月9日,上午参观徐家汇路海燕电影制片厂,刘琼正导演湖南淦江乡故事《时代钟声》故事片,叶向云,湖南省话剧团副团长正在这里学导演,晚上去彭康家看王琳。

12月10日,看德国军队歌舞团演出。

12月11日,蒋燕中午来大厦,请我和周维吃饭。晚饭在(李)干成、继英家吃,饭后蒋燕请看四川残废军人歌舞表演。

12月12日,戴彦、涂西畴到沪,去市委接头去介绍信,决定明天先去华东师大。

12月13日,看华东师大,常溪平校长原来是1947年西海地委书记,谈地理、政教、物理三系的问题。

12月15日,看苏联和平利用原子能展览。

12月16日,周维返江西

12月17日,上午去复旦大学,魏副校长谈复旦一般情况。

12月18日,上午九时,由上海大厦搬至复旦住。上午谈数学系情况,下午谈中文系情况,后坐车去市委谈购买仪器的事。

12月19日,电话得知市委教卫部已作介绍购买仪器。

12月24日,上午聂总报告,顾训芳能解决购买仪器的问题,如能够成功,她这个忙帮的不小,涂西畴从复旦来电话,说明天上午十一点,杨西光书记接见我们一行,并留午饭。

12月25日,十一点去复旦大学,党委会的负责同志、杨西光书记等都在,他们征询了我们的意见。回到锦江饭店。

1959年

1月2日,省委来京,要参加在京召开的教育会议。感觉记忆力衰退与注意力不集中,已不是病理问题,而是主观意志的控制问题。例如,昨天与钱三强教授同进午餐时,钱三强拼命想半天,还想不起徐玉兰在晚会上唱的戏码是什么,但我清





楚地记得是《红楼梦》。晚上也不打瞌睡，出来以后很多天都是半夜才睡，连呵欠也不打，凡此种说明，只要意志坚强，一切都能逐渐解决。

1月3日，上午开大会，晚上林立家，与陈琳共饮。

1月10日，要大雷去会前到扬州许桂芬家。

1月12日，与蒋牧良谈锦江会议文件后，与之闲聊，并饮虎骨酒。

1月16日，开会谈今年安排教师进修与培训问题。

1月17日，过河开省人委会，和周小舟笔谈蒋燕。下午拿蒋燕相片给他看了，晚上看小舟写文称道的长沙花鼓戏《两个党员》。

1月25日，访周立波，他同意任湖大兼职教员。

2月2日，许雷祖母病故。

2月3日，函邮局购《鲁迅全集》一部，给小燕作为她的结婚礼物。与周惠、唐麟谈七名系总支书记及并系问题，报告已送组织部。

2月4日，劝蒋牧良把《论“黛玉公然违抗酒令”》一节文章寄给《红旗》杂志。此文深刻，有马列主义。与戴彦谈他写的稿，谈后，他已着手修改。

2月5日，复曼魂“菩萨蛮”一阕，连47年写的一阕“生查子”一并抄给牧良看，他说很像样子。

2月12日，许启文通知来谈调七个系总支书记问题，但他强调，只能插花，不能全盘的县委书记，七个总支书记中配一半县委书记。

2月16日，告周立波，要他天晴时和林兰到岳麓山看房子，并告诉他讲课担子不会太重，以消除他的顾虑。

2月20日，给省委的报告已修改好了，当夜送戴、涂。

2月25日，找杨第甫、唐麟及小舟谈，小舟问及蒋燕事，答曰她不来，小舟自告奋勇说，他见柯（庆施）老，叫他帮忙。

2月26日，与戴、涂、唐、周谈“基补”问题，一致以为小舟方案——工学院作基础为好。决定去武大交涉支援湖大问题，与周惠同志谈湖大。

3月2日，蒋燕妥协，愿听从党的支配来湖南啦！从省委搬家到岳麓山。再见，宿舍。还有悲凉的记忆。

3月12日，华国锋说，再来轿车，给湖大一部最好的，结果给了一辆奔驰，是湖





南省第一部。看完邵荃麟创作会议的发言。

3月15日,和周惠、徐启文、李瑞山、于明涛、翁徐文同志谈工学院的基础,七个系总支书记和湖大问题排进省委会议的日常工作。

3月16日,上午,听小舟同志正式报告,和唐麟、纪照青、侯部长谈调七个总支书记的问题,电话与徐天贵谈留学生与研究生问题,徐答由中央教育部正式分,不经省计委作计划。

3月17日,开一揽子会议,谈湖大边界,买仪器,干部,房屋和送省委的文件。

3月23日,和徐千里、高舍梓谈湖大以工学院为基础的问题,徐表示可以,同意后,去省委开会,周惠作结论,加以肯定。

3月24日,开一揽子会议,商量“合”的问题,和徐千里同志谈。

3月26日,徐天贵同志来主持湖大临时党委会,宣布以工学院为基础建湖大,晚再开党委会,1、传达;2、合起来;3、谈人员和购买物品,尤其抓紧与师院划分校界。

3月27日,过河参加教育会议,和苏镜谈教学楼和划界问题。

3月29日,上午视察南北地界和发展地段,下午开分家会。黄滨不主张临时划界,孟信甫主张分三次移交,苏镜说“拥护”。

3月30日,感冒,未去开会,涂西畴自武大返校,谈情况。

4月2日,下午在小组会上作了关于“学衔问题”和“炼钢问题”的发言。

4月9日,与涂西畴一道过河去统战部。

4月10日,过河找纪照青部长,谈七个系总支书记问题,他说在4月25日前提出名单,在交际处大门口碰到小舟同志,他匆匆说蒋燕已和柯老、陈丕显谈了。

4月11—14日,开湖南大学临时党委会,徐千里同志也来了,和徐谈调系主任问题。

4月15日,“人选”徐祥浩副教授在华南师院可以放来湖大,石声汉(留美)是同济系主任,一弟在长工作,现本人在西北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当研究员,同意来。

4月20日,乘8次车去京。

4月21日,去教育部,晚饭后去白尘家,又去看天翼,与国栋通电话,教育部的司长正联系部长,明日见面。





4月24日,上午去教育部找武杰同段司长及人事司宋司长谈,忙得四个爪子不落地,估计要在北京打一场蘑菇战。

4月25日,送译稿到白尘家。等下周一见杨秀峰部长,刘皑风部长将和他们谈湖大问题。

5月3日,来京已十三天了,连部长面都没见到,连见面日期都定不下。

5月7日,去中科院文学所。

5月8日,上午在教育部与刘子载谈40分钟,照样没有解决问题,因将在武汉召开座谈会,决定要赶此会,作以下未完成的工作。

5月17日,到武汉开座谈会,并参观武汉大学和华中师范学院。

5月27日,介愚答应给一数学教学骨干教师,另有物理一人,政治课一人未言。

5月29日,最后一次小组座谈会,刘子载、胡沙在场。湖北省委请酒会。和孟老、罗明初谈湖北大学支援湖南大学问题。

5月31日,和刘子载、胡沙、陈选容同志一起谈湖南大学科系建设、研究所设置与方向等问题。

6月1日,上午去湖北大学座谈,见到牛永年、戴重远等老同志。下午去武大,见刘仰峤同志,表态并道谢,他殷殷送别一直到车上。晚间孟老约明天上午去谈。

6月2日,去孟老家,提出要湖北大学支援湖南大学四位政治教员,孟老答应去和朱、李、刘商量。又去华中师院刘介愚处要二教员,竟然走错了路。路上与戴彦谈进修教员的情况与问题。

6月3日,与戴彦商量回校后应办几件大事。午后戴彦去京,测绘学院毛远跃书记来访,巧遇金明、王仰之同志谈些旧人新事。

6月5日,找张勃川,给了一个三人名单,访晤毛远跃,看了测绘学院的规模,如约,午餐在东湖宾馆会金明、曾直等。午膳后在东湖游泳。

6月6日,去武大找王勃川校长,提出两条,换掉物理系顾一凡,生物系要公立华,又去找孟老,他去湖北大学跟领导人谈了,说政治经济学可抽调资源,其余有些系力量嫌不足等等。先回湖大,孟老负责再谈。

6月7日,上午去武大,张勃川校长不同意调公立华支援湖大。

6月8日,看涂西畴电报:生物系公立华武大不肯调,物理系顾一凡也不可换。





6月9日,大雨,马路水深过膝,汽车绕道,好些苏联专家退票。坚持去飞机场,七点半回到岳麓山。

6月11日,见周惠,听他报告市场问题,和杨第甫同志谈湖大几个重大问题,又和方用同志谈一些矛盾的问题。

6月13日,这次出门五十天,欠账206元。湘江涨水,不能夜渡,住交际处。

6月16日,晚上在杨第甫处开会,以韩罕明换李佑作为让步,结束刘寿祺二个月来的政治攻势。

6月17日,去省委宣传部和王宁谈,见翟定一和方克,谈哲学系的事情。

6月21日,在武大进修的十位教师回来了。

6月22日,和谢华同志谈历史系毕业生,分给他的五人中减去三人,他同意。和张德隆同志打了招呼,找唐麟、徐天贵谈。

6月24日,找周惠、张德隆、杨第甫三个同志谈招生广告,今天开始付刊。

6月25日,参加科研献礼检查会议。讨论房子问题。

6月26日,晚饭后过江,还周惠《书道全集》27册,去唐麟处谈开湖大成立会事宜,夜渡还山,江阔波平,微风劲发。

6月27日,去化工局找范白看两位教授的材料,晚上在大礼堂看学生会演,许雷来谈考大学的志愿问题。

6月29日,和几位系主任联系。

6月30日,和唐麟、徐千里谈事:一是师范学院毕业生给少了;二是五位教学骨干的问题。

7月1日,参加了晚会,谈“一去二三里”的咏汽车诗。又号召要团结。

7月3日,省计委向综合大学毕业生中抽回十三人支援湖大,晚间和戴、涂商量。

7月4日,支援湖大的武大教师到校。

7月6日,徐千里传达青岛工业学院座谈会精神,党委讨论如何贯彻的问题。

7月7日,上午听徐千里汇报青岛座谈会,和戴彦谈巡视,和老三系谈五系师资,晚间开党委座谈“合”的问题。

7月11日,杨第甫过江,个别谈话后(似乎有一种共同的感觉)说朱凡代表湖大





这一摊的意见(全校分三摊),杨第甫在临时党委会上讲了话,晚看反面露天电影。

7月13日,开党委会,谈校务委员会的组成,林维仁谈毕业生分配,下午开系主任和总支书记见面会。

7月15日,下午过河住交际处,约会杨第甫部长。

7月16日,在交际处,上午去省人委开会。程潜省长主持,通过正式成立湖南大学的决议。下午去找于明涛部长,谈老三系师资极不足的情况,请多拨毕业生,他说,将和杨第甫部长商量。面请程潜、唐生智、周士钊参加湖大成立大会。

7月17日,与杨第甫谈完了那些人的问题。

7月18日,下午两点半开湖大成立大会,程潜、唐生智、周士钊、方用、黄滨、吴信甫、刘寿祺、解明道、周达、李瑞山等参加并吃了晚饭才走。学校杀了猪庆贺。晚上在礼堂前广场上看电影《黄莲花》和《三剑客》。

1960年

1月2日,决定去京开清华的教育经验会。

1月4日,涂西畴,杨慎初乘车去京。我留下接待班禅。晚上在车站迎接,周惠、程潜主持。拍了电影。共餐休息,晚会四个戏都好。

1月5日,晚上正式宴请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和帕巴拉·格列朗杰。晚间回校途中送一生病的15中女生至南门外后,返交际处,因水陆洲移跳板不得渡江。中途折回交际处,见周惠,曹痴等。

1月6日,买机票去京。派陆貽才回家取衣物。去周惠同志家午餐,喝茅台酒,谈得很好。下午去机场,碰到汪处宝,因飞机故障滞留。抵京时已半夜,涂、杨来民航站接。

1月8日,上午在教育部三楼主持小组座谈。下午参观清华的“生产劳动与教育相结合”的展览,在清华晚餐,饭后参加清华关于毕业设计的大会,经验宝贵,展品精工,十分满意。杨秀峰部长也来参加会议。

1月10日,看展览,看大歌剧院设计和密云水库设计等等。

1月11日,清华刘仙洲、李寿慈、何东生同志发言很好。挤时间看白尘。与涂西畴,杨慎初谈回去汇报及工作问题。





1月12日,(北京——合肥)见黄岩同志,与其晤谈,知江擎宇三反时有点岔子,现在南京市当副市长。刘宏已调宁夏,张恺帆已去淮南煤矿当科长,孙兰调上海教育局副局长。因雾滞留一天。

1月15日,抵沪,与杨西光联系,一时联系不上。

1月17日,晚饭后,赖少其来,在安徽省委当宣传部长,又谵相孙,巴金,孔罗荪等来。一定要请客,约明日在上海大厦午宴。

1月18日,由上海市教育局顾仲钧同志为向导,看了柴油机厂附设的专科学校与复旦大学附设的预科。中午约巴金、孔罗荪、吴强、叶以群在上海大厦17楼宴请,市委宣传部长杨永直同志宣布上海市委已批准朱凡蒋燕结婚。晚石西民等宴请(我和蒋燕)。

1月19日,高岩同志谈了校中情况,和徐千里,戴彦酝酿当前大事。定计划:朱凡跃进计划;(作好助手)不断建议;(立登记本)管行政;管教学;管统战;管跑厅局;(学业务)、代数、几何、三角、解析几何;(写文章)大文四篇,小文十篇;(活动)下系,下班级,参观学校;(保健)扎针灸100回,服丸药,气功、运动、劳动、休假。

1月25日,上下午开总结会,又参加了工代会,粮店的现场会,展出量米机,这个机器是机械系四个助教帮助做成的。

关于蒋燕朱凡婚事,校党委坚持三事:一、去株洲接蒋燕;二、请吃饭;三、举行婚礼仪式。从来新郎新娘都是听人摆布的。

1月27日,结婚。

2月1—4日,几天来,省委,省军区,省交际处,湖大党委,株洲市委先后为我二人新婚请客贺喜,蒋燕参观了韶山及株洲的331厂、麻纺厂。和徐千里送蒋燕至株洲乘车返沪。

2月6日,组织刘品生等去武大、北大、清华、天大等地开统战会,讲了统战工作走群众路线的问题,又谈了科研工作。魏今非贺凡燕新婚诗:欣闻海燕已双栖,旧雨新婚情倍怡。廿载风云同战伐,一朝琴瑟永相依。树人事业互磋切,抗美友苏志不移。利好湘江春水暖,空梅应放东南枝。

2月7日,工作照常,徐启文秘书打电话来说已嘱组织部调蒋燕到湖南工作。

2月13—14日,在北楼217室主持校党代会,并致开幕词,周礼出席并在大礼





堂讲话,晚上做校党代会总结,并当选为校出席省党代会代表。

2月15日,上午在教育厅传达清华经验,晚在教学中楼117座谈主楼设计。

2月16日,午课,未吃午饭,也未休息,去科委找戈楷谈物理所融于主楼的问题,并设专职副所长问题等。戈在东风餐厅请吃午饭。

2月19日,开党委会,并座谈主楼的三个根本问题:1、各系根据地定下。2、办公楼放不放进主楼? 3、各系的规划要自上而下的搞一下。最后合力定之。

2月21日,周日,饭后在楼下和葛旭初及总支书记谈建所三要事。挑选研究所骨干、转业军人和大中专生来。继即在办公楼会议室开主楼指挥部会议,涂西畴特地从党校学习会上赶回来参加。会上决定:1、第三方案地点;2、第三方案而让位第四方案;3、各系根据地;4、主楼建筑面积20000平方米;5、科学馆为二化基础实验室,作法要杨慎初所提,主要建二化,二物的专门实验室(但须建防尘防潮防X线的设备),亦须建一些较大的房间……敞间隔,管道主管装置完好,空着开关。午饭后和李玉、杨慎初、戴鸣钟谈主楼决定以70元一平方米的价格兴建,不足的四十万元将设法弥补。

2月22日,开主楼设计会。作报告,学习“毛泽东思想”,跑完主楼设计的有关事宜,查看铁道学院工地。株洲科学会议上湖大得了奖。高舍梓返校后谈分工:高管日常行政、教学和科研,我管主楼。与徐、高因管教学的问题有分歧,等戴回校后再谈。

3月1—2日,党委会定了主楼的砌法,决定行政单位不放进去,和王有群谈有关科研的宣传。与徐、高、李文舫谈分教师给铁道学院的原则,信告省科委七个研究室规划与人员规划。围炉谈物理所:1、加一个工农业技术改革研究室;2、研究重点是金属物理和固体物理;3、建立金属工厂;4、建立办公室与物理学;5、调人已确定调十六个专职研究员。

3月9日,肖三同志来长,请他吃饭。陈晞、刘斐章、徐侃、韩罕明、戈明、杨山作陪。饮茅台酒,饭后请他看湘戏,分别时,肖三塞了一瓶什么东西在手中,回家一看是人参酒。

3月11日,和代表同志研究培养青年教师问题,开省党代会,小组会发言很好,平化作报告,周惠同志作总结。





3月17日,小组会请假,去工厂看轧砖机,和李玉同志谈文章的写法,和戴鸣钟算账,决定用钱从紧。有感:做事不怕慢,只怕急岔断。单打一:先拿正事,从容不迫。心繁一点,长短不拘。

3月20日,党代会上,平化同志报告很好,四两拨千斤。湘江水涨极高。

3月27日,和党代会代表一道去黄泥康搞卫生劳动。

3月29日,下午开党委会,主持会议的戴彦同志,整整迟到了半个小时,而无丝毫说明,不按时开会应该反对。

3月30日,压制砖在摄氏零下十几度时垮了台,得再试验。

3月31日,省委宣传部询问去省委学习《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得工夫去不?和千里同志商量,结论是,可以去。

4月1—15日,一边参加学习,一边兼顾学校工作,重新作了对于《政治经济学》下册的批判,听取毛主席、小平同志的报告,后听平化同志讲课,没有得到满足。

4月16日,国栋自贵阳到长沙,待四天,以后再去合肥,谈了一大堆事情。和葛恺同志商量物理所脱产所长人选问题,他同意在上调干部中选一合适人选担任。

4月17日,星期日,照常读书。带小雷、许霆、小棱去见国栋,晚上陪他去湖南剧院看春雷的演出。

4月18日,读书。晚上“同学们”去湖南剧院看《新生》,和佟英、淘浦生等打扑克未去,笑不可仰,认清了王向天。

4月20日,《政治经济学》下册全部读完,下午小组会提问题,杜一夫提到今年苏联发布的“五一节”口号中有“兰斯拉夫社会主义劳动人民万岁”这一条,不知为何这样提,晚饭后告诉几个地委书记,大家都觉得这是个问题,原来周礼应该作的报告不作了,下午“放学”了,应周惠同志之邀,收拾行李和他下乡,晚上立即动身。

4月21—30日,陪同周惠同志去了宁乡、桃江、益阳、常德、慈利、大庸、保靖,花垣,吉首,泸溪、沅陵、桃源等地检查工作,听取汇报,指导工作等。行进途中,一路欣赏沿途奇山异水,优美风景,一路和周惠讲起这些地区的人文历史,优美传说,大庸县对面是有名的天门山,我对周惠说,这里的景色之美不亚于黄山。“天门”门框中,碧落山势之奇世间少见,又告知周惠说,沅陵辰溪以南地区,就是古夜郎,又谈到桃花江每三年出一个美人的传说,又扯到黎锦晖的《桃花江》流传很广很久。周





惠笑谈，桃花江镇公社的房子不次于湖大，饭菜比湖大的还好。细看了吉首大学，在沅陵与周惠同志同尝娃娃鱼，口味极鲜美，地委送了天麻一包。在渡口捡了鹅卵石，周惠见到说，只有自觉被爱，心情兴奋的人才会这么干。他的观察非常细致入微，还开玩笑地说，刚才在车上睡着了，作了一个梦，我问梦见什么，周惠答梦见蒋燕。说蒋燕很大方，不单是这一点，人们都在夸奖她。周惠面有病色，劝他把日期从简，把看插秧机、小艇游江等一概免了。只听县长汇报，马上返长，历时九天。“用志不深，乃凝于神”。

5月1日，上午在学校大礼堂作五一节报告，土铁路剪彩。

5月2—3日，觉得精神很不好，中午试饮少许葡萄酒，晚赴交际处参加省科委宴请中科院学部委员的一个宴会，又和徐、戴、高、涂商量学校当前工作几件大事。

5月4日，去医院神经科，医生看病立即批准住院，无床稍候。晚餐加矿业所，宴请中科院秦秘书长宴会。头痛不止。

5月5日，入院，见秦雨屏、翟定一、刘荫、宋尔廉、刘健、舒淇、李季春等，人很多，但是患肝炎的人也很多，不安全感油然而生。肝炎如此多，似乎早离开医院为妙。

5月11—13日，黄友岐教授来会诊，吃中药做理疗等，又认识了兰威廉、宋尔廉、苏明、王修仁、潭老等，几位领导同志均在此住院。

5月14日，思考再三，中药、气动、运动，这三条是可行之路。并和千里、戴彦谈治疗之事，他们没有意见。收叶紫之子俞雪驹介绍信，给了陈永新会计。

5月24日，去北京开会，认识了王昆仑副市长，听戈宝权说，现在北京干部要是上街排队买吃食或上馆子，警察要抓的。不带粮票的吃了饭要罚劳动。

5月27日，戴彦去东北参观经北京，戈宝权、朱洁夫、王昆仑、曹孟君、彭友今、汪楚宝、顾有侣都请蒋燕和我作客。又见张天翼、蒋牧良、黄灵君等，并和荃麟，葛琴通了电话。

6月1日，上午王昆仑市长来电话，问询医疗进展情况，可感！和牧良边喝边谈，他夫妻俩为了孩子不愉快。五零走时刚回，晚饭后与天翼、承宽散步，白尘，金玲已去上海。回屋后，共饮葡萄酒，且饮且谈，直至晚上十点。和天翼谈到人民文学的发展。





6月4日,去北京医院看草明,晚约钟潜九看《烈火红心》,是许雷送来的票,在剧场见到徐特立。谢觉哉之子谢飞与许雷是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同班同学,是谢飞给了他们的票。田汉也来了,见到徐乾,并见到话剧团诸同志,一起照相。

6月5日,和天翼、承宽约在中山公园饮茶,遇稼梅和作协某同志,十一点去天翼家午餐,午睡。又吃了晚饭才回。

6月6日,去和平里牧良家,闲谈,饮白兰地,又同去故宫,看刚开张的西六宫,又和天翼约好明天吃鸭子,买冯了性酒,在老蒋家见了蒋伯力,他谈到自己有进步,五零又惹事,偷盗下水道井盖,恨他偷,又怕他被电死,灵君打了他一顿,全家不开心。只好也随他全家闷闷的吃了鸭子,即归。

6月7日,来京治疗已半月。去西苑医院找刘惠民大夫,吃了他的方子,同时练气功站桩,分组治疗,分在甲组。每周一三五,地点在门诊新楼十教室,无须挂号,由保监局安排。继续治病,同房间又来一个吉林师院的党委书记。钱已用光,汇款未到,去蒋家借,又碰到五零挨打。见到杨纯、张彦。已办好去大连疗养院手续。

6月20日,见戴彦,赵彦森和铁道系一女同志来京,谈了学校近况。谈后他们一行去太原。

6月27日,在北京至大连车上,认识尤,徐二位大姐,她们分别是中医研究院院长和组织部长,送我们一行去大连疗养院,到达时,疗养院有车来接,住北楼B77号房。

6月28日—7月,大夫检查后,作蜡疗、洗海水、火花、中医、打太极拳等治疗方法。大连街道宽敞整洁,有不少的日本味。住房窗子是宽大的半三角突出式,很宽大,日本人的争取空间的精神是足的!治疗分小组,每组12人。许多治疗活动以小组为单位,如游泳、跳舞、打拳等,其中见过吴茂荪。他介绍了李煜的爱人陈述晨,看中医已不吃刘惠民处方,王大夫另开处方。和于大姐谈到蒋燕,于说你还不知道,蒋燕是个风云人物。茂荪谈到王莹和白崇禧的秘书谢德恋爱。学了跳舞,人们都学得好,学得快,学得专心。找新舞伴也不怕难为情了,还初学了探戈,没有学会。龚士其说党校原来把《经济学》和《毛泽东思想》结合起来研究的提法是个原则性的错误,应该以“毛泽东思想的经济学说为主”这样来提。龚士其说,大连干部的服装太好,干部的穿着应该朴素,尤其是负责干部,否则上行下效。我则认为东北





的中级干部,尤其女干部,日常都穿毛织品衣服,高跟鞋,与中原内地比较,风气不很朴素。大连青年妇女爱打扮,据土其调查研究,说是受苏联妇女的影响。

8月16日,离开旅大,去上海杭州,回长沙。蒋燕从上海搬家来到长沙工作及居住。全家团聚,照相。蒋燕先后任省文化局副局长,省文联副主席。到省委报道,了解三个月来学校教改和双革工作做得很好,其它方面有些问题。看黄滨、翟定一、周惠同志,见于明涛、徐侃、佟英、徐天贵、张梦旭,提学校当前工作四条:1、总结双革经验;2、争取多分配几位理科毕业生;3、攻尖端科学的自力更生计划;4、改进领导方法——多下系。

9月7—11日,传达有关布加勒斯特会议,又听了《关于周惠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的错误》的传达。

9月12日,上午开小组会,讨论周惠同志的错误。

9月13日,顾镇琪和仲沂搞鬼,都受了处分,真是天晓得。顾如能从这个错误中学到东西,从此改过,专心于核物理的研究,则仍不失为一个好同志。

9月14日,上午开党委会,讨论刘枫的对反右的结论的对抗问题,又听取了戴彦汇报省委对目前三反运动的指示。

9月20日,过河,见到华国锋同志。他说本月天气预报要到29日或下月初才有点雨,全省已有九亿亩田受旱灾。

9月22日,上午和李梅林、李玉、朱松乔、周水波谈《毛选》四卷的介绍文章。

9月23日,与朱松乔谈写介绍《毛选》四卷“一篇”写法,共十六篇,朱松乔初稿已写出,替他重新改写。

10月18日,在省委听陈毅同志报告,与老首长相见并叙旧。

11月6日,教育部长杨秀峰来湖大,陪同视察。蒋牧良于11月17日来长,住湖大建设村家中。

11月21日,云麓宫后面起山火。董淑萍患肝炎,转学湖南进入湖大医院治疗。

12月12日,《论谈判》脱稿。

12月29日,开完省人代会和省协商会,在省委谭老家中谈自传,拿了两只蜜桔,一以自奉,“把一只给蒋燕”谭老说。

12月30日,关于省委调高舍梓到中南局的问题,戴彦找徐天贵部长谈表示不





同意。

1961年

1月10日,湖大卫生科吴医生诊断(朱凡)患水肿病。开家庭会议,对有错误的孩子批评教育,对孩子们讲形势,讲故事,谈度寒假计划。

2月6—7日,湖南师院来电话,革命作家叶紫之子俞雪驹已病死,叶紫和我们是左联时期的朋友。与蒋牧良散步时谈俞雪驹母子,俞雪驹姐姐俞蒂丽来谈她母亲赡养问题,领她到财会科支了两千元来养她母亲。

2月7日,欢送高舍梓离开湖大去中南局工作。

2月8日,上海对外友协蒋虹霓同志护送德国展品来湘展览,并且来看家里来看蒋燕,全家热情接待了他。领他看了岳麓书院和爱晚亭后,又让小棱、毛毛陪他上山,玩了云麓宫,晚上回来吃面条。

2月9日,上午参加电机系教师座谈会,谈了此时此地湖大对“八字方针”的具体搞法,重心应放在充实上。陈竹虚同志自远方来,留他吃了晚饭,饭后,诸儿听他谈湖北红安整社情况,得益很多。给孩子们讲菊池宽的父归故事。老蒋说睡不着,约迟一点睡,两人喝奶粉,饮杜康酒,吃了红烧肉。

2月14—17日,欢度春节期间,给孩子们开了三次思想会议。

2月18日,下午与牧良、蒋燕一道去看秦雨屏、徐天贵、谭老。晚上给孩子们讲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连续讲了几次。新湖南报社打电话,要我发表对杀害卢蒙巴的谈话,应之。

2月22日,作了抗议卢蒙巴被杀害的电视广播。连日来,和蒋燕请涂西畴、韩罕明、葛旭初到湖南剧院看言派戏。张少楼的《让徐州》,唱的清亮,崔永比她丈夫言少鹏的《卧龙吊孝》唱的好。又在红色剧院看中央歌舞团的节目。和戈宝权的爱人郑兴丽同志见面,并请她吃了饭。郑兴丽和潘英峰男女生重唱,极有风趣。李光羲的男高音,赵惠良的女中音,刘祖祥的钢琴伴奏都非常好。蒋燕又看了常香玉的《三哭殿》和《花木兰》。听戴鸣钟汇报开学准备工作情况,党委开会谈“三定”“四定”八字会。主持大会,请农业劳动模范彭梅秀作报告:三定材料要去中南局听取意见。





3月11日,下午两点半开会,宣布逮捕反革命分子文灿果(机械系59级6班学生),讲了话。和孩子们谈本学期应该努力做好的几件事,并且要种向日葵和南瓜。可补粮油不足。与蒋牧良谈他的入不敷出,我亦是。发工资即归还借人的120元。决定每月给60元给蒋燕与小平吃东西补养。河西生活维持现状,河东提高。家庭收支有可能平衡,但很吃力。

3月15日,晨起草拟《湖南文学》要的文章的提纲。给小平谈阶级分析方法,并谈了小农经济的特点,和它在思想意识上的表现。与钟华、谷子元面谈调张英的事。

3月30日,刘正杰说,“你对了,谈提尊师爱生”。

4月2日,体重:蒋燕85斤,朱凡115斤,朱琳87斤,萍110.5斤,小强21.5斤,除小萍外,全家体重偏低。党委会整天开,讨论水肿和干部健康问题,后又开党委会谈治病。比较全面彻底,戴彦同意等在治病问题上的一系列做法。

4月7日,和电机系同学座谈,风雨交加。

4月8—11日,生气。班子中某些人家长式一人化的领导,使得工作协后的领导。

4月9—12日,中国乒乓球队大胜,在全部十个冠军中独得六个,亚军也得四个之多。从中国队胜利中完全看出是领导的胜利,而乒乓球上的政治斗争是极其尖锐的。美印用不参加比赛来攻击我们,球质不佳,场地太滑等,我们只讲友谊,不讲政治的办法和谦逊的态度,好客,款待,服务周到,组织工作细致等作为有利武器来进行斗争,大获全胜。毛毛乱吃山上的野果,野茅根而肚痛,严厉批评了她,她认错了。

4月12日,苏联飞船载加加林少校上天,又安全返回。

4月17日,在省里开会,越组参加湘潭组,因周礼、苏刚、易湘苏等都在此组,谈的是食堂要不要解散,供给制要不要,如要,要多少,要几成等问题,听的津津有味,颇受启发。

4月18日,上午回学校料理工作,向李玉交代了李油的问题、公路研究所会议问题,向戴鸣钟交代了二化二物的基建问题,和涂西畴谈师生治水肿、肝炎病的问题,他的思想不通。和陈克玲谈改稿的问题。下午在小楼中听着雨声,一边看毛主





席所批胡乔木同志的调查报告。

4月21日,太原蒋代柯来,他去无锡开化工现场会,给他的姐姐蒋燕带来香皂等化工产品,说上海的黄鱼豆腐三角一盆,弄了鱼、蛋招待了他,恰蒋燕去宜章等地检查工作,不在家。

4月23日,中文系59级学生廖涌过来谈话。下午过河听张平化同志和胡继宗同志对于三年来湖南省委领导工作所犯错误的检讨。

4月30日,高岩同志帮忙,把用了十多年的欧米伽手表卖了280元。用200元还清公家的欠债,当余80元,过得挺好了。

5月1日,去省军区开五一节群众会,少奇、乔木同志在座,大家鼓掌如雷。晚上与会者看了广西原版的《刘三姐》。

5月3日,向党内传达“双百方针”的讲话,校区发现反动标语七条,请牧良转周立波,带了一麻袋的碑帖给张天翼,送天翼的碑帖已全部送完了。开始吃营养灶。

5月4日,铁建系的徐深英,八门功课不及格的问题,周瑶同志提供了意见。和涂、戴解决教材问题和汽油问题。下午去礼堂参加五四纪念大会,并表扬优秀学生,作了即兴讲话,很顺利。分别请老年教师座谈双百方针,开党委会讨论“四定”。灯下与周瑶谈今年的招生问题。看周瑶同志在科协的讲话记录,他的东西实在搞得透,看了使人思想玲珑剔透。

5月28日,冒着暴风雨过江,轮渡在大风猛袭之下被毁,弃车而步,过江到湖大驻城办事处休息。休息后,启程经武汉赴京。为落实师资和询问高校工作条例有关事宜。在汉口街上看到街景较长沙较好一点,供应也不好,白酒每人每次可买二两,茶叶只用沫子。午休后,即驰武大,先找陈竹虚,后找张勃川,路上碰到李达校长。他上了车,一起去找余志宏,谈陈竹虚的毕业分配问题,小陈说他自己就是参加毕业分配的人之一。得知张勃川、余志宏亦新患肝炎。李达则除了老毛病,胃溃疡之外,又有点浮肿,他在青岛养病七个月刚回。据他说,青岛的供应很差,群众的口粮是半斤地瓜干。据张勃川言,凡是理发和洗衣的工人都没有肝炎,可能与他们经常洗手有很大关系。

5月29日,汽车开足了马力,到华中工学院找到了朱九思,他满口答应支援毕业生及青年教师的要求,至此,武汉之行任务完成。晚与朱九思同车进京,餐车用





餐，一元六角，肉片炒黄瓜，火腿炒青菜，量多质好，吃得饱饱的，老美。

5月31日，到教育部找人未遇，都到民族饭店开会去了，留条而返。晚去吉祥戏院看黄元庆的《狮子楼》，赵燕侠的《拾玉镯》，谭福英的全本《打棍出箱》，正宗谭派做工是也！道白听不清，唱功没的说，确实唱得好，几个折子戏都好，不容易碰上的。

6月1日 上午去民族饭店找胡沙，谈培训师资问题，基本上弄清了情况，下午找人事司宋诚司长谈，不但弄清了高教工作条例的来龙去脉，连执行的分寸，工作的分工与权力等问题也都弄清了，又去商业部见到陈醒。工作结束后，下午晚上先后去白尘，天翼家，夏如爱也闻讯赶来，在小土家谈到十点半，又拿了白尘家的《鲁迅传》上集的电影剧本，这是第三稿，秋天后才会开拍。

6月2日，因买不到票，走不成。见陈国栋，他在报国寺，中午和沈一尘、肖季二秘书共餐。我说这是大吃大喝，国栋则说不过是小吃中之大者也，又见过黄灵君，朱姐夫，杰夫约吃晚饭，席间谈话，谈的有点好。又接了张天翼所借的百元。

6月6日，经上海返校后，立即上班与各方面碰头召开党委会，观察省委常委缩减决定，找到了一个新的方案，将机电化拿出去，合到科技学院去，成立新的工学院，湖大则以理为主，加土木、中文两系，保持5000人以内的规模，这样，师院的生物系可以考虑合过来。本月主要搞压缩、双百踏足，病卧，休息治疗数日。

6月14日，略感轻快，早饭后坐车去省技术学院，见到张时杰，他答应可以让许霆考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并将此决定转告李波同志，后与张去找谭老、易湘苏大姐，张时杰为许霆去哈军工学习的事和他们打了招呼。

6月23日，听张平化同志传达“毛主席指示”和这次会议讨论的五个问题。徐千里已决定调省教育厅，任管高教的副厅长。又听王延春同志在省军区礼堂报告湖北整社反五风的经验，很好。

7月2日，许霆已被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收录，他最好的教育已得到保障。

7月5日，小萍说小雷中考填升学志愿，前三个都是普通高中，他没有和父母商量。

7月6日，去函长沙一中校长旷璧城和班主任刘家济，说明小雷的升学志愿漏填了株洲331厂附设的航空技术学校，简称株洲航校。为此批评了小雷，他接受





了,但是想不通。

7月12日,和蒋牧良抽血作转氨酶试验,结果:两人转氨酶都升高,双双患肝炎。我转氨酶更高些,更重些。又去医学院做物理诊断,超声波诊断,断定是肝炎,急性,传染。原定去参加黄滨组织的高等学校工作条例的研讨会也不能去京了。蒋牧良嘱不要告诉黄灵君他的病情,怕她着急。医生给办了入院手续,决定明天住院。

1963年

8月1日,长女朱棱考取第七军医大学,远赴四川重庆入伍求学。湖大有位教授说:“高考阅卷我看到你女儿的试卷了,她考的很好!”搞教育多年,家里总算出了“才女”。

1964年

12月2日,上午准备,下午云喜做全校师生员工关于阶级路线的报告。

12月12日,上午水波来谈化学系学生思想情况,即写好揭盖子报告提纲。下午报告三个小时。晚上和小陈同志同车过河,和岱燕同看刚果歌舞。

12月20日,肖依萍等谈了话,刘智、陈湘能在座。中午进双梧斋病室,住6号病房。晚上听汇报。刘品生将中央清理反动学生的绝密文件向党外传达,后果极其严重。

12月25日,读胡青坡文集,李瑞山回,电召即去,谈妥不易。

12月27日,走访朱林森,好不容易谈妥,出力更大。

12月29日,下午开党委会,汇报了见李(瑞山)、徐(启文)、朱(林森)谈话经过和许安民打电话来的内容。准备星期三作报告。

12月30日,数日解决化学化工系和数学系问题。找刘品生、肖依萍及其它多人谈,肖亦有所动,刘则在深入交谈后讲出戴彦知道他搜查,指示他搜查,支持他搜查,证实了原来许多疑点。弄明真相,一堆东西一下子了如指掌。刘就此作出了检查,当然开始是对抗的,态度很不好,谈问题也不易深入抓到本质,内心也不服,有上诉可能。与数学系工作组谈肖依萍的文件。





1965年

1月5日,开党委会,讨论取消理科等问题。电机系下乡“四清”,由王晓带2人下去。支援昆明的教师数由赵彦森、王友群等拿出方案。

1月10日,去牧良处,谈天翼来安置诸问题。

1月24日,去省委开会,听平化报告23条,他的三点自我检查很深,启发很大。

1月27日,在省委宣传部讨论一天,下午在省委俱乐部大会发言。

1月30日,下午任命周水波任化学化工系总支临时代理副书记,又陆续开了一些大小会议(安民告示、谈动向、作分析)。晚,工作组谈刘品生结论报告措辞。

2月7日,整天修改《关于刘品生同志所犯错误的报告》稿。找王晓谈,继续找到刘品生一谈、二谈、三谈,他仍对抗,态度不好,党委讨论后陆续谈,话不投机,好话说尽也无用。

2月20日,岱燕来信生气,工作一忙,朋友、儿女、爱人一起得罪了。晚上与唐麟一道去看蒋燕。

2月22日,刘品生看了23条,心已有底,不会开除党籍,留党察看也不至于,撤职与否是斗争的焦点。刘表现了奇怪的和平态度,没有顶,接受得很顺溜。刘决定基本按总支扩大会议检查底稿写书面检查。

2月28日,上午在交际处开社联头头会,当好。唯刘寿琪说王船山会完全开错了,这种人有多少马列主义、唯物主义,实在值得研究。将来我们就不弄哲学史了?问题是评价哪对哪错!过去是全盘肯定,现在又全盘否定了。从信上看,小霆、小棱、小雷都大有进步!

3月1日,刘品生拒绝去60级工科做检查,尽管在他主持下,有27人被非法搜查。

3月2日,上午与刘品生谈话,刘忽然有精神错乱状态出现,即令休息并慰问,去卫生科医治。随后请教多位领导,并去省委宣传部徐云爱部长处,他连说严重,并且认为检讨好于严重警告处分。

3月11日,戴坚持土木系要继续整党,中心是整党和教改并举。唐反对但无可奈何,只好说“试试”。李梅林言之凿凿,赵不敢不赞成,只有我一人反对。戴则言





不继续整党那可不成。

3月19日,近日来一直肝痛,发现肝炎,进了校医院。

3月27日,去医学院附二医院看病,卢医生诊断是肝炎,肝肿大,决定收住附二院。

3月29日,去宣传部开会,讨论读毛著、写文章和年会等事宜。散会后到牧良家谈话,在立波家吃饭。

4月1—5日,戴彦在搜查问题上说了错话“你们就这样老实”,促使开镇行动。我在党委上报文件上写了这一句,戴则反问为什么这样写?还反问根据何在?不好讲,张又歌(戴彦爱人)早就在会议上给大家谈过几次了。是怕影响他们夫妻关系,因而才做到了守口如瓶,宁可让他生气。戴无一字检讨,唐麟倒做了检讨,戴彦没有自我批评精神,这是大家熟知的。近日张又歌谈到了这一点,怨恨之状可掬。这件事让我想起了省委屈正中部长说过,戴彦的这种态度是“愚而好自用”,找张又歌同志通气,她答应给戴做工作,劝他认了这一条。刘品生在会上对戴说“你说的话对我是有影响的,起了作用的”,戴一语不发。对戴苦劝,但他不听,通过种种努力,在刘品生问题上戴、唐担了些担子。肝病复发,4月5日住进了附二院16病室治疗。

4月7—22日,治病,看老蒋、立波,阅康濯的《东方红》。

5月18日,郑医生同意再养几日可出院疗养肝病及腰痛病。

5月21日,省委政策研究室打电话来,意思是要总结点经验。

5月26—30日,立波、老蒋来谈岱燕的务外问题,谈到五点多钟才走,胡青坡复电蒋燕在京汇演可延长。晚上和立波去看男女球队对抗赛。

6月2日,读完康濯的长篇小说《东方红》。费了很大力气,看了很长时间,又复读了他写的《我的两家房东》。

6月6日,专门替蒋牧良送寄航空信两封,忽然又发生脑的刺痛现象,找不出原因,但肝功能、血脂化验结果不错,胆固醇稍高。

6月7日,魏今非、余明涛来谈了一阵辞去。

6月15日,小陈带小强回京。去牧良家谈五零的办法,支持老蒋,说服了灵君,在他家吃午饭,闲谈康濯作品的特点。





6月17日,张健同志约去政干校,未应。唐麟晚上来谈当前工作的几件大事。

6月24日,开省人代会,听王治国谈涟水开渠规划。程潜省长说他老了,不行了,走路都走不动了。

6月25日,上午主持党委会,对最近的工作做了较好的评价,对今后工作,除学毛著经验和贯彻郭兴福教学法须加以提升外,提出暑假工作要点:一是训练学生干部,二是教职工房屋大调整,使之有利于工作。下午去省委礼堂开保密会议,刘老发言之长,有我无人!徐启文简赅地谈了几句,很好。

7月1日,与唐麟去省委开党代会,听张平化开幕词和华国锋报告,上午代表湖大作了大会发言,下午戴书记、张书记、魏校长前往列席。

7月4日,清晨自省委散步到文联周立波宿舍,立波打太极拳让指点一二。

7月10日,找苏钢秘书长谈“四清”时湖大师生勿过于分散,找华国锋省长谈湖大买汽车的事,他不在,把再买一部华沙车的意思给张秘书讲了,他答应转达。

7月11日,看完艾思奇的《四论辅导报告》,又到老蒋家谈天。

7月12日,省里开会有大会发言,下午请假回校开了土木、化工两系安排工作会议。

7月14日,有大会发言,关于学毛著。请假回校布置工作。

7月19日,下午开刘品生处分会,张健、赵彦森到场。戴彦、唐麟没有来,大家对刘的态度不满,八人中有七人主张给予停职处分,仅张芝华主张给予严重警告处分。刘表示不服,事后与张健闲谈,张的印象是蛮横、戴是规避。

7月21日,下午在省委谈各校“四清”安排,我去浏阳和益阳地委。

7月24日,上午党委张健书记向全体毕业同学作动员报告。下午成立65年毕业分配委员会,任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柳士英、唐麟,另有委员14人,唐副校长主持会议。

7月31日,上午开党委会,看稿,上报文件共4件:1、党委报告;2、工作组报告;3、刘品生检查;4、总支对刘品生的处分决定。讲了两次,戴彦故意不理。样稿原稿给刘品生看,他提了九条意见。张对刘的问题认识很肤浅,他毕竟接触得不深不多。

8月1日,军区送军属慰问信来。党委开会一天讨论刘品生的错误及处分问





题,最后定为严重警告。刘谈话后承认事实,承认错误。愿负主要责任,愿接受处分。

8月10日,校第二批下乡“四清”的土木、化工两系,上午开始集中学习,向参加“四清”的全体师生作动员报告。

8月13日,给小雷谈世界观的问题,反复比喻,讲了半天。

8月18日,主持会议,刘正同志到湖大作报告。下午开座谈会,查刘品生七个问题,一个也推翻不了,经反复查对,证据确实。

8月22日,小雷工作分配到北京,今日离家,去北京国防科委研究所,工作也是当兵入伍,双赢。临走告诫他三条:读毛著;听首长的话;争取当五好战士(干部)。

8月30日,听跟问是进行调查研究的主要方式。早上出去看了地形,或近或远地看了十五个生产队,心中有了地理概念。晚上开生产队积极分子会,研究布置相关工作。

9月3日,清晨,给刘正书记写了封信,托他转告各区,勿强扣湖大干部。

9月27日,周维同志患心肌梗塞去世,王可痛惜,复信蒋燕,同意资助周维儿女上学成长,周维是我俩的“红娘”。

10月1日,开教师会,作报告,黄队长也讲了许多。晚饭后刘正派车接到大成桥。

10月23日,学校派车接回长沙,下午听张平化同志传达中央工作会议五大问题,好极了!

10月26日,十一位教授一起来参观“四清”。

11月1日,上午讨论苏刚同志讲话。打电话问流沙河,已指派到公社去了,看来无法挽救了。

11月6日,接流沙河电话,王笃志、吴寅彬也先后知道流沙河来了,谭文艺神经错乱后送回长沙治疗,大家松了一口气。

11月18日,回到长沙家里,见到董爸爸,他还是显得那么年轻。

11月20日,上午和戴、唐座谈,下午返双凫铺,见周水波、朱松乔等同志,晚饭后开会。

11月23日,和戴彦通电话,请示了党员发展程度,他答应学生可发展15%的





党员。

11月24日，骑车去双河大队，连续同有些问题的人交谈，听他们读个人总结。

1966

1月2日，特汇王集15元，晚饭后散步，谈到化工系回去工作怎么做。

1月11日，小霆还未回来，路费早寄去了。

1月14日，感冒，剧咳，打青霉素，吃四环素。与周水波、朱松乔商量会议总结。

1月19日，全家团聚，跟儿女们谈革命理论和志气，谈大雷的恋爱与结婚。

1月21日，春节，下午全家去蒋牧良家吃晚饭。

1月24日，请牧良、代炜等吃晚饭。

1月25日，省委碰头会，过河听平化总结三级干部会。

1月28日，清晨去省委找到刘正谈了问题。早饭后农业厅听刘正报告，很好。

1月29日，上午听土木系汇报好经验。

1月30日，过河和全家谈搞好团结的十个关口。

2月4日，小霆说坐八点多火车经京回哈尔滨军工大。嘱咐了一些话。小霆已腹泻多日，担心是否肝炎复发？

2月15日，唐麟践约请一家三口去重新开业的李合盛百年老店吃牛肉。

2月22日，下午离校，到宁乡化工系师生“四清”工作队。

2月23日，在“四清”地点双鳧铺开会，等苏刚来，边学毛著边等。发言零零落落，陆明同志说：“我很久没有听到你的报告啦！”重感冒久久不愈。

2月26日，下午苏刚来，晚上传达省委会议决议。把三、四两个月工作安排好。

3月19日，下午读毛主席《社会运动高潮》的批语，毛主席对阅读下面的报告之认真，并将其作为解决问题的一种根据，这一点，自己做得不够。

3月31日，晚上省委开电话会议，谈搞好早中稻和棉花育种工作。李瑞山同志讲话时，苏刚、郁志明都在看钢笔、比粗细，并未记录。感冒，咳嗽，有点发烧。

4月1日，刘正问晚饭后回来可否去双鳧铺？准备开思想改造的政工会议。欣然同意。打了青霉素，希望能坚持开会。

4月3日，感冒加重，感觉疲劳、心烦，写文章也中断了，写不下去。





4月4日,主持思想改造会议,讲话,分三组讨论,后来发言得很好,尤其是陈竹虚讲得好。

4月7日,上午政工会议,作总结。写了一个小时,讲了一个小时,还谈话一个小时。下午五点半回校,立即住院治疗,透视照片后诊断为“非典型性肺炎”,医师说这“非典型性肺炎”治疗期限是典型肺炎的三倍。因病烦躁向张宜勇发了大脾气,自觉不应该,而且影响不好,当面道歉。

4月13日,转院到湖医附二院16病室,内科李教授是北京协和医科大毕业的传染病专家。经他诊断为病毒性肺炎,治疗需要一个过程,等左肺阴影吸收后方可出院,约3—4周。

4月16日,中央台广播《前线》与《北京日报》的编者按的检查及吴晗、邓拓、廖沫沙的《请更进一步批评》的共同声讯。吴、邓、廖三家村反党,未事先料到,自感对毛主席的有关文章懂得不透彻。

4月17日,咳嗽更剧,换西药,停青霉素,注射改四环素并加服中药。

4月19日,咳嗽大好,病中读了一遍《西游记》。感觉读后想像与老友张天翼想得不一样。去一病室看了湖大机械系学生胡惜时,他是因为在校工厂铣床上把左手手指铣断了,经外科手术已基本整形好。

4月20日,跳读印尼共产党书记艾地写的《印尼革命问题》。四清工作队来信,自我走后,留下的工作他们简直没有办法抓,十分焦虑。

4月23日,自四清工作队来长的朱松乔、周水波谈四清工作,听取他们汇报,看了四篇红专关系、整风、自我批评材料,改周水波起草的关于四清的报告。

4月29—30日,自长返宁乡双凫铺,继续四清工作。和刘正谈,大意是六月份湖大参加四清的全部师生回校。刘正答应了,并希望湖大下期还去。

5月12日,上午,与戴彦、张健、唐麟前往省委开会,主要是开展“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晚上,党委召开全体党员大会,布置动员开展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并读了有关的重要文件。从戴彦那里拿到陶铸、吴艺茵同志《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讲话》记录稿。读到夜深,失眠。

5月15日,上午在红色剧院,文联和社联声讨邓拓,王含馥主持会议。

5月17日,开会途中,一妇人宫外孕,让车送宁乡就医。





5月24日,离长去京,叶静同志来接,住北机院招待所。到长春开会,买好29日车票。叶静告之,毛主席给林彪写了一信,讲到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指示。

5月27日,去教育部。见国栋。他说有些“密材”,“看资产阶级王国”,“尾巴还长着呢!”接着诵拙作“菩萨蛮(嘲蒋)”两人大笑不止。京剧、书法、作诗填词是我们共同的爱好,这些爱好,国栋称之为“尾巴”,看成历史负担的。对国栋的印象:一是道貌岸然;二是说话走火。

5月28日,国栋约在东煤市街丰德园吃饭,沈一尘、魏今非、余铁民秘书作陪。

5月29日,在天翼家谈了一上午,在民航局见叶静等,飞回长沙。

5月31日,党委会上,汇报北京之行,徐千里口念陶铸报告。会后回宁乡。

6月2日,中午道(路)建(筑)七个女生贴出大字报,攻击党委会领导同志。下午无人上课,学生贴大字报贴满了几片墙。晚上商量这些事情,直到深夜。

6月3日,上午贴出大字报更多。过河到文联得知康濯要被大批判,也有人对蒋牧良那篇小文章不满。

6月8日,昨天、今天报上点了康濯、杨述、陈荒煤、贺绿汀的名。

6月10日,来说艾群率工作组来湖大搞文化大革命,并谈了学校里的混乱情况。

6月14日,湖大师生已准备撤出四清,返回学校,限省委三个小时答复。

6月23日,来说湖大校党委大半瘫痪。向省委要求回校做些学校具体工作。

6月27日,省委秘书长苏刚同意我返校料理一些工作,并谈了些关于平化同志和张承光同志的事。

6月29日,返校。找人了解情况。

6月30日,找工作队长艾群,三次联系不上。在食堂见到化工系教师,大家有说有笑。痛快!

7月1日,报上挖出了周扬,原来祖师爷就是他,原来他是一贯对抗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原来只认识到周扬手慢,抓晚了,脑袋跟不上工农兵的要求。午后与省委湖大工作队队长艾群谈,他让我先看大字报,说工作且慢点做,一切照常。他说:“你又不是停职反省的。”

7月3日,开党委会,向王晓要大字报底稿,墙上的且贴且撕。已找不到有关自





己的大字报了。报上点了周扬的名。

7月4日,今天又点了林默涵、邵荃麟和袁水柏的名。他们曾合注了《鲁迅全集》十卷本,第六册上一条注释说抗战文学口号是对的,鲁迅倒是在闹宗派主义。

7月5日,在东楼308斗争魏东明。

7月7日,党委全天讨论魏东明问题。工作队曹定之同志叫去谈话。

7月8日,小郭(立人)来谈,《湖北日报》载,李达已打成反党反革命分子了;广东农学院、武汉大学党委书记都是反党、反革命分子;但彭康当无人说起。看大字报,浑身出冷汗。

7月9日,抄大字报,分析,找根。

7月11日,王晓物色左派,好共同合作完成上面交下的写批判魏东明文章的任务。下午在省委礼堂听华国锋读中央绝密文件,原件念了两遍,还要再念两遍,但时间不够。

7月12日,今天听魏东明对批判的回答,又谈湖大教师留中学生问题。开小时,万达到会。

7月13—15日,几天来魏东明反噬,感觉有些怨恨。

7月18日,批判魏东明。会上最后一个发言。

7月20日,看新贴出大字报,钻到里面好像层峦叠嶂,走不出来。大字报内容涉及有陈先林、桂中仁、刘先曦,也有很多人写我和戴彦的。看主楼中大字报更多了,以周水波、张芝华、姚守拙、晏中山的最多,其中一张是写“朱凡与周水波的”。

7月23日,上午开大会,工作组艾群、张英及湖大的王晓和我都上主席台,台上熟人很少。

8月3日,今天,广播李达是黑帮。和蒋燕通了电话,各问一句“你好!”就挂了。

8月5日,在省委听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三同志在北大万人大会上报告录音,雪峰同志主持会议。听完录音后,赵冰岩和万达都讲了话,可见省委重视程度。

8月6日,现在对驻校工作队的大字报多了起来,也有涉及“朱凡”。蒋燕晚回湖大,两人喝茶,乘凉,闲谈。

8月8日,今天大字报开始称“朱凡为黑帮分子”。湖大黑帮分子排名顺序是:魏东明、唐麟、梁再、戴彦、朱凡。





8月9日,见科学馆又有一张自己的大字报。

8月11日,学生们分几批从搞四清的地方回学校。自己被这么多群众反对,是生平第一次。

8月17日,通宵声讨魏东明。

8月18日,化学系学生把大字报贴到家里。

8月19日,湖大学生过河宣传,在省委、市委,八中与工人赤卫队等发生冲突,有人受伤,很久没有吃饭,到晚上八点多才回到湖大操场。今天有化工系、土建工民建专业学生到家里来贴大字报,和学生谈。

8月27日,拂晓,广播说四个绝食抗议的学生已昏厥数次。心急如焚!大操场紧急集合,学生过河去省委抗议。下午人们回来说:徐天贵(省委宣传部部长)戴了高帽了。张时杰(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也戴高帽游街。省委书记王延春做检查,湖大群众听了认为不行,通不过,长沙市委书记孔安民和市长王群伍在一个农场里也被学生逮着了。与蒋燕难得偷一日闲,在窗下吃茶谈家常。书已全部捆好,他们还在门前认真锄草劳动,已2天了。

8月29日,晚上湖大广播说,“明天大小黑鬼都出来劳动”。

8月30日,上午黑鬼劳动队伍果然开过来了,尚未接到通知。听说魏东明、曾允文都在这队伍里,还挂了木牌,上书“黑鬼魏东明”之类字样。

9月1日,“黑鬼劳动队”的人,已认清的还有:何松柏、殷艺洪、黄学诗、陈德、丁人鲲、吴道民等。魏东明和曾允文脖子上都挂了木牌。红卫兵把“公私合营”中的“私”字涂掉,改成国营,取消了定息,取消了修女院,修女们随即被国家安全部驱逐出境。红卫兵能起任何人都不能起的作用。又传言四起,有人说医学院院长齐镇垣教授3000元存款被群众索取1500元,捐作什么费用。又说袁厅长也被迫捐出存款一、二千。说袁为人很吝啬,什么都舍不得花才攒下这笔钱的。

9月2日,听到“黑鬼劳动队”的“点名”,计有石任球、周水波、万良逸、陈行之、姚守拙、张志华、方缪、贝效良、肖伊莘等。还看到师范学院写“呼吁书”,要求管制六类分子,挂牌、去学习、减薪、冻结存款、毁“封资”书籍和古董,改斋院称号等等。

9月3日,又在议戴、唐、曾、朱、涂等校领导要不要参加黑鬼劳动队,学生们很气愤,觉得这些人太清闲了。也有这个“实际需要”,看来参加“黑鬼劳动队”是迟早





的事。许雷是烈士子弟，当了北京电影制片厂的红卫兵队长，来信要买一辆自行车跑北京市搞运动，要家里汇钱去。

9月4日，蒋燕回家，继续清字画、唱片，捆书。

9月6日，许雷来信说，周立波老婆林兰（是北影编剧）戴了高帽，田方、于兰、陈强、成荫、张水华、崔嵬、凌子风、岳野、海默、朱今明、于洋、谢添、谢铁骊等“三名三高”人员“都同一状况”，即戴高帽挨批斗、抄家、游街示众。今天工资被扣发，原因是办公室决定，“黑鬼打折，群众照发”。自己目前处在“人鬼”之间，身份未定。

9月7日，赵彦森夫妇违反禁令，偷偷地从银行里取出存款2000元，群众大怒，责令送回银行并做检讨。

9月8日，蒋燕说，刘白羽、张光年、张天翼等全戴高帽子，全暂打入黑帮。她本月工资只发了20元生活费，余全部扣发，她坦然说“供给制时不一样过得很好吗？”贵阳夏至初来长，谈严正他们非常担心，正在念着这边。省社联文革组派唐振南来了解王兴久的问题，谈了两条，他记录了，最后作了修改并签字，请他再誊清一下，他说：这有你亲笔改的比誊抄的还好。文化局让蒋燕搬家，不知搬往何处，看来蒋燕事已不小：一、减薪；二、责令搬家；三、辞退保姆；四、清家底（抄家）。戒了十多年的香烟，现在开始复抽。郭立人（本校教材处）妹妹采文带了一个红卫兵来借路费去北京，碰巧这个月工资停发了，实在是抱歉。闻本校职工谭青林自杀。

9月9日，河东要召开“炮轰司令部”万人大会，中央说要抓革命促生产，湖大未去，学校要大乱，批评王晓，要求罢他的官，怀疑中央指示的可靠性。下午上云麓宫，发现大变，全校沸腾，因河东不明真相的群众因为湖大没参加万人大会说“湖大叛变了”。中央又在广播叛徒与地主分子李达反党反社会的言行。

9月11日，蒋燕回家，她带来咖啡，上海咖啡价廉物美，据店员说没人买，湖南人只知喝茶，不认咖啡。学校大队人马过河去开“炮轰司令部大会”，但也有部分群众不赞成，未去。

9月13日，龙会光等同学上家来清“四旧”，书太多，且上捆书未清查，清理了其它，午饭前离去。晚上，省委书记王延春来大操场做检查，赵冰岩陪同，麓山门新华书店门口贴有炮轰湖大司令部的传单。湖大政治部马列宣传组散出传单，宣传反对校文革筹委不遵守中央指示，召开炮轰司令部大会。





9月15日,化工系大楼门前操场上,新搭了竹苇大字报棚,有五、六排之多,新出的大字报多数是对王延春表示不满意的,另一批是对政治部马列主义宣传小组的批驳。

9月16日,蒋燕来信说,她对新情况新环境已适应。我也适应了目前生活,去左家垅购物时能放下身段帮工人推车上坡。晚上大操场放电影,未同往常一样积极观看,在家里思考大字报上对自己所提出的问题。

9月17日,湖大学生全部去北京

9月18日,蒋燕回家说,她也开始写检查,又说蒋牧良、周立波的作品正在受群众检查。看来自己也要写检查了!晚读毛主席《新民主主义论》,有所体会。

9月20日,听说师院院长刘寿祺已被开全校性批斗会,这样的批斗会必须经省委批准才能开,同学们带了一块“黑鬼XXX”的牌子时,他笑笑说,我恐怕还不是这样的性格吧?但他仍把牌子带上了,没有抗拒,肖伊已搬出宿舍回二里半自己老家去了,性质与魏东明同,是反党反社会分子。铁道学院从北京抄回一张中宣部揭露陆定一的大字报,满纸都是应该保密的问题。

9月21日,老是坐在家里,检查一句也写不出,过河东去看大字报,但未去干扰蒋燕。

9月23日,一群小孩在湖大高举拳头威胁说:“打死你!”背后有无人指使不清楚,一个月来,湖大已知有四人吊死,省委省人委徐天贵、齐寿良等人均已带了高帽子。

9月24日,邻居陈吉太搬家,同住很久要搬开,很有感触,从此,自己这个家变成“一座庙,一个和尚”,更加形单影只了。

9月25日,岳麓山起大火,跑去参加了救火的大队伍。

9月27日,连续抄写大字报,山东大学来了两个红卫兵了解成仿吾的材料。

9月28日,今日工资解禁,发下218元,据说是王晓接到了中央文件,向财务科打了招呼。

9月29日,破四旧,也不讲过中秋节了,蒋燕给许霆寄了钱去,他要延长一学期毕业,得花钱。扫前庭草坪,剪除蒿蓬,晚云无月,中秋不明。山东大学又来了两个女的来了解成仿吾,前两天来的是两个男的,袖章是“红卫兵”,而他们是“赤卫





队”。问她们为什么，她们说：“我们是两派，他们主张成仿吾介绍了反革命亲戚去中原大学，这个说法有问题，我们反对这种看法。”

9月30日，小霆从西宁回长沙，得知何伟也戴了高帽。

10月2日，湘西州州长张英来湖大任党委书记，戴彦免职。

10月5日，有人传言：湖大几个学生，9月30日和张平化谈话中谈到要炮轰湖大司令部时，平化同志对他们说，“这要有阶级分析，如XX，XX，魏东明是可以的”，是说戴彦和唐麟，不知是否有根据，有人这么猜想。

10月6日，连续几天看大字报，大字报一些消息比文件还快，仅仅是不准确而已。看了有关自己的几张长篇大字报，大体上懂得了两头——上面与下面的情况。郭立人过来极力安慰，近来一直在她和陈竹虚家搭伙，见面时间多，家中电话已中断，蒋燕生病。也不知病情是否好转，十分不便。

10月10日，这两天学校大操场上已经看到了学生在打篮球，清晨的广播又开始播广播体操的音乐，这些细微末节的东西，可说明当前形势有了一些变化。

10月11日，蒋燕头晕、咳嗽，身体不好，又允许她请保姆了，她工资也开始全部发给。小毛整天一人在家，院子里冷冷清清，蒋燕叫小毛住校去，这样当然好。

10月14日，把有关自己的大字报抄完，整整齐齐一大本共85页，还有一部分风吹雨淋毁掉了，就抄不到了，又因张平化9·24报告，湖大前一阵批斗戴帽的都取消了。

10月15日，有传言高校批斗谁，不需要省委批（此点与场所不同），只要学校党委和文革工作组批准就可以斗。

10月16日，蒋燕来，善友送了一钵粉蒸肉给她们吃，一起吃茶谈话，有时去看大字报。

10月18日，广播宣布，王匡是反党反社会的修正主义分子，周扬是中宣部黑帮在中南的代理人。

10月19日，今天是鲁迅先生逝世30周年的忌辰，沙汀和王愿坚为黑鬼，已在10月17日人民日报第16版公布。

10月20日，叶剑英同志传达，这次运动分歧太甚，不好领导。可将党委和文革筹委会打散，重新混合选举一个文革来领导，运动完后看谁好谁坏，再来选举党





委。叶又说，主席很健康，今年73岁，打算活到齐白石98岁年纪，还能领导我们干25年，又说林彪身体也很好，才59岁，又健壮又最年轻。王延春，章伯森、万达共同贴出大字报，肯定湖大大方向是正确的，叫人不要乱打。

10月21日，全校都在思考，当前违反毛主席所代表的革命路线，走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究竟是谁？看大字报想问题，做俯卧撑，打拳，身心俱畅。

10月23日，中央广播，历史研究所黎澍被揪出来了，蒋天佐在江西也被揪出来了。

10月26日，文革筹委派一红卫兵来，要检查书面稿和揭发稿，答曰：“未写，报告提纲丢了。”自运动以来时有头痛，近日记忆力也急剧减退，赶紧加服麸氨酸药，很久未服了。

10月30日，湖大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拂晓过河东参加十万人大会，批判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同志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下午两点半，平化来校大操场报到，有一位被斗的工人控诉，平化承认了自己领导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已搬河东的邻居陈吉太来看看，他怕我想不开，开导安慰了一番回河东去了。

10月31日，陈吉太又送药来。看到《红卫报》上揭欧阳山的好几篇文章。整日想自己的问题，完全没有想出什么名堂。

11月1日，下午在师院召开全市“思想派”批斗张平化大会，才两个人批判发言后，到第三人时张平化就要求自己做检讨了。晚上去旷冶学院连续接受批斗。家里夜里来了几个不认识的教师借半导体收音机和照相机，他们要约齐50个人徒步从中岗山走到延安。

11月2日，想问题也想不出来，生活怪腻味。陈竹虚哥哥陈善友也满腔心事，他想回老家，但老家也闹分家，又怨他寄回家的钱不够用。想劝慰他，和他说话也不理。

11月3日，写检查，仍然想不出一个字，无聊乏味。过河东去买了个饭盒，又遭蒋燕批评乱买东西。返校后陈竹虚说，他老兄善友果然犯病了！医师诊治认为不算重，容易恢复。

11月4日，曾如初从贵阳出发在全国走了一大圈后，来畅谈各地运动形势，并带来严正送的《论共产党员修养》。检查仍然写不出一个字，心中很多疑团未打开，





自觉脑子像个木头,已服了两瓶麸氨酸。

11月8日,最近几天,有关“黑材料问题”,两派斗争发展很尖锐,双方争论不休。今早,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先发制人,突然保卫了校办公楼,断绝交通,相持不下。赵冰岩来,双方谈判搜查协议几条,方散。晚就寝前听到屋后红叶村有人说话,争执激烈,原来是“主义”红卫兵在柴彦林家搜查王晓的黑材料。

11月9日,早晨向金庭在窗下说他家被搜了三次,两次搬家。陈克玲、杨楚乾等人被搜了。办公楼继续搜,严禁出入。一切都在变化,一切都在发展。情况搞不清楚。自我检查终于写了一个头,比麻雀嘴长一点。“主义”红卫兵夺权了,占了校广播站及办公大楼。

11月11日,“思想”红卫兵一方照样,开始搜王晓、刘先曦,斗争有它自己的规律,不走到尽头它是不肯停下来的。今天头脑清楚,但仍写不出一个字来。恐怕正如涂西畴所说:“心里乱,定不下来”的缘故。

11月13日,陈竹虚因祸得福,因为他老兄陈善友发精神病暂住户口已经解决了,市公安局答应了他,高兴地上北京去。

11月15日,集中精力看大字报,尤其是各个中央负责同志的讲话。这头如吃不透,检查实在没办法动笔,大是大非分不清,检查没个标准。毛主席著作说得很概括,太高,不好懂。

11月16日,听说第三司令部的人14日晚搜查了省委,搜查黑材料,各处办公室门上都贴了封条,平化同志到处贴亲笔条子,要求大家千万不要打红卫兵,搜查还在继续进行。

11月17日,听说平化同志住院了,延春同志也住进了医院。省委第一、二书记被连日批斗,病重住院。广大党员和工农兵群众被第三司令部的行动激起了愤怒,有人去省委看了,谈了一些困惑、恼怒、混乱、零落的现象。

11月20日,建湘瓷厂事件,两派群众斗群众,并且打伤不少,而后听说关了100来人,有人乘机非礼、流氓活动。后平化广播:该厂书记、厂长、政治部主任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打人凶手立即逮捕。事件后又有示威游行,开建湘事件大会等等活动。

11月22日,检查开了头,可以写下去,写出了第一节草稿,写完估计得25天。





11月25—29日,感冒生病整日卧床,蒋燕也病了,咳嗽不止眼肿。大雷徒步去延安。

12月1日,出去看大字报,赫然是南开大学书记高仰云说的:安子文、薄一波、廖鲁言、刘澜涛、杨献珍等,于1936年在北平蒋介石的《华北日报》上发表反共宣言、启示,是叛徒。大吃一惊!

12月2日,小棱参加军事院校大串联,经渝——京——汉——宁——沪各高校回长,专门探望父母。与她有一席长谈。小棱汇报了在各大城市各高校串联,尤其是看了清华、北大大字报及批斗会现场。在武大听她的同学说,李达校长被斗和在南京大学亲眼看到江苏省委书记彭冲被斗现况,对运动十分抵触不理解。她劈头小声问:“刘少奇真的反对毛主席吗?”答道:“不会,是他第一个在七大会议上提出要高举毛的总思想红旗的。”又用少奇同志领导下,在新四军工作的经历,说明少奇同志党性强,修养好,组织原则性强,在党内也没有拉帮结派、另立山头的历史。说刘少奇反对毛主席的说法没有依据。一席话解除了小棱心中的疑团。小棱谈话还有另外一层意思:怕我步李达、周小舟后尘而自杀,恳求:“一定要活下去,活到问题解决,即使是为了子女”。点头答应。小棱还表示绝不划清界限,相信父亲是党的好干部。劝她这是群众运动,不要对抗。

12月3日,蒋燕谈到她在湖南省所做的检查与周立波、林兰、蒋牧良的大字报。

12月12日,吴玉章老逝世,去年吴老送来一本他著的《历史文集》,想不到今年就去世了,发唁电。

12月22日,修改自我检查,思路经常保持透亮。见到11月13日少奇同志的检查,明确了二十年几多不解的问题,奇怪的是检查提纲迟迟写不出来,思钝笔涩?是何道理?

12月24日,湖大大队人马参加省体育馆批判红保军决策人刘爱华(农大学生)。

12月26日,生活如印刷品,今天和昨天一样,昨天和前天一样。

12月28日,过河东在水风井看到红保军大队人马在游行示威,反对刘邓路线,反对张平化搞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采文的朋友说,红保军现在分三派,一、认为过去全错;二、认为过去基本不错,方法错了;三、过去全对。凑齐84尺布票归还国





库,由姜生荣带交朱泽邦。大字报所指与蒋燕结婚时欠公家布票,在手续上已经还清。

12月29日,看大字报,决心年内把检查草稿写成;即使放屁也要放完,不完不走。看邓小平的检查,他也说自己是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传闻叶以群、姚臻死,不知究竟。

1967年

1月1日,红保军今天又示威大游行,中年人多一点。

1月2日,今听说彭德怀被红卫兵从四川抓回北京去了,又听说王任重被揪回武汉批斗,低头挂牌子,大字报说陶铸在京已被揪出。意外!

1月8日,写不出,看大字报,脑子很差,全不听使唤,如在平时,早就去住院治疗了,现在要注意影响,顾大局。

1月9日,有大字报传言邓小平自杀,真实程度不知如何,又听说刘少奇已落入学生手中,又说留下王光美批判等。与涂西畴争论形势。

1月11日,自湖南省委在12月14日被封以后,接着还有新湖南报、市委、市公安局、银行、文化局和省文联被封闭。

1月12日,看五一路上挂了林枫、陆平、蒋南翔被群众揪斗的现场写真,触目惊心!看到中央和省的反经济主义文件,五一广场听群众公开批判政法系统干部徐启文的现场广播,原音响,似乎没有武斗。天黑了,也看不清是否戴了高帽子,蒋燕生病卧床,她说:“这几天冲击得厉害呀!”赵树理被批见报,周扬命山东开孔子讨论会的事已见报。大字报转载陈伯达在中央会议上谈邓小平的发言。大字报抄报中央教改的初步意见,这是大改,根本改变,大改特改。

1月13日,大字报说:贺龙被揪出,他参加了彭、罗的政变会议,听说对河也贴了朱德大字报,和贺龙名字并列。

1月15日,说军事博物馆里已取消了贺龙的相片。

1月16日,大字报说周小舟已自杀,但听说邓小平自杀消息不确实,又传说原湖大总教务长戴鸣钟(现上海机械学院副院长)也自杀了,不知确实否。

1月21日,坐在家中窗前,听不远处大礼堂开平反会,听王延春、苏钢在介绍自





己。张平化被湘江风雷扣住人不放，未到会。

1月22日，空气紧张，有几个贫下中农去湘江风雷要张平化，没要到手，反被扣留。下午去左家垅散步，遇到齐寿良，他把口罩拉下来让我认认，笑了笑说：大字报说教育部长杨秀峰也被开除本、兼职，开除党籍。又说罗瑞卿、邓小平二次自杀，前者死，后者未死，传言很多，谁也辨不清真假。

1月24日，保姆老罗说她看见张平化戴帽、挂牌子伏在卡车车楼上游行，其他戴高帽陪斗的人不少，有铁杆保皇的、有打人凶手不等。又说魏文伯被揪出来了。

1月25日，广播点了骆耕漠的名，性质是反党反社会分子。大字报说：陶铸自杀，抬到医院后身死，看到朱德、贺龙的大字报，又看到陈云的大字报。

1月26日，向学校交了沙发、茶几、书架等一部分家具。又听说张平化已在湖大，明日开大会。

1月28日，上午全省各县贫下中农代表，在湖南大学大礼堂开大会斗争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在家开窗可以听见控诉，字眼不很清晰。齐寿良陪斗，说他是平化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执行者。

1月29日，徐明(副省长)陈素(女，省总工会主席)挂黑牌游街，陈素后来自杀身亡，说是在浴室用浴巾自杀的。

1月30日，钟潜九女儿钟小毛自北京来长沙串连，她赞同湘江风雷造反派。

2月1日，五一路上高司(湖南高等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和湘江风雷高音喇叭对播，行人掩耳，噪音对噪音，什么也听不清，当晚为对付湘江风雷，校工厂二同志和张义勇拿去了家里的电话机，安在向金庭屋里。

2月2日，听说矿冶学院被毁。从湘江风雷的来意和行为看，这个组织可能变质了，破坏性太强。下午湘江风雷仍在嚷“踏平矿冶”，“血洗湖大”等口号。坏人没这么傻，干坏事怎样声明？就寝前犹豫了一阵子，开了一个窗子，便于夜间听广播内容。

2月5日，广播中听中央文革批示湖南，让省军区抓湘江风雷和红旗军的头目，全市轰动，人声鼎沸。刘心语、董淑萍在矿冶现场连夜勘察，他们讲明形势，并提出了批评。孩子们在成长。

2月7日，十七万人在河东风广场斗争叶卫东等湘江风雷、红旗军、北航红旗





联络站等反动组织头目，恨不得把他们打死，大字报说叶卫东幕后操作者是张平化，他的儿子就在湘江风雷，大吃一惊！人们又说湖大党委宣传部长王晓是红旗军的顾问，正为此受审查。

2月10日，大雪纷飞，开门一片白茫茫。陈竹虚小姨子采文来生火打饭，令人感动。大字报说罗瑞卿确已自杀身死，关于邓小平、陶铸自杀传说不确。

2月13日，数学力学系一些毕业生回湖大造反，因65年取消理科毕业生分配工作确实是有问题的，表示支持，并表示参加他们的座谈会。

2月14日，大字报说，林彪说贺龙匪性不改，反对毛主席，是罗瑞卿后台，又说朱德的孙子抄了朱德的家。又说华东局魏文伯、韩哲一游街，武汉军区司令员自杀，西北局一书记被揪，张春桥和姚文元被左派选为上海市第一、二书记。

2月16日，去省计委开会。主题主要是湖大理科下马问题和60、61级理科数学系同学在毕业分配上的混乱。戴彦、唐麟、徐天贵、王含馥、徐羽都到会，教育厅朱林森、人事局张士林也都来了。

2月17日，上午发了言，承担责任，休会数日。

2月24日，复会，唐麟、朱林森也相继做了检讨，关于湖大理科下马和毕业生分配上的混乱和错误，最后发了言。

2月25日，又在省人事局开会，关于韶山战团有些人被打成右派的问题，锋芒指向王含馥和朱林森，我也做了检讨。

2月28日，朱棱来信说：同学们又大分化大改组，参加了不同的组织活动，她是铁杆保皇派，参加了七医大红色政权捍卫兵团，造反派称“军医大老捍”或“捍卫”。

3月1日，对理科下马和数学60、61级毕业分配上错误问题，很快写好，誊清上交。一位专门来造反的同志说：“问题不大”，奇闻！另一位化工老师说“该亮相了！”马上对他表态，目前自己主要是学习和检讨。

3月2日，为十几年前警卫员吴森的事情（热河籍，贫农，战士），省第十二劳改队两位同志来谈。我提议释放并完全恢复公民权利，尽可能恢复军籍，安排工作。立即写了一个证明，交来人代上交。

3月3日，造反派召集临时党委扩大会，座谈揭露张健、张英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事实。





3月7日,王阑西被打成黑鬼,方毅被群众揪斗了十多天,对外经援业务受到影响,大字报说,叛徒刘澜涛被斗了,又说瞿秋白临刑前写了自白书,不是烈士。又说金明也是叛徒。这一条,与他共事近二十年从来不知道。

3月18-21日,清晨通知过河开会,十分意外,与戴彦同车过河,唐麟未到会。开了四天,主要内容是号召厅、局级干部通过听华国锋、万达正确决定自己及时站出来出来的态度。与戴彦初步交心。

3月22日,一机部五局三同志来说,他们王局长检查揭发一件事,完全记不清事实了,表示配合尽可能弄清。

传周信芳、老舍死,可能是真实的。

3月30日,今天草草完成了《在对待毛泽东思想和学习毛主席著作问题上所犯的错误的》的一个问题检查。闲谈时,朗读英文版《毛主席语录》。

3月31日,今天写第二个问题《关于文化大革命所犯错误的检查》。

4月2日,刘述周情况传来,说与李维汉、徐冰是一条线的。长沙十六万人声讨刘少奇。

4月3日,下午高司二人来谈王养直问题,几乎一句话也答不上,像对待历史试卷的偏题一样,尽可能地配合。

4月7日,“青年近卫军”又封了湖南日报,又封了“红联”。

4月10日,校文革专案组来找,谈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思想活动,老老实实谈了,未诘问,比较满意。

4月18日,昨晚老胡谈外交部炮轰陈毅时表示,担心中央主要干部轰倒太多,剩不下几个了。

4月21日,“历史问题看现在”这是中央的原则,不理中有鄙视,不完全是鄙视,把历史问题当包袱背是不对的,应该摔掉它,但又不应该忘记它,牢固建立革命的世界观,在思想上行动上做到深刻地革命化,谦虚谨慎,为人民服务。这是我对历史问题的态度。

4月22日,目前形势若明若暗,自己没有用功去调查研究,不能发言,不能表态。两位革命小将来要思想报告,写不出来,被小将狠批一顿。虚心接受,表示改正。目前写检查主要写路线这一大问题,写检讨的基本点已经掌握了。





4月27日,董淑萍和刘心语今晚结婚,新房在省图书馆一个楼梯间,很热闹。

5月1日,赶写检查和思想汇报稿,回校才知道群众又在开副省长章伯森的斗争会。章4月24日才亮相发表声明支持革命造反派,一周后就挨批斗,形势变化如此之快之大,完全出乎意外。

5月2日,广播说:谭震林、徐向前、叶剑英都上了天安门,又听说陈国栋、胡之敬、王昆仑、高文华也上了天安门。

5月3日,文稿改不动,头脑木木的,但心情不错,对任何违心的事情耐心都很好。有三位前生物系教授来谈,他们也有愤慨,也有冤抑,也想造反。表示赞同、理解,并给他们提点建议。

5月4日,形势紧张,说昨天发生了武斗(东风广场),伤了人,傍晚接朱棱信说重庆的左派内部也有武斗,加上北京的情况,那这个武斗伤人问题是全国性的了,估计日内会有社论发表,说这个问题。湖南日报今天把毛主席万寿无疆的万字排成了无字,湖大队伍已开过河去抗议。

5月6日,在教育厅参加生物系师生造反批判徐千里的会,和唐麟都参加了。

5月8日,上海来人问1932年沪西特委李子民的材料,只记得卖票工人里有个小李,是不是李子民则记不清,相片也看不出来。

5月12日,《检讨》抄完,二万字。修改时打算砍掉一半。听说文化部斗了肖望东,石西民陪斗。

5月18日,读《鲁迅全集》。

5月26日,北京粮食部来人谈陈国栋。

5月27日,涂西畴忧形于色,欲吐仍茹。他已参加学习,说“有好处”。这是“群众运动”。

5月29日,上午去北楼217室开亮相会。会议主席宣布魏东明、唐麟和我离开会场。觉得回去很好,写触及灵魂的检讨。高司的抗暴团结是非常紧的,组织得非常好,令人钦佩,因此感到安全,因无任务而惭愧。

6月1日,自传修改检查稿订不下谱,冥思苦想亦不得,买来一包“飞马”烟。感觉身体不适,去看病。

6月2日,看材料。小毛带来一包北京小燕姐姐寄来的材料,很好,看到夜深。





自传稿修改办法基本上定下来,改些什么内容心中已有大谱。

6月3日,小毛与同学沈玲娜同来谈,十五中一女生被奸污是事实,该女生已死在医院,凶手是“青年近卫军”一个激进的造反组织,他们还说“高司”也请“红色怒火”(激进造反派)打“工联”。我看“高司”是自卫,湖大历史上,高司历史上没有人打过人,他们没有这个传统的坏作风,但自卫是可能的。前几天高司已提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口号。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学校充满了战斗气氛,即“大战前夜”的紧张气氛,一切其他事务都已停下,为了迎战,一批徒步赴京控诉团已组织起来,即将出发。

6月5日,专案组来谈,说了对目前运动形势的看法及自己自传的全部。专案组人说,四川有活埋人的现象出现,长沙当前“中苏友好馆武斗”正激烈,拆屋上的砖瓦为武器,把门口院墙都推倒了,后传达中央军委办公厅《关于立即制止中苏友好馆武斗令》,派部队实行隔离。行凶和指使行凶者可以逮捕。中苏友好馆一群暴徒杀人放火,有高司学生被打死,或从楼上掉下来摔死,有人还看到往尸体上浇汽油,述者流泪,闻者伤感。这种暴行令人发指。彻夜未眠,出去在校园里看了一趟,形势极度紧张。

6月7日,被宣告管制,专案组三位防暴组小将宣布三条:一、不许过河;二、来人接谈须经专案组介绍;三、不许乱说乱动。当面将这三条复诵了一遍。长沙市各高校战斗队均来湖大共同抗暴,校文革领导防暴准备工作很精干,防暴口号正确。

6月8日,中央派人去了解吴仲超的材料,谈了很久,自觉不得要领,但他们感兴趣,谈完了还要写文字材料,不但写吴仲超的还要写自己的,整整写了一天的时间。来人看了又看,取走。

6月9日,中山大学又派两个学生要写杨荣国的材料,告诉他们写不出什么,他们很失望,但交给他们几个他们认为很有希望的线索。

6月10日,工人本来不恨学生,他们利害都是一致的,如今人为造成工人与学生的仇恨、残杀,是章、梁制造的,他们有阴谋、野心,夺权后几套人马封官许愿都事先预定了,这是何等的错误。

6月11日,河东公共汽车罢工,连日战斗不息。

6月30日,高司“炮打司令部”二人来谈,一谈历史问题,二谈金明班子,三谈长





沙形势。

7月8日,上午专案组来谈检查,认为比较啰嗦、空洞,表示要改进。

7月10日,接新四军老战友董启翔子女信,董启翔被造反派打斗,受重伤,有生命危险。又接北京小燕寄来传单,上有老首长、老战友近况:曾直,三反分子,郑老(位三)及陈少敏被揪,陈国栋正在揭盖子,问题不少。

7月21日,修改检查稿,赶写历史问题详细经过,后又详细修改。

7月22日,下午听传达周总理对湖南问题的五点结论,军区、红年、高司的大方向是错了。

7月28日,下午一时半,在校大礼堂陈润泉宣布,周总理的几点结论,经核对是真实的,但又说高司的大方向是正确的,现在正在分散撤退。

7月29日,上午九点半,枪已打到岳麓山边,涂西畴来说,师院广播站已被占。涂西畴离开岳麓山校区到附近桃花大队老屋于娣纯家休息了一晚。

7月30日,早饭后回到校区,空无一人,诸店铺均已闭门无市,枪声此时略稀。小将们不允许请假过河东,夜间独宿集贤村自己住所。

7月31日,蒋代柯(蒋燕弟)来,毫不迟疑随他过河,在水陆州有盘查是混过去的。朱棱已自渝返家,小刘、小萍也在,一家团聚。

8月2日,早饭后,去驻城新湖大办事处,找到一位同学谈话,谈了近况,又回答同学提出的四个问题:一、你对高司怎么看法(湖大大多数学生是高司派成员);二、你认为湘江风雷是革命派的理由?三、你怎样看打砸抢抄;四、你看王晓功大?过大?李坤清表示,历史问题仅仅是一件事,不能从一件事断定一个人。留给他地址,说有事通知。

8月5日,早晨新湖大办事处陈伯高同学(63级)通知过河西回校,说有李干成外调要写,说河西已有秩序,食堂开伙,即过河西,朱棱随行,说好接头人是谢世惠。晚上,四个暴徒带枪三支光临家中,被蒙眼睛,反捆双手,抢去100多元,存折一个上有款100多元。C/ma表被抢去,还有工作证,钥匙一串。叫醒睡在里屋的朱棱,迅速离家去陈竹虚家中暂避。

8月6日,报案、报失,晚上移居。开始接触群众,自己到食堂打饭吃,外调李干成材料写好,誉好交出。





8月7日,见梁白丽已挂了失,晚上荷战后的造反者来谈,他们认为现在写东西不重要,写起来也无人看,同学都散了,又有一个同学询问历史情况,和他们详谈,听者三四人,说你既然已交代,就是历史问题,又问了失盗的事,问得很详细。陈三毛打电话询问被抢劫和失盗事,他们计划破案,又说大家痛恨张健,他是去裕湘沙场武卫队领导人、亲临战场者。

8月10—11日,连续又遭偷、劫。抢去衣物,打破窗而入室的,衣箱全部打开,从此借宿别处。

8月12日,清晨由借宿家返屋,大门一推即开,完全是又遭第三次偷盗。代柯来接,请假,随他过河,全家团聚。

8月18日,将“历史问题”一份交黄水珍并要求参加化工系学习。因是陈三毛、王曾照两人管系里学习的,故提出此要求,他说你爱参加哪里学习都可以,只要群众同意。

8月20日,碰到张英奇,谈了一个多小时,另张健谈了他对湖南——湖大黑线刘邓反动资产阶级路线演变及其各时期的诡诈做法,有启发。封建时代说“开卷有益”,接触广大群众即可得到教育。

8月21日,晚上,李光楚、胡适耕二同学推门进来,叫“老朱”,即欣然和他们谈,他们问:“周总理可不可以炮轰”,回答:“不行!”他们说“未必不行”,对他们讲明了自己的道理。教江三清读英语,整夜枪声不断。造反派斗蒋燕,要她“跪!”她现在靠边站,只管单位烧开水。

8月22日,朱棱又过河来看望,要她带回信给蒋燕。已被批准参加化工系学习,开头不坏,好自为之。外调材料的调查人回来说没有问题,这样大地主的儿子,那时出来参加革命,不容易。也有人到过来调查顾卓新材料。

8月23日,自写大字报“我是什么人”,改稿复写,准备不日贴出去,共七大章。

8月30日,对贴出的大字报,人们有反映,说历史问题的结论是在刘少奇管组织工作时做出的,现在必须在文革的形势下重作。这是“高姿态”。过去有人给你写大字报,你未如实写出来,是给说假话和用假话的人的回击。但造反派告知无力替查对历史。见到涂西畴、唐麟、曾英奇、曾曦等人表态大字报文章。好些人都有儿子在武工队和红色怒火。





9月1—10日,每周二、四、六参加化工系学习,儿女们都回家了,帮忙搬家,从集贤村搬到顺利斋。

9月13日,许霆回,与大雷、小棱、小毛一齐来校看望,并帮搬家整理。大雷拖板车,又帮妈妈抄东西到夜二、三点,写狠了。小棱患腹泻多日,渐愈。

9月17日,全家上烈士公园漫步、照相,文革以来少有的高兴时刻,全家团圆,竟然无恙。

9月22日,上午许明本、谢东来谈。晏斗山来谈姚守拙事,至午离去。

9月23——24日,孩子们在家进行大辩论。和孩子们玩“拖猪拖羊”的游戏。

9月27日,学习《矛盾论》,遇魏东明,带理不理的。

10月1日,过国庆节。大雷有了新女友庄小婉,不断打电话来。对大雷说恋爱要专一,在有了对象之后,和其他青年女性的关系则需严肃。

10月2日,大雷、小霆返京,小刘、小萍、小棱、小毛送到车站都哭了。连小刘也红了眼睛,孩子们平时相处得有感情,在动乱之际,能从各地回家团聚,更倍加珍惜,依依不舍。心里很高兴。

10月3日,据说李梅林被系里揪去小斗,戴了高帽子游街,是为了逼死周泽西夫妇的事。

10月11日,传闻老魏听一个学生直呼其名:魏东明!大怒!并指手画脚,观者如堵;昨天土木系造反派封了保卫科——保皇科。今天是机械系封了人事科和学生科。

10月17日,至目前为止,觉得自己在当逍遥派,这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

10月18日,上午陈明、唐麟先后来谈《新湖南报》新的翻案问题。下午过河买了《学习毛主席四篇哲学著作的解答报告》,买了四本送人,回到局关祠家里,知道蒋燕昨天又陪斗挨打,头晕,现在还吃不下饭,小棱婉言劝告,劝不要喝酒抽烟,对身体不利。

10月19日,小棱已从47军那里拿来返校的路条,一家人都觉得她变了,连运动大方向也否定,对停课闹革命没有任何兴趣,是在浪费时间与生命,他们军医大学已通知她回校复课,走在别的高校前面,她本无心搞运动,是逍遥派,一心想复课学专业,将来当医生,这下遂了愿了。





10月22日,陈竹虚刚从外面返回家,委托他留心一下我的历史问题调查是否有进展,他说不清楚。我清楚,知情人宋振鼎善忌,估计不会有帮助,另一知情人吴仲超则似乎没有人去访谈。涂西畴来说,他不愿被造反派结合,不愿意出山。当前局势未定,许多事情都实在不容易办。

10月24日,上午开大会,斗争所谓的“迫害”王养直的罪行。下午批斗党校王汉新及省委徐天贵、罗其南等迫害所谓“阳光反党小集团”。后来写了有关检查并找王养直谈话。

11月3日,接到勒令,明天开大会控诉揭发。得知刘宏污蔑我“集体参加国民党”。这人坏透了,成为反革命,蹲监狱绝非偶然。

11月4日,今日开大会,控诉揭发刘邓黑线在湖南大学迫害群众的罪行,被斗者还有艾群、曹定之、唐麟。涉及到自己的具体事甚微。

11月7日,陪斗化工系“活阎王”刘品生,唐麟中途有事离去,戴彦未陪斗。

11月8日,沈阳来说,曾一道在青岛疗养的张菊兰现患乳腺癌,还有肝炎肺结核,想不久与人世了。

11月12日,湖大“井冈山”又开批判湖大刘邓黑线大会,我与唐麟被斗,戴彦未找到他人。粮食部两位同志来说,陈国栋的问题较严重,同情章乃器,同情彭德怀庐山会议万言意见书,三年自然灾害中,中央和总理抓粮食,他在工作中却自有一套,反对陈希文是三反分子,与他们谈了一个上午。我有自己的论据,他们没有反驳,又说刘宏是自己到大别山后搞政干训练时,由张劲夫批准他参加国民党的。解铃还需系铃人,他自己了解这件事。

11月22—23日,下午陈强和余飞来谈历史问题。陈强不怕烦,思想细腻,可以培养成一个好干部,接连谈了一天,问题虽进一步清楚,但关键是宋振鼎这个介绍人的身份,谈话告一段落,以后是进一步调查研究的事了。

11月28日,礼堂开大会斗戴彦,发言中戴和我并排着有,另有二三人陪斗。学生来得少,中途又走了不少,看来开不好了。闻知周立波家遭洗劫,康濯家微有损失。

11月29—30日,陈强反复来谈,主要谈涟水县长以后的工作、路线、社会关系和依靠力量问题。谈话告一段落,给他的印象三条:1、思想中刘少奇毒深,居主导





地位。2、社会关系坏，往来的党内外人员中，无左派，贫下中农朋友无。3、执行路线是刘氏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12月1日，总务处斗戴彦，他们说上次大礼堂土木系斗争得不满足，故自己开会斗，说老母鸡不多炖些时间是不会烂的。

12月2日，蒋牧良家被盗，连肥皂盒都被抢走了，大可东西没抢，大可出门喊人被歹徒拉了回来。文联周立波、康濯、柯兰、蒋牧良家全被抢了，就快轮到蒋燕家了，她听到了“不打死老虎”的口号，很不安。

12月8—9日，北京三个人来谈了一天，了解宋振鼎、吴仲超、夏衍他们所了解的全部情况，以求对证。他们来找矛盾，解决矛盾，但结果促使几个问题更尖锐化。对他们坦言，所说的是真实的，产生的矛盾不能由我单方面解决，因为自己当时也不可能了解他们全部情况，他们三人又没有和我讲，我又如何能知道？细心看了他们誊写的笔录，细心地改了一个钟头，没说什么拿走了。

12月10日，省社联有人了解62年王船山研讨会的情况。谷胺酸卫生科已用完，取不到药，头痛头昏不已，每天被各种材料包围，写不出，去买烟。

12月13—23日，全国作协来要陈白尘材料，他们说白尘交代的不好，又将揭戴彦稿交姚守拙。找到了当年笔记本，化工系情况都记录在案，戴彦看了笔记本说记了正好，唐麟辩白也赖不掉，证人证言具在。

12月31日，头痛不可耐，这一日来访去访共有10个造反团和调查组。

1969年

12月11日，早晨天天读时，对魏东明建议读报时，读北京二七机车厂《把敌人的多数改造成为好人的经验》，魏东明说：“读那个干什么？现在要读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

12月12日，今日劳动是挖化粪池附近的土并填平的二句，午后去工地，早了一个小时。同屋居住着姚守拙，明日拂晓过河，为他准备了点心茶水。

12月16日，这两天外调的有：潘梓年、左康北、王文茹、欧阳山等，外调仍然不少，冲掉许多劳动时间。上午魏东明对周谣发脾气，他的官气要改掉并不容易，身感似病非病，浑身不舒服。





12月29日,本月收入最多,支出也最多,并略有不敷余的情况。

1970年

1月8—10日,写外调材料,魏东明来告之,考察组有人找到工地,要交学校材料,交党费。搬预制板进洞,厚的一种搬不动,周谣说每块有80斤。

1月13日,上午在新砌的铺上铺稻草保温。魏东明把他的小女儿燕燕带来,她人小灵活,钻了进去,一会就铺好了,下午挑藕煤备用。夜班从晚九时到次日七时许,约十个小时。

1月15日,学校开双代会。下午外调徐云。

1月16日,整日写材料,从濮阳到宝丰这段。

1月17日,外调王以德、李广华、李军实。

1月19日,寄《鲁迅全集》三大本给岱燕。

1月31日,工宣队张、何两师傅给假过河去家里看看,弄清了偷窃的就是同单元住的老蒋的儿子蒋五零,小毛查明被偷的也仅是两张画和几册《语录》。

2月2日,专案组及王晓、张、何师傅又来审,校军宣队石振江来谈。张说刘品生问题是“大是大非”的问题。嘱回忆,以便报省革委会,朱江在省革委。

2月22日,蒋燕自家回湘过春节,说天翼病了,进了医院。

3月1日,白天整天搞一号洞,夜间在三号洞加了一个班,万良逸肺气肿,一口痰堵在喉间,死去又救活了。

3月3日,午后上班前,刘久成等化工系领导人把姚守拙带走了,马路上大标语说:强烈要求三反小组领导将叛国投敌分子姚守拙逮捕法办。

3月5日,下午四时交张汉武材料,外调党籍,阎世元说夏衍不承认。

3月7日,上午写材料。《关于金明对我的重用》上交。

3月9日,群众贴大标语《现行反革命张英奇、何秀文抗拒运动,畏罪自杀,死有余辜》。整日劳动,又加了夜班。

3月12日,交外调吴春恒材料稿。

3月15日,外调郑枢俊、尊孔中学及宪兵司令部。调绿化组劳动。

3月20日,交郑枢俊、尊孔中学及梁林光三材料。“两处茫茫皆不是”。





3月21日,电机系揪出反革命集团首犯李永贵。

3月23日,机械系和基础部群众又挖出一个地下黑俱乐部,主要人物是郑丽宏。下午校人保组联系溁湾镇人保组,谈67年9月5日,红旗军对家里抢抄的情形,谈了半天不得要领而返。

3月27日,上午在桃源村绿化组编补筲箕。廖来谈文化大革命中我的社会关系及其子女的表现和家属派别,下午才谈完。

4月1日,“九大”一周年纪念。上午学习,下午修筲箕。

4月2日,修筲箕,“暖通”杨腊庚被隔离反省。

4月5日,劳动,咳嗽,到校卫生所诊。

4月7日,上午编筲箕,遇外调“特支”情况。不记得刘人龙从上海动身时是团员,路上转党员的事。

4月11日,从绿化组调到工厂劳动,任务是同殷、万良逸共同管理防空洞的工具。上午打扫房子,才搞工具帐。

4月18日,警告那个半年来老是对我打石子的小孩。

4月23日,风湿侵入骨髓,上半身关节剧痛,尤其腰脊骨,不能弯曲。下半夜痛醒,垫褥湿度大。

4月24日,仍去工厂劳动,腰酸痛。晚上听张健报告,得知激动人心的消息:我国地球卫星上天。

5月8日,上午早退看病,拿了六粒安乃近。服后出汗,不思饮食,四肢无力。史流芳约明晚来取姚守拙要的东西。

5月12日,病未全好,照例去工厂劳动,仅能勉强支撑,精神不振,乏力。

5月13日,骆师傅批评四个工具守护者早退,其中有我,说群众有意见。四人约定,而后再不早退。

5月19日,过河看牙,消炎后要拔。

5月24日,有一个不认识的小孩,要我请他看电影。

6月11日,牙疼,六时不觉。上午交了材料给廖,一为丁山聚会,一为廖涵。

6月15日,岳麓书院老湖大校门口,那位干枯瘦小的老娼从房间阁楼摔下跌死。始写新四营,马锦生材料。





6月25日,张健通知,不久将参加集体学习,要准备重新交待未了的问题。

6月28日,小稜经北京去北戴河。蒋牧良病了,不轻,是尿管外围肿胀,每半小时小便一次,只一点点。

7月12日,外调坛立煌。

7月21日,外调北京二马事情。

7月23日,今起写朱雷、刘白羽、钟进勤和郑钟的外调材料。邻家孩子小平看病打针半路开了个小差,只每伴他回来。魏东明来,知有五份材料要写。

7月24日,郑钟和钟进勤的原始材料找到了!原错怪廖,向他做了检讨。

8月3日,毕业生和教职工开晚会。

8月11日,上午河西宣判大会宣判姚守拙八年徒刑。下午与魏东明谈论这件事。

9月8日,外调科学展览馆支书朱彬,不知此人。又外调金明被饶、黄重用及路线、干部等情况。这是再调查,外调人员要求写得好一些。

9月20日,钟华忠心肌梗塞死在北京。

9月26日,下午仍去工厂与魏东明同劳动。骆建华师傅来说,领导作报告谈修防空洞同时顺带表扬了修防空洞的一班人。

10月5日,先“天天学”,无人借劳动工具。不放心,去工地巡视一下并进了一号洞,电灯没亮,上下杳无人迹。魏东明说“回去。”于是从新工厂大门走出。骆建华师傅上车间去了,并未回头看他们。

10月25日,岱燕问题仍未查清。

11月9日,给了小萍钱和小燕的三丈布,要她去京并去皖南看她董爸爸。

11月10日,整党后一期学习班已开始,但没有我与魏东明。问题的解决还得拖延下去。

11月17日,要外调朱慕萍有关情况的材料,外调者是两位解放军战士。他们说朱慕萍1949年在百万大军渡长江时牺牲了。

12月1日,外调于友,当即写好,且交且收,收完即走,毫不啰嗦,写完与魏东明围炉闲谈喝茶。

12月11日,省党代会闭幕,选出第一书记华国锋,卜占义为书记,杨大易为副





书记。

1971年

1月18日,肝痛,昨天中午被训斥。

2月1日,收到涟水家里三个包裹,全是春节食物,酥鸡和风鸡,想到涟水。

2月3日,廖庆宇与工宣队一位师傅找,谈近来学习毛主席著作解决了哪些问题和有什么活思想。回答不出。事实是,学也学了,并未认真,联系实际解决什么问题?

2月4日,听说,刘宏已释放。

2月17日,晚上在大礼堂听传达卜振亚的反骄傲自满的报告,张健也讲了话。

3月5日,晚上在门口碰见老胡,好久不见了,略谈几句,他说他住在陈竹虚家后面山坡上,要我有空去他家玩。周谣与另一个人在挖望江楼通松林斋的转角时,塌方,压断了腿骨,十分不幸。

3月10日,上午写育群中学油厂经理陈云翼外调材料,下午交件。

3月11日,军宣队说师院编的《两条路线斗争史》可买,说法较前已有了活动和改变。

3月22日,收到工厂粮食津贴千斤,是为挖防空洞补助的。

4月4日,上午牧良训五零,说的很恳切,五零也显出愿意听的神气。真正做到并持久并不容易,只能听其言观其行。我对蒋牧良说,改一种脾气,例如五零偷东西,在改的过程中必定有反复,不要因此大惊小怪,他(蒋)注意地听了这番话。

4月11日,晚上,刘治国来还钱十五元,早已忘记有这么回事。据老胡等言,我的问题已报上去,是人民内部矛盾。姑妄听之。

4月23日,吴道明中午告知,校党委宣传部正准备准许阅读《参考消息》,雀跃。

5月24日,听黄灵君说,蒋牧良党籍问题已解决。

5月30日,瓢泼大雨,看《鲁迅书简》,不能劳动。

6月7日,得涟水一信,老太太似乎病得不轻。

6月14日,魏东明对一个毕业实习生大发脾气,和魏去七舍看房子,房子比我们现在住得好,但不风凉,感闷热,魏觉得也不安全,决定不搬。两人回,泡茶待客。





6月20日,过河在轮渡上膝头撞到自行车上,撞出了血,回宿舍涂红药水,君山茶也没处买,天太热,不慎感冒了。

7月5日,早晨照例在七点前到了工厂,和周指导员、魏东明三人坐在阴凉里等老胡,过了八点不见人来,大家一起走散。

7月10日,这几天学校在搞运动,反对5·16阴谋集团。

8月9日,告知涟水以后寄钱会少些,因为四届人大后自己的问题可望解决,老了,恐怕做不了多少工作,现在的工资拿不了多少时间了,估计以后工资会变得只会少,不会多,自己要存点钱养活自己。

8月20日,小毛带来小婉的要求,她要到二十多个国家去演出芭蕾舞,要求给钱缝制衣服。允之,并信小婉,嘱勿挪作他用,以后很难再有这么多钱做衣服了,再想做就迟了。

8月25日,晚八点学校领导和廖庆宇等三人约谈,问题没谈完,以后继续,心情很好。上午在向金庭主持下,在松林斋战备工程队讨论刘少奇等黑四篇在校表现。发言。熊秋思在回去路上说,“你分析唐麟之死比过去听到的说法为好。”

9月11日,看文件,准备写随感短文。

9月20日,早晚学习,白天修簸箕。12000—14000平方米的防空洞延修计划已定下来了。

9月21日,岱燕来电,小燕去世。

10月20日,战备工程队分配我管卷扬机。

11月2日,陈贻文和张春林上午来谈,继续前次未完谈话。谈到历史问题时没几句话,只嘱如有话要说时用书面。

11月5日,上午卸砖,下午上工时曾裕新过来说:“不要卸砖了,去听大礼堂报告,是“反林贼”一周以来的总结发言。”

11月30日,左腕在劳动中摔伤。

1972年

3月8日,汇董长柏(小萍养父)25元。

3月24日,湖大在大礼堂抓到一个在大会场上喊反革命口号的现行反革命





分子。

3月31日,休假养伤,战备工程队宣布编制是26人,我和张鱼、陈竹虚及五个毕业生等十二人不算编制,但仍属于工程队。

4月3日,涂西畴送药,涂骨折的左腕。

4月4日,涂西畴送药泡酒。

4月5日,涂西畴送药医骨折。

4月6日,晨逛爱晚亭,老涂的草药有点效果,腕肿有些消,皮肤打皱了。

4月20日,曾山同志逝世。

4月26日,外调李干成去时码谈判。

4月28日,得蒋燕信,她和张军川等七个人解除隔离审查,到学员班“接受”监督,她分配在三养班(鸡、猪、鱼)养鸡。

5月29日,向金庭亲自送来组织上发的《反杜林论》和《国家与革命》各一本。

6月13日,写外调陈国栋、吴仲超的材料。

7月17日,外调陈国栋,是最后说了算性质的。

8月23日,路过魏东明家,说定让他抄录英语短文《一分为二》寄鲁渤。

8月29日,听说蒋燕已完全解放,已等待工作分配,她走在前面。

9月9日,下午宣布逮捕电机系谋杀妻子罪犯王宗海法办,又宣布杀人犯赵祝天判刑十二年。

9月16日,小雷寄来《英语九百句》,打算让小毛即刻学起。

9月26日,廖庆余拿回材料需再加工,一处一处指明,不厌其烦。午间买饭票五角,人皆大笑,其实口袋里是真的没钱。

9月29日,廖庆余来催稿,见未写完,不悦之色可掬。

10月2日,重读昨日脱稿的《我的交待》,这是石维纲教写的,说是要送给省委讨论。

10月5日,晚上与石维纲(主任)、廖庆宇谈话。石说,你的问题不归我们管,归省里管,我们只负责把你的材料转去。你的问题,我们看来只能记不得就说记不得,并说明记不得的原因。我们不能向你亮底,材料以后是要见面的,现在不能见面,靠你自己写。





10月10日,材料交出后无反应。

10月12日,开始读马克思四卷全集,汉寿干校已无读书风气,人人都急着分配。

10月17日,外调于友在武汉时参加国民党,一小时写成交卷,外调人员对写材料速度表示惊奇。

11月10日,蒋燕介绍孙仲珍来借100元钱,助她治疗子宫癌,她将去北京治疗。

11月16日,熊秋思将我买的藕煤炉(长岛牌)从溁湾镇运回湖大。可感。这几天来借钱的有好几个,有的应允有的婉拒,告知家里有三个重病号。真穷的,没饭吃的,还是借的;装穷的,也大体看得出。

11月17日,不幸上午九时,防空洞里大石坠落,压在邓介如身上,伤势十分严重,急送四医院。大家说跨度太大且久不被覆,建议多次未被采纳。下午过河遇涂西畴、张鱼,去四医院看邓介如伤情,到医院她已经死亡。她是杨桂法的爱人,戴眼镜,张鱼叫她“女学士”,大家对她印象极好。

12月8日,在四招前马路上,碰到李久思和黄华,他们反宾为主长沙饭店请吃饭,过后又看电影。黄华送我上过江的汽车方去。李久思回长沙是为了治她的高血压和心脏病,她拉着我的手说“没想到还能见着”!

12月11日,蒋中文、熊秋思在擦洗拆除的机器,张鱼被太太扭紧了螺丝,过来借六元,大笑应允。

12月18日,许汉英要我教她的小女儿“妹子”学英语,“妹子”读小学五年级。

1973年

1月1日,在魏东明家吃青菜粉丝馅饺子,小彦又长高了一些,正吃着,涂西畴也来了,也坐下来喝酒吃饺子,许汉英说她要求入党。

1月7日,同院的蒋老师昨日赠煤200斤,并送到门口,感叹致谢。

1月18日,孙仲珍还百金,她手术前后均好。

2月23日,蒋牧良逝世,72岁。

2月24日,派出所在家里抓小偷两名,刘某某,阳某某。





2月25日,去蒋牧良家吊唁,晤朱林森,(附悼词全文)。

3月13日,接小间航信,说何伟已于3月9日心肌梗塞去世。回想起过去相处,不胜悲悼。即致函以谨吊唁,她因过悲不支,已入院。

3月14日,在大礼堂听华国锋和张平化的报告,中途被通知退席。

3月15日,买《鲁迅书信杂文选篇》二本,给萍、毛二儿。

3月18日,蒋燕突患肠出血,汉寿校部派车送到湘雅医院住院。小萍同车回长在医院陪侍。闻讯即赶到医院,便血已止住,黄脸,黄便,精神差,病房中见到谢璞、廖世长。

4月16日,早晨提篮子去食堂打饭,刚出那个道贯古今的大门,跌了一跤,面部扑地,篮子锅子丢了一地。

5月16日,过河看蒋燕,并看望赵彦森、徐明、杨第甫。张犀文来看望蒋燕,胡青坡交一本书找人重新装订。

5月17日,杨武之教授逝世。熊秋思来谈搬房子,他的同住者也来了。

6月3日,三毛说,有人听医学院一位处长说中央文件下来了,说有历史问题的干部,以前做过结论的现在不再做。

7月2日,外调两个材料,一是小雪两次回长,二是自己在文革中受到的批判斗争过程。以学校大事为经。

7月7日,遇石维纲,他说“你的批判材料现在省委宣传部”。在蒋燕处遇杨第甫。

7月16日,柳士英去世,遗体放在湖大大礼堂,这是他生前设计的。

7月24日,发霉的面条煮熟,倒在烧箕里,水漏掉,拌酱、麻油,吃热干面,省事又卫生。

7月29日,冯白驹逝世,张奚若、苑化冰早两天逝世。

8月30日,中央开“十大”。

9月5日,徐惠康自上海返长,割取存款请他在上海给小毛买手风琴未果,带回不少食品,可感。李仙周来访,他是画家,已退休,是茵秋在市卫生局的同事。

9月9日,请徐惠康吃鸡,还有曹焕勋、肖老师及胡青坡、叶颖、嘉平同席。

9月20日,蒋燕回五七干校总部去听传达十大报告。





10月19日,蒋燕十二指肠溃疡病复发,入湖大双梧斋校病室,由欧阳医师主治。请的新保姆老陈显示出很懂生活规律,一切都很主动。

10月28日,昨天亲戚朋友来作客,整整陪了一天,人生几何,如此消耗自己的生命!

11月1日,复夏如爱信,复林芳声。300斤煤,做成十公分藕煤320个。

11月3日,皖南董长柏爸爸(小萍养父)来。

11月6日,去爱晚亭读书,腰无一文,向许真云借二元,给岱燕买鸡蛋。

11月7日,还许二元,时已断黑,领工资,如数交燕,落得清静。

11月8日,晨九时,照例去爱晚亭看书,但今天有一警卫战士大声说话,看不下去,提前返寓。

11月10日,见艾天秩,小萍和董爸爸来,上山,晚饭后回河东。

11月13日,穆霞来,并带来药酒处方一张。

11月14日,陪病!岱燕哮喘病犯了,今天不去爱晚亭看书了。陶亮、大可晚饭来吃一顿红烧肉,今天排了两个队,早晨卖肉买蛋,下午买蜜桔。

11月15日,许汉英自广州带回王陵(小舟夫人)的问候。

11月22日,小萍领卫华来看岱燕,她是何伟长媳,何伟生前开玩笑把她叫做林黛玉的。她来长沙,还要前往文家市,看汉女尸(她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工作)。

11月30日,长沙广播有英语课,每天两次,十二月起。

12月6日,借来阿登纳·戴高乐《论中苏问题》一册。

12月30日,在爱晚亭看书时见陈炎文和徐惠康。陈炎文极思用日华大辞典。提了个建议:花几十元买几个藤书架,把所有的书都摆出来,这个想法不错。

1974年

1月10日,8日托徐惠康回上海时代买手风琴(给小毛),于明昭,刘惠明带来十斤面条。

1月11日,韩罕明来,他已分配到师院,邢子祥由汉寿带来鳊鱼和鲜鸡,大吃一顿。

1月25日,冰雪满园,以葡萄酒款待小雷的三个朋友。





2月1日,大雪初霁,与岱燕、岱乔、岱延和小雷去爱晚亭看雪。碰到袁天佑老兄,照了两张相片。

2月23日,小萍来,得见王洪文报告记录,给了她二十元零用,并补贴董爸爸伙食。

3月4日,约好陶亮和大可来吃一顿,到晚上都不能来了,原因是康濯给汽车轧断了大腿骨。

3月10日,邻居许真云外出,让我给她守屋,免被偷窃。

3月12日,上午去爱晚亭,细雨未歇,山流有声,读书,读书法,听流水响。

3月17日,昨看大字报,说省委把王晓留在宣传部了,张健出了个自我批判的大字报。

4月2日,林东建议胡青坡写一篇《烧茄子》。茄子虽小——不过是家宴中的一道菜,却反应了荣宁二府即将没落的必然性。

4月12日,徐惠康还来60元,已清。学校已许他调回苏州技校。

5月3日,刘斐章,宋华等来,读杨佩瑾的《剑》。

5月6日,黄树勋等远道来访,可感。

5月7日,闻莺。下午大礼堂读中央13号文件

5月16日,张鱼借了《红楼梦》去,是强借,怜其病得要死,不能出门,姑且借给他看,但限期一个月归还,不许拖延,这才喏喏而去。

5月21日,程明仁请吃饭,喝了七杯白兰地未醉,陈酒量可观,他酒量更大。

5月26日,五七干校传来毛主席说的“三个想不到”,一个是陈毅死得这样早;二是林彪的叛变;三是康生辞中央政治局常委。

5月31日,复陈贻生、穆覆,表示欢迎他妈妈来长沙,她是茵秋的嫂子。

6月6日,早起爬山,在白鹤泉畔碰到王晓,他说他在锻炼,体重168斤,老陈来说刘岳楼被捕

6月10日,看茵秋墓,苦竹丛生,不易得路。

6月14日,肝有毛病,决心戒酒。

6月22日,小毛的舅妈,陈公舅舅,穆覆舅妈,刺的小表弟,均于今晚离去。这三天内,舅妈去看了茵秋的墓。





6月30日,小毛表哥,信寄三十元。

7月9日,魏东明说他去附二治糖尿病,旧中医称消渴症。

7月11日,学校流感流行,大礼堂都要空出来临时摆病床。

7月29日,近几日为小毛考学校事找李梅林、王树谦,连日奔跑。

8月1日,八一建军节上出来了不少人。

8月6日,小毛考大学用功,政治证明已发出。

8月12日,李迪光来谈,卧病。李将去长沙市一中任校长。

8月15日,告人保,嘱姚守拙箱子出白蚁,促其治。

8月18日,数日来灭白蚁。

8月19日,上午去办公楼找陈才坑谈,姚守拙早已判刑,行李至今无人管搬藏运,以至生白蚁。陈叫人保组的老文来,当面交代姚整理送贮藏室,两年的纠纷,半天解决了。

8月31日,本月要接待宾客三批,夏家、蒋家及李惜芬(蒋燕弟媳)的妹妹和孩子们。心力交瘁。胡卫平已考上大学。这些青年人,以为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上大学。

9月5日,许同安说,姚守拙的箱子他不管,完全不理睬陈才坑的意见。胡青坡等人来。

9月21日,三人合写一封信,力劝小毛进新乡师院物理系,机会不可错失。

9月24日,小毛考取新乡师院物理系,已入校。

12月10日,叶紫前妻汤永兰来查问叶子《丰收》版税7000元下落,在财会科座谈,弄清下面几件事:

A.叶紫,湖南宁乡人,原名俞鹤林,39年因肺病逝世;

B.叶紫遗孤名俞雪驹,师院中文系学习,1961年2月病死,死前领过50元;

C.版税额为7000元,雪驹月支30—50元,连利息都未用完;

D.此款上交时,由财会科直接汇交张天翼转全国文联再交国库。上交之际由其女(在广州解放军某医院工作,时年二十余岁)亲手领取她与其母补贴各一二百元后,同意上交;

E.此款上交时间为1961年2、3月。





12月28日,去熊秋思处讨回《出类拔萃之辈》上册与中册,一道给代乔女儿桓桓寄去。

12月29日,又是毛毛细雨,在对门孙孝建屋里待了一会,刘浣尘自四医院回,也到孙家小坐。

12月30日,将睡时,突然有人敲门,原来是胡青坡、朱织南、蔡福田来访,即刻围炉饮茶,又拿出了二锅头和兰花豆,胡青坡、朱织南均有醉意,刘既睡在我的铺上,幸未呕吐。

12月31日,晚,李建良师傅和对面周老馆的儿子来房里下象棋,老李输了。新年平常过去,无甚“新意”。

1975年

1月9日,收到自广州中山西路芳鞋街34号俞蒂丽来信,自称是叶紫女儿,逼问叶紫遗作版税下落,欲拿回此款。

2月17日,住湖大双梧斋校医院,检查病因,治关节风湿病。蒋大可说,天翼病已有转机,仍住协和医院。

2月24日,请刘枫报校党委《叶紫〈丰收〉版税问题始末》,刘枫说她将向校党委汇报。

4月4日,汇王集100元,连前共汇260元。

4月9日,徐坚远道来访。

5月1日,张行亲自送《武陵山下》改写本来,并客气的要我提款,他的初版是由牧良悉心辅导的。

5月7日,《叶紫〈丰收〉版税问题始末》并俞蒂丽的来信,一起交刘枫转校党委,王晓、陈才坳已知道此事。





书信选编

刘奋武 整理

朱凡致刘寿祺、孙仲起等人

刘孙厅长并转胡、耿、袁、李科长：

①会里着重设了领导思想(官僚主义)、思想改造和师生发展。各省比较起来，我省已显得落后，不仅比河南武汉落后，也比江西落后，两广亦不比我们差。

②计划和经费分配不能作最后决定。**失有总的发展计划，我们不能不**中央的而中央的还没有此，*也难于**，恐最后只设一*分配原则就算。至于具体数字，那就*^①中南分多少就是多少，没法子争了。

③目前各省市中学生发展数字抄你们一阅。

中南总比率(中学生/人口数)1/338

河南 1/528.5 湖北 1/657.7 湖南 1/349.5 江西 1/363.8

广东 1/211.8 广西 1/332.5 武汉 1/161.6 广州 1/77

④西南军区祁建华创造了一种识字教学法——帮音方法，部队里试验，一个礼拜可识一千多字，两个月即可看报。此方法已经周总理批准，全军都应用了。我们今天发信到西南军区要材料。

致礼

朱 凡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廿四日

① 原稿辨认不清，每个*代表一个字。





朱凡致冯雪峰(一)

雪峰同志：

十一月廿六日来信收到。关于叶紫，我们仅知道他是益阳人，他的爱人在抗战期间已嫁一商人，遗著遗物率多毁弃。二子一已参加部队，一在益阳中学读书。此外尚有姊一人，不知住何处。接信后这里几个人商量了一下，决派专人前去访问，其几个亲人和鬼集遗著照片等，俟有结果当奉告。

敬礼

朱 凡

[一九五三年] 十二月一日

朱凡致冯雪峰(二)

雪峰同志：

寄上叶紫照片三张，“生平概况”一段，“家属情况”一段。望查收。

关于叶紫，我们现在做了这些。今后还要做些什么，请随时提出，我们当勉力做到。此上。致

敬礼

朱 凡

[一九五三年] 十二月二十三日

附一：关于叶紫的生平概况

叶紫，原名俞鹤林，一九一二年出生于湖南益阳月塘湖乡俞家垅子。大革命时，他的一家都卷进了革命的风暴之中，父亲俞蓬才是当地农民协会的秘书，叔父俞璜是益阳县农协的秘书长，姐姐俞也民是当地妇女会的会长，在当时的农民运动中起着组织与领导的作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地主武装回归，进行了血腥





的屠杀,他的父亲、叔父、姐姐先后被捕,全为益阳反动头子曹明阵所残酷杀害。当时叶紫年仅十六岁,正从武汉读书归来,在反动派的搜捕下,不得不怀着巨大的悲痛,经历了一段东藏西躲的避难生活后,于一九二八年亡命到南京。从此时起,他便开始靠向报纸写稿度日。其后,又到上海,先后做过小学教员、报馆编辑等工作,还在西林寺帮和尚写过签条。一九三三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陆续以家乡的事变为题材,写作了不少的散文和小说,发表在文学刊物上。一九三五年,正式出版了短篇小说集《丰收》。(叶紫在上海时期的活动,陈企霞同志知之尚详)一九三八年因所患肺病严重,由沪回益阳休养,同时进行长篇小说《太阳从西边出来》的创作。当时因周围环境异常恶劣,生活又非常困难,加上写作过于辛劳,病势日益剧烈,虽然当地党的组织和进步文艺界曾在经济上多方帮助,但调养无效,于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三日去世,死时年未及二十八岁。

附二:关于叶紫家属的情况

叶紫妻汤咏兰,已于十年前改嫁给一个叫陈秋生的鱼商(是一个被管制分子),现住在益阳县兰溪镇后街。叶紫遗子女各一,长女俞蒂丽,现在广东梅县某陆军医院工作,已能独立生活;次子俞雪驹,现年仅十四、五岁,由其母带养,原考取航空学校,因体质弱未能入学,准备继续在中学念书。从叶紫家属的情况来看,他的版权合法的继承者应为俞雪驹,目前他正为升学的费用问题感到困难,望能先寄一部分稿费交我处转他。

附三:关于叶紫的遗著的情况

叶紫去世前,曾在病中勉力写作长篇小说《太阳从西边出来》,已完成约四、五万字,内容是以自己家庭中的人物为模特,反映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但因他老婆怕事,原稿已在抗战时焚毁。尚有抄稿一份,曾寄桂林救亡日报抗大荒收存。

叶紫尚遗有日记一本,已于一九五一年正月间,由北京《光明日报》曾巴波携走,闻已转交陈企霞同志。曾巴波同时带走的,尚有《丰收》等书的版权和一张照片。

叶紫在益阳养病时,尚写有不少的散文,有的刊一九三八、三九年间《邵阳力





报》(我们正觅寻中)。有的刊《观察日报》和《救亡日报》。另闻有他的朋友的女儿曾抄录他的一部分短篇,我们亦已去信联系。

这里尚从他老婆处取得叶紫照片三桢,附上。如能冲洗,盼能寄回一套。(原载《鲁迅研究资料》第22期,北京文联出版社1989年10月出版)

朱凡、蒋燕致陆玉坤信

玉坤同志:

来信收悉。关于你老岳补发工资事,我已去信组织部请示办理,请现在切勿贸然来湘,要紧要紧。这样办,理由有三:①路远,交通车船频繁转换,既很不方便,又很花钱。万一不行,很不好。②年老、无伴,路上难保不生病,且年老者宿疾多,防不胜防,万一搞得不好的话,不好交待。③我国法令常变,老法令常常已失效了,而我们还不知道,以致劳而无功。

我将注意打听,一有好信息一定很快告诉你。

我现在住:长沙马王堆干部疗养院第五病室51床。

此问

近好

一苇复

5.10

玉坤同志:朱棱出差北京、上海等地,要本月下旬才能返长。现家中只有生病的小女和保姆,我与老朱均住疗养院了。我系心脏病。老朱腿关节炎。你老岳事,我们正在进行,望等待好音吧!致

敬礼!

蒋燕附

注:时间为1984年





蒋燕朱凡致周良驹

良驹同志：

祝贺你实现了多年的愿望，衷心祝贺，说老实话，也是我多年的盼望，现在好了，终于实现了。

张老师为小毛讲了八次课，我们送他一点糖果和香烟，他坚决不收，后来收了香烟，糖果退回了，这不好，我们诚心诚意送给他的，退回来如何办？我望你帮帮忙，代我们送给他吧！

对不住，老朋友了，不断麻烦你，希谅！

祝全家愉快！

没有眼镜写得乱糟糟的请谅！

蒋燕 朱凡 即日

注：时间为1984年10月。

朱凡致钦鸿(一)

钦鸿同志：

好久不在学校，迟复为歉。

我原名朱一苇，汉族，江苏涟水人，1909.1月生。1932年在上海英商公共汽车公司卖车票。1936年在上海写文投稿，8·13后在国民党军队里作过付官处的工作，38年在金家寨(安徽省动员委员会)作编辑工作，39年冬，撤回庐江东汤池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工作，尔后蒋介石反共逐渐嚣张，即转到无为地区、定远地区、淮南路东地区作宣传教育工作，尔后工作时常调动跳跃，难以尽述，可惜你已返京，尚有机会，还可面谈，草草奉复，致以

敬礼

朱 凡

8.30





朱凡致钦鸿(二)

钦鸿同志：

9月6日来信，答如下：

- 1、《一面》是我写的，阿累名字是随手写的。只用过这一次。
- 2、我用过的名字有：凡容、朱凡容、一苇(乙苇)，大约就是这几个。还有小栲。
- 3、我不是作家，只有在失业状态下，我写过几篇，那是换饭吃的。也译过几个短篇投给《译文》杂志。

4、抗日期间，我在安徽“立煌”编过一份《文化月刊》，出了三期。

以上，作为你提的问题的回答。

我已年老，现已“离休”，因为我的头脑曾两次负伤，已谢绝社会事务和宾客，专心从事恢复健康，知注特告。致以

敬礼

朱 凡

9.11

注：

1、经查阅，“阿累”笔名用过三次，一次是1936年在《中流》半月刊上发表回忆鲁迅的散文《一面》；一次是1937年在《热风》月刊创刊号上发表言论《中国人的耻辱》；一次是1939年在《文化月刊》上发表小品文《卓绝的顽固》。

2、这两封信的成文时间为1982年。





诗、词、歌词选编

朱 雷 整理

诗

哭陈四章^①

朱 凡

晚风如诉旧因缘，驻马投枪止路边。
痴立墓前人似石，伴君三刻作三年。
桃花一折无穷泪，流水潺缓有怨声^②。
春草未生新墓土，涝坡坡下哭辛文^③。
四十年华我欲翁，灯前忍展旧衫红。
愁为江海髯如戟，寂寂窗棂渡小虫。
愁绪如磐祀自知，故人瞬已去多时。
青鸟泉台飞不得，封唇酸鼻咽相思^④。

1947年6月2日

① 陈，指陈守善，又名辛文，朱凡亡妻，广西柳州人，生于1921年，1938年随广西学生军开赴安徽大别山抗日根据地，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转入新四军，从事民运与新闻工作。1942年与朱凡结婚，育有二子一女。1946年12月13日，山东战场上，她几天几夜在前线采访与新闻报道及战地动员，劳累过度吐血晕倒在地上，送入野战医院治疗，遭敌机轰炸牺牲。葬于山东临沂涝坡，李一氓同志为其撰写碑文。

② 桃花，取自唐·崔护“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别样红……”，此处喻辛文，此悼亡诗又称“桃花诗”。

③ 涝坡，位于山东沂水县，辛文墓地所在处，解放后土改时辛文墓已平，朱凡泣题墓志铭及书法家李一氓墨宝已无处寻觅。

④ 青鸟：神话中王母娘娘的使者，后用作男女之间传递信息的代称。





诗

嘲潜九^①

朱凡

江西土改七歪八扭大尾巴，
莫非发生极大之偏差？
洪都一纸传消息，
兄死嫂缢父被扣。
天下地主皆反动，
只有一个特别例外在我家；
又想发电报，
又想找林老。
可恨电报难以措辞不好发，
林老所问非所答。
半夜吞声不成寐，
害得太太一夜睁眼陪着他。
呜呼土改之关难过钟潜九，
空谈社会科学立场观点与方法！

1950.3月底于北京

^① 指钟潜九，1932年与朱凡鼓动英商公共汽车售票员罢工一起被捕。





《永远的一面》阿文文集

诗

将见阿文^①

朱 凡

十载伤心史，半生未了缘。
此日临湘水，惆怅当何言。
廿载伤心事，半生不了缘。
此日临湘水，酸苦向谁言。

1952年

诗

纪新婚

朱 凡

半百新娘花甲郎^②，喜结连理入洞房。
春色何必皆红紫，两树银花伴夕阳。

1960年1月于长沙

① 阿文，指文曼魂，教育家、侨务活动家，早年曾与朱凡在上海参加“飞行集会”等革命活动，抗战前先后亡命南洋，是恋人关系，后因战乱失去联系，再见面时已是1952年。

② 1960年朱凡、蒋燕结婚，时朱凡51岁，蒋燕47岁。此处用的是夸张手法。





诗

口 占

朱 凡

有些人说培养女干部不行,作打油诗一首,时1965年秋在益阳地委大礼堂会场。

姑娘要出嫁,
嫂子生娃娃。
阿婆做不动,
男人管国家?

诗

嘲兼职多

朱 凡

兼职多,不用愁,
名利一网收。
工作靠群众,
麻烦可推脱,
全盘决策金大帅^①,
大事不决问三周^②。

① 金大帅,指时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金明。

② 三周,指时任湖南省委副书记:周礼、周惠、周小舟。





词牌

江南春(五首)

朱凡

妙通塔^①，叩晚钟，李煜何所有，挥袖两清风。山河破碎家何在，满目胡儿且务农。一东二冬，人贱不如铜。

鱼唧唧，水淅淅，卍^②字花一现，骑靴^③早化泥。蠡贼^④有三三减二，狂风飙雨向东吹。三江四支，残阳欲坠时。

张果老，倒骑驴，洛郑风云变，潼关草木秋。长沙太傅^⑤今何在，衡阳归雁几封书。五微六鱼，愁眉几时舒。

红顶戴，黑漆柩，练丝焦墨翟，歧路哭杨朱^⑥。一念之间决生死，千行珠泪卜雄雌。七虞八齐，关羽是吾师。

天欲曙，东方白，廿八皎皎月，草将^⑦已式微。沧海徐阳谁做主？千军万马看雄师。九佳十灰，王孙^⑧归不归？

于1944年初夏

(选自1985年《涟水史志通讯》第四期；《涟水诗苑》创刊号)

① 妙通塔，江苏涟水县城内古塔，始建于宋仁宗天圣元年(1123年)

② 卍字，指德国法西斯。

③ 骑靴，喻意大利法西斯，意大利国土在地图上的靴形。

④ 蠡贼，此处指日本军国主义者。

⑤ 长沙太傅，指汉代贾谊。贾因针砭时政，提倡改革，拥护中央集权，受权贵忌恨排斥，被文帝疏远，贬为长沙王太傅后不久去世，时年33岁。

⑥ 练丝焦墨翟，歧途哭杨朱。语出《淮南子·说林训》，杨子见歧路而哭之，为其可以南，可以北；墨子见练丝而泣之，为其可以黄，可以黑。墨翟(di)即墨子，公元前486~公元前276年人，鲁人(或宋人)，墨子学派的创始人，主张兼爱、非攻、尚贤，创墨辩逻辑，比希腊之亚氏(亚里士多德)早一个世纪。杨朱，战国人，人称朱公，又称杨子。

⑦ 草将，指蒋，此处指蒋介石政权。

⑧ 贵族子弟通称，此处指四大家族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





词牌

生查子

朱 凡

一病几经年，千里音书断^①。
策马走山东，故旧广陵散^②。
凭栏对月华，长夜无姣伴。
黄叶坠空阶，又见南来雁。

1947年于山东威海卫

词牌

菩萨蛮(复曼魂)

朱 凡

西湖水浅年关近，
故人千里驰佳讯。
懒起坐床头，
心潮吼未休。
往事如电闪，
一笑愁轻剪。
腊里觉春来，
桃李遍地开。

1959年2月5日于长沙

① 一病几经年，1946年9月至1947年4月，朱凡在北撤山东途中患黑热病住院及住华东招待所期间。

② 广陵，秦置县，西汉设广陵国，东汉改为广陵郡，以广陵县为治所，故址在今淮安市。曹魏设郡，移治淮阴。此处泛指苏北。





《永远的一面》阿累文集

词牌

菩萨蛮(嘲牧良)^①

朱 凡

文章年少传海内，
韬光甘写蝇头字。
倚马待千言，
囊中无米钱。
东方红^②日初，
主席^③犹搁笔。
举目坐长沙，
空头老作家。

1965年冬于宁乡

歌词

大家看

朱 凡 词

孙 慎 曲

大家看，大家瞧，大家生活太糟糕！一天工作十二点，烧饼油条吃不饱！
吃不饱，穿不暖，房租一刻不能缓；老婆病得柴般瘦，儿号女哭没人管。
没人管，问自己：我不管他谁管他？倚张靠李都是假，跌倒偏要自己爬。
大家看，大家瞧，大家生活太糟糕！打铁要趁热请医要趁早；死到临头没处逃！

1936年作于上海

① 牧良，指蒋牧良，左联作家，朱凡老友。

② 东方红，指康濯长篇小说《东方红》。

③ 主席，指时任湖南作家协会主席蒋牧良。





歌词

少年宣传团团歌

朱 凡 词

孟 波 曲

我们是少年宣传团，
我们在大别山区民族革命的最前线。
虽然我们年纪小，
肩上挑的是重担。
不怕苦，不怕难，
一面学习一面干。
又天真，又勇敢，
积极工作不贪玩。
打先锋，展开宣传战。
动员民众千百万，
夺回城镇同河山。
……

注：中共安徽省工委为了进一步开展抗日宣传，1938年秋，通过省动员委员会，将各地流亡到金寨的一些青少年组织起来，成立了大别山抗日救亡少年宣传团。中共安徽省工委文化委员会书记朱凡，专门为少年宣传团写了团歌歌词，音乐家孟波谱了曲。





《永远的一面》阿累文集

歌词

光荣的牺牲

朱 凡 词

民族不自由，莫大的耻辱。
你光荣的牺牲了，
在我们的艰苦斗争中。
你英勇地抛头颅，
同志，你英勇地抛头颅
同志，你英勇地抛头颅。
在解放的战争中，
你们英勇地牺牲了，
牺牲在敌顽猖獗的中原前哨。
千百万群众将和我们一起，
把历史重担继续勇敢肩挑。
在解放的战争中，
你们英勇地牺牲了，
牺牲在敌顽猖獗的中原前哨。

1940年6月28日于无为





歌词

文抗会歌

朱 凡 词

莫 明 曲

抗日文化的种子，
普遍地洒在农村，
工作要面向民众，
收获全告靠锄耕勤，
学术大众化文盲要肃清，
发扬抗战坚决性，
提高民族自尊心，
让江淮平原苏皖边区，
漫山遍野飘扬着我们抗敌的歌声，
飘扬着我们抗敌的歌声。

注：创作于1941年。津浦路东苏皖边区政府于1941年4月成立，津浦路东苏皖边区文化界抗敌协会，简称“文抗”。

（选自《新四军歌曲》，1999年编印）





《永远的一面》阿累文集

歌词

涟水中学校歌

朱一苇 词

苍石 曲

淮海的平原上，
繁荣的农庄。
年轻的涟水中学，
屹立在敌人的卧榻之旁。
为了抗战，为了胜利，
我们把课堂当作战场。
培育青年一代，锻炼、成长！抗战、农工、明天，
我们是新中国的榜样。

六塘河畔，沃野坦荡。
年轻的涟水中学，生活在战士劳农之间。
为了抗战，为了胜利，青纱帐里柳岸河旁是我们的课堂。
努力学习，坚持斗争，劳动、民主、纪律，我们是新青年的榜样。

1943年3月于涟水

（选自《烽火中的涟中》）





跋

“看若寻常最奇崛，成似容易却艰辛”。《永远的一面》从组稿到结集成书，前后用了多年时间。为收集阿累同志资料，编委会人员跨越全国数省，行程数万公里，收集各类资料上千份，进行筛选、整理、编辑，期间书稿数次征求朱凡同志的生前同事、好友以及其亲属意见，最终形成此书。可以说，该书的成功面世，汇集了朱凡同志亲属好友的智慧，凝聚着参编同志的辛劳，在此谨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人生应该多读书，读好书，更要读名人的书。阿累的回忆散文《一面》，自新中国建立以来，一直收录在大中小学教材中，在纪念鲁迅的文章名篇中读者最多、流传最广、影响巨大。五年前，涟水县以涟水籍革命家、文化界名人阿累命名，推出“中国涟水·首届阿累读书节”活动，迅即成为淮安市周恩来读书节支撑性项目和省内外读书品牌，成为涟水县一张耀眼的文化名片。县政协在建设“书香涟水”、促进全民阅读方面做了大量细致有效的工作，成立《永远的一面》编委会，组织专业人员做好此书的编审工作。《永远的一面》编辑刊印，既是对从涟水走出去的优秀革命者、文化名人阿累的纪念，更是一本难得的文史研究资料。县政协将进一步挖掘《一面》的文化内涵，编印更多更好的文史书籍，充分发挥文史工作“存史、资政、团结、育人”的作用，为涟水高质量跨越发展贡献政协力量。

由于本书收录的阿累同志的文章，主要集中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前后历经半个多世纪，时间跨度大，与现代文字语境、语言表述习惯相比，有一定的差别，为尊重历史、尊重作者原文，我们在整理编辑时一般不作改动。尽管我们做了许多努力和探讨，但由于汇编水平有限，疏漏欠缺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并提出宝贵意见。

编委会

2020年12月

